

---

## 第一回 危邦行蜀道 乱世坏长城

大明成祖皇帝永乐六年八月乙未，西南海外淳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，率同妃子、弟、妹、世子及陪臣来朝，进贡龙脑、鹤顶、玳瑁、犀角、金银宝器等诸般物事。成祖皇帝大悦，嘉劳良久，赐宴奉天门。

那淳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，又称文莱（淳泥、婆罗乃、文莱以及英语 Brunei 均系同一地名之音译），虽和中土相隔海程万里，但向来仰慕中华。宋朝太平兴国二年，其王向打（即苏丹，中国史书上译音为“向打”）

---

---

曾遣使来朝，进贡龙脑、象牙、檀香等物，其后朝贡不绝。

麻那惹加那乃国上眼见天朝上国民丰物阜，文治教化、衣冠器具，无不令他欢喜赞叹，明帝又相待甚厚，竟然留恋不去。到该年十一月，一来年老，二来水土不服，患病不治。成祖深为悼惜，为之辍朝三日，赐葬南京安德门外（今南京中华门外聚宝山麓，有王墓遗址，俗呼马回回坟），又命世子遐旺袭封淳泥国王，遣使者护送归国，赏赐金银、器皿、锦崎、纱罗等物。

遐旺王奏称：小国后山，颇有神异，乞皇上赐封，表为一国之镇。

成祖便封其山名为“长宁镇国山”，亲制碑文，并题诗一首，诗曰：

“炎海之墟，淳泥所处。

---

---

煦江渐义，有顺无违。

悽悽贤王，惟化之慕。

导以象胥，适来奔赴。

同其妇子，无弟陪臣。

稽颡阙下，有言以陈。

谓君犹天，遣其休乐。

一视同仁，匪偏厚薄。

顾兹鲜德，弗种所云。

浪舶风樯，实劳恳勤。

稽古远臣，顺来怒赳。

---

---

以躬或难，矧曰家室？

王心直诚，金石其坚。

西南蕃长，畴与王贤？

矗矗高山，以镇王国。

饘文以石，懋昭王德。

王德克昭，王国攸宁。

于斯万年，仰我大明。”

成祖皇帝的御制诗文，便刻在淳泥国长宁镇国山的一块大石碑上。此后洪熙、正德、嘉靖年间，均有朝贡。中国人去到淳泥国的，有些还做了大官，被封为“那督”。

到得万历年间，淳泥国内忽起内乱，

---

---

《明史淳泥传》载称：“其王卒，无嗣。族人争立，国中杀戮几尽，乃立其女为王。漳州人张姓者，初为其国那督，华言尊官也，因乱出奔，女王立，迎还之。其女出入王宫，得心疾，妄言父有反谋。女主惧，遣人按问其家，那督自杀。国人为讼冤。女主悔，绞杀其女，授其子宫。”

这位张那督的女儿为何神经错乱，向女王诬告父亲造反，以致酿成这个悲剧，想必另有曲折内情，史书并未详载，后人不得而知。福建漳州张氏在淳泥国累世受封那督，颇有权势，为国人所敬。华人在彼邦经商务农。数亦小少，彼荆斩棘，甚有功绩，与当地土人相处融洽。费信《星槎胜览》一书中记云：“渤泥国……其国之民崇佛像，好斋沐。凡见唐人至其国，甚有爱敬。

有醉者，则扶归家寝宿，以礼待之若故旧。”有诗为证，诗曰：“淳泥沧海

---

---

外，立国自何年？更冷冬生热，山盘地自偏。

积修崇佛教，扶醉侍宾贤。取信通商舶，遗风事可传。”

淳泥国那督张氏数传后是为张信，膝下惟有一子。张信不忘故国，为儿子取名朝唐。

到张朝唐十二岁那一年，福建有一名士人屡试不第，弃儒经商，随着乡人来到淳泥国。这人不善经营，本钱蚀得干干净净，无颜回乡，就此流落异邦。有人荐他去见张信，想要谋个生计。张信和他一谈之下，心下大喜，便即聘为西宾，教儿子读书。

张朝唐开蒙虽迟，却是天资聪颖，十年之间，四书五经俱已熟习。那老师力劝张信遣子回中土应试，若能考得个秀才、

---

---

举人，有了中华的功名，回到淳泥来那可是大有光彩。张信也盼儿子回乡去观光上国风物，于是重重酬谢了老师，打点金银行李，再派僮儿张康跟随，命张朝唐随同老师回漳州原籍应试。

其时正是崇祯六年，逆奄魏忠贤虽已伏诛，但在天启朝七年之间祸国殃民，杀害忠良，天下元气大伤，兼之连年水旱成灾，流寇四起。张朝唐等三人从厦门上岸，雇船西上漳州。不料只行出数十里，四乡忽然大乱，一群盗贼涌上船来，不由分说，便将那教书先生杀了。张朝唐主仆幸好识得水性，跳水逃命，才免了一刀之厄。

两人在乡间躲了三日，听得四乡饥民聚众要攻漳州、厦门。这一来，只将张朝唐吓得满腔雄心，登化乌有，眼见危邦不可居，还是急速回家的为是。

---

---

其时厦门已不能再去，主仆两人一商量，决定从陆路西赴广州，再乘海船出洋。两人买了两匹坐骑，胆战心惊，沿路打听，向广东而去。

幸喜一路无事，经南靖、平和，来到三河坝，已是广东省境，再过梅县、水口，向西迤逦行来。张朝唐素闻广东是富庶之地，但沿途所见，尽是饥民，心想中华地大物博，百姓人人生死系于一线，淳泥只是海外小邦，男女老幼却是安居乐业，无忧无虑，不由得大是叹息，心想中国山川雄奇，眼见者百未得一，但如此朝不保夕，还是去淳泥椰子树下唱歌睡觉安乐得多了。

这一日行经鸿图嶂，山道崎岖，天色渐晚，他心中焦急起来，催马急奔。

一口气奔出十多里地，到了一个小市镇上，主仆两人大喜，想找个客店惜宿，

---



---

哪知道市镇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无。张康下马，走到一家挂着“粤东客栈”

招牌的客店之外，高声叫道：“喂，店家，店家！”店房靠山，山谷响应，只听见“喂，店家，店家”的回声，店里却毫无动静。正在这时，一阵北风吹来，猎猎作响，两人都感毛骨悚然。

张朝唐拔出佩剑，闯进店去，只见院子内地下倒着两具尸首，流了一大滩黑血，苍蝇绕着尸首乱飞。腐臭扑鼻，看来死者已死去多日。张康一声大叫，转身逃出店去。

张朝唐四下一瞧，到处箱笼散乱，门窗残破，似经盗匪洗劫。张康见主人不出来，一步一顿的又回进店去。张朝唐道：“到别处看看。”哪知又去了三家店铺，家家都是如此。有的女尸身子赤裸，显是曾遭强暴而后被杀。

---

---

一座市镇之中，到处阴风惨惨，尸臭阵阵。两人再也不敢停留，急忙上马向西。

主仆两人行了十几里，天色全黑，又饿又怕，正狼狈间，张康忽道：“公子，你瞧！”张朝唐顺着他手指看去，只见远处有一点火光，喜道：“咱们借宿去。”

两人离开大道，向着火光走去，越走道路越是窄小。张朝唐忽道：“倘若那是贼窟，岂不是自投死路？”张康吓了一跳，道：“那么别去吧。”张朝唐眼见四下乌云欲合，颇有雨意，说道：“先悄悄过去瞧一瞧。”于是下了马，把马缚在路边树上，蹑足向火光处走去。

行到临近，见是两间茅屋，张朝唐想到窗口往里窥探，忽然一只狗大声吠叫，扑了过来。张朝唐挥动佩剑，那狗才不敢

---

---

走近，只是乱叫。

柴扉开处，一个老婆婆走了出来，手中举着一盏油灯，颤巍巍的询问是谁，张朝唐道：“我们是过路客人，错过了宿头，想在府上借宿一晚。”老婆婆微一迟疑，道：“请进来吧。”张朝唐走进茅屋，见屋里只有一张上床，桌椅俱无。床上躺着一个老头，不断咳嗽。张朝唐命张康去把马牵来。张康想起刚才见到的死人惨状，畏畏缩缩的不敢出去。那老头儿挨下床来，陪着他去牵了马来。老婆婆拿出几个玉米饼来飧客，烧了一壶热水给他们喝。

张朝唐吃了一个玉米饼，问道：“前面镇上杀了不少人，是甚么匪帮干的？”老头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甚么匪帮？土匪有这么狠吗？那是官兵干的好事。”张朝唐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官兵？官兵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、奸淫掳掠？他们长官不理

---

---

吗？”

老头儿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位小相公看来是第一次出门，甚么世情也不懂的了。长官？长官带头干呀，好的东西他先拿，好看的娘们他先要。”

张朝唐道：“老百姓怎不向官府去告？”老头儿道：“告有甚么用？你一告，十之八九还陪上了自己性命。”张朝唐道：“那怎样说？”老头儿道：“那还不是官官相护？别说官老爷不会准你状子，还把你一顿板子收了监。你没钱孝敬，就别想出来啦。”

张朝唐不住摇头，又问：“官兵到山里来干么？”老头儿道：“说是来剿匪杀贼，其实山里的盗贼，十个中倒有八个是给官府逼得没生路才干的。”

官兵下乡来捉不到强盗，掳掠一阵，

---

---

再乱杀些老百姓，提了首级上去报功，发了财，还好升官。”那老头儿说得咬牙切齿，又不停的咳嗽。老婆婆不住向他打手势，叫他别说了，只怕张朝唐识得官家，多言惹祸。

张朝唐听得闷闷不乐，想不到世局败坏如此，心想：“爹爹常说，中华是文物礼义之邦，王道教化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人人讲信修睦，仁义和爱。今日眼见，却是大不尽然，还远不如淳泥国蛮夷之地。”感叹了一会，就倒在床上睡了。

刚蒙陇合眼，忽听见门外犬吠之声大作，跟着有人怒喝叫骂，蓬蓬蓬的猛力打门。老婆婆下床来要去开门，老头儿摇手止住，轻轻对张朝唐道：“相公，你到后面躲一躲。”

张朝唐和张康走到屋后，闻到一阵新鲜的稻草气息，想是堆积柴草的所在，只

---

---

听见格啦啦一阵响，屋门已被推倒，一人粗声喝道：“干么不开门？”

也不等回答，啪的一声，有人给打了记耳光。

老婆婆道：“上差老爷，我……我们老夫妻年老糊涂，耳朵不好，没听见。”哪知又是一记耳光，那人骂道：“没听见就该打。快杀鸡，做四个人的饭。”老头儿道：“我们人都快饿死啦，哪里有甚么鸡？”只听蓬的一声，似乎老头儿被推倒在地，老婆婆哭叫起来。

又听另一个声音道：“老王，算了吧，今日跑了整整一天，只收到三两七钱税银，大家心里不痛快，你拿他出气也没用。”那老王道：“这种人，你不用强还行？这几两银子，不是我打断那乡下佬的狗腿，这些上老儿们肯乖乖拿出来吗？”另一个嘶哑的声音道：“这些乡下佬也真

---

---

是的，穷的米缸里数来数去也得十几粒米，再逼实在也逼不出甚么来啦，只是大老爷又得骂咱们兄弟没用……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张朝唐的马嘶叫起来。几名公差一惊，出门查看，见到两匹马，议论起来，说乘马之人定在屋中借宿，看来倒有一笔油水，当即兴兴头头的进屋来寻。

张朝唐大惊，一扯张康的手，轻轻从后门溜了出去。两人一脚高一脚低，在山里乱走，见无人追来，才放了心，幸亏所带的银两张康部背在背上。

两人在树丛中躲了一宵，等天色大亮，才慢慢摸到大道上来。主仆两人行出十多里，商量到前面市镇再买代步脚力。张康不住痛骂公差害人。正骂得痛快，忽然斜刺小路里走来四名公差，手中拿着链条铁尺，后面两人各牵着一匹马，那正是

---

---

他们的坐骑。

张朝唐和张康面面相觑，这时要避开已经来不及，只得装作若无其事，继续走路。

那四名公差不住向他们打量，一名满脸横肉的公差斜眼问道：“喂，朋友，干甚么的？”

张朝唐一听口音，正是昨晚打人的那个老王。张康走上一步，道：“那是我们公子爷，要上广州去读书。”

老王一把揪住，挟手夺过他背上包裹，打开一看，见累累尽是黄金白银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喝道：“甚么公子爷？瞧你两个部不是好东西！这些金银哪里来的？定是偷来骗来的，好，现今拿到贼赃啦，跟我见大老爷去。”他见这两人年幼好欺，想把他们吓跑。

---



---

哪知张康道：“我们公子爷是外国大官，知府大人见了他也客客气气，见你们老爷去，那是再好也没有啦！”

一名中年公差听了这话，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事只怕还有后患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杀了这两个雏儿，发笔横财再说，突然抽出单刀向张康劈去。张康大骇，急忙缩头，一刀从头顶掠过，砍去了他帽子。他挺身挡住公差，叫道，“公子快逃。”张朝唐转身就奔。

那公差反手又是一刀，这次张康有了防备，侧身闪过，仍是没给砍中。

主仆两人没命价奔逃。四名公差手持兵刃，吆喝着追来。

张朝唐平时养尊处优，加上心中一吓，哪里还跑的快，眼见就要给公差追

---

---

上，忽然迎面一骑马奔驰而来。那中年公差见有人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，大胆盗贼，竟敢拒捕？”另外几名公差也大叫：“捉强盗，捉强盗。”

他们诬陷张朝唐主仆是盗匪，心想杀了人谁敢前来过问？

迎面那乘马越奔越近。马上乘客眼见前面两人奔逃，后面四名公差大呼追逐，只道真是捉拿强人，催马疾驰，奔到张朝唐主仆之前，俯身伸臂，一手一个，拉住两人后领，提了起来。四名公差也已气喘喘的赶到。

马上乘者把张朝唐主仆二人往地上一掷，笑道：“强盗捉住了。”跳下马来。这人身材魁梧，声音洪亮，满脸浓须，约莫四十来岁年纪。

四名公差见他身手矫捷，气力甚大，

---

---

当下含笑称谢，将张朝唐主仆拉了起来。

那乘马客见张朝唐一身儒服，张康青衣小帽，是个书僮，哪里像是强盗，不禁一怔。张康叫了起来：“英雄救命！他们要谋财害命。”那人喝问：“你们干甚么的？”张康叫道：“这是我家公子，是去广州赶考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被一名公差按住了嘴。

那中年公差向乘马客道：“老兄，你走你的道吧，莫管我们衙门的公事。”

乘马客道：“你放开手，让他说。”张朝唐道：“在下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岂是强人……”一名公差喝道：“还要多嘴？”反身一记巴掌，向他打去。

乘马客马鞭挥出，鞭上革绳卷住公差手腕，这一掌便未打着。乘马客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张康道：“我家公子要

---

---

去广州考秀才，遇上这四人。

他们见到我们的银子，就想杀人。”  
说到这里，跪下叫道：“英雄救命！”

乘马客问公差道：“这话可真？”众公差冷笑不答。那老王站在他背后，乘他不觉，突然举刀搂头砍将下来。

乘马客听得脑后风生，更不回头，身子向左微挫，右足“乌龙扫地”，横扫而出，正中老王足胫，将他踢出数步。余下三名公差大叫：“真强盗来啦。”两个举起铁尺，一个挥动铁链，向乘马客围攻过来。

张朝唐见他手无寸铁，不禁暗暗担忧。乘马客却挺然不惧，左躲右闪，三名公差的兵刃始终伤他不着。那老王站起身来，抡刀上前夹攻，乘马客大喝一声，老王吃了一惊，一刀没砍准，乘马客劈面一

---

---

拳，打得他鼻血直流。

老王只顾护痛，双手掩面，当哪一声，手中单刀跌落在地。乘马客抢过单刀，回手挥出，砍中了一名手持铁尺的公差右肩。他兵刃在手，如虎添翼，刀光闪处，手持铁链的公差左腿中刀，跌倒在地。剩下一名公差不敢再战，不顾同伴死活，和老王两人撒腿就逃。乘马客哈哈大笑，将单刀往地下一掷，跃上马背。

张朝唐忙上前道谢，请问姓名。乘马客见两名公差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叫痛，向他怒目而视，说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所，咱们上马再谈。”张康拿回包裹，牵过马来，三人并辔而行。

张朝唐说了家世姓名。乘马客道：“原来是张公子。在下姓杨，名鹏举，江湖上人称摩云金翅，是武会镖局的镖头。”张朝唐道：“今日若非阁下相救，小弟主

---

---

仆两人准是没命的了。”

杨鹏举道：“这一带乱的着实厉害，兵匪难分，公子还是及早回去外国的为是。在下也正要去广州，公子若不嫌弃，咱们便可结伴而行。”

张朝唐大喜，一再称谢。这几日来他吓得心神不定，现今得和一位镖客同行，适才又见到他武功了得，登时大感心安。

三人行走了二十几里路，寻不到打尖的店家。杨鹏举身上带着干粮，取出来分给两人吃了。张康找到个破瓦罐，捡了些干柴，想烧些水来喝，忽听得身后有人大叫：“强盗在这里了！”张康吓了一跳，手一震，把瓦罐中的水都泼在柴上。

杨鹏举回过头来，只见刚才逃跑的公差一马当先，领了十多名军士，骑了马赶来。杨鹏举叫道：“快上马。”三人急忙

---

---

上马。杨鹏举让二人先走，抽出挂在马鞍旁的单刀，在后掩护。众军士高叫：“捉强盗哪！”纵马急追。

杨鹏举等逃出一程，见追兵越赶越近，军士纷纷放箭。杨鹏举挥刀拨打，忽见前面有条岔路，叫道：“走小路！”张朝唐纵马向小路驰去，张康和杨鹏举跟随在后，追兵毫不放松。那公差大嚷：“追啊，抓到了强盗，大伙儿分他金银。”

杨鹏举见追兵将近，索性勒转马来，大喝一声，挥刀砍去。那公差吓得倒退，其余军士却挺枪攒刺。杨鹏举敌不过人多，混战中腿上中了一枪，伤势虽然不重，却已不敢恋战，双腿一夹，提缰纵马向前急冲，挥刀将一名军士左臂砍断。其余军士吓得纷纷后退，杨鹏举已回马疾驰。众军士见他逃跑，胆气又壮，呐喊追来。

---

---

不一刻杨鹏举已追上张氏主仆，这时道路愈来愈窄，众军士畏惧杨鹏举勇猛，不敢十分逼近。

三人纵马奔跑了一阵，山道弯弯曲曲，追兵呐喊之声虽然清晰可闻，人影却已不见。急驰中前面突然出现三条小岔路，杨鹏举低喝：“下马！”三人把马牵到树丛中躲了起来，片刻间追兵也已赶到。那公差略一迟疑，领着军士向一条岔路赶了下杨鹏举道：“他们追了一阵不见，必定回头。咱们快走。”撕下衣襟裹好腿伤，三人向另一条岔路急驰而去。

过不多久，后面追兵声又隐隐传来，杨鹏举甚是惶急，见前面有三间瓦屋，屋前有一个农夫正在锄地，便下马走到农夫身前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后面有官兵要害我们，请你找个地方给躲一躲。”那农夫只管锄地，便似没听见他说话。张朝唐也下马央告。

---



---

那农夫突然抬起头来，向他们从头至足打量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树丛中传来牛蹄践上之声，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转了出来。那牧童约莫十岁上下年纪，头顶用红绳扎了个小辫子，脸色黝黑，一双大眼却是炯炯有神。那农夫对牧童道：“你把马带到山里去放草，天黑了再回来吧。”小牧童望了张朝唐三人一眼，应道：“好！”牵了三匹马就走。

杨鹏举不知那农夫是甚么用意，可是他言语神情之中，似有一股威势，竟然不敢出言阻止牧童牵马。这时追兵声更加近了，张朝唐急的连说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？”

那农夫道：“跟我来。”带领三人走进屋内。厅堂上木桌板凳，墙上挂着蓑衣犁头，但收拾得甚是洁净，不似寻常农家。那农夫直入后进，三人跟了进去，走

---

---

过天井，来到一间卧房。那农夫撩起帐子，露出墙来。伸手在墙上一推，一块大石翻了进去，墙上现出一个洞来。那农夫道：“进去吧！”

三人依言入内，原来是个宽敞的山洞。这屋倚山而建，刚造在山洞之前，如不把房屋拆去，谁也猜不到有此藏身之所。

三人躲好，那农夫关上密门，自行出去锄地。不一刻，公差已率领军士追到。那老王向农夫大声吆喝：“喂，有三个人骑马从这边过去吗？”那农夫向小路的一边指了一指，道：“早就过去啦！”

公差军士奔出了七八里地，不见张朝唐等踪迹，掉转马头，又来询问。”

那农夫装聋作哑，话也说不大清楚。一名军士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多问这傻瓜有

---

---

屁用？走吧！”一行人又向另一条岔路追了下去。

张朝唐和杨鹏举、张康三人躲在山洞之内，隐隐听得马匹奔驰之声，过了一会，声音听不见了，那农夫始终不来开门。杨鹏举焦躁起来，使力推门，推了半天，石门纹丝不动。三人只得坐在地上打盹。杨鹏举创口作痛，不住咒骂公差军士。

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，石门忽然轧轧作响的开了，透进光来。那农夫手持烛台，说道：“请出来吃饭吧。”

杨鹏举首先跳起，走了出去，张氏主仆随后走到厅上。只见板桌上摆了热腾腾的饭菜，大盆青菜豆腐之外，居然还有两只肥鸡。杨鹏举和张康都暗暗欢喜。

厅上除了日间所见的农夫和牧童，还

---

---

有三人，都作农夫打扮。张朝唐和杨鹏举拱手相谢，道了自己姓名，又请问对方姓名。

一个面目清癯、五十来岁的农夫道：“小人姓应。”指着日间指引他们躲藏的人道：“这位姓朱。”一个身材极高的瘦子自称姓倪，一个肥肥矮矮的则说姓罗。张朝唐道：“我还道各位是一家人，原来均非同姓。”那姓应的道：“我们都是好朋友。”

张朝唐见他们说话不多，神色凛然，举止端严，绝不似寻常农夫，那姓朱和姓倪的尤具威猛之气，姓应的则气度高雅，似是位饱读诗书的士人。张朝唐试探了几句，姓应的唯唯否否，并不接口。

饭罢，姓应的问起官兵追逐的原因，张朝唐原原本本说了。他口才便给，描述途中所见惨况，以及公差欺压百姓、诬良

---

---

为盗的种种可恶情状，说来有声有色，那姓倪的气得猛力在桌上一拍，须眉俱张，开口欲骂。姓应的使个眼色，他就不言语了。

张朝唐又说到杨鹏举如何出手相援，把他大大的恭维了一阵。杨鹏举十分得意，说道：“这算得甚么，想当年在江西我独力杀死鄱阳三凶，那才教露脸呢。”当下便纵谈当时情势如何危急、自己如何英勇、如何败中取胜、说得口沫横飞。他越说越得意，将十多年来在江湖上的遭遇大吹特吹，加油添酱，说得自己英雄盖世，当世无敌，又说道上强人怎样见了他从来不敢招惹。正说得高兴，那小牧童忽然嗤的一声笑。

杨鹏举横了他一眼，也不在意，不住口的谈论江湖上的事迹。张朝唐对这些事闻所未闻，听得很有兴味，张康更是小孩脾气，连连惊叹询问。

---

---

杨鹏举后来说到了武技，举手抬足，一面讲一面比划。几个农夫却似乎听得意兴索然，姓罗的胖子打了个呵欠道：“不早啦，大家睡吧！”

小牧童过去关上了门，姓朱的从暗处提出一块大石，放在门后。杨鹏举一见之下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暗道：“这人好大力气，这块石头少说也有四百来斤，他居然毫不费力的提来提去。”

姓应的见他面色有异，说道：“山里老虎多，有时半夜里撞进门来，因此要用石头堵住门户。”说声未毕，忽然一阵狂风吹来，树枝呼呼作响，门窗俱动，随即听到虎啸连声，甚是猛恶，接着门外牛马惊嘶起来。姓应的道：“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”

姓倪的站起身来，从门背后取出一柄

---

---

钢叉，呛啷啷一抖，说道：“今儿不能让它逃走了。承志，你也去。”小牧童喜形于色，大声答应，奔进右边屋里，随即出来，手上多了个皮囊和一支短铁枪。姓朱的提开大石，一阵狂风砰的一声把门吹开，风夹落叶，直卷进来，蜡烛顿时熄灭。张康惊叫声中，姓倪的和小牧童先后纵出门去。

杨鹏举提起单刀，说道：“我也去！”刚跨出一步，忽然左腕被人握住，他用力一挣，哪知握住他的五指直如一把钢爪，将他牢牢扣柱，丝毫动弹不得。黑暗中听得那姓朱的说道：“别出去，大虫很厉害。”杨鹏举又是往外一夺。那姓朱的没给他拉动，也没更向里拉，只是抓着不放。杨鹏举无可奈何，只得坐了下来，姓朱的也就松开了手。

只听得门外那姓倪的吆喝声、虎啸声、钢叉上铁环的呛啷声、疾风声、树枝

---

---

堕地声，响成一片，偶然还夹着小牧童清脆的呼叫声，两人一虎，显是在门外恶斗。过了一会，声音渐远，似乎那虎受创逃走，两人追了下去。

姓罗的拿出火石火绒点燃了蜡烛，只见屋中满地都是树叶。张康早吓得脸无人色，张朝唐和杨鹏举也是惊异不定。

众人在寂静中不作一声，过了半晌，远处脚步声响，转瞬间小牧童冲进屋来后，笑逐颜开的叫道：“吃老虎肉，吃老虎肉！”

张朝唐见他短枪头上鲜血淋漓，心想他小小年纪，居然如此武勇，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实在惭愧。

正思念间，只见那姓倪的大踏步的走进来，左手持钢叉，右手提着黄黑相间的一只大老虎。他将老虎往地下一掷，张朝

---



---

唐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的往里一缩，瞧那老虎一动也不动，才知已被打死。

那姓倪的脸色郑重，向小牧童道：“承志，刚才你打错了，知道吗？”

小牧童低下了头道：“嗯，我不该正面对着大虫放镖。”姓倪的这才和颜悦色的道：“正面放镖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钢镖脱手之后，须得立时往横里跳开。刚才你一镖打坏它一只眼睛，却站着不动。大虫负痛之后，扑过来的势道更猛，不是我一又抵住，你这条小命还在吗？”小牧童不敢作声。姓倪的又赞他几句：“你这几支镖准头是很不错的了，只是力道欠着一点，不过这也不能怪你，将来年纪大了，腕力自会加添。”提起那只大老虎，指着老虎粪门上的一支镖，说道：“这一镖要是劲道足，打进它肚里，已够要了这畜牲的命啦。”小牧童道：“明儿我要用心练。”姓倪的点点头，把老虎拖进

---

---

后堂。

杨鹏举见这两人这般轻而易举的杀了这一头大老虎，心下惴惴，看来这批人路道着实不对，多半是乔装的大盗，自己和张氏主仆胡里胡涂的自投盗窟，这番可当真糟了。张朝唐却不以为意，极力称赞小牧童的英勇，抚着他的手问道：“小兄弟姓甚么？你名叫承志，是不是？”那牧童笑而不答。

当晚张朝唐和杨鹏举、张康三人同处一室。张康着枕之后立即酣睡，张朝唐想起此行风波万里，徒然担惊受怕，不知此去广州，是否尚有凶险，又想淳泥国老虎也是不少，却无如此厉害的杀虎英雄，中土人物，毕竟不凡，思潮起伏，一时难以入睡。过了一会，忽听得书声朗朗，那小牧童读起书来。

张朝唐侧耳细听，书声中说的似是兵

---

---

阵战斗之事，不禁好奇心起，披衣下床，走到厅上。只见桌上烛光明亮，小牧童正自读书。姓应的坐在一旁教导，见他出来，只向他点了点头，又低下头来，指着书本讲解。

张朝唐走近前去，见桌上还放了几本书，拿起来一看，书面上写着《纪效新书》四字，原来是本朝戚继光将军所著的兵法。戚继光之名，张朝唐在淳泥国也有所闻，知道是击破倭寇的名将，后来镇守蓟州，强敌不敢犯边，用兵如神，威震四海。

张朝唐向姓应的道：“各位决计不是平常人，却不知何以隐居在此；可能见告么？”姓应的道：“我们是寻常老百姓，种田打猎，读书识字，那是最平常不过的。公子为何觉得奇怪？难道只有官家子弟才可以读书吗？”张朝唐心想：“原来中土寻常农夫，也是如此文武全才，果非

---

---

蛮邦之人可比。”

心下甚是佩服，说了声“打扰”，又回房睡去了。

滕滕胧胧的睡了一会儿，忽觉有人相推，惊醒坐起，只听杨鹏举低声道：“这里果然是盗窟，咱们快走吧！”张朝唐大吃一惊，低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杨鹏举点燃烛火，走到一只木箱边，掀起箱盖道：“你看。”

张朝唐一看，只见满箱尽是金银珠宝，一惊之下，做声不得。

杨鹏举把烛台交他拿着，搬开木箱，下面又有一只木箱，伸手便去扭箱上铜锁。张朝唐道：“别看旁人隐私，只怕惹出祸来。”杨鹏举道：“这里气息古怪。”张朝唐忙问：“甚么气息？”杨鹏举

---

---

道：“血腥气。”张朝唐便不敢言语了。

杨鹏举扭断了锁，静听房外没有动静，轻轻揭开箱盖，把烛台往箱内一照，两人登时吓得目瞪口呆。

但见箱中赫然是两颗首级，一颗砍下时日已久，血迹都已变成黑色，另一颗却是新斩下的。两颗首级都用石灰、药料制过，是以须眉俱全，那颗砍下已久的也未腐烂。杨鹏举饶是久历江湖，这时也吓得手脚发软，张朝唐哪里还说得出话来。

杨鹏举轻轻把箱子还原放好，说道：“快走！”到炕上推醒了张康，摸到厅上。三人蹑足走到门边，杨鹏举摸到大石，心中暗暗叫苦，竭尽全力，也搬它不动，刚只推开尺许，忽然火光闪亮，那姓朱的拿着烛台走了出来。

杨鹏举手按刀柄，明知不敌，身处此

---

---

境，也只有硬起头皮一拚。哪知姓朱的并不理会，说道：“要走了吗？”伸手把大石提在一边，打开了大门。

杨鹏举和张朝唐不敢多言，喃喃谢了几句，低头出门，上马向东疾驰。

奔了十几里地，料想已脱险境，正感宽慰，忽然后面马蹄声响，有人厉声叫道：“喂，站住，站住！”三人哪里敢停，纵马急行。

突然黑影一晃，一人从马旁掠过，抢在前面，手一举，杨鹏举坐骑受惊，长嘶一声，人立起来。杨鹏举挥刀向那人当头砍去。那人空手拆了数招，忽地高跃，伸左拳向杨鹏举右太阳穴打落。杨鹏举单刀“横架金梁”，向他手臂疾砍。岂知那人这一拳乃是虚招，半路上变拳为掌，身未落地，已勾住杨鹏举手腕，喝声：“下来！”将他拖下马来，顺手夺过了他手中

---

---

单刀，掷在地下。

星光熹微中看那人时，正是那姓朱的农夫。

那人冷冷的道：“回去！”回过身未，骑上马当先就走，也不理会三人是否随后跟来。杨鹏举知道反抗固然无益，逃也逃不了，只得乖乖的上了马，三人跟着他回去。

一进门，只见厅上烛火明亮，那小牧童和其余三人坐着相候，神色肃然，一语不发。

杨鹏举自忖不免一死，索性硬气一点，昂然说道：“杨大爷今日落在你们手中，要杀就杀，不必多说。”

姓朱的道：“应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”  
姓应的沉吟不语。姓倪的道：“张公子

---

---

主仆放走，把姓杨的宰了。”姓应的道：

“这姓杨的干保镖生涯，做有钱人走狗，能是甚么好人？但他今天见义勇为，总算做了件好事，就饶他一命。罗兄弟，把他两个招子废了。”

姓罗的站起身来，杨鹏举惨然变色。

张朝唐不懂江湖上的说话，不知“把招子废了”便是剜去眼睛之意，但见了各人神情，想来定是要伤害杨鹏举，正想开口求情，那小牧童道：“应叔叔，我瞧他怪可怜的，就饶了他吧！”

姓应的与众人对望了一眼，顿了一顿，对杨鹏举道：“既然有人给你求情，也罢，你能不能立一个誓，今晚所见之事，决不泄漏一言半语？”

杨鹏举大喜，忙道：“今晚之事，在下实非有意窥探，但既然被我见到了，自

---



---

怪杨某有眼无珠，不识各位英雄好汉。各位的事在下立誓守口如瓶，将来如违此誓，天诛地灭，死得惨不堪言。”姓应的道：“好，我们信得过你是一条汉子，你去吧。”杨鹏举一拱手，转身要走。姓倪的突然站起来，厉声喝道：“就这样走么？”

杨鹏举一楞，懂了他的意思，惨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请借把刀给我。”

姓朱的从桌下抽出一把利刃，轻轻倒掷过去。杨鹏举伸手接住，走近几步，左手平放桌上，嗖的一刀，登时砍下三个手指，笑道：“光棍一人作事一身当，这事跟张公子全没干系……”

众人见他手上血流如注，居然还硬挺住，也部佩服他的气概，姓倪的大拇指一挺，道：“好，今晚的事就这般的了结。”转身入内，拿出刀伤药和白布来，给他止

---

---

血，缚了伤口。

杨鹏举不愿再行停留，转身对张朝唐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张朝唐见他脸色惨白，自是痛极，想叫他在此休息一下，可是又说不出口。

姓应的道：“张公子来自万里之外，我们惊吓了远客，很是过意不去，别让你回到外国，说我们中上人士都是穷凶极恶之辈。这位杨朋友也很够光棍。我送你这个东西吧。”说着从袋里掏出一块东西，交给张朝唐。

张朝唐接过一看，轻飘飘的是一块竹牌，上面烙了“山宗”两字，牌背烙了一些花纹，看不出有甚么用处。

姓应的道：“眼前天下大乱，你一个文弱书生不宜在外面乱走，我劝你赶快回

---

---

家。这几天在路上要是遇上甚么危难，拿出这块竹牌来，或许有点几用处。过得几年……唉，或者是十年，二十几年，你听得中土太平了，这才再来吧！乱世功名，得之无益，反足惹祸。”

张朝唐再看竹牌，实不见有何奇特之处，不信它有何神秘法力，想是吉祥之物，随口谢了一声，交给张康收在衣囊之中。三人告辞出来，骑上马缓缓而行。回到适才和那姓朱的交手所在，见单刀兀自在地上，门闪发光，杨鹏举拾了起来，心想：“我自夸英雄了得，碰在人家手里，屁也不值！”

天明时，到了一个小市镇上，张朝唐找了客店，让杨鹏举安睡了一天一晚。次晨才再赶路。行到中午时分，打过尖，上马又行了二十多里路，忽然蹄声响处，一骑马迎面奔来，掠过身旁，向三人望了一眼，绝尘而去。行了五六里路，后面马蹄

---

---

声又起，仍是那骑马追了上来。这次杨鹏举和张朝唐都看得清楚了，马上那人青巾包头，眉目之间英悍之气毕露，从三人身旁掠过，疾驰而前。

张朝唐道：“这人倒也古怪，怎么去了又回来。”杨鹏举道：“张公子，待会你自行逃命罢，不用等我。”张朝唐惊道：“怎么？又有强盗么？”杨鹏举道：“走不上五里，必有事故，不过咱们后无退路，也只有向前闯了。”

三人惴惴不安，慢慢向前挨去，只走了两里多路，只听见嘘哩哩一声，一支响箭射上天空，三乘马从林中窜出，拦在当路。

杨鹏举催马上前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武会镖局姓杨，路经贵地，并非保镖，没向各位当家投帖拜谒。这位张相公来自外国，他是读书人，请各位高抬贵手，让一

---

---

条道。”他在江湖上本来略有名头，手上武艺也自不弱，不过刚断了手指，又想这一带道上的朋友多半与姓应的是一伙，是以措词谦恭，好言相求。

三乘中当中一人双手空空，笑道：“我们少了盘缠，要借一百两银子。”

他说的是浙南土话，杨鹏举和张朝唐愕然相对，不知他说些甚么。

刚才骑马来回相探的那人喝道：“借一百两银子，懂了没有？”杨鹏举见他们如此无礼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“要借银子，须凭本事！”当先那人喝道：“好！这本事值不值一百两银子？”从背上取下弹弓，叭叭叭，三粒弹子打上天空，等弹子势完落下，又是连珠三弹，六颗弹子在空中分成三对，互相撞得粉碎，变成碎泥纷纷下堕。

---

---

杨鹏举见到这神弹绝技，刚只一呆，突觉左腕剧痛，单刀当的一声落在地下，才知已被他弹子打中了手。

对面第三人手持软鞭，纵马过来，一招“枯藤缠树”，向他腰间盘打而至。杨鹏举勒马避开。那人软鞭鞭头乘势在地下卷起单刀，抄在手中，长笑一声，纵马疾驰，掠过张康身边时，白光闪动，钢刀挥了两挥，已割断他背上包裹两端的布条。他却毫不停留，催马向前奔驰。

包裹正从张康背上滑落，打弹子那人恰好驰到，手臂探出，不待包裹落地，已俯身提起，掂了掂重量，笑道：“多谢了。”转眼间三人跑得无影无踪。

杨鹏举只是叹气，无话可说。张康急道：“我们的盘费银两都在包裹，这……这……怎么回家呢？”杨鹏举道：“留下你这条小命，已算不错的啦，走着瞧吧。”

---

---

”三人垂头丧气的又行。

走不到一顿饭时分，忽然身后蹄声杂沓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尘头起处，那三人又追了转来。杨鹏举和张朝唐都倒抽一口凉气，心想，“抢了金银也就罢了，难道当真还非要了性命不成？”

那三人驰到跟前，一齐滚鞍下马，当先一人抱拳说道：“原来是自己人，得罪得罪。我们不知，多有冒犯，请勿见怪。”另一人双手托住包裹，交给张康。张康却不敢接，眼望主人。张朝唐点点头，张康这才接了过来。

当先那人道：“刚才听得这位言道，一位是杨镖头，一位是张公子，都是真姓么？”张朝唐道：“正是！”说了两人的姓名来历。

三人听了，均有诧异之色，互相望了

---

---

一眼。当先那人说道：“在下姓黄，这两位是亲兄弟，姓刘。张公子，你早拿出竹牌来就好了，免得我们无礼。”张朝唐听了这话，才知道这块竹牌果真效力不小，心神不定之际，也不知说甚么话好。

那姓黄的又道：“两位一定也是到圣峰嶂去了，咱们一路走吧。”

张朝唐和杨鹏举都料想他们是一帮声势浩大的盗伙，远避之惟恐不及，怎敢再去招惹？张朝唐道：“我和这位朋友要赶赴广州，圣峰嶂是不去了。”

姓黄的脸带怒色道：“再过三天就是八月十六，我们千里迢迢的赶来粤东，你们到了这里，怎不上山？”上山做甚么，八月十六有甚么干系，张朝唐和杨鹏举两人全不知情，可是又不敢直认。张朝唐硬了头皮，说道：“兄弟家有急事，须得马上回去。”

---



---

姓黄的怒道：“上山也耽搁不了你两天。你们过山不拜，算得甚么山宗的朋友？”张朝唐更加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“山宗”是甚么东西。

杨鹏举终究阅历多，见这情势，知道圣峰嶂是非去不可的了，虽有凶险，也只有听天由命，而且瞧他们神色语气，也似并无恶意，便道，“三位既然如此美意，我和张公子同上山去便是。”说着向张朝唐使个眼色，示意不可违拗。

姓黄的霁然色喜，笑道：“本来嘛，我想你们也不会这般不顾义气。”

六人结伴同行，一路打尖住店，都由那姓黄的出头，他只做几个手势，说了几句古里古怪的话，沿途饭馆客店便都不收钱，而且招待得加意的周到客气。

---

---

走了两天，将近圣峰嶂山脚，只见沿途劲装结束之人络绎不绝，都是向圣峰嶂而去，肥瘦高矮，各色各样的人都有，神色举止，显得都是武人。这些人与姓黄的以及刘氏兄弟大半熟识，见了面就执手道故。

张杨两人抱定宗旨决不再窥探别人隐私，见他们谈话，就站得远远的，但听这些人招呼的声音南腔北调，辽东河朔、两湖川陕各地都有。瞧他们的行装打扮，大部是来自远地，人人都是风尘仆仆。张杨两人暗暗纳罕，又是栗栗危惧。

杨鹏举心想：“看来这些人是各地山寨的大盗，多半是要聚众造反。我是身家清白的良民，跟反贼们混在一起，走又走不脱，真是倒霉之极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张朝唐等歇在圣峰嶂山脚下的一所店房里，待次日一早上山。

---

---

众人正要吃晚饭，忽然一人奔进店来，叫道：“孙相公到啦！”此言一出，店中客人十之八九都站了起来，涌出店去。杨鹏举一扯张朝唐的衣袖，说道：“瞧瞧去。”

走出店房，只见众人夹道垂手肃立，似在等甚么人。过了一阵，西面山道上传来一阵马蹄声，众人都提高了脚跟张望，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书生骑在马上，缓缓而来。他见众人站在道旁迎接，催马快行，驰到跟前，跳下马来。人群中一名大汉抢上前去，挽住马缰。

那书生一路过来，和众人逐一点头招呼。他走到张朝唐跟前，见他也是书生打扮，微微一愕，双手一拱，问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张朝唐道：“在下姓张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”那书生道：“在下姓孙，名仲寿，”张朝唐拱手说道：“久仰，久

---

---

仰。”孙仲寿微微一笑，进店房去了。

晚饭过后，杨鹏举低声对张朝唐道：“这姓孙的书生相公显是很有权势。

张公子，你去跟他说说，请他放咱们走。大家是读书人，话总容易说得通。”

张朝唐心想不错，踱到孙仲寿门口，咳嗽一声，举手敲门。只听到房里有诵读诗文之声，他敲了几下，读书声就停了。

房门打开，孙仲寿迎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客店寂寞，张兄来谈谈，最好不过。”张朝唐一揖进去，见桌上放着一本摊开手抄书本，一瞥之下，见写着“辽东”、“宁远”、“臣”、“皇上”等等字样，似是一篇奏章。张朝唐只怕又触人所忌，不敢多看，便坐了下来。

孙仲寿先请问他家世渊源，张朝唐据

---

---

实说了。孙仲寿说道：“张兄这番可来得不巧了。中华朝政糜烂，不知何日方得清明。以兄弟之见，张兄还是暂回淳泥，俟中华圣天子在位，再来应试的为是。”张朝唐称是，说道正要归去。接着把自己如何躲避官差、杨鹏举如何相救、如何得到竹牌等事说了一遍，只是夜中见到箱内人头一事略去不提。

孙仲寿道：“我们在此相遇，可算有缘。明日张兄随小弟上山。也好知道我中土的一件千古奇冤。只要此行所见所闻，不向外人泄露，小弟担保张兄决无危害。”张朝唐谢了，却不敢多问。

孙仲寿问起淳泥国人的风土人情，听张朝唐所述，皆是闻所未闻，喟然说道：“不知几时我中华百姓才得如淳泥国一般，安居乐业，不忧温饱，共享太平之福？”

---

---

两人直谈到二更天时，张朝唐才告别回房。杨鹏举已等得十分心焦，听他转告了孙仲寿之言，才放下了心。

次日正是中秋佳节，张朝唐、杨鹏举和张康随着大众一早上山。中午时分，半山里有十多人担着饭菜等候，都是素菜，众人吃了，休息一阵，继续再行。

此后一路都有人把守，盘查甚严。查到张杨三人时，孙仲寿点一点头，把守的人便不问了。张朝唐暗叫：“好险！要是昨晚没跟他这一夕谈话，今日是死是活，实所难料。”

傍晚时分，已到山顶，数百名汉子排队相迎。中间一人身材魁梧，似是众人的首领。见到孙仲寿上来，快步下来迎接，携手走入屋内。

山上疏疏落落有数十间房屋，最大的

---

---

一座似是一所寺庙。这些屋宇模样也甚平常，并无碉堡望楼等守御设备，却又不像是盗帮山寨。

杨鹏举在山上见了众人的势派，料想山上建构必定雄伟威武，壁垒森严，哪知浑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心下暗暗称奇。他在江湖上混了十多年，见闻算得广博，这一次却半点摸不着头脑。更有一件奇事，这些人万里来会，瞧各人神情亲密，都是知交好友，但相见时却殊无欢愉之意，每人神色间都显得十分悲戚愤慨。

张杨三人被引进一间小房，一会儿送进饭菜。四盘都是素菜，还有二十多个馒头。当晚张朝唐和杨鹏举悄悄议论，猜不透这些人到底在干甚么，对孙仲寿所说“千古奇冤”云云，更是难明所指。

次日张杨二人起身后，用过早点，在山边漫步，只见到处都是大汉。有的头上

---

---

疤痕累累，有的断手折足，个个是身经百战、饱历风霜的模样。张杨两人怕生事惹祸，走了一会就回进房中，一直不再出去。这天整日吃的仍是素菜。杨鹏举肚里暗骂：“他妈的贼强盗死了老祖宗，叫老子吃这般嘴里淡出鸟来的素菜。”

傍晚时分，忽听得钟声啾啾。不久一名汉子走进房来，说道：“孙相公请两位到殿上观礼。”张杨二人跟他出去。张康也想跟去，那人手一摆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早些睡吧。”

张杨二人随着他绕过几间瓦屋，来到寺庙跟前。张朝唐抬头一看，见一块横匾上写着“忠烈祠”三个大字，心想：“原来是座祠堂，不知供的是谁？”

随着那汉子穿过前堂和院子，见两旁陈列着兵器架子，架上刀枪斧钺、叉矛戟鞭，十八般兵刃一应俱全，都擦得雪亮耀

---



---

眼。

来到大殿，但见殿上黑压压的坐满了人，总有两三千之众。张杨二人暗暗心惊，原来这荒山之上，竟聚集了这许多人。

张朝唐抬头看时，只见殿中塑着一座神像，本朝文官装束，但头戴金盔，身穿绯袍，外加黄罩甲，左手捧着一柄宝剑，右手手执令旗。那神像面容清癯，三绺长须，状貌威严，身子微侧，目视远方，眉梢眼角之间，似乎微带忧态。神像两侧供着两排灵位。张朝唐隔得远了，看不清楚神主上所书的名讳。大殿四壁挂满了旌旗、盔甲、兵刃、马具之类，旌旗或红或蓝，也有黄色镶红边，有的是白色镶红边。

张朝唐满腹狐疑，但见满殿人众容色悲戚，肃静无声。忽然神像旁一个身材瘦

---

---

长的汉子站了起来，点烛执香，高声叫道：“致祭。”殿上登时黑压压的跪得满地，张朝唐和杨鹏举也只得跟着跪下。

孙仲寿越众而前，捧住祭文朗诵起来。杨鹏举不懂祭文中文绉绉的说些甚么，张朝唐却愈听愈惊。

只听得祭文文意甚是愤慨激昂，既把满清鞑子骂了个狗血淋义，面对当今崇祯皇帝竟也丝毫不用情面，说他“昏庸无道，不辨忠奸”、“刚愎自用，伤我元戍”、“自坏神州万里之长城，甘为黄帝苗裔之罪人”，对当今皇上如此肆口痛诋，岂不是公然要造反了吗？张朝唐听得惊疑不定。哪知祭文后面愈来愈凶，竟把崇祯皇帝的列祖列宗也骂了个痛快，甚么“功勋盖世而魏公被毒，底定中土而青田受鸩”，那是说明太祖杀害徐达、蓝玉、刘基等功臣之事；后来又骂神宗乱征矿税，荼毒百姓；熹宗任用奄珰，朝中请流

---

---

君子，不是杀头，便是入狱，如熊廷弼等守土抗敌大臣，都惨遭杀害。

这篇祭文理直气壮，一字一句都打入张朝唐心坎里去，他虽远在外国，但中土大事，却也知闻。祭文后半段却是“我督师威震宁远，歼彼巨酋”等一大段颂扬武功的文字，更后来又再痛骂崇祯杀害忠良。

张朝唐听到这里，才知道这神像原来是连破清兵、击毙清太祖努尔哈赤、使清人闻名丧胆的蓟辽督师袁崇焕。他抬头再看，见那神像栩栩如生，双目远瞩，似是痛惜异族入侵，占我河山，伤我黎民，恨不能复生而督师辽东，以御外侮。

这时祭文行将读完，张朝唐却听得更加心惊，原来祭文最后一段是与祭各人的誓言，立誓：“并诛明帝清酋、以雪此千古奇冤，而慰我督师在天之灵。”祭文读

---

---

毕、赞礼的人唱道：“对督师神像暨列位殉难将军神主叩首。”

众人俯身叩头。

一个幼童全身缟素，站在前列，转身伏在地下向众人还礼。张朝唐和杨鹏举又吃了一惊，原来这幼童便是那天所遇的杀虎牧童。众人叩拜已毕，站起身来，都是泪痕满面，悲愤难禁，孙仲寿对张朝唐道：“张兄大才，小弟这篇祭文有何不妥之处，请予删削。”张朝唐连称：“不敢。”孙仲寿命人拿过文房四宝来，说道，“小弟邀张兄上山，便是要借重海外才子手笔，于我袁督师的勋业更增光华。也好教世人知道，袁督师蒙冤遭难，普天共愤，中外同悲，并非只是我们旧部的一番私心。”

张朝唐心想，你叫我上山，原来为此，不由得好生为难。袁崇焕破朝廷处

---

---

死，是因崇祯糊涂昏庸，不明忠奸是非，听信了奸臣和太监的挑拨，天下都知冤枉，自己在淳泥之时，也曾听得几个广东商人痛哭流涕的说起过。但既由皇帝下旨而明正典刑，再说冤枉，便是诽谤今上。皇帝苦是知道了，一纸诏书来到淳泥国，连父亲部不免大受牵累。可是孙仲寿既这么说，在势又不能拒绝，情急之下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想起在淳泥国时所看过的两部小说，一部是《三国演义》，一部是《精忠岳传》。他读书有限，不能如孙仲寿那么骈四骊六的大做文章，当下微一沉吟，振笔直书：“黄龙未捣。武穆蒙冤。”

汉祚待复，诸葛星殒。呜呼痛哉，伏维尚飨。”他说的是古人，万一这篇短短的祭文落入皇帝手中，也不能据此而定罪名。

孙仲寿本想他是一个海外士人，没甚么学问，也写不出甚么好句子来，只盼他

---

---

称赞几句袁督师的功绩，也就是了。待见他写下了这六句，十分高兴。

张朝唐把袁崇焕比之于诸葛亮和岳飞，自是推崇备至，无以复加。清人为金人后裔，皆为女真族，满清初立国时，国号便仍称为“金”。岳飞与袁崇焕皆抗金有功而死于昏君奸臣之手，两人才略遭遇，颇有相同之处，倒不是胡乱瞎比的。

孙仲寿把这几句话向众人解释了，大家轰然致谢，对张杨两人神态登时便亲热得多，不再以外人相待了。孙仲寿道：“张兄文笔不凡，武穆诸葛这两句话，荣宠九泉。小弟待会叫他们刻在祠堂旁边的石上，要令后人得知，我们袁督师英名远播，连万里之外的异邦士民也尽皆仰慕。”张朝唐作揖逊谢。

各人叩拜已毕，各就原位坐下。那赞礼的人又喊了起来：“某某营某将军”、

---

---

“某某镇某总兵”，喊了一个武将官衔，便有一人站起来大声说话。

张朝唐听了官衔和言中之意，得知这些人都是袁崇焕的旧部，他被害之后，各人愤而离军，散处四方，今日是袁督师遭难的三周年忌辰。是以在他故乡广东东莞附近的圣峰嶂相聚，祭奠旧主。听他们话中之意，似乎尚有甚么重大图谋。

当赞礼人叫到“蓟镇副总兵朱安国”时，一人站了起来，张朝唐和杨鹏举部心头一震，原来这人便是引导他们躲入密室的那个农夫。杨鹏举心想：“原来他是抗清的蓟辽大将，那么我败在他手里，也不在了。”

只听他朗声说道：“袁公子这三年来身子壮健，武艺大有进步，书也读了不少，我和倪、罗两位兄弟的武功都已传给了他，请各位另推明师。”孙仲寿道：“

---

---

咱们兄弟中，还有谁武功更高得过你们三位的，朱将军不必太谦。”

朱安国道，“袁公子学武聪明得很，我们只稍加点拨，他马上就会了。我们三个已经倾囊以授，的确要另请名师，以免耽误他功夫。”孙仲寿道：“好吧，这事待会再议。诛奸的事怎么了？”

那姓倪的杀虎英雄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那姓范的奸贼是罗参将前个月赶到浙江诛灭的。姓史的奸贼，十天前被我在潮州追到。两人的首级在此。”

说罢从地上提起布囊；取出两个人头来。

众人有的轰然叫好，有的切齿痛骂。孙仲寿接过人头，供在神像桌上。

张朝唐这才明白，他们半夜里在箱中

---



---

发现的人头，原来是袁党的仇人，那定是与陷害袁崇焕一案有关的奸人了。这时不断有人出来呈献首级，一时间神像前的供桌上摆了十多个人头。听这些人的禀报，人头中有一个是当朝姓高的御史，他是魏忠贤的党羽，曾诬奏袁崇焕通敌卖国，众人对他愤恨尤深。

各人禀告完毕，孙仲寿说道：“小好诛了不少，大仇却尚未得报，鞑子皇太极和昏君崇祯仍然在位。如何为大元帅报仇雪恨，各位有甚么高见？”

一个矮子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孙相公！”孙仲寿道：“赵参将有甚么话请说。”

那矮子说道：“依我说刚说了三个字，门外一名汉子匆匆进来禀道：“李闯将军派了人来求见。”众人一听，都轰叫起来。孙仲寿道：“赵参将，咱们先迎接

---

---

闯军的使者。”赵参将道：“对。”首先抢了出去，众人都站起身来。

大门开处，两条大汉手执火把，往旁边一站，走进三个人来。杨鹏举已久闻李闯的名头，知他名叫李自成，这几年来杀官造反，威势极大，倒要看看他部下是何等英雄人物。

只见当先一人四十多岁年纪，满脸麻皮，头发蓬松，身上穿一套粗布衫裤，膝盖手肘处都已擦坏，到处打满了补丁，脚下赤足，穿一双草鞋，腿上满是泥污，纯是个庄稼汉模样。他身后跟着两人，一个三十多岁，皮肤白净，另一个廿多岁，身材魁梧，面容黝黑，也是农夫模样。这三个人看上去忠厚老实。怎知他们竟是横行秦晋的“流寇”。

当先那人走进大殿，先不说话，往神像前一站，那白脸汉子从背后包袱中取出

---

---

香烛，在神像前点上，三人拜倒在地。磕起头来。那小牧童在供桌前跪下磕头还礼。

三人拜毕，脸有麻子的汉子朗声说道，“我们李将军知道袁督师在关外打鞑子，立了大功，心里很是佩服。后来袁督师被皇帝冤枉害死，天下老百姓都气愤得很。李将军派我们来代他向督帅的神位磕头。现今官逼民反，我们为了要吃饭，只好抗粮杀官。求袁大元帅英魂保佑。我们打到北京，捉住皇帝奸臣，一个个杀了，给大元帅和天下的老百姓报仇。”说完又拜了几拜。

众人见李自成的使者尊重他们督帅，都心存好感，听了他这番话，虽然语气粗陋，却是至诚之言。

孙仲寿上前作揖，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请教高姓大名。”那汉子说道：“我

---

---

叫刘芳亮。李将军得知今日是袁大元帅忌辰，因此派我前来在灵前拜祭，并和各位相见。”孙仲寿道：“多承李将军厚意盛情，在下姓孙名仲寿。”

那白净面皮的人道：“啊，你是孙祖寿将军的弟弟。孙将军和鞑子拚命而死，我们一向是很敬仰的。”

孙祖寿是抗清大将，在边关多立功勋，于清兵入侵时随袁崇焕捍卫京师。

袁崇焕下狱后，孙祖寿愤而出战，在北京永定门外和大将满桂同时战死，名扬天下。孙仲寿文武全才，向为兄长的左右手，在此役中力战得脱，愤恨崇祯冤杀忠臣，和袁崇焕的旧部散在江湖，抚育幼主，密谋复仇。他精明多智，隐为袁党的首领。

孙祖寿慷慨重义，忠勇廉洁，《明

---

---

史》上记载了两个故事：孙祖寿镇守固关抗清时，出战受伤，濒于不起。他妻子张氏割下手臂上的肉，煮了汤给他喝，同时绝食七日七夜，祈祷上天，愿以身代。后来孙祖寿痊愈而张氏却死了。孙祖寿感念妻恩，终身不近妇人。

他身为大将时，有一名部将路过他昌平故乡，送了五百两银子到他家里。

在当时原是十分寻常之事，但他儿子坚决不受。后来他儿子来到军中，他大为嘉奖，请儿子喝酒，说：“不受赠金，深得我心。倘若你受了，这一次非军法从事不可。”《明史》称赞他“其秉义执节如此。”孙仲寿为人处事颇有兄风，是以为众所钦佩。

注：明成祖应淳泥国苏丹之请，封具山为“长宁镇国山”。亲制碑文，并题诗一首，译意如下：“在热带的海上，

---

---

是淳泥国所处的地方。人民亲近仁义，只有归顺，没有违逆。贤王勤恳谨慎，仰慕中华教化。大明管理外国的官员加以指导，就到中国来朝拜了，带了你的妃子、世子、兄弟、陪臣，来到大明言殿阶下磕头，陈奏道：‘皇上就象是天一样，将温暖和愉悦普赐天下，对任何人部一样眷顾，没有偏爱，没有歧视。’但我自己反省，德行不够，没有你说的这样伟大。你冒看风浪，远涉重洋，乘船来到，实在是限辛苦。查考历来远邦的臣属，归顺的时候就来叩拜，不服的时候就不来了，自己前来都不容易，何况还带了家室？你国王秉志贞诚，象金石一样坚固。西南各国的蕃邦君主，哪一位能及得上你？你国内有一座巍峨的高山，镇宁邦国。现在在石碑上刻了文字，以发扬你国王的美德。但愿你国王美德光大，国泰民安，今后千伙万岁，都归附我大明。”

---

---

## 第二回 恩仇同患难 死生见交情

众人正要叙话，刘芳亮的黑脸从人忽然从后座上直纵出去，站在门口。

众人出其不意，不知发生甚么事，都站了起来。只见那黑脸少年指着人群中两个中年汉子喝道：“你们是曹太监的手下人，到这里来干甚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大吃一惊，均知崇祯皇帝诛灭魏忠贤和客氏之后。宫中朝中逆党虽然一扫而空，然而皇帝生性多疑，

---

---

又秉承自太祖、成祖以来的习气，对大臣多所猜忌，所任用的仍是从他信王府带来的太监，其中最得宠的则是曹化淳。此人统率皇帝的御用侦探和卫士，即所谓“厂卫”，刺探朝中大臣和特地将帅的隐私，文武大臣往往不明不白的为皇帝下旨诛杀，或是任意逮捕，关入天牢，所谓“下诏狱”都是由于曹化淳的密报。曹太监的名义。当时一提起来，可说是人人谈虎色变。

那两人一个满腮黄须，四十上下年纪。另一个却面白无须，矮矮胖胖。

那矮胖子面色倏变，随即镇定，笑道：“你是说我吗？开甚么玩笑？”黑脸少年道：“哼，开玩笑！你们两个鬼鬼祟祟在客店里商量，要混进山宗来，又说已禀告了曹太监，要派兵来一网打尽，这些话都给我听见啦！”

---



---

黄须人拔出钢刀，作势便要扑上厮拚。那白脸胖子却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

李闯想收并山宗的朋友，居心险恶，哪一个不知道了？你想来造谣生事，挑拨离间，那可不成。”他说话声又细又尖，俨然太监声口，可是这几句话却也生了效。袁党中便有多人侧目斜视，对李自成的使者起了疑心。

刘芳亮虽出身农家，但久经战阵，百炼成钢，见了袁党诸人的神色，知道此人的言语已打动众心，便即喝道：“阁下是谁？是山宗的朋友么？”这句话问中了要害，那人登时语塞，只是冷笑。

孙仲寿喝道：“朋友是袁督师旧部么？我怎地没见过？你是哪一位总兵手下？”

那白脸人知道事败，向黄须人使个眼

---

---

色，两人陡地跃起，双双落在门口。

黄须人挥刀向黑脸少年砍去。那白脸人看似半男半女，行动却甚是迅捷，腕底一翻，已抽出判官双笔，向黑脸少年胸口点到。

黑脸少年因是前来拜祭，为示尊崇，又免对方起疑，上山来身上不带兵刃。众人见他双手空空，骤遭夹击，便有七八人要抢上救援。不料那少年武功甚是了得，左手如风，施展擒拿手法，便抓黄须客的手腕，同时右手骈起食中两指，抢先点向白脸人的双目。这两招迟发先至，立时逼得两名敌人都退开了两步。

袁党众人见他只一招之间便反守为攻，暗暗喝采，俱各止步。那两人见冲不出门去，知道身处虎穴，情势凶险之极，刚退得两步，便又抢上。黑脸少年使开双掌，在单刀双笔之间穿梭来去，攻多守

---

---

少。那两人几次抢到门边，都被他逼了回来。

白脸人心中焦躁，笔法一变，双笔横打竖点，招招指向对方要穴。黄须客施展山西武胜门刀法，矮下身子，疾砍黑脸少年下盘。众人眼见危急，都想伸手相助，但一瞥眼间，见刘芳亮神色镇定，反而坐下来观战，均想，他自己人尚且不急，定是有恃无恐，且看一下动静再说。

三人在大殿中腾挪来去，斗到酣处，黄须人突然惊叫一声，单刀脱手向人丛中飞去。朱安国跃起伸手一抄，接在手中。就在此时，黑脸少年踏进一步，左腿起处，一脚把黄须人踢倒。他左腿尚未收回，右腿乘势又起，白脸人吃了一惊，只想逼开敌人，夺门逃走下山，当下奋起平生之力，双笔一先一后反点敌人胸口。黑脸少年右手陡出，抓住左笔笔端，使力一扭，已把一只判官笔抢过。这时对方右笔

---

---

跟着点到，他顺手将笔梢砸了过去。双笔相交，当的一声，火星交迸，白脸人虎口震裂，右笔跟着脱手。

黑脸少年一声长笑，右手抓住他胸口，一把提起。左手扯住他的裤腰，双手一分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白脸人一条裤子已被扯下来，裸出下身。众人愕然之下，黑脸少年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太监，大家瞧瞧！”众人目光全都集到那白脸人的下身，果见他是净了身的。哄笑声中，众人围了拢来，眼见这黑脸少年出手奇快，武功高明之极，心下都甚敬佩。

这时早有人拥上去把白脸人和黄须人按住。孙仲寿喝问：“曹太监派你们来干甚么？还有多少同党？怎么能混进来的？”两人默不作声。孙仲寿一使眼色，罗参将提起单刀，呼呼两刀把两人首级割下，放在神像前的供桌上。

---

---

孙仲寿拱手向刘芳亮道：“若不是三位发现奸贼，我们大祸临头还不知道。”刘芳亮道：“那也是碰巧。我们在道上遇见这两个家伙，见他们神色古怪，身手又很灵便，晚上便到客店去查探，侥幸发觉了他们的底细。”

孙仲寿向刘芳亮的两位从人道：“请教两位尊姓大名。”两人报了姓名，肤色白净的叫田见秀，黑脸少年名叫崔秋山。朱安国过去拉住崔秋山的手，说了许多赞佩的话。

刘芳亮和孙仲寿及袁党中几个首脑人物到后堂密谈。刘芳亮说道，李将军盼望大家携手造反，共同结盟。袁党的人均感踌躇。众人虽然憎恨崇祯皇帝，决意暗中行刺，杀官诛奸之事也已作了不少，但人人本来都是大明命官，要他们造反，却是不愿，只求刺死崇祯后，另立宗室明君。何况李自成总是“流寇”，虽然名头极

---

---

大，但打家劫舍，流窜掳掠，干的是强盗勾当，大家心中一直也不大瞧得起。袁党众人离军之后，为了生计，有时也难免做几桩没本钱买卖，却从来不公然自居盗贼。双方身分不同，议论良久难决。

最后孙仲寿道：“咱们的事已给曹太监知道，如不和李将军合盟以举大事，不但刺杀崇祯给袁督师报仇之事难以成功，只怕曹太监还要派人到处截杀。咱们势孤力弱，难免一一遭了毒手。刘兄，咱们这样说定成不成？我们山宗帮李将军打官兵，李将军事成之后，须得竭力灭了满洲鞑子。咱们话又说明在先，日后李将军要做皇帝，我们山宗朋友却不赞成，须得由太祖皇帝的子孙姓朱的来做。”

刘芳亮道：“李将军只是给官府逼不过，这才造反，自己是决计不做皇帝的，这件事兄弟拍胸担保。人家叫我们流寇，其实我们只是种田的庄稼汉，只求有口饭

---

---

吃，头上这颗脑袋保得牢，也就是了。我们东奔西逃，那是无可奈何。凭我们这样的料子，也做不来皇帝大官。至于打建州鞑子嘛，李将军的心意跟各位一模一样，平时说起，李将军对鞑子实是恨到骨头里去。”

孙仲寿道：“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袁党众人更无异言，于是结盟之以便成定局。

里面在商议结盟大计，殿上朱安国和倪浩拉着崔秋山的手，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。

朱安国道：“崔大哥，咱们虽是初会，可是一见如故，你别当我们是外人。”崔秋山道：“两位大哥从前打鞑子，保江山，兄弟一向是很钦佩的。

今日能见到山东这许多英雄朋友，兄

---

---

弟实是高兴得很。”倪浩道：“我冒昧请问，崔大哥的师承是哪一位前辈英雄？”崔秋山道：“兄弟的受业恩师，是山西大同府一声雷白野白老爷子。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。”朱安国和倪浩互望了一眼，均感疑惑。倪浩说道：“一声雷白老前辈的大名，我们是久仰的了。不过有一句话崔大哥请勿见怪。白老前辈武功虽高，但似乎还不及崔大哥。”崔秋山默然不语。朱安国道：“虽然青出于蓝，徒弟高过师父的事也是常见，但刚才我看崔大哥打倒两个奸细的身法手法，却似另有真传。”

崔秋山微一迟疑，道：“两位是好朋友，本来不敢相瞒。我师父逝世之后，我机缘巧合，遇着一位世外高人。他老人家点拨了我一点武艺，要我立誓不许说他名号，所以要请两位大哥原谅。”

倪朱两人见他说得诚恳，忙道：“崔大哥快别这么说，我们有一事相求，因此

---



---

才大胆相问。”崔秋山道：“两位有甚么事，便请直言，大家是自己人，何必客气？”朱安国道：“崔大哥请等一等，我们去找两位朋友商量几句。”

朱倪二人把那姓应和姓罗的拉在一边。朱安国道：“这个崔兄弟武艺高强，咱们这里没一个及得上。听他说话，性格也甚是豪爽。”倪浩道：“就是说到师承时有点吞吞吐吐。”于是把崔秋山的话复述了一遍。

那姓应的名叫应松，是袁崇焕帐下的谋士，当年宁远筑城，曾出了不少力量。姓罗的名大千，是著名的炮手，宁远一战，他点燃红夷大炮，轰死清兵无数，因功升到参将。

应松道：“咱们不妨直言相求，瞧他怎么说？”朱安国道：“这事当先问过孙相公。”应松道：“不错。”

---

---

转到后殿，见孙仲寿和刘芳亮正谈得十分投契，于是把孙仲寿请出来商量。这些武将所擅长的是行军打仗，冲锋陷阵，说到长枪硬弩，十荡十决，那是勇不可当，但武学中的拳脚器械功夫，却均自知不及崔秋山。

孙仲寿道：“应师爷，这件事关系幼主的终身，你先探探那姓崔的口气。”

应松点头答应，与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三人同去见崔秋山。

应松道：“我们有一件事，只有崔大哥帮这个忙，所以……”

崔秋山见他们欲言文止，一副好生为难的的神气，便道：“兄弟是粗人，各位有甚么吩咐，只要兄弟做得到的，无不从命。”

---

---

应松道：“崔兄很爽快，那么我们直说了。袁督师被害之后，留下一位公子，那时还只有七岁。我们跟昏君派来逮捕督师家属的锦衣卫打了三场，死了七个兄弟，才保全袁督师这点骨血。”崔秋山嗯了一声。应松道：“这位幼主名叫袁承志，由我们四人教他识字练武。他聪明得很，一教就会，这几年来，我们的本领差不多都已传授给他了。虽然他年纪小，功夫还不到家，但再跟着我们，练下去进境一定不大。”

崔秋山已明白他们的意思，说：“各位要他跟我学武？”朱安国道：“刚才见崔大哥出手杀贼，武功胜过我们十倍，要是崔大哥肯收这个徒弟，栽培他成材，袁督师在天之灵，定也感激不尽。”说罢四人都作下揖去。

崔秋山连忙还礼，沉吟道：“承各位

---

---

瞧得起，兄弟本来不该推辞，不过兄弟现下是在李将军军中，来去无定，有时跟官军接仗，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。要袁公子跟我在队伍里，一则怕我没空教他，二则实在也太危险。”应松等均想这确是实情，心中好生失望。崔秋山忽道：“有一人功夫胜我不知多少倍，如果他肯收袁公子，那真是袁公子的造化了。”忽又连连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不成，不成。”应松与朱安国忙问：“那是谁？”崔秋山道：“便是我先前说的那位奇人。这位前辈的功夫实在深不可测，他教了我两个多月，兄弟只学到一点儿皮毛。”朱安国大喜，问道：“这位奇人是谁？”崔秋山道：“他老人家脾气很是奇特，虽然教我武艺，可是不肯让我叫他师父，也不准我向人泄露他姓名。求他老人家收袁公子为徒，只怕无法办到。”倪浩问道：“这位奇人住在哪里？”崔秋山道：“他行踪无定，到甚么地方，也从来不和我说。”应松等四人眼见此事无望，只得作罢。

---

---

应松把袁承志叫了过来，和崔秋山见面。崔秋山见他灵动活泼，面貌黝黑，全无半分富贵公子娇生惯养的情状，很是喜欢。问他所学的武艺，袁承志答了，问道：“崔叔叔，你刚才抓住那两个奸细，使得甚么功夫？”崔秋山道：“那叫做伏虎掌法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样快，我看都看不清楚。”崔秋山笑道：“你想不想学？”袁承志一听这话，忙道：“崔叔叔，请你教我。”

崔秋山向应松笑道：“我跟刘将军说，在这里耽几天，就把这路掌法传给他吧！”袁承志和应朱倪三人俱各大喜，连声称谢。

次日一早，孙仲寿和张朝唐、杨鹏举等三人告别，说道：“咱们相逢一场，总算有缘。这里的事只要泄漏半句，后果如何，也不必兄弟多说。”张杨两人喏喏连

---

---

声。孙仲寿每人赠了五十两银子的盘费，还派了两位兄弟送下山去。

张朝唐和杨鹏举径赴广州，途中更无他故。杨鹏举遭此挫折，心灰意懒，知道江湖上山外有山，人上有人，自己凭这点微末功夫，居然能挨到今日，算得是侥幸之极，此番若非袁承志这小小孩童一言相救，已变成没眼睛的废人，想想暗自心惊。当即向镖局辞了工，便欲回家务农。张朝唐感他救命之恩，见他心情郁郁，便邀他同去浔泥国游览散心。杨鹏举眼见左右无事，自己又无家累，当即答允。

三人在广州雇了海舶，前往浔泥。杨鹏举住了月余，见当地太平安乐，真如世外桃源一般，竟然不兴归意，便在张朝唐之父张信的那督府中担任了一个小小职司。每日当差一两个时辰，余下来便是喝酒赌钱，甚是逍遥快乐。

---

---

刘芳亮和孙仲寿等说妥结盟之事，众人在袁崇焕神像前立下重誓，决不相负。刘芳亮正要和袁党着意结纳，听说崔秋山要教袁承志武艺，甚是欢喜，当下和田见秀先下山去。

袁党各路好汉，有的去投李自成：有的各归故乡，筹备举事；也有的言明不愿造反作乱，只是决不泄露机密，也不和众兄弟作对为敌。人各有志，旁人也不勉强。

孙仲寿、朱安国、倪浩、应松等留在山上，详商袁承志日后的出处。

袁承志自崔秋山答应教他伏虎掌后，欢喜得一夜没睡好觉。翌日大家忙着结盟，没功夫理会这事。下午众人纷纷下山，临行时每人都和幼主作别，又忙碌了半天。

---

---

到得晚上，孙仲寿和应松命人点了红烛，设了交椅，请崔秋山坐在上面，要袁承志行拜师之礼。崔秋山道：“袁家小兄弟我一见就很喜欢，他爱我这套伏虎掌，我就破费几天功夫，传授一个大概。但他能不能在这几天之内学会，学了之后能不能用，可得瞧他的悟性和以后的练习了。这只是朋友之间的切磋，师徒的名份是无论如何谈不上的。”应松道：“只要教得一招两式，就是终身为师。崔大哥何必太谦？”崔秋山一定不肯，大家也只得罢了。

众人知道武林中的规矩，传艺时别人不便旁观，道了劳后，便告辞出来。

崔秋山等众人出去，正色说道：“承志，这套伏虎掌法，是一位前辈高人传给我的。我不能尽数领会其中的精奥，功夫也着实还差得远，但在江湖上对付寻常敌人，也已足够。他老人家传授这套掌法之

---



---

时，曾叫我立誓。学会之后，决不能用来欺压良善，伤害无辜。”

袁承志一听，已明其意，当即跪下，说道，“弟子袁承志，学会了伏虎掌法之后，决不敢欺压良善，伤害无辜，否则，否则……”他不知立誓的规矩，道：“否则就给崔叔叔打死。”

崔秋山一笑，道：“很好。”忽然身子一晃，人已不见。袁承志急转身时，崔秋山已绕到他的身后，在他肩头一拍，笑道：“你抓住我。”

袁承志经过朱安国和倪浩、罗大千三位师父的指点，武功也已稍有根基，立即矮身，左手虚晃，右手圈转，竟不回身，听风辨形，便向崔秋山腿上抓去。

崔秋山喜道：“这招不错！”话声方毕，手掌轻轻在他肩头一拍，人影又已不

---

---

见。袁承志凝神静气，一对小掌伸了开来，居然也护住了身上各处要害，眼见崔秋山身法奇快，再也抓他不住，当下不再跟他兜圈子捉迷藏，一步一步退向墙壁，突然转身，靠着墙壁，笑道：“崔叔叔，我见到你啦！”

崔秋山不能再绕到他身后，停住脚步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很聪明，伏虎掌一定学得成。”于是一招一式的从头教他。

这路掌法共一百单八式，每式各有三项变化，奇正相生相克，共三百二十四变。袁承志默默记忆，学了几遍，已把招式记得大致无误。崔秋山连比带说，再把每一招每一变的用法细加传授。袁承志武功本有根抵，悟性又强，崔秋山一说，便能领会。一个教得起劲，一个学得用心，直至深夜。

---

---

第二天一早，崔秋山在山边散步，见袁承志正在练拳，施展伏虎掌一百单八招的变化，于那勾、撇、捺、劈、撕、打、崩、吐八大要诀，居然也能明其大旨，知其精要。崔秋山很是喜欢，当他练到入神之时突然一跃而前，抬腿向他背心踢去。

袁承志忽听背后风声响动，侧身避过，回手便拉敌人的右腿，一眼瞥见是崔秋山，急忙缩手，惊叫：“崔叔叔！”崔秋山笑道：“别停手，打下去。”

劈面一掌。

袁承志知他是和自己拆招，当下踏进一步，小拳攒击崔秋山腰胯，正是伏虎掌第八十九招“深入虎穴”。崔秋山赞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样。”口中指点，手下不停，和他对拆起来。见袁承志出招有误，便立即纠正。两人拳来足往，把伏虎掌一百单八式、三百二十四变翻来覆去的拆

---

---

解。袁承志见这套掌法变化多端，崔秋山运用时愈出愈奇，欢喜无已，用心记忆。拆解良久，崔秋山见他头上出汗，知道累了，便停住手，要他坐下休息，一面比划讲解。

讲了一个多时辰，又叫他站起来过招。

两人自清晨直至深夜，除了吃饭之外，不停的拆练掌法。如此练了七日，到了第八天晚上，崔秋山道：“我所会的已全部传了给你，日后是否有成，全凭你自己练习了。临敌之际，局面千变万化，七分靠功夫，三分靠机灵，一味蛮打，决难取胜。”袁承志点头受教。

崔秋山道：“明天我就要回到李将军那里，今后盼你好好用功。传我掌法的那位高人曾说，武学高低的关键，是在头脑之中而不在手脚之上，是以多想比多练更

---

---

加要紧。可惜我的脑筋实在不大灵光，难有甚么进境，盼你日后练得能胜过了我。”

袁承志和崔秋山相处虽只有八九天，但他把伏虎掌倾囊相授，教之勤，显见爱之深，听说明天就要分手，不觉眼眶红了，便要掉下泪来。崔秋山见他对自己甚是依恋，也不由得感动，轻轻抚摸他头，说道：“象你这样聪明资质，武林中实在少见，可惜我们没机缘长久相聚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崔叔叔，我跟你到李将军那里。”崔秋山笑道：“你这样小，那怎么成？我们跟着李将军，时时刻刻都在拚命，饱一顿饥一顿的，今天不知明天的事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听得屋外有野兽一声怪叫，袁承志奇道：“那是甚么？不是老虎，也不是狼。”崔秋山道：“是豹子。”灵机一动，道：“咱们去把豹子捉来，我有用处。”袁承志大为兴奋，忙问：“

---

---

甚么用处？”崔秋山笑而不答，匆匆走了出去。袁承志忙跟出去，见他不带兵刃，又问：“崔叔叔，你用甚么兵器打豹子？”

崔秋山不从正门出去，走到内进孙仲寿房外，叫道：“朱大哥、倪大哥都在么？”朱安国等在房内聚谈，听得叫声，开门出来。崔秋山笑道：“请各位帮一下手，把外面那头豹子逼进屋来，我有用处。”倪浩是杀虎能手，连说，“好，好。”拿了猎虎叉，抢先出门。崔秋山叫道：“倪大哥，别伤那畜生。”倪浩遥遥答应，不一会，呼喝声已起。崔秋山和朱安国、罗大千三人也纵出门去。袁承志拿了短铁枪想跟出去。孙仲寿道：“承志，别出去，咱们在这里看。”袁承志无奈，只得和孙仲寿、应松三人凭在窗口观望。

只见三人拿了火把，分站东西北三方。倪浩使开猎虎叉，在山边和一头躯体

---

---

巨大的金钱豹正自翻翻滚滚的拚斗。他一柄叉护住全身，不让豹子扑近，却也不出叉戳刺。豹子见到火光，惊恐想逃，却被朱、崔、罗三人阻住了去路。豹子见崔秋山手中没兵器，大吼着向他扑来。崔秋山闪身避开利爪，右掌在豹子额头一击，豹子登时翻了个筋斗，转身向南。南面房门大开，豹子不肯进屋，东西乱窜，但给众人逼住了，无路可走。崔秋山纵身而上，在豹子后臀上猛力一脚。豹子负痛，吼叫一声，直窜进屋去。

那时应松已把各处门户紧闭，仅留出西边偏殿的门户。豹子见两人手持火把追来，东爬西搔，胡胡吼叫，奔进西殿。罗大千随后把门关上，一头大豹已关在殿内。

众人都很高兴，望着崔秋山，不知他要豹何用。崔秋山笑道：“承志，你进去打豹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都吃了一惊。孙

---

---

仲寿道：“这怕不大妥当吧？”

崔秋山道：“我在旁边瞧着，这畜生伤不了他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！”挺了短枪，就去开门。崔秋山道：“放下枪，空手进去！”

袁承志一怔，随即会意是要他以刚学会的伏虎掌打豹，不禁胆怯。崔秋山道：“你害怕了么？”袁承志更不迟疑，拔开殿门上的插头，推门进去，只听“胡”的一声巨吼，一团黑影迎面扑来。他右腿一挫，让开来势，反手出掌，打在豹子耳上，使的正是伏虎掌法中的“罗汉传经”。这掌虽然打中，可是手小无力，豹子不以为意，回头便咬。袁承志窜到豹子背后。拉住豹尾一扯。

这时崔秋山已站在一旁卫护，惟恐豹子猛恶，袁承志制它不住，但见他一路伏虎掌已使得颇为纯熟，豹子三扑三抓，始

---



---

终没碰到他一点衣角，反中了他一掌一脚，心下暗暗欢喜。

孙仲寿等见袁承志空手斗豹，虽说崔秋山在一旁照料，毕竟关心，各人拿了火把，站在殿角旁观。朱安国和倪浩手扣暗器，以便紧急时射豹救人。

火光中袁承志腾挪起伏，身法灵活，初时还东逃西窜，不敢和豹子接近，后来见所学掌法施展开来妙用甚多，闪避攻击，得心应手，不由得越打越有精神。

他见手掌打上豹身毫无用处，突然变招，改打为拉，每掌击到，回手便扯下一把毛来。豹子受痛，吼叫连连，对他的小掌也有了忌惮，见他手掌伸过来时，不住吼叫退避，露齿抵抗。但袁承志手法极快，豹子总是闪避不及，一时殿中豹毛四处飞扬，一头好好的金钱豹子，被他东一块西一块的扯去了不少锦毛。众人都笑了

---

---

起来。

豹毛虽被抓去，但空手终究制它不住，酣斗中他突使一招“菩萨低眉”，矮身正面向豹子冲去。豹子受惊，退了一步，随即飞身扑来，一刹那间，袁承志已在豹子腹下。

倪浩大惊，双镖飞出。那豹伸右脚拨落双镖。这时袁承志却已不见。众人凝目看时，只见他躲在豹子腹底，一双腿勾住了豹背，脑袋顶住了豹子的下颏，叫它咬不着抓不到。豹子猛跳猛窜，在地下打滚，袁承志始终不放。

他知时间一久，自己力气不足，只要一松手脚，不免伤在豹子爪下，忙叫：“崔叔叔，快来！”

崔秋山道：“取它眼睛！”一言提醒，袁承志右臂穿出，两根手指插向豹子

---

---

右眼，豹子痛得狂叫，窜跳更猛。崔秋山踏上一步，蓬蓬连环两掌，把豹子打得头昏脑胀，翻倒在地，随即一把抱起袁承志，笑道：“不坏，不坏，真难为你了。”

孙仲寿等人俱已惊得满头大汗，均想：“崔秋山为人虽然不错，但在李闯手下，整日价干的尽是亡命生涯，大胆妄为。他不知袁公子这条命可有多尊贵。”又想：“袁公子经他教了八天，武艺果然大有长进。”崔秋山打开殿门，在豹子后臀上踢了一脚，笑道：“放你走吧！”那豹子直窜出去，忽然外面有人惊叫起来。

众人只道豹子奔到外面伤了人，忙出去看时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只见满山都是点点火光，火光照耀下刀枪闪闪发亮，原来官兵大集，围攻圣峰嶂来了。看这声势，要脱逃实非容易。在山下守望的党人想来均已被害，是以事前毫无警报，而敌

---

---

兵突然来临。

孙仲寿等都是身经百战，虽然心惊，却不慌乱，均想：“可惜山上的弟兄都已散去了，否则当年在宁远大战，十几万鞑子精兵，也给我们打得落荒而逃，又怎怕你们这些广东官兵？”其时辽东兵精；甲于天下，袁崇焕的旧部向来不把南方官兵放在眼里。

孙仲寿当即发令：“罗将军，你率领煮饭、打扫、守祠的众兄弟到东边山头放火呐喊，作为疑兵。”罗大千应令去了。孙仲寿又道：“朱将军、倪将军，你们两位到前山去，每人各射十箭，教官兵不敢过份逼近，射后立刻回来。”朱倪二人应令去了。

“孙仲寿道：“崔大哥，有一件重任要交托给你。”崔秋山道：“要我保护承志？”孙仲寿道：“正是。”说着和应松

---

---

两人拜了下去。

崔秋山吃了一惊，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两位有何吩咐，自当遵从，快休如此。”

只听得喊声大作，又隐隐有金鼓之声，听声音是山上发出，原来罗大千已把祠中的大鼓大钟抬出来狂敲猛打，扰乱敌兵。孙仲寿道：“袁督师只有这点骨血，请崔大哥护送他脱险。”崔秋山道：“我必尽力。”

这时朱安国和倪浩已射完箭回来。孙仲寿道：“我和朱将军一路，会齐罗将军后，从东边冲下，应先生和倪将军一路，从西边冲下。我们先冲，把敌兵主力引住。崔大哥和承志再从后山冲下，大家日后在李闯将军那里会齐。”众人齐声答应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得应松等数载教养，这时分别，心下难过，跪下去拜了几拜，说道：“孙叔叔、应叔叔、朱叔叔、倪叔叔、我，我……”喉中哽住了说不下去。孙仲寿道：“你跟着崔叔叔去，要好好听他的话。”袁承志点头答应。

只听得山腰里官兵发喊，向山上冲来，应松道：“我们走吧。崔大哥，你稍待片刻再走。”众人各举兵刃，向下冲去。倪浩见崔秋山没带兵器，把虎叉向他掷去，说道：“崔大哥，接住。”

崔秋山道：“还是倪兄自己用吧！”接住虎叉想掷还给他。倪浩已去得远了，于是右手持叉，左手拉着袁承志向山后走去。只见后山山坡上也满是火把，密密层层的不不知有多少官兵。山下箭如飞蝗，乱射上来，崔秋山于是退回祠中，跑到厨下，揭了两个锅盖，一大一小，自己拿了大的，把小锅盖递给袁承志，说道：“这

---

---

是盾牌，走吧！”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向黑暗中窜去。

不一会，官兵已发现两人踪迹，呐喊声中追了过来，数十支箭同时射到。

崔秋山挡在袁承志身后，挥动锅盖，一一挡开来箭，只听得登登登之声不绝，许多箭枝都射在锅盖之上。两人直闯下山去。众官兵上来拦阻，崔秋山使开猎虎叉，叉刺杆打，霎时间伤了十多名官兵，袁承志的短铁枪虽然难以伤人，却也尽可护身。官兵见是个幼童，也不怎么理会他。片刻间两人已奔到山腰。

刚喘得一口气，忽然喊声大作，一股官兵斜刺里冲到，当先一名千户手持大刀，恶狠狠的砍来。崔秋山举叉一架，觉他膂力颇大，一叉“毒龙出洞”，直刺过去。那千户举刀格开，叫道：“弟兄们上啊！”崔秋山不愿恋战，举起锅盖向那千

---

---

户面前一晃。那千户向右闪避，崔秋山大喝一声，手起叉落，从他腋下插了进去，待拔出叉来，转头却不见了袁承志，心中大惊，只见左边一群人围着吆喝。

他大踏步赶过去，挺叉乱戳，官兵纷纷闪避，奔到近处，果见袁承志给围在垓心，手中短铁枪已被打落，正展开伏虎掌法和三名官兵对敌，毕竟年幼力弱，掌法又是初学未熟，左支右绌，情势危急。崔秋山更不打话，刷刷两叉，刺倒两名官兵，左手拉了袁承志便走。官兵大叫追来，崔秋山陡然回头，刷刷两叉，刺倒了追得最近的两名官兵，再踏上一步，叉杆抄起，把一名官兵挑了起来，直掼在山石之上。那兵惨叫一声，立时跌死。

众官兵见他如此勇悍，吓得止步不追。崔秋山把袁承志挟在腋下，展开轻功提纵术，直向黑暗无人处窜去，不一会便和众官兵离得远了。

---



---

崔秋山放下袁承志，问道：“没受伤吧？”袁承志举手往脸上抹汗，只觉粘腻腻的，月光下一看，满手是血，看崔秋山时，脸上、手上、衣上，尽是血迹斑斑，说道：“崔叔叔，血……血……”崔秋山道：“不要紧，是敌人的血，你身上有哪里痛么？”袁承志道，“没有。”崔秋山道：“好，咱们再走！”

两人矮了身子，在树丛中向下钻行，走了小半个时辰，树丛将完，崔秋山探头一望，见山下火把明亮，数百名官兵守着，悄声道：“不能下去，后退。”两人回身走了数百步，见有一个山洞，洞前生着一排矮树，便钻进洞去。

袁承志毕竟年幼，虽然身在险地，但疲累之余，躺下不久便睡着了。崔秋山把他轻轻抱起，倚在自己怀里，侧耳静听。只听呼喊之声连续不断，过了一会，眼见

---

---

山顶黑烟冒起，红光冲天，想是袁崇焕的祠堂已给官兵烧了。

又过了半个多时辰，听得山上吹起号角，崔秋山跟官兵大小打过数十仗，知是收队下山的号令，不一会，大队人马声经身旁过去，络绎不绝，原来这山洞就在官兵下山道路之旁。

再过一会，忽听外面树丛中有人坐了下来，崔秋山右手提起钢叉，左手放在袁承志嘴边，防他在梦中发出声响，凝神静听，只听一人喝道：“那姓袁的逆贼留下一个儿子，到哪里去了？”这句话声音很响，登时把袁承志吵醒。崔秋山左手轻轻按住他嘴。

听得那人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不说我先砍断你一条腿。”一个声音骂道：“你砍就砍！我们在边庭上一刀一枪打鞑子，岂来怕你？”听口音正是应松的声音。袁

---

---

承志悄声道：“应叔叔！”那人又骂：“你真的不说？”应松呸的一声，似乎一口唾沫吐向他的脸上，接着一声惨叫，似乎已被他一刀砍伤。

袁承志再也忍耐不住，用力一挣，挣脱了崔秋山拉住他的手，大叫一声：“应叔叔！”直窜出去。火光中见一人正提刀向摔跌在地的应松砍落，他们身纵上，施展伏虎掌中的“左击右擒”之法，一拳正中那人右眼。那人只觉眼中金星直冒，手腕一痛。一柄刀已被夺去。袁承志顺手一刀，砍在他肩头，虽然力弱，没把一条肩膀卸下，也已痛得他怪声大叫。

众官兵出其不意，都吃了一惊，登时逃散，待得看清楚只是一个幼童，当即回转身来，刀枪齐下，眼见就要把他砍成碎块。

突然火光中一柄钢叉飞出，各官兵只

---

---

觉虎口剧震，兵刃纷纷离手。崔秋山一把抓住袁承志后心，直纵出去。众官兵放箭时，两人早已直奔下山。

崔秋山这一露形，奉太监曹化淳之命前来搜捕的东厂番子之中，便有四名好手跟踪下来。但见他胁下挟着一个幼童，但仍是纵跳如飞，迅捷异常，一名番子取出一支甩手箭，使足手劲，掷了出去。

崔秋山听得脑后生风，立即矮身，那支箭从头顶飞了过去，就这么停得一停，另一人已扣住三支钢镖，连珠发出。崔秋山把袁承志往地下一放，左手一抄，接住两支钢镖，避开了第三支，正待发回，敌人的袖箭、飞蝗石已纷纷打来。崔秋山手接叉拨，闪避暗器，拉着袁承志向山下逃去。

这时他们离官兵大队已远，可是四名番子始终紧追不舍。其中一人大叫道：“

---

---

识相的，你撇下兵器，乖乖的跟老子回去，就让你少吃些苦头。”崔秋山暗暗把钢镖交到右手，待他追近，突然两镖一上一下，疾如闪电般射了出去。那人“啊哟”一声，腿上一镖早着，登时栽倒。其余三人略一停顿，又分头掩来。

崔秋山见敌人追近，对袁承志说：“我去夺那人的刀来给你。”把虎叉往地下一插，反奔迎敌。那使双刀的一招“云龙三现”，刷刷刷连环三招，崔秋山竟抢不入去，另一个使铁鞭的却已欺近袁承志身旁。

崔秋山见一时夺不下敌刃，而那边袁承志却已危急，蓦地回身，滴溜溜一个旋身，已欺到那使铁鞭的人背后，一招“金龙探爪”，五指向他后心抓去。那人铁鞭正向袁承志后心扫去，忽觉身后来了敌人，单鞭一立，转过身来。崔秋山以快打慢，出手迅捷异常，那人招架不住，只得

---

---

连连倒退。袁承志忽地踏步上前，飞起一腿，踢中了他后臀。那人怒吼一声，横鞭反击，突觉掌心一震，鞭梢已被崔秋山抓住。就在这时，那使双刀的与使鬼头刀的三件兵刃同时向崔秋山背后打来，这时腿上中镖那人也已爬起，挺枪向袁承志左肋刺去。

此时危机四伏，好个崔秋山。在这间不容发的紧急关头，竟然于轻重缓急料得丝毫不误，吭声吐气，嘿的一声，右掌一招“降龙伏虎”，正打在那使铁鞭的人胸口。这一招是伏虎掌中三大绝招之一，那人如何抵挡得住，全身腾空，向那腿上中镖的人枪尖上仰跌下去。幸得那人急忙缩枪，这才腾的一声，跌在地下，没给枪尖穿个透明窟窿。崔秋山单鞭夺到，反抡过来，当的一声，将三把刀同时架开，纵过去拉了袁承志向山下窜去。

四名番子见崔秋山霎时之间夺鞭使

---

---

掌，同时拆开了四人的进袭，武功精强，不敢再追，站定身子，纷纷发出暗器。

崔秋山黑暗之中听得嗖嗖之声不绝，忙把袁承志拉在胸前，窜高跃低的闪避，但毕竟手中抱了人，纵跳不便，避开了右边打来的三枚菩提子，只觉左腿一痛，已中了暗器。伤处刚刚痛过，立即发痒，心中大惊，知道箭上有毒，不敢停留，急向山下奔逃，但这一来，毒发更快，再跑得几步，左腿一阵麻痹，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。袁承志大惊，急叫：“崔叔叔。”四名番子见他跌倒，高呼大叫，随后赶来。

崔秋山道：“承志，快走，快走，我挡住他们。”袁承志双掌一错，跃到崔秋山身后，预备迎敌。崔秋山心想：“凭你这点功夫，居然想保护我。”

但心中也自感动。

---

---

转眼之间，敌人已经追到，两个使刀的奔在最前。使鬼头刀的人想生擒活捉，翻转刀背，向袁承志足踝上击来。袁承志一跃避过。

崔秋山撑起右腿，半跪在地，手中铁鞭笔直的向使双刀的掷去。那人待要避让，已然不及，铁鞭从他额头上插了进去。使鬼头刀的人一呆，崔秋山和身扑上，十指紧紧钳住他喉咙，那人挥刀向崔秋山臂上砍来，崔秋山手上加劲，那人这一刀虽然砍中，却已无力，片刻间便即气绝而死。其余两人本已受伤，又见敌人如此凶悍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哪里还敢来追，连忙逃回。崔秋山臂上流血，幸好伤势不重，但左腿已全无知觉。

他咬紧牙关，拾起刀撑在地下，左手握住，站了起来。这时敌人虽已逃走，但不久定然召援再来，当地决计不能多留，只得左腿虚悬，向山下走去。

---



---

袁承志站在他右边，让他右手搭在自己肩上，一跷一拐的向前赶路。

走了一阵，崔秋山左腿毒性向上延伸，牵动左手也渐渐无力，只得以右手支撑。袁承志只觉肩头越来越重，但他一声不哼，奋力扶持着崔秋山前行。

又走一阵，两人实已筋疲力尽。袁承志忽见山边有间农舍，说道：“崔叔叔，前面有人家，咱们进去躲一躲。你再熬一下吧！”崔秋山点点头，勉力拖着半边身子向前挨去，到得门边，全身脱力，摔倒在地。

袁承志大惊，俯身连叫：“崔叔叔！”那农舍的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出来一个中年妇人。袁承志道：“大娘，我们遇到官兵。我叔叔受了伤，求求你让我们借宿一晚。”

---

---

那农妇叫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，命他帮着把崔秋山扶进去，拼起三条长凳，让他躺下。崔秋山中毒甚深，亏得武功精湛，心智倒没昏乱，叫袁承志把油灯移近左腿处察看。两人都吓了一跳，原来那左腿已肿大了几乎一半，紫中带黑，十分怕人。

崔秋山请那农家少年裹好他臂上伤口，再用布条在他左腿腿根处用力缠紧，以防毒气攻心，然后抓住箭羽，拔了出来，跟着流出来的都是黑血。崔秋山俯身要去吮吸毒血，但腿子肿大，嘴巴够不到。袁承志俯下身去，把伤口中的黑血一口口的吸了出来，吐在地下，吸了三四十口之后，血色才渐渐变红。崔秋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毒药总算还不是最厉害的那种。你快漱口。”

那农妇在旁瞧着，不住念佛。

---

---

次日午后，那少年报说官兵已经退尽。崔秋山腿肿渐消，但全身发烧，胡言乱语起来。袁承志没了主意，只是急得要哭。

那农妇道：“这位小官，我瞧你叔叔的毒气还没去尽，总得到镇上请大夫瞧瞧才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是，是，可是怎么去？”那农妇心肠甚好，借了一辆牛车，命少年送了他们到镇上。

那少年把他们送入客店之后，径自去了。崔袁两人出来时身上都没带钱，袁承志不知如何是好，望着床上昏迷不醒的崔秋山发愁。店伙来问吃甚么东西，袁承志答不上来，只好推说不饿，一个人坐着想哭。

过了良久，崔秋山终于醒来，袁承志忙问他怎么办。崔秋山道：“你身上带着

---

---

甚么值钱的东西没有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项圈成吗？”说着从衣内贴肉处除了下来。崔秋山一看，见项圈是金的，镶着八颗小珍珠，项圈锁片上刻着“富贵恒昌”四个大字，还有两行小字，一行是“袁公子承志周岁之庆”，一行是“小将赵率教敬赠”，才知道是袁承志做周岁时，他父亲部下大将赵率教所赠。

赵率教和祖大寿、何可纲、满桂三人是袁崇焕部下的四大名将。当年宁锦大捷，赵率教部杀伤清兵甚众，官封左都督、平辽将军。崇祯二年十月，清兵绕过山海关，由大安口入寇京师，袁崇焕率四将千里回援，反为崇祯见疑而下狱。赵率教和满桂出战，先后阵亡。祖大寿与何可纲愤而率部自行离去，后来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去劝，祖何二将才再归朝。

赵率教是袁崇焕部下名将，天下知闻，但这时崔秋山迷迷糊糊，未能细想，

---

---

便道：“叫店伙陪你到当舖去，把项圈当了吧，将来咱们再来赎回。”

袁承志说：“好，我就去。”于是请店伙同去镇上的当舖。

当舖朝奉拿到项圈，一看之下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小朋友，这项圈你从哪里来的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是我自己的。”那朝奉脸色登时变了，向袁承志上上下下打量良久，说道：“你等一下。”拿了项圈到里面去，半天不出来。袁承志和那店伙等的着急，又过了好一会，那朝奉才出来，说道：“当二十两。”袁承志也不懂规矩，还是那店伙代他多争了二两银子。袁承志拿了银子和当票，顺道要店伙陪去请了大夫，这才回店，哪知身后已暗暗跟了两名公差。

袁承志回到店房，见崔秋山已沉沉睡熟，额上仍然火烫，大夫还没到来。

---

---

他心中焦急，走到店门外面张望，忽见七八名公差手持铁链铁尺，抢进店来。

一人说道：“就是这孩子！”为首的公差喝道：“喂，孩子，你姓袁吗？”

袁承志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我不是。”那公差哈哈一笑，从怀中掏出那个金项圈来，说道：“这项圈你从哪里偷来的？”袁承志急道：“不是偷来的，是我自己的。”那公差笑道：“袁崇焕是你甚么人？”

袁承志不敢回答，奔进店房，猛力去推崔秋山，只听得外面公差喊了起来：“圣峰嶂的奸党躲在这里，莫让逃了。”崔秋山霍地坐起，要待挣下地来，却哪里能够？脚刚着地，便即跌倒。

这时众公差已涌到店房门口，袁承志

---

---

不及去扶崔秋山，纵出门来，双掌一错，挡在门口，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决不能让他们捉了崔叔叔去。”

门外是个大院子，客店中伙计客人听说捉拿犯人，都拥到院子里来瞧热闹，见七八名公差对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发威，均觉奇怪。

只见一名公差抖动铁链，往袁承志头上套去。袁承志退后一步，仍是拦在门外，不让公差进门。那公差抖铁链套人，本是吃了十多年衙门饭的拿手本事，岂知一个小小孩子居然身手敏捷，这一下竟没套住，老羞成怒，伸右手来揪他头上的小辫子。

袁承志见这许多公差气势汹汹，本已吓得要哭，但见对方伸手抓到，头一偏，使出伏虎掌法中的“横拖单鞭”，在他手腕上一拉。那公差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，

---

---

怒火更炽，飞腿猛踢，骂道，“小杂种，老子今日要你好看。”

袁承志蹲下身来，双手在他大腿和臀部一托，借力乘势，向外推送，那公差肥肥一个身躯登时凌空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跌在地下。袁承志本来也没这么大气力，全是乘着那公差一踢之势，斜引旁转，把他狠狠摔了一交。这一招仍是伏虎掌法。

旁观众人齐齐轰然叫好。他们本来愤恨大人欺侮小孩，何况官府公差横行霸道，素为众百姓所侧目切齿，这时眼见公差反而落败，而且败得如此狼狈，不由得大声喝采。

其余的公差也都一愣，暗想这孩子倒有点邪门，互使眼色，手举单刀铁尺，一涌而上。旁观众人见他们动了家伙，俱都害怕，纷纷退避。袁承志虽学了数年武

---



---

艺，究竟年幼，又敌不过对方人多，无可奈何之中，只有奋力抵挡。不久肩头便吃铁尺重重打中了一下，忍不住便要哭出声来。

正在危急之际，忽然左边厢房中奔出一条大汉，飞身纵起，落在袁承志面前，伸出双手乱抓乱拿，也不知他用了甚么手法，顷刻之间，已把众公差的兵刃全部夺下。几名公差退得稍迟，破他几拳打得眼青口肿。这大汉啊啊大叫，声音古怪。

一名公差喝道：“我们捉拿要犯，你是甚么人？快快滚开。”那大汉全不理睬，身子一晃，已欺到他身前，右手抓住他胸口，往外掷出。那公差犹如断线鹞子一般，悠悠晃晃的飞出墙外，砰蓬一声，摔得半死。其余的公差再也不敢停留，一哄出外。

那大汉走到袁承志跟前，双手比划，

---

---

口中哑哑作声，原来是个哑巴，似在问他来历。袁承志不知如何告诉他才好，甚是焦急。

那大汉忽然左掌向上，右掌向地，从伏虎掌的起手式开始，练了起来，打到第十招“避扑击虚”就收了手。袁承志会意，从第十一招“横踹虎腰”起始，接下去练了四招。那哑巴一笑，点点头，伸臂将他抱起，神态甚是亲热。

袁承志指指店房，示意里面有人。那哑巴抱着他进房，只见崔秋山坐在地下，脸色犹如死灰，吃了一惊，放下袁承志，走上前去。崔秋山却认得他，做做手势，指指自己的腿。

那哑巴点点头，左手牵着袁承志，右手抱起了崔秋山，大踏步走出客店。

崔秋山是一百几十斤重的一条大汉，

---

---

但哑巴如抱小孩、毫不费力，步履如飞的出去。

两名公差躲在一旁，见那哑巴向西走去，远远跟在后面，想是要知道他落脚之所，再邀人大举拿捕。

这时崔秋山又昏了过去，人事不知。哑巴听不到身后声息，袁承志拉拉哑巴的手，嘴巴向後一努。哑巴回过头来，瞧见了公差，却似视而不见，继续前行。

走出两三里路，四下荒僻无人，哑巴忽地把崔秋山往地上一放，纵身跃到那两名公差面前。两公差转身想逃，哪里来得及，早被他一手一个，揪住后心，直向山谷中摔了下去，两声惨叫，都跌得脑浆迸裂而死。

哑巴摔死公差，抱起崔秋山，健步如飞的向前疾走。这一来袁承志可跟不上

---

---

了，他虽勉力对付，两条小腿拚命搬动，但只跑了里许，已气喘连连。

哑巴一笑，俯身把他抱在手中，他双手分抱两人，反而跑得更快，跑了一会，折而向左，朝山上奔去。

翻过两个山头，只见山腰中有三间茅屋，哑巴径向茅屋跑去。快要到时，屋前一人迎了过来，走到临近，原来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妇。她向哑巴点了点头，见到崔袁两人，似感讶异，和哑巴打了几个手势，领着他们进屋。

那少妇叫道：“小慧，快拿茶壶茶碗来。”一个女孩的声音在隔房应了一声，提了一把粗茶壶和几只碗过来，怔怔的望着崔袁两人，一对圆圆的眼珠骨溜溜的转动，甚是灵活。

袁承志见那少妇粗衣布裙，但皮色白

---

---

润，面目姣好，那女孩也生得甚是灵秀。

那少妇向袁承志道：“这孩子，你叫甚么名字？怎么遇上他的？”袁承志知她是哑巴的朋友，于是毫不隐瞒的简略说了。

那少妇听得崔秋山中毒受伤，忙拿出药箱，从瓶中倒出些白色和红色的药粉，混在一起，调了水给崔秋山喝了，又取出一把小刀，将他腿上腐肉刮去，敷上些黄色的药末，过了一阵，用清水洗去，再敷药末。龙般敷洗了三次，崔秋山哼出声来。那少妇向袁承志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妨事了。”打手势叫哑巴把崔秋山抱入内堂休息。

那少妇收拾药箱，对袁承志道：“我姓安，你叫我安婶婶好啦。这是我女儿，她叫小慧，你就耽在我这里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安大娘随即下厨做面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吃过后，疲累了一天一夜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便伏在桌上睡着了。

次晨醒来时发觉已睡在床上。小慧带他去洗脸。袁承志道：“我去瞧瞧崔叔叔，他伤势好些么？”小慧道：“哑巴伯伯早背了他去啦！”袁承志惊道：“当真？”小慧点点头。袁承志奔到内室，果然不见崔秋山和哑巴的踪影。他茫然无主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小慧忙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！”袁承志哪里肯听？小慧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快来！”安大娘闻声赶来。小慧道：“他见崔叔叔他们走了，哭起来啦！”

安大娘柔声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崔叔叔受了伤，很厉害，是不是？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安大娘又道：“我只能暂行救他，让他伤口的毒气不行开来。”

---

---

不过时候隔得太久啦，只怕他腿要残废，因此哑巴伯伯背他去请另外一个人医治。等他医好之后，就会来瞧你的。”袁承志慢慢止了哭泣。安大娘道：“他就会好的。快洗脸，洗了脸咱们吃饭。”

吃过早饭后，安大娘要他把过去的事再详详细细说一遍，听得不住叹息。

就这样，袁承志便在安大娘家中住了下来。

安大娘叫他把所学武功练了一遍，看后点点头说：“也真难为你了。”

此后安大娘每日叫他自行练武，练得好不好，却从不加指点，在他练的时候也极少在旁观看。小慧本来常和他在一起，在他练武之时，却总被妈妈叫了开去。

袁承志从小没了父母，应松、朱安国

---

---

等人虽然对他照顾周到，但这些叱咤风云的大将，照料孩子总不如何在行。现下安大娘对他如慈母般照顾，亲切周到，又有小慧作伴，这时候所过的，可说是他生平最温馨的日子了。

如此过了十多天，这一日安大娘到镇上去买油盐等物，还预备剪几尺布来，给袁承志缝一套衫裤。那日他在圣峰嶂遇难，连滚带爬，衣服已给山石树枝撕得破烂。安大娘虽早给他缝补好了，但满身补丁，总不好看。安大娘叮嘱两个孩子在家里玩，别去山里，怕遇上狼。两个孩子答应了。

安大娘走后，两个孩子果然听话不出，在屋里讲了几个故事，又捉了半天迷藏，后来拿些小碗小筷，假装煮饭。小慧道：“你在这里杀鸡，我去买肉。”所谓杀鸡，是把萝卜切成一块一块，而买肉则是在门口捡野栗子。

---



---

小慧去了一会，好久不见回来，袁承志大叫：“小慧，小慧。”不见答应，想起安大娘的话，怕真遇上了狼，忙在灶下拿了一根火叉，冲出门去。

刚走出大门，一惊非同小可，只见小慧被一条身穿武官服色的大汉挟在腋下，正要下山。袁承志大喊一声，挺叉向那大汉背后刺去。大汉猝不及防，总算袁承志人矮，没刺到背心，臀部却已重重的吃了一叉，只是火叉头钝，刺不入肉。大汉大怒，放下小慧，拔出单刀，转身刷的就是一刀。袁承志曾跟倪浩学过枪法，将一柄火叉照着“岳家神枪”枪法使了开来，竟然有攻有守，和那大汉对打起来。

那大汉力大刀劲。袁承志仗着身法灵便，居然也对付着拆了十来招。那大汉见战不下一个小孩，心中焦躁，双腿一蹲，刀法忽变。那大汉起初出招，倒有一大半

---

---

部砍空了，只因袁承志身矮，大汉砍向敌人上部的刀法，全都砍在空中，他觉察之后，便改使地堂刀法，只是觉得对付一个小小孩童，不必小题大做，是以并不躺下地来。

这一来袁承志登感吃力，正危急间，忽见安小慧拿了一柄长剑，一剑“仙人指路”，向大汉身上刺去。大汉骂道：“呸！你这小姐也来找死。”单刀横砍过去。他不欲伤她，只想震去她手中长剑。

哪知小慧身手灵活，长剑忽地圈转，挽了个剑花，一招“三宝莲台”，回刺大汉后胯，同时袁承志的火叉也是一招“毒龙出洞”刺将过去。那大汉一时之间竟给两个小孩闹了个手忙脚乱。

袁承志起初见小慧过来帮手，担心她受伤，但三招两式之后，见她身手便捷，居然一手“达摩剑法”使得也颇纯熟，他

---

---

小孩好胜，不甘落后，一柄火叉使得更加紧了。

那大汉见两个小孩的枪法和剑法竟然都是头头是道，然而力气太小，总归无用，于是封紧门户，又笑又骂的一味游斗。耗了一阵，两个小孩果然支持不来了。

那大汉提起单刀，对准小慧长剑猛力劈去，小慧避让不及，长剑和单刀一碰，拿捏不住，登时脱手向天空飞去。袁承志大骇，火叉“举火撩天”，在大汉面前一晃。大汉举刀架开，飞脚把小慧踢倒。袁承志不顾性命的举叉力攻，但心中慌乱，火叉已使得不成章法。

大汉哈哈大笑，抢上一步，挥刀向他当头砍下。袁承志横叉招架，大汉左手已拉住叉头，用力一扭。袁承志只觉虎口剧痛，火叉脱手。那大汉不去理他，随手把

---

---

火叉掷在地下，奔到小慧身旁，右手抄出，已抱住她腰，向前奔去。

袁承志手上虽痛，但见小慧被擒，拾起火叉随后赶来。大汉骂道：“你这小鬼，不要性命了？”左手抱住小慧，右手挺刀回身便砍，拆得五六招，袁承志左肩被单刀削去一片衣服，皮肉也已受伤，鲜血直冒。大汉笑道：“小鬼，你还敢来么？”

哪知袁承志竟不畏缩，叫道：“你放下小慧，我就不追你。”拿了火叉，仍是紧追不舍。那大汉怒从心起，恶念顿生，想道：“今日不结果这小鬼，看来他要纠缠不休。”大喝一声，回身挺刀狠砍，数招拆过，脚下一勾，已把袁承志绊倒，再不容情，举刀砍落。

小慧大惊，双手拉住大汉手臂，狠狠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。大汉吃痛，哇哇怒

---

---

吼，袁承志乘机滚了开去。大汉反手打了小慧一个耳括子，又举刀向袁承志砍下。袁承志侧身急避，被他刀尖在额上带过，左眉上登时划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直流。

大汉料想他再也不敢追来，提了小慧就走。哪知袁承志犹如疯了一般，紧紧抱住大汉左脚，百忙中还使出伏虎掌法，一个“倒扭金钟”，将他左腿扭转。要知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，袁承志血中秉承着广东人那股宁死不屈的倔强性子，虽然情势危急，仍是不让小慧给敌人擒去。

那大汉又痛又气，右腿起处，把他踢了个筋斗，举刀正要砍下，忽听背后有人喝斥，跟着后脑上咚的一声，一阵疼痛，后颈中跟着湿淋淋、粘腻腻地，不知是不是给人打得后脑勺子流血，心下惊惶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安大娘双手扬起，站在数丈之外。

---

---

那大汉知她厉害，舍了袁承志，抱住小慧要走。安大娘右手连扬，三枚鸡蛋接连向他面门打去。大汉东躲西门，避开了两枚，第三枚再也闪避不开，扑的一声，正中鼻梁，满脸子都是蛋黄蛋白。安大娘从篮中一掏，摸到最后一枚鸡蛋，又是一下打在他左目之上。她手劲不弱，虽是一枚鸡蛋，可也已打得他头晕眼花。

那大汉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你不炒鸡蛋请老子吃，却用鸡蛋打老子！”

抛下小慧，左手在眼上抹了几下，举刀向安大娘杀来。安大娘手中没兵刃，只得连连闪避。

袁承志见她危急，挺叉又向大汉后心刺去，这时他见来了帮手，精神大振，一柄火叉挑刺遮拦，“岳家神枪”的枪法使得似模似样。

---

---

安大娘缓出了手，灵机一动，把买来给袁承志做衣服的一匹布从篮中取了出来，迎风抖开，抛入身后的小溪，跟着捡起三块石子向大汉打去。大汉既要闪避石子，又要招架袁承志的火叉，连退了三步。

安大娘拿起浸湿的布匹，喝道：“胡老三，你乘我不在家，上门来欺侮小孩子，算是哪一门子的好汉？”呼喝声中，一匹布已向大汉迎面打去。她的内力虽还不足以当真“束湿成棍”，把一匹布当作棍子使，但长布浸水，挥出来却也颇有力道。胡老三皱起眉头，抬腿把袁承志踹倒，与安大娘斗了起来。

安大娘的武功本就在胡老三之上，此时心中愤恨，一匹湿布挥出来更是有力。胡老三背上连被布端打中两下，水珠四溅，只觉背心隐隐发痛，出手稍慢，单刀突被湿布裹住。安大娘用力回扯，胡老三

---

---

单刀脱手。

他纵出两步，狞笑道：“我是受你丈夫之托，来接他女儿回去。阴魂不散，总有一天再找上你。小泼妇，我们锦衣卫的人你也敢得罪，当真不怕王法么？”安大娘秀眉直竖，将湿布横扫过去。胡老三早防到她这着，话刚说完，已转身跃出，远远的戟指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今天你请我吃生鸡蛋，老子下次捉了你关入天牢，请你屁股吃笋炒肉，十根竹签插进你的指甲缝，那时你才知道滋味！今日瞧在你老公份上，且饶你一遭。”骂了几句，向山下疾奔而去。安大娘也不追赶，回头来看小慧与袁承志。

小慧并没受伤，只是吓得怔怔的傻了一般，隔了一会，才扑在母亲怀里哭了出来。袁承志却满脸满身都是鲜血。安大娘忙给他洗抹干净，取出刀伤药给他裹好，幸而两处刀伤口子都不深，流血虽多，并

---



---

无大碍。安大娘把他抱到床上睡了，小慧才一五一十地把他刚才舍命相救的情形说了。

安大娘望着袁承志，心想：“瞧不出他小小年纪，居然如此侠义心肠。”

咱们在这里是不能耽了，倒要好好成全他一番。”对小慧道：“你也去睡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得走。”

小慧随着她母亲东迁西搬惯了的，也不以为奇。安大娘收拾了一下随身物件，打了两个包裹。三人吃过晚饭后，秉烛而坐。她并不问门，似乎另有所待。

袁承志见她秀眉紧蹙，支颐出神，一会儿眼眶红了，便似要掉下泪来，心想，“那胡老三说，安婶婶的丈夫派他来接小慧回去，不知为了甚么。她丈夫欺侮安婶婶，等我长大了，练好了武艺，定要打她

---

---

丈夫一顿，给安婶婶出气。只是小慧见我打她爹爹，不知会不会不高兴。”又想：

“那胡老三说他是锦衣卫的，哼，锦衣卫的人坏死了，我妈妈便是给他们捉去害死的。终有一天，我要大杀锦衣卫的人，给妈妈报仇。”

袁崇焕被崇祯处死后，兄弟妻子都被皇帝下旨充军三千里。锦衣卫到袁家拿人，袁崇焕的旧部先已得讯，赶去将袁承志救了出来，袁夫人却未能救出。当年锦衣卫抄家拿人、如虎似狼的凶狠模样，已深印在袁承志小小的脑海之中。

二更时分，门外轻轻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人飘然进来，原来便是那个哑巴。他身材魁梧壮实，行路却轻飘飘的，落地仅有微声。

袁承志见到哑已，心中大喜，扑上去拉住了他，连问：“崔叔叔呢？他好么？”

---

---

”竟忘了他是哑的。哑巴咧开了嘴只是傻笑，显然再见到袁承志也很高兴，过了一会，才向安大娘指手划脚的作了一阵手势。

安大娘向袁承志道：“崔叔叔没事，你放心。”和哑巴打了一阵手势，哑巴已不住点头，双手连连鼓掌，拍拍声响。袁承志却不知他对甚么事如此衷心赞成。

### 第三回 经年亲剑铗 长日对楸枰

安大娘拉着袁承志，走到内室，并排

---

---

坐在床沿上，说道：“承志，我一见你就很喜欢，就当你是我的亲儿子一般。今天你不顾性命救了小慧，我更加永远忘不了你。今晚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。你跟着哑伯伯去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不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安大娘微笑道：“我也舍不得你啊。我要哑伯伯带你到一个人那里。他是你崔叔叔的记名师父。你崔叔叔只跟他学了两个月武艺，就这般了得。这位老前辈的武功天下无双，我要你去跟他学。”袁承志听得悠然神往。

安大娘道：“他平生只收过两个真正的徒弟，那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只怕他未必肯再收徒弟。不过你资质好，心地又善良，我想他一定喜欢。哑伯伯是他仆人，我请他带你去求他。你好好去吧。要是他真的不肯收你，哑伯伯会把你送回到我这里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

---

---

安大娘又叮嘱道：“这位老前辈脾气很古怪，你不听话，他固然不喜欢，太听话了，他又嫌你太笨，没骨气，只好碰你的缘法吧。”从腕上脱下一只金丝镯子来，给他戴在臂上，轻轻一捏，金丝镯子已经收小，不再落下，笑道：“等你武功学好，成为大孩子时，别忘记安婶婶和小慧妹子！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。要是那位老前辈肯收我，安婶婶你有空时，就带小慧妹妹来瞧瞧我。”安人娘眼圈一红，说道：“好的，我会时时记着你。”

安大娘写了一封信，交给哑巴转呈他主人。四人出门，分道而别。

袁承志与安大娘及小慧虽然相处并无多日，但母女二人待他极为亲切，日间一战，更是共经生死患难，分别时均感恋恋

---

---

不舍。

哑巴知道袁承志受了伤，流血甚多，身子衰弱，于是把他抱在手里，迈开大步，行走若飞。

这般晓行夜宿，不断的向北行了一个多月。袁承志伤处也已好了，只是左眉上留下一个小小疤痕。每日傍晚，哑巴也不在客店投宿，随便找个岩洞或是破庙歇了。在客店打尖时，都是袁承志出口要食物。哑巴对吃甚么并无主见，拿来就吃，一顿至少要吃两斤面。袁承志打手势问到甚么地方，他总是向北而指。

又行多日，深入群山，愈走愈高，到后来已无道路可循。

哑巴手足并用，攀藤附葛，尽往高山上爬去。袁承志揽住了他头颈，见山势如此凶险，双手拚命搂紧，唯恐一失便粉身

---

---

碎骨。如此攀登了一天，上了一座高峰的绝顶，只见峰顶是块大平地，四周古松耸立，穿过松林，眼前出现五六间旧屋。

哑巴脸露笑容，似是久客在外、回归故乡一般。他拉着袁承志的手走进石屋，屋内尘封蛛结，显是许久没人住了。他拿了一把大扫帚，里里外外打扫干净，然后烧水煮饭。在这险峰顶上，也不知粮食和用具是如何搬运上来的。

过了三天，袁承志心急起来，做手势问师父在甚么地方。

哑巴指指山下，袁承志示意要下去，哑巴却摇头不许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苦挨下去，与哑巴言语不通，险峰索居，颇苦寂寞，忆及与安大娘母女相处时的温馨时日，恨不得能插翅飞了回去。

一天晚上，睡梦中忽觉灯光刺眼，揉

---

---

揉眼睛，坐起身来，只见一个老人手执蜡烛，站在床前。那老人须眉俱白，但红光满面，笑嘻嘻的打量着自己。

袁承志爬下炕来，恭恭敬敬的向他磕了四个头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可来啦！”那老人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娃娃，谁教你叫我师父的？你怎知我准肯收你为徒？”

袁承志听他语气，知道他是肯收了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是安婶婶教我的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她就是给我添麻烦。好吧，瞧你故世的父亲份上，就收了你吧！”袁承志又要磕头，那老人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明天再说。”

次日早晨天还没亮，袁承志就起来了。哑巴知道老人答应收他，喜得把他抛向空中，随手接住，连抛了四五次。

---



---

那老人听得袁承志嬉笑之声，踱出房来，笑道：“好啊，你小小年纪，居然已知道行侠仗义，救人妇孺。那可了不起哪！你有甚么本事，倒使出来给我瞧瞧。”袁承志给他说得面红过耳，忸怩不安。

那老人笑道：“不让我瞧你的功夫，怎么教你啊？”

袁承志才知师父并非跟自己开玩笑，于是把崔秋山所传的伏虎掌法从头至尾练了起来。

那老人一面看一面微笑，待他练完，笑道：“秋山不住夸你聪明，我先还不信，他只教了你几大，便有这般成就，确是不错的了。”

袁承志一听到崔秋山的名字，便想问他安危，可是老人在说话，不敢打断他的话头，等他一停口，忙问：“崔叔叔在哪

---

---

里？他好吗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他身子好了，回到李闯将军那里打仗去啦。”袁承志听了，很是欢喜。

哑巴摆了一张香案。那老人取出一幅画，画上绘的是一个中年书生，神态飘逸。那老人点了香烛，对着画像恭恭敬敬的磕了头，对袁承志道：“这是咱们华山派的开山祖师风祖师爷，你过来磕头。”袁承志向画中人瞧了两眼，心道：“你可比我师父年轻得多啦，怎么反而是祖师爷？”当下过去磕头，不知该磕几个头，心想总是越多越好，直磕到那老人笑着叫他停止才罢。那老人笑吟吟的正要开口说话，袁承志又跪下磕头，算是正式拜师。

那老人微笑着受了，说道：“从今而后，你是我华山派的弟子了。我多年前收过两个徒弟，此后一直没再遇到聪颖肯学的孩子，这些年来没再传人。你是我的第三个弟子，也是我的关门徒弟。你可得好

---

---

好的学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”袁承志连连点头。

那老人道：“我姓穆，叫做穆人清，江湖上朋友叫我做神剑仙猿。你记着点，下次别让人家问住，你师父叫甚么呀？啊哟，对不住，这个可不知道。”

袁承志哈得一声，笑了出来，心想安大娘说他脾气古怪，心里一直有点害怕，哪知其实他和蔼可亲，谈吐很是诙谐。

神剑仙猿穆人清武功之高，当世实已可算得第一人，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近二十年来从未遇过对手，只因所作所为大半在暗中行事，不留姓名，别人往往不知是受了他的好处，是以名气却不甚响亮。他脾气本很孤僻，这次见袁承志孤零零一个孩子很是可怜，加之敬他父亲袁崇焕为国杀敌，冤屈而死，是个大大的忠臣，是以对他破例的青眼有加。穆人清无子无女，

---

---

一剑独行江湖，临到老来，忽然见到一个聪明活泼的孩童，心中的喜欢，实在不下于袁承志的得遇明师，不由得竟大反常态，和他有说有笑起来。

穆人清又道：“你那两个师兄都比你大上二三十岁。他们的徒弟都比你大得多啦。他们说不定会怪我，到这时还给他们添个娃娃师弟。嘿嘿，要是你不用功，将来给他们的徒子徒孙比下去，他们可更有道理来怪我这老糊涂啦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弟子一定用功。”又问：“崔叔叔也是你老人家的徒弟吗？”穆人清道：“他要跟着闯王打仗，没时候跟我好好儿学，我只传了他一套伏虎掌法，不能算是徒弟。再说，凭他资质，也不能做我徒弟。”指指哑巴道：“象他，天天瞧着瞧着，也学了不少招儿去啦，不过和我两个徒弟相比，可就天差地远了。”袁承志见哑巴两次手掷公差，出手似

---

---

电，一直对他佩服得了不得，听师父说自己两位师兄比他本领还高得多，那么只要自己用功，即使及不上师兄，至少也可赶到哑巴了，心中十分快慰。

穆人清道：“咱们华山派有许多规条，甚么戒淫、戒仕、戒保镖，现下跟你说，你也不懂。我只嘱咐你两句话：要听师父的话，不可做坏事。你可得记住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也不敢做坏事。”

穆人清道：“好，现下咱们便来练功夫。你崔叔叔因时候匆促，把一套伏虎掌一古脑儿的传给了你。这套掌法太过深奥繁复，你年纪太小，学了也不能好好的用。我先教你一套长拳十段锦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个我会，倪叔叔以前教过的。”穆人清道：“你会？学得几路势子，就算会了吗？差得远呢！你要是真

---

---

的懂了长拳十段锦的奥妙，江湖上胜得过你的人就不多了。”袁承志小脸儿胀得通红，不敢再说。

穆人清拉开架式，将十段锦使了出来，式子拳路，便和倪浩所使的一模一样。袁承志暗暗纳罕，心想这有甚么不同了？

穆人清道：“你当师父骗你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你来抓我衣服，只要碰得到我一片衣角，算你有本事。”袁承志不敢和师父赌气，笑着不动。穆人清道：“快来，这是教你功夫啊！”

袁承志听说是教功夫，便抢上前去，伸手去摸师父长衫后襟，眼见便可摸到，衣襟忽然一缩，就只这么差了两三寸。

袁承志手臂又前探数寸，正要向衣襟抓去，师父忽然不见，在他头颈后面轻轻

---

---

捏了一把，笑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
袁承志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双手反抱，哪知师父人影又已不见，急忙转身，见师父已在两丈之外。他甚觉有趣，心想：“非抓住你不可。”纵上前去扯他袖子。穆人清大袖一拂，身子荡了开去。

袁承志嘻嘻哈哈的追赶，一转身，忽见哑巴在打手势，要他留神，袁承志心中一动，暗想：“师父使的果然都是十段锦身法，但他怎能如此快法？”当下一面追捉，一面注视师父身法，十段锦他练得本熟，然见师父进退趋避，灵便异常，同样的一招一式，在他使出来，却另有异常巧思。袁承志追赶之际，暗学诀窍，过不多时，在追赶之中竟也用上了一些师父的纵跃趋退之术，果然登时迅捷了许多。穆人清暗暗点头，深喜孺子可教。

这时袁承志赶得紧，穆人清也避得

---

---

快，两人急奔疾趋，广场上只见两条人影，飞来舞去。袁承志早忘了嬉笑，全神贯注的追捉师父。

忽然穆人清哈哈大笑，一把将他抱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好徒弟，乖孩子！”袁承志见这一套十段锦中，竟有如许奥妙，不由得又惊又喜。穆人清道：“好啦，这些已够你练啦。”把他放下地来，叫他复习几遍，自行入内。

袁承志把这路拳法从头至尾练了十多遍，除了牢记师父身法之外，又自行悟出了一些巧妙。只把他喜得抓耳挠腮，一夜没好好睡，就是在梦中也是在练拳。

等到天一微亮，生怕忘了昨天所学，又到广场上练了起来。越打越是起劲，忽听得背后一声咳嗽，忙转过身来，见师父笑吟吟的站在身后，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垂手站立。

---



---

穆人清道：“你自己悟出这几招都还不错。但这一招快是快了，下盘露出了空隙。敌人如是好手，他的脚这样一勾，你就糟糕，所以应该这样。”连说带比的教了起来。袁承志大是钦服，这一天又学了不少诀窍。

一晃三年，袁承志已十三岁了。这三年之中，穆人清又传了他“破玉拳”和“混元掌”。“混元掌”虽是掌法，却是修习内功之用。自来各家各派修练内功，都讲究呼吸吐纳，打坐练气，华山派的内功却别具蹊径，自外而内，于掌法中修习内劲。这门功夫虽然费时甚久，见效极慢，但修习时既无走火入魔之虞，练成后又是威力奇大。盖内外齐修，临敌时一招一式之中，皆自然而有内劲相附，能于不着意间制胜克敌。待得“混元功”大成，那更是无往不利、无坚不摧了。

---

---

袁承志练武时日尚浅，“混元功”自未有成，但身子已出落得壮健异常，百病不侵。穆人清有时下山，一去便是两三月、三四月不等，回山后查考武功，见他用工勤奋，进境迅速，每次都是奖勉有加。

这一年端午节，吃过雄黄酒，穆人清又请出祖师爷的画像，自己磕了头，又命袁承志磕头。说道：“今天教你拜祖师，你知为了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请师父示知。”

穆人清从至内捧出一只长长的木匣，放在案上，木匣盖一揭开，只见精光耀眼，匣中横放着一柄明晃晃的三尺长剑。

袁承志惊喜交集，心中突突乱跳，颤声道：“师父，你是教我学剑。”穆人清点点头，从匣中提起长剑，脸色一沉，说道：“你跪下，听我说话。”袁承志依言

---

---

下跪。

穆人清道：“剑为百兵之祖，最是很难学。本派剑法更是博大精深，加之自历代祖师以降，每一代都有增益。别派武功，师父常常留一手看家本领，以致一代不如一代，越传到后来精妙之着越少。本派却非如此，选弟子之时极为严格，选中之后，却是倾囊相授。单以剑法而论，每一代便都能青出于蓝。你聪明勤奋，要学好剑术，不算难事，所期望于你的，是日后更要发扬光大。更须牢记：剑乃利器，以之行善，其善无穷，以之行恶，其恶亦无穷。今日我要你发一个重誓，一生之中，决不可妄杀一个无辜之人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师父教了我剑法，要是以后我剑下伤了一个好人，一定也被人杀死。”穆人清道：“好，起来吧。”袁承志站了起来。

---

---

穆人清道：“我也知你心地仁厚，决不会故意杀害好人。”

不过是非之间，有时甚难分辨，世情诡险，人心难料，好人或许是坏人，坏人说不定其实是好人。但只要你常存忠恕宽容之心，就不易误伤了。”袁承志点头答应。穆人清又道：“崇祯皇帝杀了你爹爹，在他心中，只道你爹爹是坏人，他杀得一点儿也不错，哪知却大大的错了。崇祯皇帝这些年来杀了不少大臣大将，有的固是坏人，好人可也给他杀了不少。他不明是非，又无丝毫宽厚之心，他这么乱杀一通，这大明江山，难免断送在他手里。”袁承志黯然点头，知道师父提出崇祯杀他父亲的事来，是要他将“是非难辨、不可妄杀”的教训深深记在心头，再也不会忘记。

穆人清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长剑挺出，剑走龙蛇，白光如虹，一套天下无双

---

---

的剑法展了开来。

日光下长剑闪烁生辉，舞到后来，但见一团白光滚来滚去。袁承志跟着师父练了三年拳法，眼光与以前已大不相同，饶是如此，师父的剑法、身法还是瞧不清楚，只觉凝重处如山嶽巍峙，轻灵处若清风无迹，变幻莫测，迅捷无伦。舞到急处，穆人清大喝一声，长剑忽地飞出，嗤的一声，插入了山峰边一株大松树中，剑刃直没至柄。

袁承志知道松树质地致密，适才见师父舞剑之时，剑身不住颤动，可见剑刃刚中带柔，哪知这一掷之下，一柄长剑的剑身全部没入，不觉惊奇得张大了嘴，合不拢来。

忽听身后一人大叫一声：“好！”

袁承志在山上三年，除了师父的声音

---

---

之外，从来没听见过第二个人的说话，虽然还有一个哑巴，可是哑巴不会说话。

他急忙回头，只见一个老道笑嘻嘻的走上峰来。

那道人身穿黄色粗布道袍，一张脸黄瘦干枯，头发稀稀落落，白多黑少，挽着个小小道髻，大声说道：“老猴儿，这一招‘天外飞龙’，世间更无第二人使得出，老道今日大开眼界。十多年没见你用剑，想不到更精进如此！”

穆人清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，甚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一上华山，便送我一顶大大的高帽。承志，这位木桑道长，是师父的好友，快给道长磕头。”

袁承志忙过来跪下磕头。木桑道人笑道：“罢了！”伸手一扶，把他扯了起来。

---

---

凡学武之人，遇到外力时不由自主的会运功抵御。木桑道人这么一扯，袁承志这时“混元功”已有小成，双臂顺乎自然的轻轻一挣。木桑道人已试出了他功夫，对穆人清笑道：“老猴儿，这几年见不到你，原来偷偷躲在这里调理小猴儿徒弟。你运气不坏呀，一只脚已踏进了棺材，居然还找到这样的一个好娃娃。”

穆人清和他打趣惯了的，听他称赞自己的小徒儿，也不禁拈须微笑，怡然自得。

木桑道人道：“啊哟，今天没带见面钱，可也不好生受你这几个头，怎么办呢？”

穆人清听他这么一说，灵机一动，心想：“这老道武功有独到之处，江湖上人称‘千变万劫’。如肯传点甚么给承志，

---

---

倒可令他得益不浅。只是这人素来不肯收徒，倒要想法子挤他一挤。”说道：“承志，道长答应给你好处，快磕头道谢。”

袁承志听师父这么说，当即又跪下磕头。

木桑道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，师父不要脸，徒弟也没出息。喂，娃儿，你听我说，为人可要正正派派，别学你师父这么厚脸皮，听到人家说给东西，连忙敲钉转脚，难道我老人家还骗你孩子不成？这样吧，今儿乘我老人家高兴，把这个给了你吧。”说着从背囊中掏出一团东西来交给了他。

袁承志谢了，恭恭敬敬的双手接过，站起身来，抖开一看，见是黑黝黝的一件背心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非丝非革，不知是甚么东西所制，正自疑惑，听得穆人清道：“道兄，别开玩笑，这件宝物怎能

---



---

给他？”

袁承志一听，才知是件贵重宝物，双手捧着忙即交还。木桑道人不接，说道：“呸！老道哪会像你师父这么寒酸，送出了的东西怎能收回？乖乖的给我拿去吧！”

袁承志不敢收，望着师父听他示下。穆人清道：“既是这样，那么多谢道长吧。”袁承志跪下叩谢。穆人清正色道：“这是道长当年花了无数心血，拚了九死一生才得来的防身至宝，你穿上了。”袁承志依言把背心穿上。

穆人清纵到松树之前，食中两只手指勾住剑柄，轻轻一提，已拔出长剑，说道：“这件背心是用乌金丝、头发、和金丝猴毛混同织成，任何厉害的兵刃都伤他不得。”说着随手一剑向袁承志胸口剑去。

---

---

这一剑迅捷无比，袁承志哪来得及避让，吓了一跳，却见剑尖碰到背心，便轻轻反弹出来，心中大喜，又跪下向木桑磕头。

木桑道人笑道：“你见过这件东西墨黑一团，毫不起眼，先前磕了头，只怕心中很觉得有点儿冤，这一次才真是心甘情愿的了。”袁承志给他说得脸红过耳，笑嘻嘻的不答。

说了一阵话，穆人清问道：“那人近来有消息没有？”木桑道人本来满脸笑容，听他提到“那人”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神色登时不愉，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这家伙不知在甚么地方混了一段日子，最近却又在山海关内外出没。老道不想见他，说不得，只好避他一避。来到华山，老道是逃难来啦。”穆人清道：“道兄何以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凭着道兄这

---

---

身出神入化的功夫，难道会对付他不了？”

木桑摇了摇头，神色甚是沮丧，道：“也不是对付他不了，只是老道狠不下这个心，这些年来，我曾和他两次相斗。第一次我已占了上风，最后终于念着同门情谊，先师临终时又叮嘱我好好照顾他，老道教谕无方，致他误入歧途，陷溺日深，老道心中有愧。最后这一击便下不了手。第二次相斗，他不知在何处学来了一些邪派的厉害功夫，一剑刺在我心口，幸赖这件背心护身，剑尖刺不进去。他吃了一惊，只道我练成奇妙武功，这么一疏神，又给我制住。我好好劝了他一场，他却只是冷笑，临别之时说道：“我想明白了，原来你只是仗着宝衣护身，下次动手。我刺你头脸，你又如何防备？”

穆人清怒道：“这人如此狂妄。道兄念着同门情义，一再饶他性命，姓穆的跟

---

---

他可没甚么瓜葛？道兄，你在敝处盘桓小住，我这就下山去找他。只要见到他仍在为非作歹，老穆提了他首级来见你。”

木桑道：“多谢你的好意。但是我总盼他能自行悔悟，痛改前非。这几年来，对他的邪门武功我曾细加揣摩，真要再动手，也未必胜他不了。我躲上华山来，求个眼不见为净，耳不闻不烦，也就是了。他如得能悔改，那自是我师门之福，否则的话，让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吧。”说着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他能悔改？唉，很难，很难！”

穆人清道：“听说这人贪花好色，坏了不少良家妇女的名节，近来更是变本加厉。这种武林败类，下次落在道兄手里，千万不可再重旧情。道兄清理门户，铲除不肖，便是维护尊师的令名，报答尊师的恩德。”木桑点头道：“穆兄说的是。唉！”

---

---

说着叹了口气。

袁承志听着二人谈话，似乎木桑道人有一个师兄弟品性十分不端，武功却甚是高强，捧着那件背心，对木桑道：“道长，你要除那恶人，还是穿了这件背心稳当些。等你除去了他，再赐给弟子吧。弟子武功没学好，不会去跟坏人动手，这件宝贝还用不着。”

木桑拍拍他肩膀，道：“多谢你一番好心。但就算没这件背心护身，谅他也杀不了我。这恶人的邪门功夫只能攻人无备，可一而不可再。小娃娃倒不用为我担心。”

穆人清见他郁郁不乐，知道天下只有一件事能令他万事置诸脑后，说道：“这件事多说败人清兴。牛鼻子，你的棋艺……”木桑一听到“棋艺”两字，脸上肌肉

---

---

一跳，登时容光焕发，陡然间宛如年轻了二十岁，只听穆人清道：“……这些年来，可稍为长进了一些没有？”他急忙说道：“甚么？老道的武功向来不及你，下棋的本事却大可做你师父。你若不信，咱们便……”穆人清笑道：“好，我来领教领教‘千变万劫’的功夫，你的吃饭家伙带来了吗？”

木桑笑吟吟的从背囊中拿出一只围棋盘、两包棋子，笑道：“这家伙老道是片刻不离身的。你怕了我想避战，推说华山没棋盘棋子，那可赖不掉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哑巴搬出台椅，两人就在树荫下对起局来。袁承志不懂围棋，木桑一面下，一面给他解释，同时不住口的吹嘘自己这着如何高明，他师父如何远远不是敌手。穆人清只是微笑沉思，任由他自吹自擂。

---

---

围棋是易学难精之事，下法规矩，一点就会。袁承志看了一局，已明白其中大要。他见这棋盘是精钢所铸，黑棋子是黑铁，白棋子却是白银。两人落子之时，发出铮铮之声，甚是动听。

这一局果然是木桑胜了两子。老朋友俩从日中直下到天黑，一共下了三局，木桑两胜一负，依他说还要再下，穆人清道：“我可没精神陪你啦！”木桑这才恋恋不舍的去睡。

一连三天，木桑总是缠着穆人清下棋。袁承志旁观，倒也津津有味。到了第四天上，穆人清道：“今天咱们休息一日，待我先传授徒弟剑法再说。”

木桑心想这是正事，不便阻挠，可是只等得心痒难搔，好不容易穆人清传完剑法，他马上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来来来，再杀三局。”穆人清教了半天剑，已微感

---

---

疲乏，但知木桑棋瘾极大，如不陪他，只怕他整晚睡不安乐，于是和他到树下对局。

袁承志练了一会新学的剑法，忽听木桑喜叫：“承志，快来看！”

你师父大大的糟糕！”于是奔过去观看。

穆人清棋力本来不如木桑，这时又是勉强奉陪，下得更加不顺，不到中局，已是处处受制，眼见一块白子形势十分危急，即使勉强做眼求活，四隅要点都将被对方占尽。他拈了一粒棋子，沉吟不语，始终放不下去。

袁承志在一旁观看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下在这里，木桑师伯定要去救。你再下这着，就可冲出去了。不知弟子说得对不对。”

---



---

穆人清素来恬退，不似木桑那样自负好胜，也就照着徒儿指点，下了这着，一大片白棋果然真冲了出来，反而把黑子困死了一小块。这局棋穆人清本来大输特输，这么一来一去，结果只输了五子。

木桑大赞袁承志心思灵巧，让他九子，与他下了一局。

袁承志虽然不懂前人之法，然而围棋一道，最讲究的是悟性，常言道：“二十岁不成国手，终身无望。”意思是说下围棋之人如不在童年成名，将来再下苦功，也终是碌碌庸手。

如苏东坡如此聪明之人，经史文章、书画诗词，无一不通，无一不精，然而围棋始终下不过寻常庸手。成为他生平一大憾事。他曾有一句诗道：“胜固欣然败亦喜”，后人赞他胸襟宽博，不以胜负萦

---

---

怀。岂知围棋最重得失，一子一地之争，必须计算清楚，毫不放松，才可得胜，如老是存着“胜固欣然败亦喜”的心意下棋，作为陶情冶性，消遣畅怀。固无不可，不过定是“欣然”的时候少，而“办喜”的时候多了。

穆人清性情淡泊，木桑和他下棋觉得搏杀不烈，不大过瘾，此刻与袁承志对局，竟然大不相同。袁承志与此道颇有天才，加以童心甚盛，千方百计的要战胜这位师伯。这一局结果虽是木桑赢了，可是中间险象环生，并非一帆风顺的取胜。

次日一早，木桑又把承志拉去下棋，承志连胜三局，从让九子改为让八子。不到一月，他棋力大进，木桑只能让他三子，这才互有胜败。

袁承志在围棋上一用心，自然练武的时刻减少。穆人清碍于老友的情面，起初

---

---

还不说甚么，后来见这一老一小，终日废寝忘食的在楸枰上打交道，实在太不成话，于是暗中嘱咐袁承志，每日只可与木桑下一局棋，其余的时候都要用来练武。

袁承志经师父一提醒，心想这许多天的确荒疏了武功，暗暗惭愧，连忙赶练剑法。一连两天，木桑叫他下棋，他总是说要练剑。木桑说道：“你来陪我下棋，下完之后，我教你一门功夫，你师父一定喜欢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去问过师父。”木桑道：“好，你去问吧。”

袁承志奔进去把木桑的话对师父说了。穆人清一听大喜。

木桑道人外号“千变万劫”。他年轻之时，因轻功卓绝，身法变幻无穷，江湖上送他个外号，叫做“千变万化草上飞”

---

---

。后来他耽于下棋。围棋之道，讲究“打劫”，无数变化俱从打劫而生。木桑武功甚高，自己倒以为平平无奇，棋艺不过中上，却是自负得紧，竟自行改了外号，叫做“千变万劫棋国手”。旁人碍于他的面子，不便对他自改的外号全不理睬，可是又知他棋艺和“国手”之境实在相去太远，于是折衷而简化之，称之为“千变万劫”。这四字其实还是恭维他武功千变万化，杀得敌人“万劫不复”。但如有人当面如此解释，木桑势必大为生气，定要对方承认这外号是指他棋艺而言，才肯罢休。

穆人清一直佩服他武功上实有独得之秘，但他从来不肯授徒，现下他竟答应传授袁承志武功，那定是实在熬不过棋瘾了，忙拉了袁承志的手走出来，向木桑一揖，说道：“你肯成全小徒，我这里先谢谢啦。”叫袁承志向木桑磕头拜师。

---

---

袁承志跪了下去。木桑纵身而起，双手乱摇，说道：“我不收徒弟。他要我教功夫，得凭本事来赢。”穆人清道：“这小娃儿甚么事能赢得了你？”

木桑道：“剑法拳术，你老穆天下无双，我老道甘拜下风，这孩子只消能学到你功夫的两三成，江湖上已难觅敌手。但说到轻功、暗器，只怕我老道也还有两下子！”

穆人清道：“谁不知道你‘千变万劫’，花样百出！”木桑笑道：“‘千变万劫’是指老道棋艺天下无双，跟武功决计沾不上边，万万不可混为一谈。只因你自居一派宗师，事事讲究冠冕堂皇、气派风度，于轻功暗器不肯多下功夫，才让老道能在这两门上出出风头。这样罢，你让承志每天和我下两盘棋，我让他三子。我赢了，那就是陪师伯消遣，算他的孝心。要是他赢得一局，我就教他一招轻功，连

---

---

赢两局，轻功之外再教一招暗器。咱们下棋讲究博彩，那便是彩头了。你说这么着公不公平？”

穆人清心想这老道当真滑稽，说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办。”

我本来怕承志下棋耽误了功夫，现下既有如此大好处，你们每天下十局八局我也不管。”木桑和袁承志一听大喜，一老一小又下棋去了。

木桑这天一胜一负，棋局既终，对袁承志道：“今天教你一招轻身功夫，虽然只是一招，只要你用心去练，可也够你终身受用无穷。仔细瞧着。”话刚说毕，也不见他弯腿作势，忽然全身拔起，已窜到了大树之巅，一个倒翻筋斗，又站在他面前。袁承志看得目瞪口呆，拍掌叫好。

木桑道人当下把这一招“攀云乘龙”

---

---

的轻身功夫教了他，虽说只是一招，可见腰腿之劲，步法眼神，都有无数奥妙。袁承志用心学习，一时却也不易领会。

第二天袁承志连输两局，一无所获。第三天上，他突出奇兵，把边角全部放弃，尽占中央腹地，居然两局都胜。木桑不服气，又下两局，这次是一胜一负，结算下来，木桑该教他三招。

木桑教了他两招轻功，见他记住了，说道：“你知我对敌时使甚么兵器？”袁承志摇摇头。木桑道人抓起棋盘，笑道：“本来我也使剑，但近年却已改用这家伙。”

袁承志早见这棋盘是精钢所铸，以为他喜爱奕道，随身携带棋局，为怕棋盘损坏，是以特用钢铸，哪知竟是对敌的兵器。木桑又拈起一把棋子，笑道：“这是我的暗器！”随手掷出，十几颗棋子向天

---

---

飞去。

待棋子落下，木桑举起棋盘一接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大响，十几颗棋子同时落在棋盘之上。袁承志伸出了舌头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本来十几颗棋子抛上天空，落下时定有先后，铁棋子和银棋子碰到钢棋盘，必是叮叮当当的乱响一阵，哪知十几颗棋子落下来竟是同时碰到棋盘，然则抛掷上去时手力的平匀，实是惊人。更奇的是，十几颗棋子落在棋盘之上，竟无一颗弹开落地，但见他右手微微一沉，已消了棋子下落之势，一颗颗棋子就似用手摆在棋盘上一般。

木桑笑道：“打暗器要先练力，再练准头，发出去的轻重有了把握，再谈得上准不准。”于是把投掷棋子用力使劲的心法传授了他。

---



---

木桑在华山绝顶一住就是大半年，天天与这位小友对弈，流连忘返，乐而忘倦，而一身轻身功夫和打棋子的心法，在这大半年中也毫不藏私的传了给他。

这天正是盛暑，袁承志上午练了拳剑，下午和木桑在树下对弈。这时他棋力早已高出木桑一先，可是木桑好胜，每次还是要让他先行，那更是胜少败多了。纵然“千变万劫”，变来变去，也仍是不免落败。败得越多，传授武功的次数也是越密。好在他棋艺上变化有限，武学却实是广博，输棋虽多，尽有层出不穷的招数来还债。

这天教的仍是发暗器的“满天花雨”手法，一手同时撒出七颗棋子，要颗颗打中敌人穴道。这项上乘武功自非朝夕之间所能学会，袁承志在这功夫上已下了两个多月苦功，可是同时发出三四颗棋子，每

---

---

次总只能有一二颗打中。

木桑做了个木牌，牌上画了人形，叫哑巴举了木牌奔跑。

木桑喊道：“天宗、肩贞、玉枕！”袁承志三颗棋子发出，打中了天宗、玉枕两穴，肩贞一穴却打偏了。木桑又喊：“关元、神封、中庭。”哑巴一边跑，一边把木牌乱晃。袁承志展开轻身功夫，追赶上去，手一挥，木桑已叫了起来：“关元穴没中。”

正要再喊，忽听得袁承志惊叫一声，抢上去将哑巴一把拉住，向后力扯。

哑巴一呆，回过头来，只见一头大猩猩站在身后，神态狰狞，张牙舞爪，作势欲扑。哑巴举起木牌劈头向猩猩打下，突然左臂一紧，已被木桑拉了回来。

---

---

木桑叫道：“承志，你对付它！”袁承志知是木桑师伯考查他功夫，答应了一声，双掌一错，轻飘飘的纵到猩猩之前。

猩猩见他来得快速，转身想走，袁承志用重手拍的一声，在它背上重重一掌。猩猩痛得哇哇怪叫，转身挥长臂来抓。袁承志托地跳开，正要乘隙迎击，忽觉身后生风，似有敌人来袭。他不及回头，左脚一点，跃在空中，人未落地，已见袭击他的原来是另一头大猩猩。

他上山后练了这些年武功，只与师父拆解，却从未与人当真动过手，两头猩猩虽然狞恶，他却也不畏惧，展开伏虎掌法与两兽斗了起来。此时的掌法劲力，与当年在圣峰嶂忠烈祠中斗豹之时，自己不可同日而语。

呼喝声中，穆人清也奔了出来，见袁承志力斗两兽，手掌所到之处，猩猩无不

---

---

痛得呵呵大叫，心下也自欣喜：“这孩子不枉了我一番心血。”

两头猩猩吃了苦头，不敢迫近，只是窜来跳去，俟机进扑。

穆人清见袁承志掌法尽可制得住两头畜生，要再看看他的剑法，于是奔进去取出长剑，叫道：“接剑！”将剑掷向空中。

袁承志纵起身来，右手一抄，接住剑柄，长剑在手，登时如虎添翼，人未落下，一招“穿针引线”，向一头猩猩肩上刺了过去，那猩猩急忙后退。

袁承志一柄剑使了开来，登时把两头猩猩裹在剑光之中。

木桑道：“承志，别伤它们性命。”袁承志答应一声，长剑使得更加紧了，这

---

---

时候他要刺杀猩猩，已是易如反掌。两头猩猩转眼间臂上、肩上、腿上、头上，剑创累累，他始终未下绝招，每手都是浅伤即止。

两头猩猩颇有灵性，起初还想奋力逃命，后来见微一纵开，剑锋随到，只要停步，对方就收招，知他有意不下杀手，忽然同时叫了几声，蹲在地下。双手抱头，不再进扑，四只眼珠骨碌碌的转动，望着袁承志。露出哀求的神色。

哑巴见袁承志制服了两头畜生，高兴得拍手顿足，奔进去取出一捆麻绳来，将两头猩猩缚住。双猩起初还露齿咆哮，但哑巴用力一捏，猩猩筋骨剧痛，不敢再行反抗，只得乖乖受缚，只是叽叽咕咕的叫个不休。

木桑与穆人清都赞袁承志近来功力大进，着实勉励了几句。袁承志很是高兴，

---

---

用金创药敷上双猩伤口，又采些果子给它们吃了。

养了七八天，猩猩野性渐除，解去绳子后，居然也不逃走。袁承志大喜，给雄猩猩取名“大威”，雌猩猩叫做“小乖”。穆人清与木桑见雌猩猩如此毛茸茸的一头庞然大物，竟取了这般小巧玲珑的名字，都不禁失笑。

大威和小乖越养越驯，袁承志一发命令，双猩立即遵行无违。

这一天，两头猩猩攀到峰西绝壁上采摘果子，这绝壁一面较斜，尚可攀援，另一面却如一大堵平墙，毫无可容手足之处。双猩摘果嬉戏，小乖忽然失足，从树上跌了下来，直向绝壁一面溜下。这绝壁离地四十多丈，一掉下去自是粉身碎骨。大威吓得魂飞魄散，赶到山壁上看时，见小乖幸喜并未掉下，两条长臂攀在山壁上

---

---

一个洞里。这洞穴年深月久，本来被泥土封住，小乖掉下来时在山壁上乱抓乱爬，凑巧抓破封泥，手指勾住了洞穴。只是身子挂在半空，上不得，下不去，十分狼狈。

大威无法可施，飞奔下山，来讨救兵。袁承志正在练剑，见它满身被荆棘刺得斑斑血迹，神态惊惶，不住跳跃，口中吱吱乱叫，知道小乖必定出了事，忙招呼了哑巴，一起跟大威出去。大威指着峭壁，乱跳乱叫。袁承志和哑巴奔近一看，见到小乖吊在半空。

袁承志回到石屋取了几条长绳，和哑巴、大威从斜坡爬上绝壁，将三条长绳接了起来，悬垂下去。小乖这时已累得筋疲力尽，一见绳子，双手双脚死命拉住。哑巴和大威一齐用力，将它拉了上来。

小乖身上被山石擦伤了数处，受伤不

---

---

重，但它吱吱而叫，把手掌直伸到袁承志面前。袁承志一看，只见它手掌上钉着两枚奇形暗器，铸成小蛇模样，伸手一拔，竟拔不下来，小乖却已痛得乱跳，知道暗器下面生有倒刺。

袁承志一惊，心想：“难道来了敌人？”忙打手势问小乖，暗器是谁打来的？小乖指手划脚，示意说伸手到洞中时刺上的。

袁承志很是奇怪，心想这绝壁上的洞穴素不露形，而且上距山顶、下离地面都是甚远，怎会有暗器藏在其中？想了一会，难以索解，便去见师父和木桑道人。

两人听他说明情由，见了小乖掌上的暗器，也都称奇。木桑道：“我从来爱打暗器，江湖上各家各门的暗器都见识过，这蛇形小锥今日却是首次见到。老穆，这可把我考倒啦。”穆人清也暗暗纳罕，说

---



---

道：“把它起出来再说。”

木桑回到房中，从药囊里取出一把锋利小刀，割开小乖掌上肌肉，将两枚暗器挖了出来。小乖知是给它治伤，毫没反抗。木桑给它敷上药，用布扎好伤口。小乖经过这次大难，甚为委顿。大威给它搔痒捉虱，拚命讨好，以示安慰。

那两枚暗器长约二寸八分，打成昂首吐舌的蛇形，蛇舌尖端分成双叉，每一叉都是一个倒刺。蛇身黝黑，积满了青苔秽土。木桑拿起来细细察看，用小刀挑去蛇身各处污泥，那蛇形锥渐渐灿烂生光，竟然是黄金所铸。木桑道：“怪不得一件小暗器有这么重，原来是金子打的。使这暗器的人好阔气，一出手就是一两多金子。”

穆人清突然一凛，说道：“这是金蛇郎君的。”木桑道：“金蛇郎君？你说是

---

---

夏雪宜？听说此人已死了十多年啦！”刚说了这句话，忽然叫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。”小刀挑刮下，蛇锥的蛇腹上现出一个“雪”字。另一枚蛇锥上也刻着这字。

袁承志问道：“师父，金蛇郎君是谁？”穆人清道：“这事待会再说。道兄，你说他的暗器怎会藏在这洞里？”木桑沉思不语，呆呆出神。

袁承志见师父和木桑师伯神色郑重，便也不敢多问。晚饭过后，穆人清与木桑剪烛对谈，说了许多话，袁承志都不大懂，听他们说的都是仇杀、报复等事。

木桑忽道：“那么你说金蛇郎君是为避仇而到这里？”穆人清道：“以他的武功机智，似不必远从江南逃到此处，躲在这荒山之中。”木桑道：“难道这人还没死？”穆人清道：“此人行事向来神出鬼没，咱们在江湖中这些年，只听到他的名

---

---

头，果然说得上是威名远震，却从来没见过他面。听人说他已死了，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死的。”木桑叹道：“这人行事也真古怪，有时穷凶极恶，有时却又行侠仗义，是好是坏，教人捉摸不定。我几次想要找他，都没能找到。”穆人清道：“咱们别瞎猜啦，明儿到山洞去瞧瞧。”

次日一早，穆人清、木桑、袁承志、哑巴四人带了绳索兵刃，爬上峭壁之顶。木桑道：“我下去。”穆人清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小心了。”将绳索缚在他腰里，与哑巴两人紧紧拉住，慢慢将他缒下去。

木桑一手持着精钢棋盘，一手扣了三枚棋子，溜到洞口，向下一望只见脚下雾气一团团的随风飘过，却不看见地，虽然他轻功卓绝，绝峰险岭，于他便如平地，这时却也不由得心惊，转头向洞里张望，黑沉沉的看不清楚，只觉得洞穴很深。洞口甚小，那是钻不进去的，于是用布包住

---

---

了手，轻轻到洞里一探，碰到几枚尖利之物，插在洞口，一摸之下就知是金蛇锥，轻轻拔了出来，一共拔了十四枚，就没有了。再伸手进去，直到面颊抵住洞口，也不再摸不到甚么，纵声叫道：“拉我上来。”

穆人清缓缓收索，拉了上来，拉到离崖顶二丈多时，木桑右脚在峭壁上一点，窜了上来，棋盘中托了一大把金蛇锥，笑道：“老穆，咱哥儿们发财啦，这么多金子。”

穆人清脸色却甚是沉重。双眉微蹙，说道：“这怪人将这些东西放在这里，不知是甚么意思。洞里还有甚么？待我下去瞧瞧。”木桑道：“你下去也是白饶，洞口太小，钻不进去。”

穆人清满腹心事，低头不语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忽道：“师伯，我成吗？”木桑喜道：“你也许成，但这样高，你敢下去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敢，师父，我下去好不好？”

穆人清寻思：“这个江湖异人把他的防身至宝放在此地，必有用意，便在我居处之侧，岂可不探查明白？但只怕洞内有险，让这孩子孤身犯难，倒令人担心。”说道：“只怕洞里有危险呢。”袁承志忙道：“师父，我小心着就是啦。”

穆人清见他神色兴奋，跃跃欲试，就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点一个火把，伸进洞去，倘若火熄，千万不可进去。”

袁承志答应了，右手执剑，左手拿着火把，缒绳下去。他遵照师父的吩咐，用火把先探进洞里。小乖弄破洞外泥封，山顶风劲，吹了一晚，已把洞中秽气吹尽，火把并不熄灭。

---

---

于是他慢慢爬了进去，见是一条狭窄的天生甬道，其实是山腹内的一条裂缝，爬了十多丈远，甬道渐高，再前进丈余，已可站直。他挺一挺腰，向前走去，甬道忽然转弯，他不敢大意。右手长剑当胸，走了两三丈远，前面豁然空阔，出现一个洞穴，便如是座石室。

举起火把一照，登时吃了一惊，只见对面石壁上斜倚着一副骷髅骨，身上衣服已烂了七八成，那骷髅骨宛然尚可见到是个人形。

他见到这副情形，一颗心蹦蹦乱跳，见石室中别无其他可怖事物，于是举火把仔细照看。骷髅前面横七竖八的放着十几把金蛇锥，石壁上有几百幅用利器刻成的简陋人形，每个人形均不相同，举手踢足，似在练武。他挨次看去，密密层层都是图形，心下不解，不知刻在这里有甚

---

---

么用意。

图形尽处，石壁上出现了几行字，也是以利器所刻，凑过去一看，见刻的是十六个字：“重宝秘术，付与有缘，入我门来，遇祸莫怨。”这十六字之旁，有个剑柄凸出在石壁之上，似是一把剑插入了石壁，直至剑柄。

他好奇心起，握住剑柄向外一拔，却是纹丝不动，竟似铸在石里一般。

正想再看，听得洞口隐隐似有呼唤之声，忙奔出去，转了弯走到甬道口，听得木桑在叫自己名字，忙高声答应，爬了出去。

原来木桑和穆人清在山顶见绳子越扯越长，等了很久不见出来，心中焦急，木桑也缒下去察看。他爬不进去，只得在洞口叫喊。

---

---

袁承志爬了出来，对木桑道：“洞里有许多古怪东西。”扯动绳子，上面穆人清和哑巴忙把两人拉上去。袁承志定了定神，才将洞中的情形说了出来。

穆人清道：“那骷髅定是金蛇郎君夏雪宜了。想不到一代怪杰，毕命于此。”木桑道：“他留的这十六字是甚么意思？”

穆人清沉吟道：“看样子似乎他在洞中埋藏了甚么宝物。石壁上所刻图形，当是他的武功了。这十六字留言颇为诡奇，似说谁得到他的遗赠，就得算他门人，而且说不定会有祸患。”

木桑道：“按字义推详，该当如此，只不知这怪人还有甚么奇特花样。”

穆人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咱们也不贪

---



---

图他的甚么重宝秘术。

承志，明儿你再进去，把这位前辈的遗骨葬了，点了香烛在他灵前叩拜一番，也对得起他了。”袁承志答应了。

次日清晨，袁承志拿了一把锄头，和哑巴两人爬上了峭壁。这次穆人清和木桑知道洞里没有危险，没再和他们同去。

袁承志心想埋葬骸骨，费时不少，特地带了三个火把，爬进洞后，用锄头在地下挖了个小洞，插入火把，用泥土护住，转身瞧那骷髅。

心想：听师父说，这人生前是一位怪侠，不知何以落得命丧荒山，死在这隐秘的洞穴之中，骸骨无人殓埋，心下恻然，在骷髅面前跪下，叩了几个头，暗暗祝告：“弟子袁承志无意中得见遗体，今日给前辈落葬，你在地下长眠安息吧！”

---

---

祷祝方罢，一阵冷风飕飕的刮进洞来，只觉寒气逼人，不禁毛骨悚然。

他不敢在洞中多耽，便用锄头在地下挖掘，心想地下都是坚硬的岩石，倘若挖不下去，只有把白骨捡到洞外去埋葬了。

哪知一锄下去，地面应锄而开，竟然甚是松软，忙加劲挖掘，挖了一会，忽然叮的一声，锄头碰到一件铁器。移近火把一看，见底下有块铁板，再用锄头挖了几下，拨开旁边泥土，原来竟是一只两尺见方的大铁盒。

他把铁盒捧了出来，见那盒子高约一尺，然而入手轻飘飘地，似乎盒里并没藏着甚么东西。打开盒盖，那盒子竟浅得出奇，离底仅只一寸，他心下奇怪，一只尺来高的盒子，怎地盒里却这般浅？料得必有夹层。

---

---

盒中有个信封，封皮上写着八字：“得我盒者，开启此柬。”

拆开信封，里面有张白笺，年深日久，纸笺早已变黄。笺上写道：“盒中之物，留赠有缘。惟得盒者，务须先葬我骸骨，方可启盒，要紧要紧。”信封中又有两个小封套，一个封套上写着“启盒之法”，一个封套上写着“葬我骸骨之法”。

袁承志举起盒子一摇，里面果然有物，心想：“师父怜你暴骨荒山，才命我给你收葬，又不是贪得你的物事。”

于是拆开写着“葬我骸骨之法”的封套，见里面又有白笺，写道：“君如诚心葬我骸骨，请在坑中再向下挖掘三尺，然后埋葬，使我深居地下，不受虫蚁之害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好人做到底，索性照你的吩咐做吧。”于是又向地下挖掘，这次泥土较坚，时时出现山石，挖掘远为费力。

他此时武功颇有根底，但也累出了一身大汗，堪堪又将挖了三尺，忽然叮的一声，锄头又碰到一物，拨开泥土，果然又是一只铁盒，不过这只盒子小得多，只一尺见方，暗想：“这位怪侠当真古怪，不知这盒中又有甚么东西。”打开盒盖看时，只惊得一身冷汗。

原来盒中一张笺上写道：“君是忠厚仁者，葬我骸骨，当酬以重宝秘术。大铁盒开启时有毒箭射出，愈中书谱地图均假，上有剧毒，以惩贪欲恶徒。真者在此小铁盒内。”

袁承志不敢多看，将两只铁盒放在一

---

---

旁，把金蛇郎君的骸骨依次搬入穴中，盖上泥土，点上了香烛，拜了几拜，捧了铁盒，回身走出。

火光照耀下见洞口是用石块砌成，想是金蛇郎君当日进洞之后，再用岩石封住。否则的话，从这具骷髅看来，他身材高大，又怎进得洞来？只是时日已久，洞外土积藤攀，又生满了青苔，却看不出来，只道洞口是天生这么细小的。袁承志挖开石块，开大洞口，以备师父与木桑道人进来查看。出洞后哑巴将他拉上。他拿了两只铁盒，去见师父。

穆人清与木桑正在弈棋，见他过来，便停弈不下。袁承志把经过一说，两人看了几封书柬，都是暗暗心惊，又把大铁盒中写着“启盒之法”的封套拆开，里面一张纸写道：“铁盒左右，各有机括，双手捧盒同时力掀，铁盒即开。”

---

---

木桑向穆人清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承志这条小命，今日险些送在山洞之中，要是他稍有贪心，不先埋葬骸骨而即去开启盒子，只怕难逃毒箭。”

叫哑巴搬了一只大木桶来，在木桶靠底处开了两个孔，将铁盒扫开了盖放在桶内，再用木板盖住桶口，然后用两根小棒从孔中伸进桶内，与袁承志各持一根小棒，同时用力一抵，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想是铁盒第二层盖子开了，接着嗤嗤东东之声不绝，木桶微微摇晃。

袁承志听箭声已止，正要揭板看时，木桑一把拉住，喝道：“等一会！”话声未绝，果然又是嗤嗤数声。

隔了良久再无声息。木桑揭开木板。果然板上桶内钉了数十支短箭，或斜飞，或直射，方向各不相同，支支深入木内。木桑拿了一把钳子，轻轻拔了下来，放在

---

---

一边，不敢用手去碰，叹道：“这人实在也太工心计了，惟恐一次射出。给人避过，将毒箭分作两次射。”

穆人清摇摇头道：“若是好奇心起，先去瞧瞧铁盒中有何物事，也是人情之常，未必就不葬他的骸骨。再说，就算不葬他的骸骨，也不至于就该死了。此人用心深刻，实非端士。

承志本来小孩心性，这次竟忍得住手，不先开盒子来张上一张，可说天幸。”

从木桶中取出铁盒，见盒子第二层盖下钢丝纠结，都是放射毒箭的弹簧机括。木桑钳去钢丝，下面是一本书，上写《金蛇秘笈》四字，用钳子揭开数页，见写满密密小字，又有许多图画。有的是地图，有的是武术姿势，更有些兵刃机关的图样。

---

---

再打开小铁盒时，里面也有一本书，形状大小，字体装订，无不相同，略加对照，便见两书内容却是大异。

穆人清道：“此人为了对付不肯葬他骸骨之人，不惜花费诺大功夫，造这样一本伪书，安置这许多毒箭。其实人都死了，别人对你是好是坏，又何苦如此斤斤计较？”木桑道：“这人就是因为想不开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不过这伪书与铁盒，却多半是早就造好了，要用来对付敌人的。临死之时，料来也无暇再干这些害人勾当。”

穆人清点头叹息，命袁承志把两只铁盒收了，说道：“此人行径乖僻，他的书观之无益。那本伪书上更有剧毒，碰也碰不得。”袁承志答应了。

此后练武弈棋，忽忽数年，木桑已把

---



---

轻功和暗器的要诀倾囊以授。

袁承志棋艺日进，木桑和他下棋，反要饶上二子，而袁承志故意相让之迹，越来越难遮掩。木桑兴味索然，自觉这“千变万劫棋国手”的七字外号，早已居之有愧，明明觉得袁承志的棋艺也是平平，可是自己不知怎的，却偏偏下他不过，只怕自己的棋艺并不如何高明，也是有的，但说自己棋艺不高，却又决无是理。这一日大败之余，推枰而起，竟飘然下山去了。

这时已是崇祯十六年，袁承志也已二十岁了。

这十年之间，袁承志所练华山本门的拳剑内功，与日俱深，天下事却已千变万化，眼下更是如沸如羹，百姓正遭逢无穷无尽的劫难。

这些时日中，连年水灾、旱灾、蝗灾

---

---

相继不断，百姓饥寒交迫，流离遍道，甚至以人为食。朝廷却反而加紧搜括，增收田赋、加派辽饷、练饷，名目不一而足，秦晋豫楚各地，群雄蜂起。崇祯八年正月，造反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河南荥阳，李自成声势大振，次年即称“闯王”，攻城掠地，连败官军。

其间穆人清仍时时下山，回山后也和袁承志说起民生疾苦，勉他艺成之后，务当尽一己之力，扶难解困，又说所以要勤练武功，主旨正是在此。袁承志每次均肃然奉命。

袁承志兼修两派上乘武功，已是武林中罕有的人物。不过十年来他一步没有下山，江湖上自不知华山派已出了这样一位少年高手。

这天正是初春，袁承志正在练武，哑巴从屋内出来，向他做做手势。袁承志知

---

---

是师父召唤，走进屋内，见师父身旁站着两名大汉。这华山绝顶之上除木桑之外，从没来过外客，他见了两人，很感诧异。

穆人清道：“这位是王大哥，这位是高大哥，你过来见见。”

袁承志见是师父朋友，过去拜倒，口称：“王师叔，高师叔。”

那两人忙即跪下，连称：“不敢，袁师叔请起。”袁承志听他们反叫自己师叔，甚是奇怪。

穆人清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大家起来。”袁承志站起身来，见两人都是庄稼人打扮，神情却是英武矫挺。

穆人清对袁承志笑道：“你从来没跟我下山，也不知道自己辈份多大，别客气过头啦！你们谁也别叫谁师叔，大家按年

---

---

纪兄弟相称吧。”原来这姓王与姓高的是师兄弟，他们的师父叫穆人清为师叔，但也不是真的有甚么师门之谊，只不过这么称呼、尊他为长辈而已。如此算来，两人还比袁承志小着一辈。

穆人清道：“这两位大哥从山西奉闯王之命前来，要我去商量一件事。我明天就要下山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师父，这次我跟你去瞧瞧崔叔叔。”他在山上实在闷得腻了，好几次想跟师父下山，都没有得到准许，这次又求。

穆人清微微一笑。王高二人知道他们师徒有话要商量，告退了出去。

穆人清道：“眼前义军声势大张，秦晋两省转眼可得，这也正是你报父仇的良机。你曾几次求我带你去行刺崇祯皇帝，

---

---

我始终没准许，你可知是甚么原因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定是弟子的功夫没学好。”穆人清道：“这固然是原因，但另有更重要的关键。你坐下听我说。”袁承志依言坐下。

穆人清道：“这几年来，关外军情紧急，满洲人野心叵测，千方百计想入寇关内。崇祯这人虽然疑心重，做事三心两意，但以抗御满清而言，比之前朝万历、天启那些昏君，总算还是竭力以赴的。要是你为了私仇，进宫把他刺死，继位的太子年幼，权柄落在宦官奸臣手里，只怕咱们汉人的江山马上就得断送，你岂非成了天下罪人？你父亲终身以抵御清兵、平定辽东为己志，他在天之灵知道了，一定也要怒你的不忠不孝吧？”袁承志听师父一言提醒，不觉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穆人清道：“国家事大，私仇事小。我不许你去行刺复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

---

---

现下局面不同了，闯王节节胜利，一两年内，便可进取北京。闯王英明神武，那时由他来主持大局，哪里还怕辽东满洲人入寇？”袁承志听得血脉贲张，兴奋异常。

穆人清道：“眼下你武功已经颇有根底，虽然武学永无止境，但我所知所能，已尽数传你，以后就全凭你自己用功。明天我下山去，要跟高王二人去办几件事，你的混元功尚差了最后一关，少则十日，多则一月，才能圆熟如意，融会贯通。

下山奔波，诸事分心，练功没山上安静。待得混元一气游走全身，更无丝毫窒滞，你再下山，到闯王军中来找我吧。一路之上，如见到不平之事，便须伸手。行侠仗义，乃我辈份所当为，纵是万分艰难危险，也不可袖手不理。”

袁承志答应了，听师父准许他下山，甚是欢喜。

---

---

穆人清平时早已把本门的门规，以及江湖上诸般禁忌规矩、帮会邪正、门派渊源、武功家数都说了给他听，这时又择要一提，最后说道：“你为人谨慎正直，我是放心得过的。”

只是你血气方刚，于‘色’字一关可要加意小心。多少大英雄大豪杰只因在这事上失了足，弄得身败名裂。你可要牢牢记住师父这句话。”袁承志凛然受教。

次日天亮，袁承志起身后，就如平时一般，帮哑巴烧水做饭，等一切弄好再到师父房里请安，却见穆人清和两位客人早已走了。

袁承志望着师父的空床出了一会神，想到不久就可下山，打手势告诉了哑巴。哑巴愀然不乐，转身走出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和他相处十余年，早已亲如兄弟，知他不舍得与自己分离，心下也感怅惘。

忽忽过了七八天，袁承志照常练习武功，想到不久便要离去，对山上一草一木不由得加意爱惜起来。这天用过晚饭，坐在床上又练一遍混元功，但觉内息游走全身经脉，极是顺畅，心下甚喜。正要熄灯睡觉，哑巴走进房来，做手势说山中似乎来了生人。袁承志要奔出去察看，哑巴示意已前后查过，却未见踪迹。

袁承志不放心，带了两头猩猩山前山后查看，果没发现有何异状，也就回来睡了。

睡到半夜，忽听到外房中大威与小乖吱吱乱叫，袁承志翻身坐起，侧耳细听，忽然间一阵甜香扑鼻，暗叫：“不好！”

---



---

闭气纵出，哪知脚下陡然无力，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。那是他从所未有之事，正自大感惊讶，室门砰的一声被人踢开，一条黑影窜将出来，黑暗中刀风飒然，当头砍到。

袁承志只感到头脑发晕，站立不定，危急中强自支持，身子向左一偏，右手反击一掌。那人挥刀直劈下来，削他手臂。

袁承志猝遇强敌，不容对方有缓手机会，黑暗中听声辨形，欺进一步，左掌噗的一声，击在那人肩头，只是手臂酸软，使出来的还不到平时一成功力，饶是如此，那人还是单刀脱手，身不由主的直掣出去。外面一人伸手拉住，问道：“点子爪子硬？”

袁承志待要扑出追敌，突觉一阵迷糊，晕倒在地。

---

---

也不知隔了多少时候，方才醒来，只感浑身酸软，手足一动，一惊非同小可，原来全身已被绳子缚住。只见室中灯火辉煌，两个人正在翻箱倒篋的到处搜检。

他知遭人暗算，心中自责无用，师父下山没多天，就给人掩上山来擒住了，那还说甚么闯江湖报父仇。这时兀自头晕目眩，于是潜运内功，片刻间便即宁定。

当下假装昏倒未醒，眼睁一线偷看，只见一人身材瘦削，四十多岁年纪，面容干枯，另一个头顶光秃，身躯高大，瞧身形就是适才与自己交手之人。他想：“山上有甚么贵重东西，值得他们来抢？这里就只有师父留下给我做盘缠的五十两银子。但这二人绝非寻常盗贼，这秃子武功不弱，想那瘦子也自了得。若说是来找师父报仇，为甚么不杀我，却到处搜寻东西？”暗运功力，想崩断手上所缚绳索绳子。不料敌人知他武功精强，已在他双手

---

---

之间插了一支空竹，只要一用力，竹子先破，立发声响。袁承志微微一挣，便即发觉，于是停手不动，寻思脱身之计。

那秃子忽然高兴得大叫起来：“在这里啦！”从床底下捧出一个大铁盒来，正是金蛇郎君的遗物。瘦子脸露喜容，与秃子坐在桌边，打开铁盒，取出一本书来，见封面上写着《金蛇秘笈》四字。

秃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果然在这里，师哥，咱们这十八年功夫可没白费。”揭开秘笈，见书页上画着许多图形，写满小字，喜得晃头搔耳，乐不可支。

瘦子忽叫：“咦，那人要逃！”说着向袁承志一指。袁承志吃了一惊。秃子回过头来，那瘦子手腕翻处，波的一声，一柄匕首插进了秃子背脊，直没至柄，随即跃开数尺，拔出长剑，护住门面。

---

---

秃子惊愕异常，忽然惨笑，说道：“二十几个师兄弟寻访了十八年，今日我和你才得到这宝贝，你要独吞，竟对我下这毒……手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你……你当然连石梁派也叛了。可是要瞒过五位老爷子，只怕没这么容易，我……瞧你有甚么好下场……哈哈……”

静夜中听到这惨厉的笑声，袁承志全身寒毛直竖。

那秃子反手去拔背上匕首，却总是够不到，蓦地里长声惨呼，扑在地上，抽搐了几下，就不动了。

瘦子怕他没死，又过去在他背上刺了两剑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杀你，怕你不会杀我么？那又何必客气？”随即又在秃子的尸身上重重踢了一脚，说道：“你说我瞒不过那五个糟老头子？你瞧我的！”

---

---

他不知袁承志已醒，阴恻恻的笑了两声，弹去了蜡烛上的灯花，打开秘笈看了起来，他身子微微晃动，满脸喜色。他翻了几页，有几页粘住了揭不开来，伸食指在口中一舐，蘸了些唾液又去翻阅，这般翻了几张，袁承志突然想起，书本上附有剧毒，他如此翻阅，势必中毒，不由得“呀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那瘦子听到了，转过头来，见袁承志脸上尽是惊惶之色，便缓缓站起，从秃子背上拔出匕首，走上两步，说道：“我跟你无怨无仇，可是今日却不能饶你性命。”说着眼露凶光，举起匕首，狞笑两声，说道：“此时杀你，只怕你到了阴间也不知原因。老实跟你说，我是浙江衢州石梁派的张春九。我们石梁派和金蛇郎君是死对头，他奸淫了我们师妹，逃得不知去向。我们十多年来到处找他，哪知他的物事竟在你这小子手里。金蛇郎君在哪里？”

---

---

”说着向窗外一望，不由自主的脸露畏惧，似乎怕金蛇郎君突然出现。

袁承志若是稍有江湖经历，自会出言恐吓，纵不能将他惊走，也可使他心有顾忌，不敢随便加害自己，但此时六神无主，哪想得到骗人？只道：“金蛇郎君早已死了，他……他的尸骨也是我葬的。”张春九大喜，又问一句：“金蛇郎君果然死了？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张春九喝问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”

张春九满脸狰狞之色，恶狠狠的道：“你这小子住在华山之上，决非好人，料来跟金蛇郎君蛇鼠一窝，杀了你也不冤。

你做了鬼要报仇，到衢州来找我张春九吧。哈哈，不过我今后衢州也永不回去了，只怕你变了鬼也找我不到……哈哈……”笑声未毕，突然打了个踉跄。

---

---

袁承志知道危机迫在目前，全身力道都运到了双臂之上，猛喝一声，绳索登时迸断，挥掌正要打出，张春九忽然仰天便倒。

袁承志怕他有诈，手持断绳，在面前挥了两下，呼呼生风。却见他双脚一登，便不动了，眼中、鼻中、耳中、口中，都流出黑血来，才知他已中毒而死，俯身解开自己脚下绳索，奔到外室，见哑巴也已被缚，双目圆睁，动弹不得，忙给他解了缚。又见大威与小乖昏倒在地，心中一惊，去端了一盆冷水从头上淋将下去，两头猩猩渐渐苏醒。

袁承志打手势把经过情形告诉哑巴。等天明后，两人把两具死尸抬到后山。袁承志想这大铁盒是害人之物，便投在坑里，与两具死尸一起埋葬，想起夜来情事，不由得暗暗心惊：“这二人所以绑住

---

---

我与哑巴，不即一刀杀死，自是为了预备拷问金蛇郎君的下落。若非他们另有图谋，这时葬在这坑中的，却是我与哑巴的尸首了。”

#### 第四回 矫矫金蛇剑 翩翩美少年

袁承志在十三岁上无意中发现铁盒，这些年来早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，眼看这张春九与秃子的神情，《金蛇秘笈》中定是藏有重大秘密，否则他们不会连续找上十八年之久，找到之后，又如此你抢我

---



---

夺的性命相搏。“到底秘笈中写着甚么？”此念一动，再也不能克制，于是在床底角落中把那只尘封蛛结的小铁盒找了出来。这只盒子小得多，张春九和秃头一时没发见。两人一见到大铁盒中的假秘笈，便欣喜若狂，再也不去找寻别物了。

袁承志打开铁盒，取出真本《金蛇秘笈》放在桌上。翻开阅读，前面是些练功秘诀以及打暗器的心法，与他师父及木桑道士所授大同小异，约略看去，秘笈中所载，颇有不及自己所学的，但手法之阴毒狠辣，却远有过之。心想，这次险些中了敌人的卑鄙诡计，日后在江湖上行走，难保不再遇到阴恶的对手，这些人的手法自己虽然不屑使用，但知己知彼，为了克敌护身，却不可不知，于是对秘笈中所述心法细加参研。

一路读将下去，不由得额头冷汗涔涔而下，世上原来竟有这种种害人的毒法，

---

---

当真是匪夷所思，相较之下，张春九和那秃子用闷药迷人，可说是毫不足道了。

读到第三日上，见秘笈所载武功已与自己过去所学全然不同，不但与华山派武功无丝毫共通之处，而且从来不曾听师父说起过，那也并非仅是别有蹊径而已，直是异想天开，往往与武学要旨背道而驰，却也自具克敌制胜之妙。他一艺通百艺通，武学上既已有颇深造诣，再学旁门自是一点即会。秘笈中所载武功奇想怪着，纷至叠来，一学之下，再也不能自休，当下不由自主的照着秘笈一路练将下去。

练到二十余日后却遇上了难关，秘笈中要法关窍，记载详明，但根基所在的姿势却无图形，诀要甚是简略，不知招式，只得略过不练。

再翻下去是一套“金蛇剑法”，心想：此剑法以“金蛇”

---

---

为名，金蛇郎君定是十分重视，必有独到之处。照式练去，初时还不觉甚么，到后来转折起伏，刺打劈削之间，甚是不顾，有些招式更是绝无用处，连试几次总感觉不对，突然想起，金蛇郎君埋骨的洞中壁上有许多图形，莫非与此有关？

一想到这事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招了哑巴，带了绳索火把，又去洞中。这时他身材已经高大，幸而当年曾将洞口拆大，于是钻进洞内，举起火把往壁上照去，对图形一加琢磨，果是秘笈中要诀的图解。他心下大喜，照图试练，暗暗默记，花了几个时辰，将图形尽数记熟了，在金蛇郎君墓前又拜了两拜，谢他遗书教授武功。

正要走出，一瞥间见到洞壁上的那个剑柄，当日年幼力弱，未能拔出，此时紧紧握住剑柄，潜运内力，嗤的一声响，拔了出来，剑柄下果然连有剑身。

---

---

突然之间，全身凉飕飕地只感寒气逼人，只见那剑形状甚是奇特，与先前所见的金蛇锥依稀相似，整柄剑就如是一条蛇盘曲而成，蛇尾勾成剑柄，蛇头则是剑尖，蛇舌伸出分叉，是以剑尖竟有两叉。那剑金光灿烂，握在手中甚是沉重，看来竟是黄金混和其他五金所铸，剑身上一道血痕，发出碧油油的暗光，极是诡异。

观看良久，心中隐生惧意，寻思金蛇郎君武功如此高强，当年手持此剑横行江湖，剑刃不知已饮了多少人血。这一道碧绿的血痕，不知是何人身上的鲜血所化？是仁人义士，还是大奸大恶？又还是千百人的颈血所凝聚？

持剑微一舞动，登时明白了“金蛇剑法”的怪异之处，原来剑尖两叉既可攒刺，亦可勾锁敌人兵刃，倒拖斜戳，皆可伤敌，比之寻常长剑增添了不少用法，先

---

---

前觉得“金蛇剑法”中颇多招式甚不可解，原来用在这柄特异的金蛇剑上，尽成厉害招术。

舞到酣处，无意中一剑削向洞壁，一块岩石应手而落，这金蛇剑竟是锋锐绝伦。他又惊又喜，转念又想：“金蛇郎君并未留言赠我此剑，我见此宝剑，便欲据为己有，未免贪心，还是让它在此伴着旧主吧。”提起剑来，奋力向石壁上插了下去。

这一插使尽了全力，剑虽锋锐，但剑身终究尚有尺许露在石外，未能及柄而止。剑刃微微摇晃，剑上碧绿的血痕映着火光，似一条活蛇不住扭动身子，拚命想钻入石壁。

再看石壁上那“重宝秘术，付与有缘，入我来，遇祸莫怨”那十六个字，不由得怔怔的出了神，心想这位金蛇前辈

---

---

不知相貌如何？不知生平做过多少惊世骇俗的奇事？到头来又何以会死在这山洞之中？

他金蛇剑这么一插，自知此时修为，比之这位怪侠尚颇有不及，对《金蛇秘笈》中所载的武功，更增向往，而不知不觉间，心中对这位怪侠又多了几分亲近之意。出得洞来，又花了二十多天功夫，将秘笈中所录的武功尽数学会了，其中发金蛇锥的手法尤为奇妙，与木桑道人的暗器心法可说各有千秋。

读到最后三页，只见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口诀，参照前面所载，有些地方变化精奥，颇增妙悟，但一大半却全不可解。

埋头细读这三页口诀，苦思了两天，总觉其中矛盾百出，必定另有关键，但把一本秘笈翻来覆去的细看，所有功诀法门实已全部熟读领会，更无遗漏。他重入山

---

---

洞，细看壁上图形，仍是难以索解。

这天晚上，他因参究不出其中道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始终睡不安稳，只见窗外一轮明月射进室来，照得满地银光，忽想：“我混元功早已练成，为了这部金蛇秘笈，却在山上多耽了两个月功夫，只怕师父久等不至，为我担心。师父曾说金蛇郎君为人怪僻，他的书观之无益。我一时好奇心起，学了书上武功，师父说不定会大不高兴。我又何必苦思焦虑，去探索这旁门功夫中的不解之处？”

但他武学修为既到如此境界，见到高深的武功秘奥而竟不探索到底，实所难能，心想：“眼不见为净，我一把火将它烧了便是。”主意已定，下炕来点亮油灯，拿起秘笈放在灯上焚烧。但烧了良久，那书的封面只薰得一片乌黑，竟是不能着火。

---

---

他心中大奇，用力拉扯，那书居然纹丝不动。他此时混元功已成，双手具极强内家劲力，这一扯力道非同小可，就是铁片也要拉长，不料想这书居然不损，情知必有古怪，细加审视，原来封面是以乌金丝和不知甚么细线织成，共有两层。他拿小刀割断钉书的丝线，拆下封面，再把秘笈在火上焚烧，这一下登时火光熊熊，把金蛇郎君平生绝学烧成了灰烬。

再看那书封面，夹层之中似乎另有别物，细心挑开两层之间连系的金丝，果然中间藏有两张纸笺。

一张纸上写着：“重宝之图”四字，旁边画了一幅地图，又有许多记号。图后写着两行字：“得宝之人，务请赴浙江衢州石梁，寻访女子温仪，赠以黄金十万两。”心想：“这话口气好大！”只见笺末又有两行小字：“此时纵聚天下珍宝，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？重财宝而轻别离，

---



---

愚之极矣，悔甚恨甚！”

凝思半晌，不明其意。

另一张纸笺上写的，却密密的都是武功诀要，与秘笈中不解之处一加参照，登时豁然贯通，果然妙用无穷。

他眼望天上明月，《金蛇秘笈》中种种武功秘奥，有如一道澄澈的小溪，缓缓在心中流过，清可见底，更先半分渣滓，直到红日满窗，这才醒觉。只是这些武功似乎过份繁复，花巧太多，想来那是金蛇郎君的天性使然，喜在平易处弄得峰回路转，使人眼花撩乱。

经此一晚苦思，不但通解了金蛇郎君的遗法，而对师父及木桑道人所授诸般上乘武功，也有更深一层体会。

他望着两页白笺，一堆灰烬，呆呆出

---

---

神，暗叹金蛇郎君工于心计，一至于斯，故意在秘笈中留下令人不解之处，诱使得得到秘笈之人刻意探索，终于找到藏宝地图。如果秘笈落入庸人之手，不去钻研武功的精微，那么多半也不会发现地图。他把两张纸笺仍然夹在两片封面之间，再去山洞取出金蛇剑来，练熟了剑法，才将金蛇剑插还原处。

又过两日，袁承志收拾行装，与哑巴告别。他在山上住了十年，忽然离去，心下难过。大威与小乖颇通灵性，拉住了吱吱乱叫，不放他走。袁承志更是难分难舍。哑巴带了两头猩猩直送到山下，这才洒泪而别。

袁承志艺成下山，所闻所见，俱觉新奇，只见一路行来，见百姓人人衣服褴褛，饿得面黄饥瘦。行出百余里后，见数十名百姓在山间挖掘树根而食。他身边有些师父留下的银两，却也无处可买食物，

---

---

只得施展武功，捕捉鸟兽为食。又行数十里，只见倒毙的饥民不绝于途，甚感凄恻。

行了数日，将到山西境内，竟见饥民在煮了饿死的死尸来吃，他不敢多看，疾行而过。

这一日来到一处市镇，只见饥民大集，齐声高唱，唱的是：“吃他娘，穿他娘，开了大门迎闯王。闯王来时不纳粮。”

“朝求升，幕求合，近来贫汉难求活。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家都欢悦。”

一名军官带了十多名兵卒，大声吆喝：“你们唱这种造反的歌儿，不怕杀头吗？”挥动鞭子，向众百姓乱打。

---

---

众饥民叫道：“闯王不来，大家都是饿死，我们正是要造反！”一拥而上，抓住了官兵，有的打，有的咬，登时将十多名官兵活活打死了。

袁承志见了这等情景，心想：“无怪闯王声势日盛。百姓饥不得食，也只好杀官造反了。”向一名饥民问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可知闯王是在哪里，我想前去相投。”那饥民说道：“听说闯王大军眼下在襄陵、闻喜一带，不久就要过来。我们大伙也正要去投军呢。”袁承志又问：“刚才听得大家唱的歌儿甚好，此外还有没有？”那饥民道：“还有好多呢。那都是闯王部下的李公子所作。”于是又唱了几首，歌意都是劝人杀官造反，迎接闯王。袁承志沿途打听，在黄河边上遇到了小部闯军。带兵的首领听说是来找闯王的，不敢怠慢，忙派人陪他到李自成军中。

闯王听得是神剑仙猿穆人清的弟子到

---

---

来，虽在军务倥偬之际，仍然亲自接见。袁承志见他气度威猛，神色和蔼，甚是敬佩。闯王说他师父去了江南，想是穆人清在言语中对自己这爱徒颇为奖许，是以闯王对他甚加器重，言下颇有招揽之意。

袁承志听得师父不在，登时忽忽不乐，再问起崔秋山，则是和穆人清同到江南苏杭一带筹措军饷去了。袁承志说要去寻师，禀明师父之后，再来效力。闯王也不勉强，命制将军李岩接待，又送了五十两银子作路费。袁承志谢过受了。

那李岩虽是闯军中带兵的将官，但身穿书生服色，谈吐儒雅。原来他是前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，本是举人，因赈济灾民，得罪了县官和富室，被诬陷入狱。有一位女侠仰慕他为人，率领灾民攻破牢狱，救了他出来。那女侠爱穿红衣，众人叫她为红娘子。李岩实逼处此，已非造反不可，便和红娘子结成夫妇，投入闯王军

---

---

中，献议均田免赋，善待百姓。闯王言听计从，极为重用。闯军本为饥民、叛卒所聚，造反只不过为求一饱，原无大志，所到之处，不免劫掠，因之人心不附，东西流窜，时胜时败，始终难成气候。自得李岩归附，李自成整顿军纪，严禁滥杀奸淫，登时军势大振。

李岩治军严整，又编了许多歌儿，令人教小儿传唱，四处流播。百姓正自饥不得食，官府又来拷打逼粮，一听说“闯王来时不纳粮”，自是人人拥戴。因此闯军未到，有些城池已不攻自破。

李岩对袁崇焕向来敬仰，听说袁督师的公子到来，相待尽礼，接入营中，请夫人红娘子出见。那红娘子英风爽朗，豪迈不让须眉。三人言谈投机，当真是一见如故。袁承志除武功一门之外，见识甚浅。李岩和红娘子跟他纵谈天下大势，袁承志当真茅塞顿开。在李岩营中留了三日，直

---

---

至闯军要拔营北上，这才依依作别。

袁承志初出茅庐，对李岩的风仪为人，暗生模仿之心，过得潼关，便去买了一套书生衣巾，学着也作书生打扮，径来江南寻访师父。

江南地方富庶，虽然官吏一般的贪污虐民，但众百姓尚堪温饱，比之秦晋饥民的苦况，却是如在天堂了。

这日来到赣东玉山，吃过饭后，到码头去搭船东行，见江边停了一艘大船，相问之下，说是上饶一个富商包了到浙江金华去办货的，袁承志便求附载。船老大贪着多得几个船钱，和包船的富商龙德邻商量。龙德邻见他是个儒生，也就允了。

船老大正要拔篙开航，忽然码头上匆匆奔来一个少年，叫道：“船老大，我有急事要去衢州，请你行个方便，多搭我一

---

---

人。”

袁承志听这人声音清脆悦耳，抬头看时，不禁一呆，心想：“世上竟有如此美貌少年？”这人十八九岁年纪，穿一件石青色长衫，头顶青巾上镶着块白玉，衣履精雅，背负包裹，皮色白腻，一张脸白里透红，俊秀异常。龙德邻也见这少年服饰华贵，人才出众，心生好感，命船老大放下跳板，把他接上船来。

那青衫少年一踏上船，那船便微微一沉，袁承志心下暗奇，瞧他身形瘦弱，不过百斤上下，但这船一沉之势，却似有两百多斤重物压上一般，他背上包裹不大，怎会如此沉重？

那少年上船之后，船就开了。

那青衫少年走进中舱，与龙德邻、袁承志见礼，自称姓温名青，因得知母亲病

---



---

重，是以赶着回去探望，他见了龙德邻不以为意，一双秀目，却不住向袁承志打量，问道：“听袁兄口音，好似不是本地人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小弟原籍广东，从小在陕西居住，江南还是生平第一次来。”温青问道：“袁兄去浙江有何贵干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是去探访一个朋友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忽然两艘小船运橹如飞，从坐船两旁抢了过去。温青眼睛盯着小船，直望着两船转了一个弯，被前面的山崖挡住，这才不看。

吃中饭时，龙德邻很是好客，邀请两人同吃。袁承志一餐要吃三人碗，鸡鱼蔬菜都吃了不少，温青却只吃一碗，甚是秀气文雅。

刚吃过饭，只听得水声响动，又是两艘小船抢过船旁。一艘小船船头站着一名大汉，望着大船狠狠的瞪了几眼。温青秀

---

---

眉一竖，满脸怒色。袁承志心感奇怪：“他为甚么见了这两艘小船生气？”温青似乎察觉到了，微微一笑，脸色登转柔和，接过船伙泡上来的一杯茶，啜了一口，似嫌茶叶粗涩，皱了眉头，把茶杯放在桌上。

到了傍晚，船在一个市镇边停泊了。袁承志想上岸游览，龙德邻不肯离开货物，邀温青时，他嘴唇一扁，神态轻蔑，说道：“这种荒野地方，有甚么可玩的？”似是讥他没见过世面。

袁承志觉这少年骄气迫人，却也不以为忤。他见江南山温水软，景色秀丽，与华山的雄奇险峻全然不同，一路上从不肯错过了游览的机缘，当下上岸四下闲逛，喝了几杯酒，买了几斤枇杷回船，想请龙德邻和温青吃时，见两人都已睡了，便也解衣就寝。

---

---

睡到中夜，睡梦中忽听远处隐隐有唢呐之声，袁承志登时醒转，想起师父所说江湖上的种种变故情状，料知有事，悄悄在被中穿了衣服。

不久橹声急响，下游有船上来。只见温青突然坐起，原来他并未脱衣，又见他从小窝中取出一柄精光耀眼的长剑，跃到船头。

袁承志一惊，心想：“莫非他是水盗派来卧底的，要打劫这姓龙的商人？这事教我遇上了，可不能不管。”穆人清离山之时，曾说世间方乱，道路不靖，带着长剑惹眼，不免多生事端，因此他遵师父之嘱，随身只带了一柄匕首，那柄平日习练剑法的长剑留在华山，当下一摸身边匕首，坐起身来。只听得对面小船摇近，船头上一个粗暴的声音喝道：“姓温的，你讲不讲江湖义气？”温青叱道：“讲又怎样，不讲又怎样？”

---

---

那人叫道：“我们辛辛苦苦的从九江一路跟踪下来，你倒好，半路里杀出来吃横梁子！”

这时龙德邻也已惊醒，探头张望，见四艘小船上火把点得晃亮，船头上站满了人，个个手执兵刃，登时吓得不住发抖。袁承志已听出其间过节，安慰他道：“莫怕，没你的事！”

龙德邻道：“他……他们不是来抢我货物……货物的强人么？”

温青喝道：“天下的财天下人发得，难道这金子是你的？”

那人道：“快把两千两金子拿出来，大家平分了。咱们双方各得一千两，就算便宜你。”温青叫道：“呸，你想么？”小船上两名大汉怒道：“沙大哥，何必跟

---

---

这横蛮的东西多费口舌！他不要一千两金子，那么一个子儿也不给他。”手执兵刃，向大船上纵来。

龙德邻听他们喝骂，本已全身发抖，这时见小船上两人跳将过来，更是魂飞魄散，大叫道：“袁……袁相公，强人……

强人来打劫……打劫啦。”袁承志将他拉到自己身后，低声道：“别怕。”

只见温青身子一偏，左足飞起，扑通一声，左边一人踢下了江去，跟着右手长剑斩落。来人举刀一挡，哪知他长剑忽地斜转，避过了刀锋，顺势削落，只听得喀擦一声响，那人连肩带刀，都被削了下来，跌在船头，晕死了过去。温青冷笑一声，叫道：“沙老大，别让这些脓包来现世啦。”对面那大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去抬老李回来。”小船上两人空手纵将过来，温青只是冷笑，并不理会，让两人将

---

---

右膀被削之人抬了回去，不久跌在江中那人也湿淋淋的爬上小船。

沙老大叫道：“我们龙游帮和你石梁派素来河水不犯井水。我们当家的冲着你五祖面子，不来跟你为难，可别当我们是好惹的。”

袁承志听他提到石梁派，心中一凛：“那天到华山来的张春九，不是自称石梁派么？”

温青道：“你别向我卖好，打不过，想软求么？”沙老大怒道：“你到底按不按江湖上的规矩办事？”温青冷笑道：“我爱怎样就怎样，偏有这许多废话？”沙老大道：“咱们话说在先，我们龙游帮已尽到了礼数，跟你好说好话，只盼双方不伤了和气。你五祖可不能再说我们以多欺少，以大欺小。”袁承志听他口气，似乎对温青的一个甚么五祖很是忌惮。温青笑

---

---

道：“凭你这点玩艺儿，就能欺得了我么？”

袁承志听双方越说越僵，知道定要动手，从两边言语中听来，似是龙游帮想劫一批黄金，却给温青中间杀出来挟手夺了去，龙游帮不服气，赶上来要分一半赃。温青上船时身子如此沉重，想来包裹中就藏着这二千两黄金了。心想两边都非正人，自己装作不会武功，只袖手旁观便是。

沙老大大声呼喝，手握一柄泼风大环刀，跃上船来，十多名大汉跟着纷纷跃过，站在他身后。沙老大一抱拳，说道：“你石梁派武功号称独步江南，今日姓沙的领教阁下高招！”温青哼了一声道：“是你一人和我打呢，还是你们大伙儿齐上？”

沙老大怒道：“你也太瞧不起人啦！”

---

---

你船上还有甚么朋友请他出来作个见证，别让江湖上朋友说姓沙的不要脸。”他掉头对着舱口，说道：“叫舱里的朋友出来吧！”两名大汉走进舱去，对袁承志和龙德邻道：“我们大哥要你们出去。”

龙德邻全身发抖，不敢作声。袁承志道：“他们要打架，只不过叫咱们作个见证，没甚么要紧。出去吧。”拉着他手，走上船头。

温青似乎等得不耐烦了，不让沙老大再交待甚么场面话，冷笑道：“你定要出丑，可莫怪我手辣，进招。”刷刷两剑，分刺对方左肩右膀。沙老大身材魁梧，身法却颇为灵动，泼风刀一招“铁牛顶颈”，反转刀背，向温青砸来，这一招既避来剑，又攻敌人，可是手下留情，只以刀背砸打。

温青叱道：“有甚么本事，一古脑儿

---



---

的都抖出来吧，我可不领你情。”口中说着，手上长剑连攻数招。

沙老大微一疏神，嗤的一声，肩头衣服被刺破了一片，肩头也割伤了一道口子，他叽哩咕噜的骂了几句，一柄泼风刀施展开来，狠砍狠杀，招招狠毒。温青剑走轻灵，盘旋来去，长剑青光闪烁，已把对方全身裹住。

袁承志看两人拆了数招，已知温青武功远在沙老大之上。

沙老大刀沉力劲，看来倒是十分威猛，但刀法失之呆滞。温青以巧降力，时候稍长，沙老大额头见汗，呼吸渐粗，身法已不如初战时的矫捷。

刀光剑彩中只听得温青一声呼叱，沙老大腿上中剑。他脸色大变，纵出三步，右手一扬，三枚透骨钉打了过来。温青扬

---

---

剑打飞两枚，另一枚侧身避过。他打飞的两枚透骨钉中，有一枚突向袁承志当胸飞去。

温青惊呼一声，心想这一次要错伤旁人。哪知袁承志伸出左手，只用两根手指，便轻轻巧巧的将那枚透骨钉拈住了。

沙老大带来的大汉中多人手执火把，将船头照得明晃晃地有如白昼，温青瞧得清楚，不禁一怔：“这手功夫可俊得很哪！”

原来他武功着实了得。”

沙老大见温青注视着袁承志，面露惊愕之色，乘他不备，又是三枚透骨钉射了过去。

袁承志急叫：“温兄，留神！”

---

---

温青急忙转过头来，只见三枚透骨钉距身已不过三尺，若不是得他及时呼叫，至多躲得过一枚，下面两枚却万万躲避不开，急忙侧头让过了一枚，挥剑击飞了另外两枚，转身向袁承志点头示谢，挺起长剑，向沙老大直刺过去。

沙老大一击不中，早已有备，提起泼风刀一轮猛砍。温青恨他歹毒，出手尽是杀着。拆了数招，沙老大右膀中剑，呛啷啷一响，泼风刀跌落船板。温青抢上一步，挥剑将他右腿砍下。沙老大长声惨叫，晕了过去，他手下众人大惊，拥上相救。温青掌劈剑刺，登时打死了七八人。

袁承志看着不忍，说道：“温大哥，饶了他们吧！”温青毫不理会，继续刺杀，又伤了两人。余人见他凶悍，纷纷跳江逃命。温青顺手一剑，割下沙老大的首级，跟着两脚，把他首级和尸身都踢入江中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心下不快，暗想你既已得胜，何必如此心狠手辣，转头看龙德邻时，他早已吓得全身瘫软，动弹不得。

跳入江中的龙游帮众纷纷爬上小船，摇动船橹，如飞般向下游逃去。

袁承志道：“他们要抢你财物，既没抢去，也就罢了，何苦多伤性命？”

温青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没见他刚才的卑鄙恶毒么？要是我落入他手里，只怕还有更惨的呢。你别以为救了我一次，就可随便教训人家，我才不理呢。”袁承志默然不语，心想这人实在不通情理。

温青拭干剑上血迹，还剑入鞘，向袁承志一揖，忽然甜甜的一笑，说道：“袁大哥，适才幸得你出声示警，叫我避开暗器，谢谢你啦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脸上一红，还了一揖，心下发窘，无言可答，只觉这美少年有礼时温若处子，凶恶时狠如狼虎，不知到底是甚么性子。

温青叫船夫出来，吩咐洗净船头血迹，立即开船。船夫见了刚才的狠斗，哪敢违抗，提水洗了船板，拔锚扬帆，连夜开船。

温青又叫船夫取出龙德邻的酒菜，喧宾夺主，自与袁承志在船头赏月。他绝口不提刚才恶斗，也不谈论武功，喝了几杯酒，说道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哼，青天只怕也管他不着呢。明月几时爱出来，便出来，不爱出来便不出来。

袁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袁承志听他忽然掉文，只得随口嗯了

---

---

一声。他小时跟应松念了几年书，自从跟穆人清学武后，虽然晚间偶然翻阅一下书籍，但不当它正经功课，是以文字上甚是有限。

温青道：“袁兄，月白风高，如此良夜，咱们来联句，好不好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联句？甚么叫联句？我可不会。”温青一笑不答，替袁承志斟了杯酒。忽见前面江上一叶小舟破浪而来，虽是逆水，但驶得甚快。温青脸色一变，冷笑数声，只管喝酒。

座船顺风顺水，冲向下游，转眼间两船驶近。温青掷下酒杯，突然飞身跃起，双脚在船篷上点了几点，落在后梢，从船老大手里抢过舵来，只一扳，座船船头向左偏斜，对准了小船直撞过去。小船忙要避让，哪里还来得及，只听一声巨响，两船已然相撞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叫得一声：“啊哟！”已见小船上跃起三个人影，先后落在大船船头，身手均颇迅捷。这时小船一侧，翻了过去，船底向天。袁承志老远看出小船上原有五人，除这三人外，尚有两人，一个掌舵，一个打桨。这两人不及跃起，都落入水中，只叫得一声“救命”便沉落江底。这一带江面水急礁多，就算熟识水性，黑夜中跌入江心也是凶多吉少。

袁承志暗骂温青歹毒，无端端的又去伤人，等两人从水中冒上，当即伸手扯断帆索，咬在口中，双足在船舷上一撑，飞身落向江中，一手一个，抓住落水的两人头发，借着牙齿咬住帆索之力，在江面打了个圈子，提着两人回到座船，这一下既使上了“混元功”内劲，又用了木桑所授的轻身功夫。

只听四人齐声喝采。一是温青，他已从船梢跃回船头，另外三个则是从小船跳

---

---

上来的。

袁承志放下两人，月光下看那三人时，见一个是五十多岁的枯瘦老者，留了稀疏的胡子，一个是中年大汉，身材粗壮，另一个则是三十岁左右的妇人。

那老者阴恻恻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位老弟好俊身手，请教尊姓大名，师承是哪一位？”

袁承志抱拳说道：“晚生姓袁，因见这两位落水，怕有危险，这才拉了起来，并非胆敢在前辈面前卖弄粗浅功夫，请勿见怪。”

那老者见他十分谦恭，颇出意料之外，只道他是怕了自己，冷笑一声，对温青道：“怪不得你这娃儿越来越大胆啦，原来有了这么硬的一个帮手。他是你的相好么？”

---



---

温青登时满脸通红，怒喝：“我尊称你一声长辈，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些！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看这些人神气，全都不是正人，我可莫卷入是非漩涡之中。”于是朗声说道：“在下与这位温兄也是萍水相逢，谈不上甚么交情。我奉劝各位，有事好好商量，不必动刀动枪的伤了和气。”

那老者还未接口，温青狠狠瞪了袁承志一眼，怒道：“你要是害怕，那就上岸走你的吧！”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个人可真蛮不讲理。”当下默然不语。

那老者听了袁承志口气，知他不是温青帮手，喜道：“袁朋友既跟这姓温的没有瓜葛，那好极啦，等我们事了之后，我再和袁朋友详谈，咱们很可以交交。”言下颇有结纳之意。袁承志不便回答，作了

---

---

一揖，退在温青身后。

那老者对温青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做事这等心狠手辣。沙老大打不过你，你赶了他走，也就罢了，干么要伤他性命？”

温青道：“我只一个人，你们这许多大汉子一拥而上，我不狠一些成么？还说人家呢？也不怕旁人笑你们大欺小，多欺少。有本事哪，就把人家的金子给拾下来。等我捡了，又是阴魂不散的追 coming 来要，想吃现成么？也不知道要不要脸呢？”

他语音清脆，咕咕呱呱的一顿抢白，那老者给他说得哑口无言。

那妇人突然双眉竖起，骂道：“你这小娃儿，你温家大人把你宠得越来越没规矩啦。我要问问你爷爷去，是谁教你这般目无尊长？”温青道：“尊长也要有尊长

---

---

的样儿，想摆摆空架子，来捡便宜，那可不成。”

那老者大怒，右手噗的一掌，击在船头桌上，桌面登时碎裂。温青道：“荣老爷子的功夫如何，我早就知道，左右也不过这点玩艺儿，又何必在小辈面前卖弄？你要显功夫，去显给我爷爷们看。”那老者道：“你别抬出你那几个爷爷来压人。你爷爷便怎样？他们真有本事，也不会让女儿给人糟蹋，也不会有你这小杂种来现世啦！”温青惨然变色，伸手握住了剑柄，一只白玉般的手不住抖动，显是气恼已极。那大汉和妇人却大笑起来。

袁承志见温青脸颊上流下两道清泪，心中老大不忍，暗道：“他行事比我老练得多，怎么给人一激就哭了起来？这老头儿跟人吵嘴，怎地又去骂人家的父母？年纪一大把，却不分说道理，乱七八糟的，尽说些难听话来损人。”他本来决意两不

---

---

相助，但眼见温青被人欺侮，却动了锄强扶弱之念。

那老者阴森森的道：“哭有甚么用？快把金子拿出来。我们自己也不贪，金子要拿去给沙老大的寡妇。再说，这位袁朋友也该分上一份。”袁承志忙摇手道：“我不要！”

温青气得身子发颤，哭道：“我偏偏不给。”

那大汉哼了一声，见大船虽已收帆，但仍顺水下流，举起船头的大铁锚，在空中舞了一个圈，向岸上掷去。那铁锚连上铁链，不下两百多斤，他掷得这么远，力气确然非同小可。铁锚一落在岸上，大船登时停了。那大汉叫道：“你到底拿不拿出来？”

温青举起左袖，拭干了泪水，说道：

---

---

“好，我拿给你们。”

奔进船舱，过了一会，双手捧着一个包裹出来，看模样甚是沉重。那大汉正要伸手去接，温青喝道：“呸，有这么容易！”

手上使劲，那包裹直飞出去，扑通一声大响、落入江心，叫道：“你们有种就把我杀了，要想得金子吗？别妄想啦！”那大汉气得哇哇大叫，拔刀向他砍来。

温青一掷出包裹，早已拔剑在手，刷刷两剑，还刺大汉。

那老者叫道：“住手！”大汉回架来剑，跃开两步。

那老者向温青侧目斜视，冷笑道：“果然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乌龟原是王八种。有这样的老子，就生这样的小畜生。今日

---

---

再让你这小辈在老夫面前放肆，我就不姓荣啦。”也不见他身子晃动，突然拔了起来，落在温青面前。温青挺剑刺去，那老者空手进招，运掌成风，攻势凌厉之极。温青虽有长剑在手，却被他逼得连连倒退。拆得十多招，温青右腕忽被他手指点中，长剑当啷落地。那老者脚尖一挑，把剑踢了起来，左手握住剑柄，右手搭定剑尖，双手里弯，拍的一声，剑身登时折断。温青吃了一惊。

老者喝道：“今日不在你身上留个记号，只怕你日后忘了老夫的厉害！”手持断剑，向他脸上划去。温青惊呼闪避，老者步步进逼，毫不放松，左手递出，剑尖青光闪烁，眼见便要划到温青脸上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再不出手，他脸上非受重伤不可。”从囊中掏出一枚铜钱，向老者手中断剑上投去。

---

---

当的一声，老者只感手上一震，一枚暗器打在断剑之上，撞击之下，虎口一痛，断剑竟自脱手。温青本已吓得面色大变，这时喜极而呼，纵到袁承志身后，拉着他的手臂，似乎求他保护。

那老者姓荣名彩，是龙游帮的帮主，在浙南一带，除了石梁派五祖、吕七先生等寥寥数人，武功数他为高。他十指练就大力魔爪功，比寻常刀剑还更厉害。哪知竟被对方一枚小小暗器将手中兵刃打落，真是生平未遇之奇耻大辱，登时面红过耳，却又不禁暗暗心惊：“这小伙子的手劲怎地如此了得？”

那大汉和妇人也已看出袁承志武功惊人，心想反正金子已给丢入江中，今日有这硬手在这里，无论如何占不到便宜了，不如交待几句场面话，就此退走。那妇人叫道：“老爷子，咱们走吧，冲着这位袁朋友，今日就饶了这娃儿。”

---

---

温青叫道：“见人家本领好，就想走啦，你们龙游帮就会欺软怕硬，羞也不羞？”袁承志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人刚脱大难，随即如此尖酸刻薄，不给人留丝毫余地。那妇人给他说得神情狼狈，动武又不是，不理又不是，满脸怒容。

荣彩也感难以下台，强笑道：“这位老弟功夫真俊，今日相逢，也是有缘，咱俩来玩一趟拳脚如何？”他在大力鹰爪手上下过二十余年苦功，颇具自信，心想你这小子暗器功夫虽好，在拳脚上却决不能输了给你。

袁承志寻思：“如和这老者一动手，就算是助定了温青。

这少年心胸狭隘，刁钻狡猾，为了一些金子便胡乱杀人。决不能是益友。何必为他而无谓与人结怨。”于是拱手说道：

---



---

“晚辈初涉江湖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一点微末小技，如何敢在老前辈面前献丑？”

荣彩微微一笑。心想：“这少年倒很会做人。”他乘此收篷，说道：“袁朋友太客气了！”狠狠瞪了温青一眼，说道：“终有一天，教你这娃儿知道老夫的厉害。”转头对那大汉与妇人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温青道：“你有多大厉害，我早就知道啦。见到人家功夫好，就是不敢动手，巴不得想早早扯呼，赶回家去，先服几包定惊散，再把头钻在被窝里发抖。”他嘴上丝毫不肯让人，立意要挑拨他与袁承志过招。他看出袁承志武功高强，荣彩不是敌手。这一来不但荣彩尴尬万分，连袁承志也自发恼。

荣彩怒道：“这位袁朋友年纪虽轻，可是很讲交情，来来来，咱们来玩一手，

---

---

别让无知小辈说我没胆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老前辈何必和他一般见识，他是说玩话。”荣彩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决不和你当真。”

温青冷冷的道：“还说不怕呢，没动手，先套交情，赶快还是别过招的好。我活了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样，哼，哼，这算甚么？我可说不上来啦。荣老爷子，你既怕得很了，何不请这位袁相公回去，请他来当龙游帮的帮主呢？”

荣彩怒气冲天，挥拳劈面向袁承志削去，掌缘将近他面门，倏地收回，叫道：“袁朋友，来来来，我请教请教你的高明招术。”

到了这地步，袁承志已不能不出手，只得纵到船头中间，说道：“老前辈掌下留情。”荣彩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你进招吧，大家初次见面。无冤无仇，点到即止

---

---

便是。”温青道：“是啊，袁兄，他在讨饶呢，苦苦哀求你别打痛了他的老骨头。”荣彩呸的一声，一口浓痰向温青吐了过去。温青嘻嘻一笑，侧身避过。袁承志知道若再谦逊，那就是瞧人不起，展开五行拳，发拳当胸打去。

荣彩和旁观三人本来都以为他武功有独到之秘，哪知使出来的竟是武林中最寻常不过的五行拳。敌对三人登时意存轻视，温青脸上不自禁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
荣彩心中暗喜，双拳如风，连抢三下攻势，满拟自己的大力魔爪手江南独步，三四招之间就可破去对方五行拳，那知袁承志轻描淡写的一一化解。再拆数招，荣彩暗暗吃惊，原来对方所使虽是极寻常的拳术，但每一招均是含劲不吐，意在拳先，举手抬足之间隐含极浑厚的内力。五行拳本以猛攻为主，但他全不抢攻，只是展开架式，使荣彩双手欺不近身。

---

---

荣彩心中焦躁，心想他明明是在让着自己，如被温青一说穿，老脸可挂不住了，蓦地拳招一变，改掌为抓，双手手指尽是抓向对方要害，一招一式，越来越快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此人魔爪功练到此地步，也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得给他留下颜面，如不让他一招，温青免不得还要说嘴。”

他自艺成下山，此刻是初次与人动手过招，决意遵照师父叮嘱，容让为先，眼见荣彩右手向自己肩头抓来，故意并不退避。荣彩大喜，心中倒并不想伤他，只拟将他衣服撕破一块，就算赢了一招，哪知一抓到他的肩头，突觉他肌肉滑溜异常，竟像水中抓到一尾大鱼那样，一下子就被他滑了开去，正自一惊，袁承志已跳开两步，说道：“我输了！”荣彩拱手道：“

---

---

承让，承让！”

温青道：“他是真的让你，你自知之明倒还有的，知道了就好啦！”

荣彩脸一板，正待发作，忽见岸上火光闪动，数十人手执兵刃火把，快步奔来。当先一人叫道：“荣老爷子，已把那小子抓到了吧？咱们把这小子刖了，给沙老大报仇！”

温青见对方大队拥到，虽然胆大妄为，心中也不禁惴惴。

荣彩叫道：“刘家兄弟，你们两人过来！”岸上两人应声走到岸边，见大船离岸甚远，扑通两声跳入江内，迅速游到船边，水性极是了得，单手在船舷上一搭，扑地跳了上来。荣彩道：“那包货色给这小子丢到江心去啦，你哥儿俩去捡起来！”说着向江心一指。刘氏兄弟跃落江中，

---

---

潜入水内。

温青一扯袁承志的袖子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快救救我吧，他们要杀我呢！”

袁承志回过头来，月光下见他容色愁苦，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气，便点了点头。温青拉住他的手道：“他们人多势众。

你想法子斩断铁链，咱们开船逃走。”袁承志还未答应，只觉温青的手又软又腻，柔若无骨，甚感诧异：“这人的手掌像棉花一样，当真希奇。”

这时荣彩已留意到两人在窃窃私议，回头望来。温青把袁承志的手捏了一把，突然猛力举起船头桌子，向荣彩等三人推去。

那大汉与妇人正全神望着刘氏兄弟潜

---

---

水取金，出其不意，背上被桌子一撞，惊叫一声，一齐掉下水去。荣彩纵身跃起，伸掌抓出，五指嵌入桌面，用力一拉一掀，格格两声，温青握着的桌脚已然折断。荣彩知道那大汉与妇人不会水性，这时江流正急，刘氏兄弟相距甚远，不及过来救援，忙把桌子抛入江中，让二人攀住了不致沉下，随即双拳呼呼两招，向温青劈面打来。

温青提了两条桌腿，护住面门，急叫：“快！你。”袁承志提起铁链，“混元功”内劲到处，一提一拉，那只大铁锚呼的一声，离岸向船头飞来。荣彩和温青大惊，忙向两侧跃开，回头看袁承志时，但见他手中托住铁锚，缓缓放在船头。铁锚一起，大船登时向下游流去，与岸上众人慢慢远离。荣彩见他如此功力，料知若再逗留，决计讨不了好去，双足一顿，提气向岸上跃去。

---

---

袁承志看他的身法，知他跃不上岸，提起一块船板，向江边掷去。荣彩下落时见足底茫茫一片水光，正自惊惶，突见船板飞到，恰好落在脚下水面之上，当真大喜过望，左脚在船板上一借力。跃上了岸，暗暗感激他的好意，又不禁佩服他的功力，自己人先跃出，他飞掷船板，居然能及时赶到。

温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分青红皂白，便是爱做滥好人！”

到底你是帮我呢，还是帮这老头儿？让他在水里浸一下，喝几口江水不好吗？又不会淹死人。”

袁承志知道这人古怪，不愿再理，心想这种人以少加招惹为妙，自己救了他性命，他非但毫不感恩，反而如此无礼数说，当下也不接口，回到舱里睡了。

---



---

次日下午船到衢州，袁承志谢了龙德邻，取出五钱银子给船老大。龙德邻定要代付，袁承志推辞不得，只得又作揖相谢。

温青对龙德邻道：“我知你不肯替我给船钱，哼，你就是要给，我也不要你的。”从包裹中取出一只十两重的银元宝来，掷给船老大，道：“给你。”船老大见这么大一只元宝，吓得呆了，说道：“我找不出。”温青道：“谁要你找？都给你。”船老大不敢相信，说道：“不用这许多。”温青骂道：“啰嗦甚么？”

我爱给这许多，就给这许多，你招得我恼起上来，把你船底上打几个窟窿，教你这条船沉了！”船老大昨晚见他力杀数人，凶狠异常，不敢多说，连谢也不敢谢，忙把元宝收起。

温青在桌上打开包裹，一阵金光耀

---

---

眼，包裹中累累皆是黄金，十两一条的金条总有二百来条，他右拳在金条堆中切了下去，平分成两份，将一份包在包裹，背在背上，双手把另一堆金条推到袁承志面前，说道：“给你！”袁承志不解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

温青笑道：“你当我真的把金子抛到了江里吗？傻死啦！”

让他们去江底瞎摸，摸来摸去只是衣服包着的一块压舱石。”

说着格格大笑，只笑得前仰后合，伏在桌子上身子发颤。

袁承志也不禁佩服他的机智，心想这人年纪比自己还轻着一两岁，连荣彩这样的老手也给他瞒过，说道：“我不要，你都拿去，我帮你并非为了金子。”温青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，又不是你自己拿

---

---

的，何必装伪君子？”袁承志不住摇头。

龙德邻虽是富商，但黄澄澄一大堆金子放在桌上，一个一定不要，一个硬要对方拿去，这样的事情固然闻所未闻，此刻亲眼目睹，兀自不信，只道袁承志嫌少。

温青怒道：“不管你要不要，我总是给了你。”突然跃起，纵上岸去。

袁承志出其不意，一呆之下，忙飞身追出，两个起落，已抢在他面前，双手一拦，说道：“别走，你把金子带去！”温青冲向右，他拦在右面，温青冲向左，又被他抢先挡住。温青几次闯不过，发了脾气，举掌向他劈面打去。袁承志举左掌轻轻一架，温青已自抵受不住，向后连退三步，这才站住。

他知道无法冲过，忽然往地下一坐，双手掩面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，袁承志

---

---

大奇，连问：“我震痛了你吗？”温青呸了一声：“你才痛呢！”一笑跃起。袁承志不敢再追，目送他背影在江边隐去。

眼见他一身武功，杀人不眨眼，明明是个江湖豪客，哪知又哭又笑，竟如此刁钻古怪，不由得摇摇头回到船内，把金条包起，与龙德邻拱手作别。

他在衢州城内大街上找了一家客店住下，心想：“这一千两黄金如不归还，心中如何能安？我不过见他可怜，才出手相助，岂能收他酬谢？好在他是本地石梁派的人，我何不找到他家里去？他如再撒赖，我放下金子就走。”

翌日问明了石梁的途径，负了金子，迈开大步走去。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，他脚步迅速，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。

石梁是个小镇，附近便是烂柯山。相

---

---

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，观看两位仙人对弈，等到一局既终，回过头来，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，回到家来，人事全非，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。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，鬼斧神工，非人力所能搬上，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，石梁之名，由此而起。

袁承志来到镇上，迎面遇见一个农妇，问道：“大嫂，请问这里姓温的住在哪里？”那农妇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脸上一副嫌恶的神气，掉头便走。

袁承志走到一家店铺，向掌柜的请问。那掌柜淡淡的道：“老兄找温家有甚么事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要去交还一些东西。”那掌柜冷笑道：“那么你是温家的朋友了，又来问我干甚么？”袁承志讨了个没趣，心想这里的人怎地如此无礼，见

---

---

街边两个小童在玩耍，摸出十个铜钱，塞在一个小童的手里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带我到温家去。”那小童本已接过了钱，听了他的话，把钱还他，气忿忿的道：“温家？那边大屋子就是，这鬼地方我可不去。”袁承志这才明白，原来姓温的在这里搞得天怒人怨，没人肯和他家打交道，倒不是此地居民无礼。

他依着小童的指点，向那座大屋子走去，远远只听得人声嘈杂。走到近处，见数百名农人拿了锄头铁耙，围在屋前，大叫大嚷：“你们把人打得重伤，眼见性命难保，就此罢了不成？姓温的，快出来抵命！”人群中，有七八个妇人，披散了头发，坐在地上哭嚷。

袁承志走将过去，问一个农夫道：“大哥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那农夫道：“啊，你是过路的相公。这里姓温的强凶霸道，昨天下乡收租，程家老汉求他宽限几

---

---

天，他一下就把人推得撞向墙上，受了重伤。程老汉的儿子侄儿和他拚命，都被他打得全身是伤，只怕三个人都难活命。你说这样的财主狠不狠？相公你倒评评这个理看。”

正说之间，众农夫吵得更厉害了，有人举起铁耙往门上猛砸，更有人把石头丢进墙去。

忽然大门呀的一声开了，一条人影倏地冲出，众人还没看清楚，已有七八名农人给他飞掷出来，跌出两三丈外，撞得头破血流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人好快身手！”定睛看时，见那人身材又瘦又长，黄澄澄一张面皮，双眉斜飞，神色甚是剽悍。

那人喝道：“你们这批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胆敢到这里来撒野？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---

---

”众人未及回答，那人抢上一步，又抓住数人乱掷出去。

袁承志见他掷人如掷稻草，毫不用力，心想不知此人与温青是甚么干系，倘若前晚他与温青在一起，那么他抵敌荣彩等人绰绰有余，用不到自己出手了。

人群中三名农夫抢了出来，大声道：“你们打伤了人，就这样算了吗？我们虽穷，可是穷人也是命哪！”那瘦子哈哈几声冷笑，说道：“不打死几个，你们还不知道好歹。”身形一晃，已抓住一个中年农夫后心，随手甩出，把他向东边墙角掼去。就在这时，两个青年农夫一齐举起锄头向他当头扒下。

那瘦子左手一横，两柄锄头向天飞出，随即抓住两人胸口向门口旗杆石上掷去。

---



---

袁承志见这人欺侮乡民，本甚恼怒，但见他武功了得，若是纠缠上了，麻烦甚多，只想等他们事情一了，便求见温青，交还黄金之后立即动身，哪知这瘦子竟然骤下杀手。眼见这三人撞向墙角坚石，不死也必重伤，不由得激动了侠义心肠，顾不得生事惹祸，飞身而前，左手抓住中年农夫右腿往后一拉，丢在地下，跟着一招“岳王神箭”，身子当真如箭离弦，急射而出，抢过去抓住两个青年农夫背心，这才挺腰站直，将两人轻轻放落。这招“岳王神箭”是木桑道士所传的轻功绝技，身法之快，任何各派武功均所不及，他本不想轻易炫露，但事急救人，不得不用，心知这一来定招了那瘦子之恨，好在温家地点已知，不如待晚上再来偷偷交还，于是一放下农夫，立即转身就走，更不向瘦子多瞧一眼。

三个农夫死里逃生，呆在当场，做声不得。

---

---

那瘦子见他如此武功，惊讶异常，暗忖自己投掷这三人手法极为迅速，且是往不同方向掷去，此人居然后发先至，将三人一一救下，不知是何来头。见他转身而去，忙飞身追上，伸手向他肩头拍去，说道：“朋友，慢走！”这一拍使的是大力千斤重手法。袁承志并不闪避，肩头微微向下一沉，便把他的重手法化解了，却也不运劲反击，似乎毫不知情。那瘦子更是吃惊，说道：“阁下是这批家伙请来，和我们为难的么？”

袁承志拱手道：“实在对不起，兄弟只怕闹出人命，大家麻烦，是以冒昧扶了他们一把。这可得罪了。老兄如此本领，何必跟这些乡民一般见识？”

那瘦子听他出言谦逊，登时敌意消了大半，问道：“阁下尊姓？到敝处来有何贵干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在下姓袁，有一位

---

---

姓温的少年朋友，不知是住在这里的么？”那瘦子道：“我也姓温，不知阁下找的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在下要找温青温相公。”那瘦子点点头，转身对数十名尚未散去的乡民喝道：“你们想死是不是？还不快滚？”

众农民见袁承志和那瘦子攀起交情来，适才见了两人功夫，不敢再行逗留，纷纷散去，走远之后，便又大骂，行得越远，骂得越响。乡音佶屈，袁承志不懂他们骂些甚么。

那瘦子也不理会，向袁承志道：“请到舍下奉茶。”袁承志随他入内，只见里面是一座二开间的大厅，当中一块大匾，写着三个大字：“世德堂”。厅上中堂条幅，云板花瓶，陈设得甚是考究，一派豪绅大宅的气派。

那瘦子请袁承志在上首坐了，仆人献

---

---

上茶来。那瘦子不住请问袁承志的师承出身，言语虽然客气，但袁承志隐隐觉得他颇含敌意，当下说道：“请温青相公出来一见，兄弟要交还他一件东西。”

那瘦子道：“温青就是舍弟，兄弟名叫温正。舍弟现下出外去了，不久便归，请老兄稍待。”袁承志本来不愿与这种行为不正、鱼肉乡邻的人家多打交道，但温青既然不在，只得等候。可是跟温正实在没甚么话可说，两人默然相对，均感无聊。

等到中午，温青仍然没回，袁承志又不愿把大批黄金交与别人。温正命仆人开出饭来，火腿腊肉，肥鸡鲜鱼，菜肴十分丰盛。

等到下午日头偏西，袁承志实在不耐烦了，心想反正这是温青家里，把金子留下算了，于是将黄金包裹往桌上一放，说

---

---

道：“这是令弟之物，就烦仁兄转交。兄弟要告辞了。”

正在此时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笑语之声，都是女子的声音，其中却夹着温青的笑声。温正道：“舍弟回来啦。”抢了出去。袁承志要跟出去，温正道：“袁兄请在此稍待。”袁承志见他神色诡秘，只得停步。

可是温青竟不进来。温正回厅说道：“舍弟要去换衣，一会就出来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温青这人实在女人气得紧。见个客人又要换甚么衣服？”

又等良久，温青才从内堂出来，只见他改穿了紫色长衫，加系了条鹅黄色腰绦，头巾上镶着一颗明珠，满脸堆欢，说道：“袁兄大驾光临，幸何如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温兄忘记了这包东西，特来送还。”温青愠道：“你瞧我不起，是不

---

---

是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兄弟绝无此意，只是不敢拜领厚赐。就此告辞。”站起来向温正、温青各自一揖。

温青一把拉住他衣袖，说道：“不许你走。”袁承志不禁愕然。温正也脸上变色。

温青笑道：“我正有一件要紧事须得请问袁大哥，你今日就在舍下歇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兄弟在衢州城里有事要办，下次若有机缘，当再前来叨扰。”温青只是不允。温正道：“袁大哥既然有事，咱们就别耽搁他。”温青道：“好，你一定要走，那你把这包东西带走。你说甚么也不肯在我家住，哼，我知道你瞧我不起。”袁承志迟疑了一下，见他留客意诚，便道：“

既是温兄厚意，兄弟就不客气了。”

---

---

温青大喜，忙叫厨房准备点心。温正一脸的不乐意，然而却不离开，一直陪着，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。

温青尽与袁承志谈论书本上的事。袁承志对诗词全不在行，史事兵法却是从小研读的，温青探明了他的性之所近，便谈起甚么淝水之战、官渡交兵之类史事来。袁承志暗暗钦佩，心想：“这人脾气古怪，书倒是读过不少，可不似我这假书生那么草包。”温正于文事却一窍不通，听得十分腻烦，却又不肯走开。袁承志不好意思了，和他谈了几句武功。温正正要接口，温青却又插嘴把话题带了开去。

袁承志见这两兄弟之间的情形很奇怪，温正虽是兄长，对这弟弟却显然颇为敬畏，不敢丝毫得罪，言谈之间常被他无礼抢白，反而赔笑，言语中总是讨好于他。如温青对他辞意略为和善，他就眉开眼笑，高兴非凡。

---

---

到得晚间，开上酒席，更是丰盛。用过酒饭，袁承志道：“小弟日间累了，想早些睡。”温青道：“小弟局处乡间，难得袁兄光临，正想剪烛夜话，多所请益。袁兄既然倦了，那么明日再谈吧。”

温正道：“袁兄今晚到我房里睡吧。”温青道：“你这房怎留得客人？自然到我房里睡。”温正脸色一沉，道：“甚么？”

温青道：“有甚么不好？我去跟妈睡。”温正大为不悦，也不道别，径自入内。温青道：“哼，没规矩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

袁承志见他兄弟为自己斗气，很是不安，说道：“我在荒山野岭中住惯了的，温兄不必费心。”温青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不费心就是。”拿起烛台，引

---



---

他进内。

穿过两个天井，直到第三进，从东边上楼。温青推开房门，袁承志眼前一耀，先闻到一阵幽幽的香气，只见房中点了一支大红烛，照得满室生春，床上珠罗纱的帐子，白色缎被上绣着一只黄色的凤凰，壁上挂着一幅工笔仕女图。床前桌上放着一张雕花端砚，几件碧玉玩物，笔筒中插了大大小小六七支笔，西首一张几上供着一盆兰花，架子上停着一只白鹦鹉。满室锦绣。连椅披上也绣了花。袁承志来自深山，几时见过这般富贵气象，不觉呆了。温青笑道：“这是兄弟的卧室，袁兄将就歇一晚吧。”不等他回答，便已掀帷出门。

袁承志室内四下察看，见无异状，正要解衣就寝，忽听有人轻轻敲门。袁承志问道：“哪一位？”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丫鬟，手托朱漆木盘，说道：“袁少爷，

---

---

请用点心。”把盘子放在桌上，盘中是一碗桂花炖燕窝。

袁承志虽是督师之子，但自幼穷乡陋居，从来没见过燕窝，不识得是甚么东西。他成年以来，初次和少女谈话，很有点害羞，红着脸应了一声。

那丫鬟笑道：“我叫小菊，是少爷…少爷，嘻嘻，吩咐我来服侍袁少爷的。袁少爷有甚么事。差我做好啦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没……没甚么事了。”小菊慢慢退出，忽然回头咭咭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是我家少爷特地炖给袁少爷吃的。”袁承志愕然不知所对。小菊一笑出门，轻轻把门带上了。

袁承志将燕窝三口喝完，只觉甜甜滑滑，香香腻腻，也说不上好吃不好吃，解衣上床，抖开被头，浓香更烈，中人欲醉，那床又软又暖，生平从未睡过，迷迷

---

---

糊糊便睡着了。

## 第五回 山幽花寂寂 水秀草青青

睡到中夜，窗外忽然有个清脆的声音  
噗哧一笑，袁承志在这地方本来不敢沉  
睡，立即惊醒，只听有人在窗格子上轻弹  
两下，笑道：“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。袁  
兄雅人，不怕辜负了大好时光吗？”

袁承志听得是温青的声音，从帐中望  
出去，果见床前如水银铺地，一片月光。  
窗外一人头下脚上，“倒挂珠帘”，似在

---

---

向房内窥探。袁承志道：“好，我穿衣就来。”心想这人行事实在令人捉摸不透，倒要看看他深更半夜之际，又有甚么希奇古怪的花样。穿好衣服，暗把匕首藏在腰里，推开窗户，花香扑面，原来窗外是座花园。

温青脚下使劲，人已翻起，落下地来，悄声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提起了放在地下的一只竹篮。袁承志不知他捣甚么鬼，跟着他越墙出外。

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。那山也不甚高，身周树木葱翠，四下里轻烟薄雾，出没于枝叶之间。良夜寂寂，两人足踏软草，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。将到山顶，转了两个弯，一阵清风，四周全是花香。月色如霜，放眼望去，满坡尽是红色、白色、黄色的玫瑰。

---

---

袁承志赞道：“真是神仙般的好地方。”温青道：“这些花都是我亲手种的，除了妈妈和小菊之外，谁也不许来。”温青提了篮子，缓缓而行。袁承志在后跟随，只觉心旷神怡，原来提防戒备之意，一时在花香月光中尽皆消除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一个小小亭子，温青要袁承志坐在石上，打开篮子，取出一把小酒壶，两只酒杯，斟满了酒，说道：“这里不许吃荤。”袁承志夹起酒菜，果然都是些香菇、木耳之类的素菜。

温青从篮里抽出一支洞箫，说道：“我吹一首曲子给你听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温青轻轻吹了起来。袁承志不懂音律，但觉箫声缠绵，如怨如慕，一颗心似乎也随着婉转箫声飞扬，飘飘荡荡地，如在仙境，非复人间。

温青吹完一曲，笑道：“你爱甚么曲

---

---

子？我吹给你听。”袁承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甚么曲子都不知道。你懂得真多，怎么这样聪明？”温青下颚一扬，笑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他拿起洞箫，又奏一曲，这次曲调更是柔媚，月色溶溶，花香幽幽，袁承志一生长于兵戈拳剑之间，从未领略过这般风雅韵事，不禁醺醺然有如中酒。温青搁下洞箫，低声道：“你觉得好听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世界上竟有这般好听的箫声，以前我做梦也没想到过。这曲子叫甚么名字？”温青脸上突然一红，低声道：“不跟你说。”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这曲子叫‘眼儿媚’。”眼波流动，微微一笑。

这时两人坐得甚近，袁承志鼻中所闻，除了玫瑰清香，更有淡淡的脂粉之气，心想这人实在太没丈夫气概，他相貌本就已太过俊俏，再这般涂脂抹粉，成甚么样子？幸亏自己不是口齿轻薄之人，否

---

---

则岂不耻笑于他？又想：江南习气奢华，莫非他富家子弟，尽皆如此，倒是我山野村夫，少见多怪了？

正自思忖，听得温青问道：“你爱不爱听我吹箫？”袁承志点点头。温青又把箫放到唇边，吹了起来，渐渐的韵转凄苦。袁承志听得出神，突然箫声骤歇，温青双手一拗，拍的一声，把一支竹箫折成两截。

袁承志一惊，问道：“怎么？你……你不是吹得好好的么？”

温青低下了头，悄声道：“我从来不爱吹给谁听。他们就知道动刀动剑，也不爱听这个。”袁承志急道：“我没骗你，我真的爱听呀，真的。”温青道：“你明天要去啦，去了之后，你永远不会再来，我还吹甚么箫？”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我脾气不好，我自己知道，可是我就管不了自

---

---

己……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心里很瞧不起我。”袁承志一时不知说甚么话好。温青又道：“因此上你永远不会再来了。我……我再也见你不着了。”

听他言中之意，念及今后不复相见，竟是说不出的惆怅难过，袁承志不禁感动，说道：“你一定瞧得出，我甚么也不懂。我初入江湖，可不会说谎。你说我心里瞧不起你，觉得你讨厌，老实说，那本来不错，不过现下有些不同了。”温青低声道：“是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猜你一定有甚么心事，是以脾气有点奇怪，那是甚么事？能说给我听么？”

温青沉吟道：“我跟你说了。就怕你会更加瞧我不起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一定不会。”温青咬一咬牙道：“好吧，我说。我妈妈做姑娘的时候，受了人欺侮，生下我来。我五位爷爷打不过这人，后来约了十多个好手，才把那人打跑，所以我是没

---



---

爸爸的人，我是个私生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语音呜咽，流下泪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可怪不得你，也怪不得你妈妈，是那坏人不好。”温青道：“他……他是我的爸爸啊。人家……人家背地里都骂我，骂我妈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有谁这么卑鄙无聊，我帮你打他。现下我明白了原因，便不讨厌你了。你如真当我是朋友，我一定再来看你。”温青大喜，跳了起来。

袁承志见他喜动颜色，笑道：“我来看你，你很喜欢吗？”

温青拉住他双手轻轻摇晃，道：“喂，你说过的，一定要来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决不骗你。”

---

---

忽然背后有声微响，袁承志站起转身，只听一人冷冷道：“半夜三更的，在这里偷偷摸摸的干么？”那人正是温正。只见他满脸怒气，双手叉腰，大有问罪之意。

温青本来吃了一惊，见到是他，怒道：“你来干甚么？”温正道：“问你自己呀。”温青道：“我和袁兄在这里赏月，谁请你来了？这里除了我妈妈之外，谁也不许来。三爷爷说过的，你敢不听的话？”温正向袁承志一指道：“怎么他又来了？”温青道：“我请他来的，你管不着。”

袁承志见他兄弟为自己伤了和气，很是不安，说道：“咱们赏月已经尽兴，大家同去安息吧。”温青道：“我偏不去，你坐着。”袁承志只得又坐了下来。

温正呆在当地，闷闷不语，向袁承志

---

---

侧目斜睨，眼光中满是憎恶之意。

温青怒道：“这些花是我亲手栽的，我不许你看。”温正道：“我看都看过了，你挖出我的眼珠子么？我还要闻一下。”

说着用鼻子嗅了几下。温青怒火大炽，忽地跳起身来，双手一阵乱拔，拔起了二十几丛玫瑰，随拔随抛，哭道：“你欺侮我！你欺侮我！拔掉了玫瑰，谁也看不成，这样你才高兴了吧？”

温正脸色铁青，恨恨而去，走了几步，回头说道：“我对你一番心意，你却如此待我，你自己想想，有没有良心。这姓袁的广东蛮子黑不溜秋的，你……你偏生……”温青哭道：“谁要你对我好了？你瞧着我不顺眼，你要爷爷们把我娘儿俩赶出去好啦。我和袁兄在这里，你去跟爷爷们说好了。你自己又生得好俊吗？”温

---

---

正叹了一口气，垂头丧气的走了。

温青回到亭中坐下。过了半晌，袁承志道：“你怎么对你哥哥这样子？”

温青道：“他又不是我真的哥哥。我妈妈才姓温，这儿是我外公家。他是我妈妈堂兄的儿子，是我表哥。要是我有爸爸，有自己的家，也用不着住在别人家里，受别人的气了。”

说着又垂下泪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我瞧他对你倒是挺好的，反而你呀，对他很凶。”温青忽然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如不对他凶，他更要无法无天呢。”

袁承志见他又哭又笑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，又想到自己的身世，不禁顿兴同病相怜之感，说道：“我爸爸给人害死

---

---

了，那时我还只七岁，我妈妈也是那年死的。”温青道：“你报了仇没有？”袁承志叹道：“说来惭愧，我真是不幸……”温青道：“你报仇时我一定帮你，不管这仇人多么厉害，我一定帮你。”袁承志好生感激，握住了他的手。

温青的手微微一缩，随即给他捏着不动，说道：“你本事比我强得多，但我瞧你对江湖上的事很生，我将来可以帮你出些主意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真好。我没一个年纪差不多的朋友，现今遇到了你……”温青低头道：“就是我脾气不好，总有一天会得罪你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既当你是朋友，知道你心地好，就算得罪了我，也不会介意。”温青大喜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就是这件事不放心。”

袁承志见他神态大变，温柔斯文，与先前狠辣的神情大不相同，说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不知温兄肯不肯听？”温青道：

---

---

“这世上我就听三个人的话，第一个是妈妈，第二个我亲外公三爷爷，第三个就是你了。”

袁承志心中一震，说道：“承你这么瞧得起我，其实，别人的话只要说得对，咱们都该听。”温青道：“哼，我才不听呢。谁待我好，我……我心里也喜欢他，那么不管他说得对不对，我都听他的。要是我讨厌的人哪，他说得再对，我偏偏不照他的话做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你真是孩子脾气，你几岁了？”温青道：“我十八岁，你呢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大你两岁。”

温青低下了头，忽然脸上一红，悄声道：“我没亲哥哥，咱们结拜为兄弟，好不好？”

袁承志自幼便遭身世大变，自然而然

---

---

的诸事谨细，对温青的身世实在毫不知情，虽见他对自己推心置腹，但提到结拜，那是终身祸福与共的大事，不由得迟疑。

温青见他沉吟不答，蓦地里站起身来，奔出亭子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连忙随后追去，只见他向山顶直奔，心想这人性情激烈。别因自己不肯答应，羞辱了他，做出甚么事来，忙展开轻功，几个起落，已抢在他面前，叫道：“温兄弟，你生我的气么？”

温青听他口称“兄弟”，心中大喜，登时住足，坐倒在地，说道：“你瞧我不起，怎么又叫人家兄弟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几时瞧你不起？来来来，咱们就在这里结拜。”

于是两人向着月亮跪倒，发了有福共享、有难同当的重誓。站起身来，温青向

---

---

袁承志一揖，低低叫了声：“大哥！”袁承志回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我叫你二弟吧。现下不早啦，咱们回去睡吧。”两人牵手回房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别回去吵醒伯母了，咱们就在这儿同榻而睡吧。”温青陡然满脸红晕，把手一摔，嗔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随即一笑，说道：“明天见。”飘然出房，把袁承志弄得愕然半晌，不知所云。

次日一早，袁承志正坐在床上练功，小菊送来早点。袁承志跳下床来，向她道劳，正吃早点，温青走进房来，道：“大哥，外面来了个女子，说是来讨金子的，咱们出去瞧瞧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好。”心想夺人财物，终究不妥，如何劝得义弟还了人家才好。

---



---

两人来到厅口，便听得厅中脚步声急，风声呼呼，有人在动手拚斗，一走进大厅，只见温正快步游走，舞动单刀，正与一个使剑的年轻女子斗得甚紧。旁边两个老者坐在椅中观战。一个老人手拿拐杖，另一个则是空手。温青走到拿拐杖的老者身旁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那老者向袁承志仔细打量，点了点头。

袁承志见那少女大约十八九岁年纪，双颊晕红，容貌娟秀，攻守之间，法度严谨。两人拆了十余招，一时分不出高下。袁承志对她剑法却越看越是疑心。

只见那少女欺进一步，长剑指向温正肩头，温正反刀格击，迅速之极，眼见那少女的长剑就要被他单刀砸飞。哪知温正快，那少女更快，长剑圈转，倏地向温正颈中划来。温正一惊，向后连纵三步。那少女乘势直上，刷刷数剑，攻势十分迅捷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已看明白她武功家数，虽不是华山派门人，但必受过本门中人的指点，否则依她功力，早已支持不住，仗着剑术精奇，才和温正勉强打个平手，莫看她攻势凌厉，其实温正又稳又狠，后劲比她长得多。温青也已瞧出那少女非温正敌手，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凭这点子道行，也想上门来讨东西。”

再拆数十招，果然那少女攻势已缓，温正却是一刀狠似一刀，再斗片刻，那少女更是左支右绌，连遇凶险。

袁承志见情势危急，忽地纵起，跃入两人之间。两人斗得正紧，兵刃哪里收得住势？一刀一剑，齐奔他身上砍到。温青惊呼一声。那两个老者一齐站起，只因出其不意，都来不及救援。却见袁承志右手在温正手腕上轻轻一推，左手反手在那少女手腕上微微一挡。两人兵刃都是不由自

---

---

主的向外荡了开去，当即齐向后跃。两个老者都是“咦”的一声，显然对袁承志这手功夫甚是惊诧，两人对望了一眼。

温正只道袁承志记着昨夜之恨，此时出手跟自己为难。那少女却见他与温青同从内堂出来，自然以为他是对方一党，眼见不敌，仗剑就要跃出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这位姑娘且慢，我有话说。”那少女怒道：“我打你们不赢，自有功夫比我高的人来讨金子，你们要待怎样？”袁承志拱手道：“姑娘勿怪，请教尊姓大名，令师是哪一位？”那少女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谁来跟你啰唆？”陡然跃起，向门外纵去。

袁承志左足一点，已挡在门外，低声道：“莫走，我帮你。”

那少女一呆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袁

---

---

承志道：“我姓袁。”

那少女一对乌溜溜的眼珠盯住他的脸，忽然叫了出来：“你识得安大娘么？”袁承志全身一震，手心发热，说道：“我是袁承志，你是小慧？”那少女高兴得忘了形，拉住他手，叫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！你是承志大哥。”骤然间想起男女有别，脸上一红，放下了手。温青见了这副情状，脸上登时如同罩了一层严霜。

温正叫了起来：“我道袁兄是谁？原来是李自成派了来卧底的！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与闯王曾有一面之缘，倒也不错，可说不上卧底。这位姑娘是我世交。不知两位因何交手，兄弟斗胆，替两位说和如何？”安小慧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他们既是你朋友，只要把金子交出，那就一切不提。”温青冷冷的道：“有这么容易？”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兄弟，我给你引见，这位是安小慧安姑娘，我们小时在一块儿玩，已整整十年不见啦。”温青冷冷的瞅了安小慧一眼，并不施礼，也不答话。

袁承志很感尴尬，问安小慧道：“你怎么还认得我？”安小慧道：“你眉毛上的伤疤，我怎会忘记？小时候那个坏人来捉我，你拚命相救，给人家砍的，你忘记了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那一天我们还用小碗小锅煮饭吃呢。”

温青更是不悦，悻悻的道：“你们说你们的……青梅竹马吧，我可要进去啦。”

袁承志忙道：“等一下，小慧，你怎么跟这位大哥打了起来？”安小慧道：“我和……和崔师兄……”袁承志抢着问：“崔师兄？是崔秋山叔叔吧？”安小慧

---

---

道：“不，他是崔秋山叔叔的侄儿。我们护送闯王一笔军饷到浙东来，哪知这人真坏，半路上来却抢了去。”说着向温青一指。

袁承志心下恍然，原来温青所劫黄金是闯王的军饷，别说闯王对自己礼遇，师父又正全力辅佐于他，便冲着崔秋山、安大娘、安小慧这三人的故人之情，也无论如何要设法帮他找回来。何况闯王千里迢迢的送黄金到江南来，必定有重大用途。他所兴的是仁义之师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如何不伸手相助？当下心意已决，向温青道：“兄弟，瞧在我的脸上，你把金子还了这位姑娘吧！”温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先见过我两位爷爷再说。”

袁承志听说两位老者是他爷爷，心想既已和他结拜，他们就是长辈，于是恭恭敬敬的走上前去，向着两个老者磕下头去。

---

---

拿拐杖的老者道：“啊哟，不敢当，袁世兄请起。”把拐杖往椅子边上一倚，双手托住他肘底，往上一抬。

袁承志突觉一股极大劲力向上托起，立时便要给他抛向空中，当下双臂一沉，运劲稳住身子，仍向两人磕足了四个头才站起身来。那老者暗暗吃惊，心想：“这少年好浑厚的内力。”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听青儿说，袁世兄功夫俊得很，果然不错。”

温青道：“这位是我三爷爷。”又指着空手的老者道：“这位是我五爷爷。”说了两人名号，一个叫温方山，一个叫温方悟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两人想来便是石梁派五祖中的两祖。那三爷爷的武功比温正和青弟可高得多了。”于是也各叫了一声：“三爷爷！五爷爷！”两个老者齐道：“不敢当此称呼。”脸上神色似乎颇

---

---

为不愉。

袁承志暗暗有气，心想：“我爹爹是抗清名将、辽东督师。

我和你们孙儿结拜，也不致辱没了  
他。”转头向温青道：“这位姑娘的金  
子，兄弟便还了她吧！”

温青愠道：“你就是这位姑娘、那位  
姑娘的，可一点不把人家放在心上。”袁  
承志道：“兄弟，咱们学武的以义气为  
重，这批金子既是闯王的，你取的时候不  
知，也就罢了。现下既知就里，若不交  
还，岂非对不起人？”

两个老者本不知这批黄金有如此重大  
的牵连，只道是哪一个富商之物，此时听  
安小慧、袁承志一说，心下也颇不安。

他们知道闯王声势浩大，江湖豪杰闻

---



---

风景从，这批黄金要是不还，来索讨的好手势必源源而至，实是后患无穷。温方山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冲着袁世兄的面子，咱们就还了吧。”

温青道：“三爷爷，那不成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本来分给我一半，那么我这一半先交还她再说。”温青道：“你自己要，连我的通统给你。谁又还这样小家气，几千两金子就当宝贝了？”

不过是这位姑娘、那位姑娘来要，我就偏偏不给。”

安小慧走上一步，怒道：“你要怎样才肯还？划下道儿来吧？”温青对袁承志道：“你到底是帮她，还是帮我？”

袁承志踌躇半刻，道：“我谁也不帮，我只听师父的话。”

---

---

温青道：“师父？你师父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师父是闯王军中的。”温青怒道：“哼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帮她。好，金子是在这里，我费心机盗来，你也得费心机盗去。三天之内，你有本事就来取去，过得三天拿不去，我可不客气了，希里哗拉，一天就花个干净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么多黄金，你一天怎花得完？”温青愠道：“花不完，不会抛在大路上，让旁人拣去帮着花么？”

袁承志拉拉他衣袖，道：“兄弟，跟我来。”两人走到厅角。袁承志道：“昨晚你说听我话的，怎么隔不了半天就变了卦？”温青道：“你待我好，我自然听你话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怎么不待你好？这批金子真的拿不得啊。”温青眼圈一红道：“你见了从前的相好，全心全意就回护着她，哪里还把人家放在心上？闯王的金子我花了怎样？大不了给他杀了，反正我一生一世没人疼。”说着又要掉下泪

---

---

来。

袁承志见他不可理喻，很不高兴，说道：“你是我结义兄弟，她是我故人之女，我是一视同仁，不分厚薄。你怎么这个样子？”温青嗔道：“我就是恨你一视同仁，不分厚薄。哼，不必多说，你三天内来盗吧！”袁承志拉住他的手欲待再劝，温青手一甩，走进内堂。

袁承志见话已说僵，只得与安小慧两人告辞出去，找到一家农舍借宿，问起失金经过。原来安小慧等护送金子的共有三人，中途因事分手，致为温青所乘。

安小慧说起别来情由，说她母亲身子安健，也常牵记着他。袁承志从怀中摸出一只小金丝镯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你妈从前给我的。你瞧，我那时的手腕只有这么粗。”安小慧嗤的一笑，瞧着他手臂，问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你这些年来在干甚么？”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天天在练武，甚么事也没做。”安小慧道：“怪不得你武功这么强，刚才你只把我的剑轻轻一推，我就一点劲也使不上来啦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怎么也会华山派剑法？谁教你的？”

安小慧眼圈一红，把头转了过去，过了一会才道：“就是那个崔师哥教的，他也是华山派的。”袁承志忙问：“他受了伤还是怎的？你为甚么难过？”安小慧道：“他受甚么伤啊？他不理人家，半路上先走了。”袁承志见其中似乎牵涉儿女私情，不便再问。

等到二更时分，两人往温家奔去。袁承志轻轻跃上屋顶，只见大厅中烛光点得明晃晃地，温方山、方悟两兄弟坐在桌边喝酒。温正、温青站在一旁伺候。袁承志不知黄金藏在何处，想偷听他们说话，以

---

便得到些线索。只听温青冷笑一声，抬起头来，向着屋顶道：“金子就在这里！有本领来拿好了。”

安小慧一拉袁承志的衣裾，轻声道：“他已知道咱们到了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只见温青从桌底下取出两个包裹，在桌上摊了开来，烛光下耀眼生辉，黄澄澄的全是一条条的金子。

温青和温正也坐了下来，把刀剑往桌上一放，喝起酒来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他们就这般守着，除非是硬夺，否则怎能盗取？”等了半个时辰，下面四人毫无走动之意，知道今晚已无法动手，和安小慧回到住宿之处。

次日傍晚，两人又去温宅，见大厅中仍是四人看守，只是换了两个老人，看来也是五兄弟中的，其余三人多半是在暗中

---

---

埋伏。

袁承志对安小慧道：“他们有高手守在隐蔽的地方，可要小心。”安小慧点点头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忽然纵身下去。

袁承志怕她落单，连忙跟下。只见她一路走到屋后，摸到厨房边，火折一晃，把屋旁一堆柴草点燃了起来。

过不多时，火光冲天而起。温宅中登时人声喧哗，许多庄丁提水持竿，奔来扑救。

两人抢到前厅，厅中烛光仍明，坐着的四人却已不见。安小慧大喜，叫道：“他们救火去啦！”纵身翻下屋顶，从窗中穿进厅内。袁承志跟了进去。

两人抢到桌旁，正要伸手去拿黄金，

---

---

忽然足下一软。袁承志暗叫不妙，陡然拔起身子，右手一挽想拉安小慧，却没拉着，原来脚底竟是个翻板机关。他身子腾起，左掌搭上厅中石柱，随即溜下，右足踏在柱础之上。这时翻板已经合拢，把安小慧关在底下。

袁承志大惊，扑出窗外查看机关，要设法搭救。刚出窗子，一股劲风迎风扑到，当即右掌挥出，和击来的一掌相抵，两人一用力，袁承志借势跃上屋顶，偷袭之人却跌下地去。但此人身手快捷，着地后便即跃上屋顶。

袁承志立定身躯，四下一望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只见高高矮矮、肥肥瘦瘦，屋顶上竟然站满了人。被他掌力震下又跃上来的正是温正。

袁承志身入重围，不知对方心意如何，当下凝神屏气，一言不发。

---

---

只见人群中走出五个老人来，其中温方山和温方悟是拜见过的，另外两个老人刚才曾坐在厅中看守黄金，余下一人身材魁梧，比众人都高出半个头。那人哈哈一笑，声若洪钟，说道：“我兄弟五人僻处乡间，居然有闯王手下高人惠然光降，真是三生有幸、蓬荜生辉了。哈哈，哈哈！”

袁承志上前打了一躬，道：“晚辈拜见。”他因四周都是敌人，只怕磕下头去受人暗算，但礼数仍是不缺。

温青站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这位是我大爷爷，那两位是我二爷爷、四爷爷。”袁承志一一行礼。

石梁派五祖中的大哥温方达、二哥温方义、老四温方施点点头，却不还礼，不住向他打量。温方义怒声喝道：“你小小

---



---

年纪，胆子倒也不小，居然敢在我家放火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那是晚辈一个同伴的鲁莽，晚辈十分过意不去，幸喜并未成灾。晚辈明日再来向各位磕头陪罪。”这时柴堆的火已被扑灭，并未燃烧开来。

温正的祖父温方施身形高瘦，容貌也和温正颇为相似，发话道：“磕头？磕几个头就能算了？小娃娃胆大妄为，竟到石梁温家来撒野。你师父是谁？”温氏五老虽对闯王的声势颇为忌惮，但五兄弟素来爱财，到手了的黄金却也不肯就此轻易吐了出去；适才见袁承志一掌震落温正，武功委实了得，要先查明他的师承门派，再定对策。

袁承志道：“家师眼下在闯王军中，只求各位将闯王的金子发还，晚辈改日求家师写信前来道谢。”温方达道：“你师

---

---

父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他老人家素来少在江湖上行走，晚辈不敢提他名字。”温方达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说，难道就瞒得过我们？南扬，跟这小子过过招。”心想只消一动上手，非叫你立现原形不可。

人群中一人应声而出。这人四十多岁年纪，腮上一丛虬髯，是温方义的第二个儿子，在石梁派第二辈中可说是一流好手。他纵身上来，劈面便是一拳。袁承志侧头让过，温南扬左手一拳跟着打到，拳劲颇为凌厉。

袁承志心下盘算：“这许多人聚在这里，一个个打下去，势必给他们累死。如不速战，只怕难以脱身。”等他左拳打到，右掌突然飞出，在他左拳上一挡，五指抓拢，已抓住他拳头，顺势后扯。温南扬收势不住，踉踉跄跄的向前跌去，脚下踏碎了一大片瓦片，如不是他五叔温方悟伸手拉住，已跌下房去，登时羞得满脸通

---

---

红，回身扑来。

袁承志站着不动，待他扑到，转身后仰，左脚轻轻一勾，温南扬又向前俯跌下去。袁承志左足方勾，右掌同时伸出，料到他要向前俯跌，已一把抓住他的后心。温南扬身子刚要撞到瓦面，骤然被人提起，哪里还敢交手，狠狠望了袁承志一眼，退了下去。

温方义喝道：“这小子倒果然还有两下子，老夫来会会高人的弟子。”双掌一错，就要上前。温青突然纵到他身旁，俯耳说道：“二爷爷，他和我结拜了，你老人家可别伤他。”温方义骂了一声：“小鬼头儿！”温青拉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二爷爷你答应了？”温方义道：“走着瞧！”手一甩，温青立足不稳，不由自主的退出数步。

温方义稳稳实实的踏上两步，说道：

---

---

“你发招！”袁承志拱手道：“晚辈不敢。”温方义道：“你不肯说师父名字，你发三招，瞧我知不知道？”袁承志见他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，心中也道：“你走着瞧。”说道：“那么晚辈放肆了，晚辈功夫有限，尚请手下留情。”温方义喝道：“快动手，谁跟你啰里啰唆？温老二手下是向来不留情的！”

袁承志深深一揖，衣袖刚抵瓦面，手一抖，袖子突然从横里甩起，呼的一声，向温方义头上击去，劲道着实凌厉。温方义低头避过，伸手来抓袖子，却见他轻飘飘的纵起，左袖兜了个圈子，右袖蓦地从左袖圈中直冲出来，径扑面门，来势奇急。温方义避让不及，当即身子仰后，躲开了这招。袁承志不让他有余裕还手，忽然回身，背向对方。

温方义一呆，只道他要逃跑，右掌刚要发出，忽觉一阵劲风袭到，但见他双袖

---

---

反手从下向上，犹如两条长蛇般向自己腋下钻来，这一招更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忙伸双手想抓，哪知袖子已拂到他腰上，啦啦两声，竟尔打中，只感到一阵发麻，对手已借势窜了出去。

袁承志回过身来，笑吟吟的站住。温青见他身手如此巧妙，一个“好”字险些脱口而出，急忙伸手按住了嘴，跟着伸了伸舌头。

温方义又羞又恼，饶是他见多识广，却瞧不出这三招袖子功夫出于何门何派。他又怎知袁承志第一招使的是华山派嫡系武功伏虎掌法，第二招是从木桑道人的轻功中变化出来，第三招“双蛇钻腋”却得自金蛇郎君的《金蛇秘笈》。袁承志怕对方识得，每一招均略加变化，兼之手掌藏在袖子之中，温方义如何能识？

温方达等四兄弟面面相觑，都觉大

---

---

奇。

温方义老脸涨得通红，须眉俱张，突然发掌击出。月光下袁承志见他头上冒出腾腾热气，脚步似乎迟钝蹒跚，其实稳实异常，当下不敢再行戏弄，一矮身，避开两招，卷起衣袖，见招拆招，凝神接战，他生怕给对方叫破自己门派，使的是江湖上最寻常的五行拳。这路拳法几乎凡是学武之人谁都练过，温氏五祖自然难以从他招式中猜测他的师承门户。

温方义虽然出手不快，但拳掌发出，挟有极大劲风，拆得八九招，袁承志忽觉对方掌风中微有热气，向他手掌看去，心头微震，但见他掌心殷红如血，惨淡月光映照之下，更觉可怖，心想，这人练的是朱砂掌，听师父说，这门掌力着实了得，可别被他打到了，于是拳风一紧，招数仍是平庸，劲力却渐渐增强。

---

---

酣斗中温方义突觉右腕一疼，疾忙跳开，低头看时，只见腕上一道红印肿起，原来已被他手指划过，但显是手下留情。温方义心头虽怒，可是也不便再缠斗下去了。

温方山上前一步，说道：“这位袁兄弟年纪轻轻，拳脚居然甚是了得，那可不容易得很了。老夫领教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晚辈不敢身携兵器来到宝庄。”温方山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礼数倒也周全，这也算艺高人胆大了。好吧，咱们到练武厅去！”手一招，跃下地来。众人纷纷跳下。

袁承志只得随着众人进屋。

温青走到他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拐杖里有暗器。”袁承志正待接嘴，温青已转身对温正道：“黑不溜秋的广东蛮子怎么样？现下可服了吧？”温正道：“二爷爷

---

---

是宠着你，才不跟他当真，有甚么希奇了？”温青冷笑一声，不再理他。

众人走进练武厅，袁承志见是一座三开间的大厅，打通了成为一个大场子。家丁进来点起数十支巨烛，照得明如白昼。温家男女大都均会武艺，听得三老太爷要和前日来的客人比武，都拥到厅上来观看，连小孩子也出来了。

最后有个中年美妇和小菊一齐出来。温青抢过去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那美妇满脸愁容，白了温青一眼，显得甚是不快。

温方山指着四周的刀枪架子，说道：“你使甚么兵刃，自己挑吧！”

袁承志寻思：今日之事眼见已不能善罢，可是又不能伤了结义兄弟的尊长，刚下山来就遇上这个难题，可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

---



---

温青见他皱眉不语，只道他心中害怕，说道：“我这位三爷爷最疼爱小辈的，决不能伤你。”这话一半也是说给温方山听的，要他不便痛下杀手。她母亲道：“青青，别多话！”温方山望了温青一眼，说道：“那也得瞧各人的造化罢。袁世兄，你使甚么兵刃？”

袁承志游目四顾，见一个六七岁男孩站在一旁，手中拿着一柄玩具木剑，漆得花花绿绿地，剑长只有寻常长剑的一半。他心念一动，走过去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把剑借给我用一下，好不好？”那小孩笑嘻嘻的将剑递了给他。袁承志接了过来，对温方山道：“晚辈不敢与老前辈动真刀真枪，就以这把木剑讨教几招。”这几句话说来似乎谦逊，实则是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。他想对方人多，不断缠斗下去，不知何时方决，安小慧又已遭困，须得显示上乘武功，将对方尽快尽数慑服，

---

---

方能取金救人，既免稽迟生变，又不伤了对温青的金兰义气。

适才他在屋顶跟温方义动手，于对方武功修为已了然于胸，倘若温氏五老的武功均在伯仲之间，那么以木剑迎敌，并不能算是犯险托大。

温方山听了这话，气得手足发抖，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老夫行走江湖数十年，如此小觑老夫这柄龙头钢杖的，嘿，嘿，今日倒还是初会。好吧，你有本事，用这木剑来削断我的钢杖吧。”话刚说完，拐杖横转，呼的一声，朝袁承志腰中横扫而来。

风势劲急，袁承志的身子似乎被钢杖带了起来，温青“呀”了一声，却见他身未落地，木剑剑尖已直指对方面门。

温方山钢杖倒转，杖头向他后心要穴

---

---

点到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原来这拐杖还可用来点穴，青弟又说杖中有暗器，须得小心。”身子一偏，拐杖点空，木剑一招“沾地飞絮”，贴着拐杖直削下去，去势快极。

温方山瞧他剑势，知道虽是木剑，给削上了手指也要受伤，危急中右手一松，拐杖落下，刚要碰到地面，左手快如闪电，伸下去抓着杖尾，蓦地一抖，一柄数十斤的钢杖昂头挺起，反击对方。袁承志见他眼明手快，变招迅捷，也自佩服。

两人越斗越紧，温方山的钢杖使得呼呼风响，有时一杖击空，打在地下，砖头登时粉碎，声势着实惊人。袁承志在杖缝中如蝴蝶般穿来插去，木剑轻灵，招招不离敌人要害。

转瞬拆了七八十招，温方山焦躁起

---

---

来，心想自己这柄龙头钢权威震江南，纵横无敌，今日却被这后生小辈以一件玩物打成平手，一生威名，岂非断送？杖法突变，横扫直砸，已将敌人全身裹住。

旁观众人只觉杖风愈来愈大，慢慢退后，都把背脊靠住厅壁，以防被杖头带到，烛影下只见钢杖舞成一个亮晃晃的大圈。

温方山的武功，比之那龙游帮帮主荣彩可高得多了。袁承志艺成下山，此时方始真正遇到武功高强的对手，只是不愿使出华山派正宗剑法来，以免给温氏五老认出了自己门派，而对方钢杖极具威势，欺不近身去，手中木剑又不能与他钢杖相碰，心想非出绝招，不易取胜，忽地身法稍滞，顿了一顿。

温方山大喜，横杖扫来。袁承志左手运起“混元功”，硬生生一把抓住杖头，

---

---

运力下拗，右手木剑直进，嗤的一声，温方山肩头衣服已被刺破，这还是他存心相让，否则一剑刺在胸口，虽是木剑，但内劲凌厉，却也是穿胸开膛之祸。

温方山大吃一惊，虎口剧痛，钢杖已被挟手夺了过去。

袁承志心想他是温青的亲外公，不能令他难堪，当下立即收回木剑，左手一送，已将钢杖交还在他手中。这只是一瞬间之事，武功稍差的人浑没看出钢杖一夺一还，已转过了一次手，料想令他如此下台，十分顾全了他老人家的颜面。

哪知温方山跟着便横杖打出。袁承志心想：“已经输了招，怎么如此不讲理，全没武林中高人的身分？”当即向左避开，突然嗤嗤嗤三声，杖头龙口中飞出三枚钢钉，分向上中下三路打到。杖头和他身子相距不过一尺，暗器突发，哪里避让

---

---

得掉？

温青不由得“呀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眼见情势危急，脸色大变。

却见袁承志木剑回转，啪啪啪三声，已将三枚钢钉都打在地下。这招华山剑法，有个名目叫作“孔雀开屏”，取义于孔雀开屏，顾尾自怜。这招剑柄在外，剑尖向己，专在紧急关头挡格敌人兵器。袁承志打落暗器，木剑反撩，横过来在钢杖的龙头上一按。木剑虽轻，这一按却按在杖腰的不当力处，正深得武学中“四两拨千斤”的要旨。

温方出只觉一股劲力将钢杖向下捺落，忙运力反挺，却已慢了一步，杖头落地。袁承志左足一蹬，踏上杖头。温方山用力回扯，竟没扯起，袁承志松足向后纵开丈余。温方山收回钢杖，只见厅上青砖深深凹下了半个龙头，须牙宛然，竟是杖

---

---

上龙头被他蹬入砖中留下的印痕。四周众人见了，尽皆骇然。

温方山脸色大变，双手将钢杖猛力往屋顶上掷去，只听得忽啦一声巨响，钢杖穿破屋顶，飞了出去。

他纵声大叫：“这家伙输给你的木剑，还要它干么？”

袁承志见这老头子怒气勃勃，呼呼喘气，将一丛胡子都吹得飞了起来，心中暗笑：“这是你输了给我，可不是钢杖输给了木剑！”

屋顶砖瓦泥尘纷落之中，温方施纵身而出，说道：“年轻人打暗器的功夫还不坏，来接接我的飞刀怎样？”随手解下腰中皮套，负在背上。

袁承志见他皮套中插着二十四柄明晃

---

---

晃的飞刀，刃长尺许，心想大凡暗器，均是乘人不备，卒然施发，袖箭藏在袖中，金镖、铁莲子之属藏在衣囊，他的飞刀却明摆在身上当眼之处，料想必有过人之长，知道这时谦逊退让也已无用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老前辈手下容情！”将木剑还给小孩，转过身来。

温家众人知道四老爷的飞刀势头劲急，捷如电闪，倏然便至。这少年如全数接住，倒也罢了，要是他闪避退让，飞刀不生眼睛，那可谁也受不住他一刀。当下除了四老之外，余人纷纷走出厅去，挨在门边观看。

温方施叫道：“看刀！”手一扬，寒光闪处，一刀呜呜飞出。原来他的飞刀刀柄凿空，在空中急飞而过之时，风穿空洞，发出呜呜之声，如吹唢呐，声音凄厉。刀发有声，似是先给敌人警告，显得光明磊落，其实也是威慑恐吓，扰人心

---



---

神。

袁承志见飞刀威猛，与一般暗器以轻灵或阴毒见胜者迥异，心想：“我如用手接刀，不显功夫，难挫他骄气，总要令他们输得心悦诚服，才能叫他们放出小慧，交还黄金。”于是在怀中摸出两枚铜钱，左手一枚，右手一枚，分向飞刀打去。

左手一枚先到，只听铮的一声响，飞刀登时无声，原来铜钱已把镂空的刀柄打折。右手一枚铜钱再飞过去，与飞刀一撞，同时跌在地上。那飞刀重逾半斤，铜钱又轻又小，然而两者相撞之后，居然一齐下堕，显见他的手劲力道，比温方施高出何止数倍。

温方施登时变色，两刀同时发出。袁承志也照样发出四枚铜钱，先将双刀声音打哑，跟着击落在地。

---

---

温方施哼了一声道：“好本事！好功夫！”口中说着，手下丝毫不缓，六把飞刀一连串的掷了出去。他这时已知势难击中对方，故意将六柄飞刀四散掷出，心想：“难道你还能一一把我飞刀打落？”却听得鸣铮、鸣铮接连六响，六柄飞刀竟然又被十二枚铜钱打哑碰跌。袁承志当日在华山绝顶，不知和木桑道人下了多少盘棋，打了多少千变万化之劫，再加上无数晨夕的苦练，才学会这手世上罕见的暗器功夫。木桑若是在旁，说不定还要指摘他手法未纯，但温家诸人却已尽皆心惊。

温方施大喝一声：“好！”双手齐施，六柄飞刀同时向对方要害处掷出，六刀刚出手，又是六刀齐飞，这是他平生绝技，功夫再好的人躲开了前面六刀，决再躲不开后面跟上的六刀。十二柄飞刀呜呜声响，四面八方的齐向袁承志飞去。

温方达眼见袁承志武功卓绝，必是高

---

---

人弟子，突见四弟使出最厉害的刀法，心中一惊，叫道：“四弟，别伤他性命……”话声未毕，只见袁承志双手在空中一阵乱抓，右手六柄，左手六柄，十二柄飞刀尽数抓在手中，接着双手对着兵器架连续扬了几扬。

刀枪架上本来明晃晃的插满了刀枪矛戟，但见白光闪烁，枪头矛梢，尽皆折断，原来都被他用十二把飞刀斩断了。飞刀余势不衰，插入了墙壁。

突然之间，五老一齐站起，圈在他身周，目露凶光，同时喝道：“你是金蛇奸贼派来的吗？”

袁承志空中抓刀的手法，确是得自《金蛇秘笈》，蓦见五老神态凶恶，便似要同时扑上来咬噬一般，心下不禁惊慌，正要回答，一瞥之下，忽见厅外三个人走过，其中一人正是安小慧，被两名大汉绑

---

---

缚了押着，当是刚从翻板下面的地窖被擒了上来。他心急救人，一个“一鹤冲天”，纵出厅去。温方达与温方义各抽兵刃，随后追到。

袁承志不顾追敌，直向安小慧冲去。两名大汉刀剑齐扬，搂头砍下。只听得当当两声，两名大汉手中的刀剑脱手飞出。

这两人一呆，见砸去他们兵刃的竟是大老爷和二老爷，吓了一跳。温方达与温方义骂了声：“脓包！”抢上追赶。

原来袁承志身手快极，不架敌刃，嗖的一下，竟从刀剑下钻了过去。那两名大汉兵刃砍下来时，温氏二老恰好赶到，一刀一剑，便同时向大老爷、二老爷的头上招呼。

袁承志双手一扯，扯断了缚住安小慧手上的绳索。安小慧大喜，连叫：“承志

---

---

大哥！”

这时那两人的刀剑正从空中落下，袁承志甩出断绳，缠住长剑，扯了回来，对安小慧道：“接着！”绳子一松，那剑剑柄在前，倒转着向她飞去。安小慧伸手接住。

这当儿当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长剑刚掷出，温方达两柄短戟已向袁承志胸前搠到。却听得“啊！哼！”两声叫喊，原来那两名大汉挡在路口，温方达嫌他们碍手碍脚，一个扫堂腿踢开了。

袁承志脚步不动，上身向后退，陡然退开两尺。温方达双戟递空，正要再戳，劲未使出，倏觉双戟自动向前，烛光映射下，只见对方手中一截断绳已缠住双戟，向前拉扯。

温方达借力打力，双戟一招“泾渭同

---

---

流”，乘势戳了过去，戟头锋锐，闪闪生光。袁承志侧过身子，用力一扯断绳，随即突然松手。温方达出其不意，收势不及，向前踉跄了两步，看袁承志时，已拉了安小慧抢进练武厅内。

温方达本已冲冲大怒，这时更加满脸杀气，双手一崩，已把戟上短绳崩断，纵进厅来。温家众人也都回到厅内，站在五老身后。

温方达双戟归于左手，右手指着袁承志，恶狠狠的喝道：“那金蛇奸贼在哪里？快说。”

袁承志说道：“老前辈有话好说，不必动怒。”

温方义怒道：“金蛇郎君夏雪宜是你甚么人？他在甚么地方？你是他派来的么？”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我从没见过金蛇郎君的面，他怎会派我来？”

温方山道：“这话当真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干么骗你？晚辈在衢江之中，无意与这位温兄弟相遇，承他瞧得起，结交为友，这跟金蛇银蛇有甚么干系？”

五老面色稍和，但仍十分怀疑。温方达道：“你不把金蛇奸贼藏身之所说出来，今日莫想离开石梁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凭你们这点功夫想扣留我，只怕不能。”听他们口口声声的把金蛇郎君叫作“金蛇奸贼”，更是说不出的气恼，但面子仍很恭谨，说道：“晚辈与金蛇郎君无亲无故，连面也没有会过。不过他在哪里，我倒也知道，就只怕这里没一个敢去见他。”

---

---

温氏五老怒火上冲，纷纷说道：“谁说不敢？”“这十多年来，我们哪一天不在找他？”“这奸贼早已是废人一个，又有谁怕他了？”“他在哪里？”“快说，快说！”

袁承志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真的要去见他？”温方达踏上一步，道：“不错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见他有甚么好？”温方达怒道：“小朋友，谁跟你开玩笑？快给我说出来！”袁承志道：“各位身子壮健，总还得再隔好几年，才能跟他会面。他已经死啦！”

此言一出，各人尽皆愕然。只听得温青急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
袁承志回过头来，见那中年美妇已晕倒在温青怀中，脸色惨白，连嘴唇都毫无血色。

---



---

温方山脸色大变，连骂：“冤孽。”温方义对温青道：“青青，快把你妈扶进去，别丢丑啦，让人家笑话。”温青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丢甚么丑？妈妈听到爸爸死了，自然要伤心。”

袁承志大吃一惊：“他妈妈是金蛇郎君的妻子？温青是他的儿子？”

温方义听得温青出言冲撞，更在外人之前吐露了温门这件奇耻大辱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，对温方山道：“三弟，你再宠这娃娃，我可要管了。”温方山向温青斥道：“谁是你爸爸？”

小孩子胡言乱语。还不快进去？”

温青扶着母亲，慢慢入内。那美妇悠悠醒转，低声道：“你请袁相公明晚来见我，我有话问他。”温青点头，回头对袁承志道：“还有一天，明晚你再来盗吧。”

---

---

你就是帮着人家。

你，你……发的誓都是骗人的！”恨恨的向安小慧望了一眼，扶着母亲走了进去。

袁承志对安小慧道：“走吧！”两人向外走出。温方悟站在门口，双手一拦，厉声说道：“慢走，还有话问你。”袁承志一拱手道：“今日已晚，明日晚辈再来奉访。”温方悟道：“那金蛇奸贼死在甚么地方？他死时有谁见到了？”

袁承志想起那晚张春九刺死他秃头师弟的惨状，心想：“你们石梁派好不奸诈凶险，那晚在华山之上，我便险些死在你们手中，又何必跟你们说真话？何况你们觊觎金蛇郎君的遗物，我更不能说。”便道：“我也是辗转听朋友说起的，金蛇郎君是死在广东海外的一个荒岛之上。”说到这里，童心忽起，说道：“贵派有一个

---

---

瘦子，叫作张春九，还有一个秃头，是不是？金蛇郎君的下落，他师兄弟俩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只消叫他二人来一问，就什么都明白了，用不着来问我。”

温氏五老面面相觑，透着十分诧异。温方义道：“张春九和江秃头？这两个家伙不知死到哪里去了，他妈的，回来不剥他们的皮。”

袁承志心道：“你们到广东海外几千个荒岛上去细细的找吧！要不然，亲自去问张春九和那秃头也好。”向众人抱拳道：“晚辈失陪。”

温方悟道：“忙甚么？”他定要问个清楚，伸臂拦住。袁承志伸掌轻轻向他手臂推去。温方悟手腕一勾，要施展擒拿手法拿他手腕。哪知袁承志不想再和人动手，这一招其实是虚招，对方手一动，左方露出空隙，他拉住安小慧的手，呼的一

---

---

声，恰好从空隙中穿了出去，连温方悟的衣服也没碰到。

温方悟大怒，右手在腰间一抖，已把一条牛皮软鞭解了下来，一招“骏马脱缰”，向他后心打到。武林中的软鞭有的以精钢所铸，考究的更以金丝绕成，但温方悟内功精湛，所用兵刃就只平平常常的一条皮鞭。皮鞭又韧又软，在他手里使开来如臂使指，内劲到处，比之五金软鞭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袁承志听得背后风声，拉着安小慧向前直窜，皮鞭落空，听得呼的一声，劲道凌厉，知是一件厉害的软兵器，他头也不回，向墙头纵去。

温方悟在这条软鞭上下过数十年的功夫，被他这么轻易避开，岂肯就此罢手？右手挥出，圈出一个鞭花，向安小慧脚上卷来。这一下避实就虚，知道这少女功力

---

---

不高，这一招定然躲不开，如把她拉了下来，等于是截住了袁承志。

袁承志听得风声，左手撩出，带住鞭梢，他上跃之势不停，左手使劲，竟将温方悟提了起来。温家众人一见，无不骇。

温方施要救五弟，右手急扬，两柄飞刀呜呜发声，向袁承志后心飞去。

袁承志左手松开了皮鞭鞭梢，拉着安小慧向墙外跃出，听得飞刀之声，竟不回头，脚心在飞刀刀身轻轻一挡，飞刀立时倒转。

温方悟脚刚落地，两柄飞刀已当头射落。他不及起身，抖起皮鞭，想打开飞刀，哪知皮鞭忽然寸寸断裂，原来刚才袁承志在半空中提起温方悟，实已使上了混元功的上乘内劲，否则他在半空中无从借

---

---

力，如何提得起一个一百几十斤的大汉？

这混元劲传到皮鞭之上，竟然将鞭子扯断了。温方悟大惊，一个“懒驴打滚”，滚了开去，但一柄飞刀已把他衣襟刺破。他站起来时一身冷汗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温方达不住摇头。五老均是暗暗纳罕。温方义道：“这小子不过廿岁左右，就算在娘胎里起始练武，也不过廿年功力，怎地手下竟如此了得？”温方山道：“金蛇奸贼这般厉害，也栽在咱们手里。这小子明晚再来，咱们好好的对付他。”

袁承志和安小慧回到借宿的农家。安小慧把这位承志大哥满口称赞，佩服得不得了，说道：“崔师哥老是夸他师父怎么了不起，我看他师父一定及不上你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崔师哥叫甚么名字，他师父是哪一位？”安小慧道：“他叫崔希敏，外

---

---

号叫甚么伏虎金刚。他师父是华山派穆老祖师的徒弟，外号叫‘铜笔铁算盘’。我听了这外号就忍不住笑，也从来没问崔师哥他师父叫甚么名字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心想：“原来是大师哥的徒弟，他还得叫我声师叔呢。”也不与她说穿，两人各自安寝。

次日晚上，袁承志叫安小慧在农家等他，不要同去。安小慧知道自己功夫差，只有碍手碍脚，帮不上忙，反要他分心照顾，虽然不大愿意，还是答应了。

袁承志等到二更天时，又到温家，只见到处黑沉沉的灯烛无光，正要飞身入内，忽听得远处轻轻传来三声箫声，那洞箫一吹即停，过了片刻，又是三声。袁承志心念一动，知是温青以箫相呼，心想温氏五老极凶恶，温青却对自己尚有结义之情，最好能劝得她交还黄金，不必再动手

---

---

了，于是循着箫声，往玫瑰山坡上奔去。

到得山坡，远远望去，见亭中坐着两人，月光下只见云鬓雾鬟，两个都是女子，当即停了脚步，心想：“青弟不在这里！”只见一个女子举起洞箫吹奏，听那曲调，便是温青那天吹过的那首音调凄凉的曲子，忍不住走近几步，想看清楚是谁。

那手持洞箫的女子出亭相迎，低低叫了声：“大哥！”袁承志大吃一惊，溶溶月色下一张俏丽面庞，竟然便是温青。他登时呆了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温青浅浅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妹其实是女子，一直瞒着大哥，还请勿怪！”说着深深一个万福。袁承志还了一揖，以前许多疑虑之处，豁然顿解，心想：“我一直怪她脂粉气太重，又过于小性儿，没丈夫

---



---

气概，原来竟是女子。唉，我竟是莫名其妙的跟一个姑娘拜了把子，这可从哪里说起？”

温青道：“我叫温青青，上次对你说话时少了一个青字。”说着抿嘴一笑，又道：“其实呢，我该叫夏青青才是。”

袁承志见她改穿女装，秀眉凤目，玉颊樱唇，竟是一个美貌佳人，心中暗骂自己糊涂，这么一个美人谁都看得出来，自己竟会如此老实，被她瞒了这许多天。要知他一生之中，除了婴儿之时，只和安大娘和安小慧同处过数日，此后十多年在华山绝顶练武，从未见过女子。后来在闯王军中见到李岩之妻红娘子，这位女侠豪迈爽朗，与男子无异。因此于男女之别，他实是浑浑噩噩，认不出温青青女扮男装。

温青青道：“我妈在这里，她有话要问你。”袁承志走进亭去，作揖行礼，叫

---

---

道：“伯母，小侄袁承志拜见。”那中年美妇站起身来回礼，连说：“不敢当。”

袁承志见她双目红肿，脸色憔悴，知她伤心难受，默默无言的坐了下来，寻思：“听青青说，她母亲是给人强奸才生下她来，那人自是金蛇郎君了。五老对金蛇郎君深恶痛绝，青青提一声爸爸，就被她二爷爷喝斥怒骂。可是她妈妈听得金蛇郎君逝世，立即晕倒，伤心成这个样子，对他显然情意很深，其中只怕另有别情。”

青青的母亲呆了一阵，低声问道：“他……他是真的死了？袁相公可亲眼见到么？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她又道：“袁相公对我青青很好，我是知道的。我决不像我爹爹与叔伯们那样，当你是仇人，请……请你把他死时的情形见告。是谁害死他的？他……他死得很苦吗？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发颤，泪珠扑簌簌的流了下来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对金蛇郎君的心情，实在自己也不大明白，听师父与木桑道人说，这人脾气古怪，工于心计，为人介于正邪之间。他安排铁盒弩箭、秘笈剧毒，确是用心险狠，实非正人端士。可是自从研习《金蛇秘笈》中的武功之后，对这位绝世的奇才不禁暗暗钦佩，在内心深处，不自觉的已把他当作师父之一。昨晚听到温氏五老怒斥金蛇郎君为“奸贼”，心中说不出的愤怒，事后想及，也觉奇怪。这时听青青之母问起，便道：“金蛇郎君我没见过面，不过说起来，这位前辈和我实有师徒之份，我许多武功是从他那里学的。这位前辈死后的情形，恕我不便对伯母说，只怕有坏人要去发掘他的骸骨。”

青青之母身子一晃，向后便倒。青青连忙抱住，叫道：“妈妈，你别伤心。”

过了一会，青青之母悠悠醒来，哭

---

---

道：“我苦苦等了十八年，只盼他来接我们娘儿离开这地方，哪知他竟一个人先去了。青青连她爸爸一面也见不着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伯母不必难过。夏老前辈现今安安稳稳的长眠地下。他的骸骨小侄已经好好安葬了。”又道：“夏前辈死时身子端坐，逝世之前又作了各种安排，显非仓卒之间给人害死。”

青青之母说道：“原来是袁相公葬的，大恩大德，真不知怎样报答才好。”说着站起来施了一礼，又道：“青青，快给袁大哥磕头。”青青拜倒在地，袁承志忙也跪下还礼。青青之母道：“不知他可有甚么遗书给我们？”

袁承志想起秘笈封面夹层中的地图和图上字样：“得宝之人，务请赴浙江衢州石梁，寻访温仪，赠以黄金十万两。”当时看了这张“重宝之图”，因无贪图之

---

---

念，随手在行囊中一塞，此后没再加留意，曾想金蛇郎君以旷世武功，绝顶聪明，竟至丧身荒山，险些骸骨无人收殓，只怕还是受了这重宝之害。

天下奇珍异宝，无不足招大祸，这话师父常常提起，因此对这张遗图颇有些厌憎之感，这时经青青之母一问，这才记起，说道：“小侄无礼，斗胆请问，伯母的闺字，可是一个‘仪’字？”

青青之母一惊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你怎么知道？”随即道：“那定是他……他……遗书上写着的了，袁相公可……可有带着？”神情中充满盼望和焦虑。

袁承志正要回答，突然右足一点，从亭子栏干上斜刺跃出。温仪母女吃了一惊，只听一人“啊哟”一声，袁承志已伸手从玫瑰丛中抓了一个人出来，走回亭子。那人已被他点中穴道，手足软软的垂

---

---

下，动弹不得。

青青叫道：“是七伯伯。”温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袁相公，请你放了他吧。温家门中，没一个当我们母女是亲人了。”袁承志伸手在那人身上拍捏几下，解开了他的穴道。原来那人是昨晚与他交过手的温南扬。他是温方义的儿子，在兄弟中排行第七。

温青青怒道：“七伯伯，我们在这里说话，你怎么来偷听？也没点长辈样子。”

温南扬一听大怒，便欲发作，但刚才被袁承志擒住时全无抗御之能，昨晚又在他手底吃过苦头，恨恨的望了三人一眼，转头就走，走出亭子数步，恶狠狠的道：“不要脸的女人，自己偷汉子不算，还教女儿也偷汉子。”

---

---

温仪一阵气苦，两行珠泪挂了下来。青青哪里忍得他如此辱骂，追出去喝道：“喂，七伯伯，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说甚么？”

温南扬转身骂道：“你这贱丫头要反了吗？是爷爷们叫我来的，你敢怎样？”

温青青骂道：“你要教训我，大大方方的当面说便是，干么来偷听我们说话？”温南扬冷笑道：“我们？也不知在哪里钻出来的野男人，居然一起称起我们来啦。温家十八代祖宗的脸，都给你们丢干净了！”青青气得胀红了脸，转头道：“妈，你听他说这种话。”

温仪低声道：“七哥，请你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温南扬略一沉吟，大踏步走进亭子站定，和袁承志相距甚远，防他突然出手。

---

---

温仪道：“我们娘儿身遭不幸，蒙五位爷爷和各位兄弟照顾，在温家又耽了十多年。那姓夏的事，我从来没跟青青说过，现下既然他已不在人世，也就不必再行隐瞒。这件事七哥头尾知道得很清楚，请你对袁相公与青青说一说吧。”

温南扬怫然道：“我干么要说？你的事你自己说好啦，只要你不怕丑。”温仪轻轻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好吧，我只道他救过你性命，你还会有一些儿感激之心，哪知温家的人，全是那么忘……忘……唉！”温南扬怒道：“他救过我性命，那不错。可是他为甚么要救我？好，我痛痛快快说出来，免得你自己说时，不知如何胡言乱语，尽说些谎话。”青青怒道：“我妈妈怎会说谎？”温仪拉了她一把，道：“让七伯伯说。”

温南扬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姓袁的，青青，我怎样识得那金蛇奸贼，现今原原

---



---

本本的跟你们说，也好让你们知道，那奸贼的用心是怎样险毒。”青青道：“你说他坏话我不听。”说着双手掩住耳朵。

温仪道：“青青，你听好啦。你过世的爸爸虽然不能说是好人，可是比温家全家的好处还多上百倍。”温南扬冷笑道：“你忘了自己也姓温。”

温仪抬头远望天边，轻声道：“我…  
…我……早已不姓温了。”

## 第六回 逾墙搂处子 结阵困郎君

---

---

温南扬说道：“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时我二十六岁。

爹爹叫我到扬州去给六叔做帮手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原来石梁温氏五祖本有六兄弟。”温南扬续道：“我到了扬州，没遇上六叔。一天晚上出去做案子，不小心失了手。”温仪冷冷的道：“不知是做甚么案子？”

温南扬怒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难道不敢说？我是瞧见一家大姑娘长得好，夜里跳进墙去采花。她不从，我就一刀杀了。哪知她临死时一声大叫，给人听见了。护院的武师中竟有几名好手，一齐涌来，好汉敌不过人多，我就给他们擒住了。”

袁承志听他述说自己的恶行，竟然毫无羞愧之意，心想这人实是无耻已极。

---

---

温南扬又道：“他们打了我一顿，将我送到衙门里监了起来。我可也不怕。我这件案子不是小事，沸沸扬扬的早传开了。我想六叔既在扬州，他武功何等得了，得知讯息后，自会来救我出狱。哪知等了十多天，六叔始终没来。上官详文下来，给我判了个斩立决。狱卒跟我一说，我才惊慌起来。”

温青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还道你是不会怕的。”

温南扬不去理她，续道：“过了三天，牢头拿了一大碗酒、一盘肉来给我吃。我知道明天就要处决了，心想是人都会死，只不过老子年纪轻轻，还没好好享够了福，不免有点可惜，心一横，把酒肉吃了个干净，倒头便睡。睡到半夜，忽然有人轻轻拍我肩头。我翻身坐起，听得有人低声在我耳边说道：“别作声，我救你

---

---

出去！”接着嚓嚓几声响，我手脚的铁镣手铐，都被他一柄锋利之极的兵刃削断了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跳出狱去。那人轻功好极，手劲又大，拉着我手，我赶路省了一大半力气。两人来到城外一座破庙里，他点亮神案上的蜡烛，我才看清楚他是个长得很俊的年轻人，年纪还比我小着几岁。他是个小白脸，哼！”

说到这里，向温仪和青青狠狠的望了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便向他行礼道谢。那人骄傲得很，也不还礼，说道：‘我姓夏，你是石梁派姓温的了？’我点头说是，这时见他腰间挂着那柄折断我铐镣的兵刃，弯弯曲曲的似乎是一柄剑，只是剑头分叉，模样很是古怪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那便是那柄金蛇剑了。”他不动声色，听温南扬继续说下去：“我问他姓名，他冷冷的道：‘你不必知道，反正以后你也不会感激我。’当

---

---

时我很奇怪，心想他救我性命，我当然一辈子感激。那人道：‘我是为了你六叔温方禄才救你的。跟我来！’我跟着他走到运河边上，上了一艘船，他吩咐船老大向南驶去。那船离开了扬州十多里路，我才慢慢放心，知道官府不会再来追赶了。我问了几句，他只是冷笑不答，忽然从衣囊里拿出一对蛾眉刺来。这是六叔的兵器，素来随身不离，怎么会落在这人手中，我心中很奇怪。那人道：‘你六叔是我的好朋友，哈哈！’怪笑了几声，脸上忽然露出一阵杀气，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。他道：‘这口箱子，你带回家去。’说着向船舱中一指，我见那箱子很大，用铁钉钉得十分牢固，外面还用粗绳缚住。他道：‘你赶快回家，路上不可停留。这口箱子必须交你大伯伯亲手打开。’我一一答应了。他又说：‘一个月之内，我到你家来拜访，你家里的长辈们好好接待吧。’我听他说话不伦不类，但也只得答应。他嘱咐完毕，忽然提起船上的铁锚，喀喇喀

---

---

喇，把四只锚爪都拗了下来。”

温青青听到这里，不由自主的叫了一声：“好！”温南扬呸的一声，在地上吐了一口浓痰。青青性爱洁净，见他如此糟蹋自己亲手布置的玫瑰小亭，心中一阵难过。袁承志知她心意，伸脚把痰擦去。青青望了他一眼，眼光中甚有感激之意。

温南扬续道：“他向我显示武功，也不知是何用意，只见他把断锚往船舱中一掷，说道：‘你如不照我的吩咐，开箱偷看，私取宝物，一路上若是再做案子，这铁锚便是你的榜样！’从囊中拿出一锭银子，掷在船板上，说道：‘你的路费！’拔起船头上的两支竹篙，双手分别握定，左手竹篙插入河中，身子已跃了起来，右手竹篙随即入河，同时拔起左手竹篙，又向前点去。这样几下子，就如一只长腿鹭鸶般走到了岸上。他高声叫道：‘接着！’语声方毕，两支竹篙如标枪般射了过

---

---

来。

我见来势劲急，不敢去接，闪身躲开，扑扑两声，竹篙穿入船篷。但听得他在岸上一声长笑，身子已消失在黑影之中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位金蛇郎君大有豪气。”他只心里想想，青青却公然赞了起来：“这人真是英雄豪杰。好威风，好气概！”

温南扬道：“英雄？呸！英他妈的英雄。当时我只道他是我救命恩人，虽见他说话时眼露凶光，似乎对我十分憎厌，还道他脾气古怪，也不怎么在意。过江后，我另行雇船，回到家来。一路上搬运的人都说这口箱子好重，我想六叔这次定是发了横财，箱子中盛满了金银财宝。我花了这么多力气运回家来，叔伯们定会多分我一份，因此心里很是高兴。回家之后，爹

---

---

爹和叔伯们很夸奖我能干，说第一次出道，居然干得不坏。”

青青插口道：“的确不坏，杀了一个大闺女，带来一口大箱子。”温仪道：“青青，别多嘴，听七伯伯说下去。”

温南扬道：“这天晚上，厅上点满蜡烛，两名家丁把箱子抬进来。爹爹和四位叔伯坐在中间。我亲自动手，先割断绳子，再把铁钉一枚枚的起出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大伯伯那时笑着说：‘老六又不知看中了哪家的娘儿，荒唐的不想回家，把这箱东西叫孩子先带回来。来，咱们瞧瞧是甚么宝贝！’我揭开箱盖，见里面装得满满的，上面铺着一层纸，纸上有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‘温氏兄弟同拆’几个字。我见那几个字似乎不是六叔的手笔，就把信交给大伯伯。他并不拆信，说道：‘下面是甚么东西？’我把那层纸揭开，下面是方方的一个大包裹，包裹用线密密

---



---

缝住。大伯伯道：‘六嫂，你拿剪刀来拆吧。六弟怎么忽然细心起来啦？’六婶拆开缝着的线，把包袱一揭开，突然之间，包裹嗖嗖嗖的射出七八支毒箭。”

青青惊呼了一声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是金蛇郎君的惯技。”

温南扬道：“这件事现今想起来还是教人心惊胆战，要是我性急去揭包袱，这条命还在吗？这几支毒箭哪，每一箭都射进了六婶的肉里。那是见血封喉、剧毒无比的药箭，六婶登时全身发黑，哼也没哼一声就倒地死了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转过头厉声对青青道：“那就是你老子干的好事。这一来，厅上众人全都轰动。五叔疑心是我使奸，逼我打开包袱。我站得远远地，用一条长竿把包袱挑开，总算再没箭射出来。你道包裹里是甚么珍珠宝贝？”青青道：“甚么？”

---

温南扬冷冷的道：“你六爷爷的尸首！给斩成了八块！”

青青吃了一惊，吓得嘴唇都白了。温仪伸手搂住了她。

四人静默了一阵。温南扬道：“你说这人毒不毒？他杀了六叔也就罢了，却把他尸首这般送回家来。”温仪道：“他为甚么这样做，你可还没说。”温南扬道：“哼，你当然觉得挺应该哪。只要是你妍头干的事，不论甚么，你都说不错。”

温仪望着天空的星星，出了一会神，缓缓的道：“他是我丈夫，虽然我们没拜天地，可是在我心中，他是我的亲丈夫。

青青，那时我比你此刻还小两岁，比你更加孩子气，又不爱学武，甚么也不

---

---

懂。这些叔伯们在家里凶横野蛮，无恶不作，我向来不喜欢他们，见六叔死了，老实说我心里也不难受。那时我只觉得奇怪，六叔这么好的武功，怎么会给人杀死。只听得大伯伯拿起了那封信，大声读了起来。这件事过去有二十年了，可是那天晚上的情形，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封信里的话，我也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大伯伯气得脸色发白，读信的声音也发颤了，他这么念：‘石梁派温氏兄弟共鉴：送上令弟温方禄尸首一具，务请笑纳。

此人当年污辱我亲姊之后，又将其杀害，并将我父母兄长，一家五口尽数杀死。我孤身一人逃脱在外，现归来报仇。血债十倍回报，方解我恨。我必杀你家五十人，污你家妇女十人。

不足此数，誓不为人。金蛇郎君夏雪

---

---

宜白。”

她背完那封信，吁了口气，对温南扬道：“七哥，六叔杀他全家，此事可是有的？”

温南扬傲然道：“我们男子汉大丈夫，入了黑道，劫财劫色，杀人放火，那也稀松平常。六叔见他姊姊长得不错，用强不从，拔刀杀了，又有甚么了不起？本来也不用杀他满门，定是六叔跟她家人朝了相，这才要杀人灭口。只可惜当时给这兔崽子漏了网，以致后患无穷。”温仪叹道：“你们男人在外面作了这样大的孽，我们女子在家里哪里知道。”

温南扬道：“大伯伯读完了信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‘这贼子找上门来最好，否则咱们去找他，还不知他躲在哪里呢？’他话虽这么说，可十分谨慎，仔细盘问我这奸贼的相貌和武功，当晚大家严行戒

---

---

备，又派人连夜去把七叔和八叔从金华和严州叫回来。”

袁承志心中奇怪：“怎么他们兄弟这么多？”青青也问了起来：“妈，我们还有七爷爷、八爷爷，怎么我不知道？”温仪道：“那是你爷爷的堂兄弟，本来不住在这儿的。”

温南扬道：“七叔一向在金华住，八叔在严州住，虽是一家，外面知道的人不多，哪知这金蛇奸贼消息也真灵，七叔和八叔一动身，半路上就给他害死了。这奸贼神出鬼没，不知在哪一天上，把我们家里收租米时计数用的竹筹偷去了一批。他杀死我们一个人，便在死人身上插一根竹筹，看来不插满五十根，不肯收手。”

青青道：“咱们宅子里上上下下一百多人，怎会抵挡不住？他有多少人呢？”

---

---

温南扬道：“他只有一个。这奸贼从来不公然露面，平时也不知躲在甚么地方，只等我们的人一落单，就出手加害。大伯伯邀了几十位江湖好手来石梁，整天在宅子里吃喝，等这奸贼到来，宅子外面贴了大布告，邀他正大光明的前来决斗。

但他并不理会，见我们人多，就绝迹不来。过了半年，这些江湖好手慢慢散去了，大房的三哥和五房的九弟忽然溺死在塘里，身上又插了竹筹。原来这奸贼也真有耐心，悄悄的等了半年，看准了时机方下手。接连十来天，宅子里天天有人毙命。石梁镇上棺材店做棺材也来不及，只得到衢州城里去买。对外面说，只说宅子里撞了瘟神，闹瘟疫。仪妹妹，这些可怕的日子你总记得吧？”

温仪道：“那时候全镇都人心惶惶。咱们宅子里日夜有人巡逻，爹爹和叔伯们轮班巡守。女人和孩子都聚集在中间屋

---

---

里，不敢走出大门一步。”

温南扬切齿道：“饶是这样，四房里的两个嫂嫂半夜里还是给他掳了去，当时咱们只道又被他害死了，哪知过了一个多月，两个嫂嫂从扬州捎信来，说给这奸贼卖到了娼寮，被迫接了一个月客人。四叔气得险险晕死过去，这两个媳妇也不要了，派人去杀光了娼寮里的老鸨龟奴、妓女嫖客，连两个嫂嫂也一起杀了，一把火连烧了扬州八家娼寮。”

袁承志听得毛骨悚然，心想：“这金蛇郎君虽然是报父母兄弟之仇，但把元凶首恶杀死也已经够了，这样做未免过份。”

又想：“温方施怎么地迁怒于人，连自己的两个媳妇也杀了？”

不自禁的摇头，很觉不以为然。

---

---

温南扬道：“最气人的是，每到端午、中秋、年关三节，他就送一封信来，开一张清单，说还欠人命几条，妇女几人。

石梁派在江南纵横数十年，却被这奸贼一人累得如此之惨，大家处心积虑，要报此仇。但这奸贼身手实在太强，爹爹和叔伯们和他交了几次手，都拾夺他不下。咱们防得紧了，他接连几个月不来，只要稍稍一松，立刻出事。大家实在无计可施。两年之间，咱们温家被他大大小小一共杀死了三十八口。青青，你说，咱们该不该恨这恶贼？”青青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温南扬道：“让你妈说下去吧。”

温仪对袁承志望了一眼，凄然道：“他的骸骨是袁相公埋葬的，那么我甚么事

---



---

也不必瞒你，只求袁相公待会把他死时的情形，说给我们母女俩知道……那么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声音又咽哽了，隔了一会，说道：“那时我不懂他为何这样狠，其实也不想懂。爹爹不许我们走出大门一步，我好气闷，每天只能在园子里玩玩，爹爹还说，没哥哥们陪着，女孩子们就是大白天也不能到园子里去。这天是阳春三月，田里油菜花的香味一阵阵从窗里吹进来，我真想到山坡上去看看花，闻闻田野里那股风的气息，可是这害死了人的金蛇郎君呀，在这样好的天气，把我关在屋子里。我真想独自个溜出去一会儿，可是想起爹爹那股严厉的神气，又不敢啦。这天下午，我和二房里的三姊姊、五房里的嫂嫂，还有南扬哥你和天霸哥，我们五个人在园子里玩，我在荡秋千，越荡越高。身子飘了起来，从墙头上望出去，见到绿油油的杨柳，一株株开得十分茂盛的桃花，

---

---

心里真是高兴。忽然，天霸哥怪叫了一声，仰天跌倒，我吓了一大跳，后来才知他胸口中了那人一枚金蛇锥，当场就打死了。南扬哥你呢？我记得你马上逃进了屋，把我们三个女人丢在外面。”

温南扬胀红了脸，辩道：“我打不过他，不走岂不是白送性命，我是去叫救兵。”

温仪道：“我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只见墙头一个人跳了下来，刚好站在我的秋千上。他用力一荡，秋千飞了起来，他一把将我拦腰抱住，我只觉腾云驾雾般的飞了出去。我以为这一下两人都要跌死了，哪知他左手抱着我，右手在墙外大树枝上一扳，便又弹了起来，轻轻的落在数丈之外。这时我吓胡涂了，举起拳头往他脸上乱打。他手指在我肩窝里一点，我登时全身瘫软，一动也不能动啦。只听得后面很多人大声叫嚷追赶，但后来声音

---

---

越来越远。他挟着我奔了半天，到了一个悬崖峭壁上的山洞里。他解了我穴道，望着我狞笑。我忽然想起了那两位嫂嫂，心想与其受辱，不如自己死了干净，就一头向山石上撞去。他在我后心一拉，我才没撞死，留下了这个疤。”说着往自己额上一指。袁承志见那伤疤隐在头发丛里，露在外面的有一寸来长，深入头顶，看来当时受伤着实不轻。

温仪叹道：“倘若就这么让我撞死了，对他自己可好得多，谁知这一拉竟害苦了他。那时我昏了过去，等醒来时，见身上裹着一条毯子，我一惊又险险晕了过去，后来见自己身上衣服穿得好好地，才稍稍放了一点心，想是他见我寻死，强盗发了善心，便不再下手害我。我紧紧闭住了眼睛，一眼也不敢瞧他，连心里也不敢去想眼前的事。

“他怕我再寻死，那两天之中，日夜

---

---

都守着我。跟我说话，我自然不答。他煮了东西给我吃，我只是哭，甚么也不吃。到第四天上，他见我饿得实在不成样子了，于是熬了一大碗肉汤，轻声轻气的劝我喝。我不理不睬，他忽然抓住我，捏住我的鼻子，把肉汤往我口里灌，这样强着我喝了大半碗汤。他手一松，我就将一口热汤喷在他脸上。我是要激他生气，干脆一刀杀了我，免得受他欺侮，再把我像二位嫂嫂那样，卖到娼寮里去活受罪。哪知他并不发怒，只是笑笑，用袖子擦去了脸上汤水，呆呆望着我，不住叹气。”

袁承志和青青对望了一眼，青青突然间红晕满脸。

温仪道：“那天晚上，他睡在洞口，对我说：‘我唱小曲儿给你听好吗？’我说：‘我不爱听。’他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‘我当作你是哑巴，原来会说话。’我骂道：‘谁是哑巴来着？见了坏人我

---

---

就不说话。’他不再言语了，高高兴兴的唱起山歌来，唱了大半夜，直到月亮出来，他还在唱。我一直在大宅子里住着，哪里听说过这种……这种山歌。”

温南扬喝道：“你又怕听又想听，是不是？谁耐烦来听你这些不要脸的事？”大踏步便向亭外走去。青青道：“他定是去告诉爷爷们。”温仪道：“由他说去，我早就甚么都不在乎了。”青青道：“妈，你再说下去。”

温仪道：“后来我朦朦胧胧的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醒来却不见了他，我想一个人逃回家来，可是这山洞是在一个山峰顶上，山峰很陡，无路可下，只有似他这样轻功极高的人，才能上下。到中午时他回来了，给我带来了许多首饰、脂粉。

我不要，拿起来都抛到了山谷里。他可也不生气，晚上又唱歌给我听。

---

---

“有一天，他带了好多小鸡、小猫、小乌龟上山峰来，他知道我不忍心把这些活东西丢下山去。他整天陪我逗猫儿玩，喂小乌龟吃东西，晚上唱歌给我听。我在山洞里睡，他从来不踏进山洞一步。我见他不来侵犯我，放心了些，也肯吃东西了。可是一个多月中，我一直不跟他说话。他始终对我很温柔很和气，爹爹和妈妈都没他待我这样好。

“又过得几天，他忽然板起了脸，恶狠狠的瞧我，我很害怕，哭了起来。他叹了口气，哄我别哭。那天晚上我听得他在哭泣，哭得很是伤心。不久，天下起大雨来，他仍是不进洞来，我心中不忍，叫他进山洞来躲雨，他也不理。

“我问他为甚么哭，他粗声粗气说：  
‘明天是我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姊姊的忌辰。我一家全被你家的人在这天害死了。

---

---

明天我说甚么也得杀一个人来报仇。你家里现下防备很严，请了崆峒派的李拙道人和十方寺的清明禅师作帮手，哼，这两人虽然厉害，我难道就此罢手不成？’他咬牙切齿的，冒着大雨就下峰去了。第二天到傍晚时，他还是没回来，我倒有些记挂了，暗暗盼望他平安回来。”

听到这里，青青偷偷望了袁承志一眼，瞧他是否有轻视之色，但见他端谨恭坐，留神倾听，这才宽慰，缓缓的吁了口气。

温仪道：“天快黑了，我几次到山峰边眺望。也不知去望了几次，终于见到对面那座山峰上有四个人影在互相追逐，身法都快得不得了。我用心细看，最先一人果然是他，后面一个是道士，另一个是和尚，第四个却是我爹爹。他手中拿的是那把金蛇剑，一个斗他们三个，边打边逃。

---

---

斗了一会，那和尚一禅杖横扫过去，眼见他无法避开，我心中着急，大声叫了起来，哪知他金蛇剑回过来一格，竟把禅杖斩去了一截。

爹爹听见叫声，回头望见了，我，不再争斗，往我这山峰上奔来。

“他很是焦急，两剑把和尚与道人逼开，随后追赶。这样一来，变成我爹爹在前面，他在中间，僧道二人在后。四人不久就奔下山谷。他追上了我爹爹，拦住了不许他到我这边山峰来。斗了几回合，一僧一道赶到，我爹爹抽空跳出，自我这边攀上来。这四个人边斗边奔，追到了我站着的山峰上。

我很是高兴，大叫：‘爹爹，快来！’这时他如发疯般抢了过来，接连三剑，把爹爹逼得不住倒退。爹爹打他不过，眼见危急，僧道二人也到了。爹爹叫道：‘

---



---

阿仪，你怎样！’我说：‘我很好，爹，你放心。’爹爹道：‘好，咱们先料理了这奸贼再说。’三人又把他围在中间。

“那道人道：‘金蛇郎君，我们崆峒派跟你无冤无仇，只不过见你干得太也过份，因此挺身出来作个和事佬。我谁也不帮，如你答应罢手，以后不再去温家惹事，今日之事就此善罢。’他大声叫道：‘父母兄姊之仇，岂能不报？’那和尚道：‘你已经杀了这许多人，也该够了。劝你瞧在我们二人的脸上，就此停手吧！’他忽然一剑向和尚刺去，四人又恶斗起来。那道人的兵刃有点儿古怪，想来武功甚强，和尚的禅杖使开来，风声呼呼猛响，也很厉害。他越打越不成了，满头大汗，忽然一个踉跄，险险跌倒。

“那和尚一杖打下去，被他侧身躲过，他身子这样一侧，见到了我的脸。他后来说，他那时候本已筋疲力竭，但一见

---

---

到我流露出对他十分关怀的神气，突然间精神大振。他的剑使得越来越快，山谷中雾气上升，烟雾中只见到金光闪耀。只听得他叫道：‘温姑娘，别怕，瞧我的！’那和尚大叫一声，骨溜溜的滚下山去，脑门正中钉了一枚金蛇锥。我爹和那道人都吃了一惊。他挺剑向我爹爹刺去，那道人乘虚攻他后心。他突然大喝一声，左手双指向道人眼中截去。道人头一低，他一剑挥过，将道人拦腰斩为两截。”

青青呀的一声叫了出来。温仪道：“他回手一剑，便向我爹爹刺去。爹爹见他连杀两个武功高手，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钢杖使开来已不成家数。我忙从洞里奔出来，叫道：‘住手，住手！’他听我一叫，就停了手。我道：‘这是我爹爹！’他向我爹爹狠狠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‘你走吧，饶你性命！’爹爹很感意外，回身要走。这时我因整天没吃东西，加之刚才担心受惊，见他饶了爹爹，心中一喜，突然

---

---

跌倒。他忙抢过来扶我，我从他肩上望出去，只见爹爹目露凶光，忽然举起钢杖，猛力向他后心打去。

“他一心只关注着我有没受伤，全没想到爹爹竟会偷袭。

我忍不住呼叫：‘留心！’他一愣，要待避让，已经不及，将头一侧，这一杖打中在他的背上。他夹手夺过钢杖，掷入山谷，双掌向爹爹打去。爹爹无法招架，闭目等死。哪知他回头向我望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对爹爹道：‘你快走。别让我回心转意，又不饶你了！’爹爹不再说话，奔下山去。他背上吃了爹爹这一杖，受伤着实沉重，爹爹刚走，他就一口鲜血，喷在我胸前衣上。

青青哼了一声道：“爷爷这么不要脸，明里打不过人家，就来暗下毒手！”

---

---

温仪叹道：“按理说，他是我家的大仇人，连杀了我家几十口人。可是见他受人围攻暗算，我禁不住心里向着他，这也叫作前生的冤孽。

“他摇摇晃晃的走进洞去，从囊中拿出伤药来吃了，接连又喷了许多鲜血出来。我吓得只是哭。他虽然受伤，神色却很高兴，问我：‘你干么哭？’我哭道：‘你伤得这样。’他笑问：‘你是为了我才哭？’我回答不出，只觉得很伤心。

“过了一会，他说：‘自从我全家的人给你六叔害死之后，从来没一人关心过我。我今天杀了你的一个堂兄，前后一共已杀了四十人，本来还要再杀十人，看在你的眼泪份上，就此罢手不杀了。’我只是哭，不说话。他又道：‘你家的女人我也不害了，等我伤好之后，送你回家。’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，只觉得他答应不杀人了，那很好。以后几天我烧汤煮饭，

---

---

用心服侍他。可是他不停的呕血，有时迷迷糊糊的老是叫‘妈妈’。

“有一天他整天晕了过去，到了傍晚，眼见不成了。我哭得两眼都肿了。他忽然睁开眼来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‘不要紧，不会死。’过了两天，果然慢慢好了起来，一天晚上对我说，那天中了这一杖，本来活不成了，但想到他死之后，我在这高峰绝顶之上走不下去，我家的人又怕了他，不敢来找，那我非饿死不可。为了我，他无论如何要活着。”

青青插嘴道：“妈，他待你很好啊，这人很有良心。”说着狠狠望了袁承志一眼。袁承志脸上一阵发热，把头转了开去。

温仪又道：“以后他身子渐渐复元，跟我说起小时候的事情，他爸爸妈妈怎样疼他，哥哥姊姊又怎样爱护他。有一次他

---

---

生病，他妈妈三天三夜没睡觉的守在他床边。哪知一天晚上，六叔竟把他全家杀了。那时我觉得这人虽然手段凶狠毒辣，但说到他亲人的时候，却显得心肠很是良善柔和。他拿出一个绣花的红肚兜来给我看，说是他周岁时他妈妈绣的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从怀中取了一个小孩用的肚兜出来，摊在桌上。袁承志见这肚兜红缎面子，白缎里子，绣着个光身的胖娃娃睡在一张大芭蕉叶子上。胖娃娃神情憨憨的很是可爱，绣工精致，想得到他妈妈刺绣时满心是爱子之情。袁承志从小没有爹娘，看到这肚兜，想到自己身世，不禁一阵心酸。

温仪续道：“他常常唱山歌给我听。还用木头削成小狗、小马、小娃娃给我玩，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女娃娃。后来他伤势完全好了，我见他越来越不开心，忍不住问他原因。他说他舍不得离开我。我

---

---

说：‘那么我就住在这里陪你好啦！’“他非常开心，大叫大嚷，在山峰上两株大树上跳上跳下，像猴子一样翻筋斗。

“他对我说：他得到了一张图，知道了一个大宝藏的所在，其中金银珠宝，多得难以估量。据说从前燕王篡位，从北京打到南京。建文皇帝仓皇出走，把内库里的珍珠宝贝埋在南京一个秘密地方。燕王接位之后，搜遍了南京全城也找不到。

他派三保太监几次下西洋，一来是为了找寻建文皇帝的下落，二来则是为了探查这批珍宝。”

袁承志心道：“原来在《金蛇秘笈》中发现的，便是这张宝藏的地图。”

温仪续道：“他说成祖皇帝一生没找到这张地图，但几百年后，却让他无意之中得到了，眼下他大仇已报，就要去寻这

---

---

批珍宝，寻到之后，便来接我，现下先把  
我送回家去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轻声道：“他舍不得我  
离开他，其实我心中也舍不得。可是……  
可是……我总不能就这样跟了他去。我回  
家之后，大家却瞧我不起，我很是恼怒，  
他们没本事保护自己的女儿，我清清白白  
的回家，大家反而来羞辱我，我也就不理  
他们。不跟他们说话。”

青青接口道：“妈妈，你很对，你又  
做错了甚么？”

温仪道：“我在家里等了三个月，一  
天晚上，忽然听得窗下有人唱歌，一听声  
音我就知道是他到了，忙打开窗子让他进  
来。

我们见了很是欢喜。这天我就和他好  
了，有了你这孩子。

---



---

那是我自己愿意的，到如今我也一点不后悔。人家说他强迫我，不是的。青儿，你爸爸待你妈妈很好。我们之间一直很恩爱。他始终尊重我，从来没强迫过我。”

袁承志暗暗钦佩她的勇气，听她说得一往情深，不禁凄然。青青忽然低声唱了起来：“从南来了一群雁，也有成双也有孤单。成双的欢天喜地声嘹亮，孤单的落在后头飞不上。不看成双，只看孤单，细思量你的凄凉，和我是一般样！细思量你的凄凉，和我是一般样。”

歌声娇柔婉转，充满了哀怨之情。

温仪凄然道：“那就是她爸爸唱给我听过的一支小曲。这孩子从小在我怀里听这些歌儿，听得多了。居然也记住了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夏前辈那时候想是已经找到了宝藏？”

温仪道：“他说还没找到，不过已有了线索。他心中挂念着我，不愿再为了宝藏而耽搁时日。他说到宝藏的事，我也没留心听。我们商量着第二天一早就偷偷的溜走，心中十分欢喜，甚么也没防备，不料想说话却给人偷听去了。

“第二日天还没亮，我收拾好了衣服，留了一封信给爹爹，正想要走，忽然有人敲门，我当然很怕，他说不要紧，就是千军万马也杀得出去。他提了金蛇剑，打开房门，进来的竟是我爹爹及大伯，二伯三人。他们都空着双手，没带兵刃，穿了长袍马褂，脸上居然都是笑嘻嘻地，丝毫没有敌意。我们见他三人这副模样，很是诧异。

“爹爹说：‘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，

---

---

这也是前生的冤孽。上次你不杀我，我也很承你的情。以后咱们结成亲家，可不许再动刀动枪。’他以为爹爹怕他再杀人，说道：‘你放心，我早答应了你小姐，不再害你家的人！’爹爹说：‘私下走可不成，须得明媒正娶，好好拜堂。’他摇头不信。我爹爹说：‘阿仪是我的独生爱女，总不能让她跟人私奔，一生一世抬不起头来。’他想这话不错。哪知他为了顾全我，却上了爹爹的当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令尊是骗他的，不是真心？”

温仪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爹爹就留他在厢房里歇，办起喜事来。他始终信不过，我家送给他吃的酒饭茶水，他先拿给狗吃。狗吃了一点没事，但他仍不放心，毫不沾唇，晚上都拿去倒掉，自己在石梁镇上买东西吃。”

---

---

“一天晚上，妈妈拿了一碗莲子羹来，对我说：‘你拿去给姑爷吃吧！’我懂事，还道妈妈体惜他，高高兴兴的捧到房里。他见我亲手捧去，喜欢得甚么也没防备，几口吃了下去，正和我说话，忽然脸色大变，站起来叫道：‘阿仪，你心肠这样狠！’我吓慌了，问道：‘甚么？’”

’ 他道：‘你为甚么下我的毒？’”

“你为甚么下我的毒？”这句话，虽在温仪轻柔的语音中说来，还是充满了森然可怖之意，想见当时金蛇郎君是如何愤怒，又是如何伤心。袁承志和青青听了，不由得毛骨悚然。

温仪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衣襟之上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寂静之中，忽听得亭外磔磔怪笑。三人急忙回头，只见温氏五兄弟并肩走近，后面跟着二三十人，手中都拿着兵刃。

---

---

温方山喝道：“阿仪，你把自己的丑事说给外人听，还要脸么？”

温仪胀红了脸，要待回答，随即忍住，转头对袁承志道：“十九年来，我没跟爹爹说过一句话，以后我也永不会和他说话。我本来早不该再住在温家，可是我有了青青，又能去哪里？再说，我总盼望他没有死，有一天会再来找我。我若是离开了这里，他又怎找得到我？他既然已经死了，我也没甚么顾忌了。我不怕他们，你怕不怕？”

袁承志还没答话，青青已抢着道：“承志大哥不会怕的。”

温仪道：“好，我就说下去。”提高了声音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急得哭了出来，不知道要怎样说、怎样做才好，突然之间，房门被人踢飞，许多人手执了刀枪涌

---

---

了进来。”她向亭外一指，说道：“当时站在房门外的，就是这些人。他们……他们手里都拿着暗器。爹爹总算对我还有几分父女之情，叫道：‘阿仪，出来！’我知道他们要等我出去之后，立刻向他发射暗器，房间只是这么一点地方，他往哪里躲去？我叫道：‘我不出来，你们连我一起杀了吧！’我挡在他身前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要保护他，不让他给人伤害。”

“他本来眉头深锁，坐在椅上，以为我和家里的人串通了下毒害他，十分伤心难受，也不想动手反抗，听我这么说，突然跳了起来，很开心的道：‘你不知莲子羹里有毒？’我端起碗来，见碗里还剩了一些儿羹汁，一口喝下，说道：‘我跟你一起死！’他一掌把碗打落，但我已经喝了。他笑道：‘好，大家一起死！’转头向他们骂道：‘使这种卑鄙阴毒的手段，你们也不怕丑么？’“大伯伯怒道：‘谁用毒了？下毒的不是英雄好汉。你自恃本

---

---

领高，就出来斗斗！”他说：“好！”就出去和他们五兄弟打了起来。他喝的莲子羹里虽没毒药，但放着他们温家秘制的‘醉仙蜜’，只要喝了，慢慢会全身无力，昏睡如死，要过一日一夜才能醒来。这些人哪，还舍不得用毒药害死他，想把他迷倒，再慢慢来折磨他。他们……他们当真是英雄好汉！”

说到这里，语气中充满怨毒，只是她生性温柔，不会以恶语骂人。

温方施怒道：“这无耻贱人，早就该杀了，养她到今日，反而恩将仇报！”青青道：“我娘儿在温家吃了十几年饭，可是四爷爷，我这两年来，给你们找了多少金银财宝？就是一百个人，一辈子也吃不完吧？我娘儿俩欠你们温家的债，早还清啦！”温方达不愿在外人之前多提家门丑事，叫道：“喂，姓袁的，你敢不敢跟我们五兄弟一起斗斗？”

---

---

袁承志前两日念在他们是青青的长辈，对之礼数周到，这时听温仪说了他们的阴险毒辣，不觉满怀愤怒，叫道：“哼，别说五人，你们就是有十兄弟齐上，我又何惧？”

温仪冷笑道：“那天晚上，他们也是五兄弟打他一人。本来他能抵敌得住的，但他喝了‘醉仙蜜’之后，越打越是手足酸软，他们五兄弟有个练好了的‘五行阵’，打起架来，五兄弟就如是一个人……”温方山喝道：“阿仪，你吃里扒外，泄温家的底？”

温仪不理父亲的话，对袁承志道：“他急着想击倒五人中的一人，就可破了这五行阵，但他摇摇晃晃的越来越不行。我喊道：‘你快走吧，我永不负你！’”她这一声叫唤声音凄厉，似乎就和那天晚是叫的一样。青青吓怕了，连叫：“妈妈！”

---



---

”袁承志说道：“伯母回房休息吧，我和令尊他们谈一谈，明儿再来瞧你。”

温仪拉住他的衣袖，叫道：“不，不，我在心中憋了十九年啦，今儿非说出来不可。袁相公，你听我说呀！”袁承志听她话中带着哭声，点头道：“我在这里听着呢。”

温仪仍然是紧紧扯住他衣袖不放，说道：“他们要他的命，可是更加要紧的，他们想发财。他再打一阵，身上受了伤，支持不住，跌在地下，终于……终于给他们擒住了，我扑到他身上，也不知是哪一位叔伯将我一脚踢开。他们逼着他交出藏宝的地图来。他说：‘那图不在我身上，谁有种就跟我去拿。’

他们细搜他身上，果然没图。这样就为难啦，放了他吧，等药性一过，可没人再制得住他。杀了他吧，那大宝藏可永远

---

---

得不到手。最后还是我的爹爹主意儿高明，哈哈，好聪明，不是吗？那时候他已经昏了过去，我也晕倒了。等我醒来，他们已经把他的脚筋和手筋都挑断了，教他空有一身武功，永远不能再使劲，然后逼着他去取图寻宝。真聪明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哈哈！”袁承志见她眼光散乱，呼吸急促，说话已有些神智失常。劝道：“伯母，你还是回房去歇歇。”

温仪道：“不，等你一走，他们就把我杀死了，我要说完了才能死……他们押着他走了。还有崆峒派的两名好手同去。

人家都想发这笔横财。但不知怎样，还是被他逃脱了。多半是他给了他们一张图，他们一快活，防备就疏了。他们很聪明，我那郎君可也不蠢哪。他们七个人拿到这张藏宝图，你抢我夺，五兄弟合谋，把崆峒派的两人先给害死了。”

---

---

温方义厉声骂道：“阿仪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可小心着！”

温仪笑道：“我干么小心？你以为我还怕死么？”转头对袁承志道：“哪知道这张图却是假的。他们五人在南京钻来钻去搞了大半年，花了几千两银子本钱，一个小钱也没找到，哈哈，真是再有趣也没有啦。”

温氏兄弟空自在亭外横眉怒目，却畏惧袁承志，不敢冲进亭来。

温仪说到这里，呆呆的出神，低声缓缓的道：“他这一去，我就没再得到他的音讯。他手脚上的筋都断了，已成废人。他是这样的心高气傲，不痛死也会气死……”

温方达又叫：“姓袁的，这小贱人说起我们温氏的五行阵，你已听到了，有种

---

---

的就出来试试。”温仪低声道：“你走吧，别跟他们斗。”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金蛇郎君所遭冤屈，终于是有人知道了。”

袁承志曾和温氏五兄弟一一较量过。知道单打独斗，没一个是自己对手，不过他们五人齐上，再加上有甚么操练纯熟的五行阵，只怕确是不易击破。初次较量时双方并无冤仇，手下互相容情，现下自己已知他们隐私，而他们又认定自己与金蛇郎君颇有渊源，这种人甚么阴狠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，一不留神，惨祸立至，自己却又不欲对他们痛下杀手，一时不禁颇为踌躇。

温方义叫道：“怎么，不敢么？乖乖的跟爷爷们叩三个响头，就放你出去。”温方施阴森森的道：“这时候叩头也不成啦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寻思：“须得静下来好好想一想，筹思个善策。”他初出茅庐，阅历甚浅，不似江湖上的老手，一遇难题，立生应变之计，于是朗声道：“温氏五行阵既是厉害无比，晚辈倒也想见识见识。不过我现下甚是疲累，让我休息一个时辰，成吗？”

温方义随口道：“一个时辰就一个时辰，你再挨上十天半月也逃不了。”温方山低声道：“这小子别使甚么诡计，咱们马上给他干。”温方达道：“二弟已经答应了他，就让他多活一个时辰，也教他死而无怨。”

温仪急道：“袁相公，你别上当，他们行事向来狠辣，哪有这么好心，肯让你多休息一个时辰？这些年来，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宝藏。他们要想法子害你，要挑断你的手筋脚筋，逼你去帮着寻宝。你快和青青一起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”

---

---

温方达听她说穿了自己用心，脸色更是铁青，冷笑道：“你们三个还想走得越远越好？哼，念头倒转的挺美。姓袁的，你到练武厅上休息去吧。待会动手，大家方便些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好吧！”站起身来。温仪母女知道五行阵的厉害，心中焦急，但也没法阻拦，只得跟在他身后，一齐出亭。

到了练武厅中，温方达命人点起数十支巨烛，说道：“蜡烛点到尽处，你总养足精神了吧？”袁承志点点头，在中间一张椅上坐下。温氏五老各自拿起椅子，排成一个圆圈，将他围在中间，五人闭目静坐。在五人之外，温南扬、温正等石梁派中十六名好手，又分坐十六张矮凳，围成一个大圈。

---

---

袁承志见这十六人按着八卦方位而坐，乃是作为五行阵的辅佐，心想：“五行阵外又有八卦阵，要破此阵，更是难上加难。”他端坐椅上，细思师门所授各项武功，反复思考，总觉在这二十一名好手的围攻之下，最多只能自保，要想冲破阵势脱身，只怕难以办到，时候一长，精神力气势必不济，终须落败。就算以木桑道长所传轻功逃出阵去，那批黄金又怎能夺回？留下温仪母女，她二人难免杀身之祸，那可如何是好？

正焦急间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想到《金蛇秘笈》中最后的数页。

那几页上的武功当时揣摸不透，直到重入岩洞，看了石壁上的图形，再参照秘笈封面夹层中的秘诀，方才领悟，但始终不明白这些武功何以竟要搞得如此繁复，有许多招数显然颇有蛇足之嫌。接战之际，敌人武功再高，人数再多，也决不能

---

---

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，不露丝毫空隙，而这套武功明明是为了应付多方同时进攻而创。此刻身处困境，终于省悟，原来金蛇郎君当日吃了大亏，脱逃之后，殚竭心智，创出这套武功来，却是专为破这五行阵而用。他当然是想来石梁报仇，可惜手脚筋脉均被挑断，使不出劲。袁承志心下盘算：自己无意中学到了这套武功，既可脱今日之难，又能替这位没见过面的恩师一泄当日的怨毒，他在九泉之下，若是有知，也必欣慰，不枉了当年这一番苦心。想到这里，心中大喜，睁眼一望，只见桌上蜡烛已点剩不到一寸。

温氏五老见他脸上忽忧忽喜，不知他在打甚么主意，但自恃五行八卦阵威力无穷，也不在意，只是圆睁着十只眼睛，严加防备，怕他乘隙脱逃。

袁承志重又闭眼，将《金蛇秘笈》末章所载武功从头至尾细想一遍，想到最后

---



---

摧敌致胜的那一路“快刀斩乱麻”时，陡然一惊，全身登时冷汗直冒，暗叫：“不好了！”心想：“以后数十招都是要靠宝刀宝剑来使敌人不敢欺近，方能乘机打乱敌阵。我手头却无金蛇剑，这一时三刻之间，却到哪里找宝刀宝剑去？”

青青在旁边一直注视着他，蓦地里见他脸上大显惶急，额头见汗，心想还未交锋，已自心怯气馁，如何得了？不由得代他担忧。

袁承志见蜡烛已快烧到尽头，烛焰吞吐颤动，将灭未灭，但破阵之法，仍未想出，更是忧急。就在这时，一名丫鬟捧了一碗茶走到跟前，说道：“相公请用碗糖茶！”他正在出神，随手接过，放到唇边张口要喝，突然间手上一震，茶杯被一支袖箭打落，当啷一声响，在地下跌得粉碎。袁承志一晃眼间，见青青右手向后退，知道这箭是她所放，心中一惊，暗

---

---

想：“好险？我怎么如此糊涂，竟没想到他们又会给我喝甚么醉仙蜜。”

温方悟见诡计为青青揭破，怒不可遏，破口大骂：“这样的娘，就生这样的女儿！温家祖宗不积德，尽出些向着外人的贱货！”

青青嘴头毫不让人，说道：“温家祖宗积好大的德呀，修桥铺路，救济穷人，甚么好事都干。就是不偷不抢，不杀人放火。”

温方悟大怒，跳起来就要打人。温方达道：“五弟，沉住气，留神这小子。”

原来袁承志这时又是一脸喜色，青青这一支袖箭触动了灵机：“用暗器！”只见烛火晃动，已有两支蜡烛熄了，当下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好啦，请赐教吧！这次分了胜负之后怎样？”

---

---

温方达道：“你胜了，金子由你带去。你胜不了，那也不必多说。”

袁承志知道自己若是落败，当然性命不保，但如得胜，只怕他们还要抵赖，说道：“你们把金子拿出来，我破阵之后，拿了就走。”

温氏五老见他死到临头，还要嘴硬，心想以金蛇郎君如此高手，尚且为温氏五行阵所擒，现下经过十多年潜心钻研，又创了一个八卦阵来作辅佐，你如何能够脱逃？这阵势他们平素练得纯熟异常，对付三四十名好手尚且绰绰有余，实是石梁派镇派之宝，向来不肯轻用，以免被人窥见了虚实。这次实因袁承志武功太强，五兄弟个个身怀绝艺，却均被他三招两式之间就打得一败涂地。五人一商议，只得拿出这门看家本领来，也顾不得被他说以众欺寡了。温方达吩咐家丁换上蜡烛，对青青

---

---

道：“把金子拿出来。”

青青早在后悔，心想早知如此，把黄金都还给他也就算了，这时想再私下给他，也已来不及了，只得把一大包金条都捧到练武厅中，放在桌上。

温方达左手在桌上横扫过去，金包打开，啪啪啪一声响，数十块金条散满了一地，灿然生光，冷笑道：“温家虽穷，这几千两金子还没瞧在眼里。姓袁的，你有本事破了我们这五行阵，尽管取去！”五老一声呼喝，各执兵刃，已将袁承志围住。

袁承志心中一凛：“他们连屋上也布了人，这阵法可又如何破解？”却听得温方施道：“屋上有人！”大声喝道：“甚么人？都给我滚下来！”

只听得屋顶上有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

---

---

“温家五位老爷子，姓荣的登门请罪来啦！”呼喝声中，屋上跃下二十多个人来。当先一人正是龙游帮帮主荣彩。

袁承志登时大为宽怀，向青青望了一眼，见她脸色微变，咬住下唇。

温方达道：“老荣，你三更半夜光临舍下，有甚么指教？啊，方岩的吕七先生也来了。”说着向荣彩身后一个老头子拱了拱手。那老者拱手还礼，说道：“老兄弟们都清健，这可有几年不见了哪！”

荣彩笑道：“五位老爷子好福气，生得一位武功既高、计谋又强的孙小姐，不但把我们的沙老大和十多个兄弟伤了，连我小老儿也吃了她亏。”

温氏兄弟不知青青和他们这层过节，平时石梁派与龙游帮颇有来往，这时强敌当前，不愿再旁生枝节。温方达道：“老

---

---

荣，我家小孩儿有甚么对不起你的，我们决不护短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好不好呀？”

荣彩一愣，心想：“这个素来横蛮狂傲的老头今日竟这么好说话？难道他当真怕了吕七先生？”一瞥之间见到了袁承志，更是不解：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硬手在此，吕七先生也未必能够胜他。我还是见好收篷吧！”便道：“龙游帮跟贵派素来没过节，冲着各位老爷子的金面，沙老大已死不能复生，总怨他学艺不精。不过这批金子……”眼光向着地下一块块的金条一扫，说道：“我们龙游帮跟了几百里路程，费了不少心血，又有人为此送命，大家在江湖上混饭吃……”

温方达听他说到这里，便住口不往下说了，知他意在钱财而非为了报仇，便道：“黄金都在这里，你要嘛，都拿去那也不妨。”

---

---

荣彩听他说得慷慨大方，只道是反语讥刺，但瞧他脸色，却似并无恶意，道：

“温老爷子如肯赐给半数，作为敝帮几名死伤兄弟的抚恤，兄弟感激不尽。”温方山道：“你拿吧。”荣彩双手一拱，说道：“那么多谢了！”手一摆，他身后几名大汉俯身去拾金条。

那几人手指刚要碰到金条。突然肩头被人一推，只觉一股极大的力量涌来，站立不定，身不由己的跃出数步，抬起头来，见袁承志已站在面前。

袁承志道：“荣老爷子，这批金子是闯王的军饷，你要拿去，可不大稳便。”

闯王的名头在北方固然威声远震，但在江南，江湖人物却不大理会。荣彩转头对吕七先生笑道：“他拿闯王的名头来吓咱们。”吕七先生手中拿着一根粗大异常

---

---

的旱烟筒，吸了一口，喷一口烟，慢条斯理，侧目向袁承志打量。

袁承志见他神情无礼，心头有气，只是他一副气派显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倒也不敢轻慢，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前辈可是姓吕？晚辈初来江南，恕我不识。”

吕七先生吐了一口烟，笔直向袁承志脸上喷去，又吸了一口，跟着两道白蛇般的浓烟从鼻孔中射出，凝聚了片刻不散。袁承志还不怎的，青青瞧着却已气往上冲，便想开口说话。温仪在她臂上轻轻一捏。青青回过头来，见母亲缓缓摇头，才把一句骂人的话忍住了。只见吕七先生将旱烟袋在砖地上笃笃笃的敲了一阵，敲去烟灰，又装上烟丝。

这时连温氏五老也有点耐不住了，但知他在武林中成名已久，据说当年以一套鹤形拳打败过无数高手，手中的烟袋更是

---



---

一件奇形兵器，擅能打穴，夺人兵刃，可是到底本领如何，谁也没有见过。温氏五老都盼他与袁承志说僵了动手，他能取胜固然最好，否则至少也可消去袁承志的一点力气。

只见吕先生从怀中摸出火石火纸，扑扑的敲击，烟丝还未点着，忽然屋顶上有人大喝：“快还我们金子！”一个少女、一个粗壮少年双双跃下，随后又溜下一个五十余岁的中年汉子，瞧打扮似是个商贾，左手拿着一个算盘，右手拿着一支笔，模样很是古怪。他慢吞吞的从墙上溜下，也瞧不出他武功高低。

袁承志见那少女正是安小慧，又喜又忧，喜的是来了帮手，但不知另外两人武功如何。眼下敌人除了石梁派外，又多了龙游帮与吕七先生这批人。温仪与青青母女和温氏五老撕破了脸，已处于绝大危险之中，非将她们救走不可，要是新来的两

---

---

人本领都和安小慧差不多，自己反而要分神照顾，岂不糟糕？

这时温氏弟子中已有人抢上去拦阻喝问。那少年大声叫道：“快把我们的金子还来！”见金条散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啊哈，原来都在这里！”俯身就拾。袁承志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人行事甚为鲁莽，只怕没甚么高明武功。

温南扬见他俯身，飞足往他臂上踢去。安小慧急叫：“崔师哥当心！”那少年侧身避开，随即抢攻而前，双掌疾劈过去。

温南扬不及退让，也伸出双掌相抵，啪的一声大响，四掌相交，两人各自退开数步。那少年又待上前，那商贾打扮的人叫道：“希敏，慢着。”

袁承志记起安小慧的话，说有一个姓

---

---

崔的师哥和她一起护送这笔金子，因两人闹了别扭，中途分手，至被青青出其不意的劫了去。那么这少年便是崔秋山的侄儿崔希敏了，难道这个形貌滑稽的商人，竟是大师哥铜笔铁算盘黄真？仔细一看，见他右手中那支笔杆闪闪发光，果是黄铜铸成，左手中那算盘黑黝黝地，多半是铁的，这一下喜出望外，忙纵身过去，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小弟袁承志叩见大师哥。”

那人正是黄真，双手扶起，细细打量，欢然说道：“啊，师弟，你这么年轻，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请问大师哥，恩师现今在哪里？他老人家身子安健？”黄真道：“恩师此刻在南京，他老人家很好。”

安小慧过来说道：“承志大哥，这就是我说的崔师哥。”袁承志向他点点头。安小慧见袁承志背上粘了些枯草，伸手拈

---

---

了下来。袁承志微微一笑，神色表示谢意。

崔希敏瞧着很不乐意。黄真喝道：“希敏，怎么这样没规矩？快向师叔叩头！”崔希敏见袁承志比自己还小着几岁，心头不服气，慢吞吞的过来，作势要跪。袁承志连说：“不敢当！”

双手拦住。崔希敏也就不跪下去了，作了一揖，叫了声：“小师叔！”黄真又骂：“甚么小师叔大师叔，就算你大过他，师叔总是长辈。我比你老，你又怎不叫我老师父？”袁承志向崔希敏笑道：“你叔叔可好，我惦记他得紧。”崔希敏道：“我叔叔好。”

吕七先生见他们师兄弟、师侄叔见礼叙话，闹个不完，将旁人视若无物，这时却轮到他耐不住了，怪目一翻，抬头望着屋顶，说道：“来的都是些甚么人？”这

---

---

一出声，众人都吓了一跳。原来他这句话说得声若怪枭，十分刺耳，沙嘎中夹杂着尖锐之音，难听异常。

崔希敏踏进一步。说道：“这些金子是我们的，给你们偷了来，现今师父带我们来拿回去。”吕七先生仍是眼望屋顶，口喷白烟。忽然嘿嘿冷笑两声。

崔希敏见他老气横秋、一副全不把人瞧在眼里的模样，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到底金子还是不还，你明白说一句。要是你作不得主，便让作得主的人出来说话。”吕七先生又是磔磔两声怪笑，转头向荣彩道：“你告诉这娃儿，我是甚么人。”荣彩喝道：“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吕七先生，可别把你吓坏了。年纪轻轻，这么无礼。”

崔希敏不知吕七先生是甚么人，自然也吓不坏，叫道：“我管你是甚么七先生

---

---

八先生，我们是来拿金子的。”

温南扬刚才与他交了手，未分胜负，心中不耐，跳出来喝道：“要拿金子，那很容易，得瞧你有没有本事。先赢了我再说。”不等对方答话，跳过来就是一拳。崔希敏猝不及防，这拳正中肩头。他大怒之下，出手一拳，蓬的一声，正打在温南扬肚上。各人各自负痛跳开，互相瞪了一眼，重又打在一起。顷刻之间，只听得砰蓬、砰蓬之声大作，各人头上身上都中了十余拳。两人打法一般，都是疏于防御，勇于进攻。

袁承志暗暗叹气：“大师哥教的徒弟怎地如此不成话，要是遇到好手，身上中了一两拳那还了得？难道崔叔叔也不好好点拨他一下？”

他不知崔希敏为人赣直，性子颇为暴躁，学武时不能细心。好在他身子粗壮，

---

---

挨几下尽能挺得住。混战中只见他右手虚晃一拳，温南扬向右闪避，他左手一记钩拳，结结实实的正中对手下颚，砰的一声，温南扬跌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

崔希敏得意洋洋，向师父望了一眼，以为定得赞许，却见师父一脸怒色，心下大是不解，暗想我打胜了，怎么师父反而见怪。小慧见他嘴唇肿起，右耳鲜血淋漓，拿手帕给他抹血，低声道：“你怎不闪避？一味蛮打！”崔希敏道：“避甚么？一避就打不中他了。”

吕七先生怪声说道：“打倒一个蛮汉，有甚么好得意的？你要金子吗？”突然拔起身子，站到了两块金条之上，右手中的旱烟袋点着另一块金条，说道：“不论你拳打脚踢，只要把这三块金条从我脚底下弄了开去，所有这些金条都是你的。”

---

---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觉得他过于狂妄。适才这场打斗，大家都看了出来，崔希敏武功虽然不高，膂力却强。以一根烟管点住金条，料定他无法拨动，也不免太过小觑了人。

崔希敏怒道：“你说话可不许反悔。”吕七先生仰天大笑，向荣彩道：“你听，他怕我反悔。”荣彩只得跟着干笑一阵，心中却也颇为疑惑。

崔希敏道：“好，我来了！”纵上三步，看准了他烟管所点的金条，运力右足，一个扫堂腿横踢过去。

袁承志看得清楚，估计这一腿踢去，少说也有二三百斤力道，吕七先生功力再高，也决不能用一根烟管将金条点住不动，除非他有甚么妖法魔术。

眼见崔希敏一腿将到，吕七先生烟管

---



---

突然一晃，在他膝弯里一点。崔希敏一条腿登时麻木，踢到中途，便即软垂，膝盖一弯，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。吕七先生连连拱手，一阵怪笑，说道：“不敢当！小兄弟何必多礼？”

安小慧大惊，抢上去把崔希敏扶起，扶到黄真面前，说道：“黄师伯，这老头儿使奸，您去教训教训他。”崔希敏破口大骂：“你暗算伤人，老家伙，你不是英雄好汉！”

黄真伸手给他在腰里一捏，大腿上一戳，解开了闭住的穴道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小家伙中了人家暗算，才是英雄好汉，佩服啊佩服！”他见吕七先生手法如此迅捷，也自吃惊，心想在浙南偏僻之地，居然有这等打穴好手。黄真使的兵刃左手是把铁算盘，专门锁拿敌人的兵器，右手是一支铜笔，那自然也擅于打穴。他伸手在算盘上一拨，说道：“这笔帐记下了！”

---

---

咱们现银交易，不放赊帐，吕七先生，你这就还帐吧！”铜笔一指，便要上前给徒弟找回这个场子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是师弟，该当先上！”说道：“大师哥，待小弟先来。我不成时，你再接上。”

黄真见他年纪甚轻，心想他即学全了本门武功，火候也必不足，谅来不是这吕七先生的对手。师父临老收幼徒，对他一定甚是锺爱，如有失闪，岂不是伤了师父之心。这可与让崔希敏出阵不同，须知自己这个宝贝徒儿武功平平，鲁莽自大，让他多吃点苦头，受些挫折，于他日后艺业大有好处，于是低声道：“师弟，还是我来吧。”袁承志也放低了声音道：“大师哥，他们好手很多，这五个老头儿有一套很厉害的五行阵，待会还有恶斗。你是咱们主将，还是让小弟先来。”黄真见他执

---

---

意要上，心想初生犊儿不怕虎，不便拂了他少年人的兴头，便道：“那么师弟小心了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走上一步。向吕七先生道：“我也来踢一脚，好不好？”

吕七先生与众人都感愕然，心想刚才那粗豪少年明明吃了苦头，怎地你还是不知死活。吕七先生见他比崔希敏还年轻，越发不放在心上，笑道：“好吧，咱们话说明在先，你给我行大礼可不敢当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又伸烟管点住了金条。

袁承志也和崔希敏一模一样，走上三步，提起右足，横扫过去。崔希敏看得着急，叫道：“小师叔，那不成，老家伙要点穴！”

温氏五兄弟却知袁承志虽然年轻，可是武功奇高，眼见他要重蹈崔希敏的覆

---

---

辙，都感奇怪，难道他竟能闭住腿上穴道，不怕人点？

众人眼光都望着袁承志那条腿。黄真铜笔交在左手，准拟一见袁承志失利，立即出手，先救师弟，再攻敌人。

只见袁承志右腿横扫，将要踢到金条，吕七先生那支烟袋又是快如闪电般伸出，向他腿上点去，岂知他这一脚踢出却是虚招，对方手臂刚动，早已收回。吕七先生一点不中，烟袋乘势前送。袁承志右腿打了半个小圈。刚好避开烟袋，轻轻一挑，已将金条挑起，右足不停，继续横扫。

吕七先生也即变招，烟管向他后心猛砸。袁承志弓身向右斜射，左手在挑起来的金条上一拍，那金条向右飞出，同时左足在吕七先生踏定的两块金条上扫去，金条登时飞起。吕七先生身子一晃，退步拿

---

---

桩站定。袁承志双手各抓住一块金条，向内一合，啪的一声，将第三块金条夹住，笑道：“这些金条我可都要拿了，吕老前辈的话，总算数吧？”

这几下手法迅捷之极，众人只觉一阵眼花缭乱，等到两人分开，袁承志三块金条已在手中，这一来，青青笑靥如花，黄真惊喜交集，安小慧和崔希敏拍手喝采，连石梁派的人也都不自禁的叫起好来。

吕七先生老脸红得发紫，更不打话，左掌嗖的一声向袁承志劈来，掌刚发出，右足半转，后跟反踢，踹向对方胫骨。

这是鹤形拳中的怪招，双掌便如仙鹤两翼扑击，双脚伸缩，忽长忽短，就如白鹤相斗一般。他将烟管缩在右手袖中，手掌翻飞，甚是灵动。

袁承志从没见过这路怪拳，一时不敢

---

---

欺近，远远绕着他盘旋打转，越奔越快。吕七先生见他不敢接近，心想这小子身手虽然敏捷，功力却浅，登时起了轻视之心，哈哈一笑，从袖中掏出烟袋大吸一口，喷了口白烟。

袁承志转了几个圈子，已摸到他掌法的约略路子，见他吸烟轻敌，正合心意，忽然纵起，劈面一拳向他鼻梁打去。

吕七先生一惊，举起烟管挡架。袁承志拳已变掌，在烟管上一搭，反手抓住。吕七先生用力后扯。袁承志早料到此招，乘他一扯之际右肋露空，伸手戳去，正中他“天府穴”。

吕七先生右边身子一阵酸麻，烟管脱手。

袁承志一瞥之间，见青青笑吟吟的瞧着自己，心想索性再让她开开心，倒转烟

---

---

袋，放到吕七先生胡子上。烟袋中的烟丝给他适才一口猛吸，烧得正旺，胡子登时烧焦，一阵青烟冒了上来。

黄真叫道：“乖乖不得了！吕七先生拿胡子当烟丝抽。”袁承志张口在烟管上一吹，烟丝、烟灰、火星一齐飞出，粘得吕七先生满脸都是。黄真哈哈大笑，纵身过去，推捏几下，解开了吕七先生的穴道，挟手夺过烟管，塞在他的手里。

吕七先生愣在当地，见众人都似笑非笑的望着他，只气得脸色发青，把烟管往地下一摔，转身奔了出去。荣彩叫道：“吕七先生！”拾起烟管，追上去拉他的袖子，被他猛力一甩，打了个踉跄。吕七先生脚不停步，早去得远了。

崔希敏问道：“师父，老家伙打了败仗，怎地连烟管也不要了？”黄真一本正经的答道：“老家伙戒了烟啦！”崔希敏

---

---

搔搔头皮，可就不明白打了败仗干么得戒烟。他不敢再问师父，向安小慧望去，只见她兀自为吕七先生狼狈败逃而格格娇笑。

## 第七回 破阵缘秘笈 藏珍有遗图

石梁派诸人见过袁承志的武功，还不怎样。龙游帮的党徒素来把吕七先生奉若天神，这时见一个年轻小伙子随手将他打得大败而走，都不禁耸然动容。

这些人中最感奇怪的却是黄真。他见

---



---

袁承志在吕七肋下这一戳，确是华山派绝技“铁指诀”，然而他绕着对方游走、以及袖子兜接金条的身法，却与自己所习迥然不同，除了反手抓夺烟管这一招之外，余下这几下小巧变幻，又带着三分诡秘之气，决非华山派武功以浑厚精奇见长的家数，自不是师父晚年别创新招而传授了这小师弟，一时也想不明白，当下在铁算盘上一拨，说道：“刚才那位老爷子说过，只要动了三根金条，全部黄金奉还，兄弟在这里谢过。”双手一拱，对崔希敏道：“都捡起来吧。”

崔希敏俯身又要去拾金条。荣彩眼见黄澄澄的许多金条便要落入别人手中，心下大急，明知有袁承志这等高手在侧，凭自己功夫绝不能讨得了好去，可是江湖上的规矩“见者有份”，龙游帮为这批黄金损折人命，奔波多日，就算分不到一半，也得分上三成，多多少少也得捧几根金条回家，欺崔希敏武功平平，当即抢上前

---

---

来，横过左臂在他双臂上一推。崔希敏退出数步，怒道：“怎么？你也要见过输赢是不是？”

黄真眼看荣彩身法，知道徒儿不是他对手，喝道：“希敏，退下！”抢上来抱拳笑道：“恭喜发财！掌柜的宝号是甚么字号？大老板一向做甚么生意？想必是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”他是商贾出身，生性滑稽，临敌时必定说番不伦不类的生意经。

荣彩怒道：“谁跟你开玩笑？在下姓荣名彩，忝任龙游帮的帮主。还没请教阁下的万儿。”黄真道：“贱姓黄，便是‘黄金万两’之黄，彩头甚好。草字单名一个真字，取其真不二价、货真价实的意思。一两银子的东西，小号决不敢要一两零一文，那真是老幼咸宜，童叟无欺。大老板有甚么生意，请你帮衬帮衬。”

---

---

荣彩听他说个没完，越听越怒，眼见他形貌萎琐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喝道：“拿家伙来。”龙游帮的兄弟，当即递过一杆大枪。荣彩接枪一送，一个斗大枪花，势挟劲风，迎面刺出。黄真倒踩七星步，倏然拔起身子，向左跳开，叫道：“啊哟，咱们做生意的，金子可不能不要。”将算盘和铜笔往怀里一揣，俯身就去捡金条。

温氏五兄弟见他身法，知是劲敌，荣彩绝非对手。温方义、温方悟两人同时扑上，叫道：“要拿金子，可没那么容易。”

黄真见二人来势猛恶，向右斜身避开，左手“敬德挂鞭”，呼的一声，斜劈下来。温方义、方悟两人一出手走的就是五行阵路子，一招打出，两人早已退开。温方达、温方山兄弟抢了上来。温方山右手往上一挡，架开黄真一招，温方施左拳已向他后心击到。

---

---

黄真虽然说话诙谐，做事却是小心谨慎，加之武功高强，一生与人对敌，极少落于下风，这时陡然陷入五行阵之中，数招一过，温氏兄弟此去彼来，你挡我击，五个人就如数十人般源源而上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想这是甚么阵法，怎地如此复杂迅捷，当下抱元守一，见招拆招，不敢再行进攻。

荣彩见黄真陷入包围，只见勉力招架，无法还手，心头大喜，只道有便宜可捡，使开杨家枪法，一招“灵蛇博击”，疾往黄真后心刺去。

小慧吃了一惊，大叫：“黄师伯留神。”黄真是穆人清的开山大弟子，武功深得华山派真传，温氏五兄弟若非练就这独门阵法，就是五人齐上，也不是他的敌手。区区荣彩，岂能奈何了他？耳听得背后铁枪风声，黄真反手一捞，已抓住枪

---

---

头，这空手入白刃的手法，正与袁承志刚才抓住吕七烟管如出一辙，只是黄真以数十年的功力，更加迅捷厉害，顺手将荣彩拉了过来，同时左掌“单掌开碑”，拍开温方山打来的一拳，右腿踏上半步，让去了温方义从后面踹上来的一脚。

只听得“啊哟”一声，大枪飞起，荣彩跟着从六人头顶飞了出来，摔在地下。龙游帮的弟兄们忙抢上扶起。龙游帮副帮主、荣彩的大弟子、二弟子见帮主失手，当即一起抢入，不数招，三人接二连三的被黄真摔了出来。副帮主更是折断了右臂，身受重伤。这样一来，龙游帮无人再敢加入战团。

黄真叫道：“大老板、二老板，见者有份，人人有份摔上一交，决不落空！”

他力斗温氏五老，打到酣处，只见六条人影往来飞舞，有时黄真突出包围，但

---

---

五人如影随形，立即裹上。黄真心里暗暗着急，大叫：“本小利大，黄老板一个人做五笔生意，可有点儿忙不过来啦！”温氏兄弟也不胜骇异，心想瞧不出这土老儿模样的家伙，居然门户守得如此严密。

黄真见敌手越打越急，五个人如穿花蝴蝶般乱转。有时一人作势欲踢，岂知突然往旁让开，他身后一人猛然发拳打到；有时一人双手合抱，意欲肉搏，他往后面退避，后心有脚刚好踢到，凑得再合拍也没有。眼见敌招变化无穷无尽，黄真竟是倏遇凶险，全仗武功精纯，这才避过，于是长啸一声，从怀中取出铜笔铁算盘，心想你们五个打我一个，已非公平交易，黄老板先使兵刃，算不得坏了童叟无欺的规矩。当下以攻为守，算盘旁敲侧击，铜笔横扫斜点，兵刃所指之处，尽是五老的要穴。

温方达唿哨一声，温正和温南扬等将

---

---

五人兵刃抛了过来。

五兄弟或挺双戟，或使单刀，或舞软鞭，或挥钢杖，长短齐上，刚柔并济，偶而还夹着几柄飞刀。这番恶斗，比之刚才拳脚交加，又多了几分凶险，黄老板这桩买卖，眼看是要大蚀而特蚀了。

崔希敏见师父情势危急，明知自己不济，却也管不得了，虎吼一声，拔出单刀，直向五行阵中纵去。刚跨出两步，忽见眼前人影一晃，有人举掌向自己肩头按来。崔希敏横刀便砍。那人这一按快极，倏然间已搭上他肩头。崔希敏身子登如万斤之重，再也跨不出步去，大骇之下，只听得那人说道：“崔大哥，你不能去。”才看清那人原来是袁承志。刚才袁承志点倒吕七先生，他还不怎么佩服，心想不过是一时侥幸，可是此刻被他一掌轻轻搭在肩头，自己半边身体竟丝毫使不出劲，才知人家武功比自己高得太多，那就当真奇

---

---

了。

袁承志放开了手，说道：“你师父还可抵挡一阵，别着急。”

他见六人又斗了一阵，忽然想起一个难题，眉头微蹙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安小慧走到他身前，说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你快去帮黄师伯啊。他们五个人打他一个，多不要脸。”袁承志不答，挥手叫她走开。小慧讨了个没趣，撅起了小嘴走开。青青看在眼里，芳心暗喜。

只见六人越打越快，黄真每次用铁算盘去锁拿对方兵刃，五老总是迅速闪开，六人打得虽紧，却丝毫不闻金铁交并之声，大厅中但听得兵刃挥动和衣衫飞舞的呼呼风声。

袁承志忽地跃起，走到小慧跟前，说

---



---

道：“小慧妹妹，你别怪我无礼。刚才我在想一件事出了神，现下可想通啦。”小慧忽道：“这当口还道甚么歉啦，快去帮黄师伯呀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想通了就不怕了。”小慧道：“你这人真是的，也不分个轻重缓急。有甚么为难的事，打完了再想不成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想的就是怎样破这阵法。你有没有看出来，这五个老头儿的兵器，从来没跟师哥的铜笔铁算盘碰过一下？”小慧道：“我也觉得奇怪。”

崔希敏这时对袁承志已颇有点佩服，问道：“小师叔，那却是甚么道理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阵势圆转浑成，不露丝毫破绽，双方兵器一碰，稍有顿挫，就不免有空隙可寻。破阵之道，在于设法扰乱五人的脚步方位，只得引得五个老头儿中有一人走错脚步，或是慢得一慢，这阵就破了。”崔希敏摇头道：“他们是熟练了的，包管闭了眼睛也不会走错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点头道：“他们练得当真熟极。”转头对小慧道：“你的发钗请借我一用。”小慧把插在头发上的玉簪拔了下来递给他。这玉簪清澄晶莹，发出淡淡碧光，袁承志接了过来，突然高声叫道：“大师哥，戊土生乙木，踏乾宫，走坎位。”

黄真一怔，尚未明白，温氏五老却已暗暗骇异：“怎么我们这五行阵的秘奥，给这小子瞧出来了？”袁承志又叫：“丙火克庚金，走霸宫，出离位！”

黄真缠斗良久，不论强攻巧诱，始终脱不出五老的包围，他早想到，这阵势既叫五行阵，必含五行生克变化之理，然五老穿梭般来去，攻势凌厉，只得奋力抵御，毫无丝毫余暇去推敲阵法，忽听袁承志叫喊，心想：“试一试也好。”立时走震宫，出离位，果然见到了一个空档。

---

---

他闪身正要穿出，急听袁承志大叫：  
“走乾位，走乾位！”

但乾位上明明有温方山、温方施二人挡着，黄真知道机不可失，不及细想，猛向二人冲去，刚抢近身，两人已分开从两侧包抄，而填补空档的温方达和温方悟还没补上，黄真身手快极，铜笔右点，铁算盘左砸，已然直窜出来，站在袁承志身旁。

温氏五老见他脱出了五行阵，这是从所未有之事，不禁骇然，五人同时退开，排成一行。温方达道：“你能逃出我们的五行阵，身手也自不凡。阁下是华山派的吗？与穆人清老前辈怎样称呼？”

黄真武功精纯，不似袁承志的驳杂，五老只跟他拆得十余招，便早认出了他的门派。

---

---

黄真身脱重围，登时又是嬉皮笑脸，说道：“穆老前辈是我恩师。怎么，我这徒弟丢了他老人家的脸么？”温方达道：“‘神剑仙猿’及门弟子，自然高明。”黄真道：“不敢当！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。咱们货比货比过了。姓黄的小老板没能打倒温家五位大老板，各位也没能抓住区区在下。算是公平交易，半斤八两。这批金子怎么办？”转头对荣彩道：“掌柜的，你的生意是蚀定啦，这批金子，没你老人家的份儿。”

荣彩自知功夫与人家差得太远，可是眼睁睁的瞧着满地黄金，实在心疼，只得说几句门面话遮羞：“姓黄的你别张狂，总有一天数你落在我手里。”黄真笑道：“宝号有甚么生意，尽管作成小号，吃亏便宜无所谓，大家老宾东，价钱可以特别商量。”

---

---

荣彩明知斗他不过，那姓袁的又跟他是师兄弟，吕先生尚且铩羽而去，何况自己？当下带了徒弟帮众，气愤愤的走了。临出门口，忍不住又向满地黄金望了一眼，心中突然大悔：“刚才他们六人恶斗之时，我怎地没偷偷在地上捡上一两条，谅来也不会给人发见。”

温方达也不去理会龙游帮人众的来去，对黄真道：“阁下这一身武功，也算是当世豪杰。这样吧，这批金子瞧在你老哥脸上，我们奉还一半。”他震于华山派的威名，不愿多结冤家，颇想善罢。

黄真笑道：“这批金子倘使是兄弟自己的，虽然现今世界不太平，赚钱不大容易，不过朋友们当真要使，拿去也没有关系。须知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赚蚀乃商家常事。和气生财，生意不成仁义在。可是老兄你要明白，这是闯王的军饷呀。我这个不成材的徒儿负责运送，给老兄的手下捡

---

---

了一半去，我怎么交代呀？”

温方义道：“要全部交还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须得依我们两件事。”黄真道：

“有价钱开出盘来，就好商量。你不妨漫天讨价，我可以着地还钱。请你开出价钱来，咱们慢慢来讨价还价。”温方义道：

“这没有价钱好讲。第一，你须得拿礼物来换金子，礼物多少不论。这是我们的规矩，到了手的财物，决不能轻易退还。”

黄真知道这句话不过是为了面子，看来对方已肯交还金子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多结冤家，当下收起嬉皮笑脸，正色道：

“温爷吩咐，兄弟无有不遵。明儿一早，兄弟自去衢州城里，采办一份重礼送上，再预备筵席，邀请本地有面子的朋友作陪，向各位道谢。”

温方义听他说话在理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也罢了。第二件事，这姓袁的小

---

---

子可得给我们留下。”

黄真一愣，心想你们既肯归还金子，我也给了你们很大面子，又何必旁生枝节？有我在此，这个师弟岂容你们欺侮？

他可不知袁承志和他们之间的牵涉甚多。他既得悉金蛇郎君与温仪之间的隐事，五老已是必欲杀之而后甘心，而尤其要紧的，是要着落在他身上，找到金蛇郎君那张宝藏地图。五老虽知他武功极强，但自信五行阵奥妙无穷，定可制他得住。

黄真笑道：“我这师弟饭量很大。你们要留他，本是一件好事，只是一年半载吃下来，就怕各位亏蚀不起。”

温方达冷笑道：“这位老弟刚才指点你走出阵势，定是明白其中关诀。那就请他来试试如何？”

---

---

原来温氏五行阵共有五套阵法，适才对付黄真，只用了乙木阵法，还有甚多奇妙的招术变化未用。温方达心想适才你已左支右绌，虽然侥幸脱出包围，却未损得阵势分毫，你这师弟旁观者清，才瞧出了一些端倪，当真自身陷阵，也不免当局者迷了，是以他有恃无恐，向袁承志叫阵。

黄真领略过这阵法的滋味，心想凭我数十年功力，尚且闯不出来，师弟虽然出言点拨了几下，但显是在旁静心细观，忽有所见，真要过手，五敌此去彼来，连绵不断，他如何对付得了？便道：“你们阵法很厉害，在下已领教过了。我这个小师弟还没有你们孙子的年纪大，老头子何必跟他为难？要是真的瞧着他不顺眼，你们随便哪一位出来教训教训他就是啦。”这话似乎示弱，其实却是挤兑五老，要他们单打独斗，想来以师弟点倒吕七先生的身手，一对一的动手，还不致输了。

---



---

温方山冷笑道：“华山派名气不小，可是见了一个小小五行阵，立刻吓得藏头缩尾，从今而后，还是别在江湖上充字号了吧！”

崔希敏大怒，从黄真身后抢出，叫道：“谁说我们华山派怕了你？”温方山笑道：“你也是华山派的吗！嘿嘿，厉害，厉害！那么你来吧。”

崔希敏只道他说自己厉害，纵出去就要动手。袁承志一把拉住，低声道：“崔大哥，我先上，我不成的时候，你再来帮手。”崔希敏点头道：“好！你要我帮忙时，叫一声‘希敏’，我就上来，用不着甚么崔大哥、崔二哥的客气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小慧在旁突然噗哧一笑。崔希敏双眼一瞪，问道：“你笑甚么？”小慧笑道：“没甚么，我自己觉得好笑。”

崔希敏还待再问，袁承志已迈步向

---

---

前，手拈玉簪，说道：“石梁派五行阵如此厉害，晚辈确是生平从所未见。”

温方义道：“你乳臭未干，谅来也没见识过甚么东西，别说我们的五行阵了。”

袁承志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晚辈见识浅陋，老爷子们要把我留下，晚辈求之不得，正可乘此机会，向老爷子们讨教一下五行阵的秘奥。”

崔希敏急道：“小师叔，他们哪是好心留你？你别上当。”

小慧又是噗哧一笑。袁承志向崔希敏道：“他们老人家不会欺侮咱们年轻人，崔大哥放心好啦。”转头对五老道：“晚辈学艺未精，华山派的武功只是粗知皮毛，请老爷子们手下留情。”

---

---

众人见他言语软弱，大有怯意，但神色间却是满不在乎，都不知他打得是甚么主意。黄真暗自着急，却又不便阻拦师弟，心中只说：“唉，这笔生意做不过。”

温氏五老试过他的功力，不敢轻忽，五人一打手势，温方义、温方山向右跨步，温方施、温方悟向左转身，阵势布开，顷刻间已将他围在垓心。

袁承志似乎茫然不觉，抱拳问道：“咱们这就练吗？”温方达冷冷的道：“你亮兵器吧！”

袁承志平伸右掌，将玉簪托在掌中，说道：“各位是长辈，晚辈哪敢无礼动刀动枪？便用这玉簪向老爷们领教几招！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又各一惊，都觉得这

---

---

人实在狂妄大胆，这玉簪只怕一只甲虫也未必刺得死，一碰便断。怎能经得起五老手中钢杖、刀剑等物砸撞？如此胡闹，岂不是自速其死？青青心中忧急，只是暗叫：‘那怎……怎生是好？’

黄真知道这时已难于劝阻，心想这小师弟定是给师父宠惯了，初涉江湖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只得紧紧抓住铜笔铁算盘，一待他遇险，立即窜入相救，低声嘱咐崔希敏和小慧：“敌人太强，咱们寡不敌众，非蚀本不可。待会我喝令你们走，你二人立即上屋向外冲出。我和袁师弟断后，不论如何凶险，你们千万不可回头帮手。”崔希敏和小慧答应了。

黄真思忖自己和袁承志要设法脱身，总还不是难事，只要崔安两人不成为累赘，那就好办得多。今日落荒而逃，暂忍一时之辱，他日约齐华山派五位高手，同时攻打五行阵，定可破了。那时才教这五

---

---

个老头儿知道华山派是否浪得虚名。他心中预计的五人，除自己外，是二师弟归辛树夫妇、自己的大弟子“八面威风”冯难敌，再加上师父穆人清亲自主持，只须将温氏五老分别缠住，令五人各自为敌，不能分进合击，五行阵立即破去，论到单打独斗，温氏五老可不是自己对手。黄真面子上嬉皮笑脸，内里却是深谋远虑，未思胜，先虑败，定下了眼前脱身之策，又筹划好了日后取胜之道。他破五行阵的人选中，还不把袁承志计算在内，料想小师弟功力尚浅，远不及自己的得意门徒冯难敌。

只听得袁承志道：“老爷子们既然诚心赐教，怎么又留一手，使晚辈学不到全套？”

温方达一怔道：“甚么全套不全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各位除了五行阵外，还有一个辅佐的八卦阵，何不一起摆了出来，

---

---

让晚辈开开眼界？”温方义喝道：“这是你自己说的，可教你死而无怨。”转头对温南扬道：“你们来吧！”

温南扬手一挥，带同十五人一齐纵出。温南扬一声吆喝，十六人便发足绕着五老奔跑，左旋右转，穿梭来去。这十六人有的是温家子侄，有的是五老的外姓徒弟。都是石梁派二代的好手，特地挑选出来练熟了这八卦阵的。

黄真见了这般情势，饶是见多识广，也不禁骇然，心道：“袁师弟实在少不更事，给自己多添难题。单和五老相斗，当真遇险之时，我还可冲入相救，现下外围又有十六人挡住，所有空隙全被填得密密实实，只怕雀鸟也飞不进去了。自己明明本钱短缺，怎地生意却越做越大？头寸转不过来，岂不糟糕？”

袁承志右手大拇指与中指拈了玉簪，

---

---

左手轻扬，右足缩起，以左足为轴，身子突然转了四五个圈子。他身形一动，温氏五老立即推动阵势，凝目注视他的动静。但袁承志只是如一个陀螺般在原地滴溜溜的旋转，并不移步出手。

原来金蛇郎君当日与五老交手，中毒被擒，得人相救脱险之后，躲在华山绝顶反复思量昔日恶斗的情境，自忖其时纵使不服“醉仙蜜”，筋骨完好，内力无滞，终究也攻不破五行阵，只过多支撑得一时三刻而已。

他将五老的身法招术逐一推究，终于发见这阵法的关窍，在于敌人入围之后，不论如何硬闯巧闪，五老必能以厉害招术反击，一人出手，其他四人立即绵绵而上，不到敌人或死或擒，永无休止。五老招数互为守御，步法互补空隙。临敌之际，五人犹似一人。金蛇郎君于五老当日所使的招术，心中记得清清楚楚，越想越

---

---

觉这阵势实是不可摧破，穷年累月的苦思焦虑，各种各样古怪的方法策略都想到了，但推究到终极，总觉难以收效。

他自然也曾想到暗杀下毒，只须害死五老中的一人，五行阵便不成其为五行阵了。但他心高气傲，自不屑行此无赖下策。何况他筋脉已断，武功全失，纵使想出破阵之法，此阵也不能毁于自己亲手。既说是破阵，就须堂堂正正，以真实本领将其攻破。

一日早晨，他在山间闲步，忽见一条小青蛇在草丛游走，听得人声，立即蜷盘成圈，昂起了头，略不动弹。

他所以得了金蛇郎君这外号，固因他行事滑溜，狠毒凶险，却也因他爱养毒蛇，挤取毒液来调制暗器药箭。当年温氏兄弟中温方禄的妻子中他药箭立时毙命，箭头上所喂的便是蛇毒。他熟知蛇性，知

---



---

道打圈昂首，便是等敌人先行动手进攻，然后趁虚而入，从敌人破绽中反击，敌人若是不动，蛇类极少先攻。蛇身蜷盘成团，系隐藏己身所有弱处，昂首蓄势，系以己身最强的毒牙伺机出击。如果贸然窜出噬敌，蛇身极长，弱点甚多，不免为敌所乘。此乃蛇类自保的天性。这些行动，金蛇郎君往昔也不知见过几百次了，从来不以为意，但此刻他正潜心思索攻破五行阵的诀窍，突然之间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登时喜得大叫大跳，破五行阵的策略就此制定，那就是：“后发制人”四字。

武学中本来讲究的是制敌机先，这“后发制人”却是全然反其道而行。根本方略一定，其余手段迎刃而解，不到一个月功夫，已将摧破五行阵的方法全部想定，详详细细的写入了《金蛇秘笈》。

他明知这秘笈未必能有人发现，即使有人见到，说不定也在千百年后，那时温

---

---

氏五老尸骨早已化为尘土。只是他心中一口怨气不出，又想那五行阵总要流传下来，要是始终无人能破，岂非让石梁派称霸于天下？他将殚心竭虑所想出来的破法写在秘笈之中，因在他内心，破阵之法既已想出，五行阵便算已经破了。若真能以此法摧破五行阵，自然再好不过，可是那毕竟渺茫之极，他从来没有想要收一个徒弟来为己完成心愿。

袁承志当下持定“后发制人”的方略，转了几个圈子，已将五行阵与八卦阵全部带动。

八卦阵法虽为五老后创，《金蛇秘笈》中未曾提及，但根本要旨，与五行阵全无二致。袁承志只看十六人转得几个圈子，已是了然于胸，心想：“敌人若是破不了五行阵，何必再加一个八卦阵？若是破了五行阵，八卦阵徒然自碍手脚。温氏五老的天资见识，和金蛇郎君果然差得甚

---

---

远。看来这五行阵也是上代传下来的，谅五老自己也创不出来。他们自行增添一个阵势，反成累赘。金蛇郎君当年若知温氏五老日后有此画蛇添足之举，许多苦心的筹谋反可省去了。”

五老要等他出手，然后乘势扑上，却见他身子越转越慢，殊无进攻之意，最后竟坐下地来，双手放在膝上，脸露微笑。

五老固是心下骇然，旁观各人也都大惑不解，均想他大敌当前，怎么如此顽皮。岂知这是袁承志慢军之计，一来是诱敌来攻，二来要使五老心烦意乱，不能沉着。

温方义见他坐下，果然忍耐不住，双掌一错，便要击他后心。温方悟忙道：“二哥，莫乱了阵法！”温方义这才忍住。

五老脚下加速，继续变阵，只待他出

---

---

手，立即拥上。须知不论大军交锋，还是两人互搏，进攻者集中全力攻击对方，己方必有大量弱点不加防御，只须攻势凌厉，敌人忙于自守，无暇反击，己方的弱点便不守而守。五行阵以一人来引致对方进攻，自显弱点，其余四人便针对敌人身上的弱点进袭，所谓相生相克，便是这个道理。现下袁承志全不动弹，那便是周身无一不备，五老一时倒是无法可施。

又过一会，袁承志忽然打个呵欠，躺卧在地，双手叠起放在头下当枕头，显得十分优闲舒适。外面八卦阵的十六名弟子游走良久，越奔越快，功力稍差的人已额角见汗，微微气喘。五老也真耐得，仍不出手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亏你们这批老家伙受得了这口气。”忽地一个翻身，背脊向上，把脸埋在手心，呼呼打起鼾来。自来武林中打斗，千古以来，从未有过这项姿

---

---

势，后心向上而卧，岂非任人宰割？

崔希敏、小慧、青青、温仪等人又是好笑，又是代他担心。黄真先见他坐下卧倒，已悟出了他对敌的方略，不禁佩服他聪明大胆，这时见他肆无忌惮的翻身而卧，暗叫不妙，觉得此举未免过份，五老若向他背后突袭，却又如何闪避？招徕生意，可不能用苦肉计。

温方达眼见良机，大喜之下，左手向右急挥，往下一按，温方施四柄飞刀快如闪电，已向袁承志背心插去。这下发难又快又准，旁观众人惊叫声中，白光闪处，四把明晃晃的飞刀一齐斩在袁承志背上。

温仪、青青、和小慧都是神摇心悸，转头掩面。石梁派众人欢声雷动。八卦阵的十六弟子也有七八人停了脚步。

便在此时，袁承志忽地跃起，背上四

---

---

把飞刀立时震落。他身动如箭，斜射而出，啪的一掌，正打在温南扬后心。温南扬一口鲜血尚未喷出。已被袁承志提起掷进五行阵中。

众人还没看清楚他如何窜出五行阵来，只见阵外十六名弟子犹如渴马奔泉，寒鸦赴水，纷纷向五行阵中心投去。袁承志这里一拳，那边一腿，每一招下的都是重手，众弟子不是给他制住要害，抓起掷了进去，就是被他用掌力挥进阵内。

温正等人功力较深，运拳抵抗，也是三招两式，立被打倒。

这么一来，五行八卦阵登时大乱。阵中不见敌人，来来去去的尽是自己人。众人万料不到袁承志身穿木桑所赐的金丝背心，飞刀不能相伤，反而被他乘机进袭，举手之间就把八卦阵攻破。

---

---

温氏五老连声怪叫，手忙脚乱的接住飞进阵来的众弟子。

袁承志哪里还容得他们缓手重行布阵，抢上两步，左手三指直戳温方施的穴道。

温方施见飞刀伤他不得，本已大骇，见他攻来，又是四柄飞刀向他胸前掷去。袁承志不避不让，手指直向他咽喉下二寸六分的“璇玑穴”点到，飞刀从他胸前震落，三指却已伸到温方施穴道上。温方山钢杖“泼风盘打”，势挟劲风，猛向袁承志右胯打去。袁承志笑道：“拐杖上了屋顶，又捡回来了。”口中说话，手上丝毫不缓，顺手一拉，将一名石梁派弟子拖过来向他杖头挡去。

温方山大骇，这一杖虽没盼能打中敌人，但估计当时情势，他前后无法闪避，除了以兵器挡架之外，更无别法，然而他

---

---

使的却是一枚脆细的玉簪，只要钢杖轻轻在玉簪上一擦，就把簪子震为粉碎。哪知他竟拖了一名本门弟子来挡，这一杖上去，岂不将他打得筋断骨折？总算他武功高强，应变神速，危急中猛然踏上一步，左手在杖头力扳，叫道：“大哥，留神！”钢杖余势极大，准头偏过，猛向温方达砸去。他知大哥尽可挡得住这一杖，果然温方达双戟一立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大响，火星四溅，钢杖和短戟各自震了回来。

袁承志却已乘机向温方悟疾攻。他左掌猛劈，右手中的玉簪不住向他双目刺去。温方悟连连倒退，挥动皮鞭想封住门户，但袁承志已欺到身前三尺之地，手中皮鞭只嫌太长，所谓“鞭长莫及”，此时却另有含义了，霎时之间，被玉簪连攻了六七招。温方悟见玉簪闪闪晃动，不离自己双目，连续两次都已刺到眼皮之上。吓得魂飞天外，此时方知玉簪的厉害，最后一次实在躲不过了，丢开皮鞭，双手蒙住

---



---

眼睛，倒地接连打了几滚，这才避开，但后心已中了重重一脚，痛彻心肺。他当年以一条皮鞭在温州擂台上连败十二条好汉，威风远震，数十年盛名不衰，哪知今日在这少年人手中的一枚碧玉簪下败得如此狼狈，站起身来固是羞愤难当，旁观众人也皆骇然。

黄真见小师弟如此了得，出手之怪，从所未见，惊喜之余，心想就是师父也不会这些功夫，“他这家宝号货色繁多，五花八门，看来不是我华山派一家进的货。他生意的路子可广得很啊。”崔希敏狂叫喝采。小慧抿着嘴角微笑。温仪与青青心中窃喜。

袁承志摧破坚阵，精神陡长，此时胜券在握，着着进逼，左手使的是华山派的伏虎掌法，右手玉簪使得却是《金蛇秘笈》中的金蛇锥法。这身法便是神剑仙猿穆人清亲临，金蛇郎君夏雪宜复生，也只

---

---

识得一半，温氏五老如何懂得？他打退温方悟后，转向温方义攻击，也是连施险招，逼得他手忙脚乱。

温方达见情势紧急，唿哨一声，突然发掌把一名弟子推了出去。温方山也手脚齐施，把阵中弟子或掷或踢，一一清除。练武厅中人数一少，五行阵又推动起来。但袁承志逼住了温方义毫不放松，使五人无法连环邀击。酣斗中温方义左肩中掌，温方山钢杖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笔直向袁承志后心捣去，同时温方达双戟向左攻到，温方义左肩虽痛，仍按照阵法施为。这时八卦阵已破，五行阵也已打乱，但五老仍是按照阵法，并力抵御。

温仪瞧着袁承志在五老包围中进退趋避，身形潇洒，正是当年金蛇郎君在五行阵中的模样，又看一会，只见自己朝思夜想的情郎，白衣飘飘，正在阵中酣战，不由得心神激荡，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夏

---

---

郎，夏郎，你……你终于来了。”迈步便向厅心走去。

青青忙拉住她手臂，叫道：“妈，你别去。”温仪眼睛一花，凝神看清楚阵中少年身形仿佛，面目却非，登时身子一晃，倒在青青的怀中。

便在此时，袁承志忽地跃起，右手将玉簪往头上一插，左手已挽住了厅顶的横梁，翻身而上。

五老斗得正紧，忽然不见了敌人，一怔之际，便觉头顶风生，数十件暗器从空中撒将下来，知道不妙，待要闪避，温方山与温方施已被钱鏢分别打中穴道，跌倒在地。

温方达俯身去救，袁承志又是一把铜钱撒了下来。温方达双戟“密云欲雨”，在头顶一阵盘旋，只听叮叮之声不绝，砸

---

---

飞了十多粒铜钱。当下舞动双戟，化成一团白光护住顶门，忽然间手上一震，双戟已被甚么东西缠住，舞不开来。他吃了一惊。用力回夺，哪知就这么上夺，双戟突然脱手飞去。他不暇细思，于旁观众人惊呼声中向旁跃开三步，伸掌护身，只见袁承志已自空跃下，站在厅侧，手持双戟，温方施的皮鞭兀自缠在戟头。

袁承志喝道：“瞧着！”两戟脱手飞出，激射而前，分别钉入厅上的两根粗柱，戟刃直透柱身。两根柱子一阵晃动，头顶屋瓦乱响。站在门口的人纷纷逃出厅外，只怕大厅倒坍。

当年穆人清初授袁承志剑术时，曾飞剑掷出，没入树干，木桑道人誉为天下无双之剑法，袁承志今日显这一手，便是从那一招变来。黄真见他以本门手法掷戟撼柱，威不可当，不禁大叫：“袁师弟，好一招‘飞天神龙’呀！”袁承志回头一

---

---

笑，说道：“不敢忘了师父的教导，还请大师哥指教。”

温方达四顾茫然，只见四个兄弟都已倒在地下。

袁承志缓步走到黄真身边，拔下头上玉簪，还给了小慧。

温方达见本派这座天下无敌的五行八卦阵，竟被这小子在片刻之间，如摧枯拉朽般一番扫荡，登时闹了个全军覆没，一阵心酸，竟想在柱子上一头碰死。但转念一想：“我已垂暮之年，这仇多半难报。但只要留得一口气在，总不能善罢干休！”双手一摆，对黄真道：“金子都在这里，你们拿去吧。”

崔希敏不待他再说第二句话，当即将地下金条尽行捡入皮袋之中，石梁派空有数十人站在一旁，却眼睁睁的不敢阻拦。

---

---

袁承志适才这一仗，已打得他们心惊胆战，斗志全失。

温方达走到二弟方义身边，但见他眼珠乱转，身子不能动弹，知是给袁承志以钱鏢打中要穴，当即给他在“云台穴”推宫过血，但揉捏良久，温方义始终瘫痪不动。又去察看另外三个兄弟，一眼就知各人被点中了穴道，然而依照所学的解穴法潜运内力施治，却全无功效，心知袁承志的点穴法另有怪异之处，可是惨败之余，以自己身分，实不愿低声下气的相求，转头瞧着青青，嘴唇一努。

青青知他要自己向袁承志求恳，故作不解，问道：“大爷爷，你叫我吗？”温方义暗骂：“你这刁钻丫头，这时来跟我为难，等此事过了，再瞧我来整治你们娘儿俩。”低声道：“你要他给四位爷爷解开穴道。”

---

---

青青走到袁承志跟前，福了一福，高声道：“我大爷爷说，请你给我四位爷爷解开穴道。这是我大爷爷求你的，可不是我求你啊！”

袁承志道：“好。”上前正要俯身解治，黄真忽然在铁算盘上一拨，说道：“袁师弟，你实在一点也不懂生意经。奇货可居，怎不起价？你开出盘去。不怕价钱怎么俏，人家总是要吃的。”

袁承志知道大师兄对石梁派很有恶感，这时要乘机报复。

他想师父常说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，青青又已出言相求，金子既已取回，虽不愿再留难温氏五老，但大师兄在此，自然一切由他主持，便道：“请大师哥吩咐。”

黄真道：“温家在这里残害乡民，仗

---

---

势横行，衢州四乡怨声载道，我这两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。我说师弟哪，你给人治病，那是要落本钱的，总得收点儿诊费才不蚀本，这笔钱咱们自己倒也不用要了，若是去救济给他温家害苦了的庄稼人，这桩生意做得过吧？”

袁承志想起初来石梁之时，见到许多乡民在温家大屋前诉怨说理，给温正打得落花流水，又想起石梁镇上无一人不对温家大屋恨之入骨，侠义之心顿起，道：“不错，这里的庄稼汉真是给他们害苦啦。大师哥你说怎么办？”

黄真在算盘上滴滴笃笃的拨上拨下，摇头晃脑的念着珠算口诀，甚么“六上一去五进一”、“三一三十一，二一添作五”说个不停，也不知算甚么帐。

崔希敏和小慧见惯黄真如此装模作样。袁承志对大师兄很是恭敬，见他算帐

---



---

算得希奇古怪，却不敢嬉笑。石梁派众人满腔气愤，哪里还笑得出？只有青青却嗤的一声笑了出来。

黄真摇头晃脑的道：“袁师弟，你的诊费都给你算出来啦！”

救一条命是四百石白米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四百石？”黄真道：“不错，四百石上等白米，不许搀一粒沙子秕谷，斤两升斗，可不能有一点儿捣鬼。”也不问温方达是否答允，已说起白米的细节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里四位老爷子，那么一共是一千六百石了？”黄真大拇指一竖，赞道：“师弟，你的心算真行，不用算盘，就算出一个人四百石，四个人就是一千六百石。”崔希敏想：“那有甚么希奇？我不用算盘也算得出。”

黄真对温方达道：“明儿一早，你备

---

---

齐一千六百石白米，分给四乡贫民，每人一斗。你发满了一千六百石，我师弟就给你救治这四位令弟。”

温方达忍气道：“一时三刻之间，我哪里来这许多白米？

我家里搬空了米仓，只怕也不过七八十石罢了。”黄真道：“诊金定价划一，折扣是不能打的。不过看在老朋友份上，分期发米，倒也不妨通融。你发满四百石，就给你救一个人。等你发满八百石，再给你救第二个。要是你手头不便，那么隔这么十天半月、一年半载之后再发米，我师弟随请随到，就算是在辽东、云南，也会赶来救人，决不会有一点儿拖延推搪。”

温方达心想：“四个兄弟给点中了穴道，最多过得十二个时辰，穴道自解，只不过损耗些内力而已，不必受他如此敲诈

---

---

勒索。”黄真已猜中了他心思，说道：“其实呢，你我都是行家，知道过得几个时辰，穴道自解，这一千六百石白米，大可省之。只不过我们华山派的点穴功夫有点儿霸道，若不以本门功夫解救，给点了穴道之人日后未免手脚不大灵便，至于头昏眼花，大便不通，小便闭塞，也是在所难免，内力大损，更是不在话下。好在四位年纪还轻，再练他五六十一年，也就恢复原状了。”

温方达知道此言非虚，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明天我发米就是。”黄真笑道：“大老板做生意真是爽快不过，一点也不讨价还价。下次再有生意，要请你时光顾。”温方达受他奚落了半天，一言不发，拂袖入内。

袁承志向温仪和青青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明天见。”他知石梁派现有求于己，决不敢对她们母女为难。师兄弟等四

---

---

人提了黄金，兴高采烈的回到借宿的农民家里。

这时天才微明。小慧下厨弄了些面条，四人吃了，谈起这场大胜，无不眉飞色舞。

黄真举起面碗，说道：“袁师弟，当时我听师父说收了一位年纪很轻的徒弟，曾对你二师哥归辛树夫妇讲笑，说咱们自己的弟子有些年纪都已三十开外了，师父忽然给他们添上了一位小师叔，只怕大伙儿有点尴尬吧。哪知师弟你功夫竟这么俊，别说我大师哥跟你差得远，你二师哥外号神拳无敌，大江南北少有敌手，但我瞧来，只怕也未必胜得过你。咱们华山派将来发扬光大，都应在师弟你身上了。这里无酒，我敬你一碗面汤。”说罢举起碗来，将面汤一饮而尽。

袁承志忙站起身来，端汤喝了一口，

---

---

说道：“小弟今日侥幸取胜，大师哥的称赞实在愧不敢当。”

黄真笑道：“就凭你这份谦逊谨慎，武林中就极为难得，快坐下吃面。”他吃了几筷，转头对崔希敏道：“你只要学到袁师叔功夫的一成，就够你受用一世了。”

崔希敏在温家眼见袁承志大展神威，举手之间破了那厉害异常的五行阵，心里佩服之极，听师父这么说，突然跪倒，向袁承志磕了几个头，说道：“求小师叔教我点本事。”袁承志忙跪下还礼，连说：“不敢当，我大师哥的功夫，比我精纯十倍。”

黄真笑道：“我功夫不及你，可是要教这家伙，却也绰绰有余，只是我实在没有耐心。师弟若肯成全这小子，做师哥的感激不尽。”

---

---

原来黄真因却不过崔秋山的情面，收了崔希敏为徒。但这弟子资质鲁钝，闻十而不能知一，与黄真机变灵动的性格极不相投。黄真纵是在授艺之时，也是不断的插科打诨，胡说八道。弟子越蠢，他讥刺越多。崔希敏怎能分辨师父的言语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？黄真明明说的是讽刺反话，他还道是称赞自己。如此学艺，自然难有成就。后来袁承志感念他叔叔崔秋山舍命相救之德，又见他是小慧的爱侣，果然详加指点。崔希敏虽因天资所限，不能领会到多少，但比之过去，却已大有进益了。

次日一早，黄真和袁承志刚起身，外边有人叫门，进来一名壮汉，拿了温方达的名帖，邀请四人前去。黄真笑道：“你们消息也真灵通，我们落脚的地方居然听得清清楚楚。”

---

---

四人来到温家，只见乡民云集，一担担白米从城里挑来，原来温方达连夜命人到衢州城里采购，衢州城是浙东大城，甚是富饶，但骤然要采购一千六百石米，却也不大容易，米价陡起，使温家又多花了几百两银子。温方达当下请黄真过目点数，然后一斗斗的发给贫民。四乡贫民纷纷议论，都说温家怎么忽然转了性。

黄真见温方达认真发米，虽知出于无奈，但也不再加以讥诮，说道：“温老爷子，你发米济贫，乃是为子孙积德。有个新编的好歌，在下唱给你听听。”放开嗓子，唱了起来：“年来蝗旱苦频仍，嚼啮禾苗岁不登，米价升腾增数倍，黎民处处不聊生。

草根木叶权充腹，儿女呱呱相向哭；

釜甑尘飞爨绝烟，数日难求一餐粥。

---

---

官府征粮纵虎差，豪家索债如狼豺。  
可怜残喘存呼吸，魂魄先归泉壤埋。  
骷髅遍地积如山，业重难过饥饿关。  
能不教人数行泪，泪洒还成点血斑？  
奉劝富家同赈济，太仓一粒恩无既。  
枯骨重教得再生，好生一念感天地。  
天地无私佑善人，善人德厚福长臻。  
助贫救生功勋大，德厚流光裕子孙。

”

他嗓子虽然不佳，但歌词感人，闻者尽皆动容。

袁承志道：“师哥，你这首歌儿作得

---



---

很好啊。”黄真道：“我哪有这么大的才学？这是闯王手下大将李岩李公子作的歌儿。”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原来又是李公子的大作。他念念不忘黎民疾苦，那才是真英雄、大豪杰。”

袁承志也不待一千六百石白米发完，便给温氏四老解开穴道，推宫过血。四老委顿了半夜，均已有气无力，脸色气得铁青。袁承志向五老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多多得罪，晚辈万分抱歉。”

黄真笑道：“你们送了一千六百石米，不免有点肉痛，但石梁温家的名声却好了不少。这桩生意你们其实是大有赚头，不可不知。”五老一言不发，掉头入内。

黄真见发米已毕，贫民散去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---

---

袁承志心想须得与青青告别，又想她母女和温家已经破脸，只怕此处已不能居，正待和师哥商议，忽见青青抱着母亲，哭叫：“承志大哥！”快步奔了出来。

袁承志一惊，忙问：“怎么？”猛听得飕飕风声，知道不妙，忙急跃而前，伸手一抄，抓住了四柄射向青青背心的飞刀。只见人影闪动，温方施避入了门后，跟着砰的一声，大门合上，将六人关在门外。

青青哭道：“四爷爷下毒手杀……杀了我妈。”转过手中母亲的身子，只见温仪背心上插了一柄飞刀，直没至柄。

袁承志惊怒交集，伸手要去拔刀。黄真把他手一挡，道：“拔不得，一拔立时就死！”眼见温仪伤重难救，便点了她两处穴道，使她稍减痛楚。

---

---

温仪脸露微笑，低声道：“青儿，别难受。我……我去……去见你爸爸啦。在你爸爸身边，没人……没人再欺侮我。”青青哭着连连点头。

温仪对袁承志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你可不能瞒我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伯母要知道甚么事？晚辈决不隐瞒。”温仪道：“他有没有遗书？有没提到我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夏前辈留下了些武功图谱。昨天我破五行阵，就是用他遗法，总算替他报了大仇，出了怨气。”温仪道：“他没留下给我的信么？”袁承志不答，只缓缓摇了摇头。

温仪好生失望，道：“他喝了那碗莲子羹才没力气，这碗……这碗莲子羹是我给他喝的。可是我真的……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呀。”袁承志安慰她道：“夏前辈在天之灵，一定明白，决不会怪伯母的。”温仪道：“他定是伤心死的，怪我暗中害

---

---

他，现今就算明白，可是也已迟了。”青青泣道：“妈，爹爹早知道的。你也喝了莲子羹，要陪爹爹一起死。他当时就明白了。”温仪道：“他……他当真明白吗？为甚么一直不来接我？连……连遗书也不给我一封？”

袁承志见她临死尚为这事耿耿于怀，一时之间，想不出甚么话来安慰，但见她目光散乱，双手慢慢垂了下来，忽然心念一动，想起了《金蛇秘笈》中那张“重宝之图”，其中提到过温仪的名字，忙从怀里取出来，道：“伯母，你请看！”

温仪双日本已合拢，这时又慢慢睁开，一见图上字迹，突然精神大振，叫道：“这是他的字，我认得的。”低声念着那几行字道：“得定之人……务请赴浙江衢州石梁……寻访温仪，……寻访温仪，那就是我呀……酬以黄金十万两。”又见到那两行小字：“此时纵聚天下珍

---

---

宝，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，重财宝而轻别离，愚之极矣，悔甚恨甚。”她满脸笑容，伸手拉住袁承志的衣袖，道：“他没怪我，他心里仍然记着我，想着我……而今我是要去了，要去见他了……”说着慢慢闭上了眼。

袁承志见此情景，不禁垂泪。温仪忽然又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我求你两件事，你一定得答应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伯母请说，只要做得到的，无不应命。”温仪道：“第一件，你把我葬在他身边。第二件……第二件……”袁承志道：“第二件是甚么？伯母请说。”温仪道：“我……我世上亲人，只有……只有这个女儿，你……你们……你们……”手指着青青，忽然一口气接不上，双眼一闭，垂头不动，已停了呼吸。

青青伏在母亲身上大哭，袁承志轻拍她肩头。黄真、安小慧、和崔希敏三人眼

---

---

见袁承志对她极是关切，又见她母亲惨遭杀害，均感惻然，只是于此中内情一无所悉，不知说甚么话来安慰才好。

青青忽地放下母亲尸身，拔剑而起，奔到大门之前，举剑乱剁大门，哭叫：“你们害死我爹爹，又害死我妈妈，我……我要杀光了你温家全家。”纵身跃起，跳上了墙头。

袁承志也跃上墙头，轻轻握住她左臂，低声道：“青弟，他们果然狠毒。不过，终究是你的外公。”

青青一阵气苦，身子一晃，摔了下来。袁承志忙伸臂挽住她腰，却见她已昏晕过去，大惊之下，连叫：“青弟，青弟！”

黄真道：“不要紧，只是伤心过度。”取出一块艾绒，用火折点着了，在青青

---

---

鼻下熏得片刻，她打了一个喷嚏，悠悠醒来，呆呆瞧着母亲尸身，一言不发。

袁承志问道：“青弟，你怎么了？”她只是不答。袁承志垂泪道：“你跟我们去吧，这里不能住了。”青青呆呆的点了点头。袁承志抱起温仪尸身，五人一齐离了温家大屋。

袁承志走出数十步，回头一望，但见屋前广场上满地白米，都是适才发米时掉下来的，数十头麻雀跳跃啄食。此时红日当空，浓荫匝地，温家大屋却紧闭了大门，静悄悄地没半点声息，屋内便如空无一人。

黄真对崔希敏道：“这五十两银子，拿去给咱们借宿的农家，叫他们连夜搬家。”崔希敏接了，瞪着眼问师父道：“干么要连夜搬家呀？”黄真道：“石梁派的人对咱们无可奈何，自然会迁怒于别

---

---

人，定会去向那家农家为难。你想那几个庄稼人，能破得了五行阵吗？”崔希敏点头道：“那可破不了！”飞奔着去了。

四人等他回来，绕小路离开石梁镇，行了十多里，见路边有座破庙。黄真道：“进去歇歇吧。庙破菩萨烂，旁人不会疑心咱们顺手牵羊、偷鸡摸狗。”崔希敏道：“那当然！”

走进庙中，在殿上坐了。黄真道：“这位太太的遗体怎么办？是就地安葬呢，还是到城里入殓？”袁承志皱眉不语。黄真道：“如到城里找灵柩入殓，她是因刀伤致死，官府查问起来，咱们虽然不怕，总是麻烦。”言下意思是就在此葬了。

青青哭道：“不成，妈妈说过的，她要 and 爸爸葬在一起。”

黄真道：“令尊遗体葬在甚么地方？”

---



---

”青青说不上来，望着袁承志。袁承志道：“在咱们华山！”四人听了都感诧异。

袁承志又道：“她父亲便是金蛇郎君夏前辈。”

黄真年纪与夏雪宜相仿，但夏雪宜少年成名，黄真初出道时，金蛇郎君的威名早已震动武林，一听之下，登时肃然动容，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我有个主意，姑娘莫怪。”青青道：“老伯请说。”

黄真指着袁承志道：“他是我师弟，你叫我老伯不敢当，还是称大哥吧。”崔希敏向青青直瞪眼，心想：“这样一来，我岂不是又得叫你这小姐儿作姑姑？”青青向袁承志望了一眼，竟然改了称呼，道：“黄大哥的话，小妹自当遵从。”崔希敏暗暗叫苦：“糟糕，糟糕，这小姐居然老实不客气的叫起黄大哥来。”

---

---

黄真怎想得到这浑小子肚里在转这许多念头，对青青道：“令堂遗志是要与令尊合葬，咱们总要完成她这番心愿才好。

但不说此处到华山千里迢迢，灵柩难运，就算灵柩到了华山脚下，也运不上去。”青青道：“怎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华山山峰险峻之极，武功稍差一些的就上不了。运灵柩上去是决计不成的。”黄真道：“另外有个法子，是将令尊的遗骨接下来合葬。不过令尊遗体已经安居吉穴，再去惊动，似乎也不很妥当。”

青青见他说得在理，十分着急，哭道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黄真道：“我意思是把令堂遗体在这里火化了，然后将骨灰送上峰去安葬。”说到这件事，他可一本正经，再不胡言乱语了。

青青虽然下愿，但除此之外也无别

---

---

法，只得含泪点头。

当下众人收集柴草，把温仪的尸体烧化了。青青自幼在温家颇遭白眼，虽然温正等几个表兄见她美貌，讨好于她，却也全是心存歹念，只有母亲一人才真心爱她，这时见至爱之人在火光中渐渐消失，不禁伏地大哭。

袁承志在破庙中找了一个瓦罐，等火熄尸销，将骨灰捡入罐中，拜了两拜，暗暗祷祝：“伯母在天之灵尽管放心，小侄定将伯母骨灰送到华山绝顶安葬，决不敢有负重托。”

黄真见此事已毕，对袁承志道：“我们要将黄金送到江西九江去。闯王派了许多兄弟在江南浙赣一带联络，以待中原大举之时，南方也竖义旗响应，人多事繁，在在需钱。袁师弟夺还黄金，功劳真是不小。”

---

---

青青道：“小妹不知这批金子如此事关重大，要不是两位大哥到来，可坏了闯王大事。”崔希敏道：“也要你知道才好。”

青青在口头上素不让人，说道：“此后如不是黄大哥亲自护送，多半路上还要出乱子。”崔希敏急道：“甚……甚么？你又要来抢吗？”

黄真眼睛一横，不许他多言，说道：“袁师弟与温姑娘如没甚么事，大家同去九江如何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小弟想念师父，想到南京去拜见他老人家，还想见见崔叔叔。大师哥以为怎样？”黄真点头道：“师父身边正感人手不足，他老人家也想念你得很。师弟，你这一次在石梁开张大发，赚了个满堂红。

今后行侠仗义，为民除害，盼你诸事

---

---

顺遂，大吉大利，生意兴隆，一本万利。”袁承志肃然道：“还请大师哥多多教诲。”

黄真笑道：“我不跟你来这套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夏姑娘，你以后顺手发财，可得认明人家招牌字号呀。”站起来一拱手，转头就走。崔希敏也向师叔拜别。

小慧对袁承志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你多多保重。”袁承志点头道：“见到安婶婶时，说我很记挂她。”小慧道：“妈知道你长得这样高了，一定很喜欢。我去啦！”行礼告别，追上黄真和崔希敏，向西而去。

她一面走，一面转头挥手。袁承志也不停挥手招呼，直至三人在山边转弯，不见背影，这才停手。

---

---

## 第八回 易寒强敌胆 难解女儿心

青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干么不追上去再挥手？”袁承志一怔，不知他这话是甚么意思。青青怒道：“这般恋恋不舍，又怎不跟她一起去？”袁承志才明白她原来生的是这个气，说道：“我小时候遇到危难，承她妈妈相救，我们从小就在一块儿玩的。”

青青更加气了，拿了一块石头，在石阶上乱砸，只打得火星直进，冷冷的道：“那就叫做青梅竹马了。”又道：“你要破五行阵，干么不用旁的兵刃，定要用她

---

---

头上的玉簪？难道我就没簪子吗？”说着拔下自己头上玉簪，折成两段，摔在地下，踹了几脚。

袁承志觉得她在无理取闹，只好不作声。青青怒道：“你和她这么有说有笑的，见了我就闷闷不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几时闷闷不乐了？”青青道：“人家的妈妈好，在你小时候救你疼你，我可是个没妈妈的人。”说到母亲，又垂下泪来。

袁承志急道：“你别尽发脾气啦。咱们好好商量一下，以后怎样？”青青听到“以后怎样”四字，苍白的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商量甚么？你去追你那小慧妹妹去。我这苦命人，在天涯海角漂泊罢啦。”袁承志心中盘算，如何安置这位大姑娘，确是一件难事。

青青见他不语，站起来捧了盛着母亲骨灰的瓦耀，掉头就走。袁承志忙问：“

---

---

你去哪里？”青青道：“你理我呢？”径向北行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紧跟在后面。一路上青青始终不跟他交谈，袁承志逗她说话，总是不答。

到了金华，两人入客店投宿。青青上街买了套男人衣巾，又改穿男装。袁承志知她仓卒离家，身边没带甚么钱，乘她外出时在她衣囊中放了两锭银子。青青回来后，撅起了嘴，将银子送回他房中。

这天晚上她出去做案，在一家富户盗了五百多两银子。第二天金华城里便轰传起来。

袁承志料知是她干的事，不禁暗皱眉头，真不懂得她为甚么莫名其妙的忽然大发脾气？如何对付实是一窍不通。软言相求吧？实在放不下脸来；弃之不理吧？又觉让她一个少女孤身独闯江湖，未免心有不忍。想来想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---



---

这日两人离了金华，向义乌行去。青青沉着脸在前，袁承志跟在后面。

行了三十多里，忽然天边乌云密布，两人忙加紧脚步，行不到五里，大雨已倾盆而下。袁承志带着雨伞，青青却嫌雨伞累赘没带。她展开轻功向前急奔，附近却没人家，也无庙宇凉亭。袁承志脚下加快，抢到她前面，递伞给她。青青伸手把伞一推。袁承志道：“青弟，咱们是结义兄弟，说是同生共死，祸福与共。怎么你到这时候还在生哥哥的气？”

青青听他这么说，气色稍和，道：“你要我不生气，那也容易，只消依我一件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说吧，别说一件，十件也依了。”青青道：“好，你听着。从今而后，你不能再见那个安姑娘和她母亲。如你答允了，我马上向你赔不是。”说着嫣然一笑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好生为难，心想安家母女对自己有恩，将来终须设法报答，无缘无故的避不见面，那成甚么话？这件事可不能轻易答允，不由得颇为踌躇。

青青俏脸一板，怒道：“我原知你舍不得你那小慧妹妹。”

转过身来，向前狂奔。袁承志大叫：“青弟，青弟！”青青充耳不闻，转了几个弯，见路中有座凉亭，便直窜进去。

袁承志奔进凉亭，见她已然全身湿透。其时天气正热，衣衫单薄，雨水浸湿后甚是不雅，青青又羞又急，伏在凉亭栏杆上哭了出来，叫道：“你欺侮我，你欺侮我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倒奇了，我几时欺侮过你了？”当下也不分辩，解下长衫，

---

---

给她披在身上。他有伞遮雨，衣衫未湿。

寻思：“到底她要甚么？心里在想甚么？我可一点也不懂。小慧妹妹又没得罪她，为甚么要我今后不可和她再见？难道为了小慧妹妹向她索讨金子，因而害死她妈妈？这可也不能怪小慧啊。”他将吕七先生、温氏五老这些强敌杀得大败亏输，心惊胆寒，也不算是何等难事，可是青青这位大姑娘忽喜忽嗔，忽哭忽笑，实令他搔头摸腮，越想越是糊涂。

青青想起母亲惨死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，直哭得袁承志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一阵，雨渐渐停了，青青却仍是哭个不休。她偷眼向袁承志一望，见他也正望着自己，忙转过眼光，继续大哭。袁承志也横了心，心想：“看你有多少眼泪！”

正自僵持不决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一

---

---

个青年农夫扶着一个老妇走进亭来。老妇身上有病，哼个不停。那农夫是他儿子，不住温言安慰。青青见有人来，也就收泪不哭了。

袁承志心念一动：“我试试这法儿看。”过不多时，这对农家母子出亭去了。青青见雨已停，正要上道，袁承志忽然“哎唷，哎唷”的叫了起来。

青青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时，见他捧住了肚子，蹲在地下，忙走过去看。袁承志运起混元功，额上登时黄豆般的汗珠直淌下来。青青慌了，连问：“怎么了？肚子痛么？”袁承志心想：“装假索性装到底！”运气闭住了手上穴道。青青一摸他的手，只觉一阵冰冷，更是慌了手脚，忙道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袁承志大声呻吟，只是不答。青青急得又哭了起来。

袁承志呻吟道：“青弟，我……我这

---

---

病是好不了的了，你莫理我。你你……自己去吧。”青青急道：“怎么好端端的生起病来？”袁承志有气无力的道：“我从小有一个病……受不得气……要是人家发我脾气，我心里一急，立刻会心痛肚痛，哎唷，哎唷，痛死啦！昨天跟你的五位爷爷相斗，又使力厉害了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青青惊惶之下，双手搂住了他，给他胸口揉搓。袁承志被她抱住，很是不好意思。青青哭道：“承志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气啦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我若不继续装假，不免给她当作了轻薄之人。”此时骑虎难下，只得垂下了头，呻吟道：“我是活不成啦，我死之后，你给我葬了，去告诉我大师哥一声。”他越装越象，肚里却在暗暗好笑。

青青哭道：“你不能死，你不知道，我生气是假的，我是故意气你的，我心里……心里很是喜欢你呀。你要是死了，

---

---

我跟你一起死！”

袁承志心头一惊：“原来她是爱着我。”他生平第一次领略少女的温柔，心头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又是甜蜜，又是羞愧，怔怔的不语。

青青只道他真的要死了，紧紧的抱住他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能死呀。”袁承志只觉她吹气如兰，软绵绵的身体偎依着自己，不禁一阵神魂颠倒。青青又道：“我生气是假的，你别当真。”袁承志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生病也是假的呀，你别当真！”

青青一呆，忽地跳起，劈脸重重一个耳光，啪的一声大响，只打得他眼前金星乱冒。青青掩脸就走。袁承志愕然不解：“刚才还说很喜欢我，没有我就活不成，怎么忽然之间又翻脸打人？”他不解青青的心事，只得跟在后面。青青一番惊惶，

---

---

一番喜慰，早将对安小慧的疑忌之心抛在一旁，见袁承志左边脸上红红的印着自己五个手指印，不禁有些歉然，也不禁有些得意，想到终于泄露了自己心事，又感羞愧难当。

两人都是心中有愧，一路上再不说  
话，有时目光相触，均是脸上一红，立即同时转头回避。心中却均是甜甜的，这数十里路，便如是飘飘荡荡的在云端行走一般。

这天傍晚到了义乌，青青找到一家客  
店投宿。袁承志跟着进店。

青青横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死皮赖活的  
跟着人家，真讨厌。”

袁承志摸着脸颊，笑道：“我肚痛是  
假，这里痛却是真的。”青青一笑，道：  
“你要是气不过，就打还我一记吧。”

---

---

两人于是和好如初，晚饭后闲谈一会，两人分房睡了。青青见他于自己吐露真情之后，仍是温文守礼，不再提起那事，倒免了自己尴尬狼狈，可是忍不住又想：“我说了喜欢他，他却又怎地不跟我说？”这一晚翻来覆去，又怎睡得安稳？

次日起身上道，青青问起他如何见到她爹爹的遗骨。袁承志于是详细说了猩猩怎样发现洞穴，他怎样进洞见到骷髅、怎样掘到铁盒，怎样发现图谱等情，又讲到张春九和那秃头夜中前来偷袭、反而遭殃的事。

青青只听得毛骨悚然，说道：“张春九是我四爷爷的徒弟，最是奸恶不过。那秃头是二爷爷的徒弟。我五个爷爷每年正月十六，总是派了几批子侄徒弟出去寻找甚么。到底寻甚么人，还是找甚么东西，大家鬼鬼祟祟的，可从来不跟我说。不过

---



---

每个人回来，全都垂头丧气的，定是甚么也找不到。现下想来，自然是在找我爹爹的下落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我爹爹死了之后还能用计杀敌，真是了不起。”言下赞叹不已，又道：“要是爹爹活着，见到你把温家那些坏人打得这般狼狈，定是高兴得很……喂，妈妈是亲眼见到的，她定会告诉爹爹……你再把爹爹的笔迹给我瞧瞧。”袁承志取出那幅图来，递给她道：“这是你爹爹的东西，该当归你。”青青瞧着父亲的字迹，又是伤心，又是欢喜。

这天来到松江，青青忽道：“大哥，到了南京，见过你师父后，咱们就去把宝贝起出来。”袁承志奇道：“甚么宝贝？”

青青道：“爹爹这张图不是叫做‘重宝之图’么？他说得宝之人要酬我妈妈黄金十万两，妈妈又说这是皇宫内库中的物

---

---

事，其中不知有多少金银珠宝。”袁承志沉吟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咱们办正事要紧。”他一心记挂的，只是会见师父之后去报父仇。青青道：“按图寻宝，也不见得会耽搁多少时候。”

袁承志神色不悦，说道：“咱俩拿到这许多金银珠宝，又有甚么用？青弟，我劝你总要规规矩矩的做人，别这么贪财才好。”只说得青青撅起了小嘴，赌气不吃晚饭。

次日上路，青青道：“我不过拿了闯王二千两黄金，他们就急得甚么似的，要你大师兄亲自出马来取回去。闯王干么这样小家气啊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闯王哪里小家气了？我见过他的。他待人最是仗义疏财，他为天下老百姓解除疾苦，自己节俭得很，当真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。这二千两黄金他有正用，自然不能轻易失去。”青青道：“是呀，要是咱们给闯王献上黄

---

---

金二十万两，甚至二百万两、三百万两，你说这件事好不好呢？”

这一言提醒，只喜得袁承志抓住了她的手，道：“青弟，我真糊涂啦，多亏你说。”青青把手一甩。道：“我也不要你见情，以后少骂人家就是啦。”袁承志陪笑道：“要是我们找到这批金珠宝贝，献给闯王，可不知能救得多少受苦百姓的性命。”

两人坐在路边，取出图来细看，见图中心处有个红圈，圈旁注着“魏国公府”四字。

两人又细看了一会。袁承志道：“宝藏是在魏国公府的一间偏房底下。”青青道：“咱们到南京后，只消寻到魏国公府，就有法子。魏国公是大将军徐达的封号，他是本朝第一大功臣，府第定然极大，易找得很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摇摇头道：“大将军的府第非同小可，防守定严，就算混得进去，要这么大举挖掘，实在也为难得紧。”青青道：“现下凭空猜测，也是无用，到了南京再相机行事吧。”

路上数日，到了南京。那金陵石头城是天下第一大城，乃太祖当年开国建都之地，千门万户，五方辐辏，朱雀桥畔箫鼓，乌衣巷口绮罗，虽逢乱世，却是不减昔年侈靡。

两人投店后，袁承志便依着大师哥所说地址去见师父。一问之下，却知穆人清往安庆府去了，至于到了安庆府何处，在南京联络传讯之人也不知情。袁承志郁郁不乐，青青拉他出去游玩，也是全无心绪，只是坐在客店中发闷。

青青把店伙叫来，询问魏国公府的所

---

---

在。那店伙茫然不知，说南京哪里有甚么魏国公府。青青恼了，说道：“魏国公是本朝第一大功臣，怎会没国公府？”店伙道：“要是有的，相公自己去找吧。小人生在南京，长在南京，在南京住了四十多年，可就是没听说过。”青青怪他顶撞，伸手要打，给袁承志拦住。那店伙唠唠叨叨的去了。

两人在南京寻访了七八天，没找到丝毫线索。袁承志便要去安庆府寻师，青青说既然到了南京，总得查个水落石出才罢。两人又探问了五六日。有人说徐大将军的后人在永乐皇帝时改封定国公，听说现今是在北京。有人说：大将军逝世后追赠中山王，南京鍾山有中山王墓，两位要不要去瞧瞧？

又有人说，南京守备国公爷倒是姓徐，但他住在守备府，却不知魏国公府在哪里。两人去守备府察看，却见跟地图上

---

---

所绘全然不对。

这一晚两人雇了艘河船，在秦淮河中游河解闷。袁承志道：“你爹爹何等英雄，他得了这张地图却找不到宝藏，可见这回事本来是很渺茫的。”青青道：“我爹爹明明这样写着，哪会有错？又不是一两金子、二两银子的事，当然不会轻轻松松就能得到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再找一天，要是仍无端倪，咱们可得走了。”青青道：“再找三天！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好，依你，三天就三天。你道我不想找到宝藏么？”

河中笛歌处处，桨声轻柔，灯影朦胧，似乎风中水里都有脂粉香气，这般旖旎风光袁承志固是从所未历，青青僻处浙东，却也没见过这等烟水风华的气象。她喝了几杯酒，脸上酡红，听得邻船上传来阵阵歌声，盈盈笑语，不禁有微醺之意，笑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叫两个姐儿来唱曲陪

---

---

酒好吗？”袁承志登时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你喝醉了么？这么胡闹！”

游船上的船夫接口道：“到秦淮河来玩的相公，哪一个不叫姐儿陪酒？两位相公如有相熟的，小的就去叫来。”袁承志双手乱摇，连叫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

青青笑问船夫：“河上哪几位姑娘最出名呀？”船夫道：“讲到名头，像卞玉京啦，柳如是啦，董小宛啦，李香君啦，哪一位都是才貌双全，又会做诗，又会唱曲的美貌姑娘。”青青道：“那么你把甚么柳如是、董小宛给我们叫两个来吧。”船夫伸了舌头，笑道：“你这位相公定是初来南京。”青青道：“怎么？”船夫道：“这些出名的姑娘，相交的不是王孙公子，就是出名的读书人。寻常做生意的，就是把金山银山抬去，要见她们一面，也未必见得着呢，又怎随便叫得来？”青青啐道：“一个妓女也有这么大的势

---

---

派？”

船夫道：“秦淮河里有的是好姑娘，小的给两位相公叫两个来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要回去啦，改天再说吧。”青青笑道：“我可还没玩够！”对船夫道：“你叫吧！”

那船夫巴不得有这么一句话，放开喉咙喊了几声。不多一刻，一艘花舫从河边转出，两名歌女从跳板上过来，向袁承志与青青福了两福。袁承志起身回礼，神色尴尬。青青却大模大样的端坐不动，只微微点了点头，见袁承志一副狼狈模样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又想：“他原是个老实头，就算心里对我好，料他也说不出口。”

那两名歌女姿色平庸。一个拿起箫来，吹了个“折桂令”的牌子，倒也悠扬动听。

---



---

另一个歌女对青青道：“相公，我两人合唱个‘挂枝儿’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青青笑道：“好啊。”那歌女弹起琵琶，唱的是男子腔调，唱道：“我教你叫我，你只是不应，不等我说就叫我才是真情。

要你叫声‘亲哥哥’，推甚么脸红羞人？你口儿里不肯叫，想是心里儿不疼。你若疼我是真心也，为何开口难得紧？”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想起自己平时常叫“青弟”，可是她从来就不叫自己一声“哥哥”，只是叫“承志大哥”，要不然便叫“大哥”，不由得向青青瞧去。只见她脸上晕红，也正向自己瞧来，两人目光相触，都感不好意思，同时转开了头，只听那歌女又唱道：“俏冤家，非是我好教你叫，你叫声无福的也自难消。你心不顺，怎肯便把我来叫？叫的这声音儿娇，听的往心窝里烧。就是假意儿的殷勤也，比不叫到底好！”

---

---

另一个歌女以女子腔调接着唱道：“  
俏冤家，但见我就要我叫，一会儿不叫  
你，你就心焦。”

我疼你哪在乎叫与不叫。叫是口中  
欢，疼是心想着。我若疼你是真心也，就  
不叫也是好。”

歌声娇媚，袁承志和青青听了，都不  
由得心神荡漾。只听那唱男腔的歌女唱  
道：“我只盼，但见你就听你叫，你却是  
怕听见的向旁人学。才待叫又不叫，只是  
低着头儿笑，一面低低叫，一面把人瞧。  
叫得虽然艰难也，心意儿其实好。”

两人最后合唱：“我若疼你是真心  
也，便不叫也是好！”琵琶玎玎铮铮，轻  
柔流荡，一声声挑人心弦，衬着曲词，当  
真如蜜糖里调油、胭脂中掺粉，又甜又  
腻，又香又娇。

---

---

袁承志一生与刀剑为伍，识得青青之前，结交的都是豪爽男儿，哪想得到单是叫这么一声，其中便有这许多讲究，想到曲中缠绵之意，绸缪之情，不禁心中怦怦作跳。

青青眼皮低垂，从那歌女手中接过箫来，拿手帕蘸了酒，在吹口处擦干净了，接嘴吐气，吹了起来。袁承志当日在石梁玫瑰坡上曾听她吹箫，这时河上波光月影，酒浓脂香，又是一番光景，箫声婉转清扬，吹的正是那“挂枝儿”曲调，想到“我若疼你是真心也，便不叫也是好”那两句，灯下见到青青的丽色，不觉心神俱醉。

袁承志听得出神，没发觉一艘大花舫已靠到船边，只听得有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好箫，好箫！”接着三个人跨上船来。青青见有人打扰，心头恚怒，放下箫

---

---

管，侧目斜视。见上来三人中前面一人摇着折扇，满身锦绣，三十来岁年纪，生得细眉细眼，皮肉比之那两个歌女还白了三分。后面跟着两个家丁，提着的灯笼上面写着“总督府”三个红字。

袁承志站起来拱手相迎。两名歌女叩下头去。青青却不理睬。

那人一面大笑，一面走进船舱，说道：“打扰了，打扰了！”

大刺刺的坐了下来。袁承志道：“请问尊姓大名。”那人还没回答，一个歌女道：“这位是凤阳总督府的马公子。秦淮河上有名的阔少。”马公子也不问袁承志姓名，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尽在青青的脸上溜来溜去，笑道：“你是哪个班子里的？倒吹得好箫，怎不来伺候我大爷啊？哈哈！”

---

---

青青听他把自己当作优伶乐匠，柳眉一挺，当场便要发作。袁承志向她连使眼色，说道：“这位是我兄弟，我们是到南京来访友的。”马公子笑道：“访甚么友？今日遇见了我，交了你公子爷这个朋友，你们就吃着不尽了。”袁承志心中恼怒，淡淡问道：“阁下在总督府做甚么官？”马公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总督马大人，便是家叔。”

这时那边花舫上又过来一人，那人穿着一身藕色熟罗长袍，身材矮小，留了两撇小胡子，神情却是一团和气，向马公子笑道：“公子爷，这兄弟的箫吹得不错吧？”袁承志瞧他模样，料想他是马公子身边的清客。马公子道：“景亭，你跟他们说。”

那人自称姓杨名景亭，当下喏喏连声，对袁夏二人道：“马公子是凤阳总督马大人的亲侄儿，交朋友是最热心不过

---

---

的，一掷千金，毫无吝色。谁交到了这位朋友，那真是一交跌入青云里去啦。马大人最宠爱这个侄儿，待他比亲生儿子还好，这位兄弟要交朋友嘛，最好就搬到马公子府里去住。”

袁承志见他们出言不逊，生怕青青发怒，哪知青青却笑逐颜开，说道：“那是再好不过，咱们这就上岸去吧。”马公子大喜，伸手去拉她手。青青一缩，把一名歌女往他身上推去。袁承志大奇，当下默不作声。

青青站起身来，对马公子道：“这两位姑娘和船家，小弟想每人打赏五两银子……”马公子忙道：“当然是兄弟给，你们明儿到账房来领赏！”青青笑道：“今儿赏了他们，岂不爽快？”马公子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手一摆，家丁已取出十五两银子放在桌上。船夫与两名歌女谢了。马公子目不转睛的望着青青，眉开眼笑，心

---

---

痒难搔，当真如同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奇珍异宝一般。不一会，船已拢岸。杨景亭道：“我去叫轿子！”

青青忽道：“啊哟，我有一件要紧物事放在下处，这就要去拿。”

马公子道：“我差家人给你去取好啦，好兄弟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青青道：“我在太平门覆舟山的和尚庙里借住。这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去拿。”

杨景亭在马公子耳边低声道：“钉着他，别让这孩子溜了？”马公子眨眨眼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转头对青青道：“那么好兄弟，我和你一起去吧！”说着伸手去搂她肩膊。青青嗤的一笑。向旁一避，说道：“不，我不要你去！”

马公子神魂飘荡，对杨景亭道：“景

---

---

亭，这孩子若是穿上了女装，金陵城里没一个娘们能比得上。天下居然有这等绝色少年，今日却叫我遇上了！真是祖宗积德。”

青青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去吧！”挽了袁承志的手便走。马公子一使眼色，四人都跟在后面。他抢上几步，和青青说笑。

青青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闲谈。

青青与袁承志为了寻访魏国公府，十多天来南京城内城外、大街小巷都走遍了，于道路已很熟悉。袁承志见她尽往荒僻之地走去，知她已生杀机，心想：“这马公子虽然无行，但看错了人，却是罪不致死。师父常说，学武之人不能滥杀无辜，我岂可不阻？”于是停步说道：“青弟，别跟马公子开玩笑，咱们回客店去吧。”青青笑道：“你一人先回去！”马公子大喜，道：“对，对，你一个人回

---



---

去。你要不要银子使？”

袁承志摇头叹息，心道：“我说回客店，已点名并非在覆舟山和尚庙借住。这人死到临头，还是不悟！”

说话之间，到了一片坟场，马公子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问道：“快……快到了吗？”青青一声长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已经到啦！”马公子一愣，心想到这坟堆中来干甚么。那箴片杨景亭看出情形有些儿不对，但想我们共有四人，两名家丁又是孔武有力，谅这两个文弱少年也使不出甚么奸来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别闹着玩了，大伙儿去公子府里，热烘烘的喝两盅乐上一乐，你给大伙唱上几支曲儿，岂不是好？”青青冷笑两声。

袁承志喝道：“你们快走。做人规规矩矩的，便少碰些钉子。”杨景亭怒道：“你这人惹厌得很，还是自己规规矩矩的

---

---

先回去吧！别招得马公子生气。”马公子诈癫纳福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我累啦，你扶我一把！”挨近青青身旁，伸右臂往她肩头搭去。

青青身子一侧，向袁承志道：“大哥，那边是甚么？”伸手东指。袁承志转过头去一望，只听得背后嗤得一声响，急忙回头，马公子那颗糊涂脑袋已滚下地来，颈子中鲜血直喷。

杨景亭和两个家丁都惊呆了。青青上前一剑一个，全都刺死。

袁承志心想既已杀了一个，形迹已露，索性斩草除根，以免后患，当下也不阻挡。

青青在马公子身上拭了剑上血迹，嘻嘻娇笑。袁承志道：“这种人打他一顿，教训教训也就够了，你也忒狠了一点。”

---

---

青青眼一横，道：“这脏气我可受不下。咱两个在河上吹箫听曲，玩得多好，这家伙却来扫兴，你说他该不该死？”

袁承志心想单是打扰扫兴，自然说不上该死，但马公子这种人仗势横行，伤天害理之事定是做了不少，杀了他也不能说滥杀无辜，于是正色道：“这样的坏蛋，杀就杀了，可是你将来乱杀一个好人，咱们的交情就此完了。”青青吐了吐舌头，笑道：“兄弟不敢！”

两人把尸首踢在草丛之中，正要回归客店，袁承志忽然在青青衣袖上扯了一把，低声道：“有人！”两人当缩身躲在一座坟墓之后。

只听得远处脚步声响，东面和西面都有人过来。两人从坟后探眼相望，见两边各有十多人，提着油纸灯笼。双方渐行渐近，东面的人击掌三下，停一停，又击两

---

---

下。西边的人也击掌三下，跟着又击两下，走近聚在一起，围坐在一座大坟之前。所坐之处，与两人相距十多丈，说话听不清楚。青青好奇之心大起，想挨近去听。袁承志拉住她衣袖，低声道：“等一下。”青青道：“等甚么？”袁承志摇手示意。叫她别作声。青青等得很不耐烦。

约莫过了一盏茶时分，一阵疾风吹来，四下长草瑟瑟作声，坟边的松柏枝条飞舞。袁承志托着青青右臂，施展轻功，竟不长身，犹如脚不点地般奔出十多丈，到了那批人身后一座坟后伏下。这时风声未息，那些人丝毫不觉，两人一伏下，袁承志立即把手缩回，如避蛇蝎。青青心想：“他确是个志诚君子，只是也未免太古板了些。”

这时和众人相距已不过三丈，只听一个嗓子微沙的人道：“贵派各位大哥远道而来，拔刀相助，兄弟实在万分感激。”

---

---

另一人道：“我师父说道，闵老师见招。本当亲来，只是他老人家卧病已一个多月，起不了床，因此上请万师叔带领我们十二弟子，来供闵老师差遣。”那沙嗓子的人道：“尊师龙老爷子的贵恙，只盼及早痊愈。此间大事一了，兄弟当亲去云南，向龙老爷子问安道谢。追风剑万师兄剑法通神，威震天南，兄弟一见万师兄驾到，心头立即石头落地了。”一人细声细气的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只怕我们点苍派不能给闵老师出甚么力。”

袁承志心头一震，想起师父谈论天下剑法，曾说当世门派之中，峨嵋、昆仑、华山、点苍，武林中称为四大剑派。四派人材鼎盛，剑法中均有独得之秘。其他少林、武当等派武学虽深，却不专以剑术见称。这姓万的号称追风剑，又是点苍派的高手，剑术必是极精的了。他千里迢迢来到金陵，不知图谋甚么大事。

---

---

只听两人客气了几句，远处又有人击掌之声，这边击掌相应。过不多时，已先后来了三起人物，听他们相见叙话，知道一起是山西五台山清凉寺的僧众，由监寺十力大师率领；一起是浙闽沿海的海盗，由七十二岛总盟主碧海长鲸郑起云率领；第三起是陕西秦岭太白山太白派的三个盟兄弟，号称太白三英的史秉光、史秉文、黎刚三人。

袁承志越听越奇，心想这些都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，怎么忽然聚集到南京来？只听那姓闵的不住称谢，显然这些人都是他邀来的了。

青青早觉这伙人行迹诡秘，只想询问袁承志，可是耳听得众人口气皆非寻常之辈，自己只要稍发微声，势必立被察觉，因此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。

只听得那姓闵的提高了嗓子说道：“

---

---

承各位前辈、师兄、师弟千山万水的赶来相助，义气深重，在下闵子华实是感激万分，请受我一拜！”听声音是跪下来叩头。众人忙谦谢扶起，都说：“闵二哥快别这样！”“折杀小弟了，这哪里敢当？”“武林中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那是份所当为，闵兄不必客气。”

乱了一阵，闵子华又道：“这几日内，昆仑派的张心一师兄，峨嵋派的几位道长，华山派的几位师兄也都可到了。”有人问道：“华山派也有人来吗？那好极了，是谁的门下呀？”袁承志心想：“你问得倒好，我也正想问这句话。”闵子华道：“是神拳无敌门下的几位师兄。”袁承志心道：“那是二师哥的门下了。”那人又问：“闵二哥跟归二爷夫妇有交情么？那好极啦，有他们夫妇撑腰，还怕那姓焦的奸贼甚么？”

闵子华道：“归氏夫妇前辈高人，在

---

---

下怎够得上结交？他大徒弟梅剑和梅兄，却跟在下有过命的交情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梅剑和？那就是在山东道上一剑伏七雄的‘没影子’了。”闵子华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。”袁承志听到这里，登时释然，心想既有本门中人参预，那定是正事，我且不露面，如有机缘，不妨暗中相助。

又听闵子华道：“先兄当年遭害身亡，兄弟十多年来到处访查，始终不知仇家是谁。现下幸蒙太白山史氏昆仲见告，才知害死先兄的竟是那姓焦的奸贼。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”语气悲愤，又听当的一声，想是用兵器在墓碑上重重一砍。

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那铁背金鳌焦公礼是江湖上有名的汉子，金龙帮名声向来也并不坏，料不到竟做出这等事来。

史氏昆仲不知哪里得来的讯息？”言下似乎颇有怀疑。

---



---

闵子华不等史氏兄弟答腔，抢着说道：“史氏昆仲已将先兄在山东遭难的经过，详细跟晚辈说了，那是有凭有据的事，十力大师倒不必多疑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焦公礼在南京数十年，根深蒂固，金龙帮人多势众，虽然没听说有甚么了不起的高手，毕竟是地头蛇，咱们这次动他，可要小心了。”闵子华道：“正是如此。小弟自知独力难支，是以斗胆遍邀各位好朋友的大驾。明天酉时正，兄弟在大功坊舍下摆几席水酒，和各位洗尘接风，务请光临。”

众人纷纷道谢，都说：“自己人不必客气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这次好朋友来的很多，难保对头不会发觉。”

---

---

明日各位驾到，请对在门口接待的兄弟伸出右手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三个指头作一下手势，轻轻说一句：‘江湖义气，拔刀相助’，以免给金龙帮派人混进来摸了底去。”

众人都说正该如此，助拳者来自四方，多数互不相识，以后对敌，都以这手势和暗号为记。众人说罢正事，又谈了一会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和官军打仗的新闻，便陆续散了。

待众人去远，袁承志和青青才躺下来休息。青青蹲着良久不动，这时脚都麻了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明儿瞧瞧热闹去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瞧瞧倒也不妨。可是须得听我的话，不许闹事。”

青青道：“谁说要闹事了啊？要闹事

---

---

也只跟你闹，不跟人家闹。”

次日中午，马公子被杀的消息在南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。

袁承志和青青整天躲在客店不出。傍晚时分，两人换了衣衫，改作寻常江湖汉子的打扮，踱到大功坊去。

只见一座大宅子前挂起了大灯笼，客人正络绎不绝的进去。那宅第甚大，但墙垣残旧、阶石断缺，门口略作修整粉刷，却也是急就章，颇为草草。

袁承志和青青走到门口，伸出三指一扬，说道：“江湖义气，拔刀相助。”一个身穿长袍的人连连拱手，旁边一个壮汉陪他们进去，献上茶来，请教姓名。袁承志和青青随口胡诌两个名字。那壮汉道：“久仰久仰，兄弟在江湖上久闻两位大名。”青青肚里暗笑，心道：“这人名连

---

---

我们自己也还是今日初次听到，你倒久闻了。”不久客人越来越多，那壮汉见两人年轻，料想必是哪一派中跟随师长而来的弟子，也不如何看重，说了声“失陪”，招呼别人去了。不一会开出席来，袁承志和青青在偏席上坐了，陪席的是仙都派的一个小徒弟，同席的都是些后辈门人，也没人来理会他们。

酒过三巡，闵子华到各席敬酒，敬到这边席上时，袁承志见他约莫三十岁左右年纪，手上青筋凸起，一脸剽悍之色，举止步行之间，显得武功不低。他双目红肿，料是想起兄长被害之仇，连日悲伤哀哭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此人笃于手足之情，甚是可敬。他大举邀朋集友，想来那姓焦的仇人和甚么金龙帮声势定是不小。”

闵子华先向众人作了三揖，连声道谢，然后敬酒。席上众人都是晚辈，全都离席还礼。

---

---

闵子华敬完酒归座，刚坐定身，一名弟子匆匆走到他身边，俯耳说了几句。闵子华满脸喜色，不多一会，恭恭敬敬的陪着三人进来，到首席上坐下。

袁承志见了闵子华的神气，料知这三人来头不小，仔细看了几眼。见头一人儒生打扮，背负长剑，双眼微翻，满脸傲色，大模大样的昂首直入。第二人是个壮汉，形貌朴实。第三人却是二十二三岁的高瘦女子，相貌甚美，秀眉微蹙，杏眼含威。

闵子华大声说道：“梅大哥及时赶到，兄弟实在感激之至。”那儒生道：“闵二哥的事，兄弟岂有不来之理？”袁承志心道：“原来这人便是二师哥的弟子梅剑和，怎地神态如此傲慢？”只听梅剑和道：“我给你多事，代邀了两个帮手。这是我三师弟刘培生，这是我五师妹孙仲

---

---

君。”闵子华道：“久仰五丁手刘兄与孙女侠的威名，兄弟真是万分有幸。”他没说明孙仲君的外号。原来这外号不大雅致，叫作“飞天魔女”。当下闵子华又给十力大师、太白三英、郑起云、万里风等众人引见。各人互道仰慕，欢呼畅饮。

酒意渐酣，闵家一名家丁拿了一张大红帖子进来，呈给主人。闵子华一看，脸色立变，干笑数声，说道：“焦老儿果然神通广大，咱们还没找他，他倒先寻上门来啦。梅大哥，你们刚到，他竟也得到了消息。”

梅剑和接过帖子，见封面上写着：“后学教弟焦公礼顿首百拜”几个大字，翻了开来，里面写着闵子华、十力大师、太白三英等人姓名，所有与宴的成名人物全都在内，连梅剑和等三人的名字也加在后面，墨迹未干，显是临时添上去的。帖中邀请诸人明日中午到焦宅赴宴。梅剑和将

---

---

帖子往桌上一掷，说道：“焦老儿这地头蛇也真有他的，讯息灵通之极。咱们够不上做强龙，可是这地头蛇也得斗上一斗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送帖来的那位朋友呢？请他进来吧！”那家丁应声出去。众人停杯不饮，目光一齐望向门口。只见那家丁身后跟着一人，三十岁左右年纪，身穿长袍，缓步进来，向首席诸人躬身行礼，跟着抱拳作了四方揖，说道：“我师父听说各位前辈驾临南京，明天请各位过去叙叙，吩咐弟子邀请各位的大驾。”

梅剑和冷笑道：“焦老儿摆下鸿门宴啦！”转头对送请帖的人道：“喂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那人听他言语无礼，但仍恭谨答道：“弟子罗立如。”梅剑和喝道：“焦公礼邀我们过去，有甚么诡计？你知道么？”罗立如道：“家师听得各位前辈大驾到来，十分仰慕，想和各位见见，得

---

---

以稍尽地主之谊。”

梅剑和道：“哼，话倒说得漂亮。我问你，焦公礼当年害死闵老师的兄长闵大爷，你在不在场？”罗立如道：“家师说道，明日请各位过去，一则是向各位前辈表示景仰之意，二则是要向闵二爷陪话谢罪。盼闵二爷大人大量，揭过了这个梁子。”

梅剑和喝道：“杀了人，陪话谢罪就成了么？”罗立如道：“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家师说实有难言之隐，牵涉到名门大派的声名，因此……”

孙仲君突然尖声叫道：“你胡扯些甚么？我师哥问你，当时你是不是在场？”罗立如道：“弟子那时候年纪还小，尚未拜入师门。但我师父为人正派，决不致滥杀无辜……”

---



---

孙仲君喝道：“好哇，你还强嘴！依你说来，闵大爷是死有余辜了？”喝叫声中，她突然飞鸟般的纵了出来，右手中已握住了明晃晃的一柄长剑，左手出掌向罗立如胸口按到。罗立如大吃一惊，右臂一招“铁门闩”，横格她这一掌急按。

袁承志低声道：“糟了！他右臂不保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只听得罗立如惨叫一声，一条右臂果真已被一剑斩下。厅中各人齐声惊呼，都站了起来。

罗立如脸色惨白，但居然并不晕倒，左手撕下衣襟，在右肩上一缠，俯身拾起断臂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众人见他如此硬朗，不禁骇然，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

孙仲君拭去剑上血迹，还剑入鞘，神色自若的归座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这一剑干净利落，出手快极，可是厅上数百人竟无一人喝采，均觉不论对方如何不是，

---

---

却也不该这般辣手对待前来邀客的使者。连闵子华于震惊之下，也忘了叫一声好。孙仲君心下甚不乐意。

闵子华道：“这人如此凶悍，足见他师父更加奸恶。咱们明日去不去赴宴？”

万里风道：“那当然去啊。倘若不去。岂非让他小觑了。”

郑起云道：“咱们今晚派人先去踩踩盘子，摸个底细，瞧那焦公礼邀了些甚么帮手，金龙帮明天有甚么鬼计，是否要在酒菜中下毒。有备无患，免得上当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郑岛主所见极是。我想他们定然防备很紧，倒要请几位兄长辛苦一趟才好。”万里风道：“小弟来自告奋勇吧！”闵子华站起来斟了一杯酒，捧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兄弟先敬一杯，万大哥马到成功。”两人对饮干杯。

---

---

筵席散后，各人纷纷辞出。袁承志一打手势，和青青悄悄跟在万里风之后。这时已是初更时分，只见他回客店换了短装，向东而去。两人远远跟着，见他转弯抹角的穿过了七八条街道，绕到一所大宅第后面，径自窜了进去。

袁承志见他身法极快，心想：“倒也不枉了‘追风剑’三字。”两人随后跟进，见一间房中透着灯光，在窗缝中张去。

见室中坐着三人，朝外一人五十多岁年纪，脸颊红润，额头全是皱纹，眉头紧锁，忧形于色。

只听那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立如怎样了？”下首一人道：“罗师哥晕过去了几次，现下血是止住了。”袁承志听两人口气，料想这老者便是焦公礼，师徒们在谈

---

---

罗立如的伤势。

又听另一人道：“师父，咱们最好派几名兄弟在宅子四周巡查，只怕对头有人来踩盘子。”

焦公礼叹道：“查不查都是一样，我是认命啦！明天上午，你们送师娘、师妹和小师弟到徐州吴家去。”那徒弟道：“师父！对头虽然厉害，你老人家也不必灰心。本帮单在南京城里就有两千多兄弟，大伙儿一起跟他们拚个死活，怕他们怎的？”

焦公礼叹道：“对头邀的都是江湖上顶儿尖儿的好手，帮里这些兄弟跟他们对敌，只是白送性命……唉，我死之后，你们好好侍奉师娘。师弟和师妹，都要靠你们教养成人了。”说着不禁流下泪来。一个徒弟道：“师父快别这么说，你老人家一身武功，威镇江南，就算不胜，也决不

---

---

致落败。咱们二十五名师兄弟，除了罗师哥之外，还有二十四人。真的打不赢，你老交游遍天下，广邀朋友，跟他们再拚过。他们有好朋友，难道咱们就没有？”

焦公礼道：“当年我血气方刚，性子也是和你一般暴躁，以致惹了这场祸事。现下我让他们杀了，还了这笔血债，也就算了。”袁承志和青青均感惻然，心想：这焦公礼似乎也非穷凶极恶之辈，当年做错了事，现下却已诚心悔过。

过了一会，听得一名徒弟叫了声：“师父！”焦公礼道：“怎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师父既不愿跟他们对敌，那么咱们连夜动身，暂且避他们一避。大丈夫能屈……”另一人急道：“那怎么成？师父一世英名，难道怕了他们？”焦公礼道：“甚么英名不英名，我也不在乎了，不过避是避不掉的。再说，金龙帮的帮主这么缩头一走，帮中数千兄弟，今后还能挺直腰背

---

---

做人吗？明天一早，你们大家都走。我一人留在这里对付他们。”

两个徒弟都急了起来，齐声道：“我留着陪师父。”焦公礼怒道：“怎么？我大难临头，你们还不听我话吗？”两个徒弟不敢言语了。焦公礼道：“你们去帮师娘收拾收拾，瞧车子套好了没有？也不用带太多东西，该尽快上路要紧。”两人嘴里答应，却只是站着不动。焦公礼道：“也好，去叫大家进来！”

两人答应了，开门走出。袁承志和青青忙在墙角一缩，一瞥之下，见西边墙角有两人伏着，看身形一个是追风剑万里风，另一个身材苗条，是个女子，正是孙仲君。

袁承志恼她先前出手歹毒，要惩戒她一下，悄声对青青道：“你在这里，可别动！”青青身子轻晃，低声道：“我偏要

---

---

动几动。”袁承志微笑，伏低了身，见万里风与孙仲君都在凝神向里张望，于是悄没声的从孙仲君身旁一掠而过，随手已把她腰间佩剑抽在手中。这一下手法轻极快极，孙仲君全神贯注的瞧着焦公礼，竟未察觉。

袁承志回到青青身边。青青见他偷了人家大姑娘的佩剑，颇为不悦。袁承志把剑递了给她，低声道：“你收着！”青青这才高兴。

两人又从窗缝中向室内张望，只见陆续进来了二十多人，年长的已有四旬左右年纪，最年轻的却只有十六七岁，想来都是焦公礼的徒弟了。众徒弟向师父行了礼，垂手站立，人人脸上均有气愤之色。

焦公礼脸色惨然，说道：“我年轻时身在绿林，现时也不必对大家相瞒了。”袁承志见众徒脸现诧异，心想原来他们均

---

---

不知师父的身世经历。

焦公礼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眼下仇人找上门来，我要对大家说一说结仇的缘由。

“那一年我在双龙岗开山立柜，弟兄们报说，山东省东兗道丘道台卸任，带同了家眷回籍，要从双龙岗下经过，油水很多。咱们在绿林的，吃的是打家劫舍的饭，遇到贪官污吏，那是最好不过，一来贪官搜刮得多了，劫一个贪官，胜过劫一百个寻常客商。二来劫贪官不伤阴鹭，他积的是不义之财，拿他的银子咱们是心安理得。不过打听得护送他的，却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，是山东济南府会友镖局的总镖头闵子叶，那就是因子华的兄长了…  
…”

听到这里，袁承志和青青已即恍然，心想：“双方的梁子原来是这样结的，焦

---



---

公礼要劫财，闵子叶要保镖，争斗起来，闵子叶不敌被杀。”

袁承志一面倾听室内焦公礼的说话，一面时时斜眼察看万里风与孙仲君的动静。这时只见孙仲君伸手到腰间一摸，突然跳起，发现佩剑被人抽去，忙与万里风打了个招呼，两人不敢再行逗留，越墙走了。

袁承志暗暗好笑，再听焦公礼说下去：“……闵子叶在江湖上颇有名望，是仙都派的高手……”袁承志暗暗点头，心道：“原来闵氏兄弟都是仙都派的。听师父说，仙都是内家正宗，渊源于武当，可说是武当派的旁支。掌门人素爱结交，和各门各派广通声气。怪不得闵子华一举便邀集了这许多能人。”

焦公礼道：“我一听之后，倒不敢贸然动手了，于是亲自去踩盘。那天晚上在

---

---

客店中察看他们行踪，却听到了一件气炸人肚子的事。

“原来闵子叶那人贪花好色，见丘道台的二小姐生得美貌，便定下了计谋。他暗中与飞虎寨的张寨主约好，叫他在飞虎寨左近下手，抢劫丘道台，闵子叶假装奋力抵抗，终于寡不敌众，由张寨主杀死丘道台全家，抢走财物，将二小姐掳去。闵子叶然后孤身犯险，将二小姐救出来。二小姐家破人亡，无依无靠，又是感恩图报，自然会委身下嫁于他。张寨主要讨好闵子叶，又贪图财宝，答应一切遵命。两人在密室中窃窃私议，都叫我听见啦。我恼怒异常，回去招集弟兄，埋伏飞虎寨之旁，到了约定的时候，丘道台一行人果然到来……”

这番言语实大出袁承志意料之外，只听焦公礼又道：“那时我想咱们武林中人，虽然穷途落魄，陷身黑道，做这没本

---

---

钱买卖，但在色字关头上总要光明磊落，才不失好汉子行径。

哪知这闵子叶如此无耻。他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江湖上也算是颇有名望，身为总镖头，却做这种勾当。我眼见张寨主率领了喽罗前来抢劫，闵子叶却装腔作势，大声叱喝，挥剑乱七八糟的假打，不由得火气直冒，就跳将出来跟他动手。闵子叶剑法果然了得，本来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我叫破了他的鬼计，把他的图谋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。他羞愤交加，沉不住气，终于给我一刀砍死……”

一个徒弟叫了起来：“师父，这人本来该杀，咱们何必怕他们？等明日对头来了，大家抖开来说个明白，就算他兄弟定要报仇，别的人也不见得都不明是非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不错啊，要是这姓焦的果真是路见不平，杀了闵子叶，武林中

---

---

自有公论，只怕他这番话未必可信，又或者另有隐情。”

焦公礼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杀了那姓闵的之后，何尝不知闯了大祸。他是仙都派中响当当的角色，他师父黄木道人决不能干休，若是率领门下众弟子向我寻仇，我便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住。幸好我手下把那张寨主截住了，我逼着他写了一张伏辩，将闵子叶的奸谋清清楚楚的写在上

面。

“那丘道台自然对我十分感激，送了我二千两银子。我想本来是要抢光了你的，现下难得强盗发善心，做了一件行侠仗义之事，索性连一两银子也不收你的。丘道台千恩万谢，写了一封谢书，言明详细经过，还叫会友镖局随同保镖的两个镖头画押，作个见证。这两个镖头本来并不知情，听张寨主和飞虎寨其余盗伙说得明白，大骂闵子叶无耻，说险些给他卖了，

---

---

说不定性命也得送在这里，反而向我道劳，很套交情。

“我做了这件事后，知道不能再在黑道中混了，于是和众兄弟散了伙，拿了那两封信，上仙都山龙虎观去见黄木道人。

“那时仙都派门人已得知讯息，不等我上山，中途拦住了我就和我为难，大家气势汹汹，也不容我分辩。幸亏一位江湖奇侠路过见到，拔剑相助，将我护送上山，和黄木道长三对六面的说了个清楚。那黄木道长很识大体，约束门人，永远不得向我寻仇。但为了仙都派的声名，要我别在外宣扬此事。我自然答应，下山之后，从此绝口不提，因此这事的原委，江湖上知道的人极少。那时闵子叶的兄弟闵子华年纪幼小，多半不知内因，仙都派的门人自然也不会跟他说。”

一名门徒道：“师父，那两封信你还

---

---

收着么？”

焦公礼摇头道：“这就要怪我瞎了眼珠、不识得人了。去年秋天，有朋友传话给我，说闵子叶的兄弟在仙都派艺成下山，得知我是他杀兄仇人，要来报仇。后来我打探出来，太白三英跟闵子华交情不差。他们是我多年老友，虽然已有十几年不见面，但大家年轻时在绿林道上是一起出死入生过的。

于是我便去找三英中的史家兄弟…  
…”

一名门徒插嘴道：“啊，师父去年腊月赶去陕西，连年也不在家里过，就为这事了？”

焦公礼道：“不错。我到了陕西秦岭太白山史家兄弟家里，满想寒天腊月，哥儿俩一定在家，哪知并不见人，却原来上

---

---

辽东去了，说是去做一笔大买卖。我在他们家等了十多天，史秉光、秉文兄弟才回来，老朋友会面，大家十分欢喜。我把跟闵家结仇的事一说，史老大当场即拍胸膛担保没事。我把丘道台的信与张寨主的伏辩都给了他。两兄弟都说，只要拿去闵子华一看，闵老二哪里还有脸来找我报仇，只怕还要找人来赔话谢罪，求我别把他兄长的丑事宣扬出去呢。他兄弟对我殷勤招待，反正我没甚么要紧事，天天跟他们一起打猎、听戏。他兄弟从辽东带来了不少人参、貂皮，送了我一批。

“有一天三人喝酒闲谈，史老大忽说大明的气数已完，咱哥儿们都是一副好身手，为甚么不投效明主，做个开国功臣？

我说去投闯王，干一番事业，倒也不错。他哈哈大笑，说李自成是土匪流寇，成得甚么气候。眼见满清兵势无敌，指日入关，要是我肯投效，他兄弟可在九王爷

---

---

面前力保。我一听之下，登时大怒，骂他们忘了自己是甚么人，怎么好端端的大明豪杰，竟去投降胡奴？那岂不是去做不要脸的汉奸？死了之后也没面目去见祖宗。”

袁承志暗暗点头，心想焦公礼这人虽是盗贼出身，是非之际倒也看得明白，遇上了大事倒是挺不含糊的。

焦公礼道：“当时我拍案大骂，三人吵了一场。第二日史家兄弟向我道歉，史老大说昨天喝我了酒，不知说了些甚么胡涂话，要我不可介意。我们是十多年的老友，吵过了也就算了。他们一般的殷勤招待，再也不提此事。我在陕西又住了十多天，这才回到南京。

“哪知史家兄弟竟是狼心狗肺，非但不去向闵子华解释，反而从中挑拨，大举约人，整整筹划了半年。我可全给蒙在鼓

---



---

里，半点也没得到风声，一心只道史家兄弟已跟闵子华说明真相，他自然不会再起寻仇之心。突然间晴天霹雳，这许多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到了南京。

“那两封信史家兄弟多半不会给闵子华瞧。事情隔了这么多年，当时在场的人不是死了，就是散得不知去向，任凭我怎么分说，闵子华也不会相信。只怕他怒气更大，反而会说我瞎造谣言，诽谤他已去世的兄长……我就是不懂，我和史家兄弟素来交好，就算有过一次言语失和，也算不了甚么。何必这般处心积虑、大举而来？瞧这番布置，不是明明要把我赶尽杀绝么？到底我有甚么事得罪了他们，实在想不出来。”

众弟子听了这番话，都气恼异常，七嘴八舌，决意与史家兄弟以死相拚。

焦公礼手一摆，道：“你们出去吧。”

---

---

今晚我说的话，不许漏出去一句。我曾在黄木道长面前起过誓，决不将闵子叶的事向外人泄漏。咱们是自己人，说一说还不打紧。宁可他们无义，我可不能言而无信。我死之后，谁都不许起心报仇，只须提到‘报仇’二字，便是对我不住，金龙帮上下，务须遵依。”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叫师弟、师妹来。”众门徒人人脸现悲愤之色，退了出去。

跟着门帷掀开，进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。那少女脸有泪痕，叫了一声“爹！”扑到焦公礼怀里。

焦公礼轻轻抚摸她的头发，半晌不语，那少女只是抽抽噎噎的哭，那孩子睁大了眼睛，不知姊姊为甚么伤心。焦公礼道：“妈妈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”那少女点点头。焦公礼道：“弟弟长大之后，你教他好好念书耕田，可是千万别考试做官，也不要再学武了。”那少女哭道：“

---

---

弟弟要学武的，学好了将来给爹爹报仇。”

焦公礼怒喝：“胡说！你要把我先气死吗？‘报仇’两字，提也休提。”过了一会，又柔声道：“武林中怨怨相报，何时方了？不如做个安份守己的老百姓，得终天年。你弟弟资质不好，学武决计学不到我一半功夫。就算是我吧，今日也被人如此逼迫，不得善终……唉，只是没见到你说好婆家，终是一桩心事未了……你跟大家说，我死之后，金龙帮的事，都听副帮主高叔叔的吩咐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我就派人到凤阳去找高叔叔来。”

焦公礼道：“怎么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思？把高叔叔找来，他是火爆霹雳的性子，岂容别人欺我？这样一来，眼见就要大动刀枪，不知要死伤多少人命。就算我逃得一条性命，让几百兄弟为我而死，于心何忍？你去吧！”抱起儿子，在他脸上

---

---

亲了亲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乖儿子，今后可得听姊姊的话。”

那孩子道：“是，爹爹，你为甚么哭了？”焦公礼强笑道：“我几时哭了？”将孩子放下地来，摸摸他头顶，脸上显得爱怜横溢，似乎生死永别，甚是不舍。

焦姑娘泪流满面，牵了兄弟的手出去，走到门口，停步回头，道：“爹，难道你除了死给他们看之外，真的没第二条路了？”

焦公礼道：“甚么路子我都想过了，如能不死，难道不想么？唉！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救得我性命，可是这人多半已不在世了。”

焦姑娘脸上露出光彩，忙走近两步，道：“爹，那是谁？”

---

---

或许他没有死呢？”焦公礼道：“这位恩公姓夏，外号叫做金蛇郎君。”

袁承志和青青听了，都大吃一惊。

焦公礼又道：“他是江湖上的一位奇侠，我杀闵子叶的原委，他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当年仙都派十一名大弟子跟我为难，全仗他独力驱退，护送我上仙都山见黄木道人。现下黄木道人云游离山，多年来不知去向，料来早已逝世。听说金蛇郎君十多年前遭人暗算，也已不在人世。我大恩不报，心中常觉不安。只要这人还活着……唉，你们去吧。”焦姑娘神色凄然，走了出来。

袁承志向青青一作手势，悄悄跟在两人身后，来到一座花园，眼见四下无人，袁承志突然飞身抢上，叫道：“焦姑娘，你想不想救你爹爹？”

---

---

焦姑娘一惊。拔剑在手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要救你爹爹，就跟我来！”陡然一个“一鹤冲天”，轻飘飘跃出墙外。青青连续三跃，翻过墙头。焦姑娘想不到袁承志的轻身功夫竟能如此了得。实是从所未见，一怔之下，仗剑翻墙追出。

她追了一段路，起了疑惧之心，突然停步不追，转身想回。刚回过身来，身旁一阵风掠过，腰里的飘带扬了起来，发觉手腕微麻，手指一松，长剑已被袁承志夺了过去。

焦姑娘大惊，兵刃脱手，退路又被挡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袁承志道：“姑娘别怕，我要伤你，易如反掌。我是你家朋友。”

说着将剑还给了她，焦姑娘接了剑，

---

---

点了点头。

袁承志见她将信将疑，说道：“你爹爹眼下大难临头，你肯不肯冒险救父？”焦姑娘眼睛一红道：“只要能救得爹爹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也是甘心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爹爹为人很好，宁可舍了自己的性命，也不愿大动干戈。我要帮他个忙。”焦姑娘听他说得诚恳，何况危难之中，只要有一丝指望，也决不肯放过，双膝一屈，就要跪下。

袁承志道：“姑娘且勿多礼，事情能否成功，我也没十分把握。”焦姑娘只觉右臂被他轻轻一架，一股极大的力量托将上来，就此跪不下去，登时又对他多信了几分。

袁承志道：“请你领我去府上，我要写个字条给你爹爹。”

---

---

焦姑娘道：“两位高姓大名？请两位去劝劝我爹爹好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姓名暂且不说，你爹爹见了我这字条，定会消了死志。事不宜迟，先办了这事再说。”焦姑娘大喜，忙道：“两位请跟我来！”

三人越墙入内。焦姑娘引二人走进一间小书房中，拿出纸墨笔砚，磨好了墨，远远坐在旁边，只见袁承志一挥而就，不知写了些甚么。青青在桌旁坐着，脸现诧异之色。

袁承志把纸笺折了套入信封，用浆糊粘住了，交给焦姑娘，说道：“这封信给你爹爹，但须答应我一件事。”焦姑娘道：“尊驾吩咐，自当遵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千万不能对你爹爹说到我的相貌年纪。”焦姑娘奇道：“为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你一说，我就不能帮你忙了。”焦姑娘道：“好，我答应。”袁承志道：

---



---

“明日卯时正，请你到水西门兴隆客栈黄字第三号房来。我跟你商议如何解除令尊的危难。但此事务须严守秘密。”

焦姑娘点头答应。袁承志一拉青青的手道：“好啦，咱们走吧！”

焦姑娘见两人越墙而出，心中又是惊疑，又是喜欢。忙奔回父亲卧房，见房门紧闭，她拍了几下门，大叫：“爹爹，开门！”半天没有声息，心中大急，忙绕到窗边，挥掌打断窗格，越窗进去，只见焦公礼神色惨然，手举酒杯正要放到唇边。焦姑娘叫道：“爹！你看这信！”焦公礼呆呆不语。焦姑娘拆开信封，抽出纸来，递了过去。

焦公礼木然一瞥，见纸上画着一柄长剑，不由得全身大震，手一松，当啷一声，酒杯在地下跌得粉碎。焦姑娘吓了一跳。焦公礼却是满脸喜色，双手微微发

---

---

抖，连问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谁给你的？他……他来了么？真的来了么？”焦姑娘凑近看时，见纸上没写一字，只画了一柄长剑。剑身曲折如蛇，剑尖却是个蛇头，蛇舌伸出，分成两叉。

她不知何以父亲一见此剑，竟然如此喜出望外，问道：“爹，这是甚么？”焦公礼道：“只要他一到，爹爹的老命就有救了，你见到了他么？”焦姑娘道：“谁呀？”焦公礼道：“画这柄剑的人。”焦姑娘点点头，道：“他叫我明天再去找他。”

焦公礼道：“有没有要我也去？”焦姑娘道：“他没说起。”焦公礼道：“这位奇侠脾气古怪，咱们不可违背了他的吩咐。明天你一个人去吧！唉，你迟来一刻，爹爹就见你不到了。”焦姑娘心中一惊，这才明白原来刚才酒杯中盛的竟是毒药，忙拿扫帚来扫去，服侍父亲睡下。

---

---

焦夫人与众弟子听说到了救星，虽想不论他武功如何了得，以一人之力，终究难与对方这许多高手相抗，但焦公礼既然如此放心，必有道理，登时都是喜慰不已。焦公礼要他们四散避难，大家本来不愿，现下自然都不走了。

袁承志和青青从焦家出来，青青问道：“你画这柄剑是甚么意思？”袁承志道：“焦公礼说世上只有你爹爹一到，才能救他性命。我画的就是你爹爹用的金蛇剑。”

青青点头不语，过了一会问道：“你为甚么要救他？”袁承志奇道：“那焦公礼不是坏人，给朋友卖了，逼成这个样子，难道咱们见死不救？何况他又是你爹爹的朋友。”

青青笑道：“嗯，我还道你见他女儿

---

---

生得美貌，想讨好这个大姑娘。”袁承志怒道：“你当我是甚么人？”青青笑道：“啊哟，别发脾气，干么你又约她到客店来找你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这小心眼儿真是不可救药，别啰唆啦，快跟我来。”

青青嗤的一笑，跟着他向西而行。不多时来到大功坊闵子华的宅第。

两人越墙进内，躲在墙角，察看动静，袁承志低声道：“屋里不知住着多少高手，一给发觉，咱们的事就干不成啦。”

青青低声笑道：“你要帮那美貌姑娘，我可不许，偏偏要跟你捣蛋。我要大叫大嚷啦！”袁承志一笑。不去理她。

过了一会，见无异状，两人悄悄前行，抓住一个男仆，问明了史氏兄弟住宿的所在。袁承志把他点了哑穴，抛在树丛

---

---

之中，来到史氏兄弟卧房窗外，悄没声息的捏断窗格，跃了进去。史氏兄弟也甚了得，立即惊觉。正待喝问，双双已被点中了穴道。

袁承志晃亮火折，点了蜡烛，和青青在枕头下、抽屉中、包裹里到处搜检，见到的却只是些衣物银两、兵刃暗器。正要再查，忽听房外脚步轻响，袁承志忙吹熄烛火，伸手在史氏兄弟衣袋中一摸，都是些纸片信札之类，心中大喜，尽数取出，放入怀里，悄声道：“得手啦！”青青道：“走吧，外面好像有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等一下。”拿起史氏兄弟的一把匕首，在桌面上划了“愚弟焦公礼顿首”七个大字。

猛听得门外有人喝问：“甚么人？”两人当即从窗中跃出，随即翻过墙头，只听得击掌之声四下响动，此击彼应，知道对方布置周密，高手内外遍伏，不敢贸然

---

---

闯出，当下两人蹲在墙脚边不动，只听得屋顶有人来去巡逻。

青青忽然低声道：“这是甚么？”拿住他手，牵引到墙脚边。袁承志一摸，墙脚的青苔下似乎刻得有字，手指顺着这字笔划中的凹处写去，弯弯曲曲的是个篆文。他不识得篆字，悄声问道：“甚么字？”青青道：“是‘第’字，第一第二的‘第’字”。再向上摸去，又是一字，青青跟他说是个“赐”字。上面是个“公”字，再上是个“国”字，最后一字笔划极多，青青说是“魏”字。袁承志心中将这五字自上而下的连接起来，竟是“魏国公赐第”。

寻访了十多天而毫无影踪的魏国公府，岂知就是对方的大营所在，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了。这几个字字迹斑剥，年代已久，定是徐大将军后人将宅子出卖了，数代之后，辗转易

---

---

手，再也无人得知。

袁承志心中正喜，忽觉头颈中痒痒的，原来是青青在呵气，想是她找到了魏国公府，乐极忘形。袁承志头一缩，低声喝道：“别顽皮！”听得西首掌声渐向南移，说道：“走吧！”

两人从西首疾奔而出，回到客店。

其时已是四更时分，青青点亮蜡烛。袁承志取出信件，拣了两通颜色黄旧的信来，抽出一看，果然是张寨主的伏辩与丘道台的谢函。

青青笑道：“你这一下救了她爹爹性命，不知她拿甚么来谢你？”袁承志愕然道：“甚么她？”青青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焦公礼的大小姐哪！”袁承志向她扁扁嘴，不去理她，细细看了两通书信，说道：“那焦公礼说的确是句句真话，要是

---

---

他另有私弊，那我就袖手不管了，何必去得罪这许多江湖上的前辈？何况其中还有二师哥的弟子。”

青青似笑非笑的道：“那个飞天魔女倒很美啊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女子心狠手辣，作事不当，毫没来由把人家一条臂膀卸了下来。”沉吟道：“若不是怕二师哥见怪，我倒真要出手管上一管。我要焦姑娘到这里来找我，是怕露出了形迹。要是我们同门师兄弟之间有了嫌隙，那就对不起师父养育之恩了。”青青见他神色肃然，不敢再开玩笑。

袁承志又打开另外几封信来一看，不觉大怒，叫道：“你看。”

青青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愤怒，以往他即使在临敌之际，也是雍容自若，这时忽见他满脸胀得通红，额头上一条青筋猛凸起来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忙接过来看。原来

---



---

是满清九王多尔衮的记室写给史氏兄弟的密函，吩咐他们杀了焦公礼后，乘机夺过金龙帮来，先在江南树立势力，刺探消息，联络江湖好汉，待清兵大举入关之时，便在南方起事作为内应。信末盖了两个大大的朱印，上面一个是“大清睿亲王”五字隶文，下面是“多尔衮”三字的篆文。

青青一时呆住了说不出话，越想越怒，就要扯信。袁承志一把抢住，道：“扯不得！”青青登时醒悟，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天大的证据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你想史氏兄弟拿到焦公礼这两封信后，干么不马上毁去？”青青道：“我知道啦，他们要用来挟制闵子华！”

袁承志道：“定是这样。我本想救了焦公礼后，就此袖手不管。哪知这中间另

---

---

有这样一个大奸谋。别说得罪二师哥，再大的来头，我也不怕！”

青青瞧着他，目光中流露仰慕的神色，说道：“咱们当然要管，就算二师哥告到你师父那里，他老人家也一定说是你对……咱们去请你那大师哥来，要他用铁算盘来二一添作五的算一算，到底你有理，还是你二师哥有理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好啦，你快去睡吧。我得好好想一想，怎生来对付这批奸贼。”

次日早晨，袁承志起身后坐在床上打坐，调匀呼吸，意守丹田，一股内息在全身百穴运行一遍，从小腹下直暖上来，自觉近来功力精进，颇为欣慰。

下得床来，见桌上放了两碗豆浆，还有一碟大饼油条。忽听青青嘻嘻一笑，从门后钻了出来，笑道：“老和尚，打完了坐吗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倒起得早。”

---

---

两人刚吃完早点，店小二引了一个人进来，口中唠唠叨叨的道：“是找这两位吧？问你找姓甚么的，又说不知道。”袁承志和青青一看，这人正是焦姑娘。她等店小二一出门，立时拜倒。袁承志连忙还礼。青青拉着她手，扯了起来。

焦姑娘见这美貌少年拉住自己的手，不禁羞得满脸通红，但他们有救父之恩，不便挣脱，过了一会，才轻轻缩手。青青道：“焦姑娘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焦姑娘道：“我叫宛儿。两位贵姓？”青青向袁承志一指，笑道：“他凶得很，不许我说，你问他吧。”

焦宛儿知是说笑，微微一笑，随即敛容说道：“两位救了我爹爹性命，大恩大德，粉身难报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令尊是江湖前辈，侠义高风，令人十分钦佩。晚辈稍效微劳，份所当为，何足挂齿？姑娘回

---

---

去禀告令尊，请他今日中午照常宴客。

这里有两包东西，请你交给令尊。在紧急关头当众开启，必有奇效。这两包东西事关重大，须防有人半路劫夺。”

焦宛儿见一个长长的包裹，份量沉重，似是包着兵刃，另一包却是轻轻的一个小包，双手接过，又再拜谢。

等她走出店房，袁承志道：“咱们暗中随后保护，别让坏蛋夺回去。”带上房门出去，只见焦宛儿坐在客厅之中。两人疾忙缩身，微觉奇怪，不知她何以还在客店逗留。

只听焦宛儿朗声说道：“叫掌柜的来。金龙探爪，焦雷震空！”袁承志奇道：“她说甚么？”青青低声道：“多半是他们帮里的切口。”那店小二本来盛气凌人，听得这话，呆了一呆，急忙躬身答

---

---

应：“是，是。”掌柜过来，呵了腰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姑娘有甚么吩咐，小的马上去办。”焦宛儿道：“我是焦大姑娘。你到我家去，说我有要事，请师哥们都来。”那掌柜听得是焦大姑娘，更加吓了一跳，骑上快马，亲自驰去。只一顿饭功夫，店外涌进二十多名武师来，手中都拿了兵刃，拥着焦宛儿去了。

袁承志道：“金龙帮在这里好大的声势。咱们不必跟去了，待会到焦家吃酒去吧。”

两人闲谈一会，午时将到，慢慢踱到焦府，只见客人正在陆续进去。袁承志和青青随众入内。走到门口，焦公礼和两人相互一揖，他只道这两人是对方的门徒小辈，也不在意。

等客人到齐，开出席来，一番势派，与闵子华请客时又自不同。金龙帮财雄势

---

---

大，这次隆重宴客，桌椅都蒙了绣金红披，席上细瓷牙筷，菜肴精致异常，作菜的是南京名厨，酒壶中斟出来的都是胭脂般的陈年绍酒。

闵子华和十力大师、郑起云、昆仑派名宿张心一、梅剑和、万里风、孙仲君等坐在首席，焦公札亲自相陪，殷勤劝酒。梅剑和等却不饮酒，只瞧着闵子华的脸色。

闵子华突然提起酒杯，掷在地下，啪的一声，登时粉碎，喝道：“姓焦的，今日武林中的好朋友们，都赏脸到这里来啦。

我的杀兄之仇如何了结，你自己说吧。”

他开门见山的提了出来，焦公礼一时倒感难以回答。

---

---

他大弟子吴平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闵二爷，你那兄长见色起意，败坏武林中的规矩，我师父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蓦地里一股劲风射向面门，急忙低头，登的一声，一枚五寸长的三角钢钉钉在桌面。吴平见这钢钉是孙仲君所发，怒气勃发，当即拔出单刀，叫道：“好哇，你暗算我罗师弟，伤了他的臂膀，你这婆娘还想害人！”扑上去就要和她厮杀。

焦公礼急忙喝止，斥道：“贵宾面前，不得无礼。”转头向孙仲君笑道：“孙姑娘是华山派高手，何必跟小徒一般见识……”

闵子华红了眼，抓起一双筷子，对准焦公礼眼中掷去，喝道：“今日跟你这老贼拚了。”焦公礼也伸出筷子，轻轻夹住迎面飞来的两支筷子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闵二爷怎地偌大火气，有话慢慢好说。”

---

---

来人哪，给闵二爷拿双干净筷子来。”闵二爷见他武功了得，暗暗吃惊，心道：“怪不得我哥哥命丧他手。”

梅剑和见闵子华输了一招，疾伸右手，去拉焦公礼手膀，说道：“焦帮主好本事，咱哥儿俩亲近亲近。”焦公礼见他手掌来得好快，身子略偏，窜了开去。梅剑和一把抓住椅背，喀喇一声，椅背上横木登时断了。

焦公礼见对方越逼越紧，闵方诸人有的磨拳擦掌，有的抽出了兵器，自己这边的帮众门徒也都严行戒备，双方群殴一触即发，而那金蛇郎君还没有到来解围，眼见情势危急，双方一动上手，那就不知要伤折多少人命了，于是向女儿使个眼色。

焦宛儿捧着那两个包裹，早已心急异常，见到父亲眼色，立即打开长形包裹，只见包裹是一柄长剑，托过来放在父亲面

---



---

前。

焦公礼见了那剑，不知是何用意，正自疑惑，孙仲君已见到是自己兵刃，不禁羞怒交集，抢过去一把抓起，骂道：“有本事的，大家明刀明枪的比拚一场。偷人东西，算甚么英雄好汉？”焦公礼愕然不解，孙仲君跨上两步，剑尖青光闪闪，向他胸口疾刺过去。

袁承志让焦公礼交还孙仲君的长剑，只道她体念昨晚自己手下留情，心中感激，今日必可从中出力调解息争，哪知她竟是如此横蛮，心下甚是恼怒。

焦公礼见对方剑招狠辣，疾退两步，一名弟子把他的折铁刀递了上来。焦公礼接在手中，并不还招。但孙仲君出手甚快，一剑刺空，跟着一招“行云流水”，剑尖抖动，又刺向他咽喉。焦公礼再不招架，不免命丧剑底，只得抡折铁刀使招“

---

---

长空落雁”，对准她剑身砍落。孙仲君剑身一沉，似是避开他这一刀，哪知沉到下盘，突然迅如闪电的翻将上来，急刺对方小腹。这招快极准极，饶是焦公礼在这把折铁刀上沉浸数十年，也已不及回力招架，急忙中纵身跃起，从旁人头顶窜了出去，这才避过了长剑破腹之厄，但嗤的一声，大腿旁的裤脚终于被剑尖划破。

他心中暗叫：“好险！”回头瞧她是否继续追来，一瞥之下，不由得大喜过望，但见女儿手中托着的，正是给太白三英骗去的那两封信。

这时他两名徒弟已挥刀把孙仲君拦住。两人深恨她坏了罗师哥的手膀，刀风虎虎，舍命相扑。孙仲君嘴角边微微冷笑，左手叉在腰里，右手长剑随手挥舞，登时便把这两个大汉逼得手忙脚乱，团团乱转。焦公礼接过信来，大叫：“住手，住手！我有话说。”两名徒弟听得师父喝

---

---

叫，忙收刀退下。一个退得稍慢，砰的一声，胸口被孙仲君踢了一脚，连退数步，大口鲜血喷了出来，脸色立转惨白。

焦公礼向孙仲君瞧了一眼，强抑怒气，叫道：“各位朋友，请听我说一句话！”大厅中本已十分混乱，当下慢慢静了下来。

焦公礼道：“这位闵朋友怪我害了他的兄长，不错，他兄长闵子叶是我杀的！”大厅中一时寂静无声。

闵子华呜咽道：“欠债还钱，杀人抵命。”闵方武师纷纷起哄，七嘴八舌的喊道：“不错，杀人抵命！十条命抵一条。”

“焦公礼，你自己了断吧！”

焦公礼待人声稍静，朗声道：“这里

---

---

有两封信，要请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过目。要是这几位前辈看信之后，说焦某该当抵命，焦某立即当场自刎，皱一下眉头都不算好汉。”

众人好奇心起，纷纷要上来看信。焦公礼道：“慢来。请闵二爷推三位前辈先看。”闵子华不知信中写的是甚么，叫道：“好，那么请十力大师、郑岛主、梅大哥三位看吧。”

三人接过信来，一起凑在桌边，低声念了起来。太白三英铁青着脸，在一旁窃窃私议。

十力大师第一个看完了信，说道：“依老衲之见，闵二爷还是捐弃前嫌，化敌为友吧！”他在武林中声望极高，武功见识，众人素来钦服，此言一出，大厅上尽皆愕然。

---

---

闵子华接过信来，先看张寨主的伏辩，张寨主文理不通，别字连篇，看来还不大了然，再看丘道台的谢函，那却是叙事明晰、文词流畅之作，只看到一半，不禁又是羞愧，又是难过，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突然之间，心头许多一直大惑不解之事都冒出了答案：“太白三英来跟我说知，害死我哥哥的乃是金龙帮焦公礼。我邀众位师哥助我报仇，大家却都推三阻四。水云大师哥又说要等寻到师父，再由他老人家主持。

众师哥向来和我交好，怎地如此没同门义气？只有洞玄师弟一人，才陪我前来。我仙都派人多势众，遇上这等大事，本门的人却不出头，迫得我只好去邀外人相助，实在太不成话。

原来我哥哥当年干下了这等见不得人面之事。众位师哥定然知道真相，是以不肯相助，却又怕扫了我脸面，就此往失踪

---

---

多年的师父头上一推，只洞玄师弟年轻不知……”

忽听梅剑和叫道：“这是假造的，想骗谁呀？”伸手抢过两信，扯得粉碎。

焦公礼万料不到他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扯碎了两通书信，这一来，他倚为护身符之物重又消失，不由得又急又怒，脸皮紫胀，大喝：“姓梅的，你要脸不要？”

梅剑和冷冷的道：“也不知是谁不要脸？害了人家兄长，还假造几封狗屁不通的书信来冤枉死人，明知死无对证，任由你撒个漫天大谎。这样子的信哪，我关上了门，一天可以写一百封。我马上就写给你看，你信不信？你要冤枉十力大师无恶不作，冤枉郑岛主杀了闵二哥的兄长，那样的信我都会写。”

十力大师与郑起云本觉闵子华理屈，

---

---

听梅剑和一说，又是躊躇起来，不知这两封书信到底是真是假，两人面面相觑，难以委决。

吴平见师父如此受人欺辱，气得满脸通红，扑地跳出，挥刀向梅剑和砍去。梅剑和身子微侧，已拔剑在手。白光闪动，吴平狂叫一声，单刀脱手，梅剑和的剑尖已指在他咽喉正中，喝道：“你跪下，梅大爷就饶你一条小命！”吴平连退三步，但敌人剑尖始终不离喉口。梅剑和笑道：“你再不跪，我可要刺了！”吴平道：“你刺吧，婆婆妈妈干甚么？”

焦门弟子各执兵刃，抢到厅中。闵方武师中一些勇往直前之辈也纷纷抽出兵器，分别邀斗，登时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热闹。

焦公礼跃上椅子，大声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瞧我的！”手腕一翻，折铁刀横在

---

---

喉头，叫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！我今日给闵子叶抵命便了。徒儿们快给我退下。”

众门徒依言退开，惨然望着师父。

焦宛儿急呼：“爹，且慢！那封信呢？他说会来救你的呀！”

焦公礼取出信封，扯出一张白纸，向人群招了几招。众人见纸上画着一柄怪剑，都不知是何用意，只听他高声叫道：“金蛇大侠，你来迟一步了！”举刀就往脖子上抹去。

---



---

## 第九回 双姝拚巨赌 一使解深怨

只听得当的一声，有物撞向刀上，折铁刀呛啷啷跌在地下，焦公礼身旁已多了一人。众人见这人浓眉大眼、肤色黝黑，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，他如何过来，竟没一人看清楚。

这少年自然便是袁承志了。他在人群中观看，本以为有了那两封书信，焦公礼之事迎刃可解，自己不必露面，以免与二师哥的门人生了嫌隙，哪知梅剑和竟会耍了这一手，焦公礼无可奈何逼得要横刀自刎，自己再不挺身而出，已不可得，于是发钱镖打下折铁刀，纵身而前，朗声说道：“金蛇郎君是不能来了，由他公子和兄弟前来，给各位做个和事佬。”

老一辈中，不少人都听到过金蛇郎君

---

---

的名头，知他武功惊人，行事神出鬼没，但近十年来，江湖上久已不见踪迹。传言都说已经去世，哪知这时突然遣人前来，各人心中都是凜然一惊。

焦宛儿又惊又喜，低声对父亲道：“爹，就是他！”焦公礼心神稍定，侧目打量，见是个后生小子，不禁满腹狐疑，微微摇头。

孙仲君尖声喝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谁叫你到这里来多事？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虽然年纪小过你，可比你长着一辈，待会说出来，瞧你还敢不敢无礼？”当下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在下姓袁。承金蛇郎君夏大侠之命来见焦帮主。今日得有机缘拜见各位前辈英雄，甚是荣幸。”说着向众人抱拳行礼。

焦方众人见他救了焦公礼性命，一齐

---

---

恭谨行礼。闵方诸人却只十力大师等几个端严守礼的拱手答礼，余人见他年轻，均不理睬。

孙仲君不过二十多岁年纪，不知金蛇郎君当年的威名，她性子又躁，高声骂道：“甚么金蛇铁蛇，快给我下去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。”

青青冷笑一声，向她鼻子一耸，伸伸舌头，做个鬼脸。孙仲君大怒，只道这油头粉脸的少年见自己生得美貌，轻薄调戏，喝道：“小子无礼！”突然欺近，挺剑向她小腹刺去，剑势劲急，正是华山剑术的险着之一，叫做“彗星飞堕”，乃神剑仙猿穆人清独创的绝招，青青哪里躲避得开？

袁承志识得此招，登即大怒，心想她与你初次见面，无怨无仇，你不问是非好歹，一上来就下杀手，要制她死命，实在

---

---

狠辣太过，侧身挡在青青之前，抬高左脚，一脚踹将去，已将孙仲君的长剑踏在地下。这是《金蛇秘笈》中的怪招，大厅上无人能识。人从中登时起了一阵哄声，啧啧称奇。

孙仲君用力抽剑，纹丝不动，眼见对方左掌击到，直扑面门，只得撒剑跳开。袁承志恨她歹毒，脚下运劲，喀喇一声响，将长剑踏断了。

刘培生见师妹受挫，便要上前动手。梅剑和见袁承志招式怪异，当即伸手拉住刘培生，低声道：“等一下，且听他胡说些甚么。”

袁承志高声道：“闵子华闵爷的兄长当年行为不端，焦帮主路见不平，拔刀杀死。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金蛇郎君知道得十分清楚。他说当年有两封信言明此事，他曾和焦帮主同去拜见仙都派掌门师尊黄

---

---

木道长，呈上两信。黄木道长阅信之后，便不再追究此事。想来这两封信多半就是了。”说着向地下的书信碎片一指，又道：“这位爷台将两封信扯得粉碎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焦公礼听他说得丝毫不错，心头大喜，这才信他真是金蛇郎君所使，紧紧握住了女儿的手，心中突突乱跳。

梅剑和冷笑道：“这是捏造的假信，这姓焦的妄想借此骗人，不扯碎了留着干什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们来时，金蛇大侠曾提到书信内容。这两封信虽已粉碎，这位大师与这位爷台是看过的。”转头向十力大师与碧海长鲸郑起云拱手道：“只消让在下和金蛇郎君夏大侠的后人把书信内容约略一说，是真是假，就可分辨了。”

十力大师与郑起云都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---

---

袁承志望着闵子华道：“闵爷，令兄已经过世，重提旧事，于令兄面上可不大光彩。到底要不要说？”闵子华早就在心虚，但给他这么当众挤逼住了，总不能求他不可吐露信中内容，一时张皇失措，额上青筋根根爆起，叫道：“我哥哥岂是那样的人？这信定是假的。”袁承志对青青道：“青弟，那两封信中的言语，都说出来吧！”

青青当即朗声背信。她在客店中看信之后，虽不能说过目不忘，但也记得清清楚楚。于是先把丘道台的谢函念了起来。她语音清爽，口齿伶俐，一字一句，人人听得分明，念到要紧关节之处，她忍不住又自行加上几句刻薄言语，把闵子叶狠狠的损了几下。她只念得数十句，众人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念到一半，闵子华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喝道：“住口！”

---

---

你这小子男不男、女不女的，是甚么东西？”

青青还未回答，梅剑和冷冷的道：“这小子多半是姓焦的手下人，要么是金龙帮邀来助拳的。他们自然是事先串通好了，那有甚么希奇？”

闵子华猛然醒悟，叫道：“你说是甚么金蛇郎君派来的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，却在这里胡说八道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要怎样才能相信？”

闵子华长剑一摆，道：“江湖上多说金蛇郎君武功惊人，你如真是金蛇郎君后辈，定已得他真传。你只要胜得我手中长剑，我就信了。”在他内心，早已有七八成相信书信是真，否则各位同门师兄决不会袖手不理，反有人功他不可鲁莽操切，此时越辩越丑，不如动武，可操必胜之算，眼见袁承志年幼，心想就算你真是金

---

---

蛇郎君传人，学了些怪招，这几岁年纪，又怎能练得甚么深厚的功夫，只要一经比试，自可将你打得一败涂地，狼狈万状，那么那白脸少年所念的信就没人信了；是否要杀焦公礼为兄长报仇，不约暂且搁在一边，眼前大事，总是要维护已死兄长的声名，否则连仙都派的清誉也要大受牵累。

袁承志心下盘算：“金蛇郎君狂傲怪诞，众所周知。我冒充是他使者，也须装得骄傲狂放，怪模怪样，方能使人入信。”

于是哈哈大笑，坐了下来，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又伸筷夹个肉丸吃了，笑道：“要赢你手中之剑，只须学得金蛇郎君的一点儿皮毛，也已绰绰有余。你受人利用，尚且不悟，可叹啊可叹。”

闵子华怒道：“我受甚么人利用？你

---



---

这小子，敢比就比，若是不敢！快给我滚出去！”

只因袁承志适才足踹孙仲君长剑，露了一手怪招，闵方武师才对他心有所忌，否则早就有人上来撵他下去，哪容他如此肆无忌惮，旁若无人？

袁承志又喝了一口酒，道：“久闻仙都剑法精微奥妙，今日正好见识领教。不过咱们话说在前头，要是我胜了，你跟焦帮主的过节只好从此不提。你再寻仇生事，这里武林中的诸位前辈，可都得说句公道话。”

闵子华怒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这里十力大师、郑岛主等各位都可作证。要是你赢不了我呢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向你叩头赔罪。这里的事，我们自然也不配多管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好，来吧！”长剑一

---

---

振，剑身嗡嗡作响，闵方武师齐声喝采。这一记抖剑果然功力不浅。他甚是得意，心想非给你身上留下几个记号，显不了我仙都派的威风。

袁承志道：“金蛇大侠吩咐我说，仙都派灵宝拳、上清拳、上清剑，都是博大精深，武林绝艺，只不过这些拳术太过艰深，姓闵的多半领会不到，只有一路两仪剑法，想来他是练熟了的。金蛇大侠说道：‘你这次去，要是姓闵的不听好言相劝，动起手来，须得留神他们这一路剑法。’”闵子华斜眼睨视，心想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他又怎么知道了？”

原来闵子华的师父黄木道人性格刚强，于仙都派历代相传、以轻灵见长的灵宝拳、上清拳剑造诣不高，最得意的武功是自创的一路两仪剑法，曾向金蛇郎君提及。《金蛇秘笈》“破敌篇”中叙述崆峒、仙都等门派的武功及破法，于两仪剑

---

---

法曾加译论。

袁承志料想其师既专精于此，闵子华于这路剑法也必擅长，说到此处，注视他的神情，心知果已说中，又道：“金蛇郎君说道：‘其实这路剑法，在我眼中，也是不值一笑，现今教你几招破法！’… …”

说到此处，人群中忽地纵出一名青年道人，怒道：“好哇！”

两仪剑法不值一笑，我倒要瞧瞧金蛇郎君怎生破法？”刷的一剑，疾向袁承志脸上刺来。

袁承志向左避过，跃到大厅中心，左手拿着酒杯。右手筷子夹着一条鸡腿，说道：“请教道长法号？”那道人叫道：“我叫洞玄，仙都派第十三代弟子，是闵师哥的师弟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再好也没

---

---

有。金蛇大侠与尊师黄木道长当年在仙都山龙虎观论剑，黄木道人自称他独创的两仪剑法无敌于天下。

金蛇大侠一笑了之，也不与他置辩。今日有幸，咱们后一辈的来考较考较。”洞玄道人大声道：“两仪剑法无敌于天下的话，我师父从来没说过。我仙都派决计不敢如此狂妄自大。但要收拾你这乳臭未干的黑小子，却也是轻而易举。”向闵子华打个招呼，双剑齐出，风声劲急，向袁承志刺来。

袁承志身形一晃，从双剑夹缝中钻了过去。洞玄与闵子华挥剑一攻一守，快捷异常。

青青忽然叫道：“三位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闵子华与洞玄道人收剑当胸，闵子华右手执剑，洞玄左手执剑，两人已站成“两仪剑法”中的起手式。青青道：“袁

---

---

大哥只答应跟闵爷一人比，怎么又多了一位道爷出来？”

洞玄双眼一翻，说道：“你这位小哥不打自招，摆明了是冒牌。谁不知两仪剑法是两人同使？你不知道，难道金蛇郎君这么大的威名，他也会不知么？”

青青脸上一红，难以回答，心想：“这回可糟了。给他拆穿了西洋镜。”只得给他东拉西扯，说道：“原来仙都派跟人打架，定须两个人齐上。倘若道爷落了单，岂不是非得快马加鞭回到仙都山去，邀了一位同门师兄弟，再快马加鞭的回来，这才两个人打人家一个？人家若是不让你走，定要单打独斗，两仪剑法又怎么样个无敌于天下？”

袁承志插口道：“两仪剑法，阴阳生克，本领差的固须两人同使，功夫到家的，当然是一个人使的了。难道尊师这么

---

---

高的武功，他也不会独使么？”

青青于两仪剑法一无所知，眼见二人夹击袁承志，关怀之下随口质问，竟露出了马脚。袁承志只得信口开河，给她圆谎。其实仙都派这两仪剑法，向来是两人合使的。

闵子华与洞玄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师父可没说过这剑法一个人可使，敢情这小子胡说八道？”却也不肯承认师父不会独使。

青青听袁承志说得天衣无缝，大是高兴，心想：“他素来老实，今日却滑头起来。”笑嘻嘻的道：“既然你们两位齐上，赌赛的利物又得加一些了。”闵子华道：“赌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要是你们输了，除了永远不得再找焦帮主生事之外，你在大功坊的那所大宅子，可也得输给了袁大哥。”闵子华心想：“不妨甚么都答

---

---

应他们，反正顷刻之间，不是把他一剑刺死，也要教他身受重伤。”说道：“就是这样！你要一起来两对两也成。别说我们以大压小，以多胜少。”青青道：“你又怎知不是以小压大，以少胜多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仙都，仙都，牛皮吹得嘟嘟嘟！”闵子华怒火更炽，叫道：“姓袁的，要是你给我伤了，又输些甚么？”袁承志一时倒答不出话来。

焦公礼道：“闵二哥，你这所宅子值多少钱？”闵子华怒道：“谁跟你称兄道弟了？这宅了我还是上个月买来的，花了四千三百两银子。宅子虽旧，地方却大。”焦公礼点头道：“大功坊旧宅宽敞得紧哪，闵爷买得便宜了。三位请等一下。”

转头向女儿嘱咐了几句。焦宛儿奔进内室，拿了一叠钱庄的庄票出来。

焦公礼道：“这位袁爷为在下如此出

---

---

力，兄弟感激不尽。

这里是四千三百两银子，要是袁爷双拳不敌四手，那么请闵爷拿去便了。另外的事，闵爷再来找我，咱们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好朋友仗义助拳，只须点到为止，还请大家手下留情。”

他料想袁承志定然不敌，可不愿他为自己受到损伤。

郑起云性子豪爽，最爱赌博，登时赌性大发，叫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只比输赢，不决生死。我看好闵二哥！”从身边摸出两只金元宝来，往桌上一掷，叫道：“咱们赌三对一，这里是三百两金子，博谁的一千两银子？”他叫了几声，没人答应。

众人见袁承志年纪轻轻，怎能是仙都派两位高手之敌，虽然以一博三，甚占便宜，却也都不投注。

---



---

焦宛儿挺身而出，说：“郑伯伯，我跟你赌。”除下腕上的一只宝石镯子，往桌上一放。众人见这镯上宝石在烛光下灿然耀眼，十分珍贵。郑起云毕生为盗，多识珍宝，拿起宝镯瞧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这只镯子值得三千两银子，我不能欺小孩子。喂，给我加六千两。”他手下人又捧上四只金元宝来。

郑起云笑道：“若是你赢，这笔钱作你的嫁妆吧！”青青听到“嫁妆”两字，向宛儿瞪了一眼。霎时之间，心中老大不自在起来。

飞天魔女孙仲君忽把半截断剑往桌上一丢，厉声叫道：“我赌这剑！”她长剑先前给袁承志踏断了，此剑是师娘所赐，因此当众人口舌纷争之时，已过去将两截断剑拾了起来。

---

---

青青奇道：“你这半截剑，谁要呀？”旁人也均感奇怪。孙仲君厉声道：“我也是三博一。要是这小子侥幸胜了，你用这半截剑在我身戳戳三个窟窿。他输了，我在你身上戳一个窟窿。臭小子，这懂得了么？”

厅上一众江湖豪杰生平也不知见识过多少凶杀，经历过多少大赌，但这般以性命相博的赌赛，却是从所未见，听了孙仲君的话，都不禁暗暗咋舌。青青笑道：“你这样一个美人儿，我怎舍得下手？”梅剑和喝道：“混帐小子，嘴里干净些！”

青青笑笑不语。

孙仲君瞪眼瞧着焦方众人，冷笑道：“我只道金龙帮在江南开山立柜，总有几个响当当的脚色，哪知尽是一些娘儿们也不如的脓包”焦宛儿叫道：“娘儿便怎样？我跟你赌了。”焦门弟子中有四五人同时

---

---

站出，叫道：“师妹，我跟她赌。”宛儿道：“不用，我来赌。”孙仲君冷笑道：“好，郑岛主，你作公证。”

郑起云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海盗，生性又最好赌，但对这项赌赛却也有些不忍卒睹，劝道：“两位大姑娘，要赌嘛，就赌些胭脂花粉儿甚么的，何必这么认真？”宛儿道：“她废了我们罗师哥一条手臂，回头我要把她两个招子废了。”郑起云叹了口气，不便再劝。

梅剑和冷冷的道：“焦大姑娘对这位金蛇门人，倒也真是一往情深，宁愿陪他饶上一条性命。”焦宛儿脸一红，说道：“你要不要赌？”

青青听了梅剑和的话，不禁一愣，十分恼怒，叫道：“我跟这个没影子赌。”梅剑和道：“赌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我也是三博一跟你赌。他输了，我当场叫你三

---

---

声爷爷。他赢了呢，你叫我一声就够了，算你便宜。”众人不禁好笑，觉这少年实在顽皮得紧。梅剑和愠道：“谁跟你胡闹？我这里等着，要是他胜了，我再来领教。”青青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单人独剑，比仙都派两人同使的两仪剑法还要厉害？”梅剑和道：“我是华山派，他们是仙都派，各有各的绝招。你别挑拨离间。”

洞玄道人听他们说个不了，心头焦躁，叫道：“别说啦，喂，小子，看招。”挺剑向袁承志刺去。闵子华跟着踏洪门，进偏锋。只见仙都派一俗一道两名弟子，一人左手剑，一人右手剑，按着易经八八六十四卦的卦象，双剑纵横。白光闪动，剑招生生灭灭，消消长长，隐隐有风雷之势。

金蛇郎君先时在仙都山和黄木道人论剑，即知两仪剑法虽然变化繁复，凌厉狠

---

---

辣，其实还不及仙都派原有的上清剑法，其中颇有不少破绽，随口指出了两处。但黄木道人甚为自负，说道：“我这剑法中就算尚有漏洞，只怕天下也已无人破得。”金蛇郎君也不再说。后来温氏五老大举邀人对抗金蛇郎君，所邀来的高手之中，有仙都派剑客在内。对敌时金蛇郎君成竹在胸，乘虚而入，数招间即把两仪剑法破去。他后来在秘笈之中曾详细叙明。是以袁承志有恃无恐，在两人剑光中穿跃来去，潇洒自如。

闵子华与洞玄道人双剑如疾风，如闪电，始终刺不到他身上，旁观众人愈看愈奇。

郑起云对十力大师道：“这少年轻身功夫的确了得，金蛇郎君当真名不虚传。”十力大师点头道：“后辈之中，如此人才也算十分难得了。”梅剑和与孙仲君却都不禁暗暗有些担心。孙仲君大声道：“

---

---

这小子就是逃来躲去不敢真打，那算甚么比武了？”

闵子华杀得性起，剑走中宫，笔直向袁承志胸前刺去。洞玄同时一招“左右开弓”，左刺一剑，右刺一剑。两人夹攻，要教他无处可避。袁承志突然欺身直进，在剑底钻过，左肩一挺，撞在闵子华左膀。他只使了三成力，闵子华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。洞玄大惊，刷刷刷连环三剑，奋力挡住。闵子华这才站定，骂道：“小杂种，撞你爷爷吗？”

袁承志这次出手，本来但求排解纠纷，不想得罪江湖上人物，更不愿结怨种仇，这时听闵子华口吐污言，辱及自己先人，不禁大怒，心下盘算：今日如不露一两手上乘武功，将这二人当场压倒，这件事难以轻易了结，同时威风不显，待会处置通敌卖国的太白三英之时，只怕旁人不服，势须多费唇舌。最好是冒充金蛇门人

---

---

到底，以免二师哥脸上不好看，只是须得狂傲古怪，与自己平日为人大不相同才成。于是跃到桌边，伸手拿起酒杯，仰头喝干，叫道：“快打，快打，我酒没喝够，饭没吃饱呢。”

闵子华见他对自己如此轻蔑，更是恼怒，长剑越刺越快。

洞玄低声道：“闵师哥，沉住气，别中了激将之计。”闵子华立时醒悟。两人左右盘旋，双剑沉稳狠辣，又把袁承志裹在垓心。袁承志左手持杯，右手持筷，随剑进退。两人剑法虽狠，却怎奈何得了他？

剑光滚动中，袁承志忽地跃出圈子，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叫道：“青弟，给我斟酒。”青青道：“好！”袁承志左手提了一张椅子，站在桌边，将两人攻来剑招随手挡开，待酒斟满，伸筷夹了一条鸡

---

---

腿，放下椅子，拿了酒杯又跃入厅心，咬了一口鸡腿，叫道：“两仪剑法本来就有毛病，你们又使得不对，怎能伤我？你们这桩买卖，今日定要蚀本了。”

青青见这个素来谨厚的大哥忽然大作狂态，却始终放不开，不大像样，要说几句笑话，也只能拾他大师哥的牙慧，不禁暗暗好笑。要知袁承志生平并未见过真正疏狂潇洒之人，这时想学金蛇郎君，其实三分像了大师哥黄真的滑稽突梯，另有三分，却学了当日在温家庄上所见吕七先生的傲慢自大。青青笑道：“大哥，有人陪你捉迷藏，你倒快活，可没人陪我玩耍。我不如作一篇文章，也免得闲着无聊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好啊，作甚么文章呢？”洞玄喝道：“小子，看剑！”青青笑道：“有了，题目叫作‘金蛇使者剑戏两傻记’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题目不错，文章必是好的。”

---



---

青青摇头晃脑，拖长了声音念道：“夫宝剑者，诚杀人之利器；而傻瓜者，乃蠢材之别号。一傻令人辄然解颐，二傻招人捧腹狂笑，而二傻手挥长剑欲图杀人，乃使我喷酒垂涕，大呼糟糕！”

袁承志叫道：“喷酒垂涕，可圈可点。”说着连避三记险招。

青青又念道：“我乃金蛇使者，欣作仲连；君惟执迷不悟，顽抗滋扰。四方君子停杯观斗，三名奸贼忧心如潮。剑法有两仪之名，千招万招，尽是低招；赌博以巨宅为注，一输再输，保不住了。仙都两傻手忙脚乱，不觉破绽百出；金蛇使者无可奈何，惟有将之击倒！”

袁承志听青青念到这个“倒”字，突然转身，筷上鸡腿迎面往闵子华掷去，伸筷夹住洞玄刺来之剑，力透箸尖，猛喝：

---

---

“撒剑！”只听呛啷啷一声，洞玄拿持不稳，长剑落地。他右掌一立，左腿倏地扫出，欲图败中求胜。袁承志双足一点，身子跃起，避开了这腿，手中酒杯同时飞出，正打中闵子华左手“曲尺穴”上。闵子华手臂一麻，剑已脱手。

袁承志一招“寒鸦赴水”，扑了下去，抢起双剑，手腕一振，叫道：“你们没见过一人使的两仪剑法，这就留神瞧着。”

只见他双剑舞了开来，左攻右守，右击左拒，一招一式，果然与两仪剑法毫无二致。剑招繁复，变化多端，洞玄和闵子华适才分别使出，人人都已亲见，此时见他一人双剑竟囊括仙都派二大弟子的剑招，尽皆相顾骇然。

袁承志舞到酣处，剑气如虹，势若雷霆，真有气吞河岳之概，两仪剑法六十四

---

---

招使完，只听他一声断喝，双剑脱手飞出，插入屋顶巨梁，直没剑柄。这一记“天外飞龙”，却是华山派穆人清的绝招。袁承志绝技一显，垂手退开，只听厅中采声四起，鼓掌如雷。

袁承志心中却暗暗后悔：“啊哟不好，我使得兴起，竟用上了本门的绝招，二师哥的门人怎会看不出来？”

青青叫道：“哈哈，有人要叫我亲爷爷啦！”梅剑和铁青着脸，手按剑柄。

郑起云笑道：“焦姑娘，你赢啦，请收了吧！”随手把金元宝一推。宛儿躬身道谢，说道：“郑伯伯，我代你赏了人吧！”

高声叫道：“这里九千两银子，是郑岛主跟我闹着玩打赌的彩金。各位远道而来，金龙帮招待不周，很是惭愧，现今借

---

---

花献佛，众位前辈叔伯、兄长姊姊带来的仆从管事，每位奉送银子一百两。明天我差人送到各位寓所来。”

众人见不伤人命，解了这场怨仇，金龙帮处置得也很得当，都很快慰，只是闵子华与洞玄遭此大败，未免脸上无光。

焦公礼又道：“在下当年性子急躁，做事莽撞，以致失手伤了闵二爷的兄长，实在万分抱愧。现下当着各位英雄，向闵二爷谢罪。宛儿，你向闵叔叔行礼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向闵子华作揖。焦宛儿是晚辈，便磕下头去。

闵子华有言在先，江湖上好汉说一是一，自己若要反悔，邀来的朋友未必肯再相助，这金蛇郎君的弟子武功如此高强，自己可万万不是敌手，而且看了那两通书信后，心中也知曲在己方，不如乘此收篷，于是作揖还礼，但想起过世的兄长，

---

---

不禁垂下泪来。

焦公礼道：“闵二爷宽洪大量，不咎既往，兄弟感激不尽。至于赌宅子的话，想来这位爷台也是一句笑话，不必再提。兄弟明天马上给两位爷台另置一所宅第就是。”

青青下颏一昂，道：“那不成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说出的话怎能反悔不算？”

众人都是一愣，心想焦公礼既然答应另置宅第，所买的房子比闵子华的住宅好上十倍，也不希奇，何必定要扫人颜面？这白脸小子委实太不会做人了。

焦公礼向青青作了一揖，道：“老弟台，你们两位的恩情，我是永远补报不过来的了。请老弟台再帮我一个忙。兄弟在南门有座园子，在南京也算是有名气的，

---

---

请两位赏光收用，包两位称心满意就是。”

青青道：“这位闵爷刚才要杀你报仇，你说别杀我啦，我另外拿一个人给你杀，这个人在南京也算是有名气的，请闵爷赏光杀了，包你杀得称心满意就是。他肯不肯呀？”

焦公礼给她几句抢白，讪讪的说不出话来，只有苦笑，转头对女儿道：“这位爷台既然喜欢闵二叔的宅子，你差人把四千三百两银子的屋价，回头给闵二叔送过去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还要甚么银子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我跟焦帮主的怨仇就此一笔带过。兄弟明日回到乡下，挑粪种田，再也没脸在江湖上混了。这所宅子两位取去便是。”团团向众人作揖，道：“各位好朋友远来相助，

---

---

哪知兄弟不争气，学艺不精，没能给过世的兄长报仇，累得各位白走一趟，兄弟只有将来再图补报了。”

袁承志见他说得爽快，自觉适才辱人太甚，不留余地，好生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闵二爷，你虽败在我手下，其实我功夫跟你和洞玄道长差得很远，请两位不要介意。晚辈适才无礼，大是不该，谨向两位谢过。”说着向二人一躬到地，跟着跃起身来，拔下梁上双剑，横托在手，还给了二人。”

众人见他跃起取剑的轻功，又都喝采，均想：这黑脸少年武功奇高，又谦逊知礼，给人脸面，只是自谦功夫不如人家，却是谁也不信。

袁承志又道：“两位并不是败在我手里。而是败在金蛇大侠手里。他料到了两位的招术，吩咐晚辈故意轻狂，装模作

---

---

样，激动两位怒气，以便乘机取胜。晚辈对两位不敬，实非胆敢有意侮辱，乃是激将之计，好使两位十成中的功夫，只使得出一成。金蛇大侠是当世高人，武功深不可测。晚辈也不能说真是他的传人，只不过偶然相逢，奉命前来解围说和而已。两位败在他手里，又何足为耻？晚辈要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别说是两位，就是尊师黄木道长，当年对金蛇大侠也是很佩服的。”

洞玄与闵子华对这番话虽然将信将疑，但也已大为心平气和。洞玄说道：“施主为我们兄弟圆脸，贫道多谢了，请教施主高姓大名？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再不说自己真姓，对方必道我瞧他们不起。”于是向青青一指道：“这位是金蛇大侠的嫡嗣，姓夏。晚辈姓袁。”许多人都不知金蛇郎君的姓名，这时才知他姓夏。

闵子华向焦公礼一揖，道：“多多叨扰，告辞了。”焦公礼道：“明日兄弟再

---



---

到府上负荆请罪。” 闵子华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群豪正要走出，青青忽然叫道：“半截剑的赌赛又怎么了？”焦宛儿见父亲脱却大难，心下已然喜不自胜，哪愿再多生事端，忙道：“夏爷，请到内堂奉茶，这些事不必提了。”青青道：“还有一个小子还没叫我亲爷爷哪，这可不成。”她赢得魏国公赐第，本已心满意足，但刚才梅剑和说焦宛儿对袁承志一往情深，这句话她却耿耿于怀，不肯罢休。

梅剑和本来见袁承志武功高强，身法怪异，虽不欲向他生事，但青青一再叫阵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指着袁承志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你双剑插梁，这一招‘天外飞龙’，是从哪里偷学来的？快说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偷学？我干么要偷学？”孙仲君骂道：“呸，小贼，偷学了还想赖。”梅剑和冷冷的道：“那么你是从哪里学来

---

---

的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是华山派门下。”

孙仲君跨上一步，戟指骂道：“你这小子掬着甚么金蛇银蛇的招牌招摇，旁人不知你来历，只好由得你胡说八道。好呀，现下又吹起华山派来啦！你可知你姑奶奶是甚么门户，嘿嘿，假李鬼遇上真李逵啦。老实对你说，我们三人正是华山派的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早说过，我跟金蛇郎君没甚么干系，只不过是这位贤郎的朋友。至于你们三位，我早知是华山派的，咱们正是一家人。”

三人中刘培生较为持重，说道：“黄师伯的门人我全认得，可没你老哥在内。孙师妹，你可听说黄师伯新近收了甚么徒弟吗？”孙仲君道：“黄师伯眼界何等高，怎会收这等招摇撞骗之徒？”她因袁承志折断了她长剑，恼怒异常，出言越来

---

---

越是难听。

袁承志不动声色，道：“不错，铜笔铁算盘黄师哥的眼界的确很高。”

众人听他称黄真为“黄师哥”，都吃了一惊。刘培生道：“你叫谁黄师哥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师父姓穆，名讳上‘人’下‘清’，江湖上尊称他老人家为‘神剑仙猿’。铜笔铁算盘是我大师兄。”

梅剑和听袁承志自称是华山派门人，本有点将信将疑，以为他或许是带艺投师，新近拜在黄真门下，这时听他说竟是师祖的徒弟，那显然是信口胡吹，心想师祖素来行踪飘忽，自己也只见过他三面，师父神拳无敌归辛树已近五十岁了，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居然来冒充自己师叔，真是大胆狂妄之至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阁下是我师叔了？”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我可也真不敢认三位做师侄。”

梅剑和听他言中意存嘲讽，说道：“莫非我辱没了华山派的门楣吗？师叔大人，哈哈，你教训教训我们三个可怜的小师侄吧！”梅剑和年纪已有三十六七，这么一说，闵方武师都轰然大笑起来。

袁承志正色道：“归师哥要是在这里，自会教训你们。”

梅剑和勃然而起，嗖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骂道：“浑小子，你还在胡说八道？”

焦公礼见事情本已平息，这时为了些枝节小事，又起争端，很是焦急，忙道：“这位袁爷开开玩笑，梅爷不必动怒。”

---

---

来来来，咱们大家来喝一杯和气酒。  
”言下显然不信袁承志是梅剑和的师叔。

梅剑和朗声道：“浑小子，你便是磕头叫我三声师叔，我没影子还不屑答应呢。”这边青青却叫了起来：“喂，没影子，你先叫我一声亲爷爷吧。赌输了想赖账，是不是？”

袁承志转头向青青道：“青弟，别胡闹。”又对梅剑和道：“归师哥我还没拜见过，你们三位又比我年长，按理我的确不配做师叔。不过你们三位这次行事，却实在是太不该了。归师哥知道了，只怕要大大生气。”

梅剑和双眉直竖，仰天大笑，心中愤怒已极，喝道：“你小子真教训起人来啦。倒要请教，我们三人甚么地方错了？朋友有事，难道不该拔刀相助么？”

---

---

袁承志森然道：“咱们华山派风祖师爷传下十二大戒，门人弟子，务当凛遵。第三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十一条是甚么？”

梅剑和一怔，还未回答。孙仲君提起半截断剑，猛向袁承志面门掷来，喝道：“使使你的华山派功夫吧！”青光闪烁，急飞而前。

袁承志待断剑飞到临近，左掌平伸向上，右掌向下一拍，噗的一声，把断剑合在双掌之中，说道：“这叫做‘横拜观音’，对不对？”

梅剑和与刘培生又都一怔，心下嘀咕：“这确是本门掌法，不过这一招是用来拍击敌人手掌的。他变化接剑，手法巧妙之极，师父可没教过我们。”

刘培生抢上一步，说道：“阁下刚才

---

---

所使，正是本门掌法，在下要想请教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刘大哥，你外号五丁手，五丁开山，想必拳力掌力甚是了得。本门的伏虎掌法与劈石、破玉两路拳法，定是很有心得的了。”刘培生见了袁承志刚才这一招，已然十分佩服，便道：“在下不过学了师门所授的一点皮毛，也谈不上甚么心得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刘大哥不必过谦。你跟尊师喂招，他要是使出真功夫来，比如说使了抱元劲或者混天功，刘大哥可以接得几招？”刘培生道：“我师父内力深厚，跟门人过招，从来不真使内劲，否则我们一招也挡不住。若是只拆拳法，那么头上十招，勉强还可对付。十招以后，就吃力得很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尊师外号‘神拳无敌’，拳法定然精妙之极。刘大哥能接到十招以外，在江湖上自己少见，‘五丁手’三字，自可当之无愧。”刘培生道：

---

---

“这是别人开玩笑说的，我功夫还差得很远，实在愧不敢当。”

孙仲君听他语气，对这少年竟然越来越恭敬，颇有认他为师叔之意，怒道：“刘师哥，你怎么了？凭人家胡吹几句，就把你吓倒了么？”

袁承志不去理她，问刘培生道：“要怎样，你才信我是师叔？”刘培生道：“我想请你跟我过过招，阁下的本门拳法如确比我好……”袁承志见过梅剑和与孙仲君二人出手，料想刘培生的武功与他们相差不远，便道：“你说你师父若是当真使出内劲，你只怕一招也接不住。我的功夫比之尊师自然大大不如。他使一招，我得使五招。你只要接得住我五招，那我就是假冒的，好不好？”

梅剑和本来担心师弟未必能够胜他，但听他竟说只用五招，就能把同门中拳法

---



---

第一的刘师弟打倒，心头一宽，料想必是信口胡吹，插口道：“就这样，我数着。”

刘培生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我功夫不到之处，请你手下留情。”袁承志缓缓走近，说道：“我第一招是‘石破天惊’，你接着吧！”刘培生道：“好！”心想：“动手过招，哪有先把招数说给人听的？其中定当有诈，叫我留心上盘，却出其不意的来攻我下盘。”于是右掌虚挡门面，左掌横守丹田，只待袁承志向下盘攻到，立即沉拳下击，只听袁承志叫道：“第一招来了！”左掌虚抚，右拳嗖的一声，从掌风中猛穿出来，果然便是华山派的绝招之一“石破天惊”。

刘培生疾伸右掌挡格，袁承志一拳将到他面门，忽地停住，叫道：“你怎不信我的话？单掌拦不住，双手同时来。”

---

---

刘培生见他拳势，已知右掌无法阻挡，眼见这一拳便要打破自己鼻子，正自焦急，幸得他拳势忽停，忙提起左拳，展指变掌，双拳“铁闼横门”，口中“嘿”的一声，运劲推了出去。袁承志这才一拳打落，和他双掌一抵。刘培生只感掌上压力沉重之极，双臂格格有声，心想：“他这拳在中途停止，又再跟着击出，并非收拳再发，如何能有如此劲力？”

袁承志收拳说道：“以后三招我接连发出，那是‘力劈三关’、‘抛砖引玉’、‘金刚掣尾’。你如何抵挡？”

刘培生毫不思索，说道：“我用‘封闭手’、‘白云出岫’、‘傍花拂柳’接着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前两招对了，后一招不对。要知‘傍花拂柳’守中带攻，如跟功力悉敌的对手过招，那当然极好，但这一

---

---

招要回手反击，守御的力道减了一半，我这招‘金刚掣尾’你就接不住了。”刘培生道：“那么我用‘千斤堕地’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不错，接着！”

只见他右掌一起，刘培生忙摆好势子相挡，哪知他右掌悬在半空，左掌却倏地劈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武学之道，不可拘泥成法，师父教你‘力劈三关’是用右掌，但随机应变，用左掌也无不可。”口中说着，拳势不停，不等刘培生封闭，已抢住他手腕往前一拉。刘培生用“白云出岫”随势一送，招数中暗藏阴着，如对方不察，胸口穴道立被点中。但他这时不敢反击，招解开，立即收势，沉气下盘，双腿犹如钉在地上一一般，这招“千斤堕地”果如有千斤之重。袁承志“金刚掣尾”使出，左掌伸到他的后心运力一推，刘培生还是立足不定，向前冲出两步，滴溜溜打个旋子，转了过来，脸上一红，深深吸了口气。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你不硬抗我这一招，那好得很。尊师调教的弟子，大是不凡。我这第五招是破玉拳的‘起手式’。”刘培生很是奇怪，沉吟不语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以为起手式只是客套礼数，临敌时无用的么？要知咱们祖师爷创下这套拳来，没一招不能克敌制胜。你瞧着。”身子微微一弓，右拳左掌，合着一揖，身子随着这一揖之势，向前疾探，连拳连掌，正打在刘培生左胯之上。他再也站立不稳，身子飞起，摔了下来。

袁承志一跃而至，双手稳稳接住，将他放在地下。

刘培生扑翻在地，拜道：“晚辈不识师叔，刚才无礼冒犯。请师叔看在家师面上，多多担待。”袁承志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刘大哥年纪比我长，咱们兄弟相称

---

---

吧。”刘培生道：“这个晚辈如何敢当？师叔拳法神妙莫测，适才这五招明说过招，其实是以本门拳法中的精义相授。晚辈感激不尽，回去一定细心体会。”

袁承志微微一笑。刘培生从这五招之中学得了随机应变的要旨，日后触类旁通，拳法果然大进，终身对袁承志恭敬万分。要知他师父归辛树的拳法决不在袁承志之下，但生性严峻，授徒时不会循循善诱，徒儿一见他面心中就先害怕，拆招时墨守师传手法，不敢有丝毫走样，是以于华山派武功的精要之处往往领会不到。

梅剑和与孙仲君这时哪里再有怀疑。只是梅剑和自恃剑法深得本门精髓，心想你拳脚上功夫虽高，剑术未必能够胜我，正自沉吟，孙仲君叫了起来：“梅师哥，你试试他的剑法！”

梅剑和道：“好！”向袁承志道：“

---

---

我想在剑上向阁下领教几招。”

语气虽已较前大为谦逊，脸上却仍是一股傲气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大概此人剑法确已得到本门真传，在江湖之上未遇强敌，给人家你捧我拍，奉承得骄傲异常，以致行为狂悖。这人不比刘培生，须得好好挫折他一下，以后才不致使得华山派门卢貽羞。”便道：“比剑是可以的，不过决了胜败之后，须得听我几句逆耳之言。”梅剑和傲然道：“此刻胜负未决，你说这话未免太早了些。”当下长剑横胸，站在左首。刘培生叫道：“梅师哥，你站下首吧。”梅剑和不加理睬，只当没听见。原来各门派中的规矩，晚辈跟长辈试剑学武，必须站在下首，表示并非敢与对敌，不过是学习艺业、向尊长讨教之意。梅剑和站在左首，那是平辈相待，不认他是师叔。

---

---

他左掌抱住剑柄，拱手道：“阁下用剑吧。”

袁承志念头一转，对焦公礼道：“焦老伯，请你叫人取十柄剑来。”焦公礼忙道：“袁相公快别这样称呼，我万万不敢当。”

焦宛儿手一挥，早有焦公礼的几个门徒捧了十柄长剑出来。他们见袁承志为师门出力，自然选了最好的利器，十柄剑一列排在桌上。烛光照耀下。十剑光芒互激，闪烁不定。众人目光在十柄利剑与袁承志之间来回，瞧他选用哪一柄。

哪知袁承志捡起孙仲君刚才掷来的半截断剑，笑道：“我用这断剑吧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又是一阵惊讶，心想这剑没有剑柄，如何使法？只见他将半截剑夹在右手拇指与食指之间，说道：“进招吧！”

---

---

梅剑和大怒，心想：“你对我如此轻视，死了可怨不得我。”

管你是真师叔，假师叔，如此狂妄自大，便是该死！”臂运内劲，剑身振荡，只见寒光闪闪，接着是一阵嗡嗡之声，叫道：“看招！”剑走偏锋，向袁承志右腕刺来，心想你如此持剑，右手一定转动不灵，我对准你这弱点攻击，瞧你怎生应付。厅上数百道目光一齐随着他剑尖光芒跟了过去。

剑尖将要刺到，袁承志手腕微侧，半截断剑已然伸出。双剑相交，只听喀喇一声，接着当啷一响，梅剑和手中长剑齐柄折断，剑刃落地，手中只剩了个剑柄。

众人异口同声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袁承志向桌上一指道：“给你预备着

---



---

十柄剑。换剑吧！”众人才知他要十柄剑，原来是预先给对方备下的。

梅剑和又惊又怒，抢了桌上一剑，向他下盘刺去。袁承志知是虚招，并不招架，果然他一剑刺出，立即回招，改刺小腹。袁承志伸断剑一挡，喀喇一声，梅剑和手中长剑又被震为两截。梅剑和跟着连换三剑，三剑均被半截断剑震折，不由得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

孙仲君叫道：“说是比剑，怎么却使妖法，这还比甚么？”

袁承志抛去断剑，微微一笑，从桌上拿起两柄长剑，一柄抛给了梅剑和，转头对孙仲君道：“亏你还是本门中人，这手混元功也不知，说甚么妖法？”

梅剑和乘他转头，突然出剑，快如闪电般刺向他后心，剑尖即将及身，口中才

---

---

喝：“看剑！”这一剑实是偷袭，人人都看了出来。

袁承志身子侧过，也喝：“看剑！”梅剑和使的是一招“苍鹰搏兔”，袁承志依式而为，使的也是一招“苍鹰搏兔”。

梅剑和跟着身子一侧，想照样让开来剑，哪知袁承志一剑刺出，立即转圈，等他身子侧过，剑尖也跟着点到。梅剑和只觉剑尖已刺及后心，吓出一身冷汗，使劲前扑，接着向上纵跃。岂料袁承志的剑始终点在他后心，如影随形，任他闪避腾挪，剑尖总不离开，幸好袁承志手下留情，只是点着他的衣服，只要轻轻向前一送，他再多十条性命也都了帐了。

梅剑和外号叫做“没影子”，轻功自然甚高，心里又惊又怕，连使七八般身法，腾挪闪跃，极尽变化，要想摆脱背上剑尖，始终摆脱不了。

---

---

袁承志见他已吓得双手发抖，心想他终究是自己师侄，也别迫得太紧，收剑撤招，笑道：“这是本门中的剑法呀，你没学过么？”梅剑和略一定神，低头喘息道：“这叫‘附骨之蛆’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不错，名字虽然不大好听，剑法却是极有用的。”

那边青青又叫了起来：“你叫没影子，怎么背后老是跟着人家一把剑呢？‘没影子’的外号，还是改为‘剑影子’吧！”

梅剑和沉住了气不睬，他精研二十多年的剑法始终没机会施展，总是心中不服，向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好好的来比比剑。你的杂学太多，我可不会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些都是本门正宗武功，怎说是杂学？好，看剑！”挺剑当胸

---

---

平刺。梅剑和举剑挡开，还了一剑，袁承志回剑格过。梅剑和待要收剑再刺，不知怎样，己剑已被粘在对方剑上，只见袁承志反手转了两个圈子，自己手臂不能跟着旋转，只得撤手，一柄剑脱手飞去。袁承志道：“要不要再试？”

梅剑和横了心，抢了桌上一柄剑，剑走轻灵，斜刺对方左肩，这次他学了乖，再不和敌剑接触，一见袁承志伸剑来格，立即收招。哪知对方长剑乘隙直入，竟指自己前胸，如不抵挡，岂不给刺个透明窟窿？只得横剑相格。双剑剑刃一交，袁承志手臂一旋，梅剑和长剑又向空际飞出，啪的一声，竟在半空断为两截。

他抢着要再去取剑，袁承志喝道：“到这地步你还不服？”

刷刷两剑，梅剑和身子后仰避开，下盘空虚，被承志左脚轻轻一勾，仰天跪

---

---

倒。袁承志剑尖指住他喉头，问道：“你服了么？”梅剑和自出道以来，从未受过这般折辱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竟自晕了过去。

孙仲君见他双目上翻，躺在地下不动，只道被袁承志打死了，纵身扑将上来，大叫：“连我一起杀了吧！”

袁承志见梅剑和闭住了气，不觉大惊，心想：“如失手打死了他，将来如何见得师父和二师哥之面？”忙俯身察看，一摸他的胸膛，觉到心脏还在缓缓跳动，这才放心，忙在他腋下和颈上穴道中拍了几下。孙仲君双拳此落彼起，在他背上如擂鼓般敲打，袁承志只是不理，忙着施救。

青青和刘培生一齐跃到喝止。孙仲君坐倒在地，大哭起来。不久梅剑和悠悠醒来，低声喝道：“你杀了我吧！”刘培生

---

---

劝道：“梅师哥，咱们听师叔教训，别任性啦。”

青青向孙仲君笑道：“他又没死，你哭甚么？你对他倒真一往情深！”

孙仲君羞怒交加，忽地纵起，一拳向青青打去，她究是华山派好手，这一拳又快又狠，青青竟没能避开，只打得她左肩一阵剧痛。青青待要还手，孙仲君忽然“哎唷，哎唷”大叫起来，弯下腰去。青青一呆，怒道：“打了人家，自己反来叫痛？”袁承志向她使个眼色，青青不知是何用意，也就不再言语了。但见孙仲君双拳红肿，提在面前，痛得眼泪直流。

原来她刚才猛力在袁承志背上敲击，袁承志运气于背，每一下打击之力，都被反弹出来回到她自己拳上。初时还不觉得，待得在青青肩头打了一拳，突然间奇痛入骨，如千枚细针在肉里乱钻乱刺。要

---

---

知袁承志恨她出手毒辣，不由分说就砍去了那姓罗的一条臂膀，相较之下，梅剑和虽然狂妄，真正过恶倒没有甚么，是以存心要给她多吃点苦头。

旁人不知，还道青青既是金蛇郎君的儿子，武功只怕比袁承志还高，孙仲君不自量力，当然是自讨苦吃了。十力大师、郑起云、万里风等却知孙仲君是受了反弹之力，只要拿筋按摩，点解相应穴道，便可止痛消肿，只是自知非袁承志之敌，不敢贸然出手解救。

梅剑和自幼便在归辛树门下，见到严师，向来犹似耗子见猫一般，压抑既久，独自闯荡江湖，竟加倍的狂傲自大起来。归辛树又生性沉默寡言，难得跟弟子们说些做人处世的道理，不免少了教诲。梅剑和自己受挫，那是宁死不屈，但见师妹痛楚难当，登时再也不敢倔强，站起身来，定了定神，向袁承志连作了三个揖，道：

---

---

“袁师叔，晚辈不知你老驾到，多多冒犯，请你老给孙师妹解救吧。”

袁承志正色道：“你知错了吗？”梅剑和低头道：“晚辈不该擅自撕毁焦帮主的信，又不该强行替闵二哥出头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以后梅大哥做事，总要再加谨慎才好。”梅剑和道：“晚辈听师叔教训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闵二爷不知当年缘由，要为兄长报仇，本来并无不当。你和这里众位英雄受邀助拳，也都是出于朋友义气。现今既已明白此事缘由，大家罢手，化敌为友，足见高义。这一点我决不怪你。可是你做了一件万分不对的事，只怕梅大哥还不明白呢。”

梅剑和一楞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华山派十二大戒，第五条是甚么？”梅剑和道：“适才师叔问弟子四

---



---

条戒律，第三条，‘滥杀无辜’，孙师妹确是犯了过错，只好待会向罗大哥郑重谢罪，我们再赔他一点损失……”

焦公礼的一名弟子在人丛中叫道：“谁要你的臭钱？断了膀子，银子补得上么？”梅剑和自知理曲，默不作声。

袁承志转头向发话那人道：“我这师侄确是行为鲁莽，兄弟十分抱愧。待罗大哥伤愈之后，兄弟想跟他切磋一路独臂刀法。这功夫不是华山派的，兄弟不必先行禀明师尊。”

众人见过他的惊人武功，知他虽然谦称“切磋刀法”，实则答允传授一项绝艺。这样一来，罗立如虽然少了一臂，但因祸得福，将来武功一定反而高出同门侪辈了。焦门弟子见他又把孙仲君的过失揽在自己身上，倒不便再说甚么。

---

---

梅剑和又道：“第六条是‘不敬尊长’，这条弟子知罪。第十一条是‘不辨是非’，弟子也知罪了。只是第五条‘结交奸徒’，闵二哥为人正直，是位够朋友的好汉子。”

众人大半不知华山派的十二大戒是甚么，一听梅剑和这话，闵子华第一个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甚么？我是奸徒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闵二爷请勿误会，我决不是说你。”闵子华怒道：“那么你说谁？”

袁承志正要回答，只见两名焦门弟子把罗立如从后堂扶出，向袁承志拜了下去。袁承志连忙还礼。罗立如右袖空垂，脸无血色，但神气仍很硬朗，说道：“袁大侠救了我师父，又答应授我武艺，弟子真是感激不尽。”袁承志连声谦让，说道：“朋友间切磋武艺，事属寻常，罗大

---

---

哥不必客气。”

等到罗立如进去，但见孙仲君额头汗珠一滴一滴的落下，痛得全身颤抖，嘴唇发紫，袁承志见她已受苦不小，走近身去，便要伸手推穴施救。孙仲君怒道：“别碰我，痛死了也不要你救。”

袁承志脸上一红，想把解法说给梅剑和知晓，突然间砰砰两响，两扇板门被人掌力震落，飞进厅来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时，只见厅外缓步走进两人。一个五十左右年纪，穿一身庄稼人装束，另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农妇，手里抱着个孩子，孙仲君大叫：“师父，师娘！”奔上前去。众人一听她称呼，知道是神拳无敌归辛树夫妇到了。

归二娘把孩子递给丈夫抱了，铁青了脸，给孙仲君推宫过血。梅剑和与刘培生

---

---

也忙上前参见。刘培生低声说了袁承志的来历。

袁承志见归辛树形貌质朴，二师嫂却是英气逼人，于是跟在梅刘两人身后，也上前拜倒。归辛树伸手扶起，说句：“不敢当！”就不言语了。归二娘给孙仲君一面按摩手臂，一面侧了头冷冷打量袁承志，连头也不点一下。

孙仲君肿痛渐消，哭诉道：“师娘，这人说是我的甚么师叔，把我的手弄成这个样子，还把你给我的剑也踩断了。”

袁承志一听，心里暗叫糟糕，暗想：“早知这剑是二师嫂所赐，可无论如何不能踩断了。”忙道：“小弟狂妄无知，请师哥师嫂恕罪。”

归二娘对丈夫道：“喂，二哥，听说师父近来收了个小徒弟，就是他么？怎么

---

---

这样没规矩？”归辛树道：“我没见过。”

归二娘道：“要知学无止境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学了一点功夫，就随便欺侮人。哼！我的徒儿不好，自有我来责罚，不用师叔来代劳啊！”袁承志忙道：“是，是！是小弟莽撞。”归二娘板起了脸道：“你弄断我的剑，目中还有尊长么？就算师父宠爱你，难道就可对师哥这般无礼？”

旁人听她口气越来越凶，显然是强词夺理，袁承志却只是一味的低声下气。焦公礼一边的人均是愤愤不平。闵子华和洞玄、万里风等人都暗暗得意，心想：“刚才给你占足了上风，你师哥师嫂一到，还有你狠的吗？”

孙仲君道：“师父师娘，他说有一个甚么金蛇郎君给他撑腰，把梅师哥、刘师

---

---

哥也都给打了，还胡说八道的教训了我们半天，全不把你二位瞧在眼里。”

原来归辛树夫妇因独子归钟身染重病，四出访寻名医。几位医道高明之士看了，都说归二娘在怀孕之时和人动手，伤了胎气，孩子在胎里就受了内伤，现下发作出来，这种胎伤千不一活，古方上说如有大补灵药千年茯苓，再加上成了形的何首乌或可救治。要不然便是千年人参、灵芝仙草，那可更难得了。如无灵药，至多再拖得一两年，定会枯瘦而死。

归辛树夫妇中年得子，对孩子爱逾性命，遍托武林同道访药。但千年茯苓已是万分难得之物，再加成形何首乌，却到哪里去寻？访了年余，毫无结果。眼见孩子一天天的瘦下去，归二娘只是偷偷垂泪。夫妻俩一商量，金陵是江南第一重镇，奇珍异物必多，于是同来南京访药。向武林同道打听，得知梅剑和等三名弟子都在此

---

---

地。夫妇二人心想这三人都很能干，可以帮同寻药，立即找来焦家，哪知竟见到孙仲君手掌受伤。

归二娘本来性子暴躁，加之儿子病重，心中焦急，听了爱徒的一面之辞，当下没头没脑的把袁承志责备了一顿，这时听说他尚有外人撑腰，更是愤怒，侧头问丈夫道：“这金蛇怪物还活着？”归辛树道：“听说是过世了，不过谁也不清楚。”

青青听她无理责骂袁承志，早已十分有气，待得听她又叫自己父亲为怪物，更是恼怒，骂道：“你这泼妇！干么乱骂人？”归二娘怒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孙仲君道：“他就是金蛇怪物的儿子。”归二娘手腕一抖，一缕寒星，疾向青青肩头射去。

袁承志暗叫不好，待欲跃起拍打，但

---

---

归二娘出手似电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只见青青身子一颤，暗器已中左肩。袁承志大惊，抢上去握住她手臂一看，见乌沉沉的是枚丧门钉。这时青青又惊又怒，已痛得面容失色。袁承志道：“别动！”左手食指按在丧门钉两旁，微一用劲，见钢钉脱出了三四分，知道钉尖没安倒钩，这才力透两指，一运内劲，那钉从肉里跳了出来，叮的一声，跌落地下。焦宛儿早站在一旁相助，忙递过两块干净手帕。

袁承志替青青包扎好了，低声道：“青弟，你听我话，别跟她吵。”青青怒道：“为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冲着我师哥，咱们只得忍让。”青青委委屈屈的点了点头。袁承志知她素性倔强，这次吃了亏居然肯听自己的话，不予计较，比往昔温柔和顺得多，很是欢喜，向她微微一笑。

归二娘等他们包扎好伤口，冷笑道：

---



---

“我随手发枚小钉，试试他的虚实，要是他父亲金蛇郎君真有本领，怎么他连一枚小钉也躲不开？可见甚么金蛇银蛇，只不过是欺世盗名、招摇撞骗之徒罢啦！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二师嫂这时误会很深，如加分辩，只有更增她怒气。”当下一声不作。

归二娘道：“这里外人众多，咱们门户之事不便多说。明晚三更，我们夫妇在紫金山雨花台边相候，请袁爷过来，可要查个明白，到底你真是我们当家的师弟呢，还是嘿嘿……”说着冷笑几声。

众人一听，这明明是叫阵动手了。焦公礼很是为难，说道：“贤伉俪威镇江南，大伙儿听到神拳无敌的大名，向来仰慕得紧，今日有幸光临，那真是请也请不到的。”归二娘哼了一声，归辛树抱着儿子，心神不属，便似没有听见。焦公礼又

---

---

道：“这位袁爷见兄弟遇上了为难之事，仗义排解。梅大哥、刘大哥、孙姑娘三位也都说清楚了。明晚兄弟作东，给贤伉俪接风，同时庆贺三位师兄弟相逢……”

归二娘不耐烦听他说下去，转头对袁承志道：“怎样？你不敢去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师哥师嫂住在哪里？小弟明日一早过来请两位教训。师哥师嫂要怎么责罚，小弟一定不敢规避。”

归二娘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谁知你是真是假，先别这样称呼。明晚试了你的功夫再说。走吧！”拉了孙仲君手臂，转身走出。

太白三英先见袁承志出头干预，已知所谋难成，料想昨晚制住自己而盗去书函的，定也是此人无疑，只怕他随时会取出多尔袞的函件，揭露通敌卖国之事，一直在想乘机溜走，恰好归辛树夫妇到来，争

---

---

闹又起。三人暗暗欣喜，只盼事情闹大，就可混水摸鱼，待见他们约定明晚在雨花台比武，今晚已经无事，三人一打眼色，抢在归氏夫妇头里溜了出去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喂，慢走！”飞身出去拦阻。

归二娘大怒，喝道：“小子无礼，你要拦我！”一掌往他头顶直劈下去。

袁承志缩身一偏，归二娘的手掌从他肩旁掠过，掌风所及，微觉酸麻。归二娘与丈夫在家之时，无日不对掌过招，勤练武功，掌法之凌厉狠辣，自负除了丈夫之外，武林中已少有敌手，但这一掌居然没打到对方，那是近十年来所未有之事，心头火起，手掌变劈为削，随势横扫。袁承志双足一点，身子陡然拔起，跃过了一张桌子。这一来，归二娘不便再行追击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与归辛树、孙仲君、梅剑

---

---

和、刘培生直出大门。

太白三英见此良机，立即随着奔出。袁承志生怕归二娘又起误会，不敢再行呼喝，纵身扑出，一把抓住走在最后的黎刚，随手点了穴道，掷在地下。史氏兄弟却终于逃了出去。

袁承志追出门外，深夜之中，四下黑沉沉地已不见影踪，心想抓住一人，也可以追问口供了，当即转身回入厅中。忽听得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小朋友，多年不见，功夫可俊得很啦。”

袁承志耳听声音熟识，心头一震，疾忙回头，只见厅外大踏步走进两个人来。

当先一人须眉皆白，背上负着一块黑黝黝的方盘，竟是传过他轻功暗器秘术的木桑道人。只见他一手提着史秉文，一手提着史秉光。袁承志这一下喜出望外，忙

---

---

抢上拜倒在地，叫道：“道长，你老人家好！”

木桑道人笑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！你瞧这人是谁。”

袁承志起身看时，见他身旁站着一个中年汉子，两鬓微霜，一脸风尘之色，再一细看，这才认出是当年舍命救过自己的崔秋山。木桑道人年纪已老，十余年来面貌没甚么改变，崔秋山在闯王军中出死入生，从少年而至中年，久历风霜，神情却已大不相同。

袁承志这一下又惊又喜，抢上去抱住了他，叫道：“崔叔叔，原来是你。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。崔秋山见他故人情重，真情流露，眼中也不禁湿润。

忽听闵子华叫了起来：“喂，你们干么跟太白三英为难？怎地拿住了他们不

---

---

放？”众人素知史氏兄弟武功了得，可是给这老道抓在手中，如提婴儿，丝毫没有挣扎，显被点中了穴道，均感惊奇。

木桑哈哈一笑，将史氏兄弟掷在地  
下，笑道：“拿住了玩耍玩耍不可以么？”

袁承志伸手向木桑道人身旁一摆，说道：“这位木桑道长，是铁剑门的前辈高人。”又向崔秋山一摆，说道：“这位崔大叔以伏虎掌法名重武林，是兄弟学武时的开蒙师傅。”

厅上老一辈的素闻“千变万劫”木桑道人的大名，只是他行踪神出鬼没，十之八九都没见他面，只有十力大师和昆仑派张心一是他旧识，但算来也是晚辈了，两人忙过来厮见。

众人见十力大师和张心一以如此身分

---

---

地位，尚且对他这般恭谨，无不肃然。

木桑道人说道：“贫道除了吃饭，就爱下棋，罗里罗唆的事向来不理，否则的话，老道的棋术怎能如此出神入化？可是上个月忽然得到消息，说有人私通外国，要到南京来谋干一件大大的卖国勾当，贫道可就不能袖手了，因此一路跟了过来。”

闵子华奇道：“谁是卖国奸贼？难道会是太白三英？”木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这三个大名鼎鼎的英雄豪杰，狗熊耗子！”

闵子华道：“三位是好朋友，怎会做这种无耻勾当，你别冤枉好人。”木桑道：“老道跟这三个家伙从来没见过面，无怨无仇，干么要冤枉他们？他们和满洲鞑子偷偷摸摸捣鬼，我在关外亲眼见到，亲耳听到，哪还能有错？”闵子华道：“

---

---

有甚么证据？”木桑奇道：“证据？要甚么证据？难道凭老道的一句话，还作不得数？”闵子华道：“这个谁相信呀？”

木桑怒喝：“你是难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位是仙都派闵子华闵二爷。”木桑怒道：“你师父黄木道人，当年对我的说话也不敢道半个不字。你这小子胆敢不信道爷的话？”

众人虽都敬他是武林前辈，但觉如此武断，未免太过横蛮无理，心中均感不服，却也无人出言跟他争辩。木桑捋着胡子直生气。

袁承志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来，交给闵子华道：“闵二爷，请你给大伙儿念一念。”

闵子华接过信来，只看了几句，就吓了一跳。袁承志守在一旁，若见他也学梅

---



---

剑和的样，要想扯碎信笺，立即便点他穴道，夺过信来。却见他双手捧信，高声朗诵出来。

那信便是满洲睿亲王多尔袞写给太白三英的，吩咐他们俟机夺取江南帮会的地盘，在武林人士中挑拨离间，引致众人自相残杀，同时设法扩充势力，等清兵入关，就起事内应。

信末盖着睿亲王的两枚朱印。闵子华还没念完，群豪早已大怒，纷纷喝骂。郑起云拉起黎刚，解开他的穴道，喝道：“你们还有甚么奸计？快招出来。”黎刚瞋目不语。郑起云啪啪两记耳光，他两边脸颊登时肿了起来。

袁承志当下把如何得到密件的经过，原原本本说了出来。

黎刚知道无法抵赖，叫道：“清兵不

---

---

日就要入关，这里便是大清国的天下。你们现下投顺，还不失为开国功臣，要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郑起云当胸一拳，把他打得晕了过去。

史氏兄弟比黎刚阴鸷得多，听他这么说，心知要糟，要想饰辞分辩，却苦于被点了穴道，做声不得。

郑起云道：“道长，这种奸贼留着干么？毙了算啦！”焦公礼道：“料想这些奸贼一定还有同党，咱们得查问明白。今日不早了，改日再请各位一齐商量。”众人都说不错，当下纷纷告辞，有的还向太白三英口吐唾涎，踢上几脚。

闵子华知道受了奸人利用，很是懊悔，极力向焦公礼告罪，又向袁承志道：“要不是袁相公出来排解，消弭了一场大祸，又揭破了奸人的阴谋毒计，兄弟真是罪不可赦。”十力大师、郑起云、张心一

---

---

等也均向袁承志致谢，然后辞出。

木桑解下背上棋盘，摸出囊中棋子，对袁承志道：“这些年来我老是牵挂着你，别的倒没甚么，就是想你陪我下棋。”

袁承志见他兴致勃勃，微笑着坐了下来，拈起了棋子，心想：“道长待我恩重，难以报答。他一生惟好下棋，只有陪他下棋来稍尽我的孝心了。”木桑眉花眼笑，向余人道：“你们都去睡吧。老道棋艺高深，千变万化，谅你们也看不懂。”

焦公礼引崔秋山入内安睡。青青却定要旁观，不肯去睡。

焦宛儿在一边递送酒菜水果。

青青不懂围棋，看得气闷，加之肩头受伤，不免精神倦怠，看了一阵，竟伏在

---

---

几上睡着了。木桑对宛儿道：“焦大姑娘，扶她到你房里睡去吧。”宛儿脸一红，只装不听见，心想：“这位道长怎地风言风语的？”木桑呵呵笑道：“她是女孩子啊，你怕甚么羞？”宛儿问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，是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她女扮男装，在外面走动方便些。”

宛儿年纪比青青小了一岁，但跟着父亲历练惯了，很是精明，青青女扮男装，本来不会看不出来，只是这两日她牵挂父亲生死安危。心无旁骛，又见青青是个美貌少年，一见面就拉她的手，隐隐觉得此人甚不庄重，此后就不敢对她直视，这时听袁承志说了，兀自不放心，轻轻除下青青的头巾，露出一头青丝秀发，头发上还插了两枚玉簪，于是扶她起身，仔细看时，但见青青细眉樱口，肌肤白嫩，果然是个美貌女子，笑道：“姊姊，我扶你去睡。”青青迷迷糊糊的道：“我不困，我还要看。道长……道长输了几局啦？”

---

---

木桑笑道：“胡说！”宛儿微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咱们再来看。”扶她到自己房里安睡。

袁承志好几年没下棋了，不免生疏，心中又尽想到明晚归氏夫妇之约，心神不属，连走了两下错着，白白的输了一个劫，一定神，忽然想起，问道：“道长，你怎知她是女子？”

木桑呵呵笑道：“我和你崔叔叔五天前就见到你啦。我要暗中察看你的功夫人品，一直没跟你相见。小心，要吃你这一块了，点眼！”说着下了一子，又道：“你武功大进，果然了得。或许还及不上你师父，老道可不是你对手啦。”袁承志起立逊谢，道：“那全蒙恩师与道长的教诲。这几天道长若有空，请你再指点弟子几手。”

---

---

木桑笑道：“你陪我下棋，向来是不肯白费功夫的。不过我教你些甚么呢？你武功早胜过我啦，还是你教我几招吧。你若要我教几路棋道上的变化，那倒可以。”他越下越是得意，又道：“武功好，当然不容易，但你人品端方，更是难得。少年人能够不欺暗室，对同行少女规规矩矩的，我和你崔叔叔都赞不绝口呢。”

袁承志暗叫惭愧，脸上一阵发烧，心想要是自己跟青青有甚么亲热举动，岂不是全让他瞧了去？怎么他从旁窥探，自己竟没发觉？这位道长的轻身功夫，实在是高明之极了。

又下数子，木桑在西边角上忽落一子，那本是袁承志的白棋之地，黑棋孤子侵入，可说是干冒奇险。他道：“承志，我这一手是有名堂的。老道过得几天，就要到西藏去。这一子深入重地，成败祸福，大是难料。”袁承志奇道：“道长万

---

---

里迢迢的远去西藏干甚么？”木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去找一件东西。那是先师的遗物。这件物事找不到，本来也不打紧，但若给另一人得去了，那可大大的不妥。好比下棋，这是抢先手。老道若是失先，一盘棋就输得干干净净。原来对方早已去了几年，我这几天才知，现下马上赶去，也已落后。”

袁承志见他脸有忧色，浑不是平时潇洒自若的模样，知他此行关系重大，说道：“弟子随道长同去。咱们几时动身？”

木桑摇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这事你可帮不上忙。”

便在此时，忽听厅外微有声响，知道屋顶跃下了三个人来，袁承志见木桑不动声色，也就不理，继续下棋。

---

---

木桑道：“你师嫂刚才的举动我都见到了。你放心，明天我帮你对付他们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弟子不能跟师哥师嫂动手，只求道长设法排解。弟子自可认错赔罪。”木桑道：“怕甚么？动手打好啦，输不了！你师父怪起上来，就说是我叫打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屋顶上又窜下四个人来，随觉一阵劲风，四枚钢镖激射而至。木桑随手接住，瞧也不瞧，放在桌上，只当没这一会事。厅外七人一齐跃了进来，手中都拿着兵刃。

木桑笑道：“你能不能一口气吃掉七子？”袁承志会意，说道：“弟子试试。”这时七人中有两人去扶起地上的太白三英，其余五人各挺刀剑，冲将过来。

袁承志抓起一把棋子，撒了出去，只

---



---

听得篷篷声响，七名敌人齐被打中穴道，呛啷啷的一阵响，兵刃撒了一地。木桑点头道：“大有长进，大有长进！”

宛儿刚服侍青青睡下，听得响声，忙奔出来，只见二人仍在凝神下棋，地下却倒了七名大汉。她也不多问，召来家丁，命将七人和太白三英都绑缚了。

这时木桑侵入西隅的黑棋已受重重围困，眼见已陷绝境，袁承志忽然想起：“道长把这块棋比作他西藏之行，若是我将他这片棋子杀了，只怕于他此行不吉。”沉吟片刻，转去东北角下了一子。木桑呵呵大笑，续在西隅下子，说道：“凶险之极！这着棋一下，那可活了。你杀我不了啦！”

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双方官着下完，袁承志输了五子。木桑得意非凡，笑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你武功是精进了，棋艺却没甚

---

---

么进展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那是道长妙着叠生，变化精奥，弟子抵挡不住。”木桑呵呵大笑，打从心里喜欢出来，自吹自擂了一会，才转头对宛儿道：“你叫人搜搜他们。”

宛儿命众家丁在十人身上搜查，除了暗器银两之外，搜出几封书信、几册暗语切口的抄本。书信中有一封是满清九王多尔袞写信给北京皇官司礼太监曹化淳的，说道关口盘查严密，是以特地绕道，从海上派遣使者前来，机密大事，可与持信的使者洪胜海洽商云云。

木桑大怒，叫道：“奸贼越来越大胆啦，哼，连皇宫里的太监也串通了。”右脚一起，将一名奸细踢得脑浆迸裂。

他伸脚又待再踢，袁承志道：“慢来，道长！且待弟子仔细盘问。”木桑怒气不息，又要撕信，也给袁承志劝住。木

---

---

桑道：“话就依你，明天可得陪我下三盘棋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只要道长有兴趣，连下十盘，那也无妨。”木桑大喜，随着家丁进内睡了。

袁承志看了书信和切口抄本等物，心中一动，暗想：“爹爹的大仇尚未得报，仗着这些密件，正好混进宫去行刺昏君，为爹爹报仇。”于是把一人穴道解了，问他谁是洪胜海。那人向一个三十多岁、白净面皮的人一指。

袁承志将洪胜海穴道解开盘问。那洪胜海只是倔强不说。

袁承志心想，看来他在同党面前，决不肯吐露一字半句，于是命家丁将他带入书房之中，说道：“我问你话，你若是老老实实回答，或者还可给你一条生路，只要稍有隐瞒，我叫你分作几天，慢慢受罪而死。”

---

---

洪胜海怒道：“你那妖道使邪法迷人，我虽死亦不心服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哼，你自以为武功精强，是不是？你是汉人，却去做番邦奴才，这是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你既不服，我就跟你比比。你若赢了，放你走路。你若输了，一切可得从实说来。”

洪胜海大喜，心想：“刚才也不知怎样，突然穴道上一麻，就此跌倒，必是妖道行使妖法。那妖道既已不在，这后生少年如何是我对手？乐得一切答应。”答道：“好，只要你打败我，不论你问甚么，我都实说。”

袁承志走近身去，双手执住绑在他身上的绳索，一拉一扯，绳索登时断成数截。

---

---

洪胜海一怔，他身上所缚，都是丝麻绞成的粗索，他穴道解开后，曾暗中用力挣扎，只挣得绳索越缚越紧，哪知这少年只随手一扯，绳索立断，本来小觑之心，都变成了畏惧之意，说道：“怎样比法？咱们到外面去吧，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？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我用棋子打中你穴道，你竟以为是那道长使妖法，真是好笑。看你跃进厅来的身法，是少林派东支的内家功夫了。”

洪胜海又是一惊，入厅时见两人凝神下棋，眼皮也不抬一下，宛若不觉，哪知自己的行动全已清清楚楚落在他眼里，连门派家数也说得不错，便点了点头。

袁承志道：“也不用出去，就在这里推推手吧。”洪胜海道：“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等你胜了我，自

---

---

然会对你说。”

洪胜海双手护胸，身子微弓，摆好了架子，等他站起身来。

袁承志并不理会，磨墨拈毫，摊开一张白纸，说道：“我在这里写字，写甚么呢？”洪胜海见他说要比武，却写起字来，很感诧异，又坐了下来。袁承志道：

“你别坐！”伸出左掌，道：“你只要把我推得晃了一晃，我写的字有一笔扭曲抖动，就算你赢了，立刻放你走路。要是我写满了一张纸，你还是推不动我，那怎么说？”

洪胜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那时我再不认输，还要脸么？”

心想：“这小子初出道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自恃手上力道了得，竟然对我如此小看，啊，是了，他见我生得文秀，只道

---

---

我没有本事，且叫他试试。”说道：“这样比不大公平吧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不相干。我写了，你来吧。”右手握管，写了“恢复之计”四字。

洪胜海潜运内力，双掌一招“排山倒海”，猛向袁承志左掌推去，只觉他左掌微侧，已把自己的劲力滑了开去。洪胜海一击不中，右掌下压，左掌上抬，想把袁承志一条胳膊夹在中间，只要上下一用力，他臂膀非断不可。

袁承志右手写字，说道：“你这招‘升天入地’，似乎是山东渤海派的招数。嗯，那是‘斩蛟拳’。渤海派出自少林东支，原来阁下是渤海派。”

洪胜海听他将自己的武功来历说得半点不错，心下骇然，这时他双掌已挟住对方臂膀，连运几次劲力，对方一条臂膀便如生铁铸成，纹丝不动。袁承志几句话一

---

---

说完，臂膀一缩，如一尾游鱼般从他两掌间缩了出来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他左右双掌收势不及，自行打了一记。

洪胜海又惊又怒，展开本门绝学，双掌飞舞，惊涛骇浪般攻出。

袁承志坐在椅上右手书写不停，左掌潇洒自如，把对方来招一一化解。他左臂忽前忽后，对洪胜海始终没瞧上一眼，偶尔还发出一两下反击，但左臂伸缩只到肩窝为止，上身稳稳不动，对方攻来时既不后仰，追击对方时也不前俯。

拆得良久，洪胜海一套“斩蛟拳”已使到尽头。袁承志道：“你的‘斩蛟拳’还有九招，我这篇文章却要写完了。好，我等你一下，你发一招，我写一个字！”

洪胜海心下更惊，暗想此人怎么对我拳法如此熟悉，难道竟是本门中人不成？

---



---

不过他的掌法我从未见过，要说是本门之人，那又决计不是。当下把“斩蛟拳”最后九招使了出来，凝聚功力，每一招都如刀劈斧削一般，凌厉异常，这时已不求打倒对方，只盼将他身子震得一震，右手写的字有一笔涂污扭曲，也就可以借口脱身了。只听袁承志诵道：“‘但中有所危，不敢不告’。最后还有一个‘告’字！”

洪胜海使到最后两招，仍然推他不动，突然低头，双肘弯过，臂膀放在头前，猛力向他冲去，心想你武功再好，这椅子总会被我推动。哪知他这一使蛮劲，只发不收，犯了武家的大忌，只觉肘下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大力，蓦地向上托起，登时立足不稳，向后便仰，身不由主的在空中连翻了三个筋斗，腾的一声，坐倒在地。过了好一会，才摸清自己原来已被对方打倒了，忙双足一顿，站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焦宛儿拿了一把紫砂茶

---

---

壶，走进书房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这是新焙的狮峰龙井，你喝一杯吧。”说着把茶筛在杯里。

袁承志接过茶杯，见茶水碧绿如翡翠，一股清香幽幽入鼻，喝了一口，赞道：“好茶！”拿起桌上的那张纸，说道：“焦姑娘，请你瞧瞧，纸上可有甚么破笔涂污？”

焦宛儿接了过来，轻轻念诵了起来：“恢复之计，不外臣昔年‘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’，‘守为正着，战为奇着，和为旁着’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，在实不在虚。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，与为人用之人，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，信而勿疑？盖驭边臣与廷臣异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，但当论成败之大局，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。事任既重，为怨实多。诸有利于封疆者，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况图敌之急，敌亦从而间

---

---

之。是以为边臣甚难。陛下爱臣知臣，臣何必过疑惧？但中有所危，不敢不告。”

她于文中所指，不甚了了，见这一百多字书法甚是平平，结构章法，可说颇为拙劣，但一笔一划，力透纸背，并无丝毫扭曲涂污，说道：“清清楚楚，一笔不苟，这是一篇甚么文章？”袁承志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是袁督师当年守辽之时，上给皇帝的奏章。”焦宛儿道：“袁相公文武全才，留心边事，于这些奏章也烂熟于胸。”袁承志摇头道：“我也只读过这几篇，那是我从小便背熟了的。”

原来袁崇焕当年守卫辽边，抗御满洲入侵，深知崇祯性格多疑，易听小人之言，因此上了这篇奏章。后来崇祯果然中了满洲皇太极的反间之计，又信了奸臣的言语，将袁崇焕杀了。袁崇焕所疑惧的事情，皆不幸而一一料中。袁承志年幼时，应松教他读书习字，曾将他父亲袁崇焕的

---

---

诸篇奏章详为讲授。他除此之外，读书无多，此刻要写字，又想起满洲图谋日亟，边将无人，随手便写了出来。

焦宛儿道：“袁相公这幅字，就给了我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的字实在难看。刚才跟这朋友打赌，才好玩写的。焦姑娘要，拿去不妨，可不能给有学问的人见到，让人家笑话。”焦宛儿谢了收起，走出书房。

袁承志问洪胜海道：“满洲九王派你去见曹化淳，商量些甚么事？”洪胜海吞吞吐吐的不说。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刚才不是打了赌么？你有没有推动我？”洪胜海低头道：“相公武功惊人，小人确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拜服之至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你左乳下第二根肋骨一带，有甚么知觉？”洪胜海伸手一摸，惊道：“那里完全麻木了，没一点知觉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右边腰眼里呢？”洪胜海一按，忽然“哎唷”一声叫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不摸倒不觉甚么，一碰可痛得不得了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斟了杯茶，一面喝茶，一面翻开案头一本书来看，不再理他。

洪胜海想走，却又不敢。过了好一会，袁承志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你还没走么？”洪胜海言道：“相公放我走了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是你自己来的。我又没请你。你要走，我也不会留客。”

洪胜海喜出望外，跪下磕头，站起来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小人不敢忘了相公的恩德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又自看书。

洪胜海走到书房门口，忽想出去怕有人拦阻，推开窗格，飞身而出，回头一望，见袁承志仍在看书，并无追击之状，这才放心，跃上屋顶，疾奔而去。

---

---

焦宛儿自袁承志救她父亲脱却大难，衷心感激，心想他武功惊人，今后也无可报答他之处，只有乘着他留在自己家里这几天尽心服侍。这时漏尽更残，天将黎明，她在书房外来回数次，见门缝中仍是透出光亮，知他还没睡，于是命婢女弄了几色点心，亲自捧向书房。在门上轻敲数下，然后推门进去，只见袁承志拿着一部《忠义水浒传》正看得起劲。

焦宛儿道：“袁相公，还不安息么？请用一些点心，便安息了，好么？”袁承志起身道谢，说道：“姑娘快请安睡，不必招呼我啦。我在这里等一个人……”正说到这里，窗格一动，一人跳了进来。焦宛儿吃了一惊，看清楚时，原来便是洪胜海。

他在袁承志面前跪倒，说道：“袁大英雄，小人知错了，求你救我一命。”袁

---

---

承志伸手相扶，洪胜海跪着不肯起身，道：“从今以后，小人一定改过自新，求袁大英雄饶命。”焦宛儿在一旁睁大眼睛，愕然不解。

只见袁承志伸手一托，洪胜海又是身不由主的翻了一个筋斗，腾的一声，坐在地下。他随手一摸腋下，脸上登现喜色，再按胸间，却又愁眉重锁。袁承志道：“你懂了么？”

洪胜海一转念间，已明袁承志之意，说道：“袁大英雄你要问甚么，小人一定实说。”

焦宛儿知道他们说的是机密大事，当即退出。

原来洪胜海离焦家后，疾奔回寓，解开衣服一看，只见胸前有铜钱大小一个红块，摸上去毫无知觉，腋下却有三个蚕豆

---

---

大小的黑点，触手剧痛，知道在推手时不知不觉间被对手打伤。当下盘膝坐在床上，运起内功疗伤，岂知不运气倒也罢了，一动内息，腋下奇痛彻心，连忙躺下，却又无事。这么一连三次，忽然想到武术中的高深武功，能将对方之力反击过来，受者重伤难治，不由得越想越怕，只得又赶回来求救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身上受了两处伤，一处有痛楚的，我已给你治好；另一处目前没有知觉，三个月之后，麻木之处慢慢扩大，等到胸口心间发麻，那就是你的寿限到了。”洪胜海又噗的跪下，磕下头去。

袁承志正色道：“你投降番邦，去做汉奸，实是罪不容诛。”

我问你，你愿不愿将功折罪？”洪胜海垂泪道：“小人做这件事，有时中夜扪心自问，也觉对不起先人，辱没上代祖

---



---

宗。相公给小人一条自新之路，实是再生父母。小人也不是自甘堕落，只是当年为了一件事，迫得无路可走，这才出此下策。”

袁承志见他说得诚恳，便道：“你起来，坐下慢慢说。是谁迫得你无路可走？”

洪胜海恨恨的道：“是华山派的归二娘和孙仲君师徒。”

这句话大出袁承志意料之外，忙问：“甚么？是她们？”洪胜海脸色倏变，迫：“相公识得她们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刚才还和她们交了手。”

洪胜海听了一喜一忧，喜的是眼前这样一个大本领的人是她们的对头，忧的是这两人竟在南京，只怕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说道：“这两个娘儿本领虽然不错，

---

---

但决不是相公的对手。只是她师徒俩心狠手辣，甚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相公可要小心。”

袁承志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她们迫你，为了何事？”

洪胜海微一沉吟，道：“不敢相瞒，小人本在山东海面上做些没本钱的买卖。伙伴中有个义兄，看中了那孙仲君，向她求婚。她不答应也就罢了，哪知一言不发，突然用剑削去了他两只耳朵。小人心头不忿，约了几十个人，去将她掳了来，本想迫她和我那义兄成亲，不料她师娘归二娘当晚便即赶到，将我义兄一剑杀死，其余朋友也都给杀了。小人逃得快，总算走脱了一条性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掳人迫婚，本来是你不好啊。”洪胜海道：“小人也知事情做得卤莽，闯了大祸，逃脱后也不敢露面。哪知她们打听得小人家乡所在，赶去将我七十岁的老母、将我妻子和

---

---

三个儿女，杀得一个不留。”

袁承志见他说到这里时流下泪来，料想所言不虚，点了点头。

洪胜海又道：“我斗不过她们，可是此仇不报，难下得这一口气……小人在中原无法存身，知道迟早会给这两个泼辣婆娘杀了，一时意左，便到辽东去投了九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是气愤，又是惭愧。

袁承志道：“她们杀你母亲妻儿，虽然未免太过，但起因总是你不好。而且这是私仇，你怎么可以投降番邦，甘做汉奸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只求袁大英雄给我报了此仇，你叫我作甚么全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报仇？你这生别作这打算了，归二娘武功极高，她丈夫神拳无敌更是了得。我问你，九王叫你去见曹太监干么？”

---

---

洪胜海道：“九王爷吩咐小人，要曹太监将宫里朝中的大事都说给小人听，然后去转告九王爷。”袁承志问道：“曹化淳做到司礼太监，已是太监中的顶儿尖儿，他投降满清，又图的是甚么？多尔衮许给他的好处，难道能比我大明皇帝给他的更多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满清九王爷只答应他一件事：将来攻破北京，不杀他的头，让他保有家产；他若不作内应，北京终究还是能破，那时便将他千刀万剐。”袁承志这才恍然，说道：“曹太监肯做汉奸，只是怕死，为了铺一条后路。”洪胜海道：“正是！”袁承志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有些人甚么都有了，便只怕死。为了怕死，便甚么都肯干。”

他向洪胜海瞧去，心道：“这人也怕死，只求保住性命，甚么都肯干。坏事固然肯做，好事何尝不能？”问道：“你愿意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呢？还是宁可在三个月后死于非命？”

---

---

洪胜海道：“袁英雄指点我一条明路，但有所命，小人不敢有违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吧，你跟着我作个亲随吧。”洪胜海大喜，扑地跪倒，磕了三个响头。

袁承志道：“以后你别叫我甚么英雄不英雄了。”洪胜海道：“是，我叫你相公。”心中暗喜：“只要跟定了你，再也不怕归二娘和孙仲君这两个女贼来杀我了。三个月后伤势发作，你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”当下心安理得，胸怀大畅，以前做满清奸细，时觉神明内疚，恍惚不安，此刻心头宛如移去一块大石，说不出的舒服。

袁承志忙了一夜，这才入内安睡，命洪胜海和他同睡一室。他见袁承志对己十分信任，殊无提防之意，心中很是感激。其实袁承志用混元功伤他之后，知道他要靠自己解救，如敢暗中加害，那就是害了

---

---

自身。

## 第十回 不传传百变 无敌敌千招

袁承志睡到日上三竿，这才起身。焦宛儿亲自捧了盥洗用具和早点进房，袁承志连忙逊谢。洪胜海便在旁服侍。

刚洗好脸，木桑道人拿了棋盘，青青拿着棋子，两人一齐进来。青青笑道：“贪睡猫，到这时候才起身，道长可等得急坏了，快下棋，快下棋。”袁承志向着她

---

---

瞧了一眼，忽然一笑。青青笑道：“笑甚么？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道长给你甚么好处？你这般出力给他找对手。”青青笑道：“道长教了我一套功夫。这功夫啊，可真妙啦。别人向你拳打脚踢，你却只管跟他捉迷藏，东一溜，西一晃，他再也别想打到你。”

袁承志心里一动，偷眼看木桑道人时，见他拿了两颗白子、两颗黑子，放在棋盘四角，手中拈着一颗黑子，轻轻敲击棋盘，发出丁丁之声，嘴角边露出微笑。袁承志心想：“今晚二师哥、二师嫂雨花台之约，那是非去不可的。瞧二师嫂的神气，只怕不能不动手，我又不能跟他们真打。二师哥号称神拳无敌，我全力施为，尚且未必能胜，如再相让，非受重伤不可，真有差池，只怕连命也送了。道长传授她武功，似乎别有深意。”便道：“要

---

---

我下棋，倒也可以，可是你得把这套功夫转教给我。”青青笑道：“好哇，这叫做见者有份，你跟我讲起黑道上的规矩来啦。”两人说笑了几句，袁承志就陪木桑下棋。

午饭后，袁承志和崔秋山谈起别来情由。一个知道闯王势力大张，不久就要大举入京；另一个见旧时小友已英武如斯，艺成品立，均觉喜慰。谈了一阵，又说到崔希敏和安小慧失金夺金之事。青青不住向袁承志打手势，叫他出去。崔秋山笑道：“你小朋友叫你呢，快去吧！”袁承志脸一红，不好意思便走。

崔秋山笑着起身走出。青青奔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快来，我把道长教的功夫跟你说。他教的时候我压根儿就不懂。他说：‘你硬记着，将来慢慢儿就懂了。’我怕再过一阵就全给忘了。”

---



---

当下连比带划，把木桑所授的一套绝顶轻功“神行百变”说了出来。

木桑道人轻功与暗器之术天下独步，这套“神行百变”更是精微奥妙，当年在华山之时，袁承志所学尚浅，无法领会修习，是以没有传他。青青武功虽不甚精，但记性极好，人又灵悟，知道木桑传她是宾，传袁承志是主，只是不明白为甚么要自己转言，当时生吞活剥的硬记了下来，这时把口诀、运气、脚步、身法等项一一照说。只听得袁承志心花怒放，喜不自胜。他习练木桑所传的轻功已历多年，这套“神行百变”只不过更加变化奥妙，须以更深内功作为根底，基本道理却也与以前所学的轻功无别。此时他武学修为大进，一闻要诀，便即领悟。青青有几处地方没记清楚，袁承志一问，她答不上来，便又奔进去问木桑道人。等到二次指点，袁承志已尽行明白，当下在厅中按式练了一遍。

---

---

但觉这套轻功转折滑溜，直似游鱼一般，与人动手之际，若是但求趋避自保，敌人兵刃拳脚万难及身，这才明白木桑的用意。然他知二师哥武功精绝，当年师父曾说：“你大师哥为人滑稽，不免有点浮躁。二师哥却木讷深沉，用功尤为扎实。”由此可知，二师哥的功力多半在大师哥之上，这套功夫新练未熟，以之闪避抵挡，只怕未必能成。

他凝思良久，忽然想起师父初授武功之时曾教过一套十段锦，当时自己出尽本事，也摸不到师父一片衣角，其中确是妙用无穷。木桑道人的“神行百变”功夫虽然轻灵已极，但似嫌不够沉厚，始终躲闪而不含反击伏着，对方不免无所顾忌，如和本门轻功混合使用，岂非并兼两家所长？他独自在书房中闭目寻思，一招一式的默念。旁人也不去打搅。

---

---

到得申牌时分，袁承志已全盘想通，但怕没有把握，须得试练一番。于是请焦宛儿约了十多位师兄弟，各人提了一大桶水，在练武场四周围住，自己站在中心，一摆手，各人便舀水向他乱泼，他窜高伏低，东躲西避，等到十桶水泼完，只有右手袖子与左脚上湿了一滩。各人纷纷上前道喜，贺他又练成一项绝技。

木桑道人却一直在房中呼呼大睡，全不理睬。

晚膳过后，袁承志便要去雨花台赴约。焦公礼、焦宛儿父女想同去解释，青青要随伴助阵，袁承志都婉言相却。青青撅起了嘴很不高兴。

袁承志道：“他们是我师哥师嫂，今晚我只是挨打不还手，你瞧着一定生气，岂不是坏了我的事？”青青道：“你让他们三招也就是了，干么老不还手？”袁承

---

---

志道：“我要用你教我的功夫，瞧他们打不打得着我。”青青拍手笑道：“那我更要去瞧瞧，亲眼看我乖徒儿大显身手。你怕我得罪你师哥师嫂，我一句话不说就是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肯装哑巴？”青青点头道：“好，就装哑巴。”袁承志拗不过她，只得让她同去。进去向木桑告辞，只见他向着里床而睡，叫了几声不醒，崔秋山却已不知去向。

两人向焦家借了两匹健马，二更时分，已到了雨花台畔。

见四下无人，便下马相候，等了半个时辰，只见东边两人奔近，跟着轻轻两声击掌。袁承志拍掌相应。

一人说道：“袁师叔到了么？”听声音是刘培生。袁承志道：“我在这里等候师哥师嫂。”眼见刘培生和梅剑和走近，远处一个女子声音叫道：“好啊，果然来

---

---

了！”

语声刚毕，两个人影便奔到跟前。青青一惊，心想这两人来得好快。梅刘二人往外一分，那两个人影倏地窜出，正是归辛树和归二娘夫妇。远处又有一个人奔来，袁承志见她身形，知是飞天魔女孙仲君。她功夫可就和师父师娘差得远了，奔了好一阵才到跟前。她手中抱着一个小孩，是归氏夫妇的孩子。

归二娘冷冷的道：“袁爷倒是信人，我夫妇还有要事，别耽搁辰光，这就进招吧。”袁承志躬身行礼，恭恭敬敬的道：

“小弟今日是向师哥师嫂陪罪来的。小弟折断师嫂的宝剑，实是事前未知。冒犯之处，还请师哥师嫂瞧在师父面上，大量包容。”归二娘冷笑道：“你是不是我们师弟，谁也不知，先过了招再说。”袁承志只是推让，不肯动手。

---

---

归二娘见他一味退缩，心想若非假冒，何必如此胆怯气馁？忽地左掌提起，斜劈下来。袁承志疾向后仰，掌锋从鼻尖上急掠而过，心中暗惊：“瞧不出她女流之辈，掌法如此凌厉了得。”归二娘一击不中，右拳随上，使的正是华山派的破玉拳。袁承志对这路拳法研习有素，成竹在胸，当下双手下垂，紧贴大腿两侧，以示决不还手，身子晃动，使开融会了“神行百变”和十段锦的轻功，在归二娘拳脚的空隙中穿来插去。归二娘连发十余急招，势如暴风骤雨，都被他侧身避开。

归辛树在旁瞧得凜然心惊，暗想这少年怎地如此了得，他的轻功有些确是本门身法，但大半却又截然不同，莫非这少年是别派奸徒，不知如何，竟偷学了本门的上乘功夫去？当下全神注视，只怕妻子吃亏。

归二娘见袁承志并不还手，心想你如

---

---

此轻视于我，叫你知道归二娘的厉害！双拳如风，越打越快，她既知对方并不反击，便把守御的招数尽数搁下，招招进袭。

袁承志暗暗叫苦，想不到二师嫂将这路破玉拳使得如此势道凌厉，加之只攻不守，威力更是倍增，心想当真抵挡不住之时，说不得，也只好伸手招架了。

孙仲君见袁承志双手下垂，任凭师娘出手如何迅捷，始终打不中他一招，越看越恼，斜眼见青青站在一旁，看得兴高采烈，满脸笑容，当即将小师弟往梅剑和手中一送，拔出长剑纵身而前，向青青胸口刺去。

青青吃了一惊，疾忙侧身避开。她受袁承志之嘱，此行不带兵刃，被孙仲君刷刷数剑，逼得手忙脚乱。她武功本就不及，更何况赤手空拳，数招之后，立即危

---

---

险万状。

袁承志听她惊呼，便想过去救援，但被归二娘紧紧缠住了无法脱身。

归辛树向孙仲君喝道：“别伤人性命。”孙仲君道：“此人是金蛇郎君的儿子。这轻薄少年，正是罪魁祸首。”归辛树曾听江南武林中人言道金蛇郎君心狠手辣，并非善良之辈，也就不言语了。孙仲君见师父已然默许，剑招加紧，白光闪闪，眼见青青便要命丧当地。

袁承志见局势紧迫，忽地双腿齐飞，两手仍是贴在胯侧，但两腿左一脚右一脚，连环六脚，都是快要踢到归二娘身上时倏地收回，然而已将她逼得连退六步。袁承志就此摆脱，纵身跃起，空中转身前扑，左手双指点向孙仲君后心，要夺落她手中长剑，忽听身旁一声长啸，一股劲风猛向腰间袭来。

---



---

他不暇攻敌，先拆来招，右掌勾住来人手腕一带，哪知来人丝毫不动，自己却被他反力推了出去。袁承志自下山以来，从未遇到劲力如此深厚之人，知道必是二师兄出手，不由得一惊：“我原知二师哥武功非同小可，没料到他身材瘦瘦小小，竟具如此神力。”

他落下地后，身子便如木桩般猛然钉住，毫不摇晃。叫道：“二师哥，小弟得罪！”叫声未歇，归辛树左掌已到身前。

袁承志这次有了提防，左肩微侧，来掌打空，正是今日学会的“神行百变”身法。

归辛树适才跟他一带一推，已察觉他内劲全是本门混元功，招式可以偷学，内力却须亲传，只这一推之间，便知他确是师父新收的小徒弟。第二招出手如电，眼

---

---

见一掌便可打到他肩头，生怕打伤了他，师父脸上须不好看，手掌将到时潜力斜回，只使了三成力，哪知道对方滑溜异常，在间不容发之际竟尔躲开，不觉也是一惊，喝道：“好快的身法！”拳随声落，呼呼数招。他拳法与归二娘一模一样，但功力之纯，收发之速，实已臻炉火纯青之境，袁承志既惊且佩，心想怪不得二师哥享名如此之盛，他几个徒儿出来，武林中一般好手都对之恭敬异常，原来他手下也当真了得。这时哪里还敢有丝毫怠忽？“神行百变”的身法初学乍练，尚颇生疏，对付归二娘绰绰有余，用来与二师哥过招只怕躲不过他的十拳，于是也展开师门所授绝艺，以破玉拳法招架。

二人拳法相同，诸般变化均是了然于胸，越打越快，意到即收，未沾先止，可说是熟极而流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我在华山跟师父拆招，也不过如此。”但与师父拆招，明知并无凶险，二师哥却是拳掌沉

---

---

重，万万受不得他一招，虽知青青命在顷刻，竟无余暇去瞧她一眼，霎时之间，背上冷汗直淋。他急欲去救青青，出招竭尽全力，更不留情，心想：“青弟若是丧命，就算你是师哥，我也杀了你！”

这边孙仲君见袁承志被师父绊住，心中大喜，剑法更见凌厉。刘培生与梅剑和同时叫道：“师妹不可伤人……”叫声未歇，孙仲君挺剑猛向青青胸口刺到。青青难以闪避，急向后仰，打个滚逃开。孙仲君反剑横削，青青一低头，头巾登被削落，长发四散，下垂披脸。孙仲君见她原来是个女子，一呆之下，挺剑又刺。

忽听得头顶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：“好狠的女娃子！”树顶一团黑影直扑下来，起脚将她长剑踢飞。孙仲君大吃一惊，退了两步，月光下见那人道装打扮，须眉俱白，挡在青青身前。她与梅、刘二人不知这老道是谁，归二娘却认得他是师

---

---

父的好友木桑道人，便即过来见礼。木桑笑道：“别忙行礼，且瞧他哥儿俩练武。”

归二娘回头看丈夫时，只见两条人影夹着呼呼风声，打得激烈异常。归辛树力大招沉，袁承志身手快捷。一个熟嫻本门武功，一个兼收三家之长，当真各擅胜场，难分高下。

袁承志初时挂念青青的安危，甚是焦急，待见木桑道人到来相救，这才全神与师兄拆解，招数中形同拚命的狠辣之劲，却也收了。两人越斗越紧，本门的伏虎掌、劈石拳、破玉拳、混元掌等等上乘功夫全都使上了。袁承志毕竟功力较浅，修习没归辛树之久，斗到近千招时，便渐落下风。

归二娘见丈夫越来越是攻多守少，心中暗喜，但见袁承志本门功夫如此纯熟，

---

---

也已毫不怀疑他确是师弟，于他拳术造诣之精，也不禁暗暗佩服。

又拆得数十招，袁承志突然拳法一变，身形便如水蛇般游走不定。这是金蛇郎君手创的“金蛇游身拳”，系从水蛇在水中游动的身法中所悟出。不过这套掌法中所有阴毒击敌的招数，袁承志此时都舍弃不用，却加上“神行百变”轻功。但见他倏进倏退，忽东忽西，旁观各人眼都花了。归辛树拳法虽高，却也看不明白他的身法，竟无下手之处，不由得心下焦躁，寻思：“我号称神拳无敌，可是和这个小师弟已拆了一千招以上，兀自奈何他不得。我这个外号，可有点名不副实了。”

袁承志横趋斜行，正自急绕圈子，归辛树忽地跳开，叫道：“且住！”袁承志疾忙站定，说道：“是！”心想：“他打我不到，双方就算平手。各人顾住面子，也就算了。”

---

---

却见归辛树向空中一揖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也来啦。”

袁承志吃了一惊，只见一株大树上连续纵下四人，当先一人正是恩师穆人清。

袁承志大喜，抢上拜倒，站起身来时，见师父身后是崔秋山和大师兄铜笔铁算盘黄真，最后一人竟是哑巴。

袁承志忽遇恩师故人，欣喜异常，和哑巴打了几个手势，心想自己终究阅历太浅，只顾与二师哥过招，没留神四下情势，要是树上躲着的不是师父而是敌人，岂不是中了他人的暗算？二师哥却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江湖上的大行家毕竟不同，不由得心中钦佩。

穆人清摸摸袁承志的头顶，微笑道：“你大师哥说了你在浙江衢州的事，做得

---

---

不错。”随即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少年人为甚么不敬尊长，跟师哥、师嫂动起手来？”袁承志低头道：“是弟子不是，下次决计不敢啦。”走过去向归辛树夫妇连作了两个揖，说道：“小弟向师哥师嫂赔罪。”

归二娘性子直爽，对穆人清道：“师父，你倒不必怪师弟动手，那是我们夫妇逼他的。我们怪他用别派武功，来折辱我们这几个不成器的徒弟。”说着向梅剑和等三人一指。

穆人清道：“说到门户之见，我倒看得很淡。喂，剑和，过来，我问你，你袁师叔跟师兄动手，是他不好。你们三人却怎么又跟师叔过招了？咱们门中的尊卑之分，大家都不管了么？”梅剑和在师祖面前不敢隐瞒，便把闵子华寻仇的经过，原原本本说了，提到孙仲君断人臂膀之事，只说“跟焦公礼的一名徒弟动了手”，就

---

---

此轻描淡写的一言带过。他言语中所着重的，却是袁承志踩断了归二娘赐给孙仲君的长剑。

青青忍不住插口道：“这位飞天魔女孙仲君，好没来由的，一剑就把人家一条臂膀削了下来。那个人只不过奉了师父之命送封信来，是个老老实实的好人。袁大哥说，他华山派门人不能滥伤无辜，他既见到了，若是不管，要给师父责罚的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出头管上这桩事。他说无意中得罪了师哥、师嫂，心里难过得很，可又没有法子。”她知道袁承志不擅言辞，一切都代他说了。

穆人清脸如严霜，问道：“真的么？”归氏夫妇不知此事，望着孙仲君。梅剑和低声道：“孙师妹当时认定他是坏人，是以手下没有容情，而今已很是后悔，请师祖饶恕。”

---



---

穆人清大怒，喝道：“咱们华山派最大的戒律是不可滥伤无辜。辛树，你收这徒儿之时，有没教训过她？”

归辛树从来没见过师父气得如此厉害，急忙跪倒，说道：“弟子失于教诲，是弟子不是。请师父息怒，弟子一定好好责罚她。”归二娘、梅、刘、孙四人忙都跟着跪在归辛树之后。

穆人清怒气不息，骂袁承志道：“你见了这事，怎么折断了她的剑就算了事？怎么不把她的臂膀也砍下来？咱们不正自己门风，岂不被江湖上的朋友们耻笑？”

袁承志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，弟子处置得不对。”

穆人清道：“这女娃儿，”说着向青青一指，对孙仲君道：“又犯了甚么十恶不赦的恶行，你却连使九下狠招杀着，非

---

---

取她性命不可？你过来。”

孙仲君吓得魂不附体，哪敢过去？伏在地下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徒孙只道她是男人，是个轻薄之徒……”

穆人清怒道：“你削下她帽子，已见到她是女子，却仍下毒手。再说，是男人就可滥杀吗？单凭你‘飞天魔女’这四字外号，就可想见你平素为人。你不过来吗？”归二娘知道师父要将她点成废人，卸去全身武功，只得磕头求道：“师父你老人家请息怒，弟子回去，一定将她重重责打。”穆人清道：“你砍下她的肩膀，明儿抬到焦家去求情赔罪。”归二娘不敢作声。袁承志道：“徒儿已向焦家赔过罪，又答应传授一门武功给那人，因此焦家这边是没事了。”穆人清哼了声，道：“木桑道兄幸亏不是外人，否则真叫他笑死啦。究竟是他聪明，吃了本门中不肖子弟的亏，一生不收徒弟，也免得丢脸呕

---

---

气。都起来吧！”众人都站了起来。

穆人清向孙仲君一瞪眼，孙仲君吓得又跪了下来。穆人清道：“拿剑过来。”孙仲君心中怦怦乱跳，只得双手捧剑过顶，献了上来。

穆人清抓住剑柄，微微一抖，孙仲君只觉左手一痛，鲜血直流，原来一根小指已被削落。穆人清再将剑一抖，长剑断为两截，喝道：“从今而后，不许你再用剑。”孙仲君忍痛答道：“是。徒孙知错了。”她又羞又惊，流下泪来。

归二娘撕下衣角，给她包裹伤处，低声道：“好啦，师祖不会再罚你啦。”

梅剑和见师祖随手一抖，长剑立断，这才知袁承志接连震断他手中长剑，确是本门功夫，心想原来本门武术如此精妙，我只学得一点儿皮毛，便在外面耀武扬

---

---

威，想起过去的狂妄傲慢，甚是惶恐惭愧，又怕师祖见责，不禁汗流浹背。

穆人清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却不言语，转头对袁承志道：“你答应传授人家功夫，可得好好的教。你教甚么呀？”袁承志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弟子未得师父允准，不敢将本门武功妄授别人，只想传他一套独臂刀法。那是弟子无意中学来的杂学。”

穆人清道：“你的杂学也太多了一点呀，刚才见你和你二师哥过招，好似用上了木桑道长的‘神行百变’功夫。有这位棋友一力帮你，二师哥自然是奈何你不得了。”说罢呵呵大笑。木桑道人笑道：“承志，你敢不敢跟你师父撒谎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弟子不敢。”木桑道：“好，我问你，自从离开华山之后，我有没有亲手传授过你武功？听着，我有没亲手传授？”

---

---

袁承志这才领会，木桑所以要青青转授，原来是怕师父及二师哥见怪，这位道长机灵多智，一切早在他意料之中，于是答道：“自下华山之后，道长没亲手教过我武功，这次见面，就只下过两盘棋。”又想：“这话虽非谎言，毕竟用意在欺瞒师父，至少是存心取巧。但这时明言，二师哥必定会对道长见怪，待会背着二师哥，须得向师父禀明实情。”

木桑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再跟师兄练过。我以前教过你的武功，一招都不许用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二师哥号称无敌神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弟子本已抵挡不住，只有躲闪避让，正要认输，请二师哥停手，哪知他已见到了师父。一过招，弟子就再没能顾到旁的地方。”穆人清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。道长既然要你们练，献一下丑又怕怎的？”

袁承志无奈，只得整一下衣襟，走近

---

---

去向归辛树一揖，道：“请二师哥指教。”归辛树拱手道：“好说。”转头对穆人清道：“我们错了请师父指点。”两人重又放对。

这一番比试，和刚才又不相同。归辛树在木桑道人、师父、大师兄及众徒弟之前哪能丢脸？只见他攻时迅如雷霆，守时凝若山岳，名家身手，果真不凡。袁承志也是有攻有守，所使的全是师门绝技，拆了一百余招，两人拳法中丝毫不见破绽。

穆人清与木桑在一旁捻须微笑。木桑笑道：“真是明师门中出高徒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看了你这两位贤徒，我老道又有点眼红，后悔当年不好好教几个徒儿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两人又拆了数十招。

归辛树久斗不下，渐渐加重劲力，攻势顿骤。袁承志寻思，打到这时，我该当让他一招了。但归辛树招招厉害异常，只

---

---

要招架不用全力，立即身受重伤，要让他一招，实是大大的难事，斗到分际，忽想：“听师父刚才语气，对我贪多务得，研习别派杂学，似乎不大赞可。先前我单使本门拳法，数百招后便居劣势，直至用上了木桑道长与金蛇郎君的功夫，才稍微占了一点上风，现下又单使本门武功，仍只能以下风之势打成平手，这岂不是说别派武功胜过本门功夫了？我得以别派武功输了给他。道长不许我用他所传的功夫，我便使金蛇郎君的武功。”当下拳招一变，使的是一套“金蛇擒鹤拳”。

归辛树见招拆招，攻势丝毫不缓。袁承志突然连续四记怪招，归辛树吃了一惊，回拳自保。袁承志缓了一口气，运气于背。归辛树见他后心突然露出空隙，见虚即入，武家本性，当下毫不思索，一掌扑击对方背心。袁承志早已有备，身子向前一扑，跌出四五步，回身说道：“小弟输了。”归辛树一掌打出，便即懊悔，只

---

---

怕师弟要受重伤，忙抢上去扶，哪知他茫然未觉，甚是惊疑。原来袁承志既已先运气于背，乘势前扑时再消去了对方大半掌力，又有木桑所赐的金丝背心保护，虽然背上一阵剧痛，却未受伤。

袁承志回过身来，众人见他长衣后心裂成碎片，一阵风过去，衣片随风飞舞。青青极为关心，忙奔过来问道：“不碍事了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放心。”

穆人清向归辛树道：“你功夫确有精进，但这一招使得太狠，你知道么？”归辛树道：“是，袁师弟武功了得，弟子很是佩服。”穆人清道：“他本门功力是不及你精纯，还差着这么一大截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前些时候曾听人说，你们夫妇纵容徒弟，在外面招摇得很是厉害。我本来想你妻子虽然不大明白事理，你还不是那样的人，但瞧你刚才这样对付自己师弟，哼！”归辛树低下了头，道：“弟子

---



---

知错了。”木桑道：“比武过招，下手谁也不能容情，反正承志又没受伤，你这老儿还说甚么的？”穆人清这才不言语了。

归辛树夫妇成名已久，隐然是江南武林领袖，这次被师父当众责骂，虽因师恩深重，于师父并无怨怼之意，但对袁承志却更是怀愤。

穆人清道：“闯王今秋要大举起事，你们招集门人，立即着手联络江南武林豪杰，一待闯王义旗南下，便即揭竿响应。”

归辛树夫妇齐声应道：“是。”穆人清眼望归辛树，脸色渐转慈和，温言道：“辛树，你莫说我偏爱小徒弟。你年纪虽已不小，在我心中，你仍与当年初上华山时的小徒弟一般无异。”

归辛树低下头来，心中一阵温暖，说

---

---

道：“是，弟子心中也决没说师父偏心。”穆人清道：“你性子向来梗直，三十年来专心练武，旁的事情更是甚么也不愿多想。可是天下的事情，并非单凭武功高强便可办得了的。遇上了大事，更须细思前因后果，不可轻信人言。”归辛树道：“是，弟子牢牢记住师父的教训。”

穆人清对袁承志道：“你和你这位小朋友动身去北京，打探朝廷动静，但不得打草惊蛇，也不能伤害皇帝和朝中权要，若是访到重大消息，就去陕西报信。”袁承志答应了。

穆人清道：“我今晚要去见七十二岛盟主郑起云和清凉寺的十力大师。听说十力大师刚接到五台山清凉寺住持法旨，派他接任河南南阳清凉下院的住持，一来向他道喜，二来要跟他商量商量河南武林中的事情。道兄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木桑笑道：“你们是仁人义士，忧国为民，整天

---

---

忙得马不停蹄。贫道却是闲云野鹤，我想耽搁你小徒弟几天功夫，成么？”穆人清笑道：“反正他答应教人家武功，在南京总得还有几天逗留。你们多下几盘棋吧。你还有多少本事，索性一股脑儿传了他吧。”

木桑却似意兴阑珊，黯然道：“这次下了这几局棋，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有得下。”穆人清一愕，道：“道兄何出此言？眼下民怨如沸，闯王大事指日可成。将来四海宴安，天下太平，众百姓安居乐业，咱们无事可为。别说承志，连我也可天天陪你下棋。”

木桑摇头道：“未必，未必！旧劫打完，新劫又生，局中既有白子黑子，这劫就循环不尽。”穆人清笑道：“多日不见，道兄悟道更深。我们俗人，这些玄机可就不懂了。”哈哈一笑，拱手道别。黄真和崔秋山都跟了过去。

---

---

那哑巴却站住不动，大打手势，要和袁承志在一起。穆人清点头允可，笑道：“好吧，你记挂你的小朋友，就跟着他吧。”哑巴大喜，奔过来将袁承志抱起，将他掷向空中，待他落下，伸手接住，那是袁承志幼时他二人在华山常干的玩意。

青青吓了一跳，月光下见他脸有喜色，才知他并无恶意。

哑巴跟着从背上包袱中抽出一柄剑来，交给袁承志，正是那柄金蛇剑。原来他上次随袁承志进入山洞插回金蛇剑，此次离山，见穆人清示意要去和袁承志相会，心想山上无人，这把宝剑可别让人偷了去，于是进洞去拔了出来，藏在包袱之中，却连穆人清也不知道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此剑是青弟父亲的遗物，我暂且收着使用，日后我传她金蛇剑法，再将这剑还归给她。”青青拿过剑来观看，想到父亲母

---

---

亲，心中一阵难过。

袁承志与师父见面又要分手，很是恋恋不舍。穆人清笑道：“你很好，不枉大家教了你一场。”袍袖一拂，已隐没在黑暗之中。归辛树夫妇拱手相送，待师父及大师兄走得不见，向木桑躬身一揖，一言不发，抱了孩子，带领三个徒弟就走。

木桑向袁承志道：“他们对你心中怀恨，这两人功夫非同小可，日后遇上可要小心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无端端得罪了二师兄，心头郁郁，回到焦家，倒头便睡。

第二日刚起身，青青大叫大嚷的进来，捧着个木制的拜盒，笑道：“你猜是甚么？”袁承志兀自提不起兴致，道：“有客人来么？”青青揭开盒盖，满脸笑容，如花盛开。

只见盒中一张大红帖子，写着“愚教

---

---

弟闵子华拜”几个大字。青青象起帖子，下面是一张房契，一张屋里家具器物的清单。袁承志见闵子华遵守诺言，将宅子送了过来，很是过意不去，忙换了袍褂过去道谢。哪知闵宅中人已走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两个下人在四处打扫。袁承志一问，说是闵二爷一早就带同家人朋友走了，去甚么地方却不知道。

袁承志和青青取出金蛇郎君遗图与房子对看，见屋中通道房舍虽有不少更动，但大局间架，若合符节。两人大喜，知道这座“魏国公赐第”果然便是图中所指，按着图上藏宝记号寻索，原来是在后花园的一间柴房之中。

这天下午，焦宛儿派了人来帮同打扫布置，还拨了两名婢女服侍青青，其他厨子、门公、花匠、侍仆、更夫、马夫一应俱全，洪胜海便做了总管。袁承志道：“这位焦姑娘年纪轻轻，想得倒真周到。”

---

---

青青抿嘴笑道：“若能请得到她来这大宅子亲主家务，那就一定周到之极啦！我可……我可……”脸上一红，下面的话可不便说了。袁承志一怔，随即明白，心想她甚么都好，就是小心眼儿，一笑之下，不再接口。

当晚二更过后，袁承志叫了哑巴，二人搬出柴房中柴草，拿了铁锹，挖掘下去。青青仗剑在柴房外把风。挖了半个时辰，只听得铮的一声，铁锹碰到了一块大石，铲去石上泥土，露出一块大石板来。两人合力将石板抬起，下面是个大洞。

青青听得袁承志喜叫，奔进来看。袁承志道：“在这里啦。”

取了两捆柴草，点燃了丢在洞里，待秽气驱尽，打手势叫哑巴守外面，与青青循石级走下去，火把光下只见十只大铁箱排成一行。铁箱都用巨锁锁住，钥匙却遍

---

---

寻不见。

袁承志再取图细看，见藏宝之处左角边画着一条小小金龙，灵机一动，拿起铁锹依着方位挖下去，挖不了几下，便找到一只铁盒，盒子却没上锁。他记起金蛇郎君的盒中毒箭，用绳缚住盒盖上的铁环，将铁盒放得远远的，用绳拉起盒盖，过了一会，见无异状，移进火把看盒中时，见盒里放着一串钥匙，还有两张纸。

取起上面一纸，见纸上写道：“吾叔之叛，武臣无不降者。魏国公徐辉祖以功臣世勋，忠于社稷，殊可嘉也。内府重宝，仓皇不及携，魏公为朕守之。他日重光宗庙社稷，以此为资。

建文四年六月庚申御笔。”

袁承志看了不禁凛然，心想这果然是燕王篡位之时建文帝所遗下的重宝。

---



---

原来明朝开国，大将军徐达功居第一。他和明太祖朱元璋是布衣之交。朱元璋做了皇帝后，还是称他为“徐兄”。徐达自然不敢再和皇帝称兄道弟，始终恭敬谨慎。

有一天，明太祖和他一起喝酒，饮酒中间，说道：“徐兄功劳很大，还没安居的地方，我的旧邸赐了给你吧。”（《明史·徐达传》原文是：“徐兄功大，未有宁居，可赐以旧邸。”）

所谓旧邸，是太祖做吴王时所居的府第，他登极为帝之后，自然另建宫殿了。徐达心想：太祖自吴王而登极，自己若是住到吴王旧邸之中，这个嫌疑可犯得大了。他深知太祖猜忌心极重，当下只是道谢，却说甚么也不肯接受。

太祖决定再试他一试，过了几天，邀

---

---

了徐达同去旧邸喝酒，不住劝酒，把他灌醉了，命侍从将他抬到卧室之中，放在太祖从前所睡的床上，盖上了被。徐达酒醒之后，一见情形，大为吃惊，急忙下阶，俯伏下拜，连称：“死罪！”侍从将情形回奏，太祖一听大喜，心想此人忠字当头，全无反意，当即下旨，在旧邸之前另起一座大宅赐他，亲题“大功”两字，作为这宅第所在的坊名。那便是南京“大功坊”和“魏国公赐第”的由来。

据笔记中载称，徐达虽然对皇帝恭顺，太祖还是怕他造反。洪武十八年，徐达背上生疽。据说生背疽之人，吃蒸鹅立死。太祖派人慰问，附赐蒸鹅一只。徐达泪流满面，当着使者把一只蒸鹅吃个干净，当夜就毒发而死。生背疽而吃了蒸鹅，未必便死，但朱元璋赐这蒸鹅，便是赐死，徐达纵然吃了蒸鹅无事，也只好服毒自尽。此事正史不载，不知是否属实。

---

---

徐达有四子三女，三个女儿都作太祖儿子的王妃，长女是燕王王妃，后来便是成祖的皇后，次女是代王王妃，三女是安王王妃。燕王起兵造反，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忠于建文帝，带兵力抗燕军。徐达的幼子徐增寿却和姊夫燕王暗中勾结。燕王兵临南京城下，建文帝召徐增寿来质问。徐增寿不答，建文帝亲手挥剑斩了他。

成祖篡位后，徐辉祖搬入了父亲的祠堂居住，不肯朝见。

成祖派官吏审问，徐辉祖写了“我父开国功臣，子孙免死”十个大字回报。成祖见了大怒，但他初即帝位，要收拾人心，饶了他不杀。徐辉祖对建文帝忠心耿耿，始终在图谋复辟。他后人世袭魏国公，一直统带守卫南京的部队，直至明亡。明朝南京守备府位尊权重，南京百姓只知“守备府徐公爷”，却不知魏国公，是以袁承志和青青打听不着。

---

---

成祖感念徐增寿为己而死，追封他为定国公。因此徐达的子孙共有魏国公和定国公两个公爵。两位公爵的后裔一居南京，一居北京。徐辉祖得罪了成祖，他子孙不敢再在大功坊的赐第居住，另行迁居。大功坊赐第数度易手，经过二百四十多年，后人再也不明这座旧宅的来历。这中间的经过，袁承志和青青自然不知。

袁承志看第二张纸时，见写的是一首律诗，诗云：“牢落西南四十秋，萧萧白发已盈头。

乾坤有恨家何在？江汉无情水自流。

长乐宫中云气散，朝元阁上雨声收。

新蒲细柳年年绿，野老吞声哭未休。

”

---

---

笔迹与另一信一模一样，只是更见苍劲挺拔。原来此诗是建文帝在闽粤川滇各地漫游四十年后，重还金陵所作。他经历永乐（成祖）、洪熙（仁宗）、宣德（宣宗）、正统（英宗）各朝之后，已是六十余岁，复位之想早已消尽，回来抚视故物，不禁感慨无已，从此飘然出世，不知所终。此中过节，袁承志和青青自然猜想不到。袁承志不懂诗中说些甚么，青青更急欲察看箱中物事，对诗笺随意一瞥，便放在一旁。

袁承志取出钥匙，将铁箱打开，一揭箱盖，只觉耀眼生花，一大箱满满的都是宝玉、珍珠，又开一箱，却是玛瑙、翡翠之属，没一件不是价值巨万的珍物。青青低声惊呼，不由得脸上变色，又惊又喜。抄到底下，却见下半箱叠满了金砖，十箱皆是如此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些宝物是明太祖当年

---

---

在天下百姓身上搜刮而来，咱们用来干甚么？”青青和他相处日久，明白他心意，知道只要稍生贪念，不免遭他轻视，便道：“咱们说过，寻到财物，要助闯王谋干大事，自然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”袁承志大喜，握住她手，说道：“青弟，你真是我的知己。”

袁承志自幼即知父亲尽瘁国事，废寝忘食，非但不贪钱财，连家庭中的天伦之乐、朋友间的交游之娱，也难以得享。

当年应松教他读书，曾教过袁崇焕自叙心境的一篇文章，其中说道：“予何人哉？十年以来，父母不得以为子，妻孥不得以为夫，手足不得以为兄弟，交游不得以为朋友。予何人哉？”

直谓之曰‘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’可也。”当时年幼，还不能完全体会父亲尽心竭力、守土御敌的精忠果毅，成长后每

---

---

想到“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”那句话，不由得热血沸腾，早就立志以父为榜样。袁崇焕为人题字，爱写“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，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”两句，袁承志所存父亲遗物，也只有这一幅字而已。这时他见到无数金银财宝，所想到的自然是如何学父亲的言行好样，如何将珍宝用于保国卫民。

青青却出身于大盗之家，向来见人逢财便取，管他有主无主，义与不义。何况这许多价值连城的珠宝，都是凭她父亲遗图而得，若不是她对袁承志钟情已深，岂肯不据为己有？

听袁承志称自己为“知己”，不由得感到一阵甜意，霎时间心头浮起了两句古诗：“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有了这许多资财，咱们就可到北京去大干一番事业。明朝皇帝搜

---

---

刮而来，咱们就用来相助闯王，推倒明朝皇帝。”青青笑道：“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不错。你掉书包的本事可了不起。”

次日下午，袁承志命洪胜海到焦家去把罗立如叫来。他断臂伤势还很沉重，听得袁承志见招，立即命人相扶，喜气洋洋的到来，见面后便要行拜师之礼。

袁承志坚辞不受，叫他坐着，将一套独臂刀法细细说了给他听。罗立如武功本有根底，袁承志又一招一式的教得甚是仔细，连续教了五天，罗立如已牢牢记住，只待臂伤痊了，就可习练。袁承志这套刀法得自《金蛇秘笈》，与江湖上流传的左臂刀法大不相同，招招险，刀刀快，实是厉害不过。罗立如虽断一臂，却换来了一套足以扬名江湖的绝技，可说是因祸得

---



---

福，心里欢喜不尽。

袁承志了结这件心事后，雇了十多辆大车，预备上道赴京。焦公礼父女及众门徒大摆筵席，殷勤相送。袁承志请焦公礼送信给闵子华，将大功坊宅第仍然交还。焦公礼应承办理。太白三英等汉奸则送交官办。

这日秋高气爽，金风送暑，袁承志、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一行人别过木桑道人，将十只铁箱装上大车，向北进发。焦公礼父女及众弟子同过长江，送出三十里外，方才作别。江北一带仍是金龙帮的地盘，焦公礼事先早已派人送讯，每个码头都有人殷勤接送。

行了十多日，来到山东界内。洪胜海道：“相公，这里已不是金龙帮的地界。从今日起，咱们得多留一点儿神啦。”青青道：“怎么？有人敢来太岁头上动土

---

---

吗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方今天下盗贼如毛，山东强人尤多。最厉害的是两帮。”青青道：“一帮是你们渤海派了。”洪胜海笑道：“渤海派专做海上买卖，陆上的东西，就算黄金宝贝丢在地下，我们也是不捡的。”青青笑道：“原来贵派不算，那么是哪两帮？”洪胜海道：“一帮是沧州千柳庄褚红柳褚大爷的手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也曾听师父说起过褚红柳以朱砂掌驰名江湖。”洪胜海道：“正是。另一帮在恶虎沟开山立柜，大当家阴阳扇沙通天武功了得，手下人多势众。”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咱们以后小心在意，每晚一人轮流守夜。”

走了两日，正当中午，迎面鸾铃响处，两匹快马疾奔而来，从众人身旁擦过。洪胜海说道：“那话儿来啦。”他想袁承志武功极高，自己也非庸手，几个毛贼也不放在心上。过不是一个时辰，那两乘马果然从后赶了上来，在骡车队两旁掠了

---

---

过去。青青只是冷笑。洪胜海道：“不出十里，前面必有强人拦路。”哪知走了十多里地，竟然太平无事。当晚在双石铺宿歇。洪胜海啧啧称奇，道：“难道我这老江湖走了眼了。”

次日又行，走不出五里，只见后面四骑马远远跟着。洪胜海道：“是了，他们昨儿人手还没调齐，今日必有事故。”中午打过尖后，又有两骑马趟下来看相摸底。洪胜海道：“这倒奇了，道上看风踩盘子，从来没这么多人的。”行半日，又见两乘马掠过骡队。

洪胜海皱眉思索，忽道：“是了。”对袁承志道：“相公，咱们今晚得赶上一个大市镇投宿才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？”

洪胜海道：“跟着咱们的，不止一个山寨的人马。”青青道：“是么？有几家

---

---

寨主看中了这批货色？”洪胜海道：“要是每一家派了两个人，那么前前后后已有五家。”青青笑道：“那倒热闹。”袁承志问道：“他们又怎知咱们携了金银财宝？倘若咱们这十只铁箱中装满了沙子石头，这五家大寨主岂不是白辛苦一场？”青青笑道：“这个你就不在行了。大车中装了金银，车轮印痕、行车声响、扬起的尘土等等都不相同。别说十只大铁箱易看得很，便是你小慧妹妹的二千两黄金，当日也给我这小强人看了出来。常言道得好：‘隔行如隔山。’你自然不懂的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洪胜海心想：“小姐这样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，难道从前也是干我们这一行的？”

说话之间，又是两乘马从车队旁掠过，青青冷笑道：“想动手却又不敢，骑了马跑来跑去，就是瞎起忙头。这般脓包，人再多也没用！”洪胜海正色道：“小姐，好汉敌不过人多。咱们虽然不怕，

---

---

但箱笼物件这么多，要一无错失，倒也得费一番心力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咱们今晚就在前面的石胶镇住店，少走几十里吧。”

到了石胶镇上，拣了一家大店住下。袁承志吩咐把十只铁箱都搬在自己房中，与哑巴两人合睡一房。刚放好铁箱，只见两条大汉走进店来，向袁承志望了一眼，对店伙说要住店。

店伙招呼两人入内，前脚接后脚，又有两名粗豪汉子进来。

袁承志暗暗点头，心下盘算已定，晚饭过后，各人回房睡觉。

睡到半夜，只听得屋顶微微响动，知道盗伙到了。他起身点亮了蜡烛，打开铁箱，取出一把把明珠、宝石、翡翠、玛瑙，在灯下把玩。奇珍异宝在灯下灿然生

---

---

光，只见窗棂之边、门缝之中，不知有多少只贪婪的眼睛在向里窥探。

洪胜海听得声音，放心不下，过来察看，他一走近，十余名探子俱各隐身。洪胜海微微冷笑，在袁承志房门上轻敲数下。袁承志道：“进来吧！”

洪胜海一推门，房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原来竟没关上。他一进房，只见桌上珠光宝气，耀眼生辉，不觉呆了，走近看时，但见有指头大小的浑圆珍珠，有两尺来长的朱红珊瑚，有晶莹碧绿的大块祖母绿，此外猫儿眼、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紫玉，没一件不是无价之宝。

洪胜海本不知十只铁箱中所藏何物，只道都是金银，这才引起群盗的贪心，哪知竟有如许珍品。他在江湖多年，见多识广，但这么多、这么贵重的宝物却从未见过，袁相公却从何处得来，倒真令人不解

---

---

了。他走到袁承志身边，低声道：“相公，我来收起了好么？外面有人偷看。”袁承志也低声道：“正要让他们瞧瞧。反正是这么一回事。”拿起一串珍珠，大声问道：“这串珠子拿到京里，你瞧卖得多少银子？”

洪胜海道：“三百两银子一颗，那是再也不能少了。这里共是二十四颗，少说也值得一万五千两银子。”袁承志奇道：“怎么是一万五千两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单是这么大、这么圆、这么光洁的一颗珠子，已经十分少见，难得的是二十四颗竟一般大小，全无瑕疵。一颗值三百两银子，那么二十四颗至少值得一万五千两。”

这番话只把房外群盗听得心痒难搔，恨不得立时跳进去抢了过来。只是上面头领有令，看中这批货的山寨太多，大伙要商量好了再动，免伤同道和气，谁也不许

---

---

先行下手。眼见袁承志向洪胜海摆摆手，笑着睡了，烛火不熄，珠宝也不收拾，摊满了一桌，只把群盗引得面红耳赤，不住干咽唾涎。

袁承志自发觉群盗大集，意欲劫夺，一路上便在盘算应付之策，正如洪胜海所说：“好汉敌不过人多。箱笼物件这么许多，要一无错夫，倒也得费一番心力。”自然而然的便想：“要是金蛇郎君遇上这件事，他便如何对付？”跟着想到：金蛇郎君为温氏五老及崆峒派诸人所擒，以宝藏巨利引得双方互相争夺，温氏五老出手杀了所邀来的崆峒派朋友，他由此而乘机逃脱；又想到：那晚石梁派的张春九和江秃头偷袭华山，见到有毒的假秘笈，连师兄弟也都杀了；龙游帮和青青为了争夺闯王黄金而相争斗。足见大利所在，见利忘义之人非互相残杀不可。“群盗人多，若是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人便少了。”想明白了此节之后，便在客店中故意展示宝物，

---



---

料想财宝越是众多，群盗自相厮杀起来便越加的激烈。

又行了两日，已过济南府地界，掇着车队的盗寇愈来愈多。洪胜海本来有恃无恐，但见群盗迟迟不动手，不知安排下甚么奸谋，不由得惴惴不安起来，力劝袁承志改步海道，说自己海上朋友很多，坐船到天津起岸，再去北京，虽然要绕个大弯，多费时日，但保险不出乱子。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本要用这批珠宝来结交天下英雄好汉，就是散尽了也不打紧。钱财是身外之物，咱们讲究的是仁义为先。”洪胜海听他如此说，也就不便再劝。

这天到了禹城，投了客店。青青便邀袁承志出去玩耍。但袁承志心想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这批珍宝，只要稍一托大，立即出事，便跟她说明原由，要她独自去玩，自己与哑巴、洪胜海留在店中看守。

---

---

过了一个多时辰，青青喜孜孜的回来，手里提着两只小竹笼，笼里各放着一只促织，嗤嗤嗤的叫个不停。她把一只送给袁承志，说道：“四文钱一只，你夜里挂在帐子里，才教好听呢！”袁承志笑着接过，笑问：“你在街上遇到谁了？”青青一愣，道：“没有呀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背上怎么给人做了记号啦？”

青青忙奔回自己房里，脱下外衣一看，果见后心画着个白粉圈，想是买促织时高兴得忘了别的，画圈之人又很机灵，竟没发觉。

她又羞又恼，回来对袁承志道：“快去给我把那人抓来，打他一顿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却到哪里找去？”青青道：“你也去街上逛逛，假装傻里傻气的不留神……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就像你刚才那副模样，自然有人来背上画圈了，是不是？”

---

---

青青笑道：“对啦，快去。”袁承志拗她不过，只得嘱咐她与洪胜海小心在意，独自出店。

那禹城是个热闹所在，虽将入夜，做买卖的、赶车的、挑担子的还是来去不绝。袁承志一出店房，行不数步，便察觉身后有人暗中跟随，心想：“好哇，你们越来越猖狂啦，不但钉住了货色，还瞧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可是在青弟后心画个白粉圈，又是甚么用意？岂非打草惊蛇，让我们有了提防？”当下不动声色，径往人多处行去，后面那人果然跟来。

袁承志走到一家铁铺面前，观看铁匠铸刀，等那人走到临近，突然反手伸出，扣住了他手腕脉门。那人麻了半边身子，被袁承志轻轻一拉，身不由主的跟他走入了一条小巷。

袁承志问道：“你是谁的手下？”那

---

---

人早已痛得满头大汗，给袁承志手上微一用劲，更是难当，忙道：“相公快放手，别捏断了我骨头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不说，我连你头颈骨也扭断了。”左手伸出，在他颈里一摸。那人忙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”

小人叫做黄二毛子，是恶虎沟沙寨主的手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想在我背上画个圈，是不是？”黄二毛子道：“是沙寨主吩咐小人画的，下……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干么要画个圈？”黄二毛子道：“沙寨主说，这是我们恶虎沟的货色，先做上记号，叫别家不可动手。”

袁承志又好笑，又好气，问道：“沙寨主呢？他在哪里？”

黄二毛子东张西望的不敢说。袁承志指力稍重，黄二毛子腕骨登时格格作响，

---

---

生怕给捏断了，忙道：“沙寨主叫小人…  
…叫小人今晚到城外三光寺去会齐。”袁  
承志道：“好，你带路。”

黄二毛子不敢不依，领着他来到三光  
寺。这时天色尚早，庙中无人。袁承志见  
那庙甚为破败，也不见庙祝和尚，前前后  
后查了一遍，将黄二毛子点了哑穴，掷在  
神龛之中。等了一会，听得庙外传来说话  
之声。

袁承志闪身躲在佛像之后，只听得数  
十人走进庙来，在大殿中间团团坐下。一  
个尖细的声音说道：“严老四、严老五，  
你哥儿俩带领四名弟兄四下望风，屋上也  
派两人。”那两人应声出去，不久便听得  
屋上有脚步之声。袁承志暗笑：“饶你仔  
细，我却已先在这里恭候了。”过得一  
阵，庙外又陆续进来多人，大家闹哄哄的  
称兄道弟，客气了一阵。袁承志听众人称  
呼，原来是山东八大山寨的寨主在此聚

---

---

会，倒也不敢大意，当下屏息静听。

只听那声音尖细的人说道：“这笔货色已探得明白，确是非同小可。押运的是两个雏儿。保镖的名叫洪胜海，是渤海派的，听说手下还硬。可是他单枪匹马，走这趟大镖。当真狂妄自大之至。”群盗都轰笑起来。另一人道：“怎么取镖，不劳大伙儿费心，还不是手到货来，开张发财？但怎么分红，大伙儿可先得商量好，别要坏了道上的义气。”那沙寨主道：“小弟邀请各位兄长到这里聚会，就是为此。”

一个声音粗豪的人说道：“这笔货是我们第一个看上的。

我说嘛，货色十股均分。恶虎沟占两份，我们杀豹岗占两份，其余的一家一份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好哇，你们已把别人的财宝，当作了自己囊中之物。聚在这

---

---

里，原来是为分赃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你杀豹岗凭甚么分两份？我说是八家平分。”

群盗登时喧声大作，纷争不已。袁承志暗暗喜欢：“向来只有分赃不匀，这才打架。你们赃物还没到手，却已先分不匀了，不妨就在这里拚个你死我活。”

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这次咱们合伙做买卖，可不能伤了绿林中的义气。大伙儿总要公公道道。恶虎沟有几千兄弟，杀豹岗和乱石寨都只有三百来人，难道拿同样的份儿？我说嘛，这桩买卖，当然请沙寨主领头，他老人家多得十万两银子的珠宝。杀豹岗最先看上这票货色，他杀豹岗多得一万两。余下的平分九份，恶虎沟拿两份，余下七寨各拿一份。”群盗一来不敢跟恶虎沟相争，二来也觉此言有理，便都赞同了。沙寨主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明儿

---

---

就动手。咱们在张庄开扒，大伙儿率领兄弟去张庄吧！”众人轰然答应，纷纷出庙。

袁承志见他们倒分得公道，自己定下的计策似乎不管事，不免多了层忧心。寻思：“我想得到的事，这些老奸巨滑的强盗当然早想到了。青弟从前是他们的行家，她的主意定然比我的在行。”当下也不理会那黄二毛子，径自回店，把探听到的消息对青青说了，问道：“盗贼势大，打不完，杀不尽，那怎么办？”

青青道：“事到临头之时，咱们先沉住气，待得认出了盗魁，你一下子把他抓住，小喽罗们就不敢动了。”袁承志大喜，笑道：“擒贼先擒王，这主意最好。”

次日上路，一路上群盗哨探来去不绝，明目张胆，全不把袁承志等放在眼

---



---

里。洪胜海道：“相公，瞧这神气，过不了今天啦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只管照料车队，别让骡子受惊乱跑。”

强人由我们三人对付。”洪胜海应了。袁承志打手势告诉哑巴，叫他看自己手势才动手，专管捉人。哑巴点头答应。

行到申牌时分，将到张庄，眼前黑压压一大片树林，忽听得头顶呜呜声响，几只响箭射过，锣声响处，林中钻出数百名大汉，一个个都是青布包头，黑衣黑裤，手执兵刃，默不作声的拦在当路。众车夫早知情形不对，拉住牲口，抱头往地下一蹲。这是行脚的规矩，只要不乱逃乱闯，劫道的强人不伤车夫。又听得唢哨连连，蹄声杂沓，林中斜刺里冲出数十骑马来，挡在车队之后，拦住了退路，也都是肃静无哗。

袁承志昨天在三光庙中没见到群盗面

---

---

目，这时仔细打量，只见前面八人一字排开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脸汉子越众而出，手中不拿兵刃，只摇着一柄折扇，细声细气的道：“袁相公请了！”袁承志一听声音，就知他是恶虎沟的沙寨主，见他脚步凝重，心想这人果然武功不弱，手持铁骨折扇，多半擅于打穴，当下一拱手道：“沙寨主请了。”

沙寨主一惊，寻思：“他怎知我姓沙？”说道：“袁相公远来辛苦。”

袁承志见他脸上神色，心想：“他一路派人跟踪，自然早打听到了我姓袁。但我叫他沙寨主，只怕他大惑不解了。索性给他装蒜。”说道：“沙寨主你也辛苦。兄弟赶道倒没甚么，就是行李太笨重，带着讨厌。”

沙寨主笑道：“袁相公上京是去赶考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非也！小弟读书不

---

---

成，考来考去，始终落第，只好去纳捐行贿，活动个功名，因此肚里墨水不多，手边财物不少，哈哈，惭愧啊惭愧。”沙寨主笑道：“阁下倒很爽直，没有读书人的酸气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昨天有位朋友跟我说，今儿有一位姓沙的沙寨主在道上等候，可须小心在意。还有杀豹岗、乱石寨等等，一共有八家寨主。兄弟欢喜得紧，心想这一来可挺热闹了。我一路之上没敢疏忽，老是东张西望的等候沙寨主，就怕错过了，哪知果然在此相遇。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瞧阁下这副打扮，莫不是也上京么？咱们结伴而行如何？一路上谈谈讲讲，饮酒玩乐，倒是颇不寂寞。”沙寨主心中一乐，暗想原来这人是个书呆子，笑道：“袁相公在家纳福，岂不是好，何必出门奔波？要知江湖上险恶得很呢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在家时曾听人说道，江湖上有甚么骗子痞棍，强盗恶贼，哪知走了上千里路，一个也没遇着。想来多半是欺人之谈，当不是真的。这许多朋友们排在这里干甚么？大伙儿玩操兵么？倒也有趣。”

那七家寨主听袁承志半痴半呆的唠叨不休，早已忍耐不住，不停向沙寨主打眼色，要他快下令动手。沙寨主笑容忽敛，长啸一声，扇子倏地张开。只见白扇上画着一个黑色骷髅头，骷髅口中横咬一柄刀子，模样十分可怖。

青青见了不觉心惊，轻声低呼。袁承志虽然艺高胆大，却也感到一阵阴森森的寒气。沙寨主磔磔怪笑，扇子一招，数百名盗寇齐向骡队扑来。

袁承志正要纵身出去擒拿沙寨主，忽听得林中传出一阵口吹竹叶的尖厉哨声。

---

---

沙寨主一听，脸色陡变，扇子又是一挥，群盗登时停步。

只见林中驰出两乘马来，当先一人是个须眉皆白的老者，后面跟着一个垂髻青衣少女，一瞥之间，但见容色绝丽。两个来到沙寨主与袁承志之间，勒住了马。

沙寨主瞪眼道：“这里是山东地界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谁说不是啊！”沙寨主道：“咱们当年在泰山大会，怎么说来着？”老者道：“我们青竹帮不来山东做案，你们也别去北直隶动手。”

沙寨主道：“照呀！今日甚么好风把程老爷子吹来啦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听说有一批货色要上北直隶来，东西好像不少，因此我们先来瞧瞧货样成色。”沙寨主变色道：“等货色到了程老爷子境内，你老再瞧不迟吧？”那老者呵呵笑道：“怎么不迟？”

---

---

那时货色早到了恶虎沟你老弟寨里，老头儿怎么还好意思前来探头探脑？那可不是太不讲义气了吗？”

袁承志和青青、洪胜海三人对望了一跟，心想原来河北大盗也得到了消息，要来分一杯羹，且瞧他们怎么打交道。

只听山东群盗纷纷起哄，七嘴八舌的大叫：“程青竹，你蛮不讲理！”“他妈的，你若讲义气，就不该到山东地界来。”

“你不守道上规矩，不要脸！”

那老者程青竹道：“大伙儿乱七八糟的说些甚么？老头儿年纪大了，耳朵不灵，听不清楚。山东道上的列位朋友们，都在赞我老头儿义薄云天吗？”

---

---

沙寨主折扇一挥，群盗住口。沙寨主道：“咱们有约在先，程老爷子怎么又来反悔？无信无义，岂不是见笑于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？”

程青竹不答话，问身旁少女道：“阿九啊，我在家里跟你说甚么了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老人家说，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到山东逛逛，乘便就瞧瞧货样。”

青青听她吐语如珠，声音又是柔和又是清脆，动听之极，向她细望了几眼，见她神态天真，双颊晕红，年纪虽幼，却是容色清丽，气度高雅，当真比画儿里摘下来的人还要好看，想不到盗伙之中，竟会有如此明珠美玉一般俊极无俦的人品。

青青向来自负美貌，相形之下，自觉颇有不如，忍不住向袁承志斜瞥一眼。

程青竹笑道：“咱们说过要伸手做案

---

---

没有？”阿九道：“没有啊。你老人家说，咱们跟山东的朋友们说好了的，山东境内，就是有金山银山堆在面前，青竹帮也不能拿一个大钱，这叫做言而有信。”

程青竹转头对沙寨主道：“老弟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几时说过要在山东地界做案哪？”

沙寨主绷紧的脸登时松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，这才够义气。程老爷子远道而来，待会也分一份。”

程青竹不理他，又向阿九道：“阿九啊，咱们在家又说甚么来着？”阿九道：“你老人家说货色不少，路上若是失落了甚么，咱们可吃亏不起，要是让人家顺手牵了羊去，咱们的脸就丢大了。”程青竹道：“嗯，要是人家不给面子，定要拿呢？”阿九道：“你老人家说，咱们在北直隶黑道上发财，到了山东，转行做做保

---



---

镖的，倒也新鲜。倘若有人要动手，咱们无可奈何，给人家逼上梁山，也只好出手保护了。”

程青竹笑道：“年轻人记性真不坏，我记得确是这么说过的。”转头对沙寨主道：“老弟可明白了吧？我们不能在山东做案，哪一点儿也没错，可是青竹帮要转行干保镖的。泰山大会中，我可没答应不走镖啊。”

沙寨主铁青了脸，道：“你不许我们动手，等货色进了北直隶地界，自己便来伸手，是不是？”程青竹道：“是啊！泰山大会上的约定，总是要守的，一回到北直隶，我们本乡本土，做惯了强人，不好意思再干镖行，阻了老乡们的财路。”

群盗听他一番强辞夺理、转弯抹角的说话，说穿了还不是想抢夺珍宝，无不大怒，欺他两人一个老翁，一个幼女，当场

---

---

就要一拥而前，乱刀分尸。

阿九将手中两片竹叶放到唇边，嘘溜溜的一吹，林中突然拥出数百名大汉，衣服各色，头上却都插着一截五寸来长、带着竹叶的青竹。

沙寨主一惊：“原来这老儿早有布置。他这许多人马来到山东，我们的哨探全是脓包，竟没探到一点消息。”折扇一挥，七家寨主连同恶虎沟谭二寨主率领八寨人马，列成阵势，眼见就是一场群殴恶斗。人数是山东群盗居多，但青竹帮有备而来，挑选的都是精壮汉子，争斗起来也未必处于下风。

袁承志和青青相视而嘻。青青低声笑道：“东西还没到手，自伙里先争了起来，真是好笑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来个渔翁得利，倒也不坏。”只见山东群盗预备群殴，却留下数十人监视车队，以防乘

---

---

乱逃走。

袁承志向洪胜海招招手，待他走近，问道：“那青竹帮是甚么路道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北直隶地界全是青竹帮的势力，那老头程青竹就是帮主。别瞧他又瘦又老，功夫可着实厉害。”

青青道：“那女孩子呢？是他孙女儿么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听说程青竹脾气怪得厉害，一生没娶妻，该没孙女儿。难道是干孙女儿？”青青点点头不言语了，见阿九神色自若，并无惧怕之色，心想她大概也会武功，且看双方谁胜谁败。

这时只听得青竹帮里竹哨连吹，数百人列成四队。程青竹和阿九勒马回阵，站在四队之前，手中仍是不拿兵刃。

眼见双方剑拔弩张，已成一触即发之势。忽听南方来路上鸾铃响动，三骑马急

---

---

驰而来。当先一人高声大叫：“大家是好朋友，瞧着兄弟的面子，可别动手！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和事佬来了，可有些不妙。”只见三骑马越奔越近，当先一人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，身穿团花锦缎长袍，拿着一支粗大烟管，面团团的似乎是个土财主。后面跟着两名粗壮大汉。

那胖子驰到两队人马中间，烟管一摆，朗声笑道：“都是自家兄弟，有甚么话不好说的，却在这里动刀动枪，不怕江湖上朋友们笑话么？”沙寨主道：“褚庄主，你倒来评评这个理看。”当下把青竹帮要越界做案的事简略说了。程青竹只是冷笑，并不插嘴。

洪胜海对袁承志道：“相公，那沙寨主沙天广绰号阴阳扇，和这褚庄主褚红柳，是山东省内的两霸。”青青道：“喂，早先你说的就是这两个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他又是甚么庄主？”

---

---

洪胜海道：“沙天广开山立柜，在线上开扒。那褚红柳却安安稳稳的做员外，造了一座庄子，前前后后共有千来株柳树，称为千柳庄。其实他是个独脚大盗，出来做买卖常常独来独往，最多只带两三个帮手。”青青心道：“原来这人跟我石梁五个公公是同行，做的是一路生意。小妹从前也是你的行家，谅来你这大胖子就不知道了。”

只听褚红柳道：“程大哥，这件事说来是老哥的不对了。当年泰山大会，承各位瞧得起，也邀兄弟与会。大家说定不能越界做案呀！”程青竹道：“我们又不是来做案，青竹帮不过玩玩票，改行走一趟镖。大明朝的王法，可没不许人走镖这一条啊。褚老哥，你讯息也真灵通，哪里有油水，你的烟袋儿就伸到了那里来。”

褚红柳呵呵大笑，向身后两名汉子一

---

---

指道：“这两位是淮阴双杰，前几天巴巴的赶到我庄上来，说有一份财喜要奉送给我。兄弟身子胖了，又怕热，本来懒得动，可是他哥儿俩十分热心，兄弟却不过好意，只得出来瞧瞧。哪知遇上了各位都在这里，真是热闹得紧。”

袁承志和青青对望了一眼，心中都道：“好哇，又多了三只夜猫子。”

沙天广心想：“这姓褚的武功高强，咱们破着分一份给他，不如跟他联手，一起对付青竹帮。”说道：“褚庄主是山东地界上的人，要分一份，我们没得说的。可是别省的人横来插手，这次让了，下次山东的兄弟还有饭吃么？”褚红柳道：“程大哥怎么说？”

程青竹道：“我们难得走一趟镖，沙寨主一定不给面子，那有甚么法子？大家爽爽快，刀枪上见输赢吧。”褚红柳转

---

---

头道：“沙老弟你说呢？”沙天广道：“咱们山东好汉，不能让人家上门欺侮。”这话明明是把褚红柳给拉扯在一起了。

程青竹道：“咱们大伙齐上呢，还是一对一的较量？沙寨主划下道儿来，在下无不从命。”沙天广阴阳扇倏地张开，嘿嘿连声，问褚红柳道：“褚庄主你怎么说？”

褚红柳自得淮阴双杰报信，本想独吞珍宝，但得讯较迟，已然慢了一步，他人手单薄，这时只想厚厚的分得一份。他知青竹帮中好手不少，帮主程青竹享名多年，决非庸手，也不愿开罪于他，便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比划一下是免不了的啦。

群殴多伤人命，大家本来无冤无仇，又何必伤了和气？让兄弟出个主意怎样？”程青竹和沙天广齐声道：“褚庄主请说。”

---

---

褚红柳提起烟袋，向十辆大车一指，说道：“这里有十口箱子。咱们山东北直隶各派十个人，一共比试十场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害人命。胜一场，取一口箱子，最是公平不过。咱们就算闲着无事，练练武功，印证观摩。得到箱子，那是彩头。得不着，反正不是自己东西，也不伤脾胃。两位瞧着怎样？”

程青竹觉得此法甚佳，首先叫好。沙寨主心中对程青竹颇为忌惮，瞧了他青竹帮有备而来的声势，部勒严整，远胜于山东群盗的乌合之众，若是决战，实无必胜把握，又想：“我叫每寨派人上阵，胜了是他们本事，那本是要分给他们的，败了也跟本寨无关。我和谭老二出阵，那是决不会败的，总可夺到两箱。另一箱让褚庄主自己去取。”当下也答允了。

双方收队商量人选。褚红柳命人在铁

---



---

箱上用黄土写上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大字号码。袁承志和青青由得群盗胡搞，毫不理会。程青竹见两人并无畏惧之色，倒有些奇怪，不由得向他们望了几眼。群盗围成了一个圈子，褚红柳在中间作公证。

第一阵山东群盗先派人出阵，双方比拳。两人都身材粗壮，膂力甚大，砰砰蓬蓬的打了好一阵。北直隶那人一不小心，脚下被对方一勾，扑地倒了，站起身来待要再打，褚红柳摇手止住，在“甲”字号的铁箱上写了个“鲁”字。山东胜了第一阵，群盗欢声雷动。

第二阵北直隶派人出来。沙天广识得他是铁沙掌好手，但己方谭二寨主还胜他一筹，心想机不可失，忙叫谭二寨主上阵。两人掌法家数相差不远，谭二寨主功力较深，拆了数十招，一掌打在对方臂上，那人臂膀再也举不起来，山东又胜了

---

---

一阵。

山东群盗正自得意，哪知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四阵全输了，四只铁箱上部写了一个“直”字。第七阵比兵刃，杀豹岗寨主提了一柄泼风九环刀上阵，威风凛凛，果然一战成功，把对方的手臂砍伤了。

褚红柳心想眼前只剩下三只铁箱，再不出马，给双方分完了，自己岂非落空？第八阵由青竹帮派人先出，自己便作为鲁方人马出战，拿到一只铁箱再说，于是对沙天广道：“沙老弟，对方越来越厉害了，下一阵我给你接了吧。”沙天广知他绝不能空手而归，就道：“全仗褚庄主给咱们山东争面子。”

只见对方队中出来一人，褚红柳不觉一呆。

---

---

原来出来的竟是那少女阿九，她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手里也没兵刃，只握着两根细细的竹杆。褚红柳心想我是武林大豪，岂能自失身分，去跟这小姑娘厮拚，本已跨出数步，当下又退了回来，对沙天广道：“老弟，你另外派人吧。下一阵我接。”沙天广知他不愿与这女孩儿交手，那是胜之不武，高声叫道：“哪一位兄弟兴致好，陪这小姐耍耍。”

群盗中窜出一人，身高膀阔，面皮白净，手提一对判官笔，正是山东八寨中黄石坡寨主秦栋。这人风流自赏，见那少女美貌绝伦，虽然年幼，但艳丽异常，不禁心痒搔，听得沙天广叫唤，忙应声而出。沙天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这些人中，也只有你老弟配得上。”

秦栋故意卖弄，陡然跃起，轻飘飘的落在阿九面前，他本想炫耀一下轻功，再交代几句场面话，哪知足刚着地，突见青

---

---

影一晃，一根青竹杆已刺向胸口要穴，杆来如风，迅捷之极。秦栋使判官笔，自然熟悉穴道，这一下大吃一惊，左笔一架，眼见对方左手竹杆又到，百忙中一个打滚，这才避开，但已满头灰土，一身冷汗。山东群盗见阿九小小年纪，武功竟如此了得，都感惊诧。袁承志和青青也大出意外，互相对望了几眼。

只见阿九手中竹杆使的是双枪枪法，竹杆性柔，盘打挑点之中，又含着软鞭与大杆子的招数，百忙中还找敌人穴道。

秦栋心想连一个小小女娃子也拾夺不下，哪里还能在山东道上立足？心中焦躁，判官双笔愈使愈紧。阿九突然左手杆在地下一撑，身子飞起，右手竹杆在地下一撑，又再跃起，左手杆居高临下，俯击敌人。秦栋不知如何抵御，不住倒退，一个疏神，被阿九一杆点在“肩贞穴”上，左臂一麻，判官笔落地，满脸通红，败了

---

---

下去。

阿九正要退下，褚红柳大踏步出来，叫道：“姑娘神技，果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待我领教几招如何？”阿九笑道：“我正玩得还没够，褚伯伯肯赐教，那是再好没有。褚伯伯使甚么兵刃？”褚红柳笑道：“大人跟小孩儿玩耍，还能用兵刃吗？就是空手接着。”

原来他在一旁观战，心想这小女孩儿已如此厉害，下面两阵，对方一定更有高手，夜长梦多，不如拦住她打一阵，先赢一只铁箱再说。青竹帮众人觉得阿九连斗两阵，未免辛苦，早有三人的跃出，均要接替。阿九年少好胜，说道：“我已答应褚伯伯啦。”那三人只得退下。

程青竹向阿九招招手，阿九纵身过去。程青竹在她耳边嘱咐了几句。阿九点头答应，回进场子，弯了弯腰行个礼，双

---

---

杆飞动，护住全身，却不进击。

褚红柳脚步迟缓，一步一步的走近，突然左掌打出，攻她右肩。阿九双杆一撑，飞身避开，手回杆出，右杆方发，左杆随至，攻势犹如狂风骤雨，一片青影中一杆已戳进褚红柳肩胛骨下。青竹帮帮众齐声喝采。褚红柳却浑若不觉，脸上的朱砂之色直红到脖子里，仍是一步步的攻将过去。阿九身手轻灵，飘荡来去，只要稍有空隙，便是一阵急攻。褚红柳身子粗壮，只是护住要穴，四肢与肩背受了几杆，竟漫不在意。

袁承志对青青道：“这人年纪一大把，却去欺侮小姑娘。瞧着，这就要下毒手啦。”青青急道：“我去救她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两个都是要夺咱们财物的，救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这小姑娘怪讨人喜欢的，救了再说。大哥，你出手吧。”袁承志一笑，点点头。

---

---

场中两人越打越是激烈。褚红柳通红的脸上似乎要滴出血来，再过一阵，手臂上也慢慢红了。袁承志道：“等他手掌一红，那小姑娘就要糟了。”

这时褚红柳身上又连中数杆，他一言不发，一掌一掌的缓缓发出，又稳又狠。阿九渐觉不妙，被对方掌风逼得娇喘连连，身法已不如先前迅捷。

程青竹叫道：“阿九，回来。褚伯伯赢了。”阿九转身要退，褚红柳却不让她走了，喝道：“戳了我这许多杆，还想走吗？”出手虽慢，阿九却总是脱不出他掌风的笼罩之下。

眼见他手掌越来越红，程青竹从部属手中接过两条竹杆，纵身而前，在褚红柳和阿九之间虚刺过去，从中一隔，叫道：“胜负已分。褚兄说过点到为止，还请掌

---

---

下留情。”

沙天广叫道：“两个打一个吗？”提起铁扇，欺身而进，径点程青竹的穴道。

程青竹挥杆格开。褚红柳冷笑道：“点到为止，固然不错，嘿嘿，可是还没点到呢。”加紧催动掌力。程青竹想救阿九，但被沙天广缠住了无法分身，只得凝神接战。阿九满头大汗，左右支撑，眼见便要伤于褚红柳掌底。

袁承志忽然大叫：“啊哟，啊哟，不得了。救命呀，救命呀！”骑着马直冲进场中。

程青竹与沙天广倏地往两旁跳开。只见袁承志在马上摇来晃去，双手抱住马颈，忽然翻到了马肚之下，跟着又翻了上来，双脚乱撑，狼狈之极。那马直冲向阿九身旁，在她和褚红柳之间站定了。袁承

---



---

志气喘喘的爬下马来，一个踉跄，又险险跌倒，大叫：“危乎险哉，真是死里逃生。畜生，畜生，你这不是要了大爷的命么？”这么一阻，阿九暗叫惭愧，抹了抹额头汗水，收杆退回。褚红柳心中虽然不甘，可也不敢追入对方队伍之中。

程青竹道：“沙寨主，老夫还要领教你的阴阳宝扇。”沙天广道：“正是，最后这一箱，便由咱俩来决胜负吧。”两人刚才交手十余招，未分高下，二次交锋，各不容情，齐下杀手。程青竹双杆甚长，招术精奇，沙天广一柄铁扇始终欺不近身。

这时红日西斜，归鸦声喧，一阵阵在空中飞过。再战数十招，沙天广渐落下风，脚步已见虚浮。褚红柳叫道：“双方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败。这一箱平分了吧。”程青竹一声长笑，竹杆着地横扫。沙天广忙跃起闪避。程青竹双手急收急发，连

---

---

戳数杆。沙天广身子凌空，难以闪避，左腿窝里六杆早着，落下来站立不稳，扑地倒了。程青竹拱手道：“承让！”收杆回头。

沙天广一咬牙，一按扇上机括，向程青竹背后扇去，五枚钢钉疾射而出。程青竹待得听到风声，已然不及避让，五枚钢钉一齐打在背心，只觉一阵酸麻，知道不妙，迸住气一言不发，纵身跃近，两杆疾出，点中了沙天广小腹。这两下含愤而发，使足了劲力，沙天广登时晕了过去。

山东群盗各挺兵刃扑上相救，尚未奔近，程青竹也已支持不住，仰天一交摔倒，五枚钢钉在地下一碰，又刺进了一截。阿九急奔上前扶回。

青竹帮帮众见帮主生死不明，无不气愤，四队人马一齐扑上，与山东群盗混战起来。这时已非比武，片刻间各有死伤，

---

---

鲜血四溅。

褚红柳抓住恶虎沟谭二寨主的手臂，叫道：“快命弟兄们停手。”谭二寨主拿出号角，嘟嘟嘟的一吹，山东群盗退了下来。那边竹哨声响，青竹帮人众也各后退。原来阿九见程青竹醒转，知道混战不是了局，见对方收队，也就乘机约束帮众。

褚红柳站在双方之间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家别伤了和气，咱们把铁箱分了，这层过节慢慢再算。”谭二寨主道：“最后一箱是我们的。”青竹帮的人叫道：“要不要脸哪？输了施暗算，还逞甚么好汉？”双方汹汹叫骂，又要动手。

褚红柳道：“这箱打开来平分吧。”双方均见首领身受重伤，不敢拂逆褚红柳之意，反正已得到不少珍宝，也已心满意足，当下便派人来搬。

---

---

阿九叫道：“第八箱是我赢的，我不要，留给那位客人。”

谁也不许动他的。”褚红柳道：“干么呀？”阿九道：“要不是他的马发癫，我早伤在你老伯掌下了，留一箱酬谢他。”褚红柳笑道：“小妞倒也恩怨分明。好吧，大伙儿搬吧。箱上写着字，可别弄错了。”

群盗正要动手去搬铁箱，袁承志忽道：“各位刚才是练武功吗？倒也热闹好看，胜过了江湖上卖艺的。现下又要干甚么了？”

阿九噗哧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知道么？我们要搬箱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个可不敢当，我已雇了大车。各位如此客气，萍水相逢，怎好劳驾？”阿九笑道：“我们不是代你搬，是自己搬啊。”袁承志道：

---

---

“咦，这倒奇了，这些箱子好像是我的啊。

难道各位认错了箱子？”

山东盗帮中一人骂道：“这种公子哥儿就会吃饭拉屎，跟他多说干么？这次留下了他的小命，算他祖上积德。”俯身就去抬箱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啊哟，动不得的。”爬到箱上，一抬腿间，那大汉直跌了出去。袁承志爬在箱上，手足乱舞，连叫：“啊哟，救人哪！”

阿九还道他真的摔跌，纵上去拉住他手臂提了起来，半嗔半笑，骂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的！”群盗见他如此狼狈，以为他这一脚不过踢得凑巧，又要去搬箱子。

袁承志双手连摇，叫道：“慢来，慢

---

---

来，各位要把我箱子搬到哪里去？”阿九道：“咱们各回各的家呀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么我呢？”阿九笑道：“你这人呆头呆脑的，还是乖乖的也赶快回家吧，别把小性命也在道上送了。”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姑娘此言有理，我这就带了箱子回家。”

刚才被踢了一交的那大汉心下恼怒，伸手向他肩头猛力推去，喝道：“滚你妈的！”一声未毕，后心已被袁承志抓住，一扬手处，那大汉当真是高飞远走，在空中划了个弧形，落在七八丈外一株大树顶上，拚死命抱住树干，大叫大嚷。一群乌鸦从树上惊飞起来，聒噪不已，在他头顶乱兜圈子。这一来，群盗方知眼前这少年身怀绝艺，这一副公子哥儿般的酸相，全是装出来开玩笑的，然而自恃人多势众，也没将他放在心上。

这时程青竹背上所中五枚钢钉已由部

---

---

属拔出，自知受伤不轻，运气护住伤口，只待分到赃物后立即退走，忽见袁承志露了这一手，实是高深已极的武功，眼前无一人是他敌手，不由得大惊，忙招手叫阿九过来，低声道：“此人不可轻敌，务须小心。”

阿九点头答应，又惊又喜，料不到这样一个秀才相公竟会是武学高手，又想到他适才纵马解围，并非无心碰巧，实是有心相救，不禁暗暗感激。

只听袁承志高声说道：“你们打了半天，又在我箱上写甚么甲乙丙丁，山东直隶，现下玩够了吧？哈哈，我可要擦去啦！”随手抓起身旁一条大汉，打横提在手中，绕着铁箱奔跑一周，便把他当抹布使，把箱上“甲乙丙丁”及“直鲁”等字擦得干干净净，双手一送，那大汉又飞到了树顶之上。

---

---

山东盗帮中十余人大声呐喊，手执兵刃扑上。袁承志拳打足踢，但见空中兵刃和大汉齐飞，惊呼共鸦鸣交作，片刻之间，十余名大汉都被他先后抓起，摔上四周树巅。

山东群盗和青竹帮都是一阵大乱，到这时方始心惊。程青竹和沙天广各受重伤，群盗齐望着褚红柳待他作主。

褚红柳哼了一声，朗声说道：“阁下原来也是武林一脉，要请教阁下的万儿，是何人的门下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晚生姓袁，我师父是叽哩咕叽老夫子。他老人家是经学大师，对《礼记》和《春秋》是最有心得的了。还有一位李老夫子，他是教我八股时文的，讲究起承转合……”

褚红柳道：“这时候还装甚么蒜？你把武学师承说出来，要是我们有甚么渊源，大家也不是不讲交情义气的人。”袁

---



---

承志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说到渊源，过去是没有，今日一见，那不是有了见面之情么？各位生意不成仁义在，虽然没赚到，却也没蚀了本。天色不早啦，请请，在下要走啦。”

杀豹岗侯寨主大骂“你奶奶的”声中，提起泼风九环刀，一招“风扫败叶”，向袁承志肩头横砍过去。袁承志身子稍侧，九环刀从他身旁削过。侯寨主这一招用力极猛，大刀余势不衰，直砍褚红柳前胸。

众人惊呼声中，褚红柳伸出左手，食中两指钳住刀背，向后再一拉，那刀才停住了。侯寨主只臊得满脸通红，低声道：“褚庄主，对……对不住！”褚红柳微微一笑，放开手指，对袁承志道：“凭这手功夫，得你一箱财物，还不算不配吧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手甚么功夫？”褚红

---

---

柳得意洋洋的道：“我这门‘蟹钳功’，你要是也会，我就服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甚么蟹钳、虾钳？我没瞧见。”褚红柳大怒，喝道：“我用两根手指钳住了他大刀，难道你瞎了眼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啊，原来是这个，那是你们两个串通的，有甚么稀奇？青弟，来，咱们也来练一招。”青青笑嘻嘻的从地下捡起一柄单刀，作势向袁承志砍来，砍到临近，放慢了势头，轻轻推将过去。袁承志双手毛手毛脚抓住刀背。青青假意用力挣扎，乱跳一阵，始终没能挣开，大叫：“啊哟，好厉害的蟹钳功！”

阿九见两人作弄褚红柳，不禁格格娇笑。直鲁群盗也忍不住放声轰笑。

褚红柳纵横山东，一向颐指气使惯了的，哪容得两个后生小辈戏侮于他？挟手夺过侯寨主的九环刀，横托在手，对袁承志道：“你来劈我一刀试试。那总不是串

---

---

通了吧！”他见袁承志手执群盗，武功甚高，若和他动拳脚比兵刃，未必能胜，自己这门“蟹钳功”练了数十年，极有把握，这少年不识货，正可凭此猛下毒手。

袁承志道：“劈死了人可不偿命！你也不能报到官里去。

要打官司，咱们就不干。”褚红柳愈怒，已起杀心，黑起了脸道：“不论谁死，都不偿命！”

袁承志叫道：“小心，刀来啦！”忽地反手横劈一刀。

褚红柳万料不到这一刀竟会从这方位劈来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低头，帽子已被削了下来，群盗又是一阵轰笑。

袁承志笑道：“你的蟹钳呢？怎么我好像没瞧见啊！”话声方歇，挥刀着地砍

---

---

去。褚红柳腾身急跳，钢刀已把他一双靴子的靴底切下。这一刀若是上得三寸，褚庄主便成为无脚庄庄主了。

袁承志道：“是了：太高太低都不成，太快了你又不成，我慢慢的从中间砍来吧！”这一刀果然便与青青刚才那样，慢慢推将过去。褚红柳伸出左手来钳，准拟一钳钳住对方兵刃，右掌毒招立发，非将他五官击得稀烂不可。不料袁承志这一刀快要推进，突然一翻一划，刃锋已在他两根手指上各划了一道口子，登时鲜血淋漓。这三刀高下快慢，变化莫测，似是游戏之作，实则包含了极高深的武功。

褚红柳大怒，喝：“鼠辈，你我掌底见生死！”袁承志反手掷出大刀，攀在树顶的那大汉正往下爬，这刀飞将过去，恰好割断了他落脚的树枝，一个倒栽葱，跌了下来。

---

---

众人乱叫声中，袁承志吸一口气，已运起了混元功，提起十只铁箱，随手乱丢，一只接一只的叠了起来，几达三丈，说道：“比就比！可是我不大放心。你们这些人贼头贼脑的，别乘我打得起劲之时，偷了箱子去。”踊身一跃，跳上箱顶，大叫道：“上来比吧。”

褚红柳见他把一口口沉重的箱子越掷越高，已自惊骇于他的神力，待见他轻飘飘的一跃而上，轻功造诣尤其不凡，更是吃惊。他自知轻功不成，哪敢上高献丑，喝道：“你有种就下来！”袁承志在上面高叫：“你有种就上来！”

褚红柳踏步上前，抱住下面几只铁箱一阵摇动，只见袁承志头下脚上，倒栽下来。

群盗一阵欢呼，却见袁承志跌到褚红柳头顶时，倏地一招“苍鹰搏兔”，左掌

---

---

凌空下击。褚红柳一惊，挥起右掌反击。

袁承志一伸手，已扣住他脉门，待得双足着地，喝一声：“起！”

把褚红柳一个肥肥的身躯挥了起来，刚落在—叠铁箱之顶。十口箱子本就叠得东歪西斜，这样一个大胖子加了上去，登时一阵摇晃。褚红柳在上面双手乱舞，十分狼狈，到后来情不自禁，俯下身来，抱住了箱盖。群盗又是吃惊，又是好笑。

青青叫道：“你有种就下来！”阿九想起褚红柳刚才的说话，不禁抿嘴微笑。

褚红柳的武功深得“稳、狠、准、韧”四字诀中精要，适才与阿九比武，就十足显示了这四字诀的长处。他身材肥胖，素不习练轻功，自来以稳补快，以狠代巧，掌法由拙见功，现下突然登高，正是犯了他的大忌，虽然一身武功，却弄得

---

---

手足无措。适才袁承志见他出手，看出了他的短处，故意布置这个陷阱来跟他为难。

群盗谁也不敢去移动铁箱，只怕一动，上面箱子倒将下来，不但摔坏了褚红柳，还会压死多人。当下都站得远远地。

僵持了一阵，沙天广低声道：“谭贤弟，围攻那小子，先干掉他。”一言提醒了谭二寨主，当即吹动号角，山东群盗拔出兵刃，齐向袁承志冲来。

哑巴、青青、洪胜海一齐站到袁承志身边。青青持剑，洪胜海用刀，舞动杀砍。袁承志和哑巴却是空手，抓住了人乱丢乱掷。群盗出道以来，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。二人所到之处，群盗纷纷走避。袁承志数跃之间，已奔到沙天广身旁。他卧在地下，两名盗首在旁照料，忽见袁承志冲来，一个举刀砍挡，另一个背起沙天广

---

---

避让。袁承志头一低，从刀下钻过，抓住前面盗首的头一扭，那人痛得大叫，撒手把沙天广丢下。

袁承志伸手接住，纵身跳上一辆大车，叫道：“你们要不要他性命？”群盗见首领被擒，一时倒呆住了，不敢动手。

袁承志向哑巴一打手势，哑巴径往青竹帮冲去。青竹帮帮众本来袖手观战，忽见哑巴如猛虎般冲来，各举兵刃拦阻。

但哑巴追随神剑仙猿穆人清多年，武功已非寻常武师所能敌，只见他头顶刀枪乱飞，赤手空拳的冲到程青竹身旁。

袁承志在远处相望，见哑巴即将得手，正自欣喜，忽见阿九抚着程青竹的身子，伏地大哭，这一下倒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倘若程青竹死了，要对付群龙无首的青竹帮就颇为不易，忙纵声大叫：“胜

---



---

海，快叫哑巴老兄回来。”

洪胜海撒下对手，冲到哑巴跟前，打手势叫他回来。哑巴回头向站在大车顶上的袁承志一望。袁承志招招手，哑巴随即退回。

袁承志把手中半死不活的沙天广交给哑巴，纵身入围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阿九哭着叫道：“我师父死啦！”

袁承志俯身一探程青竹的鼻息，果然已无呼吸，再摸他胸膛，一颗心却还在微微跳动，翻过他的身子，只见背上五个小孔，虽然血已止住，但五孔都在要穴，饶是程青竹武功精湛，也已抵受不住。袁承志运起混元功，在他的“天府穴”和足底“涌泉穴”各点一指。内力到处，程青竹血脉流转，悠悠醒来，睁开了眼睛。阿九大喜，高叫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

---

---

程青竹点了点头。袁承志道：“放心！你师父的伤治得好。”阿九明艳的脸蛋上兀自挂着几滴泪珠，清澈的大眼却已充满了喜色，说道：“嗯，多谢你啦。”

这时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挟着沙天广，已退入青竹帮的圈子。山东群盗见首领被擒，要闯进来救人，青竹帮帮众出手拦阻。双方乱喝，混乱中交起手来，登时乒乒乓乓打得十分激烈，顷刻间双方各有数十人死伤。

青青道：“再打半个时辰，双方都死得差不多啦！”袁承志微笑。

突然之间，站在铁箱顶上的褚红柳扬臂大呼：“不好啦，官兵来啦，总有几千人，大家快退……不，有上万人，扯呼，扯呼！”他站得高，是以首先瞧见。众人都是一惊，刀枪齐停。

---

---

只见三骑马急奔而来。两骑是山东盗帮放出的卡子，一骑是青竹帮的哨探，三人连连呼啸。高声大叫：“大队官兵到啦！”

褚红柳再也顾不得危险，踊身从箱顶跳下，立足不稳，在地下打了三个滚，爬起身来，双足肿痛异常，抢了一匹马，率领山东群盗退却。

袁承志将沙天广掷了过去，群盗抢住放在马背，纷纷涌入树林。青竹帮中也是竹哨连声，抢起地下死伤人众，仍是分成四队退了下去。霎时之间，一片空地上只剩下袁承志等一千人。

---

---

##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

袁承志跳上箱顶，把箱子逐只掷下，哑巴一一接住，放上大车。青青笑道：“他们伤了这许多人，只在铁箱外面摸得几下，你说是赚了还是蚀了，得请你大师哥用铁算盘来算一下了。”只听得远处号角连声，人喧马嘶，果然有大队人马到来。袁承志道：“有这许多官兵，盗贼是不敢再来的了。咱们走吧。”检视车辆伏役，幸无损伤。

正要启行，只见数百名官兵分成两队，当先冲到。一名把总手舞长刀，喝道：“干甚么的？”洪胜海道：“赶路的老百姓。”那把总道：“干么这里有血迹，有兵器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正有强人拦路打劫，幸得官兵到来，吓退了强人。”

---

---

这时已有数队官兵前去追击退走的群盗。那把总斜着眼打量大车上的铁箱，冷冷的问道：“那些是甚么东西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是行李。”那把总道：“打开来瞧瞧。”洪胜海道：“是些随身衣物，没甚么特别物事。”那把总道：“我说打开，就打开，啰唆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又没带违禁犯法的东西，瞧甚么？”那把总骂道：“你这小子好横！”倒提长刀，将刀杆夹头夹脑砸过去。青青闪身避开。

那把总见十只铁箱结结实实，料想定是装着贵重财物，一见早就起了贪心，这时乘机叫道：“好小子，胆敢拒捕？喂，弟兄们，把赃物充公！”官兵抢夺百姓财物，那还用多说？一听“充公”二字，早有十余官兵一涌而上，七手八脚来抬铁箱。

那把总存心狠毒，只怕事主告到上

---

---

官，高声叫道：“这些都是土匪流寇，竟敢抗拒官兵，一概格杀勿论！”当即提刀杀来。袁承志大怒，心想：“要是我们不会武艺，岂不给他杀了灭口。这人不知已害了多少良民？”待他钢刀砍到，身子侧过避开，一掌打在他背心。这人如何禁受得起这一掌？倒撞下马，登时毙命。

众官兵惊叫起来：“强人拦路，抢劫漕运啦，抢劫漕运啦！”

当先的官兵被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一冲，四散奔逃，但后面大队人马跟着涌到。袁承志拾起那把总的大刀，挥舞断后。哑巴等三人率领车队，退入林中。

只听得金铁交鸣，但见树林中官兵正与山东群盗及青竹帮打得火炽。盗帮虽然都有武艺，但挡不住官兵人多势众，不多时已纷纷败退。沙天广和程青竹都受伤甚重，无人领头，群盗各自为战，被官兵一

---

---

堆堆的围住攻击，惨呼声此起彼伏。

袁承志和青青等将车队集在树林一角。青青道：“怎么办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帮强盗，杀官兵！”青青道：“不错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你在这里守住！”青青点头答应，与哑巴、洪胜海三人守住一个小角，官兵过来立即格杀。众官兵见三人凶狠，一时倒也不敢十分逼近。

袁承志飞身上树，察看四下形势，只见阿九与几名青竹帮的头目正受数十名官兵围攻，形势甚是险恶，当即纵身下扑，左臂长出，震飞两支刺向阿九的铁枪，叫道：“退回西首山岗！”阿九一怔，一名军官挥刀向她砍来。袁承志飞脚踢去钢刀，当胸一拳，将那军官打得口喷鲜血，仰面跌倒。

阿九吹起竹哨，青竹帮的帮众齐向西退，渐渐集拢。袁承志纵横来去，命山东

---

---

群盗也向西退，见有盗众给官兵围住无法脱身的，立即冲入解救。众人一会齐，声势顿壮，在袁承志率领下且战且退，上了山岗。袁承志又率领了数十名武功较高的帮众盗伙，冲下去把青青等车队接引上岗。众官兵在岗下呐喊叫嚷，团团围住。

袁承志命群盗发射暗器，守住山岗。群盗本已一败涂地，人人性命难保，突然有人出来领他们暂脱险境，对他吩咐哪有不奉命唯谨之理？二百余名官兵向岗上冲来，被一阵暗器射回，死伤了数十人。官兵在得胜时勇往直前，一受挫折，大家怕死，谁肯舍命攻山？个个大声呐喊，敷衍长官，杀声倒是震天，却是前仆有人，后继无兵，再也不见有官兵冲近。

袁承志安排防御，命谭二寨主、褚红柳、洪胜海、阿九四人各率一队守住一方，余下的救死扶伤，就地休息。他再替程青竹按摩了一番，又给沙天广推宫过

---



---

血。过了一会，两人竟先后在山岗上睡着了。山东群盗和青竹帮帮众见首领无恙，对袁承志更是敬服。

袁承志对青青道：“官兵人多，不能力敌，只可智取。”青青道：“不错，用甚么计策才好？”袁承志向熟悉当地地形的盗伙问了一会，再跳上车顶，察看官兵队形，只见官兵后队有大批辎重车辆，心念一动，跳了下来，对青青道：“刚才官兵叫甚么抢劫漕运？”

这时褚红柳正由淮阴双杰接替了下来休息，听袁承志问起，说道：“这些官兵，定是运送漕银去北京的。咱们刚好遇上，真是不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运送漕银，怎地要大队官兵？”

褚红柳道：“现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哪一处没开山立柜的豪杰？朝廷全靠江南运去的漕米银两发饷发粮。崇祯既要

---

---

防御辽东的满洲兵，又要应付闯王和各路英雄，这漕银是他命根子，若是出了岔子，他的龙廷也坐不稳了，自然要多派人马护送。漕米银两本来都由运河水运，想是皇帝要钱要得急了，才由陆路赶运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些官兵身上挑着这样重的担子，居然还来多管闲事，跟人为难。”褚红柳笑道：“他们以为咱们转眼个个就擒，只须给咱们安上几个甚么王、甚么星的厉害匪号，奏报上去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”又道：“我们本是土匪强人，倒也不是冤枉，只可惜累了相公。”袁承志叹道：“官逼民反，今日可教我亲身遇上了。”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此处向西北有个峡口，咱们从那边冲出去吧。”

褚红柳这时对他已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哪会有何异议，便道：“请袁相公吩咐，大伙儿齐听号令。”袁承志在地上画了图，计议突围之策已定，便即分拨人手。

---

---

一声令下，群盗齐声发喊。袁承志和哑巴当先开路，率领众人冲下岗去。

官兵本已怠懈疲倦，除了少数奉命守御，余人均已就地坐倒休息，忽见群盗骤然涌到，来势凶猛，稍加抵挡，就被冲破一道口子。群盗向峡口直奔，官兵叫喊着随后追来。追了一阵，殿后的数十名盗帮忽然回身邀斗，把官兵追势挡了一挡。待得官兵大队攻到，殿后的盗帮也已退入峡口。

那峡口两旁都是高峰峭壁，形势险恶，官兵一追入峡口，率队长官下令暂停，以防中伏。忽然间前面大车中一只铁箱滚了下来，箱盖翻开，道上丢满了珠宝珍物，闪闪发光。那统兵的总兵一见大喜，下令急追，要把十只宝箱全都抢了下来。追了一阵，只见群盗抛下衣甲兵器，乱窜乱奔，道旁丢满了金砖银锭。众官兵你抢我夺，乱成一团。那总兵见群盗溃

---

---

散，连兵器也随地乱丢，不再存防备之念，一意要抢宝箱，下令前、中、后三队齐赶。

有分教：抗外敌不妨落后，抢金银務必争先。

这时袁承志已飞身跃上峭壁，手足并用，拉着石壁上的藤枝树条，抄向官兵后路。走了一会，果见官兵队中车辆一辆接着一辆，蜿蜒而来，不计其数，车辆都用黄布蒙住，车上插了旗帜，旗上写的是“大明江南漕运”几个红字，从上面放眼望下去，车队直如一条其长无比的黄龙。

袁承志见此情势，不觉又惊又喜，惊的是官兵势大，不易对敌，喜的是如能劫下漕运，那真是对大仇人崇祯皇帝一个当头猛击，闯王义兵就更易成事，实是奇功一件。眼见坡下树木茂密，当即穿林而下，要就近看清楚车队。不一刻，靠近官

---

---

兵队伍，借着树木遮掩，连官兵的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车辆连绵不断，隆隆而过，过了好一阵，忽听得车行辘辘之声渐轻，车中所装似乎已非银子，从树木空隙中向外望去，见是百余辆囚车。车中囚徒双手反缚，盘膝而坐，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白旗，写着“候斩巨寇某某某”等字样，又是甚么“江洋大盗”、“流寇头目”、“反叛逆首”、“淮南巨贼”等等，显见都是反抗朝廷的饥民或山寨盗魁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些人都须加以搭救，但如何下手才是？”

正自寻思，忽见一辆车子过来，旗上写着“候斩叛逆孙仲寿一名”九字，袁承志大吃一惊，追了几步细看，见车中所坐的果然便是孙仲寿。但见他两鬓斑白，满脸风霜之色，较之昔日在圣峰嶂上率领同袍祭奠故帅之时，已苍老得多，但一副慷

---

---

慨风致，虽在难中，仍是不减当年。袁承志惊讶未定，只见后面囚车中推来的又都是父亲旧部，当时教导抚养自己的倪浩、朱安国、罗大千三人都在其内，只是不见应松。袁承志一阵心酸，随又暗暗欢喜：“老天爷有眼，教我今日撞见众位叔叔。”

不久囚车过完，袁承志向上奔了数丈，疾向后追。官兵望见，鼓噪起来，有的便发箭射来。但袁承志身法快捷，箭枝到时，人早不见。他奔出数十丈，官兵队伍已尽，最后一名军官骑在马上，手提大刀押队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我拿住这军官，先捣乱一阵，然后乘机相救孙叔叔、朱叔叔他们。”

正要飞身跃下，忽然望见远处尘土飞扬，几骑马奔驰而来，心想：“原来后面还有接应，等他们过来看个明白再说。”

---

---

不一刻五骑马奔到，当先一人是个女子，却是飞天魔女孙仲君，后面四人正是二师兄归辛树夫妇以及梅剑和、刘培生。

袁承志一见大喜，叫道：“二师哥！”飞身落下，落在归辛树夫妇马前。

归氏夫妇一起勒马，见到是他，归二娘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嗯！是你，有甚么贵干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小弟有件急事，求师哥师嫂几位伸手相助。”归二娘道：“我们自己也有要事，没空！”和归辛树二人一提缰，双骑从他两侧擦过，向前冲了过去。梅剑和拱手叫声：“师叔！”跟着师父师娘去了。

刘培生跳下马来，说道：“师父师娘正有一件要紧事。弟子办了之后，立刻过来听师叔差遣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不必了，我借坐一下刘大哥的牲口。”刘培生道：“师叔请用。”将缰绳递将过去。袁

---

---

承志道：“咱俩合骑，追上前面官兵就行了。”说着飞身上马。刘培生也跳上马来。袁承志双腿一夹，那马发足奔驰。

刘培生问道：“师叔追官兵干甚么？”  
袁承志道：“救人！”

刘培生喜道：“那好极啦，我们也正要寻官兵的晦气。”袁承志一听大喜，催马急行，不一会已望见押队军官的背影。但不见归辛树等人，想已抢过了头。袁承志纵马向前急冲。

押队的游击听得身后马蹄声疾，回头望时，只见一个人影从马背跃起，扑将过来。他大吃一惊，挥起大刀往空中横扫，满拟将这人一刀斩为两截，岂知袁承志右手前伸，抢住刀柄，身子已落在他马上，左手早点中他后心穴道。那游击只觉背心酸麻，要待挣扎，却已动弹不得。袁承志问道：“要死还是要活？”那游击颤声

---



---

道：“大……大王爷饶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快下令，叫后队囚车都停下来。”那游击只得依言下令。

突然之间，归辛树夫妇从树林中冲出，师徒五人抽出兵刃，往官兵队里杀去。队伍登时大乱。袁承志本拟迫那游击指挥队伍，让众官兵混乱中自相残杀，哪知归辛树等忽来动手，官兵后队一乱，这计策却行不得了。

袁承志抢了两柄短斧，奔到孙仲寿囚车边，劈开车子，大叫：“孙叔叔，我是袁承志。”孙仲寿如在梦中，一阵迷惘。袁承志又已把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等人救了出来。

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将，现今虽已年老，但英风犹存，抢了兵器，有的乱杀官兵，有的劈开囚车救人，不一刻，百余辆囚车齐都劈烂，放出百余条好汉来。

---

---

其中三数十人是袁崇焕部属的“山宗”旧侣，听说赶来相救的是督师公子，无不大为振奋，当下一阵砍杀，将官兵后队杀得七零八落，向前逃窜。

这时官兵前队也已发现前面巨石拦路，不能通行，登时两头大乱。

袁承志见官兵虽然势乱，但人数众多，逼得紧了，当真拚起命来，却是无法抵挡，当下撇了双斧，展开轻功，连奔带跃，在一长列漕运车辆顶上跑将过去。行出里许，见领队的总兵官头戴铁盔，正手舞长刀，指挥作战。袁承志疾奔而前，将两名上前拦阻的亲兵推入了山坑，跃上那总兵坐骑的马臀。那总兵回刀来砍，袁承志挟手便夺，哪知这总兵一个筋斗从马背上翻了下去，竟没能抓住他的手腕。

袁承志心道：“没料想官军之中还有如此好手。”左手一扬，三枚铜钱发了出

---

---

去。使的是木桑所授发围棋子的手法。那总兵一一用长刀格开。袁承志道：“好本事！你再格格看。”双手连挥，三九二十七枚铜钱分上中下三路同时打到。就算武林高手，这一来也不易抵挡，那总兵武艺虽然高强，却哪里躲得开这“满天花雨”的手法？当啷一声，先是长刀脱手，接着膝弯、腰肋、背心、足胫各处都中了铜钱，竟朝着袁承志迎面跪下。

袁承志笑道：“不必多礼！”伸手挽住他左臂。那总兵当胸一拳，势急力劲。袁承志笑道：“就让你打一拳出气。”这一拳明明打在他胸前，却如打中一团棉花，无声无息，全无着力处。袁承志运起内力，提起那总兵往上抛出。只见他就如断线风筝般往上直飞，全官兵高声大叫起来。那总兵自分这一下必死，闭住了双眼，哪知落下时被人双手托住，睁开眼来，仍是那个书生打扮的少年。他知此人武功比己高出十倍，既然落入他手，无可

---

---

抗拒，生死只好置之度外。何况就算硬要置之度内，却也无从置起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下令全体官兵抛下兵刃，饶你们不死。”那总兵心想：“这漕运何等要紧，给盗贼劫了去，反正也是死罪。”

于是颈项一挺，朗然说道：“你们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。”袁承志一笑，手一使劲，又将他身躯抛向空中，落下来时接着再抛，连抛了三次，那总兵已头晕脑胀，不知身在何处。袁承志道：“你若不下令，你死了，部下也都活不成。不如降了吧。”那总兵一想，眼下只有这条是活路，只得点了点头。袁承志问道：“你贵姓？”那总兵道：“小将姓水。”他定一定神，命亲兵把手下的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都司等都叫了来，众将听得要投降盗贼，吓得面面相觑。一员都司骂了起来：“你食君之禄，不忠不……”话未说完，

---

---

袁承志已抓住他往地下一摔，登时晕去。余下众将颤声齐道：“标下奉……奉总座将令。”

水总兵道：“下令停战！”

袁承志也传下号令，命山东群盗不再厮杀，又吩咐水总兵命官兵抛下兵刃。水总兵无奈，只得依言。火把照耀下只见双方兵戈齐息。

忽见五个人在车队中奔驰来去，乱翻乱找，打开了许多箱笼，见是银子粮食，便踢在一旁。众官兵见五人势恶，败降之余，不敢阻拦。奔到临近，原来是归辛树夫妇师徒五人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二师哥，你们找甚么？我叫他们拿出来。”

归辛树见统兵将官都集在袁承志身

---

---

旁，三个起落，已奔到水总兵身边，一把揪住他胸脯，提了起来。水总兵惊魂未定，哪想突然又遇到一个武功极高之人，给他抓住了，任凭如何猛力挣扎，总归无用。归辛树喝道：“马上英进贡的茯苓首乌丸，藏在哪里？”水总兵道：“马督抚嫌我们车多走得慢，另行派人送到京里去了。”归辛树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水总兵道：“我身家性命都在你们手里，何必说谎？”

归辛树心想看来此言不假，把他往地下一抛，喝道：“要是查到你胡言骗人，回来取你狗命。”转头对归二娘道：“往前追。”归二娘抱着孩子，心头烦躁，单掌起处，把挡在面前的官兵打得东倒西歪，鼻青目肿，带着三个徒弟，跟丈夫走了。

袁承志知道二师兄夫妇对自己心存芥蒂，只有默然不语。

---

---

待五人去后，问水总兵道：“他们找甚么药丸？”水总兵被擒降敌，心乱意烦，神不守舍，一时想到家中是否会给皇帝下旨满门抄斩，一时又想自己功名前程，从此付与流水。袁承志接连询问，他答非所问，不知所云，说了半天，袁承志才明白了个大概。

原来最近黄山深谷里找到了一块大茯苓，估计已在千年以上，凑巧浙东又有人掘到一个人形何首乌。这两样都是千载难逢的宝物。凤阳总督马士英得到讯息，差幕客一半强取、一半价购的买了来，命高手药师制成了八十颗茯苓首乌丸，还配上了老山人参、珍珠粉末等珍贵药材，单是药材本钱就花了两三万银子。这件事轰动了江南官场和医行药业。据古方所载，这药丸实有起死回生的神效，体质虚弱的人，只服一丸便立刻见功。马士英自己留下四十颗，以备此后四十年中每年服食一

---

---

颗，余下四十颗便去进贡，盼崇祯再做四十年皇帝，年年升自己的官。

袁承志好容易听得明白，心道：“那就是了，二师哥爱子有病，久治不愈，急着要这些药丸。”

水总兵又道：“马总督本想差我一并将宝药送去北京，但后来嫌我们车多行得慢，又押着死囚不吉利，因此另差金陵永胜镖局的董镖头护送赴京，献给皇上。”至于马总督自己留下四十颗之事，那是天大机密，连对他最得宠的姬妾也都不说，水总兵自然更不会知道。

袁承志一心盼望二师哥能夺到药丸，救得孩子之命，忙问：“那镖师走了几天啦？”水总兵道：“启程是在同一天，不过镖局子只有十来个人，行道快得多，算来抢在我们之前，总有五六天路程了。”

---



---

这时孙仲寿、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等袁部旧将纷纷过来相见。各人得脱大难，又见袁承志长大成人，一身武艺，今日这一战虽是小试牛刀，亦已略有乃父当日雄风，无不惊喜交集。袁承志问起被捕缘由，孙仲寿约略说了。原来当日“山宗”旧友在圣峰嶂聚会，明兵突施袭击，幸而大部人众早已散走，只应松终于被害，孙仲寿等都告脱险，后来重又聚集。众人在淮北鲁南一带会聚豪杰，预备大举，哪知事机不密，上个月被凤阳总督马士英所破，首要人物一鼓成擒，械系赴京问斩。差幸天缘巧合，竟会在此处与袁承志相遇。

孙仲寿听说袁承志和闯王颇有联络，说道：“公子，这里又有盗帮，又有投降的大批官兵，他们对你都很敬服，正是难遇的良机。何不暂缓赴京，把这批人手好好整顿一下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喜道：“孙叔叔说得是，这一带英雄豪杰很多，咱们索性大干一场，找个地方会集群雄。”孙仲寿一拍大腿，道：“好极了，何不就在泰山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泰山相去不远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

当下收拾好铁箱中散开的宝物，把漕运银子取出二十万两，俵分给青竹帮与山东各寨群盗。褚红柳也得了五千两。再取出二十万两赏给投降的官兵，一时峡谷前后，欢声如雷。

投降的军官本来都是心情郁郁，分得大批银两，才精神为之一振。

只见青竹帮的两名帮众抬着一个担架，将帮主程青竹抬将过来。袁承志见他脸上已现血色，喜道：“程帮主的伤势好得很快啊，足见内功深厚。”程青竹道：“多谢公子，在下得知公子是袁督师的骨肉，实是欢喜之极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中

---

---

竟微带呜咽。袁承志道：“程帮主当年识得先父吗？”程青竹摇了摇头，吩咐随从在一只布囊中取出一卷手稿，交给袁承志，说道：“公子看了这个，便知端的。”

袁承志接过，只见封面上写着“漩声记”三个大字，又有“程本直撰”四字，右上角题着一副对联：“一对痴心人，两条泼胆汉。”心中不解，问道：“这位程本直程先生，跟程帮主是……”程青竹道：“那是先兄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翻开手稿，只见文中写道：“崇焕十载边臣，屡经战守，独提一旅，挺出严关……”

袁承志心中一凛，问道：“书中说的是先父之事？”程青竹道：“正是。令尊督师大人，是先兄生平最佩服之人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当下双手捧住手稿，恭恭敬敬的读下去：“……迄今山海而外，一里之草莱，崇焕手辟之也；一堡之垒，一城之堞，崇焕手筑之也。试问自有辽事以来，谁不望敌于数百里而逃？弃城于数十里而遁？敢于敌人画地而守，对垒而战，反使此敌望而逃、弃而遁者，舍崇焕其谁与归？”

袁承志阅了这一段文字，眼眶不由得湿了，翻过一页，又读了下去：“客亦闻敌人自发难以来，亦有攻而不下，战而不克者否？”

曰：未也。客亦知乎有宁远丙寅之围，而后中国知所以守？有锦州丁卯之功，而后中国知所以战否也？曰：然也！”

袁承志再看下去，下面写道：“今日滦之复、遵之复也，谁兵也？辽兵也。谁

---

---

马也？辽马也。自崇焕未莅辽以前，辽亦有是兵、有是马否也？”

袁承志随手又翻了一页，读道：“举世皆巧人，而袁公一大痴汉也。唯其痴，故举世最爱者钱，袁公不知爱也。唯其痴，故举世最惜者死，袁公不知怕也。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，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；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；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，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；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礼貌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。”

袁承志读到此处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泪水涔涔而下，滴上纸页，泪眼模糊之中，看到下面一行字道：“予则谓掀翻两直隶、踏遍一十三省，求其浑身担荷、彻里承当如袁公者，正恐不可再得也。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掩了手稿，流泪道：“令兄真是先父的知己，如此称誉，在下实在感激不尽。”

程青竹叹道：“先兄与令尊本来素不相识。他是个布衣百姓，曾三次求见，都因令尊事忙，未曾见着。先兄心终不死，便投入督师部下，出力办事，终于得蒙督师见重，收为门生。

令尊蒙冤下狱，又遭凌迟毒刑。先兄向朝廷上书，为令尊鸣冤，只因言辞切直，昏君大为恼怒，竟把先兄也处死了。”袁承志“啊哟”一声，怒道：“这昏君！”

程青竹道：“先兄遗言道，为袁公而死，死也不枉，只愿日后能葬于袁公墓旁，碑上题字‘一对痴心人，两条泼胆汉’，那么他死也瞑目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却不知这事可办了么？”

---

---

程青竹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令尊身遭奇冤，昏君奸臣都说他通敌，勾结满清，一般无知百姓却也不辨忠奸是非，信了这话。令尊被绑上法场后，愚民一拥而上，将他身子咬得粉碎，说道……说道要吃尽卖国奸贼的血肉……”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不由得放声大哭，问孙仲寿道：“孙叔叔，这……这是真的么？”孙仲寿垂泪点头，道：“真是如此。”

当年你年纪幼小，我们不跟你说，免你伤心。”

袁承志怒道：“昏君奸臣为非作歹，那也罢了，北京城的老百姓，却也如此可恶！”孙仲寿道：“老百姓不明真相，只道皇帝的圣旨，是再也不会错的。清兵在北京城外烧杀掳掠，害死的人成千成万，

---

---

因此百姓对勾结敌兵的汉奸痛恨入骨。”

程青竹道：“在下不忿兄长被害，设法投身皇宫，当了个侍卫，想俟机行刺昏君，为先兄和袁督师报仇。只恨武艺低微，行刺不成，反为御前侍卫所擒，幸得有人相救，逃出皇宫。这些年来在黑道上干些没本钱买卖，没料到有眼无珠，竟看上了公子的财物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大家说来深有渊源，若非如此，也不得跟帮主认识。”

青青忽道：“咦，那个小姑娘呢？她没事吧？”程青竹道：“多谢关怀。小徒已自行去了。”青青道：“我正想找她说话，怎么她走了？”言下不禁惘然。

众人休息了一日。袁承志派遣青竹帮、山东群盗及“山宗”所部得力人员，分赴各地送信，约定端午节在泰山顶上取

---



---

齐；又请孙仲寿、朱安国等人，会同水总兵带领投降的官兵，在荒僻险峻之地起造山寨。

这一役马士英部下六千名官兵全军覆没，二百余万两漕银没留下半星一点，京师山东，无不震动。等到马士英再调大军前来追剿，盗帮早已影踪全无，哪里还追寻得着。

眼见榴花吐艳，端午将届。泰山各处寺庙道观之中，陆陆续续到了千余位各帮各派的英雄豪杰。

五月初五清晨绝早，群雄在石经谷会聚。谷中一片平广，数亩石场，光洁异常，相传是古代高僧讲经之所。山石上刻有八分书金刚经，字大如斗，笔力雄劲。

这天到会的除袁承志、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等人外，有袁部旧将孙仲寿、朱安

---

---

国、倪浩、罗大千等人；有江苏金龙帮焦公礼、焦宛儿、吴平、罗立如等人；有河北青竹帮程青竹等人；有山东群盗沙天广、褚红柳、谭文理等人；有浙江龙游帮的荣彩等人；有河南南阳清凉寺下院方丈十力大师、海外七十二岛盟主郑起云等人；有从囚车获救的淮南飞虎峪寨主聂天风、赣北鄱阳帮帮主梁银龙等人；有投降过来的明总兵水鉴等人。此外尚有无数江湖好汉，武林名家。一时泰山顶上群豪聚会，英贤毕至。

这时山谷间忽吐白云一缕，扶摇直升，良久，东边一片黑暗中隐隐朱霞炫晃，颜色变幻不定，或白或橙，缓缓的血线四映，一喷一耀，转瞬间太阳如一个大赤盘踊跃而出。下面云彩被日光一照，奇丽变幻，白虹蜿蜒。群豪尽皆喝彩。

观日升已毕，群豪席地坐下。阴阳扇沙天广是山东当地的地主，这时他伤势已

---

---

愈，站起身来朗声说道：“各位前辈大哥赏脸，来到敝省，兄弟招待不周，请多多包涵。”说着团团作了一个四方揖。群豪齐声谦谢。沙天广又道：“兄弟是粗人，不明事理，现下请程青竹前辈说话。”这两人以前互不相下，那天出生入死的厮拚了一次之后，各自钦佩对方武功，反而结成了好友。

程青竹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江湖上的朋友，以前在泰山也聚过会，不过人数从来没这么多。不怕各位笑话，以前我们到这里干甚么？不过是划地盘、分赃银罢了。”群豪一阵轰笑。程青竹道：“这次这许多英雄朋友大驾光临，咱们可不能再没出息啦。眼前天下大乱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昏君无道，朝中全是贪官污吏，关外满奴又时时犯界掳掠，当真人命贱似蚂蚁，过得了今天，也不知还有没有明天？咱们总要好好商议，做一番事业出来。”

---

---

众人听得血脉奋张，齐声喝彩。

程青竹又道：“今日到会的都是好朋友，咱们歃血为盟，以后患难相助，共图大事。如有贪图富贵，出卖朋友，或是贪生怕死，自私自利的，大家一齐干他奶奶的。”众人又是一阵喝彩。

沙天广道：“会盟不可无盟主。咱们推举一位大家佩服的英雄大哥出来，以后齐都听他的号令。不管是谁当盟主，兄弟必定追随到底，决无异言。”十力大师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群龙无首，决不能成大事。推举盟主，老衲是一力赞成的。

不过这位盟主必须智勇双全，有仁有义，方能服众。”郑起云道：“那是当然的了，我瞧你大师就很不错。”十力大师笑道：“老衲风烛残年，哪能担当重任？郑岛主别取笑了。”

---

---

众人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都觉盟主应该推举，以便号令一致，好使散处各地、互不统属的英雄豪杰联成一起。那时相互之间固然不会残杀争斗，连官府也不敢轻易搜剿。只是群雄向来各霸一方，谁也不肯服谁，别要为了争做盟主，反而殴杀一场，那就弄巧成拙了。

程青竹待众人议论了一会，高声说道：“各位如无异议，现下就来推举如何？”

只见人群中站起一条身高七尺的魁梧大汉，声若洪钟，大声说道：“盖孟尝孟老爷子在武林无人不敬，无人不服。今日他老人家虽然不在此地，但盟主一席自然非他莫属，兄弟以为不必另推了。”他话一说毕，群雄中登时便有许多人随声附和。

袁承志问洪胜海道：“盖孟尝是甚么

---

---

人？”洪胜海略感奇怪，问道：“相公不知此人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江湖上的朋友识得很少。”洪胜海道：“孟伯飞孟老爷子人称盖孟尝，端的是仗义疏财，最爱朋友，武林中人缘极好。他独创的孟家神拳、快活三十掌，变幻莫测，投拜在他门下的弟子数也数不清，说得上桃李满天下。北方学武的人提到盖孟尝，那是没有人不佩服的。这大汉是他大弟子，叫做丁甲神丁游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嗯，原来如此，那么推孟老爷子做盟主倒也很好。”心想：“这位孟老爷子多半人缘极好，武功却不如何了得，否则师父不会不跟我说起。作武林盟主的人，原本人缘比武功要紧得多。”

七十二岛盟主郑起云道：“孟老爷子威名远震，兄弟虽然亡命海外，却也是久仰的了，推他做盟主，论德望，论见识，那是再好也没有。不过兄弟有一点顾虑，不知该不该说。”丁游道：“郑岛主但说

---

---

不妨。”郑起云道：“孟老爷子在保定府这些年，身家财产，非同小可。咱们大家所干的，却是啸聚山林、杀官造反的勾当，要是孟老爷子给咱们带头，必定有事连累于他，大家心里不安。”群雄一听这话倒也有理，各人静默了一会。

金龙帮帮主焦公礼站起来说道：“兄弟推举一位武功盖世、仁义包天的英雄。这位英雄虽然年纪还轻，武林中许多朋友大都不识，但兄弟斩钉截铁的说一句，只要这位英雄肯出来带头，做事一定公正，管教威风大震，官府不敢小觑了咱们。”

沙天广说道：“兄弟心里，也有一位年轻的英雄，只怕不见得比焦帮主所说的那位差。”他声音尖细，提高了嗓子，更是刺耳。

焦公礼道：“兄弟年纪不敢说长，也已虚活了五十多岁；见识不敢说广，也会

---

---

过了天下无数成名的豪杰。可是像我所说的那位英雄，让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，当世却也只有一人而已。”程青竹冷冷的道：“沙天广沙寨主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他阴阳宝扇打穴的功夫，当今武林中虽然算不上独一无二，也总是顶儿尖儿的了。他口服心服的人，一定不会错，我们青竹帮一齐赞成沙寨主的话。”焦公礼胀红了脸道：“盟主到底是怎样选法？我们金龙帮虽然无用，人数却比青竹帮多些。”眼见两人就要争吵起来。

十力大师道：“焦帮主且莫心急，你说的那位英雄是谁，老衲猜个九成儿不会错。请问沙寨主，你说的朋友是谁？两家都说出来，请在场的朋友们秉公评定就是。也说不定大家对这位英雄都不心服呢？”

沙天广向袁承志一指，道：“我说的是这位袁相公。各位莫瞧他年纪轻轻，武

---



---

功行事却是高人一等。我声明在先，兄弟与袁相公还是最近相识，跟他既非同门，又非旧交，纯因佩服英雄，这才一力推荐。”这番话一说，山东各寨群盗与青竹帮众人齐声欢呼，声势极壮。

袁承志听他说到自己，事先全没想到，站起身来双手乱摇，连说：“不行！”

焦公礼待人声稍静，仰天大笑：“哈哈，哈哈！”好一阵不绝。沙天广怒道：“焦帮主，我倒要请教，你干么讥笑兄弟？”

程青竹也怒道：“焦帮主，在下素来佩服你是一条好汉子，可是对沙寨主这等无礼，在下却易瞧不过眼。”焦公礼拱手笑道：“兄弟哪敢讥笑？沙寨主、程帮主，你两位可知兄弟要推举的是哪一位？”沙天广愠道：“我当然不知。”焦公礼

---

---

道：“除了这位袁相公还有何人？”程青竹、沙天广转怒为喜，也是仰天大笑。

众人听三人争了半天，说的原来同是一人，都不禁轰笑起来。

袁承志很是着急，忙道：“兄弟年轻识浅，今日得能参与泰山大会，已感荣幸，只盼追随各位前辈之后，稍效微劳，岂敢担当大任？还请另选贤能。”

孙仲寿道：“袁公子是我们袁督师的独生亲子，我们‘山宗’旧友内举不避亲，以为请他担当盟主，最是合适不过。”

郑起云道：“哪一位袁督师？”孙仲寿道：“就是在辽东力抗清兵、无辜被昏君害死的袁崇焕袁督师。”

袁崇焕抗敌御侮，有大功于国，当时

---

---

只有北京城中的人才以为他当真通敌，实因强敌兵临城下，君臣百姓尽皆张皇失措，以致不明是非。但袁崇焕惨遭杀害，各地闻知，却极是愤慨。群雄听了这话，叹声四起，本来无可无不可的人也一致赞成。

袁承志极力推辞，却哪里推辞得掉？加之投降过来的水总兵、由袁承志从囚车上救出来的聂天风、梁银龙等人也极力附和，盟主一席势成定局。

龙游帮帮主荣彩本跟袁承志有点过节，但一则见众望所归，小小一个龙游帮不能力排众议，再则想到他当日在衢江中不为已甚，掷板相救，使自己不致落水出丑，也算受过他的恩惠，心想索性锦上添花，说几句好话，便站起来说道：“这位袁相公武功精湛，在场许多朋友都知道的了。兄弟就曾栽过在他手里。”众人不觉一愣，荣彩又道：“可是他很给兄弟留余

---

---

地，兄弟虽然栽了，却也心下感激。现下选他做盟主，兄弟一力赞成。”众人见曾经与他敌对过的人也这样说，都欢呼起来。只有青青低声骂道：“老滑头！”

丁甲神丁游走别袁承志身边，向他细细打量，见他身材不高，面目黝黑，貌不惊人，年纪又轻，何以群雄对他如此拥戴？心想这么一来，他声威一下子便盖过了自己师父，很不服气，说道：“恭喜你啦，袁相公。”伸手出去，拉着他手，显得甚是亲热。

袁承志道：“兄弟实在难以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突觉手上一紧。原来丁游使出了“霸王扛鼎”的师传绝艺，用力一扯，想摔袁承志一交，让这位“盟主”在众人面前出个大丑，虽然这样一来，不免得罪了无数英雄好汉，说不定当场给众人打成一团肉酱，但他是个莽撞之徒，气愤之下，也顾不到这么许多了。袁承志不动声色，

---

---

暗中使出“千斤坠”功。丁游连扯三扯，胳膊上肌肉高高贲起，出尽了平生之力，但对方就如生根在石山上一般，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……担当大任。丁兄令师孟老爷子名满天下，定比兄弟适当得多。”

丁游再是用力一扯，自己右臂上格的一声，险些扯脱了骹，疾忙放手，见袁承志却似毫无所觉，知道对方武功比自己不知要高出多少，适才若是乘势反击，自己早给丢下山谷之中，但他顾全自己面子，令旁人丝毫瞧不出来，不禁顿生感激之意，大声说道：“好，你做盟主很好！”说着拜了下去。

袁承志连忙还礼，心头也喜欢这大汉莽得可爱。

程青竹道：“咱们既然会盟，就要有个盟规，现下请盟主宣布，大伙儿共同商酌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还待推辞，孙仲寿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你谦辞不就，倘若盟主一席不幸落入奸人之手，祸害不小。要是你能领袖群雄，督师的血海深仇就可得报了。督师一生做事，向来就是当仁不让，不避艰危。”袁承志听他责以大义，更提到先公的“好样”，不觉凜然心惊，站起身团团一揖，说道：“既然各位美意，兄弟恭敬不如从命。只是兄弟识见浅薄，还望各位前辈以大事为重，随时指教，兄弟必定遵从，不敢狂妄自大。”

群雄听他允任盟主，泰山顶上登时欢声雷动，山谷鸣响，四下里都是鼓掌和欢呼的回音，似乎脚底的千峰万壑也一齐在鼓掌喝彩一般。

群雄当下点起香烛，一齐拜天祷祝。

袁承志向孙仲寿道：“盟约就请孙叔

---

---

叔起草了。”孙仲寿也不推辞，回进庙里草拟。他知群雄以信义为先，不重文采，当下言简意深的写了百余字。袁承志当众宣读了。群雄歃血宣誓，决不背盟。一个轰动沿海各省武林的泰山大会，至此告成。

袁承志出道不到半年，仗着武功绝顶，至诚待人，再加之机缘巧合，以及父亲的威名，竟尔成为南北直隶、鲁、豫、浙、闽、赣七省草莽群豪的大首领。

当晚群雄席地欢宴，斗酒轰饮，喧闹欢笑之声，布满峰谷。

正热闹间，突见一个流星直冲上天，这是山下有警讯号，群雄登时停杯不饮。袁承志和孙仲寿等人，立时便想起当年聚会圣嶂峰而官兵来袭的情景，莫非官府得知漕银被劫、因而调兵来攻么？

---

---

过不多时，两名在山坡上哨守的汉子奔上山来，向袁承志禀报：“启禀盟主，山下哨探急报，清兵大军已攻下青州，正向泰安进军，离此处已不过二百余里，请盟主定夺。”

袁承志惊道：“清兵来得这么快！”他虽曾听说清兵于去年入关，攻到山东，但一直只在登州、莱州一带骚扰，抢劫焚杀，想不到竟会一举破了青州。

孙仲寿道：“清兵去年十月翻过墙子岭，直打到兖州，在山东各地烧杀劫掠。听说带兵的头子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。这人是努尔哈赤的第七子，还是鞑子皇帝的哥哥，他善能用兵，曾和满清睿亲王多尔袞打来过山东，对山东的情形是很熟悉的。”袁承志问道：“多尔袞打来过山东？”他潜心武学，于世事所知实甚有限。孙仲寿叹道：“那是四年前的事了。那时盟主在华山学武，因此不知道。”见

---



---

群雄正纷纷互相询问，人心浮动，便站起身来，登上高处一块大石，大声道：“山下兄弟急报，清兵攻破青州，正向泰安而来。各位请继续喝酒，盟主自有主张。”

群雄中有人叫道：“大伙儿冲下山去，杀他妈的鞑子兵。”

又有人叫道：“鞑子兵可欺侮得咱们狠了，这回非跟他拚个你死我活不可。”满山轰叫，群情愤激。

孙仲寿回到袁承志身边，说道：“盟主，众兄弟都要去打鞑子兵，你瞧怎样？”

“袁承志道：“我爹爹一生尽忠报国，为的就是杀鞑子。眼下鞑子欺上门来，正好众兄弟在此聚会，咱们就此下山去打。只是我于行军打仗一道，全然不懂，还是请孙叔叔发令。”

孙仲寿沉吟片刻，派了十几个人出去

---

---

查探清兵虚实，然后说道：“自从督师袁公被害，朝中无人，再也无力抗御清兵了。崇祯九年六月，满清头子皇太极派了阿齐格、阿巴泰等大将攻进长城，直打到北直隶腹地。十一年，九王多尔袞率领阿巴泰等人又打到北直隶，忠臣卢象昇和孙承宗先后殉国。

多尔袞那年还攻破了济南，俘虏了我四十多万百姓去。这一次又是阿巴泰这鞑子将军来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清兵怎地又不攻北京，只是攻打河北、山东各处？”孙仲寿道：“皇太极是很会用兵的。他派兵来河北、山东，其志不在占地，而是抢夺财物，杀人放火，摧破我中国的精华，要令得大明精疲力尽，然后再一举而攻北京。当年他进攻北京，在袁督师手下吃了个败仗，此后就不敢再攻京师。”

袁承志忽想：“闯王和各路义军四下流窜，岂不是帮了鞑子兵的大忙？”这句

---

---

话却不便出口，只心中隐隐觉得不安。

孙仲寿道：“这些年来，鞑子兵几次三番的打来河北、山东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明兵从来没打过一场胜仗，鞑子兵将一定不把明兵放在眼里。常言道骄兵必败，咱们正好乘机杀杀他们的威风。从青州来泰安，锦阳关是必经之地。那里地势险要，咱们可在锦阳关设伏，狠狠的打一仗。”

袁承志大喜，站起来说道：“众位兄弟，咱们这就杀鞑子兵去，今晚好好安睡，明日清晨下山。”群雄大声呐喊：“杀鞑子兵，杀鞑子兵！”

次日清晨，袁承志和孙仲寿商议后，分遣群雄先后出发。

约定四方埋伏，见到盟主中军的黄色大旗高高竖起，便一齐向清兵冲杀。命水

---

---

总兵带同两千名本部兵马，打头阵迎敌，生怕水总兵下山后变卦，派了焦公礼率同金龙帮的手下监视。要水总兵只许败，不许胜，引诱清兵过来。水总兵所部兵甲器仗一应俱全，尽是明军服色，实无半分破绽，至于打败仗乃明兵家常便饭，更能尽展所长。

那锦阳关两侧双峰夹道，只中间一条小径。到第四日傍晚，耳听得喊声大作，众明兵甩甲曳兵，从小径奔来。水总兵跨下战马，手执大刀，亲自断后。过不多时，便见一群辫子兵蜂涌而来。袁承志伏在左峰的岩石之后，初次见到清兵，想起父亲连年与鞑子兵血战，不由得全身热血如沸，高举金蛇剑，说道：“孙叔叔，咱们冲下去！”孙仲寿道：“等一会，待鞑子兵大队过来。那时咱们再竖起黄旗，四面伏兵齐起，清兵便走不脱了。”

只听得号角声响起，大队清军骑兵冲

---

---

到，数十多落后的明兵登时被刀砍枪刺，尸横就地。袁承志心下不忍，说道：“快冲下去接应！”孙仲寿道：“还得等一会。”青青急道：“再不下去，我们的人要给他们杀光了。”孙仲寿道：“再等一会！”

青青急得只是顿足。

突然之间，右峰上喊声大作，沙天广率领山东各寨群盗，从山坡上杀将下来。孙仲寿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？”孙仲寿道：“清兵来的只是先锋，这一来，就抓不到他们的元帅了。怎么不见旗号，便自行动手了？”只见山东群盗一鼓作气的杀入清兵阵中，跟着青竹帮、金龙帮，以及各处埋伏的群豪一时尽起，水总兵也带同明兵回头截杀。

孙仲寿连声叹气，说道：“当年袁公带兵，部下若是这般不听号令，自行杀

---

---

敌，所有的大将一个个都非给袁公请出尚方宝剑斩了不可。”袁承志心下歉然，道：“都是我事先没严申号令的不是。”孙仲寿安慰他道：“咱们这些英雄好汉，每个人武功都强，但直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怎比得袁公当年在宁远所练的精兵？盟主你也是无法可施的。唉，黄旗还没竖起，大伙儿就乱糟糟的冲杀出去了，这哪里是打仗，简直是胡闹！”

不住的唉声叹气，想起当年袁崇焕在宁锦带兵时的号令严峻，十余万兵将无不肃然奉命，懊恼之中，又感心酸。

青青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叹气也无用了。承志哥哥，咱们动手吧！”袁承志早已心痒难搔，叫道：“好，大伙儿杀啊！”手执金蛇剑，冲下峰去。孙仲寿惊叫：“盟主，盟主！你是主帅，须当坐镇中军，不可亲临前敌……”叫声未毕，袁承志展开轻功，早去得远了，但见他疾冲入

---

---

阵，金蛇剑挥动，削去了两名清兵的脑袋。

千余名清兵挤在山道之中，难以结阵为战。敌人冲到身前，弓箭也用不上了，被群雄四面八方的围上攻打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尽数就歼。清军统帅阿巴泰得报前锋在锦阳关中伏覆没，当即率兵退回青州。

这一役虽然没杀了阿巴泰，但聚歼清军一千余人，实是十余年来从所未有的大胜。群雄在锦阳关前大叫大跳，欢呼若狂。

袁承志瞧着金蛇剑上的点点血迹，心想：“此剑今日杀了不少鞑子兵，才不枉了这剑身上的隐隐碧血！”

当晚袁承志、孙仲寿与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等谈到今日一场大捷，实可慰

---

---

袁督师的在天之灵，都是不禁热泪盈眶。

孙仲寿以杀不了清军元帅阿巴泰，兀自恨恨不已。袁承志道：“孙叔叔，咱们这批人，当真要打大仗是不成的。明日我北上，这些明军官兵和别的弟兄们请你与朱叔叔、倪叔叔、罗叔叔各位好好操练，日后再碰上鞑子兵，可不会再像今日这般乱杀一阵了。”孙仲寿等俱各奉命。

袁承志与青青并肩漫步，眼见群雄东一堆、西一堆的围着谈论，人人神情激昂，说的自都是日间的大胜。袁承志道：“咱们今日还只一战，要灭了满清鞑子，尚须血战百场，当真是：‘慷慨同仇日，间关百战时。’”青青道：“你这两句诗做得真好。”袁承志微笑道：“我怎会做诗？这是爹爹的遗作。”

青青嗯了一声。

---



---

袁承志叹道：“我甚么都及不上爹爹，他会做诗，会用兵打仗，我可全不会。”青青道：“你的武功却一定比你爹爹强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爹爹进士出身，没练过武。但武功强只能办些小事，可办不了大事。”青青道：“也不见得，武功强，当然有用的。”

袁承志突然拔出金蛇剑来，虚劈两下，虎虎生风，说道：“对，青弟，我去刺杀鞑子皇帝皇太极，再去刺杀崇祯皇帝，为我爹爹报仇。”

---

---

##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

袁承志和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押着铁箱首途赴京。程青竹与沙天广豪兴勃发，要随盟主到京师去逛逛。袁承志见多有两个得力帮手随行，自是欣然同意。又见洪胜海一路忠心耿耿，再无反叛之意，便给他治好了身上伤势，洪胜海更是感激。

一行六人扬鞭驰马，在一望无际的山东平原上北行。这一带都是沙天广的属下，进入北直隶后是青竹帮的地界，自有沿途各地头目隆重迎送。青青见意中人如此得人推崇，心中得意非凡，本来爱闹闹小脾气的，这时也大为收敛了。

这天来到河间府，当地青竹帮的头目大张筵席，为盟主庆贺，作陪的都是河间

---

---

府武林有名之士。酒过三巡，众人纵谈江湖轶闻，武林掌故。

忽有一人向程青竹道：“程帮主，再过四天，就是孟伯飞孟老爷子的六十大寿，你不去了吧？”程青竹道：“我要随盟主上京，祝寿是不能去了。我是礼到人不到，已备了一份礼，叫人送去保定府。”沙天广也道：“兄弟的礼也早已送去。孟老爷子知道我们不到，必是身有要事，决不能见怪。”袁承志心中一动：“这盖孟尝在北五省大大有名，既是他寿辰在即，何不乘机结交一番？”说道：“孟老爷子兄弟是久仰了，原来日内就是他老人家六十大庆，兄弟想前去祝贺，各位以为怎样？”众人鼓掌叫好，都说：“盟主给他这么大的面子，孟老爷子一定乐极。”

次日众人改道西行，这天来到高阳，离保定府已不过一日路程。众人到大街上悦来客店投宿，安顿好铁箱行李，到大堂

---

---

里饮酒用饭。

只见东面桌边坐着个胖大头陀，头上一个铜箍，箍住了长发，相貌甚是威猛，桌上已放了七八把空酒壶。店小二送酒到来，他揭开酒壶盖，将酒倒在一只大碗里，骨都骨都一口气喝干，双手左上右落，抓起盘中牛肉，片刻间吃得干干净净，一叠连声大嚷：“添酒添肉，快快！”这时几个店小二正忙着招呼袁承志等人，不及理会。那头陀大怒，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，酒壶、杯盘都跳了起来，连他邻桌客人的酒杯都震翻了，酒水流了一桌。

那客人“啊哟”一声，跳了起来，却是个身材瘦小的汉子，上唇留了两撇鼠须，眸子一翻，精光逼人，叫道：“大师父，你要喝酒，别人也要喝啊。”那头陀正没好气，又是重重一掌拍在桌上，猛喝：“我自叫店小二，干你屁事？”那汉

---

---

子道：“从来没见过这般凶狠的出家人。”那头陀喝道：“今日叫你见见。”

青青瞧得不服气，对袁承志道：“我去管管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等着瞧，别看那汉子矮小，只怕也不是个好惹的。”青青正想瞧两人打架，不料那汉子好似怕了头陀的威势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算我错，成不成？”头陀见他认错，正好店小二又送上酒来，也就不再理会，自行喝酒。那汉子走了开去，过了一会，才又回来。袁承志等见没热闹好瞧，自顾饮酒吃饭。突然一阵风过去，一股臭气扑鼻而来，青青摸出手帕掩住鼻子。袁承志一转头，只见头陀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把便壶，那头陀竟未察觉，这一下忍不住要笑出声来，向青青使个眼色，嘴角向头陀一努。青青一见之下，笑得弯下腰来。

大堂中许多吃饭的人还未发觉，都说：“好臭，好臭！”那瘦小汉子却高声

---

---

叫道：“香啊，香啊！”青青悄声叫道：“这定是那汉子拿来的了。他手脚好快，不知他怎么放的。”

这时头陀也觉臭气触鼻，伸手去拿酒壶，提在手里一看不对，赫然是把便壶，而且重甸甸的，显然装满了尿，不由得怒不可遏，反手一掌，把身旁的店小二打得跌出丈余，翻了一个筋斗。只听那瘦小汉子还在大赞：“好酒，好酒！香啊，香啊。”才知是他作怪，劈脸将便壶向他掷去。那汉子早有提防，他身法滑溜异常，矮身便从桌底钻了过去，已躲在头陀身后。那便壶在桌上碰得粉碎，尿水四溅。众人大呼小叫，纷纷起立闪避。

那头陀怒气更盛，伸出两只大掌回身就抓。那汉子又从桌底下钻过。那头陀一腿踢翻桌子。大堂中乱成一片。众人早都退在两旁。

---

---

只见那汉子东逃西窜，头陀拳打足踢，始终碰不到他身子。过不多时，大堂中桌凳都已被两人推倒。碗筷酒壶掉了一地。那汉子拾起酒壶等物，不住向头陀掷去。头陀吼叫连天，接过回掷。两人身法快捷，居然都是一身好武功。

打到后来，大堂中已清出一块空地。那汉子不再退避，拳来还拳，足来还足，施展小巧功夫和头陀对打起来。头陀身雄力壮，使的是沧州大洪拳，拳势虎虎生风。那汉子的拳法却自成一家，时时双手两边划动，矮身蹒跚而走，模样十分古怪，偏又身法灵动。

青青笑道：“这样子真难看，那又是甚么武功了？”袁承志也没见过，只觉他手脚矫捷，模样虽丑，却自成章法，尽能抵敌得住。程青竹见多识广，说道：“这叫做鸭形拳，江湖上会的人不多。”青青听了这名称更觉好笑，见那汉子身形步法

---

---

果然活脱像是只鸭子。

那头陀久斗不下，焦躁起来，突然跌跌撞撞，使出一套鲁智深醉打山门拳，东歪西倒，宛然是个醉汉，有时双足一挫，在地上打一个滚，等敌人攻到，倏地跃起猛击。他又滚又翻，身上沾了不少酒饭残羹，连便壶中倒出的尿水，也有不少沾在衣上。

斗到分际，头陀忽地抢上一步，左拳一记虚招，右掌“排山倒海”，直劈敌人胸口。那瘦小汉子知道厉害，运起内力，双掌横胸，喝一声：“好！”三张手掌已抵在一起。头陀的手掌肥大，汉子的手掌又特别瘦小，双掌抵在头陀一掌之中，恰恰正好。

两人各运全力，向前猛推。头陀左手虽然空着，但全身之力已运在右掌，左臂就如废了一般，全然无力出招。双方势均

---



---

力敌，登时僵持不动，进既不能，退亦不得，均知谁先收力退缩，不免立毙于对方掌下，但如此拚斗下去，势不免内力耗竭，两败俱伤。两人均感懊悔，心想与对方本无怨仇，只不过一时忿争，如此拚了性命，实在无谓。再过一阵，两人额头都冒出黄豆般的汗珠来。

沙天广道：“程老兄，你拿叫化棒儿去拆解一下吧，再迟一会，两个都要糟糕。”程青竹道：“我一人没这本事，还是咱哥俩儿齐上。”沙天广道：“好，不过这两个胡闹家伙性命虽然可保，重伤终究难免。”正要上前拆解，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来吧。”缓步走近，双手分在两人臂弯里一格。头陀与汉子的手掌倏地滑开，收势不住，噗的一声，三掌同时打在袁承志胸上。程沙两人大叫：“不好！”同时抢上相救，却见他神色自若，并未受伤。原来袁承志知道倘若用力拆解或是反推，这两人正在全力施为，一股内力逼回去反

---

---

打自身，必受重伤，因此运气于胸，接了这三掌，仗着内功神妙，轻轻松松的把掌力承受了。

头陀和那汉子这时力已使尽，软绵绵的瘫痪在地。程青竹和沙天广扶起两人，命店小二进来收拾。袁承志摸出十两银子，递给掌柜的道：“打坏了的东西都归我赔。许多客人还没吃完饭，你照原样重新开过，都算在我帐上。”那掌柜的接了银子，不住称谢，叫齐伙计，收拾了打烂的东西，再开酒席。

过得一会，头陀和那汉子力气渐复，一齐过来向袁承志拜谢救命之恩。

袁承志笑道：“不必客气。请教两位高姓大名。两位如此武功，必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汉了。”那头陀道：“我法名义生，但旁人都叫我铁罗汉。”那汉子道：“在下姓胡名桂南。”

---

---

请教高姓大名，这两位是谁？”

袁承志尚未回答，沙天广已接口道：“原来是圣手神偷胡大哥。”胡桂南见他知道自己姓名和外号，很是喜欢，忙道：“不敢，请教兄长尊姓大名。”

程青竹把沙天广手中的扇子接过一抖。胡桂南见扇上画着个骷髅头，模样可怖，便道：“原来是阴阳扇沙寨主，久慕寨主之名，当真幸会。”跟着又见到倚在桌边的一根青竹，他知道青竹帮中的人所持青竹以竹节多少分地位高下，这枝青竹竟有十三节，那是帮中最高的首领了，就向程青竹一揖，说道：“这位是程老帮主吧？”程青竹呵呵笑道：“圣手神偷眼光厉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两位不打不相识。来来来，大家同干一杯。”

众人一齐就坐，胡桂南与铁罗汉各敬

---

---

了一杯酒，道声：“莽撞！”铁罗汉笑道：“也不知从哪里偷了这把臭便壶来，真是古怪！”众人一齐大笑起来。

胡桂南知道程、沙二人分别是北直肃和山东江湖豪杰首领，但见二人对袁承志神态恭敬，此人刚才出手相救，内功深湛，必是非同小可之人，只是未通姓名，也不敢贸然再问。

他本来生性滑稽，爱开玩笑，这时却规规矩矩的不敢放肆。

程青竹道：“两位到此有何贵干？胡老弟可是看中了甚么大户，要一显身手么？”胡桂南笑道：“兄弟在程老前辈的地方不敢胡来。我是去给孟伯飞孟老爷子拜寿去的。”铁罗汉一拍桌子，叫道：“何不早说？我也是拜寿去的。早知道，就打不起来了，只不过你在孟大爷的酒筵之上，可别又端一把臭便壶出来。”众人又

---

---

是一阵大笑。程青竹笑道：“那好极啦，我们也是要去给孟老爷子祝寿，明日正好结伴同行。两位跟孟老爷子是好朋友吧？”

铁罗汉道：“好朋友是高攀不上，但说来也有二十多年交情了。只是近年来我多在湖广一带，少到北方。倒有八九年不见啦。”胡桂南笑道：“那么罗汉大哥还得给我引见引见。”

铁罗汉奇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识孟大爷么？那又给他去拜甚么寿？”

胡桂南道：“兄弟对盖孟尝孟大爷一向仰慕得紧，只是没缘拜见。这次无意中得到了一件宝物，便想借花献佛，作为寿礼，好得会一会这位江湖闻名的豪杰。”铁罗汉道：“那就是了。别说你有寿礼，就是没有，孟大爷还不是一样接待。谁叫他外号盖孟尝呢？哈哈！”

---

---

程青竹却留了心，问道：“胡老弟，你得了甚么宝物啊？”

给我们开开眼界成不成？”沙天广也道：“寻常物事哪会在圣手神偷的眼里？这么夸赞，那定是价值连城了。”

胡桂南很是得意，从怀里掏出一只镶珠嵌玉、手工精致的黄金盒子，说道：“这里耳目众多，请各位到兄弟房里观看吧。”众人见盒子已是价值不赀，料想内藏之物必更珍贵。

胡桂南待众人进房后，掩上房门，打开盒子，露出两只死白蟾蜍来。这对蟾蜍通体雪白，眼珠却血也般红，模样甚是可爱，却也不见有何珍异之处。胡桂南向铁罗汉笑道：“刚才我和老兄对掌，要是一齐呜呼哀哉，那也是大难临头，无法可施了。但如只是身受重伤，我却有解救之

---

---

方。”指着白蟾蜍道：“这是产在西域雪山上的朱睛冰蟾，任他多厉害的内伤、刀伤，只要当场不死，一服冰蟾，药到伤愈，真是灵丹妙药，无比神奇。要是中了剧毒，这冰蟾更有去毒之功。”

程青竹问道：“如此宝物，胡大哥却哪里得来？”胡桂南道：“上个月我在河南客店里遇到一个采药老道，病得快死了，见他可怜，帮了他几十两银子，还给他延医服药。但他年寿已到，药石无灵，终于活不了。他临死时把这对冰蟾给了我，说是报答我看顾他的情意。”铁罗汉道：“这盒子倒也好看。”

胡桂南道：“那老道本来放在一只铁盒里，可是拿去送礼，岂能不装得好看一点……”沙天广笑道：“于是你妙手空空，到一家富户去取了这只金盒。”胡桂南笑道：“沙寨主料事如神，佩服，佩服！那本是开封府刘大财主的小姐装首饰

---

---

用的。”众人一齐大笑。

胡桂南道：“刚才我两人险些儿携手齐赴鬼门关，拚斗之时我心中在想，我和铁罗汉大哥若得侥幸不死，我就自服一只冰蟾，再拿一只救他性命。我两人又无怨仇，何必为了一把臭便壶，搞出人命大事？”铁罗汉笑道：“那倒生受你了。”

众人又都大笑。

胡桂南道：“总而言之，这两只冰蟾，已不是我的了。”双手举起金盒，送到袁承志面前道：“不敢说是报答，只是稍表敬意。请相公赏脸收下了。”

袁承志愕然道：“那怎么可以？这是胡兄要送给孟老爷子的。”胡桂南道：“若不是相公仗义相救，兄弟非死即伤，这对冰蟾总之是到不了孟老爷子手中啦。至于寿礼嘛，不是兄弟夸口，手到拿来，随

---



---

处即是，用不着操心。”袁承志只是推谢。胡桂南有些不高兴了，说道：“这位相公既不肯见告姓名，又不肯受这冰蟾，难道疑心是兄弟偷来的，嫌脏不要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胡兄说哪里话来？适才匆忙，未及通名。小弟姓袁名承志。”

铁罗汉和胡桂南同时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胡桂南道：“原来是七省盟主袁大爷，怪不得如此好身手。袁大爷率领群雄，在锦阳关大破鞑子兵，天下无不景仰。”铁罗汉道：“我先几日听到这消息，不由得伸手大打我自己耳光。”众人愕然不解。

青青道：“为甚么打自己耳光？”铁罗汉道：“我恼恨自己运气不好，没能赶上打这一场大仗，连一名鞑子兵也没杀到。”众人又都被他逗得笑了起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胡大哥既然定要见赐，

---

---

兄弟却之不恭，只好受了，多谢多谢。”双手接了过去，放在怀里。胡桂南喜形于色。

袁承志回到自己房里，过了一会，捧着一株朱红的珊瑚树过来。那珊瑚树有两尺来高，遍体晶莹，难得的是无一处破损，无一粒沙石混杂在内，放在桌上，登觉满室生辉，奇丽无比。胡桂南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兄弟豪富之家到过不少，却从未见过如此长大完美的珊瑚树。只怕只有皇宫内院，才有这般珍物。这是袁相公家传至宝吧？真令人大开眼界了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这也是无意中得来的。这件东西请胡兄收着，明儿到了保定府，作为贺礼如何？”胡桂南惊道：“那太贵重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些赏玩之物，虽然贵重，却无用处，不比冰蟾可以救人活命。胡兄快收了吧。”胡桂南只得谢了收起。他和铁罗议见袁承志出手豪

---

---

阔，心下都暗暗称奇。

次日傍晚到了保定府，众人先在客店歇了，第二天一早到孟府送礼贺寿。

孟伯飞见了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的名帖，忙亲自迎接出来。他早知袁承志年轻，还道必有过人之处，此刻相会，见他只是个黝黑少年，形貌平庸，不觉一愣，老大不悦，心想：“七省的英雄好汉怎地颠三倒四，推举这么个毛头小伙子做盟主？”但众人远道前来拜寿，自然是给自己极大面子，于是和大儿子孟铮，二儿子孟铸连声道谢，迎了进去，互道仰慕。袁承志见孟伯飞身材魁梧，须发如银，虽以六旬之年，仍是声若洪钟，步履之间更是稳健异常，想是武功深厚。

两个儿子均在壮年，也都英气勃勃。

说话之间，孟伯飞对泰山大会似乎颇

---

---

不以为然，程青竹谈到泰山之会，他都故作不闻，并不接口。过了一会，又有贺客到来，孟伯飞说声：“失陪！”出厅迎宾去了。青青心道：“这人号称盖孟尝，怎么对好朋友如此冷淡？原来是浪得虚名。”

早知他这么老气横秋的，就不来给他拜甚么寿了。老家伙我还见得不够多么？”

家丁献过点心后，孟铸陪着袁承志等人到后堂去看寿礼。

这时孟伯飞正和许多客人围着一张桌子，赞叹不绝。见袁承志等进来，孟伯飞忙抢上来谢道：“袁兄、夏兄送这样厚礼，兄弟如何克当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老前辈华诞，一点儿敬意，太过微薄。”

众人走近桌边，只见桌上光彩夺目，摆满了礼品，其中袁承志送的白玉八骏

---

---

马，青青送的翡翠玉西瓜，尤其名贵。胡桂南送的珊瑚宝树也很抢眼。

孟伯飞对袁承志被推为七省盟主一事，本来颇为不快，但见他说话谦和，口口声声老前辈，送的又是这般珍贵非凡的异宝，足见对自己十分尊重，觉得这人年纪虽轻，行事果然不同，不觉生了一份好感，说话之间也客气得多了。

各路贺客拜过寿后，晚上寿翁大宴宾朋。盖孟尝富甲保定，素来爱好交友，这天六十大寿，各处来的贺客竟有三千多人。孟伯飞掀须大乐，向各路英豪不停口的招呼道谢。大厅中开了七八十席。位望不高、辈份较低的宾客则在后厅入席。

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都给让在居中第一席上，孟伯飞在主位相陪。在第一席入座的还有老英雄鸳鸯胆张若谷、统兵驻防保定府的冯同知、永胜镖局的总

---

---

镖头董开山，此外也都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。群豪向寿翁敬过酒后，猜拳斗酒，甚是热闹。

饭酒正酣，一名家丁匆匆进来，捧着一个拜盒，走到孟铮身边，轻轻说了几句。孟铮正陪客人饮酒，一听家丁说话，忙站起来，走到孟伯飞身旁，说道：“爹，你老人家真好大面子，神拳无敌归二爷夫妇，带了徒弟给您拜寿来啦。”孟伯飞一愣，道：“我跟归老二素来没交情啊！”揭开拜盒，见大红帖子上写着：“眷弟归辛树率门人敬贺”几个大字，另有小字注着“菲仪黄金十两”，帖子旁边放着一只十两重的金元宝。

孟伯飞心下甚喜，向席上众宾说声：“失陪。”带了两个儿子出去迎客。

不多时，只见他满面春风，陪着归辛树夫妇、梅剑和、刘培生、孙仲君五人进

---

---

来。归二娘手中抱着那个皮包骨头、奄奄一息的孩子归钟。

袁承志早站在一旁，作了一揖，道：“二师哥、二师嫂，您两位好。”归辛树点点头道：“嗯，你也在这里。”归二娘哼了一声，却不理睬。袁承志道：“师哥师嫂请上座，我与剑和他们一起坐好啦。”孟伯飞听袁承志这般称呼，笑道：“好哇，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师哥撑腰，别说七省盟主，就是十四省盟主，也好当呀！”言下之意，似是说袁承志少年得意，当上七省盟主，全是仰仗师兄的大力。袁承志微微一笑，也不言语。

归辛树这些日子忙于为爱子觅药，尚不知泰山大会之事，愕然道：“甚么盟主？”孟伯飞笑道：“我是随便说笑，归二哥不必介意。”当下请归氏夫妇在鸳鸯胆张老英雄下首坐了。众贺客均是豪杰之上，男女杂坐，并不分席。袁承志自与梅

---

---

剑和等坐在一桌。程青竹和沙天广却去和哑巴、青青同席。

归辛树与孟伯飞等互相敬酒。各人喝了三杯后，永胜镖局总镖头董开山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兄弟酒量不行，各位宽坐。

兄弟到后面歇一下。”归辛树冷然道：“我们到处找董镖头不到，心想定在这里，果然不错。”董开山神色尴尬，说道：“兄弟跟归二爷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归二爷何必苦苦找我？”

众人一听此言，都停杯不饮，望着二人。

孟伯飞笑道：“两位有甚么过节，瞧兄弟这个小面子，让兄弟来排解排解。”说到排难解纷，于他实是生平至乐。董开山道：“在下久仰归二爷大名，一向是很敬重的，只是素不相识，不知何故一路追

---



---

踪兄弟。”

孟伯飞一听，心中雪亮：“好啊，你们两人都不是诚心给老夫拜寿来着。原来一个是避难，一个是迫人。这姓董的既然瞧得我起，到了我屋里，总不能让他吃亏丢人。”于是对归辛树道：“归二爷有甚么事，咱们过了今天慢慢再谈。大家是好朋友，总说得开。”

归辛树不善言辞，归二娘一指手中孩子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们二爷三房独桃单传的儿子，眼见病得快死啦。想求董镖头开恩，赐几粒药丸，救了这孩子一条小命。我们夫妇永感大德。”孟伯飞道：“那是应该的。”转头对董开山道：“董爷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何况是归二爷这样的大英雄求你。甚么药丸，快拿出来吧！你瞧这孩子确是病重。”董开山道：“这茯苓首乌丸倘若是兄弟自己的，只须归二爷一句话，兄弟早就双手奉上了。不

---

---

过这是凤阳总督马大人进贡的贡品，着落永胜镖局送到京师。若有失闪，兄弟不能再在江湖上混饭吃，那也罢了，可是不免连身家性命也都难保，只好请归二爷高抬贵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都觉事在两难。冯同知一听是贡物，忙道：“贡物就是圣上的东西，哪一个大胆敢动？”归二娘道：“哼，就算是玉皇大帝的，这一次也只得动上一动了。”冯同知喝道：“好哇，你这女人想造反么？”归二娘大怒，伸筷在碗中夹起一个鱼圆，乘冯同知嘴还没闭，噗的一声，掷入了他的口中。冯同知一惊，哪知又是两个鱼圆接连而来，把他的嘴塞得满满的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登时狼狈不堪。

老英雄张若谷一见大怒，心想今天是孟兄弟的寿辰，这般搞法岂不是存心捣蛋，随手拿起桌上一只元宝形的筷架，用

---

---

力一拍，筷架整整齐齐的嵌入了桌面之中。

归辛树手肘靠桌，潜运混元功内力向下一抵，全身并未动弹分毫，嵌在桌面里的筷架突然跳出，撞向张若谷脸上。张若谷急忙闪避，虽未撞中，却已显得手忙脚乱。他满脸通红，霍地站起，反手一掌，将桌面打下一块，转身对孟伯飞道：“孟老弟，老哥哥在你府上丢了脸了。”说着大踏步向外就走。

职司招待的两名孟门弟子上前说道：“张老爷子不忙，请到后堂用杯茶吧。”张若谷铁青着脸，双臂一张，两名弟子踉跄跌开。

孟伯飞怫然不悦，心想好好一堂寿筵，却给归辛树这恶客赶到闹局，以致老朋友不欢而去，正要发话，冯同知十指齐施，已将两个鱼圆从口中挖了出来，另外

---

---

一个却终于咽了下去，哇哇大叫：“反了，反了，这还有王法吗？来人哪！”两名亲随还不知老爷为何发怒，忙奔过来。冯同知叫道：“抬我大关刀来！”

原来这冯同知靠着祖荫得官，武艺低微，却偏偏爱出风头，要铁匠打了一柄刃长背厚、镀金垂缨、薄铁皮的空心大关刀，自己骑在马上，叫两名亲兵抬了跟着走，务须口中杭育、杭育，叫声不绝，装作十分沉默、不胜负荷的模样，他只要随手一提，却是轻松随便。旁人看了，自然佩服同知老爷神力惊人。他把“抬我大关刀来”这句话说顺了口，这时脾气发作，又喊了出来。两名亲随一愣，这次前来拜寿，并未抬这累赘之物，一名亲随当即解下腰间佩刀，递了上去。

孟伯飞知他底细，见他装模作样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连叫：“使不得。”

---

---

冯同知草菅人命惯了的，也不知归辛树是多大的来头，眼见他是个乡农模样，哪放在心上？接过佩刀，挥刀搂头向归二娘砍去。归二娘右手抱着孩子，左手一伸，弯着食中两指钳住了刀背，问道：“大老爷，你要怎样？”

冯同知用力一拉，哪知这把刀就如给人用铁钳钳住了，一拉之下，竟是纹丝不动。他双手握住刀柄，用力往后拉夺，霎时间一张脸胀得通红，手中虽无大关刀，但脸如重枣，倒也宛若关公，所差者也不过关公的丹凤眼变成了冯公的斗鸡眼而已。归二娘突然放手。冯同知仰天一交，跌得结结实实，刀背砸在额头之上，登时肿起了圆圆一块，有似适才他吞下肚去的鱼圆钻上了额头。两名亲随忙抢上扶起。冯同知不敢再多说一句，手按额头，三脚两步的走了。只听他出了厅门，一路大声喝骂亲随：“混帐王八蛋！就是怕重偷懒，不抬老爷用惯了的大关刀来。否则的

---

---

话，还不是一刀便将这泼妇劈成两半。”

董开山趁乱想溜。归辛树道：“董镖头，你留下丸药，我决不难为你。”董开山受逼不过，站到厅心，叫道：“姓董的明知不是你神拳无敌的对手。性命是在这里，你要，就来拿去吧。”归二娘道：“谁要你性命？把丸药拿出来！”

孟伯飞的大儿子孟铮再也忍耐不住，叫道：“归二爷，我们孟家可没得罪了你，你们有过节，请到外面去闹。”归辛树道：“好，董镖头，咱们出去吧。”董开山却不肯走。

归辛树不耐烦了，伸手往他臂上抓去。董开山向后退，归辛树手掌跟着伸前。董开山既做到镖局子的总镖头，武功自然也非泛泛，眼见归辛树掌到，疾忙缩肩，出手相格，却哪碰得到对方手掌？但听得嗤的一声，肩头衣服已被撕下了一

---

---

块。

孟铮抢上前去，挡在董开山身前，说道：“董镖头是来贺寿的客人，不容他在舍下受人欺侮。”归二娘道：“那怎样？我们当家的不是叫他出去吗？”孟铮道：“你们有事找董镖头，不会到永胜镖局去找？干么到这里搅局？”言下越来越不客气。

归二娘厉声道：“就算搅了局，又怎么样？”这些日子来她心烦意乱，为了儿子病重难愈，自己的命也不想要了，否则以孟伯飞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，她决不能如此上门胡来。

孟伯飞气得脸上变色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好哇，归二爷瞧得起，老夫就来领教领教。”孟铮道：“爹爹，今儿是您老人家好日子。儿子来。”当下命家丁在厅中搬开桌椅，露出了一片空地，叫道：“

---

---

你们要搅局，索性大搅一场。归二爷，这就请显显你的神拳无敌。”

归二娘冷笑道：“你要跟我们当家动手，再练二十年，还不知成不成？”

孟铮武功已尽得孟伯飞快活三十掌的真传，方当壮年，生平少逢敌手，虽然久闻神拳无敌的大名，但当着数千宾朋，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？喝道：“归老二，你强凶霸道，到这里来撒野！孟少爷拳头上只要输给了你，任凭你找董镖头算帐，我们孟家自认没能耐管这件事。要是胜了你，却又怎样？”归辛树不爱多言，低声道：“你接得了我三招，归老二跟你磕头。”

旁人没听见，纷纷互相询问。孟铮怒极而笑，大声说道：“各位瞧这人狂不狂？他说只要我接得他三招，他就向我磕头。哈哈，是不是啊，归二爷？”

---



---

归辛树道：“不错，接招吧！”呼的一声，右拳“泰山压顶”，猛击下来。

这时青青已站到袁承志身边，说道：“你的师哥学了你的法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？”青青道：“你跟他徒弟比拳，不也是限了招数来让他接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姓孟的不识好歹，他哪知我师哥神拳的厉害。”

孟铮见对方拳到，硬接硬架，右臂用力一挡，左手随即打出一拳。两人双臂一交，归辛树心道：“此人狂妄，果然有点功夫。”乘他左拳打来，左掌啪的一声，打在他左肘之上，发力往外一送。哪知孟铮的功夫最讲究马步坚实，这一送竟只将他推得身子晃了几晃。袁承志低声道：“糟糕，这一招没打倒了他，姓孟的要受重伤。”但见归辛树又是一掌打出，孟铮双臂奋力抵出，猛觉一股劲风逼来，登时神

---

---

智糊涂，仰天跌倒，昏了过去。

众人大声惊呼。孟伯飞和孟铸抢上相扶，只见孟铮慢慢醒转，口中连喷鲜血，一口气渐渐接不上来。归辛树刚才一送没推动他，只道他武功果高，第三掌便出了全力。孟铮拚命架得两招，力气已尽，这第三招就算是轻轻一指，也就倒了，这股掌力排山倒海而来，哪里禁受得住？归辛树万想不到他已经全然无力抵御，眼见他受伤必死，倒也颇为后悔。

丁甲神丁游和孟铸两人气得眼中冒火，齐向归辛树扑击。

孟伯飞给儿子推宫过血，眼见他气若游丝，不禁老泪泉涌，突然转身，向归辛树打来。

归辛树见正点子董开山乘机想溜，身子一挫，从丁游与孟铸拳下钻了过去，伸

---

---

指在董开山胁下一点。董开山登时呆住，一足在前，一足在后，一副向外急奔的神气，却是移动不得半步，嘴里兀自在叫：“归老二，老子……老子跟你拚了！”

这时孟伯飞已与归二娘交上了手，两人功力相当，归二娘吃亏在抱了孩子，被他势如疯虎般的一轮急攻，迭遇险招。

梅剑和、刘培生、孙仲君三人也已和孟门弟子打得十分激烈。

程青竹对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，咱们快劝，别弄出大事来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师哥师嫂跟我很有嫌隙，我若出头相劝，事情只有更糟，且看一阵再说。”

这时归辛树上前助战，不数招已点中了孟伯飞的穴道。只见他在大厅中东一

---

---

晃，西一闪，片刻之间，已将孟家数十名弟子亲属全都点中了穴道。这些人有的伸拳，有的踢足，有的弯腰，有的扭头，姿势各不相同，然而个个动弹不得，只是眼珠骨碌碌的转动。贺客中虽有不少武林高手，但见神拳无敌如此厉害，哪个还敢出头？

归二娘对梅剑和道：“搜那姓董的。”梅剑和解下董开山背上包裹，在他身上里里外外搜了一遍，却哪里有茯苓首乌丸的踪影？归辛树解开他穴道，问道：“丸药放在哪里？”

董开山道：“哼，想得丸药，跟我到这里来干甚么？亏你是老江湖了，连这金蝉脱壳之计也不懂。”归二娘怒道：“甚么？”董开山道：“丸药早到了北京啦。”归二娘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当真？”董开山道：“我仰慕孟老爷子是好朋友，专诚前来拜寿。难道明知你们想抢丸药，还

---

---

会把这东西带上门来连累他老人家？”

圣手神偷胡桂南走到袁承志身边，低声道：“袁相公，这镖头扯谎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怎么？”胡桂南道：“他的丸药藏在这里。”说着向“寿”字大锦轴下的一盘寿桃一指。袁承志很是奇怪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胡桂南笑道：“这些江湖上偷偷摸摸的勾当，别想逃过我的眼睛。”青青在一旁听着，笑道：“旁人想在神偷老祖宗面前搞鬼，当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了。”胡桂南笑道：“姓胡的别的能为是没有，说到偷偷摸摸甚么的勾当，却输不了给人。这姓董的好刁滑，他料到归二爷定会追来，因此把丸药放在寿桃之中，等对头走了，再悄悄去取出来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从人丛中出来，走到孟伯飞身边，伸掌在他“璇玑”、“神

---

---

庭”两穴上按捏推拿几下，内力到处，孟伯飞身子登时活动。

归二娘厉声道：“怎么？你又要来多管闲事？”把孩子往孙仲君手里一送，伸手往袁承志肩头抓来。袁承志往左一偏，避开了她一抓，叫道：“师嫂，且听我说话。”

孟伯飞筋骨活动之后，左掌“瓜棚拂扇”，右掌“古道扬鞭”，连续两掌，向归二娘拍来。他这快活三十掌驰誉武林，自有独得之秘，遇到归辛树时棋差一着，缚手缚脚，但与归二娘却不相上下。两人拳来掌往，迅即交了十多招。归辛树道：“你让开。”归二娘往左闪开。孟伯飞右掌飞上。归辛树侧拳而出，不数招又已点中了他的穴道。袁承志若再过去解他穴道，势必跟师哥动手，当下只有皱眉不动。

---

---

归二娘脾气本来暴躁，这时爱子心切，行事更增了几分乖张，叫道：“姓董的，你不拿药出来，我把你两条臂膀折了。”

左手拿住董开山手腕，将他手臂扭转，右拳起在空中，只要往下一落，一拳打在肘关节上，手臂立时折断。董开山咬紧牙关，低声道：“药不在我这里，折磨我也没用。”贺客中有些人瞧不过眼，挺身出来叫阵。

袁承志眼见局面大乱，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！”叫了几声，无人理睬，心想：再过得片刻，若是杀伤了人命，那就难以挽救，非快刀斩乱麻不可，突然纵起，落在孙仲君身旁，左手一招“双龙抢珠”，食指中指往她眼中挖去。孙仲君大惊，疾忙伸右臂挡架。岂知他这一招只是声东击西，乘她忙乱中回护眼珠，右掌在她肩头轻轻一推，孙仲君退开三步，孩子已被他

---

---

抢了过去。孙仲君大惊，高叫：“师父，师娘！快，快，他……”

归辛树夫妇回过头来，袁承志已抱着孩子，跳上一张桌子，叫道：“青弟，剑！”青青掷过剑去，袁承志伸左手接住了，叫道：“大家别动手，听我说话。”

归二娘红了眼睛，嘶声叫道：“小杂种，你敢伤我孩子，我……我跟你拚了！”说着要扑上去拚命。归辛树一把拉住，低声道：“孩子在他手里，别忙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二师哥，请你把孟老爷子的穴道解开了。”归辛树哼了一声，依言将孟伯飞穴道拍开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各位前辈，众家朋友。我师哥孩子有病，要借贪官马士英的丸药救命，可是这位董镖头甘心给赃官卖命，我师哥才跟他过不去。孟老爷子是好朋友，今日是他老人家千秋大喜之日，我

---



---

们决不会有意前来打扰。”众人一听，都觉奇怪，明明见他们师兄弟互斗，怎么他却帮师兄说起话来了。归氏夫妇更加惊异。归二娘又叫：“快还我孩子！”

袁承志高声道：“孟老爷子，请你把这盘寿桃掰开来瞧瞧，中间可有点儿古怪。”董开山一听，登时变色。孟伯飞不知他葫芦里卖甚么药，依言掰开一个寿桃，只见枣泥馅子之内露出一颗白色蜡丸，不禁一呆，一时不明白这是甚么东西。

袁承志高声说道：“这董镖头要是真有能耐给赃官卖命，那也罢了，可是他心肠狠毒，前来挑拨离间，要咱们坏了武林同道的义气。孟老爷子，这几盘寿桃是董镖头送的，是不是？”孟伯飞点点头。袁承志又道：“他把丸药藏在寿桃之内，明知寿桃一时不会吃，等寿筵过了，我师哥跟孟老爷子伤了和气，他再偷偷取出，送

---

---

到京里，岂不是奇功一件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走近桌边。青青也过来相助。两人把寿桃都掰了开来，将馅里所藏的四十颗丸药尽数取出。袁承志捏破一颗蜡丸，一阵芳香扑鼻，露出龙眼大一枚朱红丸药来。

他叫青青取来一杯清水，将丸药调了，喂入孩子口中。那孩子早已气若游丝，也不哭闹，一口口的都咽入了肚里。归二娘双目含泪，又是感激，又是惭愧，心想今天若不是小师弟识破机关，不但救不了儿子的命，还得罪了不少英雄豪杰，累了丈夫一世英名。

袁承志等孩子服过药后，双手抱着交过。归二娘接了过去，低声道：“师弟，我们夫妇真是感激不尽。”归辛树只道：“师弟，你很好，很好。”青青把丸药都递给了归二娘，笑道：“孩子再生几场重

---

---

病，也够吃的了。”归二娘心中正自欢喜不尽，也不理会她话中含刺，谢着接过。

归辛树忙着给点中穴道的人解穴，解一个，说一句：“对不住！”孟伯飞默然，心想：“你儿子是救活了，我儿子却给你打死了。定当邀约能人，报此大仇。”

袁承志见孟门弟子抬了垂死的孟铮正要走入内堂，叫道：“请等一下。”孟铸怒道：“我哥哥已死定啦，还要怎样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师哥素来仰慕孟老爷子的威名，亲近还来不及，哪会真的伤害孟大哥性命？这一掌虽然使力大了一点，但孟大哥性命无碍，尽可不必担心。”众人一听，都想：“眼见他受伤这般沉重，你这话骗谁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师哥并未存心伤他，只要给孟大哥服一剂药，调养一段时候，

---

---

就没事了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金盒，揭开盒盖，拿了一只朱睛冰蟾出来，用手捏碎，在碗中冲酒调合，给孟铮喝了下去。不一刻，孟铮果然脸上见红，呻吟呼痛。孟伯飞喜出望外，忍不住泪水从脸颊上直流下来，颤声道：“袁相公，袁盟主，你真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。”袁承志连声逊谢。

当下孟铸指挥家人，将兄长抬到内房休息。厅上重整杯盘，开怀畅饮。

归二娘向孟伯飞道：“孟老爷子，我们实在卤莽，千万请你原谅。”一拉丈夫，与三个徒弟一齐拜了下去。孟伯飞呵呵笑道：“儿子要死，谁都心慌，老夫也是一般，这也怪不得贤孟梁。”归氏夫妇又去向适才动过手的人分别道歉。群雄畅饮了一会。孟伯飞终是不放心，进去看儿子伤势如何，只见他沉沉睡熟，呼吸匀净，料已无事。

---

---

孟伯飞心无挂碍，出来与敬酒的贺客们酒到杯干，直饮到八九分。他更叫拿大碗来，满满斟了两碗，端到袁承志面前，朗声说道：“袁盟主，泰山大会上众英雄推你为尊，老实不客气说，在下本来是心里不服的。但今日你的所作所为，在下不但感激，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来，敬你一碗。”端起大碗，骨都都一口气将酒喝了。袁承志酒量本不甚高，但见他一番美意，也只得把碗中酒干了。群雄轰然叫好。孟伯飞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袁盟主此后但有甚么差遣，在下力量虽小，要钱，十万八万银子还对付得了。要人，在下父子师徒，自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要再邀三四百位英雄好汉，在下也还有这点小面子。”

袁承志见他说得豪爽，又想一场大风波终于顺利化解，师兄弟间原来的嫌隙也烟消云散，心里很是畅快。这一晚众人尽

---

---

醉而散，那董镖头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崇祯皇帝既得不到灵药，难以延年益寿，他董总镖头自己如何延年益寿，这大事自须尽早安排。

袁承志等人在孟家庄盘桓数日，几次要行，孟伯飞总是苦留不放。孟铮受的是外伤，这几日中好得甚快。归辛树的儿子归钟服了茯苓首乌丸后，果然也是一日好于一日。归辛树夫妇心中的欢喜，那也不用说了。

到第七日上，盖孟尝虽然好客，也知不能再留，只得大张筵席，替归辛树与袁承志等送行。席间程青竹说道：“孟老哥，永胜镖局那姓董的不是好东西，他失却贡品交代不了，又找不上归二爷，只怕要推在老哥身上，须得提防一二。”孟伯飞道：“这小子要是真来惹我，可不再给他客气。”归二娘道：“孟老哥，这全是我们惹的事，要是有什么麻烦，可千万得

---

---

给我们送信。”孟伯飞道：“好！这小子我不怕他。”沙天广道：“就是防他勾结官府。”孟伯飞哈哈笑道：“要是混不了，我就学你老弟，占山为主。”

群雄在笑声中各自上马而别。归辛树夫妇抱了孩子，带着三个徒弟欣然南归。袁承志、青青、程青竹、沙天广、哑巴、铁罗汉、胡桂南、洪胜海等八人押着铁箱，连骑北上。

这日来到高碑店，天色将暮，因行李笨重，也就不贪赶路程，当下在镇西的“燕赵居”客栈歇宿。众人行了一天路，都已倦了，正要安睡，忽然门外车声隆隆，人语喧哗，吵得鸡飞狗走。除了哑巴充耳不闻之外，各人都觉得十分奇怪。只听得声音嘈杂，客店中涌进一批人来，听他们叽哩咕噜，说的话半句也不懂。

众人出房一看，只见厅上或坐或站，

---

---

竟是数十名外国兵，手中拿着奇形怪状的兵器，乱哄哄在说话。袁承志等从没见过这等绿眼珠、高鼻子的外国人，都感惊奇，注目打量。

忽听得一个中国人向掌柜大声呼喝，要他立即腾出十几间上房来。掌柜道：“大人，实在对不住啦，小店几间上房都已住了客人。”那人不问情由，顺手就是一记耳光。那掌柜左手按住面颊，又气又急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那人喝道：“不让出上房来，放火把你的店子烧了。”掌柜无法，只得来向洪胜海哀求，打躬作揖，请他们挪两间房出来。

沙天广道：“好哇，也有个先来后到。这人是甚么东西？”

掌柜忙道：“达官爷，别跟这吃洋饭的一般见识。”沙天广奇道：“他吃甚么洋饭？吃了洋饭就威风些么？”掌柜的悄

---



---

声道：“这些外国兵，是运送红夷大炮到京里去的。这人会说洋话，是外国大人的通译。”袁承志等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人狐假虎威，仗着外国兵的势作威作福。

沙天广铁扇一展，道：“我去教训教训这小子。”袁承志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慢来！”把众人邀入房里，说道：“先父当年镇守关辽，宁远两仗大捷，得力于西洋国的红夷大炮甚多。

满清虏首努尔哈赤就是给红夷大炮轰死的。现下满清兵势猖獗，这些外国兵既是运炮去助战的，咱们就让一让吧。”沙天广道：“难道就由得这小子发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种贱男子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。”众人听他如此说，就腾了两间上房出来。

那通译姓钱名通四，见有了两间上房，虽然仍是呶呶责骂，也不再叫掌柜多

---

---

让房间了。他出去了一会，领了两名外国军官进店。

这两个外国军官一个四十余岁，另一个三十来岁。两人叽哩咕噜说了一会话，那年长军官出去陪着一个西洋女子进来。这女子年纪甚轻，青青等也估不定她有多大年纪，料想是二十岁左右，一头黑发，衬着雪白的肌肤，眼珠却是碧绿，全身珠光宝气，在灯下灿然闪耀。

袁承志从来没见过外国女人，不免多看了几眼。青青却不高兴了，低声问：“你说这女子好看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外国女人原来这么爱打扮！”青青哼了一声，就不言语了。

次日清晨起来，大伙在大厅上吃面点。两个外国军官和那女人坐在一桌。通译钱通四不住过去谄媚，卑躬屈膝，满脸赔笑，等回过头来，却向店伙大声呼喝，

---

---

要这要那，稍不如意，就是一记巴掌。

程青竹实在看不过眼了，对沙天广道：“沙兄，瞧我变个小小戏法！”当下也不回身，顺手向后一扬，手中的一双竹筷飞了出去，噗的一声，正插入了钱通四口里，把他上下门牙撞得险些儿掉将下来。要知程青竹所用暗器就是一枝枝细竹，这门青竹镖绝技，二十步内打人穴道，百发百中，劲力不输钢镖。也是他听了袁承志的话这才手下留情，否则这双筷子稍高数寸，钱通四的一双眼珠就别想保住了。

钱通四痛得哇哇大叫，可还不知竹筷是哪里飞来的。两个外国军官叫他过去查问。钱通四说了，那女子笑得花枝招展，耳环摇晃。

年长的军官向袁承志这一桌人望了几眼，心想多半是这批人作怪，拿起桌上两

---

---

只酒杯，忽往空中掷去，双手已各握了一支短枪，一枪一响，把两只酒杯打得粉碎。袁承志等听得巨响，都吓了一跳，心想这火器果然厉害，而他放枪的准头也自不凡。

年长军官面有得色，从火药筒中取出火药铅丸，装入短枪，对年轻军官道：“彼得，你也试试么？”彼得道：“我的枪法怎及得上咱们葡萄牙国第一神枪手？”那西洋女人微笑道：“雷蒙是第一神枪手么？”彼得道：“若不是世界第一，至少也是欧洲第一。”雷蒙笑道：“欧洲第一，难道不是世界第一么？”

彼得道：“东方人很古怪，他们有许多本领，比欧洲人厉害得多，所以我不敢说。若克琳，你说是么？”若克琳笑道：“我想你说得对。”

袁承志等听三人叽哩咕噜的说话，自

---

---

是半句不懂。

雷蒙见若克琳对彼得神态亲热，颇有妒意，说道：“东方人古怪么？”又是两枪连发，这一次却是瞄准了青青的头巾。

火光一闪，青青的头巾打落在桌，露出了一头女子的长发。袁承志等齐吃一惊。雷蒙与另桌上的许多外国兵都大笑起来。

青青大怒站起，嗖的一声，长剑出鞘。袁承志心想：“如一动手，对方火器厉害，双方必有死伤。这些外国兵是去教官兵放炮打满清鞑子的，杀了他们于国家有损，还是忍一下吧。”对青青道：“青弟，算了吧。”青青向三个外国人怒目横视，又坐了下来。

若克琳笑道：“原来是个姑娘，怪不得这样美貌。”雷蒙笑道：“好呀，你早

---

---

在留心人家小伙子美不美啦。”彼得道：“她还会使剑呢，好像想来跟我们打一架。”雷蒙道：“她来时谁去抵敌？彼得，咱俩的剑法谁好些？”彼得道：“我希望永远没人知道。”雷蒙脸有怒色，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若克琳道：“喂，你们别为这个吵嘴。”抿嘴笑道：“东方人很神秘，只怕你们谁也打不赢这个漂亮大姑娘呢。”

雷蒙叫道：“通四钱，你过来！”钱通四连忙过去，道：“上校有甚么吩咐？”雷蒙道：“你去问那个大姑娘，是不是要跟我比剑？快去问。”钱通四道：“是，是！”雷蒙从袋里抓出十多块金洋，抛在桌上，笑道：“她要比，就过来。只要赢了我，这些金洋都是她的。她输了，我可要亲一个嘴！你快去说，快去说。”

钱通四大模大样的走了过去，照实对青青说了，说到最后一句“亲一个嘴”

---

---

时，青青反手一掌，啪的一声，正中他右颊。这一掌劲力好大，钱通四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满口鲜血，四枚大牙，半边脸颊登时肿了起来，从此嘴里四通八达，当真不枉了通四之名。

雷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女孩子果然有点力气！”拔出剑来，在空中呼呼呼的虚劈了几下，走到大厅中间，叫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

青青不知他说些甚么，但瞧他神气，显然便是要和自己比剑，当即拔剑出座。

袁承志道：“青弟，你过来。”青青以为他要拦阻，身子一扭，道：“我不来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教你怎样胜他。”青青适才眼见那外国人火器厉害无比，只怕剑法也是如此威力惊人，又或是剑上会放出些甚么霹雳声响的物事来，本有些害怕，一听大喜，忙走过来。袁承志道：“

---

---

瞧他刚才砍劈这几下，出手敏捷，劲道也足。他这剑柔中带韧，要防他直刺，不怕他砍削。”青青道：“那么我可设法震去他剑！”袁承志喜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这样，可是别伤了他。”

雷蒙见两人谈论不休，心中焦躁，叫道：“快来，快来！”

青青反身跃出，回手突然一剑，向他肩头削去。雷蒙万想不到她出手如此快捷，总算他是葡萄牙的剑术高手，又受过法国与意大利名师的指点，危急中滚倒在地，举剑一挡，铮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站起身来，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若克琳在一旁拍手叫好。

两人展开剑术，攻守刺拒，斗了起来。

袁承志细看雷蒙的剑法，见他回挡进

---



---

刺，甚是快速。斗到酣处，青青剑法忽变，全是虚招，剑尖即将点到，立即收回，这是石梁派的“雷震剑法”，六六三十六招，竟无一招实招，那是雷震之前的闪电，把敌人弄得头晕眼花之后，跟着而上的便是雷轰霹雳的猛攻。

雷蒙剑法虽然高明，但这样的剑术却从来没有见过，只见对方剑尖乱闪，似乎剑剑要刺向自己要害，待得举剑抵挡，对方却又不攻过来。西方剑术之中原也有佯攻伪击的花招，但最多一二招而已，决无数十招都是佯攻的，心想这种花巧只图好看，有何用处？正要笑骂，青青突然挥剑猛劈。雷蒙举剑挡架，虎口大震，竟自把握不住，长剑脱手飞出。

青青乘势直上，剑尖指住他的胸膛。雷蒙只得举起双手，作投降服输之状。青青嘻嘻一笑，收剑回座。雷蒙满脸羞惭，想不到自己在欧陆纵横无敌，竟会到中国

---

---

来败在一个少女手里。

若克琳笑吟吟的拿起桌上那叠金币，走过来交给青青。青青摇手不要。若克琳一面笑，一面咕咕咯咯的大说葡语，定要给她。程青竹伸手接过，将十多块金洋叠成一叠，双掌用力在两端抵住，运起内力，过了一阵，将金币还给若克琳。若克琳接了过来，想再交给青青，一拿上手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原来十多枚金币已互相粘住，结成一条圆柱，竟然拉不开来，不禁睁大了圆圆的眼睛，喃喃说道：“东方人真是神秘，真是神秘！”回去把金柱给两个军官看。雷蒙道：“这些人有魔术！”

彼得道：“别惹他们啦！走吧！”两人传下号令，不一会只听得门外车声隆隆，拖动大炮而去。雷蒙和彼得也站起身来，走出店去。若克琳走过青青身边时，向她嫣然一笑，带着一阵浓郁的香风，环珮叮当，出店去了。

---

---

铁罗汉道：“红夷大炮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从来没见过。”

胡桂南道：“咱们去瞧瞧。”沙天广笑道：“胡兄，要是你能妙手空空，偷一尊大炮来，那我就佩服你了。”胡桂南笑道：“大炮这笨家伙倒真没偷过。咱们要不要打个赌？”沙天广笑道：“大炮是拿去打满清鞑子的，可偷不得，否则我真要跟你赌上一赌。”众人在笑语声中出店。不一刻，已追过押运大炮的军队。见大炮共有十尊，果是庞然大物，单观其形，已是威风凛凛，每尊炮用八匹马拖拉，后面又有夫役推送，炮车过去，路上压出了两条深沟。

群雄驰出二十余里，忽听前面鸾铃响处，十多骑迎面奔来。待到临近，见马上乘者负弓持箭，马上挂满獐兔之类的野味，却是出来打猎的。这些人衣饰华贵，

---

---

都是缎袍皮靴，气派甚大，环拥着一个韶龄少女。

那少女见了袁承志等人，拍马迎上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

程青竹笑道：“好哇，你也来啦！”原来那少女便是他的女徒阿九。众人在劫铁箱时曾和她会过。她上次穿一件青布衣衫，似个乡下姑娘，这时却打扮得明艳绝伦，左耳上戴着一粒拇指大的珍珠，衣襟上一颗大红宝石，闪闪生光。阿九见了袁承志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跟我师父在一起？”袁承志笑着点点头。阿九向沙天广道：“沙寨主，咱们不打不成相识！”

程青竹叫她见过了胡桂南、铁罗汉等人，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阿九道：“出来打猎，瞧我走得远不远？”程青竹道：“我们正要上京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吧！”阿九很是欢喜，说道：“好！”傍

---

---

在师父身边，并马而行。袁承志和青青见她虽然幼小，但自有一股颐指气使的势派，举止之间，气度高华，心中不禁纳闷，当日山东道上初遇，本以为她是程青竹的孙女，后来才知是徒弟。这时看来，竟是一位豪门巨室的娇女，出来打猎，竟带了这许多从人，也不知如何会拜程青竹为师，又混在青竹帮中，倒真奇了。

当晚在饮马集投店。袁承志和青青见阿九的从人说话都带官腔，除了对阿九十分恭谨之外，对旁人谁也不理，神态倨傲，单独看来，一个个竟是官宦，哪里像是从仆，心下更奇。青青问阿九道：“九妹妹，那日咱们大杀官兵，打得好痛快，后来忽然不见了你。我老是牵记，你到哪里去了啊？”阿九脸一红，唔了一声，道：“青姊，你要是打扮起来，那才美呢！”竟是顾左右而言他。青青待要追问，程青竹忽在对面连使眼色。青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道上走，满头满脸的灰

---

---

土，打扮给谁看啊？” 各人闲谈了一会，分别安寝。

袁承志正要上床，程青竹走进房来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” 袁承志道：“好，请坐！” 程青竹低声道：“还是到外面空旷之地说的好。” 袁承志知是机密之事，于是重行穿上长衣，出了客店，来到镇外一个小山岗上。

程青竹见四下无人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我这女徒弟阿九来历很是奇特。她于我曾有大恩，拜师之时，我曾答应过，决不泄露她的身份。” 袁承志道：“我也瞧她并不寻常。你既答应过她，就不用对我说了。” 程青竹道：“她手下所带的都是官府中人，因此咱们的图谋，决不可在他们面前漏了口风。”

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原来果然是官府中人。” 程青竹道：“料想这女徒是决不致

---

---

卖我的，但她年纪小，世事终究难料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在她跟前特别留神就是了。”两人三言两语就说完了，下岗回店。

来到客店门口，只见一个汉子从东边大街上过来，手里提着一盏灯笼，闪身进店。微光之下，袁承志见那汉子有些眼熟，可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睡在床上，一路往回推溯，细想在孟家庄寿筵、在泰山大会、在南京、在衢州石梁、在闯王军中，都没见过这人，然而以前一定会过，此人到底是谁？

正自思索，忽然门上有轻轻剥啄之声，便披衣下床，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门外青青笑道：“要不要吃东西？”袁承志点灯开门，见她托着一只盘子，装着两只碗，每碗各有三个鸡蛋，想是刚才下厨做的。袁承志笑道：“多谢了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”

---

---

青青低声道：“我想着那阿九很古怪，睡不着。知道你也在想她，也一定睡不着。”说着浅浅一笑。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想她干么？”青青笑道：“想她很美啊，你说她美不美？”

袁承志知她很小性儿，如说阿九美，定要不高兴，说阿九不美吧，又是明明撒谎，她也不信，拿匙羹抄了个鸡蛋，咬了一口，突然把匙羹一掷，叫道：“对了，原来是他。”

青青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甚么是他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回头再说，快跟我出去。”青青见他不吃鸡蛋，便有些着恼，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袁承志从洪胜海身旁拿了一柄剑，交给她道：“拿着。”青青接住，才知是要去会敌。

原来袁承志一吃到鸡蛋，忽然想起当

---



---

年在安大娘家里，锦衣卫胡老三来抢小慧，他拚命抵抗，幸得安大娘及时赶回，用鸡蛋击打胡老三，才将他赶跑。刚才见到的就是那个胡老三了，不知他鬼鬼祟祟的来干甚么，可须得探个明白。

两人矮着身子，到每间店房下侧耳倾听，来到一间大房后面，果然听到有人在谈论。

只听一人道：“这里怎么走得开？要是出了点儿乱子，哥儿们还有命么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安大人这件事也很要紧啊。眼前摆着一件奇功，白白放过了，岂不可惜？”众人沉吟了一会。

一个声音粗沉的人道：“这样吧，咱们一半人留在这里，分一半人去听安大人调派。要是立了功劳，却是大家有份。”第一个人手掌在大腿上一拍，大声道：“好，咱们有福共享，有祸同当。要是出了

---

---

事，也是大伙儿一齐顶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大家来拈阄，谁去谁留，自己拈的没话说。”众人齐声附和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他们在这里有甚么大事走不开？又有甚么安大人和奇功，这倒怪了。”

过了一阵，听到刀剑轻轻碰撞之声，想是拈阄已毕，便要出来。袁承志在青青耳边低语：“你叫沙天广他们防备，我跟着去瞧瞧。”青青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小心了。”

房门呀的一声打开，房中烛光从门口照射出来。袁承志和青青躲在暗处，见第一个出来的正是胡老三，后面跟着八名手持兵刃之人，烛光下看得明白，却都是阿九的从人。九人一一越墙而出。青青低声道：“啊，是他们！我早知这女娃子不是好人。”袁承志也感奇怪，心想且慢定

---

---

论，跟着去看个明白再说，当下越墙出店，悄悄跟在九人之后。

那九人全不知有人跟踪，出市镇行得里许，便走向一座大屋。胡老三一叫门，大门随即打开，把九人放了进去。

袁承志绕到后门，越墙入内，走向窗中透出灯光的一间厢房，跃上屋顶，轻轻揭开瓦片，望将下去，只见房中坐着一个年近五十的汉子，身材高大。胡老三与阿九的八名从人鱼贯入房，向那人行礼参见。只听胡老三道：“小的在镇上撞见王副指挥，知道他们凑巧在这里，因此上邀了这几位来做帮手。”那人道：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王副指挥怎么说？”一人道：“王副指挥说，既然安大人有事，当得效劳！”那安大人道：“这次要是得手，大伙儿这件功劳可不小啊，哈哈！”一人道：“全凭大人栽培。”安大人道：“咱们哥儿可别分谁是内廷侍卫，谁是锦

---

---

衣卫的，大伙儿都是为皇上出力！”众人道：“安大人说得是，全凭您老吩咐。”安大人道：“好啊！走吧。”

袁承志更是惊奇，心想：“胡老三和安大人一伙是锦衣卫，阿九那些随从竟是内廷侍卫。阿九这小姑娘到底干甚么的，怎地带了一批内廷侍卫到处乱走？”

过不多时，安大人率领众人走出。袁承志伏在屋顶点数，见共有一十六人，知道安大人自己带着六人，等众人走远，又悄悄跟在后面。这批人越走越荒僻，走了七八里路，有人轻轻低语了几声，大伙儿忽然散开，围住了一所孤零零的房子，各人矮了身子，悄没声的逼近。袁承志学他们的样，也这般俯身走将过去。有人黑暗中见到他人影，只道是同伙，也不在意。安大人见包围之势已成，挥手命众人伏低，伸手敲门。

---

---

过了一会，屋中一个女人声音问道：“谁啊？”安大人一呆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女人声音惊道：“啊，是……是……是你，深更半夜来干么？”安大人叫道：“真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了。原来你在这里，快开门吧！”声音中显得又惊又喜。那女人道：“我说过不再见你，又来干甚么了？”安大人笑道：“你不要见我，我却想念我的娘子呢！”那女人怒道：“谁是你的娘子？咱们早已一刀两断！你要是放不过我，放火把这屋烧了吧，我宁死也不愿见你这丧心病狂、没良心的人。”

袁承志越听越觉声音好熟，终于惊觉：“是安大娘！原来这安大人是她丈人、是小慧的父亲。”

---

---

##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

只听得安大人贼忒嘻嘻的笑道：“我找得你好苦，舍得烧你吗？咱们来叙叙旧情吧！”说着发足踢门，只两脚，门闷喀喇一声断了。袁承志听踢门之声，知他武功颇为了得。

黑暗中刀光闪动，安大娘一刀直劈出来。安大人笑道：“好啊，谋杀亲夫！”怕屋内另有别人，不敢窜进，站在门外空手和安大娘厮斗。袁承志慢慢爬近，睁大眼睛观战。

那安大人武功果然不凡，在黑暗中听着刀风闪躲进招，口中却是不断风言风语

---

---

的调笑。安大娘却十分愤怒，边打边骂。

斗了一阵，安大人突然伸手在她身上摸了一把。安大娘更怒，挥刀当头疾砍，安大人正是要诱她这一招，偏身抢进一步，扭住了她手腕，用力一拧，安大娘单刀落地。安大人将她双手捏住，右腿架在她双腿膝上，安大娘登时动弹不得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听这姓安的口气，一时不致伤害于她，我且多探听一会，再出手相救。”乘那安大人哈哈狂笑、安大娘破口大骂之际，身子一缩，从门角边钻了进去，轻轻摸到墙壁，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直上，攀在梁上。

只听安大人叫道：“胡老三，进去点火！”胡老三在门外亮了火折子，拔刀护身，先把火折往门里一探，又俯身捡了块石子投进屋里，过了一会见无动静，才入内在桌上找到烛台，点亮蜡烛。安大人将

---

---

安大娘抱进屋去，使个眼色，胡老三从身边拿出绳索，将安大娘手脚都缚住了。安大人笑道：“你说再也不要见我，这可不见了么？瞧瞧我，白头发多了几根吧？”安大娘闭目不答。

袁承志从梁上望下来，安大人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，见他虽然已过中年，但面目仍很英俊，想来年轻时必是个美貌少年，与安大娘倒是一对璧人。

安大人伸手摸摸安大娘的脸，笑道：“好啊，十多年不见，脸蛋儿倒还是雪白粉嫩。”侧头对胡三道：“出去！”胡老三笑着答应，出去时带上了门。

两人相对默然。过了一会，安大人叹气道：“小慧呢？我这些年来天天想念她。”安大娘仍是不理。安大人道：“你我少年夫妻，大家火气大，一时反目，分别了这许多年，现今总该和好如初了。”

---



---

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你瞧我十多年来，并没另娶，何曾有一时一刻忘记你？难道你连一点夫妻之情也没有么？”安大娘厉声道：“我爹爹和哥哥是怎么死的，你忘记了吗？”安大人叹道：“我岳父和大舅子是锦衣卫害死的，那不错。可是也不能一竹篙打尽一船人，锦衣卫中有好人也有坏人。我为皇上出力，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体面事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安大娘已“呸，呸，呸”的不住往地下唾吐。

隔了一会，安大人换了话题：“我思念小慧，叫人来接她。干么你东躲西逃，始终不让她跟我见面？”安大娘道：“我跟她说，她的好爸爸早就死啦！她爸爸多有本事，多有志气，就可惜寿命短些！”语气中充满了怨愤。安大人道：“你何苦骗她？又何苦咒我？”安大娘道：“她爸爸从前倒真是个有志气的好人，我家里的人不许我嫁他，我偷偷跟着他走了，哪知道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哽咽起来，跟着

---

---

又恨恨的道：“你害死了我的好丈夫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”安大人道：“咦，这倒奇了，我就是你的丈夫，怎说我害死了你丈夫？”安大娘道：“我丈夫本来是个有血性的好男子，不知怎的利禄熏心，妻子不要了，女儿也不要了。他只想做大官，发大财……我从前的好丈夫早死了，再也见不到他啦！”袁承志听到这里，不禁心下惻然。

安大娘道：“我丈夫名叫安剑清，本是个江湖好汉，不是给你这锦衣卫长官安大人害死了么？我丈夫有位恩师楚大刀楚老拳师，是安大人贪图利禄而害死他的。楚老拳师的夫人、女儿，都给这安大大逼死了……”安剑清怒喝：“不许再说！”

安大娘道：“你这狼心狗肺的人，自己想想吧。”安剑清道：“官府要楚大刀去问话，又不一定难为他。他干么动刀杀我？”

---

---

他妻子女儿是自杀的，又怪得了谁？”安大娘道：“是啊，楚大刀瞎了眼哪，谁教他收了这样一位好徒弟？这徒弟又冻又饿快死啦，楚大刀教他武艺，养大他，又给他娶媳妇……”她越说越是怨毒。安剑清猛力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“今天你我夫妻相见，是何等的欢喜之事，尽提那死人干么？”安大娘叫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我偏偏要提！”

袁承志从两人话中琢磨出来当时情形，安剑清是楚大刀一手抚养长大的，后来他贪图富贵，害死师父一家。安剑清在锦衣卫当差，而安大娘的父亲兄长却均为锦衣卫害死。安大娘气忿不过，终于跟丈夫决裂分手。从前胡老三来抢小慧，安大娘东奔西避，都是为了这心肠狠毒的丈夫安剑清安大人了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想来当日害死他恩师一家之时，情形一定很惨。这人死有余辜。但不知安大娘对他是否尚

---

---

有夫妻之情，倒不可鲁莽了。”想再多听一些说话，以便决定是否该出手杀他，哪知两人都住了口，默不出声。

过了一会，远处忽然隐隐有马蹄之声。安剑清拔出佩刀，低声喝道：“等人来时，你如叫喊示警，我可顾不得夫妻之情！”

安大娘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又想害人了。”

安剑清知道妻子脾气，挥刀割下一块布帛，塞在她口里。

这时马蹄声愈近，安剑清将安大娘放在床上，垂下帐子，仗刀躲在门后。

袁承志知他是想偷施毒手，虽不知来者是谁，但总是安大娘一面的好人，在梁上抹了些灰尘，加点唾沫，捏成一个小小

---

---

泥团子，对准烛火掷去，嗤的一声，烛火登时熄了。安剑清喃喃咒骂。袁承志乘他去摸火折，轻轻溜下地来，绕到屋外，见屋角边一名锦衣卫执刀伏地，全神贯注的望着屋中动静，便俟近他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人来啦！”那锦衣卫也低声道：“嗯，快伏下。”袁承志伸手点了他穴道，脱下他外衣，罩在自己身上，再在他里衣上扯下一块布，蒙在面上，撕开了两个眼孔，然后抱了那人，爬向门边。

黑暗中蹄声更响，五骑马奔到屋前。乘者跳下马来，轻拍三掌。安剑清在屋里也回拍了三掌，点亮灯火，缩在门后，只听门声一响，一个人探进头来。

他举刀猛力砍下，一个人头骨碌碌的滚在一边，颈口鲜血直喷。在烛光下向人头瞥了一眼，不觉大惊，砍死的竟是自己一名伙伴。正要张口狂叫，门外窜进一个蒙脸怪客，伸指点了他穴道，反手一掌，

---

---

打在他颈后“大椎穴”上，那是人身手足三阳、督脉之会，哪里还能动弹？袁承志顺手接过他手中佩刀，轻轻放在地下，以防门外余人听见，纵到床前扶起安大娘，扯断绑在她手脚上的绳索，低声叫道：“安婶婶，我救你来啦！”

安大娘见他穿着锦衣卫服色，脸上又蒙了布，不觉疑虑不定，刚问得一声：“尊驾是谁？”外面奔进五个人来，当先一人与安大娘招呼了一声，见到屋中情状，愕然怔住。

门外锦衣卫见进来人多，怕安剑清一人有失，早有两人抢进门来，举刀欲砍，袁承志出掌砍劈，两名锦衣卫颈骨齐断。门外敌人陆续进来，袁承志劈打抓拿，提起来一个个都掷了出去，有的刚奔进来就被一腿踢出，片刻之间，打得十二名锦衣卫和内廷侍卫昏天黑地，飞也似的逃走了。袁承志撕下布条，塞入安剑清耳中，

---

---

又从死人身上扯下两件衣服，在他头上包了几层，教他听不见半点声息，瞧不见一点光亮，然后扯去蒙在自己脸上蒙着的破布，向五人当中一人笑道：“大哥，你好。闯王好么？”

那人一呆，随即哈哈大笑，拉着他手连连摇晃。原来这人正是李闯王手下大将、袁承志跟他结为兄弟的李岩。

袁承志无意中连救两位故人，十分喜欢，转头对安大娘道：“安婶婶，你还记得我么？”这时是崇顺十六年六月，离袁承志在安大娘家避难时已有十年，他从一个小小孩童长大成人，安大娘哪里还认得出？

袁承志从内衣袋里摸出当日安大娘所赠的金丝小镯，说道：“我天天带在身边。”安大娘猛然想起，拉他凑近烛光一看，果见他左眉上淡淡的有个刀疤，又惊

---

---

又喜，道：“啊，孩子，你长得这么高啦，又学了这一身俊功夫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在浙江见到小慧妹妹，她也长高啦！”安大娘道：“不知不觉，孩子们都大了，过得真快。”向躺在地下的丈夫瞧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喟然道：“想不到还是你这孩子来救我。”

李岩不知他们曾有一段故旧之情，听安大娘满口叫他“孩子，孩子”的，只道两人是亲戚，笑道：“今日之事好险。

我奉闯王之命，到河北来约几个人相见。锦衣卫的消息也真灵，不知怎样竟会得到风声，在这里埋伏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大哥，你的朋友快来了吗？”

李岩尚未回答，远处已闻蹄声，笑道：“这不是么？”从人开门出去，不久迎了三个人进来。这三人一个是刘芳亮，一个是田见秀，都是当年在圣峰嶂会上见

---



---

过的。他二人已不识袁承志，袁承志却还记得他们相貌。另一个姓侯，却曾在泰山大会中见过。三人与李岩招呼后，那姓侯的向袁承志恭敬行礼，说道：“盟主，你好！”

李岩与安大娘都道：“你们本来相识？”姓侯的道：“袁盟主是七省总盟主，众兄弟齐奉号令。”李岩喜道：“啊，我忙着在河南办事，东路的讯息竟都隔绝了。原来出了这样一件大事，可喜可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还是上个月的事，承好朋友们瞧得起，给了这样一个称呼，其实兄弟哪里担当得起？”

姓侯的道：“盟主武功好，见识高，那是不必说了，单是这份仁义，武林中哪一个不佩服？”

李岩喜道：“那好极了。”当下传达了闯王的号令。原来李自成在河南汝州大

---

---

破兵部尚书孙传庭所统官兵十余万，进迫潼关，命李岩秘密前来河北，联络群豪响应。

姓侯的道：“盟主你说怎么办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闯王义举，天下豪杰自然闻风齐起。小弟立即发出讯去。咱们七省好汉，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！”六人谈得慷慨激昂，眉飞色舞。

李岩道：“官军腐败已极，义兵一到，那是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，只是眼前却有一个难题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甚么？”李岩道：“刚才接到急报，说有十尊西洋的红夷大炮，要运到潼关去给孙传庭。孙老儿大败之余，士无斗志，已然不足为患。只不过红夷大炮威力非同小可，一炮轰将出来，立时杀伤数百人，倒是一件隐忧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十尊大炮小弟在道上

---

---

见过，确是神态可畏，想来威力非常，难道不是运去山海关打满清的么？”李岩道：“这些大炮万里迢迢的运来，听说本是要去山海关防备清兵的。但闯王节节得胜，朝廷便改变了主意，十尊大炮已折而南下，首途赴潼关去了。”

袁承志皱眉道：“皇帝防范百姓，重于抵御外敌。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”李岩道：“大炮一到潼关，咱们攻关之时，势必以血肉之躯抵挡火炮利器，虽然不一定落败，但损折必多……”袁承志道：“因此咱们要先在半路上截他下来。”

李岩拊掌大喜，说道：“这可要偏劳兄弟，立此大功。”袁承志沉吟道：“洋兵火器很是厉害，兄弟已见识了一些，要夺大炮，须得另出计谋，能否成事，实在难说。不过这件事有关天下气运，小弟必当尽力而为，若能仰仗闯王神威，一举成功，那是万民之福。”

---

---

众人又谈了一会军旅之事，袁承志问起李岩的夫人。李岩道：“她在河南，平时也常常说起你。”安大娘插口道：“李将军的夫人真是女中英豪。喂，孩子，你有了意中人吗？”袁承志想起青青，脸上一红，微笑不答。安大娘叹道：“似你这样的人才，不知谁家姑娘有福气，唉！”忽然想起了小慧：“小慧跟他小时是患难旧侣。他如能做我女婿，小慧真是终身有托。但她偏偏和那傻里傻气的崔希敏好，那也叫做各有各的缘法了。”

刘、田、侯三人听他们谈到私事，插不进口去，就站起来告辞。姓侯的侯飞文道：“盟主，明儿一早，我带领手下兄弟前来听令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！”三人辞了出去。

李岩与袁承志剪烛长谈天下大势，越说越是情投意合。袁承志于国事兴衰，世

---

---

局变幻，所知甚是肤浅，听着李岩的谈论，每一句话都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。直到东方大白，金鸡三唱，两人兴犹未已。回顾安大娘，只见她以手支头，兀自瞧着躺在地下的丈夫默默出神。

李岩低声叫道：“安大娘！”安大娘抬起了头。李岩道：“这人怎么处置？”安大娘心乱如麻，摇头不答。李岩知她难以决断，也就不再理会，对袁承志道：“兄弟，你我就此别过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送大哥一程。”

两人和安大娘别过，携手出屋，并肩而行。李岩的从人远远跟随在后。两人一路说话，走出了七八里路。李岩道：“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兄弟，你回去吧。”袁承志和他意气相投，恋恋不舍。李岩道：“兄弟，闯王大事告成之后，我和你隐居山林，饮酒为乐，今后的日子长着

---

---

呢。”袁承志喜道：“若能如此，实慰生平之愿。”当下二人洒泪而别。

袁承志眼望义兄上马绝尘而去，这才回归客店。只见侯飞文已带了数十名精壮汉子在店中等候，把大厅和几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。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等人却已不见。阿九和一众从人见了这许多粗豪大汉，竟然不动声色，耽在房中，并不出来。袁承志对侯飞文道：“侯大哥，你带领几位弟兄向南查探，看那队西洋兵带的大炮是向北来呢，还是折向南方。查明之后，请赶速回报。”侯飞文听了，挑了三名同伴，上马出店而去。

侯飞文刚走，沙天广和程青竹两人奔进店来，见了袁承志，喜道：“啊，袁相公回来了。”袁承志未及答话，又见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闯进厅来。青青一头秀发被风吹得散乱，脸颊晕红，见了袁承志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道：“怎么这时候

---

---

才回来？”袁承志才知大家不放心，分头出去接应自己，当下说了昨晚之事。

青青低下了头，一语不发。袁承志见她神色不对，把她拉在一旁，轻声道：“是我教你担心了。”青青一扭身子，别开了头。袁承志知她生气，搭讪道：“可惜你没有见到我那位李大哥。青弟，他也算是你哥哥啊。”青青虽是女子，但袁承志叫顺了口，一直仍叫她青弟。青青道：“哥哥没良心，要哥哥来做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，下次一定不再让你担心啦。”青青道：“下次自有别人来给你担心，要我担心干么？”袁承志奇道：“咦，谁啊？”青青一顿足，回到自己房里去了。

等到中午，不见她出来吃饭，袁承志叫店伙把饭菜送到她房里去，心想不知为甚么生这么大的气，等吃过饭后，再去赔罪就是，适才见她慌乱忧急之状，此时回

---

---

想，心下着实感动。哪知店伙把饭菜捧了回来，说道：“姑娘不在屋里！”袁承志一惊，忙撇下筷子，奔到青青房里，只见人固不在，连兵刃衣囊也都带走了。他心中着急，寻思：“这一负气而去，却到哪里去了？她常常惹事闯祸，好教人放心不下。只是现下大事在身，不能亲自去寻。”于是派洪胜海出去探访，吩咐若是见到了，好歹要劝姑娘回来。

等到傍晚，侯飞文骑着快马回来了，一进门就道：“洋兵队伍果然折而向南，咱们快追。”袁承志当即站起，命哑巴在店中留守铁箱，自己率领程、沙、胡、铁四人以及侯飞文等河北群豪，连夜从来路赶去，估量巨炮移动缓慢，必可追上。

到第三日清晨，袁承志等穿过一个小镇，只见十尊大炮排在一家酒楼之外，每尊炮旁有六名洋兵执枪守卫。众人大喜，相视而笑。铁罗汉叫道：“肚子饿啦，肚

---



---

子饿啦！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我们再去会会那两个洋官。”

众人直上酒楼，铁罗汉走在头里，一上楼就惊叫一声。只见几名洋兵手持洋枪，对准了青青，手指扳住枪机。一旁坐着那两个西洋军官彼得、雷蒙和那西洋女子若克琳。

雷蒙见众人上来，叽咦咕噜的叫了几声，又有几名洋兵举起了枪对着他们，大声呼喝。

袁承志急中生智，提起一张桌子，猛向众洋兵掷去，跟着飞身而前，在青青肩头一按，两人蹲低身子，一阵烟雾过去，众枪齐发，铅子都打在桌面上。

袁承志怕火器厉害，叫道：“大家下楼。”拉着青青，与众人都从窗口跳下楼去。

---

---

雷蒙大怒，掏出短枪向下轰击。铁罗汉“哎哟”一声，屁股上给枪弹打中，摔倒在地。沙天广连忙扶起。各人上马向南奔驰。那时西洋火器使用不便，放了一枪，须得再上火药铅子，众洋兵一枪不中，再上火药追击时，众人早去得远了。

袁承志和青青同乘一骑，一面奔驰，一面问道：“干么跟洋兵吵了起来？”青青道：“谁知道啊？”袁承志见她神色忸怩，料知别有隐情，微微一笑，也就不问了。这三日来日夜记挂，此刻重逢，心中欢喜无限。

驰出二十余里，到了一处市镇，众人下马打尖。胡桂南用小刀把铁罗汉肉里的铅子剜了出来。铁罗汉痛得乱叫乱骂。

青青把袁承志拉到西首一张桌旁坐了，低声道：“谁叫她打扮得妖里妖气

---

---

的，手臂也露了出来，真不怕丑！”袁承志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“谁啊？”青青道：“那个西洋国女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又碍你事了？”青青笑道：“我看不惯，用两枚铜钱把她的耳环打烂了。”袁承志不觉好笑，道：“唉，你真是胡闹，后来怎样？”青青笑道：“那个比剑输了给我的洋官就叫洋兵用枪对着我。我不懂他话，料想又要和我比剑呢，心想比就比吧，难道还怕了你？正在这时候，你们就来啦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你又为甚么独自走了？”

青青本来言笑晏晏，一听这话，俏脸一沉，说道：“哼，你还要问我呢，自己做的事不知道？”袁承志道：“真的不知道啊，到底甚么事得罪你了？”青青别开头不理。

袁承志知她脾气，倘若继续追问，她总不肯答，不如装作毫不在乎，她忍不住

---

---

了，反会自己说出来，于是换了话题，说道：“洋兵火器厉害，你看用甚么法子，才能抢劫他们的大炮到手？”青青嗔道：“谁跟你说这个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我跟沙天广他们商量去。”站起身要走，青青一把抓住他的衣角，道：“不许你走，话没说完呢。”

袁承志笑笑，又坐了下来。隔了良久，青青道：“你那小慧妹妹呢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那天分手后还没见过，不知道她在哪里？”青青道：“你跟她妈说了一夜话，舍不得分开，定是忍不住口的讲她了。”袁承志恍然大悟，原来她生气为的是这个，于是诚诚恳恳的道：“青弟，我对你的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”

青青双颊晕红，转过了头。

袁承志又道：“我以后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放心好啦！”

---

---

青青低声道：“怎么你……跟你那小慧妹妹……又这样好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幼小之时，她妈妈待我很好，就当我是她儿子一般，我自然感激。再说，你不见她跟我那个师侄很要好么？”

青青嘴一扁，道：“你说那个姓崔的小子？他又傻又没本事，生得又难看，她为甚么喜欢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青菜萝卜，各人所爱。我这姓袁的小子又傻又没本事，生得又难看，你怎么却喜欢我呢？”青青嗤的一声笑，啐道：“呸，不害臊，谁喜欢你呀？”

经过这一场小小风波，两人言归于好，情意却又深了一层。

袁承志道：“吃饭去吧！”青青道：“我还问你一句话，你说阿九那小姑娘美不美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她美不美，跟我有

---

---

甚么相干？这人行踪诡秘，咱们倒要小心着。”青青点点头。两人重又到众人的桌边入座，和沙天广、程青竹等商议如何劫夺大炮。

胡桂南道：“今晚让小弟去探探，乘机偷几支枪来。今天拿几支，明天拿几支，慢慢的把洋枪偷完，就不怕他们了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此计大妙，我跟你同去瞧瞧。”沙天广道：“盟主何必亲自出马？待小弟去好了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想瞧明白火器的用法，火枪偷到手，就可用洋枪来打洋兵。”众人点头称是。青青笑道：“他还想偷瞧一下那个西洋美人儿。”众人哈哈大笑。

当日下午，袁承志与胡桂南乘马折

---

---

回，远远跟着洋兵大队，眼见他们在客店中投宿，候到三更时分，越墙进了客店。

一下屋，就听得兵刃撞击之声，锵锵不绝，从一间房中传出来。两人伏在窗外，从窗缝中向内张望，只见那两个西洋军官各挺长剑，正在激斗。

袁承志万想不到这两人竟会同室操戈，甚觉奇怪，当下静伏观战。看了数十招，见雷蒙攻势凌厉，剑法锋锐，彼得却冷静异常，虽然一味招架退守，但只要一出手还击，那便招招狠辣。袁承志知道时间一久，那年长军官定将落败。

果然斗到分际，彼得回剑向左击刺，乘对方剑身晃动，突然反剑直刺。雷蒙忙收剑回挡，剑身歪了。彼得自下向上猛力一撩，雷蒙长剑登时脱手。彼得抢上踏住敌剑，手中剑尖指着对方胸膛，叽叽咕咕的说了几句话。雷蒙气得身子发颤，喃喃

---

---

咒骂。彼得把地下长剑拾起，放在桌上，转身开门出去。

雷蒙提剑在室中横砍直劈，不住的骂人，忽然停手，脸有喜色，开门出去拿了一柄铁铲，在地下挖掘起来。

袁承志和胡桂南本想离开，这时倒想看个究竟，看他要埋藏甚么东西，只见他掘了好一阵，挖了个径长两尺的洞穴，挖出来的泥土都掷到了床下，挖了两尺来深时，就住手不挖了，撕下一块被单，罩在洞上，先在四周用泥土按实，然后在被单上铺了薄薄一层泥土。他冷笑几声，开门出室。袁承志和胡桂南心中老大纳闷，不知他在使甚么西洋妖法。

过了一会，雷蒙又进室来，彼得跟在后面。只见雷蒙声色俱厉的说话，彼得却只是摇头。突然间啪的一声，雷蒙伸手打了他一记耳光。彼得大怒，拔剑出鞘，两

---



---

人又斗了起来。

雷蒙不住移动脚步，慢慢把彼得引向坑边。

袁承志这才恍然，原来此人明打不赢，便暗设陷阱，他既如此处心积虑，那是非杀对方不可了。袁承志对这两人本无好恶，但见雷蒙使奸，不觉激动了侠义之心。只见雷蒙数剑直刺，都被彼得架住。彼得反攻一剑，雷蒙退了两步。彼得右脚抢进，已踏在陷阱之上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向前摔跌。

雷蒙回剑直刺他背心，眼见这一剑要从后背直通到前心，袁承志早已有备，急推窗格，飞身跃进，金蛇剑递出，剑头蛇舌钩住雷蒙的剑身向后一拉。彼得得脱大难，立即跃起，右脚却已扭脱了臼。雷蒙功败垂成，又惊又怒，挺剑向袁承志刺来。袁承志一声冷笑，金蛇宝剑左右晃

---

---

动，只听铮铮铮之声不绝，雷蒙的剑身被金蛇剑半寸半寸的削下，片刻之间，已剩短短一截。雷蒙正自发呆，袁承志抢上去握住他手腕，一把提起，头下脚上，掷入了他自己所掘的陷坑之中，哈哈大笑，跃出窗去。

胡桂南从后跟来，笑道：“袁相公，你瞧。”双手提起，拿着三把短枪。袁承志奇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胡桂南向窗里指指。

原来袁承志出手救人之时，胡桂南跟着进来，忙乱之中，乘时将两个西洋军官的三把短枪都偷了来。袁承志笑道：“真不愧圣手神偷之名。”

两人赶回和众人相会。青青拿着一把短枪玩弄，无意中在枪扣上一扳，只听得轰的一声，烟雾弥漫。沙天广坐在她的对面，幸而身手敏捷，急忙缩头，一顶头巾

---

---

打了下来，炙得满脸都是火药灰。青青大惊失色，连连道歉。沙天广伸了伸舌头，说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众人把另外两把短枪拿来细看，见枪膛中装着火药铅丸。

程青竹道：“火药本是中国物事。咱们用来打猎做鞭炮，西洋人学到之后却拿来杀人。这队洋兵有一百多人，一百多支枪放将起来，可不是玩的。”各人均觉火器厉害，不能以武功与之对敌，一时默然无语，沉思对策。

胡桂南道：“袁相公，我有个上不得台盘的诡计，不知行不行？”铁罗汉笑道：“谅你也不会有甚么正经主意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胡大哥且说来听听。”胡桂南笑着说了。青青首先拍手赞好。沙天广等也都说妙计。袁承志仔细一想，颇觉此计可行，于是下令分头布置。

---

---

那西洋女子若克琳的父亲本是澳门葡萄牙国军官，已于年前逝世。她这次要搭乘运送大炮的海船回归本国，因此随同送炮军队北上，再赴天津上船。彼得是她父亲的部属，与若克琳相爱已久。雷蒙来自葡国本土，一见之下，便想横刀夺爱。他虽官阶较高，自负风流，却无从插手，恼羞成怒之余，便向情敌挑战，比剑时操之过急，反致失手，而行使诡计，又被袁承志突来闯破。彼得见他是上司，不敢怎样，只有加紧提防。

这日来到一处大村庄万公村，在村中“万氏宗祠”歇宿。

睡到半夜，忽听得人声喧哗，放哨的洋兵奔进来说村中失火。

雷蒙与彼得急忙起来，见火头已烧得甚近，忙命众兵将火药桶搬出祠堂，放于

---

---

空地。忙乱中见众乡民提了水桶救火，数十名大汉闯进祠堂，到处泼水。雷蒙喝问原因。众乡民对传译钱通四道：“这是我们祖先的祠堂，先泼上水，免得火头延烧过来。”雷蒙觉得有理，也就不加干涉。哪知众乡民信手乱泼，一桶桶水尽往火药上倒去。洋兵拿起枪杆赶打，赶开一个又来一个，不到一顿饭功夫，祠堂内外一片汪洋，火药桶和大炮、枪支，无一不是淋得湿透，火势却渐渐熄了。

乱到黎明，雷蒙和彼得见乡民举动有异，火药又都淋湿，心想这地方有点邪门，还是及早离去为妙，正要下令开拔，一名小军官来报，拖炮拉车的牲口昨晚在混乱中竟然尽数逃光了。雷蒙举起马鞭乱打，骂他不小心，命钱通四带领洋兵到村中征集。不料村子虽大，却是一头牲口也没有，想是早已得到风声，把牲口都藏了起来。

---

---

这一来就无法起行，雷蒙命彼得带了钱通四，到前面市镇去调集牲口。

雷蒙督率士兵，打开火药桶，把火药倒出来晒。晒到傍晚，火药已干，众兵正要收入桶中，突然民房中抛出数十根火把，投入火药堆中，登时烈焰冲天。众洋兵吓得魂飞天外，纷纷奔逃，乱成一团。雷蒙连声下令，约束士兵，往民房放射排枪。烟雾弥漫中只见数十名大汉窜入林中不见了。雷蒙检点火药，已烧去了十之八九，十分懊丧。等到第三日下午，彼得才征了数十匹骡马来拖拉大炮。

在路上行了四五日，这天来到一条山峡险道，眼见是极陡的下山路，雷蒙与彼得指挥士兵，每一尊大炮由十名士兵用巨索在后拖住，以防山路过陡，大炮堕跌。山路越走越险，众人正自提心吊胆，全力拖住大炮，突然山凹里嗖嗖之声大作，数十支箭射了出来。

---

---

十多名洋兵立时中箭，另有十多支箭射在骡马身上。牲口受痛，向下急奔，众洋兵哪里拉扯得住？十尊大炮每一尊都是数千斤之重，这一股下堕之势真是非同小可。加之路上又突然出现陷坑，许多骡马都跌入了坑里。只听见轰隆之声大作，最后两尊大炮忽然倒转，一路筋斗翻了下去。数名洋兵被压成了肉酱。前面的八尊大炮立时均被带动。

众兵顾不得抵挡来袭敌人，忙向两旁乱窜。有的无路可走，见大炮滚下来的声势险恶，踊身一跳，跌入了深谷。十尊大炮翻翻滚滚，向下直冲，越来越快。骡马在前疾驰，不久就被大炮赶上，压得血肉横飞。过了一阵，巨响震耳欲聋，十尊大炮都跌入深谷去了。

雷蒙和彼得惊魂甫定，回顾若克琳时，见她已吓得晕了过去。两人救起了

---

---

她，指挥士兵伏下抵敌。敌人早在坡上挖了深坑，用山泥筑成挡壁，火枪射去，伤不到一根毫毛，羽箭却不住嗖嗖射来。战了两个多时辰，洋兵始终不能突围。

雷蒙道：“咱们火药不够用了，只得硬冲。”彼得道：“叫钱通四去问问，这些土匪到底要甚么。”雷蒙怒道：“跟土匪有甚么说的？你不敢去，我来冲。”彼得道：“土匪弓箭厉害，何必逞无谓的勇敢？”雷蒙望了若克琳一眼，恶狠狠的吐了口唾沫，骂道：“懦夫，懦夫！”彼得气得面色苍白，低声道：“等打退了土匪，叫你知道无礼的代价。”

雷蒙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是好汉跟我来！”彼得叫道：“雷蒙上校，你想寻死么？”众洋兵知道出去就是送死，谁肯跟他乱冲？雷蒙仗剑大呼，奔不数步，一箭射来，穿胸而死。

---



---

彼得与众洋兵缩在山沟里，仗着火器锐利，敌人不敢逼近，僵持了一日一夜，只盼官兵来救，但其时官场腐败异常，若是调兵遣将，公文来往，又要请示，又要商议，不过十天半月，官兵哪里能来？

守到第二日傍晚，众兵饿得头昏眼花，只得竖起了白旗。

钱通四高声大叫：“我们投降了，洋大人说投降了！”山坡上一人叫道：“把火枪都抛出来。”彼得道：“不能缴枪。”

敌人并不理会，也不再攻，过了一会，忽然一阵肉香酒香，随风飘了过来。众洋兵已一日两夜没吃东西，这时哪里还抵受得住？纷纷把火枪向上抛去，奔出沟来。彼得见大势已去，只得下令弃械投降。众兵把火枪堆在一起，大叫大嚷要吃东西。

---

---

只听得两边山坡上号角声响，土坑中站起数百名大汉，弯弓搭箭，对住了众洋兵。几个人缓步过来，走到临近，彼得看得清楚，当先一人便是那晚救了自己性命的少年。他身旁那人正是曾被雷蒙击落头巾的少女。若克琳叫道：“啊，就是这批有魔法的人！”彼得拔出佩剑，走上几步，双手横捧，交给袁承志，意示投降，心想输在这人手下也还值得。

袁承志先是一愣，随即领悟这是服输投降之意，于是摇了摇手，对钱通四道：“你对他说，他们洋兵带大炮来，如是帮助中国守卫国土，抵抗外敌，那么我们很是感谢，当他们是好朋友。”钱通四照他的话译了。彼得连连点头，伸出手来和袁承志拉了拉。

袁承志又道：“但你们到潼关去，是帮皇帝杀我们百姓，这个我们就不许了。”

---

---

”彼得道：“是去打中国百姓么？我完全不知道。”袁承志见他脸色诚恳，相信不是假话，又道：“全中国的百姓很苦，没有饭吃，只盼望有人领他们打掉皇帝，脱离苦海。皇帝怕了，叫你们用大炮去轰死百姓。”彼得道：“我也是穷人出身，知道穷人的苦处。我这就回本国去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很好，你把兵都带走吧。”

彼得下令集队。袁承志命部下拿出酒肉，让洋兵饱餐了一顿。彼得向袁承志举手致敬，领队上坡。袁承志叫道：“干么不把火枪带走？”钱通四译了。彼得奇道：“那是你的战利品。你放我们走，不要我们用钱来赎身，我们已很感谢你的宽洪大量了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你已失了大炮，再不把枪带走，只怕回去长官责罚更重。拿去吧。”彼得道：“你不怕我们开枪打你们么？”袁承志哈哈笑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

---

---

出，驷马难追。我们中国人讲究肝胆相照，既当你是好汉子，哪有疑心？”彼得连声道谢，命士兵取了火枪，列队而去。他一路上坡，越想越是感佩，命众兵坐下休息，和钱通四两人又驰回来，从怀里取出一个布包，对袁承志道：“阁下如此豪杰，我有一件东西相赠。”

袁承志打开布包一看，见是一张折叠着的厚纸，摊了开来，原来是一幅地图，图中所绘的似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，图上注了许多弯弯曲曲的文字。

彼得道：“这是南方海上的一座大岛，离开海岸有一千多里。岛上气候温暖，物产丰富，真如天堂一样。我航海时到过那里。”袁承志问道：“你给我这图是甚么意思？”彼得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很是辛苦，不如带了中国的百姓，都到那岛上去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暗暗好笑，心道：“你这外国人心地倒好，只不过我们中国有多大，亿万之众，凭你再大的岛也居住不下。”问道：“这岛上没人住么？”彼得道：“有时有西班牙的海盗，有时没有。你们这样的英雄好汉，也不会怕那些该死的西班牙海盗。”袁承志见他一片诚意，就道了谢，收起地图。彼得作别而去。

钱通四转过身子，正要随同上山，青青忽地伸手，扯住他的耳朵，喝道：“下次再见你作威作福，欺侮同胞，小心你的狗命！”钱通四耳上剧痛，连说：“小人不敢！”他口中少了许多牙齿，说话漏风，倒似说：“小人颇敢！”

袁承志指挥众人，爬到深谷底下去察看大炮，见十尊巨炮互相碰撞，都已毁得不成模样，无法再用，于是掘土盖上。

袁承志见大功告成，与侯飞文等群豪

---

---

欢聚半日，痛饮一场，这才分手。次日会齐了哑巴、洪胜海等人，向北京进发。

这一役胡桂南厥功最伟，弄湿火药、掘坑陷炮等巧计都是他想出来的。众人一路上对他称扬备至。再也不敢轻视他是小偷出身。

此去一路之上，但见焦土残垣，野犬食尸，尽是清兵烧杀劫掠的遗迹，群雄无不看得心头火起。沙天广道：“可惜那日没杀了鞑子兵的元帅阿巴泰。盟主，咱们赶上去刺杀他如何？”青青首先便鼓掌叫好。袁承志沉吟不答。青青道：“去杀了鞑子兵元帅有甚么不好？也免得孙仲寿叔叔老是埋怨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要刺杀鞑子的头子，杀得越大越好，咱们索性便去刺杀满清的皇帝皇太极。”众人一怔，随即齐声欢呼。

---

---

袁承志详细询问洪胜海，满清的京城如何防卫，如何方能混入皇宫。洪胜海道：“满清的京城在沈阳，现今叫作盛京，那盛京规模简陋，可万万及不上北京了。小人先前在睿亲王多尔袞手下当差，有块腰牌，可以直进睿亲王府，皇宫却没进去过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这就去盛京，到了之后相机行事。”

一行人先到北京，将铁箱安顿好了，派青竹帮的几名得力头目留守，当即出京，向北进发，不一日到了盛京。

众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了，商议混进宫中之策。洪胜海道：“相公，依小人之见，请你委屈一下，扮作小人的伙伴，先去见多尔袞。他是鞑子皇帝的亲弟弟，在各位王爷中最得宠信，权力最大。咱们或能凭着他带进宫去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多尔袞派你送信给司礼太监曹化淳，你又怎地回报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小人只说曹化淳还

---

---

没能见到，但在北京打探到了机密军情，因此先行回报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甚么机密军情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小人胡说八道一番，说是明朝皇帝已向西洋国借兵，借来几百门大炮，数千洋枪队，日内就来攻打满清。”袁承志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，多尔衮一听，定要去禀报鞑子皇帝。”于是向青青要了那支洋枪，对洪胜海道：“你说我是西洋兵的通译钱通四，因此得悉内情。”

青青大笑，说道：“承志哥哥，你甚么人不扮，却去扮那个狗通译钱通四，我打掉你满嘴牙齿再说！”说着举起右手，假意向袁承志嘴上打去。袁承志张口便咬，青青忙缩手不迭。

袁承志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冒充西洋话，众人尽皆大笑。

当日午后，袁承志随同洪胜海，去睿

---



---

亲王府求见王爷。多尔袞随即传见。袁承志见那多尔袞三十一二岁年纪，身形高瘦，一脸精悍之气。洪胜海跟他说了一阵满洲话，多尔袞果然神色大变，随即以汉语询问袁承志。袁承志取出洋枪，放在桌上，将先前与洪胜海商量好的言语说了。多尔袞沉吟良久，说道：“你们报讯有功，我有重赏。这就下去吧。明日再来伺候，听取吩咐。”两人无奈，只得磕头退出。

袁承志无缘无故的向鞑子王爷磕了几个头，却见不到皇太极，回到客店，心下老大发闷。寻思一会，要洪胜海带到皇宫外去察看了一番，决意晚间径行入宫行刺。

他想此举不论成败，次日城中必定大索，捉拿刺客，于是各人先行出城，约定明日午间在城南二十里处一座破庙中相会。各人自知武功与他相差太远，多一人

---

---

非但帮不了忙，反而成为累赘，单是他一人，脱身便容易得多，俱各遵命，叮咛他务须小心。

青青出门时向袁承志凝望片刻，低声道：“承志哥哥，鞑子皇帝刺得到果然好，刺不到也就罢了，你自己可千万要保重。你知道，在我心中，一百个鞑子皇帝也及不上你一根头发，我若是从此再也见不到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眼圈儿登时红了。

袁承志要让她宽怀，伸手拔下头上一根头发，笑道：“我送一百个鞑子皇帝给你。”说时将头发递将过去。青青噗哧一笑，眼泪却掉了下来。

袁承志等到初更时分，携了金蛇剑与金蛇锥，来到宫墙之外。眼见宫外守卫严密，悄步绕到一株大树后躲起，待卫士巡过，轻轻跃入宫墙。眼见殿阁处处，却不

---

---

知皇太极居于何处，一时大费踌躇，心想只有抓到一名卫士或是太监来逼问。

他放轻脚步，走了小半个时辰，不见丝毫端倪，心道：“这件事艰难万分，怎比得当日大功坊中夜探？务须沉住了气，今晚不成，明晚再来，纵然须花一两个月时光，那也不妨。”

这么一想，走得更加慢了，绕过一条回廊，忽见花丛中灯光闪动，忙缩身在假山之后，过不多时，只见四名太监提了宫灯，引着三名官员过来。他眼见人多，若是抢出擒人，势必惊动，只要一声张，皇帝有备，便行刺不成了，当下蹑足在后跟随，只见那七人走向一座大殿，进殿去了。见殿外匾额写着“崇政殿”三字，旁边有行弯弯曲曲的满文。

袁承志绕到殿后，伏身在地，只见殿周四五十名卫士执刀守御，心中一喜：“

---

---

此处守卫森严，莫非鞑子皇帝便在殿中？”

在地下慢慢爬近，拾起一块石子，投入花丛。四名卫士闻声过去查看。袁承志展开轻功，已抢到墙边，使出“壁虎游墙功”沿墙而上，顷刻间到了殿顶，伏在屋脊之上，倾听四下无声，自己踪迹未被发见，于是轻轻推开殿顶的几块琉璃瓦，从缝隙中凝目往下瞧去。只见满殿灯烛辉煌，那三名官员正跪在地下，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礼，袁承志大喜：“果然是在参见皇帝。”

只听得最前的一名花白胡子的老官说道：“臣范文程见驾。”其次一名身材魁梧的官员道：“臣宁完我见驾。”最后一名官员面容尖削，说道：“臣鲍承先见驾。”袁承志心道：“这三个官儿都是汉人，却投降了鞑子，都是汉奸，待会顺手一个一剑。”又想：“他们跟鞑子皇帝怎

---

---

地又都说汉话？”

缓缓移身向南，从缝隙中向北瞧去，只见龙座上一人方面大耳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那便是父亲当年的大敌皇太极了。寻思：“从此发射金蛇锥，当可取他性命，只是隔得远了，并无十足把握，倘若侍卫之中有高手在内，别要给挡格开去，还是跳下去一剑割了他首级的为是。”

只听皇太极道：“南朝军情这几天怎样？今日接到阿巴泰的急报，说在山东青州、泰安之间中伏，打了个大败仗，难道明军居然还这么能打？你们可知青州、泰安这一带的统兵官是谁？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原来他们正在说我们打的这场胜仗，倒要听听他们说些甚么？”

宁完我道：“启禀皇上，臣已详细查过。明军带兵的总兵姓水，名叫水鉴，武

---

---

艺甚是了得。”皇太极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去仔细查明，能不能设法要他降我大清，瞧他是贪财呢，还是爱美色。倘若他倔强不服，便叫曹化淳在明朝皇帝跟前说他的坏话，罢他的官，杀他的头。但首先要设法令这人为我大清所用。此人能打败阿巴泰，那是人才，咱们决不能轻易放过了。”三名官员齐声道：“皇上圣明英断，那水鉴若肯降顺，是他的福气。”

皇太极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咱们当年使反间计杀了袁崇焕，朕事后想来，常觉可惜……”袁承志听他提到自己父亲的名字，耳中登时嗡的一声，全身发热，心道：“他们使反间计，使反间计！我爹爹果然是他害的。”只听皇太极续道：“倘若袁崇焕能为朕用，南朝的江山这时候多半早已是大清的了。”

袁承志暗暗呸的一声，心中骂道：“

---

---

狗鞑子打的好如意算盘！

我爹爹忠肝义胆，岂能降你？”

皇太极又道：“只是袁崇焕为人愚忠，不识大势，谅来也是不肯降的。”又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洪承畴近来怎样？”袁承志知道洪承畴本是明朝的蓟辽总督，崇祯皇帝委以兵马大权，兵败被擒，降了满清。洪承畴失陷之初，崇祯还道他已殉国，曾亲自隆重祭祀。后来得知降清，天下都笑崇祯无知人之明。

范文程道：“启奏皇上，洪承畴已将南朝的实情甚么都说了。他说崇祯刚愎自用，举措失当，信用奸佞，杀害忠良，四方流寇大起。我大清大军正可乘机进关，解民倒悬。”皇太极摇头道：“崇祯的性子，他说得一点儿也不错。但我兵进关却还不是时候。总须让明兵再跟流寇打下去，双方精疲力尽，两败俱伤，大清便可

---

---

收那渔翁之利，一举而得天下。你们汉人叫做卞庄刺虎之计，是不是？”三臣齐道：“是，是，皇上圣明。”

袁承志暗暗心惊：“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，崇祯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远了。我非杀他不可，此人不除，我大汉江山不稳。就算闯王得了天下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”隐隐觉得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，似乎也颇有不及，只不知心中何以会生出这样的念头来。又想：“这皇帝的汉语可也说得流利得很。他还读过中国书，居然知道卞庄刺虎的典故。”

只听皇太极道：“那洪承畴还说些甚么？”范文程道：“洪承畴向臣露了几次口风，盼望皇上恩典，赏他个差使，他得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，仰报天恩。”皇太极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差使吗？慢慢再说。”鲍承先道：“皇上，臣愚鲁之极，心中有一事不明白，盼望皇上指明。”皇

---



---

太极点点头。鲍承先道：“洪承畴先前不肯归顺，皇上大赐恩宠，亲自解下身上的貂裘，披在他身上，又连日大张筵席请他，连我大清的开国功臣也从来没这般殊荣。众臣工都不明白。皇上开导说：咱们这些年来辛辛苦苦、连年征战，为的是甚么？众臣工启奏道：为的是打南朝江山。皇上谕道：是啊，可是咱们不明南朝内情，好比都是瞎子，洪承畴一归顺，咱们都睁开了眼啦，那还不喜欢么？众臣工都拜服皇上圣明。这些日子来，那洪承畴于南朝各地的城守职官、民情风俗，果然说得详详细细，尽在皇上算中。但皇上却不赏他官职封爵，众臣工可都又不明白了。”

皇太极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鲍性子直爽，想问甚么，倒也直言无忌。你们三个，虽然都是汉人，但早就跟先皇和朕办事，忠心耿耿，洪承畴怎能跟你们相比？”范文程等三人忙爬下磕头，咚咚有声，

---

---

显是心中感激之极。袁承志暗骂：“无耻，无耻。”

只听皇太极道：“洪承畴这人，本事是有的，可是骨气就说不上了。先前我已待他太好，若再赐他高官厚禄，这人还肯出力办事吗？哼，崇祯封他的官难道还不够大，那时他做的是甚么官？”鲍承先道：“启奏皇上：那时他在南朝官封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、总督蓟辽军务，麾下统率八名总兵官，实是官大权大。”皇太极道：“照啊。我封他的官再大，也大不过崇祯封他的。要他尽心竭力办事，便不能给他官做。”三臣齐声道：“皇上圣明。”

袁承志越想越有道理，觉得他这驾驭人才的法门实是高明之极，此刻听到这番话，宛似当年在华山绝顶初见《金蛇秘笈》，其中所述法门无不匪夷所思，虽然绝非正道，却令人不由得不服。

---

---

他呆了一阵，却听得皇太极在和范文程等商议，日后取得明朝天下之后如何治理，此时如何先为之备，倒似大明的江山已是他掌中之物一般。袁承志心下愤怒，轻轻又揭开了两张琉璃瓦，看准了殿中落脚之处，却听得皇太极道：“南朝所以流寇四起，说来说去，也只一个道理，就是老百姓没饭吃。咱们得了南朝江山，第一件大事，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……”袁承志心下一凛：“这话对极！”

范文程等颂扬了几句。皇太极道：“要老百姓有饭吃，你们说有甚么法子？范先生，你先说说看。”他似对范文程颇为客气，称他“先生”，不像对鲍承先那样呼之为“老鲍”。

范文程道：“皇上未得江山，先就念念不忘于百姓，这番心意，必得上天眷顾。以臣愚见，要天下百姓都有饭吃，第

---

---

一须得轻徭薄赋，决不可如崇祯那样，不断的加饷搜刮。”皇太极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咱们进关之后，须得定下规矩，世世代代，不得加赋，只要库中有余，就得下旨免百姓钱粮。”范文程道：“皇上如此存心，实是万民之福，臣得以投效明主，为皇上粉身碎骨，也所……也所甘愿。”说到后来，语音竟然呜咽了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个大汉奸，倒似确有爱民之心，不知是做戏呢，还是真心。”皇太极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你们汉人骂你们是汉奸，日后你们好好为朕办事，也就是为天下百姓办事，总得狠狠的挣一口气，让千千万万百姓瞧瞧，到底是你们这些人为汉人做了好事呢，还是崇祯手下那些只知升官发财、搜刮百姓的真汉奸做了好事。老宁，你有甚么条陈？”

宁完我道：“启奏皇上：我大清的满洲人少，汉人众多。”

---

---

皇上得了天下之后，以臣愚见，须得视天下满人汉人俱是皇上子民，不可像元朝蒙古人那样，强分天下百姓为四等。只消我大清对众百姓一视同仁，汉人之中纵有倔强之徒，也成不了大事。”皇太极点头道：“此言有理。元人弓马，天下无敌，可是他们在中国的江山却坐不稳，就是为了虐待汉人。这是前车甚么的？”鲍承先道：“前车覆辙。”皇太极微笑道：“对了，老鲍，我读汉人的书，始终不易有甚么长进。”鲍承先道：“皇上日理万机，这些汉人书中的典故，也不必太放在心上。”皇太极叹道：“汉人的学问，不少是很好的。只不过作主子的，读书当学书里头的本事策略，不必学汉人的秀才进士那样，学甚么吟诗作对……”

袁承志听了这些话，只觉句句入耳动心，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，内心隐隐似盼多听一会，但听他四人商议如何整饬

---

---

军纪、清兵入关之后，决计不可残杀百姓，务须严禁劫掠。只见两名侍卫走上前来，换去御座前桌上的巨烛，烛光一明一暗之际，袁承志心想：“再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”左掌提起，猛力击落，喀喇喇一声响，殿顶已断了两根椽子，他随着瓦片泥尘，跃下殿来，右足踏上龙案，金蛇剑疾向皇太极胸口刺去。

皇太极两侧抢上四名卫士，不及拔刀，已同时挡在皇太极身前。嗤嗤两响，两名卫士已身中金蛇剑而死。皇太极身手甚是敏捷，从龙椅中急跃而起，退开两步。这时又有五六名卫士抢上拦截，宁完我与鲍承先扑向袁承志身后，各伸双手去抱。袁承志左脚反踢，砰砰两声，将宁鲍两人踢得直掼出去。便这么缓得一缓，皇太极又退开了两步。

袁承志大急，心想今日莫要给这鞑子皇帝逃了出去，再要行刺，可就更加不易

---

---

了，连发两枚金蛇锥，却都给卫士冲上挡去，作了替死鬼。袁承志金蛇剑连刺，更不理睬众卫士来攻，疾向皇太极冲去。眼见距他已不过丈许，蓦地里帷幕后抢出八名武士，都是空手，同时扑到。袁承志右足一弹，攒的一响，踢飞了一名，左足鸳鸯连环，跟着飞出，一名武士正在此时自左侧扑到。袁承志左脚踢中了他胸口，他双手却已牢牢抓住了袁承志小腿。这武士口中鲜血狂喷，双手却死命抓住不放。这八名武士在满洲语中称为“布库”，擅于摔交擒拿，平时宫中或贝勒王公盛宴，例有角斗娱宾。皇太极接见臣下之后，临睡之前常要先看一场角斗。这八名布库武士此刻正在殿旁伺候，听得有刺客，纷纷抢上来护驾。

袁承志左足力甩，却甩不脱这武士，金蛇剑挥出，削去了他半边脑袋，但那武士双手兀自紧紧抓住袁承志小腿。忽听得身后有人喝道：“好大胆，竟敢行刺皇

---

---

上？”说的是汉语。

袁承志全不理睬，左脚带着那名死武士，跨步上前去追皇太极，只跨一步，头顶风声飒然，一件兵刃袭到，劲风掠颈，有如利刃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知道敌人武功高强之极，危急中滚倒在地，一个筋斗翻出，舞剑护顶，左手扯脱脚上的死武士，这才站起。

烛光照映下，只见眼前站着一个中年道人，眉清目秀，脸如冠玉，右手执着一柄拂尘，冷笑道：“大胆刺客，还不抛下兵器受缚？”

袁承志眼光只向他一瞥，又转去瞧皇太极，只见已有十余名卫士挡在他身前。袁承志斗然跃起，急向皇太极扑去，身在半空，蓦见那道士也跃起身子，拂尘迎面拂来。

---



---

袁承志金蛇剑连刺两下，快速无伦。那道士侧头避了一剑，拂尘挡开一剑，跟着千百根拂尘丝急速挥来。袁承志伸左手去抓拂尘，右手剑刺他咽喉。刷的一声响，尘尾打中了他左手，手背上登时鲜血淋漓，原来他拂尘之丝系以金丝银丝所制，虽然柔软，运上了内劲，却是一件致命的厉害兵刃。

就在这时，金蛇剑剑尖上的蛇舌也已钩中那道人肩头。

两人在空中交手三招，各受轻伤，落下地来时已交叉易位，心下均是惊疑不定：“这人是谁？武功恁地了得，实是我生平所仅见。”

---

---

##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

袁承志回身又待去刺皇太极时，那道人的拂尘已向他脑后拂来，拂丝为内劲所激，笔直戳至，犹似杆棒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回剑挡开。

两人这一搭上手，登时以快打快，瞬息间拆了二十余招。

袁承志竭尽平生之力，竟是丝毫占不到上风，越斗越是心惊，突然间风声过去，右颊又被拂尘扫了一下，料想脸颊上已是多了数十条血痕，蓦地里青青的话在脑海中一闪：“承志哥哥，鞑子皇帝刺得到果然好，刺不到也就罢了，你自己可千

---

---

万要保重。”眼见敌人如此厉害，只得先谋脱身，他一边斗，一边移动脚步，渐渐移向殿口。那道人冷笑道：“在我玉真子手下也想逃命？痴心妄想！”说着拂尘连进三招，尽是从意料不到的方位袭来。袁承志一时不知如何招架才是，脚下自然而然的使出木桑所授“神行百变”步法，东窜西斜，避了开去。

不料这玉真子如影随形，竟于他的“神行百变”步法了然于胸，袁承志闪到东，他跟到东，窜到西，他追到西。袁承志虽让开了那三招，却摆脱不了他源源而来的攻击。

这一来，两人都是大奇。玉真子叫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是木桑道人的弟子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不是。”玉真子问道：“你怎地会铁剑门的步法？”袁承志反问道：“你是汉人，怎地反帮鞑子？”玉真子怒道：“倔强小子，死到临头，还

---

---

在胡说。”

刷刷两招。

袁承志眼见对方了得，稍有疏神，不免性命难保，当即凝神致志，使开本门华山派剑法接招。玉真子看了数招，叫道：

“啊，你是华山派穆老猴儿门下的小猴儿，是不是？”袁承志不肯隐瞒师门，喝道：“是便怎样？”一招“苍松迎客”，长剑斜出，内力从剑身上嗤嗤发出，姿式端凝，招迅劲足。玉真子赞道：“好剑法，小猴儿不坏！”

袁承志骂道：“你倚老卖老甚么？”玉真子笑道：“老猴儿也不是我对手，你小猴儿更加不用想。”袁承志不再说话，全神贯注的出剑拆招。玉真子微一疏神，左臂竟被金蛇剑划了浅浅一道口子。这一来，他再也不敢托大，舞动拂尘疾攻。

---

---

两人翻翻滚滚的斗了二百余招，兀自难分高下，都是暗暗骇异。袁承志不敢乱使金蛇剑法和木桑所授的功夫，前者究未十分纯熟，后者对方似所深知，招招使的尽是华山派本门剑法。金蛇剑本来锋锐绝伦，无坚不摧，但玉真子的拂尘尘丝柔软，毫不受力，竟是削它不断。金蛇剑与拂尘招术变幻，劲风鼓荡，崇政殿四周巨烛忽明忽暗。

又拆数十招，蓦听得皇太极以满洲语呼喝几句，六名布库武士分从三面扑上。袁承志料想今日已刺不到鞑子皇帝，急挥长剑疾攻两招，转身向殿门奔出。玉真子拂尘挥出，尘丝已卷住了金蛇剑的尖钩。两人同时拉扯，片刻间相持不下。便在这时，两名武士已同时抓住了袁承志双臂。

袁承志大喝一声，松手撤剑，双掌在两名武士背上一拍，运起混元功内劲，两名武士身不由主的向玉真子撞去，玉真子

---

---

无奈，只得也撒手松开拂尘之柄，出掌推开两名武士，呛啷啷一响，拂尘与金蛇剑同时掉落在地。便在这时，两名武士已抱住了袁承志双腿。

玉真子右掌向袁承志胸口拍到。袁承志双足凝立，还掌拍出。两名武士拚命拉扯，要将他扳倒，却哪里扳得动？玉真子掌来如风，瞬息之间连出一十二掌。袁承志一一解开，突然颈中一紧，一名武士扑在他背上，伸臂扼住了他咽喉。袁承志左肘向后撞出，正中他胸腹之间。那武士狂喷鲜血，都喷在袁承志后颈，热血汨汨从他衣领中流向背心，扼住他咽喉的手臂渐松。袁承志正待运劲摆脱，一名武士扑上来扭住了他右臂。玉真子乘机出指疾点，袁承志伸左手挡格。他虽只剩下一只左臂可用，仍是挡住了玉真子点来的七指连点。

玉真子右指再点，左掌拍向袁承志面

---

---

门。袁承志急忙侧头相避，左臂却又被一名武士抱住了。玉真子噗噗噗连点三下，点了他胸口三处大穴，笑道：“放开吧，他动不了啦。”四名抱住袁承志双手双腿的武士却说甚么也不放手。

皇太极的侍卫队长拿过铁链，在袁承志身上和手足上绕了数转，众武士这才放手，将伸臂扼在袁承志颈中的武士扶下来时，只见他凸睛伸舌，早已气绝而死。

皇太极道：“玉真总教头和众武士、众侍卫护驾有功，重重有赏。老鲍、老宁，你们受伤了吗？”鲍承先和宁完我已由众侍卫扶起，哼哼唧唧的都说不出话来。

皇太极回入龙椅坐下，笑吟吟的道：“喂，你这年轻人武功强得很哪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袁承志昂然道：“我行刺不成，快把我杀了，多问些甚么？”皇太极

---

---

道：“是谁指使你来刺我？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便照实而言，也好让鞑子知道袁督师有子。”大声道：“我是前蓟辽督师袁公的儿子，名叫袁承志。你鞑子侵犯我大明江山，我千万汉人，恨不得食你之肉。我今日来行刺，是为我爹爹报仇，为我成千成万死在你手下的汉人报仇。”

皇太极一凛，道：“你是袁崇焕的儿子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正是。我名叫袁承志，便是要继承我爹爹遗志，抗御你鞑子入侵。”

众侍卫连声呼喝：“跪下！”袁承志全不理睬。皇太极挥手命众侍卫不必再喝，温言道：“袁崇焕原来有后，那好得很啊。你还有兄弟没有？”袁承志一怔，心想：“他问这个干么？”

---



---

说道：“没有！”皇太极问道：“你受了伤没有？”袁承志叫道：“快将我杀了，不用你假惺惺。”

皇太极叹道：“你爹爹袁公，我是很佩服的。可惜崇祯皇帝不明是非，杀害了忠良。当年你爹爹跟我曾有和议，明清两国罢兵休民，永为世好。只可惜和议不成，崇祯反而说这是你爹爹的大罪，我听到后很是痛心。崇祯杀你爹爹，你可知是哪两条罪名？”

袁承志默然。他早知崇祯杀他爹爹，有两条罪名，一是与清酋议和，勾结外敌，二是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。孙仲寿、应松等说得明白，当日袁督师和皇太极议和，只是一时权宜之计，清兵势大，明兵力所不敌，只有练成了精兵之后，方有破敌的把握，议和是为了练兵与完缮城守。至于毛文龙贪赃跋扈，劫掠百姓，不杀他无以整肃军纪。

---

---

皇太极道：“你爹爹是崇祯害死的，我却是你爹爹的朋友。”

你怎地不分好歹，不去杀崇祯，却来向我行刺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爹爹是你敌人，怎会是你朋友？你使下反间计，骗信崇祯，害死我爹爹。崇祯要杀，你也要杀。”皇太极摇摇头，道：“你年轻不懂事，甚么也不明白。”转头向范文程道：“范先生，你开导开导他。”袁承志大声道：“你想要我学洪承畴么？哼，袁督师的儿子，会投降满清吗？”

这时崇政殿外已聚集了不少文武官员，都是听说有刺客犯驾、夤夜赶来护驾的。皇太极道：“祖大寿在这里吗？”阶下一名武将道：“臣在！”走到殿上，跪下磕头。

袁承志心中一凛，祖大寿是父亲当年

---

---

麾下的第一大将，父亲被崇祯下旨擒拿时，他心中不服，带兵反出北京，后来父亲在狱中修书相劝，他才重受崇祯令旨。他与清兵血战前后数十场，但崇祯对他疑忌，每次都不予增援，致在大凌河为皇太极重重围困，不得已而投降；此后降了又反，在锦州数场血战，后援不继，被擒又降。心想：“他对我爹爹虽然不错，但投降鞑子总是大大不该。”忍不住高声斥道：“祖大寿，你这无耻汉奸！”

祖大寿站起身来，转头瞧着他。袁承志见他剃了额前头发，拖根辫子，头发已然花白，容色憔悴，全无统兵大将的半分英气，喝道：“祖大寿，你还有脸见我吗？你死了之后，有脸去见我爹爹吗？”

祖大寿在阶下时已听到皇太极和袁承志对答的后半截话，突然眼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，颤声道：“袁公子，你……你长得这么大了，你……你三岁的时候，我…

---

---

…我抱过你的。”

袁承志怒道：“呸，给你这汉奸抱过，算我倒霉。”祖大寿全身一颤，张开双臂，踏上两步，似乎又想去抱他，但终于停步，张嘴要待说话，声音却哑了，只“啊，啊，啊”几声。

皇太极道：“祖大寿，这姓袁的交由你带去，好好劝他归顺。当真不降，咱们把他千刀万剐。哼，这小子胆子倒大，居然来向朕行刺，嘿嘿，嘿嘿。”祖大寿跪下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皇上天恩浩荡，臣自当尽力相劝。”皇太极点头道：“好，你带他去吧！”

祖大寿走到袁承志身边，伸手欲扶。袁承志退后两步，手脚上铁链当啷啷直响，喝道：“别来碰我！”祖大寿缩开了手，躬身退出殿去。两名侍卫携着袁承志，跟在他身后。袁承志回过头来，向皇

---

---

太极瞧去，只见他眼光也正向他瞧来，神色间却显得甚是和蔼。

袁承志茫然不解，心道：“不知这鞑子皇帝肚子里在打甚么鬼主意。”

到得宫外，祖大寿命亲随将袁承志扶上自己的坐骑，自己另行骑了匹马，同到自己府中。祖大寿命亲随将袁承志扶入书房，说道：“你们出去！”四名亲随躬身出房。

祖大寿掩上了房门，一言不发，便去解袁承志身上的铁链。袁承志自在宫内之时，便已缓缓运气，胸口所封穴道已解了大半，见他竟来解自己身上铁链，心想：“你只道我穴道被点，兀自动弹不得，哼哼，这可太也托大了！”

祖大寿缓缓将铁链一圈圈的从袁承志身上绕脱，始终一言不发。袁承志暗暗运

---

---

气，觉膺中穴处气息仍颇窒滞，心想：“那道人的手劲当真了得。我穿着木桑道长所赐的金丝背心，受了他这三指，兀自如此。若无这背心护体，哪还了得？”又想：“祖大寿要劝我投降鞑子，我且假装听他的，拖延时刻。”

一待胸间气息顺畅，便发掌击死了这汉奸，穿窗逃走。”却听祖大寿低沉着嗓子道：“袁公子，你这就去吧。”

袁承志大吃一惊，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祖大寿道：“要刺杀大清皇帝，实在难得很。你还是去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放我走？”祖大寿道：“是，你有没有受伤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没有。”祖大寿道：“你骑我的马，天一亮立即出城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你为甚么放我走？”祖大寿黯然道：“你是袁督师的亲骨血，祖

---

---

大寿身受督师厚恩，无以为报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放了我，明天鞑子皇帝查问起来，你定有死罪。”祖大寿道：“那走着瞧吧。大清皇帝说过，不会杀我的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私放刺客，罪名太大，皇帝说不定还会疑心你是行刺的主使。我不能自己贪生，却害了你一命。”

祖大寿苦笑道：“我的性命，还值得甚么？在大凌河城破之日，我早该死了。锦州城破之日，更该当死了。袁公子，你不用管我，自己去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么你跟我一起逃走。”

祖大寿摇摇头道：“我老母妻儿、兄弟子侄，一家八十余口全在盛京，我是不能逃的。”袁承志心神激荡，突然胸口内息逆了，忍不住连连咳嗽起来。

心下寻思：“他投降鞑子，就是汉奸，我原该一掌打死了他，想不到他竟会

---

---

放我走。我一走，鞑子皇帝非杀了他不可。

是我杀他，还是鞑子杀他，本来毫无分别。但是我难道眼睁睁的让他代我而死？我若不走，自然是给鞑子杀了，我以有为之身，尚有多少大事未了，怎能轻易送命？我当然不想死，为了一个汉奸而死，更加不值之至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越是委决不下，越是咳得厉害，面红耳赤，险些气也喘不过来。

祖大寿轻轻拍他背脊，说道：“袁公子，你刚才激斗脱力，躺下来歇一会儿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盘膝而坐，心中再不思量，只是凝神运气。那玉真子的点穴功夫当真厉害，初时还以为给封闭了的穴道已然解开，但一运气间，便觉胸口终究不甚顺畅，心知坐着不动，那也罢了，若是与人动手，或是施展轻功跳跃奔跑，势必会闭气晕厥。于是按照师父所授的调理内息

---



---

法门，缓缓将一股真气在各处经脉中运行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才觉真气畅行无阻，更无窒滞，慢慢睁开眼来，却见阳光从窗中射进，竟已天明。他微吃一惊，只见祖大寿坐在一旁，双手搁膝，似在呆呆出神。袁承志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陪了我半夜？”祖大寿脸上微现喜色，道：“公子好些了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全好了！那玉真子道人是甚么来历？武功这么厉害。”祖大寿道：“他是新近从西藏来的，上个月宫中布库大校技，这道人打败二十三名一等布库武士，后来四五名武士联手跟他较量，也都被他打败了。皇帝十分喜欢，封了他一个甚么‘护国真人’的头衔，要他作布库总教头。公子，你喝了这碗鸡汤，吃几张饼，咱们这就走吧。”说着走到桌边，双手捧过一碗汤来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专心行功，有人送吃的东西进来也不知道。他本来就可杀我，也不用下毒。”接过汤碗，喝了几口，微有苦涩之味。祖大寿道：“这是辽东老山人参炖的，最能补气提神。”袁承志吃了两张饼，说道：“你带我去见鞑子皇帝，我投降了。”

祖大寿大吃一惊，双目瞪视着他，随即明白，他是不愿自己为他送命，先行假意投降，然后再谋脱身，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好！”带着他出了府门，两人上了马。祖大寿也不带随从，当先纵马而行，袁承志跟随其后。

行了几条街，袁承志见他催马走向城门，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“德盛门”，旁边有一行弯弯曲曲的满洲文，知道这是盛京南门，昨天便是从这城门中进来的，心觉诧异，问道：“咱们怎地出城？”祖

---

---

大寿道：“皇帝在城南哈尔撒山围猎。”  
袁承志不再言语了。

两人出城行了约莫十里。祖大寿勒马停步，说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这就别过了。”袁承志惊道：“怎么？咱们不是去见鞑子皇帝么？”祖大寿摇头苦笑，道：“袁督师忠义包天，他的公子怎能如我这般无耻，投降鞑子？”解下腰间佩剑，连鞘向他掷去，袁承志只得接住。祖大寿突然圈转马头，猛抽两鞭，坐骑循着回城的来路疾驰而去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祖叔叔，祖叔叔。”一时拿不定主意，该追他回来，还是和他一起回城，就这么微一迟疑，祖大寿催马去得远了，只听他远远叫道：“多谢你叫我两声叔叔！”

袁承志坐在马上，茫然若失，过了良久，才纵马南行。

---

---

又行了约莫十里，远远望见青青、洪胜海、沙天广等人已等在约定的破庙之外。青青大声欢呼，快步奔来，扑入他的怀里，叫道：“你回来啦！你回来啦！”袁承志见她脸上大有倦容，料想她焦虑挂怀，多半一夜未睡。

青青见他殊无兴奋之色，猜到行刺没有成功，说道：“找不到鞑子皇帝？”袁承志摇摇头：“人是找到了，刺不到。”于是简略说了经过。众人听得都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。

青青拍拍胸口，吁了口长气，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！”

袁承志想到祖大寿要为自己送命，心下总是不安，说道：“今晚我还要入城，倘若祖叔叔给鞑子皇帝抓了起来，我要救他。”青青道：“大伙儿一起去！我可再

---

---

也不让你独个儿去冒险了。”

申牌时分，一行人又到了盛京城内，生怕昨天已露了行迹，另投一家客店借宿。

洪胜海去祖大寿府前察看，回报说，没听到祖大寿给鞑子皇帝锁拿的讯息，府门外全没动静。袁承志心想：“鞑子皇帝多半还不知他已放走了我，只道他正在劝我投降。”吩咐洪胜海再去打探。铁罗汉道：“我也去。”青青道：“你不要去，别又跟人打架，误了大事。”铁罗汉撅起了嘴，道：“我也不一定非打架不可。”胡桂南道：“我跟罗汉大哥同去，他要闹事，我拉住他便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一切小心在意。”

傍晚时分，三人回到客店。铁罗汉极是气恼，说道：“若不是夏姑娘先说了我，否则我真得扭下那几个小子的脑袋。”

---

众人问起原因，洪胜海说了。

原来他们仍没听到有拿捕祖大寿的讯息，昨晚宫里闹刺客，却也没听到街头巷尾有人谈论。三人于是去酒楼喝酒，见到有八名布库武士在大吃大喝，说得都是满洲话。洪胜海悄悄跟两人说了。铁罗汉和胡桂南才知他们在吹嘘总教头如何英勇无敌，昨晚又得了一柄怪剑，剑头有钩，剑身弯曲，锋锐无比，当真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。这不是袁承志的金蛇剑是甚么？铁罗汉站起身来，便要过去教训教训他们，胡桂南急忙拉住。待八名武士食毕下楼，三人悄悄跟去，查明了他们住宿的所在。

袁承志失手被擒，兵刃给人夺去，实是生平从所未有的奇耻，但那玉真子的武功绝不在自己之下；这把剑非夺回不可，却又如何从这绝顶高手之中夺回来？一时

---

沉吟不语。

胡桂南笑道：“盟主，我今晚去‘妙手’它回来。那玉真子总要睡觉，凭他武功再高，睡着了总打我不过吧？”众人都笑起来。袁承志道：“好，这就偏劳胡大哥了，可千万轻忽不得。胡大哥只须盗剑，不必杀他。将他在睡梦中不明不白的杀了，非英雄好汉所为。”胡桂南道：“是，日后盟主跟他一对一的较量，那时才教他死得心服。”袁承志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就算单打独斗，我也未必能胜。”他要胡桂南不可行刺，却是为了此事太过凶险，玉真子纵在睡梦之中，若是白刃加身，也必能立时惊觉反击，就算受了致命重伤，他在临死之前的一击，也非要了胡桂南的性命不可。

用过晚饭后，胡桂南换上黑衣，兴冲冲的出去。袁承志终是放心不下，道：“胡大哥，我去给你把风。”两人相偕出

---

---

店。青青知道此行并不如行刺鞑子皇帝那么要干冒奇险，又素知胡桂南妙手空空，天下无双，倒不担心。

胡桂南在前领路，行了三里多路，来到布库武士的宿地。

只见居中是一座极大的牛皮大帐，四周都是一座座小屋。胡桂南低声道：“那八名武士都住在北首的小屋中，只不知那牛鼻子是不是也住在这里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抓一名武士来问。

只可惜咱们都不会说满洲话。”胡桂南道：“待我打手势要他带路便是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见两名武士哼着小曲，施施然而来。袁承志待两人走到临近，突然跃出，伸指在两人背心穴道上各点一指，劲透要穴，两人登时动弹不得。他出手时分了轻重，一名武士立即昏晕，另一

---



---

名却神智不失。他将晕倒的武士拖入矮树丛中，胡桂南左手将尖刀抵在另一名武士喉头，右手大打手势，在自己头顶作个道髻模样，问他这道人住在何处。

那武士道：“你作甚么？我不明白。”不料他竟会说汉语。

原来盛京本名沈阳，向是大明所属，为满清所占后，于天启五年建为京都，至此时还不足二十年。城中居民十九都是汉人。这些布库武士除了练武摔交，每日里便在酒楼赌馆厮混，泰半会说汉语。

胡桂南大喜，问道：“你们的总教头，那个道士，住在哪里？”那武士给尖刀抵住咽喉，正自惊惧，一听之下，心想：“你要去找我们总教头送死，那真是妙极了。”嘴巴向着东边远处一座房子一努，说道：“我们总教头护国真人，便住在那座屋子里。”那屋子离其余小屋有四

---

---

五十丈，构筑也高大得多。

袁承志料知不假，在他胁下再补上一指，教他晕厥后非过三四个时辰不醒。胡桂南将他拖入了树丛。

两人悄悄走近那座大屋，只见到处黑沉沉地，窗户中并无灯烛之光。胡桂南低声道：“牛鼻子睡了，倒不用咱们等。”

两人绕到后门，胡桂南贴身墙上，悄没声息的爬上。跟着又沿墙爬下。袁承志见他爬墙的姿式甚是不雅，四肢伸开，缩头耸肩，行动又慢，倒似是一只乌龟一般，但半点声息也无。

却非自己所及，心想：“圣手神偷，果然了得。”他怕进屋时若是稍有声息，定让玉真子发觉，当下守在墙边，凝神倾听。

---

---

过了一会，听得墙内树上有只夜枭叫了几声，跟着便又一片静寂。突然之间，隐隐听得有女子的嬉笑之声。接着有个男子哈哈大笑，说了几句话，相隔远了，却听不清楚，依稀便是玉真子。袁承志心道：“他还没睡，胡大哥可下不了手。”

生怕胡桂南遇险，于是跃墙而入，只听得男女嬉笑之声不绝，循声走去，忽听得玉真子笑道：“你身上哪一处地方最滑？”那女子笑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玉真子笑道：“我来摸摸看。”

袁承志登时面红耳赤，站定了脚步，心想：“这贼道在干那勾当，幸亏青弟没同来。”听着那女子放肆的笑声，心中也是禁不住一荡，当即又悄悄出墙，坐在草丛之中。

又过了一会，一阵风吹来，微感寒意。这日是八月初旬，北国天时已和江南

---

---

隆冬一般。突然之间，只听得玉真子厉声大喝：“甚么人？”袁承志一惊站起，暗叫：“糟糕，给他发觉了！”跃上墙头，只见一个黑影飞步奔来，正是胡桂南，奔到临近，却见他手中累累赘赘的抱着不少物事，心念一闪：“胡大哥偷儿的脾气难除，不知又偷了他甚么东西，这么一大堆的。”当下不及细想，跃下去将他一把抓起，飞身上墙，跃下地来，便听得玉真子喝道：“鼠辈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。”身子已在墙头。

胡桂南叫道：“得手了！快走！”袁承志大喜，回头一望，不由得大奇，星光熹微下只见玉真子全身赤裸，下体却臃臃肿肿的围着一张厚棉被，双手抓着被子。袁承志忍不住失笑。

胡桂南笑道：“牛鼻子正在干那调调儿，我将他的衣服都偷来了。”说着双手一举，原来抱的是一堆衣服，转身道：“

---

---

盟主，你的宝剑！”那把金蛇剑正插在他的后腰。

袁承志拔过剑来，顺手插入腰带，又奔出几步。玉真子已连人带被，扑将下来，喝道：“小贼！”伸右掌向胡桂南劈去。袁承志出掌斜击他肩头，喝道：“你我再斗一场。”

玉真子只感这掌来势凌厉之极，急忙回掌挡格。双掌相交，两人都倒退了三步。玉真子大吃一惊，看清楚了对手，心下更惊，叫道：“啊！你这小子逃出来了。”他初时只道小偷盗剑，便赤身露体的追了出来，哪料得竟有袁承志这大高手躲在墙外。

袁承志一退之后，又即上前。玉真子左手拉住棉被，惟恐滑脱，只得以右掌迎敌。但这条大棉被何等累赘，只拆得两招，脚下一绊，一个踉跄，袁承志顺势一

---

---

拳，重重击在他肩头。玉真子又急又怒，他正在浓情畅怀之际，给胡桂南乘机偷去了宝剑衣服，本已大吃一惊，这时再遇劲敌，肩头中了袁承志破玉拳中的一招，整条右臂都酸麻了。他自八岁之后，从未在人前赤裸过身子，这时狼狈万状，全想不到若是抛去棉被，赤身露体的跟袁承志动手又有何妨？时当夜晚，又无多人在旁，就算给人瞧见了，他本是个风流好色的男子，也没甚么大不了。但穿衣的习俗在心中已然根深蒂固，手忙脚乱的只顾抵挡来招，左手却始终紧紧抓着棉被不放。再拆两招，背心上又被袁承志一掌击中。这一掌蓄着混元功内劲，玉真子再也抵受不住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鲜血。

袁承志住手不再追击，笑道：“此时杀你，谅你死了也不心服，下次待你穿上了衣服再打过。”胡桂南急道：“盟主，饶他不得，只怕于祖大寿性命有碍。”袁承志心中一凛：“不错，他去禀告鞑子皇

---

---

帝，又加重了祖叔叔的罪名，非杀他灭口不可。”纵身上前，双拳往他太阳穴击去。玉真子见来招狠辣，自然而然的举起双手挡格，虽将对方来拳挡开，但棉被已溜到脚下，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胸口已结结实实的被袁承志飞脚踢中。玉真子大骇，再也顾不得身上一丝不挂，拔足便奔。袁承志和胡桂南随后追去。

这道人武功也当真了得，身上连中三招，受伤极重，居然还是奔行如飞，轻功之佳，实是当世罕有。袁承志急步追赶，眼见他窜入了那座牛皮大帐，当即追进。

刚奔到帐口，只见帐内烛火照耀如同白昼，帐内站满了人，当即止步，闪向一旁，只听得帐内众人齐声惊呼。

这时胡桂南也已赶到，一扯袁承志手臂，绕到帐后。两人伏低身子，掀开帐脚，向内瞧去。只见玉真子仰面朝天，摔

---

---

在地下，全身一丝不挂，瞧不出他一个大男人，全身肌肤居然雪白粉嫩，胸口却满是鲜血，这模样既可怪之极，又可笑无比。

帐中一声惊呼之后，便即寂然无声。只听得一个威严的声音大声说起满洲话来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说话之人竟然便是满清皇帝皇太极。

见帐内站满的都是布库武士，不下一二百人，心道：“啊，是了，这鞑子皇帝爱看人比武，今晚又来瞧来啦。算他眼福不浅，见到了武士总教头这等怪模样。”他昨晚领略过这些布库武士的功夫，武功虽然平平，但缠上了死命不放，着实难斗，帐中武士人数如此众多，要行刺皇帝是万万不能，当下静观其变。

只见一名武士首领模样之人上前躬身禀报，皇太极又说了几句话，便站起身

---



---

来，似是扫兴已极，不再瞧比武了。他走向帐口，数十名侍卫前后拥卫，出帐上马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当真是天赐良机，我在路上出其不意的下手，比去宫中行刺可方便得多了。”低声对胡桂南道：“这是鞑子皇帝，你先回去，我乘机在半路上动手。”胡桂南又惊又喜，道：“盟主小心！”

袁承志跟在皇太极一行人之后，只见众侍卫高举火把，向西而行，心想：“待他走得远些再干，免得动起手来，这些布库武士又赶来纠缠。”

跟不到一里，便见众侍卫拥着皇太极走向一所大屋，竟进了屋子。袁承志好生奇怪：“他不回宫，到这屋里又干甚么了？”当下绕到屋后，跃进墙去，见是好大一座花园，南首一间屋子窗中透出灯

---

---

光，他伏身走近，从窗缝中向内张去，但见房中锦绣灿烂，大红缎帐上金线绣着一对大凤凰。迎面一张殷红的帷子掀开，皇太极正走进房来。袁承志大喜，暗叫：“天助我也！”

只见一名满洲女子起身相迎。这女子衣饰华贵，帽子后面也镶了珍珠宝石。皇太极进房后，那女子回过身来，袁承志见她约莫二十八九岁年纪，容貌甚是端丽，全身珠光宝气，心想：“这女子不是皇后，便是贵妃了。啊，是了，皇太极去瞧武士比武，这娘娘不爱看比武，便在这里等着，这是皇帝的行宫。”

皇太极伸手摸摸她的脸蛋，说了几句话。那女子一笑，答了几句。皇太极坐到床上，正要躺下休息，突然坐起，脸上满是怀疑之色，在房中东张西望，蓦地见到床边一对放得歪歪斜斜的男人鞋子，厉声喝问。那女子花容惨白，掩面哭了起来。

---

---

皇太极一把抓住她胸口，举手欲打，那女子双膝一曲，跪倒在地。皇太极放开了她，俯身到床底下去看。

袁承志大奇，心想：“瞧这模样，定是皇后娘娘乘皇帝去瞧比武之时，和情人在此幽会，想不到护国真人突然演出这么一出好戏，皇帝提前回来，以致瞧出了破绽。难道皇后娘娘也偷人，未免太不成话了吧？她情人若是尚在房中，这回可逃不走了。”

便在此时，皇太极身后的橱门突然打开，橱中跃出一人，刀光闪耀，一柄短刀向皇太极后心插去。那女子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烛光晃动了几下，便即熄灭。过了好一会，烛火重又点燃，只见皇太极俯身倒在地下，更不动弹，背心上鲜血染红了黄袍。

袁承志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，看那人

---

---

时，正是昨天见过的睿亲王多尔袞。那女子扑入他怀里。多尔袞搂住了，低声安慰。

袁承志眼见到这惊心动魄的情景，心中怦怦乱跳，寻思：“想不到这多尔袞胆大包天，竟敢弑了哥哥。事情马上便要闹大，快些脱身为妙。”当即跃出墙外，回到客店。

青青见他神色惊疑不定，安慰他道：“想是鞑子皇帝福命大，刺他不到，也就算了。”

袁承志摇头道：“鞑子皇帝死了，不是我杀的。”

众人料想鞑子皇帝被刺，京城必定大乱，次日一早，便即离盛京南下。

不一日，进山海关到了北京，才听说

---

---

满清皇帝皇太极在八月庚午夜里“无疾而终”，满清立了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做皇帝。小皇帝年方六岁，由睿亲王多尔袞辅政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多尔袞也当真厉害，他亲手杀了皇帝，居然一点没事，不知是怎生隐瞒的。”洪胜海道：“睿亲王向来极得皇太极的宠信，手掌兵权，满清的王公亲贵个个都怕他。

他说皇太极无疾而终，谁也不敢多口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他自己又不做皇帝？”洪胜海道：“这个就不知道了。或许他怕人不服，杀害皇太极的事反而暴露了出来。福临那小孩子是庄妃生的，相公那晚所见的贵妃，定然就是庄妃了。”

袁承志此番远赴辽东，为的是行刺满清巨酋皇太极，以报父仇，结果亲眼见到皇太极毙命，虽非自己所杀，此人终究是

---

---

死了，可是内心却殊无欢愉之意，不再思忖：“他为甚么将我交给祖叔叔？以他知人之明，自然料得到祖叔叔定会私自将我释放。他是不是要收服祖叔叔之心，好为他死心塌地的打仗办事？”又想：“祖叔叔投降鞑子，自然是汉奸了。只因他救了我性命，我便冲口而出的叫他叔叔，那岂不是只念小惠，不顾大义？到底该是不该？”想到皇太极临死的情状，当时似乎忍不住便想冲进房去救他性命，要是多尔袞下手稍缓，自己是否会出手相救，此时回思，兀自难说。

再想到玉真子武功之强，满洲武士之勇，多尔袞手段的狠辣，范文程等人的深谋远虑，只觉世事多艰，来日大难，心中一片片空荡荡地，竟无着落处。

袁承志取出银两，命洪胜海在禁城附近的正条子胡同买了一所大宅第，此次来京要结交王公巨卿、文武官员，以作闯军

---

---

内应，须得排场豪阔。

这日青青在宅中指挥童仆，粉刷布置。袁承志独自在城内大街闲逛。走到一处，见有数十名户部库丁手执兵刃，戒备森严。听途人说，是南方解来漕银入库。他想这是崇祯皇帝的根本，得仔细看看，当下站得远远的，察看附近的形势，突见两条黑影从库房屋顶上跃起，身法甚是迅速，一转眼间，已在东方隐没。

袁承志大奇，心想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竟有大盗劫库，倒要见识一下是何等的英雄好汉，脚下加劲，奔到东北角上，人影已然不见，但这边只有一条道路，于是提气向前疾追，这一提气，真是疾逾奔马，追不多时，果见两人在向前急奔。

他放轻脚步，防那两人发觉，但势头丝毫不缓，片刻间相距已近。但见那两人身穿红衣，头上伸出两条小辫子，看背后

---

---

模样，竟是十五六岁的童子。两人肩头各负一个包裹，从身形脚步瞧来，包裹份量着实不轻，想来便是库银了，小小年纪，负了重物居然还能如此奔跃迅捷，实是难得。奔不多时，两个红衣童子已到城边。袁承志心想：“不知他们如何出城？”哪知二童竟不停步，直冲而出。

守在城门口的军士眼前一花，两团火样的东西已从身旁擦过，正自惊诧，突然一个灰影又是一晃出城，比那两团红云更加迅速，等到望见是两个穿红、一个穿灰之人的背影时，三人早已去得远了。

袁承志尾随双童，两名童子始终没有发觉。出城后奔行七八里路，眼前尽是田野。两童来到一座大宅之前，从身边取出带钩绳索，抛将上去，抓住墙头，攀援而上，跳了进去。

袁承志走近，见那宅第周围一匝黑色

---



---

围墙，墙高两丈，居然没一道门户。围墙涂得黑漆漆的，甚是阴森可怖，这已十分奇怪，而屋子竟没门户，更是天下少有的怪事。他好奇心起，纵身跃入，里面地基离墙却有两丈三尺高，如不是身负绝顶武功，多半会出于不意，摔跌一交。里面又有一道围墙，全是白色，仍是无门。

他这时一不做二不休，跃上墙头。这堵墙比外面围墙已高了三尺，但因地基低陷三尺，在外面却看不出来。他跃进白墙，发觉地基又低三尺，前面一重围墙全作蓝色，墙垣更比白墙高了三尺。跃进一重又是一重，第四重是黄墙，第五重是红墙，那时墙高已达三丈三尺，他轻功再高，也已不能跃上墙头，当下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，手足并用，提气直上。

寻思：“难道出入此屋，都是要用绳索攀援？必定另有密门。”

---

---

左手攀上墙头，一提劲，翻身而起，坐上墙头，只见里面是五开间三进瓦屋，静悄悄的似乎阒无一人。

他高声叫道：“晚辈冒昧，擅进宝庄。贤主人可能赐见么？”

说话一停，只听五道高墙上撞回来的回声先后交织，组成一片烦杂之声，屋中始终没有回答。

他等了片刻，又叫一遍，突然第三进中扑出十余条巨犬，张牙舞爪，高声狂吠，模样甚是凶恶。他本见两个童子武艺高强，心想屋主人必是英侠一流，颇想结识，这时见屋里放出猛犬，知道主人厌恶外客，不便自讨没趣，于是跃出墙外，回到居所。

进屋时，只见青青正在雇匠购物，整花木，修门窗，换地板，刷墙壁，忙得不

---

---

可开交。袁承志暗喜，心想青弟助我甚多，当日衢江江上那股杀人不眨眼的凶狠气质，不到一年，竟然逐渐改变。

晚饭后，他把刚才所遇说了。大家啧啧称奇，都猜不透怪屋中所居是何等样人。

次日清晨，众人聚在花厅里吃早饭。庭中积雪盈寸，原来昨晚竟下了半夜大雪。院子里两树梅花含苞吐艳，清香浮动，在雪中开得越加精神。

一名家丁匆匆进来，对青青道：“小姐，外面有人送礼来。”

另一名家丁捧进礼物，原来是一个宋瓷花瓶，一座沈石田绘的小屏风。袁承志道：“这两件礼物倒也雅致，谁送的呀？”礼物中却无名帖。青青封了一两银子，命家丁拿出去打赏，问清楚是谁家送的

---

---

礼，过了一会，家丁回来禀道：“送礼的人已走了，追他不着。”

众人都笑那送礼人冒失，白受了他的礼，却不见他情。洪胜海道：“袁相公名满天下，这次来京，江湖上多有传闻，总是慕名的朋友向你表示敬意的。”众人都道必是如此。

中午时分，有人挑了整席精雅的酒肴来，乃是北京著名的全聚兴菜馆做的名菜。一问厨师，说是有人付了银子让送来的。众人起了疑心，把酒肴让猫狗试吃，并无异状。

下午又陆续有人送东西来，或是桌椅，或是花木，都是宅第中合用之物。青青只说得一句：“这里须得挂一盏大灯才是。”过不了一个时辰，就有人送来一盏精致华贵的大宫灯。

---

---

再过片刻，又有人送来绸缎丝绒、鞋帽衣巾，连青青用的胭脂花粉，也都是特选上等的送来。铁罗汉一把抓住那送衣服的人，喝道：“你怎知这里有个头陀？连我穿的袈裟也送来了？”

那衣店伙计给他一抓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不知道啊！今儿一早，有人到小店里来，多出银子吩咐赶做的。”

这时人人奇怪不已，纷纷猜测。青青故意道：“这送礼的人要是真知我心思，给我弄一串珍珠来就好啦。”隔了片刻，只见一个仆人走出厅去。青青向洪胜海道：“快瞧他到哪里去？”不多时那仆人又回来侍候。洪胜海却隔了一个时辰才回。

他刚跨进门，珠宝店里已送了两串珠子来。

---

---

青青接了珠子，直向内室，袁承志和洪胜海都跟了进去。

洪胜海道：“那仆人走到门外，对一个乞丐说了几句话，就回进来。我就跟着那乞丐。见他走过了一条街，就有衙门的一个公差迎上来。两人说了几句话，那乞丐又回到我们门前。”

青青道：“那你就盯着那鹰爪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正是。那鹰爪却不上衙门，走到一条胡同的一座大院子里。我见四下无人，上屋去偷偷一张。原来里面聚了十多名公差，中间一个老头儿，瞎了一只眼睛，大家叫他单老师，似是他们的头子。我怕他们发觉，就溜回来了。”

青青道：“好啊！官府耳目倒也真灵，咱们一到北京，鹰爪就得了消息。哼，要动咱们的手，只怕也没这么容易呢！”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可是奇在干么要送东西来，不是明着让咱们知道么？京里吃公事饭，必定精明强干，决不会做傻事。不知是甚么意思？”命洪胜海把程青竹、沙天广、胡桂南等人请来，谈了一会，都是猜想不透。

青青道：“公差的脏东西，咱们不要！”当晚她与哑巴、铁罗汉、胡桂南、洪胜海等搬了送来各物，都放在公差聚会的那个院子里。

次日青青把传递消息的仆人打发走了，却也没难为他。那仆人恭恭敬敬的接了工钱，一再称谢，磕了几个头去了，丝毫没露出不愉的神色。袁承志等严密戒备，静以待变，那天果然没再有人送东西来。

这天晚上又是下了一晚大雪。次日一

---

---

早，洪胜海满脸惊诧之色，进来禀报：“屋子前面的积雪，不知是谁给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这真奇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批鹰爪似乎暗中在拚命讨好咱们。”青青笑道：“啊，我知道了。”众人忙问：“怎么？”

青青道：“他们怕咱们在京里做出大案来，对付不了，因此先来打个招呼，交个朋友。”沙天广笑道：“说来倒有点像。可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强盗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。”

程青竹忽道：“我想起啦，那独眼捕快名叫独眼神龙单铁生。不过他退隐已久，这才一时想他不起。”

又过数日，众人见再无异事，也渐渐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

这天正是冬至，众人在大厅上饮酒闲

---



---

谈，家丁送上个大红名帖，写着“晚生单铁生请安”的字样，并有八色礼盘。袁承志道：“快请。”家丁道：“这位单爷也真怪，他说给袁相公请安，转头走了，让他坐，却不肯进来。”洪胜海奉了袁承志之命，拿了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的名帖回拜，并把礼物都退了回去。

接连三天，单铁生总是一早就来投送名帖请安。程青竹道：“独眼神龙在北方武林中也不是无名之辈，怎么鬼鬼祟祟的尽搞这一套，明儿待我找上门去问问。”胡桂南道：“这些招数可透着全无恶意，真是邪门。”

铁罗汉忽然大声道：“我知道他干甚么。”众人见他平时傻愣愣的，这时居然有独得之见，都感诧异，齐问：“干甚么啊？”铁罗汉道：“他见袁相公武功既高，名气又大，因此想招他做女婿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大笑。沙天广正喝了一

---

---

口茶，一下子忍不住，全喷在胡桂南身上。胡桂南一面揩身，一面笑道：“独眼龙的女儿也是独眼龙，袁相公怎么会要？”铁罗汉瞪眼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胡桂南笑道：“那你怎知道他有女儿？”

众人开了一阵玩笑。青青口里不说甚么，心中却老大的不乐意，暗想那独眼龙可恶，别真的要招大哥做女婿。这天晚上，取来七张白纸，都画了个独眼龙老公差的图形，写上“独眼神龙单铁生盗”的字样，夜里飞身跃入七家豪门大户，每家盗了些首饰银两，再给放上一张独眼龙肖像。

次日清晨，洪胜海在她房门上敲了几声，说道：“小姐，独眼龙来啦。袁相公陪他在厅上说话。”青青换上男装，走到厅上，果见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陪着一个瘦削矮小的老头在喝茶。袁承志给她引见了。青青见这单铁生已有六十上下年

---

---

纪，须眉皆白，一只左眼炯炯发光，显得十分精明干练。

只听他道：“小老儿做这等事，当真十分冒昧。不过实是有件大事，想恳请袁相公跟各位鼎力相助，小老儿和各位又不相识，只得出此下策。不想招恼了各位，小老儿谨此谢过。”说着跪下来磕头。

袁承志连忙扶起，正要问他何事相求，青青忽道：“令爱好吧？怎不跟你同来？”单铁生一愣，道：“小老儿光身一人，连老伴也没有，别说子女啦！”青青又问：“那你有孙女儿没有？有干女儿没有？”单铁生道：“都没有。”青青嫣然一笑，返身入房，捧了盗来的首饰银两，都还了给他，笑道：“在下跟你开个玩笑，请别见怪。不过若非如此，也请不到你大驾光临。”单铁生谢了，心想：“这玩笑险些害了我的老命。”又想：“这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怎地老是问我有没女儿？”

---

---

总不是想拜我为干爹吧？”

众人都觉奇怪，正要相询，忽然外面匆匆进来一名捕快，向众人行礼，对单铁生道：“单老师，又失了二千两库银。”

单铁生倏然变色，站起身来作了个揖，道：“小老儿有件急事要查勘，待会再来跟各位请安。”收了青青交还的物事，随着那捕快急急去了。

到得下午，鹅毛般的大雪漫天而下。青青约了袁承志，到城外西郊饮酒赏雪。两人没单独共游已久，这时偷得半日清闲，甚是畅快。这一带四下里都是芦苇。青青带着食盒，盛了酒菜。两人喝酒闲谈，赏玩风景。当地平时就已荒凉，这时天寒大雪，更是不见有人。

袁承志问起交还了甚么东西给单铁

---

---

生，青青笑着把昨晚的事说了。袁承志道：“唉，我刚赞你变得乖了，哪知仍是这般顽皮。”青青道：“你几时赞过我呀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心里赞你，你自然不知道。”青青很是高兴，笑道：“谁教他不肯露面，暗中捣鬼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不知他想求咱们甚么事？”青青道：“这种人哪，哼，不管他求甚么，都别答应。”两人喝了一会酒，说到在衢州石梁中夜喝酒赏花之事。青青想起故乡和亡母，不觉凄然欲泣。袁承志忙说笑话岔开。

坐了半日，眼见天色将晚，两人收拾了食盒回家。经过一座凉亭，只见一个乞丐卧在一张草席上，只穿了一条犊鼻裤，上身赤裸。青青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拿出一锭银子，放在席上，柔声道：“快去买衣服，别冻坏了。”刚走出亭子，只听那乞丐咕哝道：“给我银子干甚么？再冷

---

---

些也冻不死老子。

有酒却不请人喝，真不够朋友。”

青青大怒，回头要骂。袁承志见这乞丐赤裸了身子。在严寒中毫无战瑟畏冻之态，本已奇怪，听了这几句话，一拉青青的手，转头说道：“酒倒还有，只是残菜冷酒，颇为不恭，不敢相邀。”那乞丐坐起身子，伸手道：“做叫化的，吃残菜、喝冷酒，那正合适。”

袁承志从食盒中拿出一壶吃剩的酒菜，递了过去。那乞丐接了，仰脖子骨嘟嘟的猛喝。

这乞丐四十岁左右年纪，满脸胡须，两条臂膀上点点斑斑，全是伤疤。他把一壶酒喝干，赞道：“好酒！这是二十年的女儿红陈绍。”青青笑道：“你倒识货，上口便知。”那乞丐道：“可惜酒少了，

---

---

喝得不过瘾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明日我们再携酒来，请阁下一醉如何？”乞丐道：“好呀，你这位相公倒很慷慨，读书人有这样的胸襟，也算难得。”袁承志听他谈吐不俗，更知他不是寻常乞丐，两人一笑转身。走出亭去。

走了数步，青青好奇回头再望，只见那乞丐弯了身子，全神贯注的凝视着左方甚么东西。青青拉拉袁承志的手道：“他在瞧甚么？”袁承志看了一眼道：“似乎是甚么虫豸。”但见那乞丐神情紧迫，双手箕张，似乎作势便欲扑上。两人走近去看，那乞丐连连挥手，脸色极是严重。

两人不再上前，随着他眼光向雪地里一看，原来是条小蛇，长仅半尺，但通体金色，在白雪中灿然生光。

注：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。《清史稿·太宗本纪》：“崇德八年八月庚午，上

---

---

御崇政殿，是夕亥时无疾崩，年五十有二。”当天他还在处理政事，一无异状，突然在半夜里“无疾崩”，后人颇有疑为多尔袞所谋杀，但绝无佐证。顺治六年，“皇父摄政王”多尔袞据说和皇太极的妃子庄妃、即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正式结婚。张煌言诗有云：“春官昨进新仪注，大礼恭逢太后婚。”此事普遍流传，但无明文记载。近人孟森认为不确，胡适则对孟森之考证以为不够令人信服。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异，兄终弟及，原属常事。清太后下嫁多尔袞事，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。

回目中“烛影”用宋太宗弑兄宋太祖“烛影摇红”故事。“昭阳”用赵合德居昭阳殿故事。赵合德为皇后赵飞燕之妹，封昭仪，与人私通，后致汉成帝于死。清庄妃为太宗孝端皇后之侄女，民间传说称之为“大玉儿”、“小玉儿”者也。汉、宋、清三朝宫闱秘事，未尽可信，牵扯为

---



---

一，或近于诬。小说家言，史家不必深究也。

##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 矫矫舞金蛇

只见那金色小蛇慢慢在雪地中游走，那乞丐屏息凝气，紧紧跟随。小蛇游出十余丈，来到一个径长丈许的圆圈。四围都是白雪，圈中却片雪全无。眼见雪花飘入圈子便即消融，变成水气，似乎泥土底下藏着个火炉一般。小蛇游到圈边，并不进去，围着圈子绕了几周。那乞丐向袁承志和青青摇手示意，叫他们不可走近。两人

---

---

心想化子捉蛇，有甚么大不了，见他煞有介事，就静静站在一旁观看。只见那小蛇向着圈子中间一个大孔不住嘘气，过了一盏茶时分，只听嗤的一声响，小蛇猝然退倒，洞里窜出一条大蛇来。青青吓了一跳，失声惊呼。那乞丐怒目横视，如不是他心情紧张，只怕早已大声斥骂了。

大蛇身长丈余，粗如人臂，全身斑斓五色，一颗头作三角形，比人的拳头还大。袁承志曾听木桑道人说起，凡蛇头作三角形的必具奇毒，寻常大蛇无毒，此蛇如此巨大，却是毒蛇，实在罕见。蛇虫之物冬天必定蛰伏土中，极少出外，这大蛇似是被小蛇激引出来，血红的舌头总有半尺来长，一伸一缩，形状可怖。这时小蛇绕圈游走，迅速已极。大蛇身躯比小蛇粗大何逾五六十倍，但不知怎样，见了小蛇竟似颇为忌惮，身子紧紧盘成一团，昂起蛇头，双目紧紧盯住小蛇，不敢丝毫怠忽。小蛇越游越急，大蛇转头也随着加

---

---

快。

青青这时不再害怕，只觉很是有趣，一回头，却见那乞丐手舞足蹈，正在大忙特忙，不住从一只破布袋里摸出一块块黄色之物，塞入口中乱嚼，嚼了一阵，拿出来捏成细条，围在圈外，慢慢的布成了一个黄圈。药物气息辛辣，虽然相隔不近，却仍是刺鼻难闻。

那小蛇突然跃起，向大蛇头顶扑去，大蛇口中喷出一阵红雾。小蛇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，又落在地下游走，看来红雾极毒，小蛇不敢接近。

袁承志突然想起，《金蛇秘笈》中记载有一套拳法，路子有些像“八卦游身掌”，但变化远为繁复。此时见到大小两蛇相拒互攻，忽想这拳法和蛇斗颇为相似，金蛇郎君当年创下这路拳法，莫非是山观蛇斗而触机么？又想：这条小蛇也是

---

---

金色，倒也巧合。

那乞丐仍是不住嚼烂药物，在第一道黄线圈外又敷了两道圈子，每道圈子相距尺许。他布置已毕，这才脸露笑容，俯身静观两蛇争斗，那小蛇连扑数次，都被大蛇喷红雾击退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小蛇数次进攻，身法各不相同，大蛇的红雾却越喷越稀。再斗下去，大蛇必败。”却见大蛇突然反击，张开大口，露出獠牙疾向小蛇咬去。小蛇东闪西避，常常间不容发，有时甚至在大蛇口中横穿而过，大蛇却始终伤它不到。这般穿了数次，大蛇似乎明白了敌人的招数，伸口向左虚咬一口，待小蛇跃起，忽然间身子暴长，如箭离弦，一口向小蛇尾上咬去。那小蛇在空中竟会打转，弯腰一撞，登时一头把大蛇的左眼撞瞎。

袁承志看得心摇神驰，真觉是生平未

---

---

见之奇，情不自禁，大叫一声：“好呀！”

大蛇受创，嗤的一声，钻入了洞中。它出来得快，回得更快，霎时之间，丈余的身子没得无影无踪。小蛇对着洞口又不住噓气。

青青突然感到一阵头晕，“啊哟”一声，拉住袁承志手臂。

袁承志吃了一惊，知她贪看蛇斗，站得太近，大蛇喷出来的红雾是剧毒之物，弥散开来，以致中了蛇毒。想起胡桂南所赠的朱睛冰蟾是解毒灵物，幸好带在身边，忙摸出来放在她口边。青青对着冰蟾吸了几口气，觉得一阵清凉，沁入心脾，头晕顿止。那乞丐望见了朱睛冰蟾，不眨眼的凝视，满脸艳羡之色。袁承志接过冰蟾，放入囊中，拉青青退开了数步，心想：“你这捉蛇化子倒有眼力，知道这是

---

---

珍物，你天大与毒物为伍，这朱睛冰蟾倒是件防身至宝呢。”

只见蛇洞中渐渐冒出红雾，想是那大蛇抵受不住小蛇嘘气，又要出斗，果然红雾渐浓，大蛇又嗤的一声钻了出来。这时大蛇少了一只眼睛，灵活大减，不多时右眼又被撞瞎。大蛇对准洞口猛窜，哪知小蛇正守在洞口。两蛇相对，大蛇一口把小蛇吞进了肚里。

这一下袁承志和青青都大出意料之外，眼见小蛇已经大胜，怎么忽然反被敌人吞去？只见大蛇翻翻滚滚，显得十分痛楚，突然一个翻身，小蛇咬破大蛇肚子，钻了出来。青青叹道：“唉，这小家伙真是又凶又狡猾。”大蛇仍是翻腾不已，良久方死。那小蛇昂起身子，笔直竖起，只有尾巴短短的一截着地，似乎耀武扬威，自鸣得意，绕着大蛇尸身游行一周后，蜿蜒向外，那乞丐神色登时严重。小蛇游到

---

---

黄圈之旁，突然翻了个筋斗，退进圈心。青青问道：“这些黄色的东西是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想是雄黄、硫磺之类克制蛇虫的药物。”青青道：“这条小蛇很有趣，我帮蛇儿，盼望这化子捉它不到。”

她也早想到了父亲的外号，先前那乞丐神态无礼，她倒盼望他给小蛇撞瞎一只眼睛。

只见小蛇疾兜圈子，忽然身子一昂，尾部使力，跃了起来，从空中穿过了黄线，落在第二道圈内。乞丐神色更见紧张，小蛇又是急速游走，一弹之下，又跃过了一层圈子。

乞丐口中喃喃自语，取出一把药物，嚼烂了涂在手上臂上。小蛇在圈中游走，乞丐跟着绕圈疾行。青青噗嗤一声，笑了起来，但不久见乞丐全身淌汗，汗水一滴一滴落在雪地之中，不觉收了笑容，呆呆

---

---

怔住，心想这小小一条蛇儿，何苦跟它费那么大的劲？

袁承志低声道：“这乞丐武功很好，看来跟沙天广、程青竹他们不相上下。”青青道：“我看他身法手劲，也不见有甚么特别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瞧他胸腹不动，屏住呼吸，竟支持了这么久。”青青道：“为甚么不呼吸？啊，我知道啦。他怕蛇的毒气，不敢喘气。”

这时一人一蛇都越走越快，小蛇突然跃起向圈外窜出，乞丐刚巧赶上，迎头一口气吹了过去。小蛇啪的一声，落在地上，继续游走。如此窜了三次，都被乞丐吹回。那小蛇忽然不住改变方向，有时向左，有时向右，这么一来，乞丐便跟它不上了。那小蛇东边一窜，西边一闯，终于找出空隙，跃出圈子。袁承志和青青不禁失声惊呼。青青跟着拍手叫好。

---



---

乞丐见小蛇跃出黄圈，立即凝立不动，说也奇怪，那小蛇并不逃走，反而昂首对着乞丐，蓄势进攻。这一来攻守易势，乞丐神态慌张，想逃不能，想攻不得。袁承志手中扣住三粒铜钱，只待乞丐遇险，立即杀蛇救人。小蛇窜了数次，那乞丐都避开了，但已显得十分狼狈。袁承志见他危急，正想施放暗器，乞丐忽然急中生智，等小蛇再窜上来时，伸出左手大拇指一晃，小蛇快似闪电，一口已咬住拇指。乞丐右手食中两指突然伸出，也已钳住小蛇的头颈，两指用力，小蛇只得松口。他忙从破布囊里取出一个铁管，把小蛇放入，用木塞塞牢，随手把铁管在地上一丢，转头对袁承志厉声道：“快拿冰蟾来救命。”

青青见小蛇终于被擒，已是老大不快，听他说话如此无礼，更是有气，说道：“偏不给！”袁承志见他一身武功，心中爱惜，又见他左掌已成黑色，肿得大

---

---

了几乎一倍，而黑色还是向上蔓延，这小蛇竟具如此剧毒，不禁心惊，于是取出朱睛冰蟾，递给了他。

乞丐大喜，忙把冰蟾之口对准左手拇指，不到片刻，伤口中的黑血汨汨流下，都滴在雪上，有如泼墨一般。掌上黑气渐退，肿胀已消，再过一阵，黑血变成红血。乞丐哈哈大笑，在裤上撕块破布扎住伤口，把冰蟾放入了自己布囊。

青青伸出手道：“冰蟾还来。”乞丐双眉竖起，满脸凶相，喝道：“甚么冰蟾？”青青向他身后一指，惊叫起来：“啊，那边又有一条小金蛇！”乞丐吃了一惊，回头去看。青青俯身拾起地下铁管，对准乞丐的背心，喝道：“我拔塞子啦。”

乞丐知道中计，这塞子一拔开，小蛇必定猛窜而出，咬他背心，自己上身赤

---

---

裸，如被咬中要害，纵使身有冰蟾，也未必救治得了，只得哈哈大笑，摸出冰蟾来还给袁承志，笑道：“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这小姑娘真聪明。”

青青待袁承志接过冰蟾，把小铁管还掷地下。袁承志本来颇想和那乞丐结交，然见他非但不谢救命之恩，反而覬覦自己至宝，人品十分卑下，拱手说了声：“后会有期。”就和青青携手走了。那乞丐目露凶光，喝道：“喂，你们两个慢走！”

青青怒道：“干甚么？”乞丐道：“把冰蟾留下，就放你们走路。”

你们两个小家伙想不想活命？”青青见他如此蛮不讲理，正要反唇相讥，袁承志抢着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那乞丐目光炯炯，双手一伸一缩，作势便要扑来伤人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恶丐自讨苦吃。”

---

---

那乞丐正要出击，突听远处兵刃叮当相交，几个人呼斥奔逐，踏雪而来。前面奔逃的是两个红衣童子，肩头都负着一个大包袱，边逃边打，后面追赶的是四五名公差，为首一人，袁承志和青青认得正是独眼神龙单铁生。他手持一杆铁尺，敲打截戳，居然都是上乘的点穴功夫。这件公门中差役所用的寻常武器，在高手手里竟也极具威力。

那两个童子招架不住，直向乞丐奔来，叫道：“齐师叔，齐师叔！”一面把肩头的包袱抛了过来。那乞丐双手各接一包，放在地下。他见二童抛去重物后身手登时便捷，返身双战单铁生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其余几名公差武功都是平平，心中记着冰蟾至宝，转身扑向袁承志，伸手便去抓他肩头。袁承志不愿显示武功，回头就跑，躲到了单铁生身后。

单铁生初见袁承志、青青和那乞丐站

---

---

在一起，早就暗自心惊，忽见乞丐与袁承志为敌，登时精神大振，左掌夹着铁尺，连连进袭，只听“啊”的一声，一名童子“肩贞穴”被铁尺点中。另一名童子一惊，单铁生乘势一脚，将他踢了出去。

那乞丐斗然站住，粗声粗气的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单老师！”单铁生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？在下求你赏我们一口饭吃。”那乞丐道：“我一个臭叫化子，有甚么名字？”俯身解开红衣童子被点的穴道。这时两名公差已把地下的包裹捡起，那乞丐忽然呼哨一声，两名童子抢将上去，一掌一个，打倒两名公差，抢了包袱便走。

单铁生提起铁尺，发足追去，喝道：“大胆小贼，还不给我放下。”两名童子毫不理会，只是狂奔。单铁生几个起落，举铁尺向后面那童子背心点去，突然风声响处，那乞丐斜刺里跃到，夹手就来夺他

---

---

铁尺。单铁生虽只独眼，武功却着实了得，铁尺倒竖，尾端向敌人腕上砸去，那乞丐手腕一沉，左掌反击对方背心。单铁生左臂横格，想试试敌人的功力。那乞丐猝然收招，反身一个筋斗，跃出丈余，随着两名红衣童子去了。

单铁生见他身手如此敏捷，不觉吃惊，心想己方虽然人众，但除自己外都是庸手，孤身追去，势所不敌，只得住足不追，向袁承志长揖到地，连称：“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！”袁承志愕然不解，说道：“单头儿不必客气，那乞丐是甚么门道？”

单铁生道：“请两位到亭中宽坐，小人慢慢禀告。”三人在亭中坐定，单铁生把这事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。

原来上个月户部大库接连三次失盗，被劫去数千两库银。

---

---

天子脚底下干出这等大事来，立时九城震动。皇帝过不两天就知道了，把户部傅尚书和五城兵马周指挥使狠狠训斥了一顿，谕示：一个月内若不破案，户部和兵马指挥司衙门大小官员一律革职严办。

北京的众公差给上司追逼得叫苦连天，连公差的家属也都收了监。不料衙门中越是追查得紧，库银却接连一次又一次的失盗。众公差无法可施，只得上门磕头，苦苦哀求，把久已退休的老公差独眼神龙单铁生请了出来。单铁生在大库前后内外仔细查勘，知道盗银子的必非寻常盗贼，而是武林好手，一打听，知道新近来京的好手只有袁承志等一批人。

青青听到这里，吓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你是疑心我们作贼！”

单铁生道：“小人该死，小人当时确

---

---

是这么想，后来再详加打听，才知袁相公在南京义救铁背金鳌焦公礼，在山东结交沙寨主、程帮主，江湖群雄推为七省盟主，真是大大的英雄豪杰。”青青听他这样的赞捧袁承志，不由得心下甚喜，脸色顿和。

单铁生又道：“小人当时心想，以袁相公如此英雄，如此身份，怎能来盗取库银？就算是他手下人干的，他老人家得知后也必严令禁止。后来再加以琢磨，是了，是袁相公要我们好看来着。这么一位大英雄来到京城，我们竟没来迎接，实在是难怪袁相公生气。咳，谁教小人瞎了眼珠呢。”青青向他那只白多黑少的独眼望了一望，不由得噗哧一笑。单铁生续道：

“因此我们连忙补过，天天到府上来请安谢罪。”青青笑道：“你不说，谁知道你的心眼儿啊！”单铁生道：“可是这件事又怎么能说？我们只盼袁相公息怒，赏还库银，救救京城里数百名公差的全家老

---



---

小，哪知袁相公退回我们送去的東西，还查知了小人的名字和匪号，大撒名帖，把小人惩戒了一番。”

青青只当没听见，丝毫不动声色。

单铁生又道：“这一来，大家就犯了愁。小人今日埋伏在库里，只等袁相公再派人来，就跟他拚命，哪知来的却是这两个红衣童子。我们追这两个小鬼来到这里，又遇见这怪叫化。袁相公，总得请你指点一条明路。”说着跪了下去，连连磕头。

袁承志忙即扶起，寻思：“那乞丐和红衣童子虽然似乎不月赞是善类，但他们既与官府为难，我又何必相助这等腌公差？何况抢了朝廷库银，那也是帮闯王的忙。”当下把如何见到怪叫化、如何看他捉蛇、那乞丐如何想抢他冰蟾的事说了。

---

---

单铁生求他帮同拿访。袁承志笑道：“拿赃是公差老哥们干的事。兄弟虽然不成器，还不致做这种事。”单铁生听他语气，不敢再说，只得相揖而别，和众公差快快的走了。

归途之中，青青大骂那恶丐无礼，说下次若再撞见，定要叫他吃点苦头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迎面走来一批锦衣卫衙门的兵丁，押着一大群犯人。群犯有的是满头白发的老人，有的却是还在怀抱的婴儿，都是老弱妇孺。众兵丁如狼似虎，吆喝斥骂。一名少妇求道：“总爷你行行好，大家都是吃公门饭的。我们又没犯甚么事，只不过京城出了飞贼，累得大家这样惨。”一个兵士在她脸蛋上摸了一把，笑道：“不是这飞贼，咱们会有缘份见面么？”袁承志和青青瞧得甚是恼怒，知道犯人都是京城捕快的家属。公差捕快残害良民，作孽多端，受些追逼，也冤不了他们，但无辜妇孺横遭累害，心中却感不忍。

---

---

又走一阵，忽见一群捕快用铁链拖了十多人在街上经过，口里大叫：“捉到飞贼啦，捉到飞贼啦！”许多百姓在街旁瞧着，个个摇头叹息。袁承志和青青挤近去一看，所谓飞贼，原来都是些蓬头垢面的穷人，想是捕快为了塞责，胡乱捉来顶替，不由得大怒。

回到寓所，洪胜海正在屋外探头探脑，见了两人，大喜道：“好啦，回来啦！”袁承志忙问：“怎么？”洪胜海道：“程老夫子给人打伤了，专等相公回来施救。”

袁承志吃了一惊，心想程青竹武功了得，怎会给人打伤？

忙随洪胜海走到程青竹房中，只见他躺在床上，脸上灰扑扑的一层黑气。沙天广、胡桂南、铁罗汉等都坐在床边，个个

---

---

忧形于色。众人见到袁承志，满脸愁容之中，登时透出了喜色。

袁承志见程青竹双目紧闭，呼吸细微，心下也自惶急，忙问：“程老夫子伤在哪里？”沙天广把程青竹轻轻扶起，解开上衣。

袁承志大吃一惊，只见他右边整个肩膀已全成黑色，便似用浓墨涂过一般，黑气向上蔓延，盖满了整张脸孔，直到发心，向下延到腰间。肩头黑色最浓处有五个爪痕深入肉里。

袁承志问道：“甚么毒物伤的？”沙天广道：“程老夫子勉强支持着回来，已说不出话了。也不知是中了甚么毒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幸好有朱睛冰蟾在此。”取出冰蟾，将蟾嘴对准伤口。

伸手按于蟾背，潜运内力，吸收毒

---

---

气，只见通体雪白的冰蟾渐渐由白而灰、由灰而黑。胡桂南道：“把冰蟾浸在烧酒里，毒汁就可浸出。”青青忙去倒了一大碗烧酒，将冰蟾放入酒中，果然缕缕黑水从蟾口中吐出，待得一碗烧酒变得墨汁相似，冰蟾却又纯净雪白。这般吸毒浸毒，直浸了四碗烧酒，程青竹身上黑气方始褪尽。

程青竹睡了一晚，袁承志次日去看望时，他已能坐起身来道谢。袁承志摇手命他不要说话，请了一位北京城里的名医来，开几帖解毒清血的药吃了。调养到第三日上，程青竹已有力气说话，才详述中毒的经过。

他道：“那天傍晚，我从禁宫门前经过，忽听人声喧哗，似乎有人吵骂打架。走近去看，见地下泼了一大滩豆花，一个大汉抓住了个小个子，不住发拳殴打。一问旁人，才知那个小个子是卖豆花的，不

---

---

小心撞了那大汉，弄脏了他衣服。我见那小个子可怜，上前相劝。那大汉不可理喻，定要小个子赔钱。一问也不过一两银子，我就伸手到袋里拿钱，心想代他出了这两银子算啦。唉，哪知一时好事，意中了奸人的圈套。我右手刚伸入袋，那两人突然一人一边，拉住了我的手臂……”

青青听到这里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。程青竹道：“我立知不妙，双膀一沉，想甩脱二人再问情由，哪知右肩斗然间奇痛入骨。这一下来得好不突兀，我事先毫没防到，当下奋力反手扣住那大汉脉门，举起他身子，往小个子的头顶碰去，同时猛力往前直窜，回过身来，才看清在背后偷袭我的是个黑衣老乞丐。这乞丐的形相丑恶可怕之极，满脸都是凹凹凸凸的伤疤，双眼上翻，赫赫冷笑，举起十只尖利的爪子，又向我猛扑过来。”

程青竹说到这里，心有余悸，脸上不

---

---

禁露出惊恐的神色。

青青呀的一声惊叫，连沙天广、胡桂南等也都“噫”了一声。

程青竹道：“那时我又惊又怒，退后一步，待要发掌反击，不料右臂竟已动弹不得，全然不听使唤。这老乞丐婆磔磔怪笑，直逼过来。我急中生智，左手提起一桶豆花，向她脸上泼了过去。她双手在脸上乱抹，我乘机发了两支青竹镖，打中了她胸口，总也教她受个好的。这时我再也支持不住，回头往家里狂奔，后来的事便不知道了。”

沙天广道：“这老乞丐婆跟你有梁子么？”程青竹道：“我从来没见过她。我们青竹帮跟江南江北的丐帮，素来河水不犯井水。”青青道：“难道她看错了人？”程青竹道：“照说不会。”

---

---

她第一次伤我之后，我回过头来，她已看清楚了我面貌，仍要再下毒手。”胡桂南道：“她手爪上不知道喂了甚么毒药，毒性这般厉害？”沙天广道：“她手爪上定是戴了钢套子，否则这般厉害的毒药，自己又怎受得了？”

众人议论纷纷，猜不透那乞婆的来路。程青竹更是气愤，不住口的咒骂。

沙天广道：“程兄你安心休养，我们去给你探访，有了消息之后，包你出这口恶气。”当下沙天广、胡桂南、铁罗汉、洪胜海等人在北京城里四下访查。一连三天，犹如石沉大海，哪里查得到半点端倪？

这天早晨，独眼神龙单铁生又来拜访，由沙天广接见。单铁生忧容满脸，说起户部库银又失了三千两。沙天广唯唯否否，后来随口说起那老乞婆的事，单铁生

---



---

却留上了心。

次日一早，单铁生兴冲冲的跑来，对沙天广道：“沙爷，那老乞丐的行踪，兄弟已访到了一点消息，最好请袁相公一起出来，大家商酌。”沙天广进去说了。青道：“哼，他是卖好，还是要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两者都是，这就去见见他。”

众人一齐出来。单铁生道：“兄弟听说那乞丐中了程爷的青竹镖，心想她定要用大批地骨皮、川乌颜、蛇藏子、鲮鱼甲这几味药解伤，于是派人在各家大药材店守着，有人来买这些药，就悄悄跟去。只见这老乞丐受伤多日，倘若药材已经买足，这条计策就不灵了。总算运气不错，做公的盘问各处药材店，得到了线索。这件事实在古怪！”程青竹道：“甚么古怪？”单铁生道：“她藏身的所在，你道是在哪里？原来是诚王爷的别府！诚王爷是当今皇上的叔父，宗室贵胄，怎会跟这

---

---

些江湖人物打交道？因此兄弟也不敢确定。”众人一听，都大为惊诧。袁承志道：“你带我们到这别府去瞧瞧再说。”单铁生答应了。

程青竹未曾痊愈，右臂提不起来，听从袁承志劝告，在屋里候讯。袁承志怕敌人乘机前来寻仇，命洪胜海留守保护。

出城七八里，远远望见一列黑色围墙。单铁生道：“那就是了。”袁承志疑心大起，暗想：“这明明是红衣童子进去的所在。莫非单铁生查到了大盗落脚的地方，故意引我们来，好做他帮手？要真是王公的别府，哪有起造得如此古怪的？”寻思这几日来尽遇到诡秘怪异之事，倒要小心在意。

这时沙天广也想起了袁承志日前所说的无门大宅，问单铁生道：“这座宅子没门，不知人怎样进去？”单铁生道：“总

---

---

是另有秘门吧。王爷的别府，旁人也不敢多问。”

袁承志决心静以待变，不出主意，且看单铁生怎样，仰头观赏天上变幻不定的白云。

忽听得鸡声咯咯，两只大公鸡振翅从墙内飞了出来。跟着跃出两名蓝衫童子，身手甚是便捷，数扑之下，便捉住了公鸡，向袁承志等望了几眼，又跃入围墙。

青青道：“这样大的公鸡倒也少见，每只怕有八九斤吧？”

胡桂南道：“公鸡再大，也飞不到那么高，有人从墙里掷出来的。那两个童儿假装捉鸡，其实是在察看咱们的动静。”  
沙天广道：“嗯，那两个童儿武功也已很有根底，这地方真有点儿邪门……”

---

---

话未说完，突然轧轧声响，围墙上露出洞门，一个人走了出来。这人穿一件天蓝色锦缎皮袍，十分光鲜，袍上却用杂色绸缎打了许多补钉，就如戏台上化子所穿的全新百衲衣一般。待得走近，袁承志、青青和单铁生都是一惊，原来就是那日在雪地捉蛇的乞丐。

这人怪眼一翻，向袁承志道：“日前相公赐我美酒，尚未回报。今日难得大驾光临，请到里面，让我作个东道如何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只是骚扰不当！”那人也不答话，左手一伸，肃客入内。

袁承志当先进去，见那围墙用厚厚的青石砌成，铁门厚达数寸，外面漆得与围墙同色，铁门与围墙交界处造得细致严密，是以便如没门一般。众人每走进一层围墙，铁门就在身后悄无声息的关上。走

---

---

入红墙后，那人请众人到花厅坐下，家丁端出菜肴，筛上酒来。

众人见菜肴丰盛，然而每一盘中皆是大红大绿之物，色彩鲜明，形状特异，似乎都是些蛇虫之类，哪里敢下箸去？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请，请！”伸筷从碗中夹起一条东西，只见红头黑身，赫然是条蜈蚣。众人尽皆大惊。那人仰头张口，把一条大蜈蚣津津有味的吃了下去。青青一阵恶心，险些呕了出来，忙掉头不看。

那人见把对方吓倒，得意之极，对单铁生道：“你是衙门的鹰爪孙，想是要库银来着。哼，你可知我是谁？”单铁生道：“恕小人眼拙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，喝一口酒，又吃了一条不知甚么虫，笑道：“在下姓齐名云璈，无名小卒，老兄也不会知道。”单铁

---

---

生吃了一惊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啊，原来阁下是锦衣毒丐。在下久闻大名。”

袁承志从没听过锦衣毒丐的名字，见单铁生如此震动，想必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，然而日前见他斗蛇，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。又听单铁生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贵教向在两广云贵行道，一直无缘拜见。”齐云璈道：“是啊，我们到京师来，也不过几个月。”单铁生道：“在下久已不吃公门饭，这次齐英雄们来到京城，弟兄们消息不灵，礼貌不周，在下这里谢过。”

说着连连作揖。齐云璈自顾饮酒吃菜，并不回礼。袁承志心想：“公门捕快欺压百姓之时，如狼似虎，见了硬手，却如此低声下气。且看这事如何了结。”

单铁生道：“弟兄们糊涂得紧，得罪了齐英雄还一直不知道。只要齐英雄吩咐

---

---

下来，我们做得到的，无有不遵。”齐云璈道：“到今天为止，我们一共取了库银四万五千两，这数目实在太小，实在太小！预计取足十万两，也可以罢手啦！”单铁生道：“户部傅尚书跟五城兵马周指挥使知道之后，定会来向诚王爷赔罪。我们做下人的只好请老哥赏口饭吃！”

齐云璈怪眼一翻，森然道：“你既知银子是在诚王爷别府，难道还想活着走出去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人人为之色变。忽然间厅外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子声，声音惨厉难听之极，各人都不觉打个寒噤，寒毛直竖。青青握住袁承志的手，惊道：“那是甚么？”

齐云璈立即站起，叫道：“教主升座。大家去听凭发落，瞧各人的造化吧！”单铁生惊道：“贵教教主也到了北京？”

---

---

”齐云璈冷笑一声，也不答话，径自入内。

单铁生道：“情势紧逼，咱们快走！要是五毒教教主真的到了，大家死了连骨头也剩不下一根。”袁承志还想看个究竟，但觉青青的手微微发抖，周围情势又确是阴森森的十分可怖，说道：“好，大伙儿先退出去再说。”众人刚要转身，突然砰的一声，背后一块不知是铁板还是大石落了下来，花厅中登时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众人大吃一惊，又听得一阵惨厉的怪响，似是恶鸟齐鸣，又如毒虫合啼，众人听了，当真是寒而不栗。突然间眼前一亮，对面射来一道耀眼光芒。白光中两名黑衣童子走进厅来，微微躬身，说道：“教主宣召！”

袁承志心想，不知有甚么古怪，前去

---



---

看个明白再说，当下挽了青青的手，跟着黑衣童子首先走了出去，众人跟随在后。转弯抹角的走了好一阵，经过一条极长的甬道，来到一座殿堂。殿上居中设了一张大椅，椅上罩了朱红色的锦披，两旁各站着四个童子。黑衣童子上殿分站两旁，每一边都是分穿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色锦衣的五名童子，那两名身穿红衣的就是目前盗库银的童子，这时那两童垂首低眉，见到众人毫不理会。

只听殿后钟声当当，走出一群人来，高高矮矮，有男有女，分站椅子两旁，每边八人，共是一十六取。锦衣毒丐站在左首第二。右手第二人钩鼻深目，满脸伤疤，赫然是个相貌凶恶的老乞丐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必是伤害程老夫子的乞丐子。”低声问单铁生：“他们在捣甚么鬼？”单铁生脸色苍白，声音发颤，低声道：“那是云南五毒教啊，这一回咱

---

---

们死定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五毒教是甚么东西？”单铁生急道：“啊哟，袁相公，五毒教是杀人不眨眼的邪教，教主何铁手，你没听说过吗？”袁承志摇摇头。

单铁生道：“乘他们教主还没出来，咱们快逃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瞧一下再说！”

单铁生心中怕极，决定单独逃走，突然叫道：“在下失陪了！”话未说完，已拔起身子，向墙头窜去。站在左手第三的高个子身形一晃，追了过去，跃起身来，伸手抓住单铁生左踝。单铁生身子一弓，右掌往他头上直劈下去。那高个子举手一挡，啦的一声，两人都震下地来。高个子冷笑一声，回班站立。

单铁生只觉左脚和右掌均为兵刃所伤，剧痛刺心，举手一看，掌上五个小孔中不住流出黑血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再提

---

---

左脚看时，也有五个小孔，心里一吓，倒在地下。原来那高个子十根手指都戴了装有尖刺的指环，刺上喂着极厉害的毒药。沙天广上前把单铁生拉起。

只见十名童子各从袋里取出哨子吹了几下，二十多人一齐躬身。殿后缓步走出两个少女，往椅旁一站，娇声叫道：“教主升座！”

只听得一阵金铁相撞的铮铮之声，其音清越，如奏乐器，跟着风送异香，殿后走出一个身穿粉红色纱衣的女郎。只见她凤眼含春，长眉入鬓，嘴角含着笑意，约莫二十二三岁年纪，甚是美貌。她赤着双足，每个足踝与手臂上各套着两枚黄金圆环，行动时金环互击，铮铮有声。肤色白腻异常，远远望去，脂光如玉，头上长发垂肩，也以金环束住。她走到椅中坐下，后面又有两个少女跟着出来，分持羽扇拂尘。

---

---

那女子一笑，说道：“啊哟，这么多客人，快拿椅子来，请坐！”众童子忙入内堂，搬出几张椅子，给袁承志等坐下。

袁承志等心中疑云重重：“五毒教教众都如此奇形怪状，横蛮狠毒，教主本人当更是凶恶无伦，难道把单铁生吓得魂不附体的五毒教教主何铁手，便是这个年轻姑娘么？”

那女子娇滴滴的说道：“请教尊客贵姓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在下姓袁。这几位都是在下的朋友，请问姑娘高姓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姓何。”袁承志心中一震，暗想：“那么她真的是五毒教教主了。”

那女子问道：“阁下是来要库银的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不是。”

这位单朋友是吃公门饭的。我们却是

---

---

平民老百姓，跟这位单朋友也是初交。官家的事嘛，我们不敢过问。”那女子道：

“好啊，那么你们到这里干甚么来着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有一个姓程的朋友，不知甚么地方开罪了贵教的朋友，受了重伤，因此过来请问一下。我那姓程的朋友说，他跟贵教的朋友素不相识，只怕是误会。”

那女子笑笑道：“啊，原来是程帮主的朋友，那又不同啦，我还道袁相公是鹰爪一伙呢，来啊，献茶！”众童子搬出茶儿，献上茶来。众人见茶水绿幽幽地，也不见茶叶，虽然清香扑鼻，却不敢喝。

那女子道：“听齐师兄说，袁相公慷慨好客，身怀冰蟾至宝，原想不会是鹰爪一流。”袁承志心想她若是教主，怎会又称座下弟子为师兄，真是弄他们不懂，当下含糊答应。那女子道：“袁相公冰蟾的妙用，可能让我一开眼界么？”

袁承志心想如将冰蟾交到她手里，只

---

---

怕她撒赖不还，当下取出冰蟾，在单铁生的伤口上吸毒。五毒教人众见伤口中黑血片刻间便即去尽，都是脸现欣羡之色。

那女子好胜心起，说道：“当真是剧毒之物，只怕这冰蟾也治不了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他们是五毒教，我这冰蟾克制毒物，正是他们大忌，还是谦抑些为是。”说道：“那当然啦，天下厉害毒物甚多，这小小冰蟾，有甚么用？何况又是死物。”

青青却不服气了，插口道：“那也不见得。”

那女子听了袁承志的话本很高兴，听青青插口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取五圣来！”五名童子入内，捧了五只铁盒出来。另外五名童子捧了一只圆桌面大小的沙盘，放在殿中。

---

---

十名童子围着沙盘站定，红衣童子捧红盒，黄衣童子捧黄盒，五名锦衣童子各捧与衣同色的铁盒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些人行动颇有妖气。但瞧他们如此排列，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倒也不是胡乱唬人的。”又见左首第三个夷族打扮的壮汉走到沙盘之旁，从怀里取出一面小青旗，轻轻一挥。五名童子打开盒子。青青不禁失声惊呼，只见每只盒中，各跳出一样毒物。哪五样？青蛇、蜈蚣、蝎子、蜘蛛、蟾蜍。

那夷人又是一挥青旗，十名童子一齐退开。众弟子中走出四人，分据沙盘四周，喃喃念咒，从衣袋中取出药物，咬嚼一阵，喷入沙盘。

袁承志寻思：“这些驱使毒物的怪法，我可一窍不通，莫要着了他们道儿。”再看盘中，青蛇长近尺许，未见有何特异，其余四种毒物，却均比平常所见的要

---

---

长大得多。五种毒物在盘中游走一阵之后，各自屈身蓄势，张牙舞爪，便欲互斗。

毒蜘蛛不住吐丝，在沙盘一角结起网来。蝎子沉不住气，向网上一冲，弄断了许多蛛丝，随即退开。蜘蛛瞪眼向蝎子望了几眼，又吐丝结网，网未布妥，蝎子又是一冲。这般结网冲网，几次之后，蝎子身上已粘满蛛丝，行动大为迟缓，两只脚被蛛丝粘缠在一起，无法挣脱。蜘蛛乘机反攻，大吐柔丝，在蝎子身旁厚厚的结了几层网，悄悄走到蝎子身前，伸足撩拨。蝎子突然翻过毒尾，啪的一声击打。蜘蛛快如闪电，早已退开。这般挑逗数次，蝎子怒火大炽，一击不中，向前猛追过去，不提防正堕入蜘蛛布置的陷阱之中。蝎子在网上拚命挣扎，眼见在蜘蛛网中弄破一个大洞。蜘蛛忙又吐丝纠缠，蝎子渐渐无力挣扎。蜘蛛扑上，张口一咬，蝎子痛得吱吱乱叫。

---



---

蜘蛛正在享受美味，突然一阵蟾沙喷到，毒蟾蜍破阵直入，长舌一翻，把蝎子从蜘蛛网中卷了出来，一口吞入了肚里。蜘蛛大怒，向蟾蜍冲去。蟾蜍长舌翻出，要卷蜘蛛，蜘蛛张口向蟾蜍舌头上咬去。蟾蜍长舌倏的缩回。蜘蛛慢慢爬到蟾蜍左边，吐出一条粗丝，粘在盘上，忽地跃起，牵着那根丝，从空中飞了过去，掠过蟾蜍时在它背上狠狠咬了一口。

青青叹道：“这小东西竟然也会用智。”蟾蜍急忙转身，蜘蛛早已飞过。片刻之间，蟾蜍身上蛛毒发作，仰面朝天，露出了一个大白肚子，死在盘中。

毒蜘蛛扑上身去，张口咬嚼。这边那青蛇正被蜈蚣赶得绕盘急逃，游过蟾蜍身边时，忽地昂首，张口把毒蜘蛛吞入肚内，跟着咬住了蟾蜍。蜈蚣从侧抢上，口中一对毒钳牢牢钳住蟾蜍，双方再力拉

---

---

扯。拉了一阵，青蛇力渐不敌，被蜈蚣一路扯了过去。青蛇想要撇下蟾蜍逃生，哪知它口内生的都是倒牙，钩子向内，既咬住了食物，只能向内吞进，说甚么也吐不出来，想逃不得，登时狼狈万分。

沙盘周围的五弟子见胜负已分，各归原位。不一刻，蜈蚣将青蛇咬死，在青蛇和蟾蜍身上吸毒，然后游行一周，昂然自得。

何铁手道：“这蜈蚣吸了四毒的毒质，已成大圣，寻常毒物再多，也不是它敌手了。”见袁承志有不信之色，对蓝衣童子道：“取些青儿来。”

那童子入内，捉了七条青蛇出来，放在盘内。那蜈蚣吱吱吱的轻叫数声，扑上去要咬。七条青蛇联成一圈，七个头向外抵御外敌，身子却叠在一起，蜈蚣一时倒也攻不进去。

---

---

这般来回攻守几个回合，一条青蛇被蜈蚣钳住头颈，扯了出来，群蛇一齐悲鸣。蜈蚣咬死青蛇，又向群蛇攻击。

锦衣毒丐齐云璈忽从班中出来，在何铁手面前屈下一膝跪倒，说道：“教主，金儿动个不休，不放出来只怕不妥。”何铁手秀眉一皱道：“它就爱多事，好吧！”齐云璈从怀里取出铁管，拔开塞子，把目前在雪地里捉来的金蛇放入沙盘。

金蛇一出铁管，忽地跃起，挡在群蛇面前。蜈蚣立即后退。群蛇见来了救星，缩成一团。金蛇身躯虽小，却是灵活异常。袁承志和青青见过金蛇的本领，知道蜈蚣远非其敌，果然斗不多时，蜈蚣便被一口咬死。群蛇围住了金蛇，身子不住挨擦，似乎感谢救命之恩。

袁承志笑道：“想不到虫豸之中也有

---

---

侠士！”青青在袁承志耳低声道：“我要这条金蛇！”袁承志道：“孩子话，人家怎肯给你？”青青低声道：“我爹爹外号叫甚么？”袁承志心中一凛，道：“金蛇郎君！难道他当真与这金蛇有甚么牵连？”

“金蛇郎君”四字说得大声了些，那老乞丐本来一直目不转睛的望着青青，一听到这四字，突从班中跳了出来，伸出双手，抓向她肩头，喝道：“金蛇郎君是你甚么人？”她相貌奇丑，声音却是清脆动听。青青吃了一惊，跳开一步，喝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

陡然间衣襟带风，教主何铁手身旁两人一跃而前，站在老乞丐两侧，同声叫道：“那姓夏的小子在哪里？”袁承志见这两人的身形微晃，便倏然上半丈，武功甚高。这两人一个又高又瘦，另一个中等身材，面容黝黑，似是个寻常乡下人。

---

---

两人都是五十岁左右年纪。

青青以前因身世不明，常引以为耻，但自听母亲说了当年的经过之后，对父亲佩服得了不得，当下昂然道：“金蛇郎君是我爹爹，你们问他干么？”

老乞丐仰头长笑，声音凄厉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叫道：“他居然没死，还留下了你这孽种！”那瘦长子喝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青青下巴一扬道：“为甚么要对你们说？”

老乞丐双眉竖起，两手猛向青青脸上抓来。这一下发难事起仓卒，青青不及躲避，眼见老乞丐套着明晃晃钢套的尖尖十指，便要触到青青雪白粉嫩的脸颊，袁承志右手衣袖向下一挥，噗的一声，击中老乞丐双臂中间，乘势一卷一送。老乞丐身

---

---

不由主，向后翻了个筋斗，腾的一声，坐在地下。

这一来五毒教众人相顾骇然，老乞丐何红药是教中的高手，比教主何铁手还高着一辈，怎么这个貌不惊人的少年一出手，就如此轻易的将她摔了个筋斗？

瘦长子潘秀达和那个乡下人般的岑其斯是五毒教的左右护法，两人相顾，点一点头。潘秀达道：“我来领教。”双掌一摆，缓步上前。

沙天广道：“袁相公，我接他的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沙兄，用扇子。他手指上有尖环，这也算是兵器！”沙天广展开阴阳扇，便与潘秀达斗在一起。这边哑巴与岑其斯默不作声的拳打足踢，早已斗得火炽。五毒教众人一拥而上。胡桂南、铁罗汉、青青各出兵刃接战。

---

---

老乞丐何红药势如疯虎，直往青青身边奔来。袁承志知道此人下手毒辣，不可让她接近青青，等她奔近，忽然跃出，伸手抓住她后心，提起来掼了出去。

何铁手粉脸一沉，伸出右手食指，放在手中嘘溜溜的一吹。五毒教教众立即同时退开。众人扑上时势道极猛，退下去也真迅捷，突然之间，人人又都在教主身旁整整齐齐的排成两列。何铁手脸露微笑，对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模样斯文，却原来身负绝技，让我领教几招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贵教各位朋友我们素不相识，不知甚么地方开罪各位，还请明言。”

何铁手脸上一红，柔声道：“我们的事本来只跟官府有关，袁相公不明中间的道理，也就罢了。这时忽然有金蛇郎君牵涉在内，请问金蛇郎君眼下是在哪里？”

青青一拉袁承志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别

---

---

对她说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教主跟金蛇郎君相识么？”何铁手道：“他跟敝教很有渊源，家父就是因他而归天的。敝教教众万余人，没一个不想找他。”

袁承志和青青一惊，均想金蛇郎君行事不可以常理测度，到处树敌，五毒教恨他入骨，也非奇事。袁承志道：“金蛇郎君离此万里，只怕各位永远找他不着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那么把他公子留下来，先祭了先父再说。”她说话时轻颦浅笑，神态腼腆，便是个羞人答答的少女一般，可是说出话来却是狠毒之极。

袁承志道：“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各位既跟金蛇郎君有梁子，还是去找他本人为是。”何铁手道：“先父过世之时，小妹还只三岁。二十年来，哪里找得着这位前辈？若是把他公子扣在这里，他老人家自然会寻找前来。咱们过去的事，

---



---

就可从头算一算了。”

青青叫道：“哼，你也想？我爹爹若是到来，管教把你们一个个都杀了。”

何铁手转头问何红药道：“像他爹爹吗？”何红药道：“相貌很像，骄傲的神气也差不多。”何铁手细声细气的道：“袁相公，各位请便吧。我们只留下这位夏公子。”

袁承志心中寻思：“他们只跟青弟一人过不去。此处情势险恶，我先把她送出去再说，别人纵使暂时不能脱险，也无大碍。”于是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再见了。”语声方毕，左手已拦腰抱住青青，奔到墙边。墙垣甚高，他抱了青青后，更加不能一跃而上，托住她身子向上抛去，叫道：“青弟，留神！”

五毒教众人齐声怒喊，暗器纷射。袁

---

---

承志衣袖飞舞，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暗器都被打落。青青双手已抓住墙头，正要踊身外跃，何铁手倏地离座，左掌猛地向袁承志面门击到。

袁承志见她身形甫动，一股疾风便已扑至鼻端，快速之极，以如此娇弱女儿而有这般身手，不禁惊佩，喝道：“好！”

上身向后斗缩半尺，却见击到面前的竟是黑沉沉的一只铁钩，更是吃惊。何铁手右手微挥，一只金环离腕飞上墙头，喝道：“下来！”青青顿觉左腿剧痛，手一松，跌下墙来。何红药怪声长笑，五枚钢套忽离指尖，向她身上射去。

这顷刻之间，袁承志已和何铁手拆了五招。两人攻守都是迅疾之至。他百忙中见青青势危，一把铜钱掷出，铮铮铮响声过去，何红药的五枚钢套都被打落在地。

---

---

何铁手娇喝一声：“好俊功夫！”左手连进两钩。袁承志看清楚她右手白腻如脂，五枚尖尖的指甲上还搽着粉红的风仙花汁，一掌劈来，掌风中带着一阵浓香，但左手手掌却已割去，腕上装了一只铁钩。这铁钩铸作纤纤女手之形，五爪尖利，使动时锁、打、拉、戳，虎虎生风，灵活绝不在肉掌之下。袁承志叫道：“沙兄，你们快夺路出去。”此时五毒教教众早已缠住沙天广等人拚斗，重围之下，却哪里抢得出去？

袁承志乍遇劲敌，精神陡长，伏虎掌法施展开来，威不可当。

何铁手武功别具一格，虽然也是拳打足踢，掌劈钩刺，但拳打多虚而掌按俱实，有时却又一掌轻轻的捺来，全无劲道。

袁承志只道她掌下留情，不使杀着，

---

---

于是发掌之时也稍留余地，酣斗中时时回顾青青，见她坐在地下，始终站不起来，当下抢攻数招，把何铁手逼退数步，纵过去扶她站起。

猛听得啪的一声巨响，铁罗汉和岑其斯四掌相对，各自震开。铁罗汉大叫一声，上前再攻，拆不数招，手掌渐肿。他又气又急，大声嚷道：“这些家伙掌上有毒，别着了道儿。”

袁承志这才省悟，原来五毒教众练就了毒掌，只要手掌沾体，便即中毒，何铁手掌法轻柔，其实是在诱自己上当，用心阴毒，决非有意容让，眼见情势越来越紧，心想如不立时冲出，自己虽可脱身，余人只怕都要葬身在这毒窟之中。

何铁手见他扶起青青，不容他再去救铁罗汉，身法快捷，如一阵风般欺近身来。袁承志叫道：“何教主，在下跟你往

---

---

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何以如此苦苦相逼？你不放我们走，莫怪无礼。”何铁手一笑，脸上露出两个酒涡，说道：“我们只留夏公子，尊驾就请便吧。”

袁承志左足横扫，右掌呼的一声迎面劈去，何铁手伸右手挡架，猛见袁承志这一掌来势奇劲，若是双掌相交，即使对方中毒，自己的手掌也非折断不可。瞬息间手掌变指，微微向上一抬，径点袁承志右臂“曲池穴”。这一指变得快，点得准，的是高招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好指法！”左掌斜削敌颈。他知何铁手虽然掌上有毒，却害怕自己掌力，当下拳法一变，使出师门绝艺“破玉拳”来。这路拳法招招力大势劲，刘培生号称“五丁手”，尚且挡不住他五招。何铁手武功虽高，究是女流，见他一拳拳打来，犹如铁锤击岩、巨斧开山一般，哪敢硬接？她本来脸露笑容，待见对

---

---

方拳势如此威猛，不禁凜然生惧，展开腾挪小巧之技，一味游斗。

袁承志乘她退开半步之际，左掌向上一抬，右拳猛的“石破天惊”，向身旁锦衣毒丐齐云璈身上打去。齐云璈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张手向他拳上拿去，只要手指稍沾他拳头，剧毒便传了过去。袁承志哪容他手指碰到，身子一蹲，左手反拿住他的衣袖，右足往他脚上一钩，左足一腿已踹在他右足膝盖下三寸处，喀喇一声，齐云璈膝盖登时脱臼，委顿在地。

胡桂南本在与齐云璈激斗，登时援出手来，奔去救援被三敌围在垓心的沙天广。袁承志叫道：“退到墙边，我来救人！”

胡桂南依言反身，将青青、铁罗汉、单铁生三个伤者扶到墙边。袁承志游目四顾，见沙天广与哑巴均是以一敌三，沙天

---

---

广尤其危急，当下双腿左一脚右一脚，踢飞了两名五毒教弟子，纵入人丛，喀喀喀三声，围着沙天广的三人均已关节受损，或肩头脱榫，或头颈扭曲，或手腕拗折。他不欲多伤人众，又不敢与对方毒掌接触，是以每次均是迅如闪电般抢近身去，隔衣拿住对方关节，一扭之下，敌人不是痛晕倒地，便是动弹不得。他救了沙天广后，再抢到哑巴身旁。

哑巴拳法颇得华山派的精要，力敌三名高手，虽然脱身不得，一时也还不致落败。何铁手一声呼哨，五毒教人众齐向两人围来。袁承志东一窜，西一晃，缠住哑巴的两人一个下颚脱落，一个臂上脱臼，另一个一呆，被哑巴劈面一拳打在鼻梁之上，鲜血直流。哑巴打发了性，还要追打，袁承志拉住他手臂，拖到墙边，叫道：“大家快走，我来应付。”胡桂南当即游上高墙，将一行人众接应上去。袁承志在墙下来回游走，又打倒了十多个敌

---

---

人，向何铁手拱手道：“教主姑娘，再见了！”哈哈长笑，背脊贴在墙上，倏忽间游到墙顶。

老乞丐何红药大叫一声，五枚钢套向他上中下三路打去，心想他身在墙上，必然难于闪避。袁承志左袖一挥，五枚钢套倒转，反向五毒教教众打来。何红药见了这一手反挥暗器的功夫，大叫：“你是金蛇郎君的弟子么？”语音中竟似要哭出来一般。

袁承志一怔，心想：“她跟金蛇郎君必有极深渊源。”念头转得快，身法更快，未及张口回答，早已翻出墙外。这时哑巴等人已奔到第四层黄墙之下，只听得红墙上轧轧声响，露出数尺空隙，袁承志身子如箭离弦，直扑到门口，双拳挥出，将首先冲出的两名教徒锤进门内。两人几个筋斗，直跌进去。

---



---

余人一时不敢再行攻出。

潘秀达一声号令，四名教众举起喷筒，四股毒汁猛向袁承志脸上喷来。袁承志只感腥臭扑鼻，暗叫不妙，一提气，倒退丈余，毒汁发射不远，溅在地下，犹如墨泼烟熏一般。

那黄墙比红墙已低了三尺，袁承志纵身高跃，手攀墙头，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子，翻过墙头去了，姿势美妙之极。何铁手望见，不禁喝了一声彩。外面三道墙一重低过一重，已可一纵而过。片刻间众人到了最后一重黑墙之外。袁承志见静悄悄的无人追出，却也不敢停留，把青青负在背上，和众人疾奔进城。

将到住宅时，袁承志忽觉头颈中痒痒的一阵吹着热气，回头一望，青青噗哧一笑。袁承志知她并无大碍，心下宽慰，进宅后忙取出冰蟾，给铁罗汉治伤。余人虽

---

---

未中毒，但激斗之下，都吸入了毒气，均感头晕胸塞，也分别以冰蟾驱毒。青青足上被何铁手打了一环，雪白的皮肤全成淤黑，高高肿起。

折腾了半日，袁承志才向单铁生问起五毒教的来历。单铁生道：“五毒教教徒足迹不出云贵两广，从来不到北方，不过恶名远播，武林中人提到五毒教时，无不谈虎色变，从来不敢招惹。他们怎么会住在诚王爷的别府里，当真令人猜想不透。”

程青竹一旁在静听他们刚才恶斗的经过，皱眉不语，这时忽然插口道：“袁相公，仙都派的黄木道人，听说就是死在五毒教的手里的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有人见到么？”程青竹道：“要是有人见到，只怕这人也已难逃五毒教的毒手。江湖上许多人都说，黄木道人死得很惨。仙都派后来大举到云南去寻仇，却又一无结果，也真

---

---

是古怪得紧。”

沙天广道：“程兄，那老乞丐果然狠毒，只可惜我们虽然见到了，却不能为你报仇雪恨。”程青竹道：“我跟五毒教从无瓜葛，不知他何以找上了我，真是莫名其妙。”各人纷纷猜测。忽然一名家丁进来禀报：“有一位姓焦的姑娘要见袁相公。”

青青秀眉一蹙，说道：“她来干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请她进来吧！”家丁答应着出去，过不多时，领着焦宛儿进来。

她一走进厅，跪在袁承志面前拜倒，伏地大哭。袁承志见她一身缟素，心知不妙，忙跪下还礼，道：“焦姑娘快请起，令尊他老人家好么？”焦宛儿哭道：“爹爹……给……给闵子华那奸贼害死啦。”袁承志吃了一惊，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

---

---

他……他老人家怎会遭难？”

焦宛儿从身上拿出一个布包，放在桌上，打了开来，露出一柄精光耀眼的匕首，刃身上还残留着乌黑的血迹。袁承志连着布包捧起匕首，见刀柄上用金丝镶着“仙都门下子字辈弟子闵子华收执”几个字，显是仙都派师尊赐给弟子的利器。

焦宛儿哭道：“那天在泰山聚会之后，我跟着爹爹一起回家，在徐州府客店里住宿。第二日爹爹睡到辰时过了，还不起来，我去叫他，哪知……哪知……他胸口插了这把刀……袁相公，请你作主！”说罢嚎啕大哭。

青青本来对她颇有疑忌之意，这时见她哭得犹如梨花带雨，娇楚可怜，心中难过，把她拉在身边，摸出手帕给她拭泪，对袁承志道：“大哥，那姓闵的已答应揭过这个梁子，怎么又卑鄙行刺？咱们可不

---

---

能善罢干休！”

袁承志胸中酸楚难言，想起焦公礼的慷慨重义，不禁流下泪来，隔了一阵，问道：“焦姑娘，后来你见过那姓闵的么？”

焦宛儿哽咽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见过他两次，我们一路追赶，昨天晚上追到了北京。”青青叫道：“好啊，他在北京，咱们这就去找他。妹妹你放心，大伙儿一定给你报仇。”程青竹、沙天广等早已得知袁承志在南京为焦闵两家解仇的经过，这时听得闵子华如此不守江湖道义，都是愤慨异常。沙天广道：“闵子华是甚么东西，沙某倒要斗他一斗。”

焦宛儿向众人盈盈拜了下去，凄然道：“要请众位伯伯叔叔主持公道。”

程青竹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闵子华在

---

---

哪里？仙都派虽然人多势众，老程可不怕他。”

焦宛儿道：“爹爹逝世后，我跟几位师哥给他老人家收殓，灵柩寄存在徐州广武镖局。一面搜寻闵子华的下落。总是爹爹英灵佑护，没几天河南的朋友就传来讯息，说有人见到那姓闵的奸贼从河南北上。金龙帮内外香堂众香主、各路水陆码头的舵主，一路路分批兜截，曾交过两次手，都给他滑溜逃脱了。侄女儿不中用，还给那奸贼刺了一剑。”

袁承志见她左肩微高，知道衣里包着绷带，想来她为父报仇，必定奋不顾身，可是说到武功，自是不及仙都好手闵子华了。

焦宛儿又道：“昨天我们追到北京，已查明了那奸贼的落脚所在。”青青急道：“在哪里？咱们快去，莫给他溜了。”

---

---

”焦宛儿道：“他住在西城傅家胡同，我们帮里已有一百多人守在附近。”袁承志微微点头，心想：“她年纪虽小，却是精明干练。这次金龙帮倾巢而出，那是非杀闵子华不可的了。”焦宛儿又道：“刚才我在大街上，遇着一位泰山大会中见过面的朋友，才知袁相公跟各位住在这里。”

沙天广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焦姑娘，你做事周到，闵子华已在你们掌握之中，你还是来请盟主主持公道，好让江湖上朋友们都说一句‘闵子华该杀’，好！”

袁承志问道：“预备几时动手？”焦宛儿道：“今晚二更。”

她把匕首包回布包。青青道：“妹子，待会你还是用这匕首刺死他？”焦宛儿点了点头。

---

---

袁承志想起焦公礼一生仗义，到头来却死于非命，自己虽已尽力，终究还是不能救得他性命，为德不卒，心下颇为歉咎，又想仙都派与金龙帮此后势必怨怨相报，纠缠不清，不知如何了结？闵子华暗中伤人，理应遭报，但这事要做得让仙都派口服心服，方无后患。

各人用过晚饭，休息一阵，袁承志带同程青竹、沙天广、哑巴、胡桂南、洪胜海五人，随着焦宛儿往傅家胡同而去。青青、铁罗汉两人受伤，不能同行，单铁生自行回家养伤。青青连连叹气，咒骂何铁手这妖女害得她动弹不得。

注：袁崇焕有一个朋友邝湛若，广东名士，曾游瑶山，为瑶女掌兵权者云氏作记室，作有《赤雅》一书，其中“僮妇畜蛊”一节云：“五月五日，聚虫豸之毒者，并置器内，自相吞食，最后独存者曰蛊。有蛇蛊、蜥蜴蛊、蜚螂蛊。”

---



---

##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 铁手拂晓风

众人来到胡同外十余丈处，焦公礼的几名弟子已迎了上来，说闵子华和他师弟洞玄道人在屋里说话。众人见袁承志出手相助，欣慰已极，精神大振。

焦宛儿问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，可以动手了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叫大伙守在外面，咱们几个人先去一探。”焦宛儿道：“好！”低声对众帮友吩咐几句，和袁承

---

---

志等跃进墙去。焦宛儿轻功较差，落地时脚下微微一响，屋中灯火忽地熄灭。焦宛儿知道仇人已经发觉，不能再探到甚么，轻轻一声呼哨，突然四周屋顶到处都探出头来。焦宛儿叫道：“姓闵的，出来瞧瞧，是谁来啦！”屋中人默不作声。焦宛儿道：“点了火把进去！”

金龙帮四名帮友取出火折，点着带来的火把，昂首而入，旁边四名帮友执刀卫护。突然啪啪啪数声，四根火把打灭了三根，两条黑影从众人头顶飞了出来。金龙帮帮众一涌而上，乒乒乓乓的打了起来。各人四下围住，火把越点越多，将一个大院子照耀得如同白昼。

闵子华和洞玄道人知道已落重围，两人背靠背的拚力死战，转瞬间把金龙帮帮众刺伤了六七人。伤者一退下，立即有人补上。

---

---

再斗一阵，闵子华和洞玄又伤了三四人，但洞玄左臂也已受伤。他剑交右手，猛扑力战。两仪剑法本是他使左手剑，闵子华使右手剑，两人左右呼应，回环攻守。现下两柄都是右手剑，威力立减。片刻之间，洞玄与闵子华身上又各受了几处伤。

袁承志在旁观战，心想：“一命还一命，杀闵子华一人已经够了，不必让洞玄也陪在这里。”眼见两人便要丧命当地，踊身跳入圈子，登时金光闪动，呛啷啷一阵乱响，不但洞玄与闵子华手中长剑被金蛇剑削断，金龙帮诸人的兵刃也有七八柄断头折身。

众人出其不意，都是大吃一惊，向后跃开。

袁承志自得金蛇剑以来，除了以之削断西洋军官雷蒙的长剑之外，从未仗剑与

---

---

人正式交手，不意此剑竟有如斯威力，连自己也是一呆，心想这都是各人趁手的兵器，自己不过要双方罢手停斗，不料竟削坏了多件兵刃，心下好生不安。

这时闵子华和洞玄全身血迹斑斑，见袁承志到来，更知无幸。洞玄把断剑往地下一掷，惨笑道：“我师兄弟不知何事得罪了阁下，如此苦苦相逼？”翻手从腰间摸出一柄匕首，猛往自己胸膛上插去。袁承志左掌如风，在他胸前轻轻一推，右手已拿住他手腕，夹手夺过匕首，火光下一看，见匕首和闵子华刺死焦公礼那一柄全然相同，柄上刻着“仙都门下子字辈弟子洞玄收执”一行字。

洞玄铁青了脸，喝道：“好汉子可杀不可辱。我学艺不精，不是你对手，死给你看便了。快把匕首还我！”袁承志怕他又要自杀，将匕首往腰里一插，正色道：“待得一切料理清楚，自然还你。”洞玄

---

---

大怒，叫道：“你要杀就杀，不能如此欺人！”

说着劈面一拳。袁承志退后一步避开，愕然道：“在下何敢相欺？”洞玄凜然道：“这把匕首是本派师尊所赐，宁教性命不在，也不能落入旁人手中。”袁承志一楞，疑云大起，心想这匕首既然如此要紧，闵子华怎能于刺杀焦公礼后仍留在他身上，却不取回？当下将匕首双手奉还，说道：“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要请教道长。”洞玄接过匕首，听他说得客气，便道：“请说。”

袁承志转过身来，对焦宛儿道：“焦姑娘，那布包给我。”

焦宛儿递过布包，手握双刀，紧紧监视闵子华。袁承志打开布包，露出匕首。闵子华和洞玄齐声惊呼。金龙帮帮众眼见凶器，想起老帮主惨死，目眦欲裂，各人

---

---

逼近数步。

闵子华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我的匕首呀？你从哪里得来？”伸手来取。袁承志手一缩。焦宛儿单刀挥出，往闵子华手臂砍落。闵子华疾忙缩手，这刀便没砍中。焦宛儿待要追击，袁承志伸手拦住，说道：“先问清楚了。”焦宛儿停刀不砍，流下两行泪来。

闵子华怒道：“当日我们在南京言明，双方解仇释怨。金龙帮为甚么不顾信义，接连几次前来伤我？你叫焦公礼出来。

咱们三对六面，说个明白。姓闵的到底哪一点上道理亏了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金龙帮帮众早已纷纷怒喝：“我们帮主给你害死了，你这奸贼还来假撇清！”闵子华和洞玄都大吃一惊，齐声道：“甚么？焦公礼死了？”

---

---

袁承志见二人惊讶神色，不似作伪，心想：“或许内中另有别情。”问道：“你真的不知？”闵子华道：“我把房子输了给你，没面目再在江湖上混，便上开封府去，要跟掌门大师兄水云道长商量，哪知师兄没会到，途中却不明不白的跟金龙帮打了两场。焦公礼好端端的，又怎么会死？”焦宛儿听他这么说，也瞧出情形有点不对，硬咽道：“我爹爹……是给……给人用这把匕首害死的……就算不是你，也总是你的朋友。”

闵子华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嗯，嗯，这就是了。”焦宛儿喝道：“甚么这就是了？”闵子华要待分辩，一时拙于言辞，却又说不明白。金龙帮众人只道他心虚，声势汹汹的又要操刀上前。

洞玄道人接过闵子华手中半截断剑，掷在地下，凛然道：“各位既然要让焦帮

---

---

主的大仇永远不能得报，让真凶奸人在一旁暗中冷笑，我师兄弟饶上这两条性命，又算甚么？”挺起胸膛，束手就戮。众人见他如此，面面相觑，一时倒拿不定主意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样说来，焦帮主不是闵兄杀的？”闵子华道：“姓闵的出于仙都门下，也还知道江湖上信义为先。我既已输给你，又知有奸人从中挑拨，怎会再到南京寻仇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焦帮主不是在南京被害的。”闵子华奇道：“在哪里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徐州。”洞玄道：“我师兄弟有十多年没到徐州啦。除非我们会放飞剑，千里外取人首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洞玄伸手一拍自己项颈，说道：“杀头也不怕，何必说假话？”

焦宛儿道：“那么这柄匕首从何而

---



---

来？”洞玄道：“我这时说出真相，只怕各位还不相信。现下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一看就知。”闵子华急道：“师弟，那不能去。”洞玄道：“口说无凭，须有实据。焦帮主为奸人杀害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务须查个水落石出。袁相公和焦姑娘两位是何等样人，决不能坏咱们的事。”闵子华才不言语了。

焦宛儿道：“去哪里？”洞玄道：“我只能带领袁相公和你两位同去。人多了不行。”

金龙帮中有人叫了起来：“他要使奸，莫给他们走了。”焦宛儿问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，你说怎样？”袁承志心想：“看来这两人确是别有隐情，还是一同前往查明真相为妥。要是他们想使诡计，谅来也逃不脱我手掌。”说道：“那么咱们就同去瞧瞧。”

---

---

焦宛儿对金龙帮众人道：“有袁相公在，料想他们也不敢怎样。”自焦公礼逝世，焦宛儿已隐然为一帮之主。她率领帮众大举寻仇，众人对她无不言听计从，大家又知袁承志为人仁义，武功高强，有这么一位高手从中护持，真是求之不得，当下也就没有异言。

袁承志和焦宛儿随着闵子华师兄弟一路向北。来到城墙边，洞玄取出钩索，甩上去钩住城墙，让焦宛儿先爬了上去，第二袁承志上，然后他师兄弟先后爬上城头。四人纵出城墙，续向北行。这时方当子夜，月色如水，道路越走越崎岖。再行四五里，上了个乱石山岗，袁承志和焦宛儿都感讶异，不知这两人来此荒僻之处，有何用意。焦宛儿寻思：“莫非这两人在此伏下大批帮手？但有袁相公在此，对方纵有千军万马，他也必能带我脱险。”

---

---

上岗又走了二三里，才到岗顶，只见怪石嵯峨，峻险夹兀，月光下似魔似怪，阴森森的寒意逼人。洞玄和闵子华走向一块大岩石之后，袁承志和焦宛儿跟着过去，只见岩边赫然停着一具棺木。焦宛儿于黑夜荒山乍见此物，心中一股凉气直冒上来。

洞玄捡起一块石子，在棺材头上轻击三下，稍停一会，又击两下，然后再击三下，双手托住棺盖往上一掀，克勒一声响，棺材中坐起一具僵尸。焦宛儿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双手抓住了袁承志左手，不由自主的靠在他身上。

只听那僵尸道：“怎么？带了外人来？”洞玄道：“两位是朋友。这位袁相公，是金蛇郎君夏大侠的弟子。这位焦姑娘，是金龙帮焦帮主的千金。”那僵尸向袁焦二人道：“两位莫怪。”

---

---

贫道身上有伤，不能起身。”洞玄道：“这是敝派掌门师兄水云道人。在这里避仇养伤。”袁承志和焦宛儿才知原来不是僵尸，当即施礼。水云道人拱手答礼。

看那水云道人时，只见他脸如白纸，没半丝血色，额角正中从脑门直到鼻梁却是一条殷灯色的粗大伤疤，疤痕犹新，想是受创不久，被那惨白的脸色一加映托，更是可怖。

水云道人说道：“我师父跟尊师夏老师交好。夏老师来仙都山时，贫道曾侍奉过他。他老人家可好？”袁承志心想这时不必再瞒，答道：“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。”

水云道人长叹一声，惨然不语，过了良久，才低声道：“刚才听洞玄师弟说道，阁下是金蛇弟子，我心中十分喜欢，

---

---

心想只要金蛇前辈出手，我师父的大仇或能得报。唉！哪知他老人家竟也已归道山，老成凋谢，只怕要让奸人横行一世了。”

焦宛儿心道：“我是为报父仇而来此地，哪知又引出一桩师仇来。”袁承志却想：“不知他的对头是甚么厉害脚色，天下除了金蛇郎君，便无人对付得了？”

洞玄低声把金龙帮寻仇的事说了一遍，求大师兄向焦宛儿解释。水云道人“咦”了一声，越听越怒，突然手掌一翻，在身旁棺上猛击一掌，噗的一声，棺木登时塌了一块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道人的武功比他两个师弟可高明得多。

他身怀绝技，怎么会怕得这样厉害，竟要偷偷躲在这里装死人？”

---

---

水云道人说道：“焦姑娘，我们仙都弟子，每人满师艺成、下山行道之时，师父必定赐他一柄匕首。贫道忝在本派掌门，虽然本领不济，忍辱在这里养伤，但还不敢对朋友打一句诳语。焦姑娘，你道这柄匕首是做甚么用的？”焦宛儿恨恨的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水云道人抬头望着月亮，喟然道：“敝派第十四代掌门祖师菊潭道长当年剑术天下无双，只可惜性子刚傲，杀了不少人，结仇太多，终于各派剑客大会恒山，以车轮战法斗他一人。菊潭道长虽然剑下伤了对头十八人，但最后筋疲力尽，身受重伤，于是拔出匕首自杀而死。本派因此元气大伤，又得罪了天下英雄，此后定下一条规矩，每名学艺完毕的弟子都授一柄匕首。洞玄师弟，你到那边去。”洞玄不明他用意，但还是朝他手指所指，向西行去。水云等他走出数百步，高声叫道：“

---

---

行了。”洞玄停步。

水云低声问闵子华道：“闵师弟，这把匕首，叫作甚么？”

闵子华道：“这是仙都戒杀刀。”水云又问：“师父授你戒杀刀时，有四句甚么训示？你低声说来。”闵子华肃然道：“严戒擅杀，善视珍藏，义所不敌，举以自戕。”

水云点点头，向东边一指，道：“你到那边去。”待闵子华走远，把洞玄叫回来，问道：“洞玄师弟，这把匕首，叫作甚么？”洞玄道：“仙都戒杀刀。”水云又问：“师父授你此刀之时，有何训示？”洞玄肃然道：“严戒擅杀，善视珍藏，义所不敌，举以自戕。”

水云把闵子华叫回，对袁承志和焦宛儿道：“现今两位可以相信，敝派确是有

---

---

此训示。敝派子弟犯戒杀人，也是有的，可是凭他如何不肖，无论如何不敢用这戒杀刀杀人。”

袁承志问道：“这匕首为甚么叫‘戒杀刀’？”水云道：“敝派鉴于菊潭祖师的覆辙，从第十五代祖师起便定下一条门规，严禁妄杀无辜，否则到每两年一次在仙都山大会，便得在师长兄弟之前，以这戒杀刀自行了断。闵师弟要杀焦帮主，虽然当年闵子叶师兄行为不端，有取死之道，但为兄报仇，本来也不算是妄杀，可是后来既知受奸人挑拨，再去加害，那是犯了重大门规，谅他也是不敢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戒杀刀是自杀用的，要是仙都弟子遇敌之时，武功不如，而对方又苦苦相逼，脱身不得，那么便须以此匕首自杀，免损仙都威名。闵师弟就算敢犯师门严规，天下武器正多，怎会用戒杀刀去杀人？而且刺杀之后，怎么又不把刀带走？”袁承志和焦宛儿听到这里，都不

---



---

住点头。

水云又道：“焦姑娘，我给你瞧一封信。”说着从棺材角里取出一个布包，打了开来，里面是一堆文件杂物。他从中捡出一信，递给焦宛儿。

焦宛儿眼望袁承志。袁承志点点头。焦宛儿接过信来，月光下见封皮上写着“急送水云大师兄亲启，闵緘”几个字，知是闵子华写给水云的信，抽出信笺，见纸笺上端印着“蚌埠通商大客栈用笺”的红字，信上的字歪歪扭扭，文理也不甚通，写道：“水云大师兄：你好。焦公礼之事，小弟已明白受人欺骗，报仇甚么的就此拉倒不干了。但昨晚夜里，小弟的戒杀刀忽然给万恶狗贼偷去，真是惭愧之至。如果寻不回来，我再没面目见大师兄了，千万千万。小弟闵子华拜上。”

焦宛儿读完此信，更无怀疑，身子颤

---

---

抖，盈盈向闵子华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闵叔叔，侄女儿错怪好人，冒犯你老人家啦。”拜罢又向洞玄赔礼。两人连忙还礼。

闵子华道：“不知是哪个狗贼偷了这把刀去，害死了焦帮主。他留刀尸上，就是要你疑心我呀。”焦宛儿道：“侄女真是卤莽，没想到这一着，只道闵叔叔害了爹爹后，还要逞英雄好汉，留刀示威。”闵子华道：“我失了戒杀刀，和洞玄师兄到处找寻，没一点眉目，后来接到大师兄飞帖，召我们到京师来，这才动身。路上你们没头没脑的杀来，我也只好没头没脑的跟你们乱打一阵。幸亏袁相公赶到，才弄明白这回事。”

水云道：“等我们的事了结之后，要是贫道侥幸留得性命，定要帮焦姑娘找到这偷刀杀人的奸贼。这件事仙都派终究也脱不了牵连。”焦宛儿又衿衽拜谢，将匕

---

---

首还给闵子华。

袁承志心想，他们师兄弟只怕另有秘事商酌，外人不便参与，便拱手道：“兄弟就此别过。”两人和水云等作别，走出数十步，正要下岗，洞玄忽然大叫：“两位请留步。”

袁承志和焦宛儿一齐停步。洞玄道人奔将过来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焦姑娘，贫道有一件事想说，请两位别怪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道长但说不妨。”洞玄道：“这里的事，要请两位千万不可泄漏。本来不须贫道多嘴，实因与敝师兄性命攸关，不得不冒昧相求。”按照江湖道上规矩，别帮别派任何诡秘怪异之事，旁人瞧在眼里，决不能传言谈论，否则凶杀灾祸立至，此事人所共知，但洞玄竟如此不放心，不惜冒犯叮嘱，自是大非寻常。

袁承志心中一动，虽然事不干己，但

---

---

刚才见水云道人无意中显露了一手武功，不禁生了惺惺相惜之意，对洞玄道：“不知令师兄遇到了甚么危难之事，兄弟或可相助一臂。”

洞玄和袁承志交过手，知他武功卓绝，不但高出自己十倍，也远在仙都第一高手水云师兄之上，听他这么说，心头一喜，忙道：“袁相公仗义相助，真是求之不得，待贫道禀过大师兄。”匆匆回去，低声和水云、闵子华商量。三人谈了良久，似乎难以决定。

袁承志想道：“既然他们大有为难，不愿外人插手，那么也不必多事了。”高声叫道：“两位道长、闵兄，兄弟先走一步，后会有期！”一拱手就要下岗。

水云道人叫道：“袁相公，请过来说几句话。”袁承志转身走近。水云道：“袁相公肯拔刀相助，我们师兄弟实是感激

---

---

不尽。不过这是本门的私事，情势凶险万分，实在不敢要袁相公无故犯险。还请别怪贫道不识好歹。”说着拱手行礼。

袁承志知他是一片好意，心想这人倒也颇具英雄气概，说道：“道长说哪里话来？既是如此，就此告辞。道长如有需用之处，兄弟自当尽力，随时送个信到正条子胡同就是。”

水云低头不语，忽然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袁相公如此义气，我们的事虽然说来羞人，如再相瞒，可就不够朋友了。两位请坐。洞玄师弟，你对两位说罢。”

洞玄等两人在石上坐好，自己也坐下说道：“我们恩师黄木道人生性好动，素喜到处云游，除了两年一次的仙都大会之外，平日少在山上。五年前的中秋，又是大会之期，恩师竟然并不回山主持，也不带信回来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，众弟子又

---

---

是奇怪，又是担忧。恩师这次是到南方云游采药，大伙儿忙分批到云贵两广查访，各路都没消息。我和闵师哥却在客店之中，得到点苍派追风剑万里风的传讯，说有急事邀我们前往。我们两人赶到云南大理万大哥家中，见他身受重伤，躺在床上。一问之下，原来是为了我们恩师才受的伤。”

袁承志想起程青竹曾说黄木道人是死于五毒教之手，暗暗点头，听洞玄又道：

“追风剑万大哥说道，那天他到大理城外访友，见到我们恩师受人围攻。点苍派跟仙都派素有渊源，他当即仗剑相助。岂知对方个个都是高手，两人寡不敌众，万大哥先遭毒手，昏倒在地，后来由人救回，恩师却是生死不明。万大哥肩头和肋下都为钢爪所伤，爪上喂了剧毒。看这情形，必是五毒教所为。他后来千辛万苦的求到名医，这才死里逃生。于是我们仙都三十二弟子同下云南寻师，要找五毒教报仇。

---

---

可是四年来音讯全无，恩师自是凶多吉少。五毒教又隐秘异常，踏遍了云南全省，始终没半点线索，大家束手无策，才离云南。后来北方传来消息，说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到了北京……”

袁承志“啊”了一声。洞玄道：“袁相公识得她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有几位朋友昨天刚给她毒手所伤。”洞玄道：“令友不碍事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眼下已然无妨。”

洞玄道：“嗯，那真是天幸。我们一得讯，大师兄便传下急令，仙都弟子齐集京师。我们在来京途中遇到焦姑娘，那不必说了。大师兄比我们先到，他与何铁手狭路相逢。那贱婢竟然出言讥刺，十分无礼。大师兄跟她动起手来，这贱婢手脚滑溜，大师兄一不留神，额上为她左手铁钩所中，下盘又中了她五枚暗器。她只道这暗器喂有剧毒，大师兄一定活不了，冷笑

---

---

几声便走了。好在大师兄内功精湛，又知对头周身带毒，在比武之前已先服了不少解药，身边又带了诸般外用解毒膏丹，这才没有遭难。”

水云叹道：“贫道怕她知我不死，再来赶尽杀绝，是以不敢在寓所养伤，只得找了这样古怪的一个地方静养，再过三个月，毒气可以慢慢拔尽。师父多半已丧在贱婢手下，这仇非报不可。只是对头手段太辣，毒物厉害，是以贫道不敢拖累朋友。”

闵子华问道：“袁相公怎么也跟五毒教结了仇？”袁承志于是将如何遇到锦衣毒丐齐云璈、程青竹如何被老丐婆抓伤的事简略说了。水云道：“袁相公既跟他们并无深仇，吃了一点小亏，也就算了。你千金之体，犯不着跟这种毒如蛇蝎之人相拚。”

---



---

袁承志心想自己有父仇在身，又要辅佐闯王和义兄李岩图谋大事，这种江湖上的小怨，原不能过于当真，否则纠缠起来，永无了局，于是点头说道：“道长说得是。我有一只朱睛冰蟾，可给道长吸毒。”当下用冰蟾替他吸了一次毒，乱石岗上无酒浸出蟾中毒液，于是把冰蟾借给洞玄，教了用法，要他替水云吸尽毒气送回。水云、闵子华、洞玄不住道谢。

袁承志和焦宛儿缓缓下岗，走到一半，焦宛儿忽往石上一坐，轻轻啜泣。袁承志问道：“怎么？焦姑娘，你不舒服么？”

焦宛儿摇摇头，拭干泪痕，若无其事的站了起来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一来，她金龙帮和仙都派虽然化敌为友，但她报杀父大仇之事，却更是渺茫了。也难为这样一个年轻姑娘，居然这般硬朗。”

---

---

两人回进城里，天将微明，袁承志把焦宛儿送回金龙帮寓所，自回正条子胡同。他在长街一排民房屋顶上展开轻身功夫，倏然之间，已过了几条街，一时奔得兴发，使出“神行百变”绝技，真如飞燕掠波、流星横空一般，耳旁风动，足底无声，正奔得高兴，忽听身旁低喝一声：“好功夫！”

袁承志斗然住足，白影微晃，一人从身旁掠过，笑道：“追得上我吗？”语声方毕，已窜在七八丈外。袁承志见这人身法奇快，心中一惊：“此人是谁？轻身功夫是如此了得？”他少年人既好奇，又好胜，提气疾追。那人毫不回顾，如飞奔跑。时候一长，袁承志的轻身功夫终于高出一筹，脚下加劲，片刻间追过了头，赶在那人面前数丈，回转身来。

那人格格娇笑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今日我才当真服你啦！”

---

---

只见她长袖掩口，身如花枝颤袅，正是五毒教教主何铁手。她全身白衣如雪，给足底黑瓦一衬，更是黑的愈黑，白的愈白。

武林中人所穿夜行衣非黑即灰，好得夜中不易为人发觉，敌人发射暗器不能取得准头，她竟然穿一身白衣，若非自恃武艺高强，决不能如此肆无忌惮。袁承志拱手说道：“何教主有何见教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袁相公前日枉驾，有许多碍手碍脚之人在场，大家分了心，不能好好见个高下。小妹今日专诚前来，讨教几招。”边说边笑，声音娇媚。

袁承志道：“教主这般身手，就在男子中也是难得一见。兄弟是十分佩服的。”

何铁手笑道：“袁相公前日试拳，掌

---

---

风凌厉之极。小妹力气不够，不敢接招。今日比比兵刃如何？”也不等袁承志回答，呼的一声，已将腰间一条软鞭抖了出来，微光中但见鞭上全是细刺倒钩，只要给它扫中一下，皮肉定会给扯下一大块来。

何铁手娇滴滴的道：“袁相公，这叫做蝎尾鞭，刺上是有毒的，你要加意小心，好么？”袁承志听她说话，不觉打了个寒战。

她语气温柔，关切体贴，含意却十分狠毒，两者浑不相称。

袁承志不欲跟她毫无来由的比武，抱拳说道：“失陪了！”

何铁手不等他退开，手腕一抖，蝎尾鞭势挟劲风，径扑前胸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微微一笑，上身向后退，避开了这招，不等蝎尾鞭第二招再到，已窜出数丈。何铁手知道追不上，朗声叫道：“金蛇郎君的弟子如此脓包，败坏了师尊一世威名，嘻嘻！”袁承志一愣停步，心想：“我几次相让，他们五毒教骄纵惯了，还道我真怕她。”心念微动之际，白影闪处，蝎尾鞭又带着一股腥风扑到。

袁承志眉头一皱，暗想：“这等喂毒兵器纵然厉害，终究为正人君子所不取。她好好一个女子，却身在邪教，以致行事不端。”料想蝎尾鞭全鞭有毒，不能白手抢夺，索性双手拢入袖中，身随意转，的溜溜的东闪西避。何铁手鞭法虽快，哪里带得到他的一片衣角？

转瞬间拆了二十余招，何铁手娇喝：“你一味闪避，算甚么好汉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想激我夺你鞭子？又有何难。”

---

---

身子一弯，双手已在屋顶分别捡起一片瓦片，凝视鞭影，看得亲切，叫道：“撤鞭！”两块瓦片一上一下，已将蝎尾鞭夹在中间，顺手往里一夺，右足晃动，瞬息间连踢三脚。何铁手刚想运劲夺鞭，对方足尖已将及身，只得撤鞭倒退，不想踏了一个空，跌下屋去。袁承志抢住鞭柄，笑道：“金蛇郎君的弟子怎么样？”

忽听何铁手柔媚的声音叫道：“很好！”她身法好快，刚一着地，立即又窜了上来，饶是袁承志身有绝顶轻功，也不禁佩服。

何铁手右手叉在腰间，身子微晃，腰肢款摆，似乎软绵绵地站立不定，笑道：“还要领教袁相公的暗器功夫，我们五毒教有一种毒蟾砂……”袁承志听她娇声软语的说着话，也不见她身转手扬，突然间眼前金光闪动，大吃一惊，知道不妙，百忙中一飞冲天，跃起寻丈，只听得一阵细

---

---

微的铮铮之声，数十枚暗器都打在屋瓦之上。

原来这毒蟾砂是无数极细的钢针，机括装在胸前，发射时不必先取准头，只须身子对正敌人，伸手在腰旁一按，一阵钢针就由强力弹簧激射而出。真是神不知，鬼不觉，何况钢针既细，为数又多，一枚沾身，便中剧毒。武林中任何暗器，不论是金镖、袖箭、弹丸、铁莲子，发射时总得动臂扬手，对方如是高手，一见早有防备。但这毒蟾砂之来，事先绝无征兆，实是天下第一阴毒暗器，教外人知者极少，等到见着，十之八九非死即伤，而伤者不久也必送命。他们本教之人称之为“含沙射影”功夫，端的武林独步，世上无双。

袁承志身子未落，三枚铜钱已向她要穴打去，怒喝：“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为甚么下此毒手？”何铁手侧身避开两枚铜钱，右手翻转，接住了第三枚，轻叫一

---

---

声：“啊哟，好大的劲儿，人家手也给你碰痛啦。”看准袁承志落下的方位，还掷过来。

听声辨形，这枚铜钱掷来的力道也不弱，袁承志刚想伸手去接，突然心里一动：“这人手上有毒，别上她当。”长袖一拂，又把铜钱拂了回去。这一下劲力就没手掷的大，何铁手伸出两指，轻轻拈住，放入衣囊，笑道：“多谢！可是只给我一文钱，不太小气了些吗？”手掌伸出来时迎风一抖，十多条非金非丝的绳索向他头上罩来。

袁承志恼她适才偷放毒蟾砂手段阴毒之极，当下再不客气，扬起蝎尾鞭，往她绳上缠去。何铁手斗然收索，笑道：“蝎尾鞭是我的呀。你使我兵器，害不害臊呀？”说的是一口云南土音，又糯又脆，手下却毫不停留。

---



---

袁承志把蝎尾鞭远远向后掷出，叫道：“我再夺下你这几根绳索儿，你们五毒教从此不能再来纠缠，行不行？”何铁手道：“这不叫绳索儿，这是软红蛛索。你爱夺，倒试试看。”说着蛛索横扫，拦腰卷来。这蛛索细长多丝，一招既出，四面八方同时打到。

袁承志侧身闪避，想抢攻对手空隙，哪知她十多根蛛索有的攻敌，有的防身，攻出去的刚收回守御，原来缩回的又反击而出，攻守连环，毫无破绽。

拆了十余招后，袁承志已看出蛛索的奥妙，心想：“这蛛索功夫是从蜘蛛网中变化出来的。”乘她一招使老，进攻的索子尚未收回、而守御的索子已蓄势发出之际，身形一斜，陡然欺近她背心，伸手向她肋下点去。这招快极险极，何铁手万难避开，忽然间身子一侧。袁承志见这一下如点实了，手指非碰到她胸部不可，脸上

---

---

发热，凝指不发。

何铁手乘势左手一钩。袁承志疾忙缩手，嗤的一声，袖口已被钩子划了一条缝。何铁手道：“啊哟，糟糕，把袁相公袖子割破啦。您把长衫除下来吧，我拿回去给你补好。”

袁承志见她狡计百出，心中愈怒，乘势一拉，扯下了右臂破袖，使得呼呼风响，不数招，袖子已与蛛索缠住，用力一挥，破袖与蛛索双双脱手，都掉到地下去了。

袁承志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何铁手格格笑道：“不怎么样。你的兵刃不也脱手了么？还不是打了个平手？”反手在背上一抽，右手中多了一柄金光闪闪的钩子。

袁承志见她周身法宝，武器层出不穷，也不禁大为头痛，说道：“我说过夺

---

---

下你蛛索之后，你们可不能再来纠缠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你说你的，我几时答允过啊？”袁承志一想，果然不错，她确是没答允过，但这般一件一件的比下去，到何时方了？当下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瞧你还多少兵器？”心想把她每一件兵器都夺下来，她总要知难而退了。

何铁手道：“这叫做金蜈钩。”左手一伸，露出手上铁钩，说道：“这是铁蜈钩，为了练这劳甚子，爹爹割断了我一只手。

他说兵器拿在手里，总不如干脆装在手上灵便。我练了十三年啦，还不大成。袁相公，这钩上可有毒药，你别用手来夺呀！”

只见她连笑带说，慢慢走近，袁承志外表虽然淡然自若，内心实深戒惧，只怕她又使甚么奸谋，正自严加提防，忽听远

---

---

处隐隐有呼哨之声，猛然间想起一事，暗叫：“不好！莫非此人绊住了我，却命她党羽去加害青青他们？”也不等她话说完，回身就走。

何铁手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这时再去，已经迟了！”金钩一点，铁钩疾伸，猛向他后心递到。袁承志侧过身子，横扫一腿。何铁手纵身避过，双钩反击。这时曙光初现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一片黄光，在他身边纵横盘旋。这女子兵刃上功夫之凌厉，仅比在盛京所遇的玉真子稍逊而已。他挂念青青等人，不欲恋战，数次欺近要夺她金钩，总是被她回钩反击，或以铁钩护住。这铁钩装在手上，运用之际的是灵动非凡，宛如活手一般。

袁承志拆到三十余招，兀是打她不退，心中焦躁，探手腰间，金光一闪，拔出了金蛇宝剑。何铁手一见，笑容立敛，喝道：“好！这金蛇剑竟落在你手！”袁

---

---

承志道：“是便怎样？”

刷刷数剑。何铁手武功虽高，哪里抵挡得住？当的一声，金钩已被金蛇剑削去半截。袁承志喝道：“再来纠缠，把你的铁手也削断了。”她一听之下，脸上微现惧色，果然不敢逼近身来。

袁承志收剑入鞘，疾奔回家，刚到胡同口，便见洪胜海躺在地下，颈中流血，忙上前扶起，幸喜尚有气息。洪胜海咽喉受伤，不能说话，伸手向着宅子连指。袁承志抱他入内，只见宅子中到处桌翻椅折，门破窗烂，显是经过一番剧战。

袁承志越看越是心惊，撕下衣袖替洪胜海扎住了咽喉伤口，直奔内堂，里面也是处外破损，胡桂南与程青竹躺在地下呻吟。袁承志忙问：“怎么？”胡桂南道：“青姑娘，青姑娘……给……五毒教掳去啦。”袁承志大惊，问道：“沙天广他们

---

---

呢？”胡桂南伸手指向屋顶。袁承志不及多问，急跃上屋，只见沙天广和哑巴躺在瓦面，沙天广满脸乌云，中毒甚深，哑巴也受创伤。虽然幸喜无人死亡，但满屋伙伴，个个重伤，真是一败涂地，青青更不知去向。袁承志咬牙切齿，愤怒自责：“我怎地如此糊涂，竟让这女子缠住了也没发觉。”

宅中童仆在恶斗时尽皆逃散，这时天色大明，敌人已去，才慢慢回来。

袁承志把哑巴和沙天广抱下地来，写了一张字条，命仆人急速送去金龙帮寓所，请焦宛儿取回朱晴冰蟾，前来救人。

他替沙天广、胡桂南等包扎伤口，一面询问敌人来袭情形。

铁罗汉上次受伤卧床未起，幸得未遭毒手，说道：“三更时分，胡桂南首先发

---

---

觉了敌踪，把哑巴老兄扯上屋去。两人一上屋，立被十多名敌人围住了。我在窗口中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全身无力，动弹不得，只有干着急的份儿。眼见哑巴老兄、沙老兄和程老夫子都伤了好几名敌人，但对方实在人多。

大家边打边退，在每一间屋里都拚了好一阵，最后个个受伤，青姑娘也给他们掳了去。袁相公……我们实在对你不起……”

袁承志道：“敌人好不狠毒，怎怪得你们？眼下救人要紧。”

他到马厩牵了匹马，向城外驰去，将到怪屋时下了马，将马缚在树上，走到屋前，飞身越墙直入，大叫：“何教主，请出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一阵回音过去，黄墙上铁门开处，一阵狺狺狂吠，扑出十多头凶猛巨大，后面跟着数十人。他想：“这

---

---

次可不能再对他们客气了！”左手连挥，十多枚金蛇锥激射而出，金光闪闪，每只巨獒脑门中了一枚，只只倒毙在地。他绕着众犬转了一个圈子，双手将金蛇锥一一收入囊中。

五毒教人众本待乘他与巨獒缠斗，乘隙喷射毒汁，哪知他杀毙众犬竟如此神速，不由得都惊呆了，待他收回暗器，先头一人发一声喊，转身便走。余人一拥进内，待要关门，哪里还来得及？袁承志已从各人头顶一跃而过，抢在头里。

他深入敌人腹地之后，反而神定气闲，叫道：“何教主再不出来，莫怪我无礼了。”

只听嘘溜溜的一阵口哨，五毒教众人排成两列，中间屋里出来十多人。当先一人是何红药，后面跟着左右护法潘秀月赞达、岑其斯，以及锦衣毒丐齐云等一批教

---



---

中高手。

袁承志道：“在下跟各位素不相识，既无宿怨，也无新仇，各位却来到舍下，将我朋友个个打得重伤，还将我兄弟掳来，那是甚么缘由，要向何教主请教。”

何红药道：“你家里旁人跟我们没有冤仇，那也不错，因此手下留情，没当场要了他们性命。你既有朱晴冰蟾，小小伤势也很易治好。至于那姓夏的小子呢，哼，我们要慢慢的痛加折磨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她年纪轻轻，甚么事情对你们不住了？”何红药冷笑道：“谁教他是金蛇郎君的儿子？哼，这也罢了，谁教他是那个贱货生的？”袁承志一怔，心想她跟青青的母亲又有甚么仇嫌了？何红药见他沉吟不语，阴森森的道：“你来胡闹些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你们如跟金蛇郎君有梁子，干甚么不自去找他报仇？”何红药道：“老子要杀，儿子也要杀！你既跟他

---

---

有瓜葛，连你也要杀！”

袁承志不愿再与她啰唆不清，高声叫道：“何教主，你到底出不出来？放不放人？”屋中寂然无声，过了一阵，阵阵回声从五堵高墙上撞了回来。袁承志挂念青青，身形一斜，猛从何红药身旁穿过，直向厅门冲去。两名教徒来挡，袁承志双掌起处，将两人直掣出去。他冲入厅内，见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影，转身直奔东厢房，踢开房门，只见两名教众卧在床上，却是日前被他扭伤了关节之人，见他入来，吓得跳了起来。

袁承志东奔西窜，四下找寻，五毒教众乱成一团，处处兜截。过不多时，袁承志已把每一间房子都找遍了，不但没有见到青青，连何铁手也不在屋里。他焦躁异常，把缸瓮箱笼乱翻乱踢，里面饲养着的蛇虫毒物都爬了出来。五毒教众大惊，忙分人捕捉毒物。

---

---

潘秀达叫道：“是好汉到外面来决个胜负。”袁承志知他在教中颇有地位，决意擒住他逼问青青的下落，叫道：“好，我领教阁下的毒掌功夫！”施展神行百变轻身功夫，双足一蹰，已跃到他面前。潘秀达见他说到便到，大吃一惊，呼呼两掌劈到。袁承志道：“别人怕你毒掌，我偏不怕！”潘秀达叫道：“好，你就试试。”袁承志右掌一起，往他掌上抵去。

潘秀达大喜，心想：“你竟来和我毒掌相碰，这可是自寻死路，怨我不得。”当下双掌运力，猛向前推，眼见要和袁承志手掌相碰，相距不到一寸，突见对方手掌急缩，脑后风声微动，知道不妙，待要缩身回掌，只觉颈中一紧，身子已被提起。五毒教众齐声呐喊，奔来相救。袁承志抓起潘秀达挥了个圈子。众人怕伤了护法，不敢逼近。

---

---

袁承志喝道：“你们掳来的人在哪里？快说。”潘秀达闭目不理。袁承志潜运混元功，伸手在他脊骨旁穴道一指戳去。

潘秀达登时背心剧痛，有如一根钢条在身体内绞来搅去。袁承志松手把他摔在地下。潘秀达痛得死去活来，在地下滚来滚去，却不说一个字。

袁承志道：“好，你不说，旁人呢？”灵机一动：“我的点穴除了本门中人，天下无人能救。且都给他们点上了，谅来何铁手便不敢加害青弟。”当下身形晃动，在众人身旁穿来插去。教徒中武功高强之人还抵挡得了三招两式，其余都是还没看清敌人身法，穴道已被闭住。片刻之间，院子中躺下了二三十人。本来穴道被闭，尽管点穴手法别具一功，旁人难以解开，但过得几个时辰，气血流转，穴道终于会慢慢自行通解。但袁承志这次点穴时

---

---

使上了混元功，真力直透经脉，穴道数日不解，此后纵然解开，也要酸痛难当，十天半月不愈。

那日他在衢州石梁点倒温氏四老，使的便是这门手法。

何红药见势头不对，呼啸一声，夺门而出。余众跟着拥出，不一刻，一座大屋中空荡荡的走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地上动弹不得的几十人，有的呻吟低呼，有的怒目而视。

袁承志大叫：“青弟，青弟，你在哪里？”除了阵阵回声之外，毫无声息。他仍不死心，又到每个房间查看一遍，终于废然退出；提起几名教众逼问，各人均是闭目不答。

袁承志无法可施，只得回到正条子胡同。见焦宛儿已取得冰蟾，率领了金龙帮

---

---

的几名大弟子来到，将沙天广等身上毒气吸净、伤口包好。袁承志见各人性命无碍，但青青落入敌手，不禁愁肠百结。焦宛儿软语宽慰，派出帮友四处打听消息。

过了大半个时辰，忽然蓬的一声，屋顶上掷下一个大包裹来。众人吃了一惊。袁承志焦急异常，双手一扯，拉断包上绳索，还未打开，已闻到一阵血腥气，心中怦怦乱跳，双手出汗，一揭开包袱，赫然是一堆被切成八块的尸首，首级面色已成乌黑，但白须白发宛然可辨。袁承志一定神，才看清楚这尸首原来是独眼神龙单铁生。

他跃上屋顶，四下张望，只见西南角上远处有一条黑影向前疾奔，知道必是送尸首来之人，当下提气急追，赶出里许，只见他奔入一座林子中去了。

袁承志直跟了进去。只见那人走到树

---

---

林深处，数十名五毒教教众围着一堆火，正在高谈阔论。一人偶然回头，突见袁承志掩来，惊叫道：“克星来啦！”四散奔逃。

袁承志先追逃得最远最快的，举手踢足，把各人穴道一一点了，回过身来，近者手点肘撞，远者铜钱掷打，只听得林中呼啸奔逐，惊叫斥骂之声大作。过了一盏茶时分，林中声息俱寂，袁承志垂手走出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。

这一役把岑其斯、齐云璈等五毒教中高手一鼓作气的尽数点倒，只是何铁手和何红药两人不在其内。袁承志心中稍定，寻思：“只要青弟此时还不遭毒手，他们便有再大仇恨，也不敢加害于她。”

回到住宅，焦心等候，傍晚时分，出去打探的人都回报说没有线索。天交二更，袁承志吩咐吴平与罗立如，将单铁生

---

---

的尸首送往顺天府尹衙门去，公门中人见到他的模样，自知是五毒教下的毒手。焦宛儿领着几名帮友，留在宅里看护伤者，防备敌人。

袁承志焦虑挂怀，哪里睡得着？盘膝坐在床上，筹思明日继续找寻青青之策。约莫坐了一个更次，四下无声，只听得远处深巷中有一两声犬吠，打更的竹柝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。他思潮起伏，自恨这一次失算中计，遭到下山以来的首次大败，静寂中忽听得围墙顶上轻轻一响，心想：“如是吴罗二人回来，轻身功夫无此高明，必是来了敌人。”当下安坐床上，静以待变。只听窗外如一叶落地，接着一个人格格娇笑，柔声道：“袁相公，客人来啦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有劳何教主枉驾，请进来吧！”取出火折点亮蜡烛，开门迎客。

何铁手飘然而入，见袁承志室中陈设

---



---

简陋，除了一床一桌之外，四壁萧然，笑道：“袁相公好清高呀。”袁承志哼了一声。

何铁手道：“我此番来意，袁相公定是知道的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要请何教主示下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你有求于我，我也有求于你，咱们这个回合仍是没有输赢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想不必再较量了。何教主有智有勇，兄弟十分佩服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这是第一个回合，除非你把我们五毒教一下子灭了，否则还有得让你头疼的呢。”

袁承志一凛，心想他们纠缠不休，确是不易抵挡，说道：“何教主既与我那兄弟的父亲有仇，还是径去找他本人为是，何必跟年轻人为难？常言道：冤家宜解不宜结……”

何铁手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将来

---

---

再说。客人到来，你酒也不请人喝一杯么？”

袁承志心想此人真怪，于是命童仆端整酒菜。焦宛儿不放心，换上了书童的装束，亲端酒菜，送进房来。何铁手笑道：“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袁相公的书童，生得也这般俊。”

袁承志斟了两杯酒。何铁手举杯饮干，接着又连饮两杯，笑道：“袁相公不肯赏脸喝我们的酒，小妹却生来卤莽大胆。”

焦宛儿接口道：“我们的酒没毒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好，好，真是一位伶牙利齿的小管家。干杯！”

袁承志和她对饮了一杯，烛光下见她星眼流波，桃腮欲晕，暗忖：“所识女子之中，论相貌之美，自以阿九为第一。”

---

---

小慧诚恳真挚。宛儿豪迈精细。青弟虽爱使小性儿，但对我一片真情。哪知还有何铁手这般艳若桃李、毒如蛇蝎的人物，真是天下之大，奇人异士，所在都有。”何铁手见他出神，也不言语，只淡淡而笑，过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袁相公的武功，小妹心折之极。似乎尊师金蛇郎君也不会这点穴手段，这门功夫，袁相公是另有师承的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华山派门下弟子。”何铁手道：“袁相公武功集诸家所长，难怪神乎其技。小妹今晚是求师来啦。”

袁承志奇道：“这话我可明白了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袁相公若是不嫌小妹资质愚鲁，就请收归门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何教主一教之长，武功出神入化，却来开这玩笑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你如不传我解穴之法，难道我们教中几十个人，就眼睁睁让他们送命不成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只要你

---

---

把我朋友送回，再答应以后永远不来纠缠，我当然会给他们解救。”何铁手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袁相公是不肯收我这个徒弟了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兄弟学艺未精，求师还来不及，哪敢教人？”

咱们好言善罢，既往不咎，你道怎样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我把你朋友送还，你把我的部属治好。以后的事，走着瞧吧。”

袁承志见她始终不肯答应罢手言和，怒气渐生，暗想：“五毒教虽然横行天南，但我们七省英雄豪杰，也不见得就怕了你们。”当下默不作声。

何铁手盈盈站起，笑道：“啊哟，咱们的袁大盟主生气啦。”

---

---

衿衽万福，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给你赔不是。”袁承志还了一揖，心下怫然不悦。何铁手道：“明儿我把你朋友送回来。”

便请你大驾光临，救治我的朋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何铁手微微躬身，转身走出。她并不上屋，径往大门走去。袁承志只得跟着送出，童仆点烛开门。

焦宛儿跟在袁承志身后，暗想：“这女子行动诡秘，别在大门外伏有徒党，诱袁相公出去袭击，我先去瞧瞧。”于是慢慢落后，身上藏好蛾眉钢刺，越墙而出，躲在墙角边向外望去，只见大门口停了一乘暖轿，四名轿夫站在轿前，此外却无别人。焦宛儿矮了身子，悄悄走到轿后，双手把轿子轻轻一托，知道轿内无人，这才放心，正要走回，大门开处，童仆手执灯

---

---

笼，袁承志把何铁手送了出来。

焦宛儿灵机一动：“她既不肯罢手，此后麻烦正多。我要找到她的落脚所在，他们再来纠缠，好让袁相公上门攻她个出其不意。”她存了报恩之心，也不怕前途艰险，缩身钻入轿底，手脚攀住了轿底木架。那暖轿四周用厚呢围住，又在黑夜，竟无一人发觉。只听得何铁手一阵轻笑，踏入轿中。四名轿夫抬起轿子，快步而去。

只觉四名轿夫健步如飞，原来抬轿的人也都身有武功，她不禁害怕起来。这时正当隆冬，寒风彻骨，暖轿底下都结了冰，被她口中热气一呵，化成了冷水一滴滴的落下。焦宛儿只得任由冷水落在脸上，不敢拂拭，只怕身子一动，立给何铁手发觉。

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忽听一声呼叱，

---

---

轿子停住。一个男人声音喝道：“姓何的贱婢，快出来领死。”焦宛儿心中奇怪：

“这声音好熟，那是谁啊？”又听另一个声音叫道：“五毒教横行一世，想不到也有今天。”焦宛儿一惊：“那是闵子华！嗯，第一个说话的是他师弟洞玄道人。”

只听得四周脚步声响，许多人围了上来。轿夫放下轿子，抽出兵刃。焦宛儿拉开轿障一角向外张望，见东边站着四五人，都是身穿道袍、手执长剑的道士，心想：“西、北、南三边必都有人，仙都派大举报仇来了。”只觉轿身微微一晃，何铁手已跃出轿外，娇声喝道：“水云贼道死了没有？你们胆子也真大，想干甚么？”一名长须道人喝道：“我们师父黄木道长到底在哪里，快说出来，免你多受折磨。”

何铁手格格娇笑，柔声道：“你们师父又不是三岁娃娃，迷了路走失了，却来

---

---

问我要人。你们把师父交给我照管了，是不是呢？好吧，大家武林一脉，我帮你们找找吧，免得他可怜见儿的，流落在外，没人照顾。也不知是给人拐去了呢，还是给人卖到了番邦。”焦宛儿心道：“原来这女人说话，总是这么娇声媚气的，我先前还道她故意向袁相公发嗲。”

那长须道人怒道：“五毒教逞凶横行，今日教你知道恶有恶报！”何铁手笑道：“仙都派在江湖上本来也算是有点儿小名气的，可是平时不敢正大光明的来找我，现今知道我们教里多人受伤，就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。哈哈，呵呵，嘻嘻，嘿嘿！”片刻之间，换了几种笑声，她笑声未毕，只听西北角上一人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想是中了她毒手，一时只听得呼叱怒骂、兵刃碰撞之声大作。

这次仙都派倾巢而出，来的都是高手，饶是何铁手武功高强，却始终闯不出

---



---

去。斗不到一盏茶时分，四名轿夫先后中剑，或死或伤。

焦宛儿在轿下不敢动弹，眼见仙都门人剑法迅捷狠辣，果有独得之秘，心想当日袁相公一举而破两仪剑法，那是他们遇上了特强高手，才受克制，寻常剑客却决非仙都门人对手。

她怕黑夜之中贸然露面，给仙都门徒误会是五毒教众，不免枉死于剑下，只得屏息不动。这时二十多柄长剑把何铁手围在垓心，青光霍霍，冷气森森，只看得她惊心动魄。

何铁手在数十名好手围攻下沉着应战。一个少年道人躁进猛攻，被她铁钩横划，带着肩头，登时痛晕在地，当下由同伴救了下去。再拆数十招，何铁手力渐不支。闵子华长剑削来，疾攻项颈，她侧头避过，旁边又有双剑攻到。

---

---

只听铮的一声，一件细物滚到轿下。焦宛儿拾起一看，原来是半枚女人戴的耳环。她心中又喜又急，喜的是何铁手这一役难逃性命，可给袁相公除了个大对头；急的是她若丧命，青青不知落在何处，她手下教众肯不肯交还，实在难说。

又斗数十招，何铁手头发散乱，已无还手之力。长须道人一声号令，数十柄长剑忽地回收，组成一张烂银也似的剑网，围在她四周。长须道人喝道：“我师父他老人家在哪里？”

他是生是死，快说。”何铁手把金钩夹在腋下，慢慢伸手理好散发，忽然一阵轻笑，铁钩迅如闪电，伤了一名道人。众人大怒，长剑齐施，这一次下手再不容情，眼见何铁手形势危急万分，突然远处传来嘘溜溜一声呼哨。何铁手百忙中笑道：“我帮手来啦，你们还是快走的好，

---

---

否则要吃亏的呀。”焦宛儿心想：“如不知他们是在拚死恶斗，听了她这几句又温柔又关切的叮嘱，还以为她是在跟情郎谈情说爱哩！”

那长须道人叫道：“料理了这贱婢再说！”各人攻得更紧。

转眼间何铁手腿上连受两处剑伤，但她还是满脸笑容。一名年轻道人心中烦躁，不忍见这么一个千娇百媚、笑靥迎人的姑娘给乱剑分尸，喝道：“你别笑啦，成不成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你这位道长说甚么？”那道人一呆，正待回答，眼前忽然金光一闪。闵子华急呼：“留神！”但哪里还来得及，波的一声，金钩已刺中他背心。

酣斗中远处哨声更急，仙都派分出八人迎上去阻拦。只听金铁交鸣，不久八人败了下来，仙都门人又分人上去增援。

---

---

这边何铁手立时一松，但仙都派余人仍是力攻，她想冲过去与来援之人会合，却也不能。

双方势均力敌，高呼鏖战。打了一盏茶时分，闵子华高叫：“好，好！太白三英，你们三个卖国贼也来啦。”一人粗声粗气的道：“怎么样！你知道爷爷厉害，快给我滚。”

焦宛儿心下惊疑：“太白三英挑拨离间，想害我爹爹，明明已给袁相公他们擒住。爹爹后来将三人送上南京衙门，怎么又出来了？是越狱？还是贪官卖放？”

这时何铁手的帮手来者愈多，仙都派眼见抵挡不住，长须道人发出号令，众人登时收剑后退。仙都门人对群战习练有素，谁当先，谁断后，阵势井然。何铁手身上受伤，又见敌人虽败不乱，倒也不敢

---

---

追赶，娇声笑道：“暇着再来玩儿，小妹不送啦。”

仙都派众人来得突然，去得也快，霎时之间，刀剑无声，只剩下朔风虎虎，吹卷残雪。

焦宛儿从轿障孔中悄悄张望，见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站了几十个人。一个老乞丐打扮的女人道：“他们消息也真灵通，知道咱们今儿受伤的人多，就来掩袭。教主，你的伤不碍事吧？”何铁手道：“还好。幸亏姑姑援兵来得快，否则要打跑这群杂毛，倒还不大容易呢。”一个白须老人道：“仙都派跟华山派有勾结吗？”一个嗓音嘶哑的人道：“金龙帮跟那个姓袁的小子搅在一起。咱兄弟已使了借刀杀人的离间之计，料想姓袁的必会去跟仙都派为难。”那白须老人道：“好吧，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好。”

---

---

焦宛儿在轿下听到“借刀杀人的离间之计”这几个字，耳中嗡的一响，一身冷汗，心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害死我爹爹的，原来是这三个奸贼。”她想再听下去，却听何铁手道：“大伙儿进宫去吧，轿子可不能坐啦。”众人一拥而去。

焦宛儿等他们走出数十步远，悄悄从轿底钻了出来。不觉吃了一惊，原来当地竟是在禁城之前，眼见一伙人进宫去了。仙都派围攻何铁手，拚斗时刻不短，居然并无宫门侍卫前来查问干预。她不敢多耽，忙回到正条子胡同，将适才所见细细对袁承志说了。袁承志大拇指一竖，说道：“焦姑娘，好胆略，好见识！”

焦宛儿脸上微微一红，随即拜了下去。袁承志侧身避过，慨然道：“令尊的血海深仇，自当着落在我身上。焦姑娘再行大礼，那可是瞧不起我了。”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这就进宫去找

---

---

他们。”焦宛儿道：“这些奸贼不知怎样，竟混入了皇宫。看来必有内应。宫里禁卫森严，袁相公贸然进去，只怕不便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不妨，我有一件好东西。本来早就要用，哪知一到京师之后，怪事层出不穷，竟没空去。”说着取出一封书信，便是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写给宫里司礼太监曹化淳的密函，本是要洪胜海送去的。袁承志知道这信必有后用，一直留在身边。

焦宛儿喜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随袁相公去，扮作你的书童。”

袁承志知她要手刃仇人，那是一片孝心，劝阻不得，点头允了。

焦宛儿在轿下躲了半夜，弄得满身泥污，忙入内洗脸换衣，装扮已毕，又是个

---

---

俊俏的小书童。袁承志笑道：“可不能再叫你焦姑娘啦！”焦宛儿道：“你就叫我宛儿吧，别人还当是甚么杯儿碗儿呢。”

正要出门，吴平与罗立如匆匆进来，说顺天府尹衙门戒备很严，等了两个多时辰，直到捕快换班，才把单铁生的尸首丢了下去。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好！”焦宛儿说起要随袁承志入宫寻奸，为父报仇。罗立如忽道：“袁相公，师妹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好么？”

焦宛儿眼望袁承志，听他示下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次深入禁宫，本已危机四伏，加之尚有不少高手在内。要保护焦姑娘周全已甚不易，多一人更碍手脚。”正要出口推辞，忽见吴平伸手暗扯罗立如衣角，连使眼色，说道：“罗师弟，你伤臂之后身子还没完全复原，还是让袁相公带师妹去吧。”袁承志心中一动：“他似乎有意要我跟焦姑娘单独相处。昨晚我和她

---



---

去见水云道人，青年男女深夜出外，只怕已引起旁人疑心。虽然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但还是避一下嫌疑的好。”于是对罗立如道：“罗大哥同去，我多一个帮手，那再好没有。委屈你一下，请也换上童仆打扮。”

罗立如大喜，入内更衣。吴平跟着进去，笑道：“罗师弟，你这次做了傻事啦！”罗立如愕然道：“甚么？”吴平道：“袁相公对咱们金龙帮恩德如山，师妹对他显然又倾心之至……”罗立如颤声道：“你说让师妹配……配给袁相公？”吴平道：“恩师在天有灵，定也必十分喜欢。你跟了去干甚么？”

罗立如道：“大师哥说得对，那我不去啦！”吴平道：“现今不去，又太着痕迹。你相机行事，如能撮成这段姻缘，那是再好不过。”

---

---

罗立如点头答应，心中却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原来他对这小师妹暗寄相思已有数年，只是见她品貌既美，又不苟言笑，协助焦公礼处理帮中事务颇具威严，是以一番深情从不敢吐露半点；断臂后更是自惭形秽，连话也不敢和她多说一句，这时听吴平一说，不禁怅惘，但随即转念：“袁相公如此英雄，和师妹正是一对。她终身有托，我自当代她欢喜。”

##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

---

---

袁承志从铁箱中取出许多珍宝，包了一大包，要罗立如捧在手里。

三人来到宫门。袁承志将暗语一说，守门的禁军早得到曹太监嘱咐，当即分人引了进去。来到一座殿前，禁军退出，另有小太监接引入内，一路连换了三名太监。袁承志默记道路，心想这曹太监也真工于心计，生怕密谋败露，连带路人也不断掉换。最后沿着御花园右侧小路，弯弯曲曲走了一阵，来到一座小屋子前。小太监请三人入内，端上清茶点心。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曹太监始终不来，三人也不谈话，坐着枯候。

直到午间，才进来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太监，向袁承志问了几句暗语。袁承志照着洪胜海所言答了，那太监点头而出。

又过了好一会，那太监引了一名肥肥白白的中年太监入来。袁承志见他身穿锦

---

---

绣，气派极大，心想这多半是宫中除了皇帝之外、第一有权有势的司礼太监曹化淳了，果然那先前进来的太监说道：“这位是曹公公。”袁承志和罗立如、焦宛儿三人跪下磕头。曹化淳笑道：“别多礼啦，请坐，睿王爷安好？”袁承志道：“王爷福体安好。王爷命小人问公公好。”

曹化淳呵呵笑道：“我这几根老骨头，却也多承王爷惦记。洪老哥远道而来，不知王爷有甚么嘱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王爷要请问公公，大事筹划得怎样了？”

曹化淳叹道：“我们皇上的性子，真是固执得要命。我进言了好几次，皇上总说借兵灭寇，后患太多，只求两国罢兵，等大明灭了流寇，重重酬谢睿王爷。”

袁承志不知多尔袞与曹化淳有何密谋。洪胜海在多尔袞属下地位甚低，不能

---

---

预闻机密，只不过是传递消息的信使而已。洪胜海不知，袁承志自然也不知了。这时听了曹化淳之言，不由得心里怦怦乱跳，耳中只是响着“借兵灭寇”四字，心想：“皇帝不肯借兵，满洲人却心急要借，显是不怀好意了。”

他虽镇静，但这个大消息突如其来，不免脸有异状。

曹化淳会错了意，还道他因此事不成，心下不满，忙道：“兄弟，你别急，一计不成，另有一计呀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是，是。曹公公足智多谋，我们王爷赞不绝口，常说有曹公公在宫中主持，何愁大事不成。”曹化淳笑而不言。

袁承志道：“王爷有几件薄礼，命小人带来，请公公笑纳。”

说着向罗立如一指。焦宛儿接下他背

---

---

着的包裹，放在桌上，解了开来。

包裹一解开，登时珠光宝气，满室生辉。曹化淳久在大内，珍异宝物不知见过多少，寻常珠宝还真不在他眼里，但这阵宝气迥然有异，走近一看，不觉惊得呆了。原来包袱中珍宝无数，单是一串一百颗大珠串成的朝珠，颗颗精圆，便已世所罕见。另有一对翡翠狮子，前脚盘弄着一个火红的红宝石圆球，这般晶莹碧绿的成块大的翡翠固然从未见过，而红宝石之瑰丽灿烂，更是难得。曹化淳看一件，赞一件，转身对袁承志道：“王爷怎么赏了我这许多好东西？”

袁承志要探听他的图谋，接口道：“王爷也知皇上精明，借兵灭寇之事很不好办，总是要仰仗公公的大力。”曹化淳给他这样一捧，十分得意，笑吟吟的一挥手，对罗立如和焦宛儿道：“你们到外面去休息吧。”袁承志向二人点点头，便有

---

---

小太监来陪了出去。

曹化淳亲自关上了门，握住袁承志的手，低声道：“你可知王爷出兵，有甚么条款？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那晚李岩大哥说到处事应变之道，曾说要骗出旁人的机密，须得先说些机密给他听。我信口胡诌些便了。”说道：“公公是自己人，跟你说当然不妨，不过这事可机密之至，除了王爷，连小人在内，也不过两三个人知道。”

曹化淳眼睛一亮。袁承志挨近身去说道：“小人心想，王爷虽然瞧得起小人，但总是番邦外国，要是曹公公恩加栽培，使个人得以光祖耀宗……”曹化淳心中了然，知他要讨官职，呵呵笑道：“洪老弟要功名富贵，那包在老夫身上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要装假就假到底。”忙跪下去磕

---

---

头道谢。曹化淳笑道：“事成之后，委你一个副将如何？包你派在油水丰足的地方。”

袁承志满脸喜色，忙又道谢，道：“公公大恩大德，小人甚么事也不能再瞒公公。王爷的意思是……”左右一张，悄声道：“公公可千万不能泄露，否则小人性命难保。”曹化淳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怎会说出去？”

袁承志低声道：“满洲兵进关之后，闯贼是一定可以荡平的。王爷的心意，是要朝廷割让北直隶和山东一带的地方相谢。两国以黄河为界，永为兄弟之邦。”

袁承志信口胡诌。曹化淳却毫不怀疑，一则有多尔衮亲函及所约定的暗号，二则有如此重礼，三来满洲人居心叵测，他又岂有不知？他微微沉吟，点头说道：“眼前天下大乱，今早传来军讯，潼关已

---



---

给闯贼攻破，兵部尚书孙传庭殉难。大明还有甚么将军能用？大清再不出兵，眼见闯贼旦夕之间就兵临城下。北京一破，甚么都完蛋了。”

袁承志听说闯王已破潼关，杀了眼下惟一手握重兵的督师孙传庭，不禁大喜，他怕流露心中欢悦之情，忙低下了头，眼望地下。曹化淳道：“我今晚再向皇上进言，如他仍是固执不化，咱们以国家社稷为重，只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沉吟不语，皱起了眉头，似乎心中有极大疑难。袁承志心中怦怦乱跳，反激一句：“今上英明刚毅，公公可得一切小心。”曹化淳道：“哼，刚是刚了，毅就不见得。英明两字，可差得太远。”

大明江山亡在他手里不打紧，难道咱们也陪着他一起送死？”

这几句话可说得上“大逆不道”，若

---

---

是泄漏出去，已是灭族的罪名，他竟毫不顾忌的说了出来，可见对袁承志全无忌惮之意。袁承志道：“不知公公有何良策，好教小人放心。”

曹化淳道：“嗯，就算以黄河为界，也胜过整座江山都断送在流寇手里。皇上不肯，难道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突然住口，呵呵笑道：“洪老弟，三日之内，必有好音报给王爷。你在这里等着吧。”双掌一击，进来几名小太监，捧起袁承志所赠的珠宝，拥着曹化淳出去了。

过不多时，四名小太监领着袁承志、焦宛儿、罗立如三人到左近屋中宿歇。晚间开上膳食，甚是丰盛，用过饭后，天色已黑，小太监道了安，退出房去。

袁承志低声道：“那曹太监正在筹划一个大奸谋，事情非同小可，我要出去打探一下。”焦宛儿道：“我跟你同去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道：“不，你跟罗大哥留在这里，说不定那曹太监不放心，又会差人来瞧。”罗立如道：“我一个人留着好了，袁相公多一个帮手好些。”

袁承志见焦宛儿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，不便阻她意兴，点了点头，走到邻室，双手一伸，已点了两名小太监的哑穴。另外两名太监从床上跳起，睁大了眼睛，不明所以。焦宛儿拔出蛾眉钢刺，指在两人胸前，低声喝道：“出一句声，教你们见魏忠贤去！”说着钢刺微微前伸，刺破两人衣服，刺尖抵入了胸前肉里。袁承志暗笑，心想这当口她还说笑话。要知魏忠贤是熹宗时的奸恶太监，败坏天下，这时早已伏诛。

他把两名太监的衣服剥了下来，自己换上了。焦宛儿吹灭蜡烛，摸索着也换上了太监服色。袁承志把一名太监也点上了哑穴，左手捏住另一人的脉门，拉出门

---

---

来，喝道：“领我们去曹公公那里。”那太监半身酥麻，不敢多说，便即领路，转弯抹角的行了里许，来到一座大楼之前。那小太监道：“曹公公……住……住在这里。”袁承志不等他说第二句话，手肘轻轻撞出，已闭住他胸口穴道，将他丢在花木深处。

两人伏下身子，奔到楼边。袁承志正要拉着焦宛儿跃上，忽听身后脚步声响，一人远远问道：“曹公公在楼上么？”袁承志答道：“我也刚来，是在楼上吧。”回头看时，见来者共有五人，前面一人提着一盏红纱灯，灯光掩映下见都是太监。

那提灯的太监笑骂：“小猴儿崽子，说话就是怕担干系。”说着慢慢走近。袁承志和焦宛儿低下了头，不让他们看清楚面貌。

五名太监进门时，灯光射上门上明晃

---

---

晃的朱漆，有如镜子，照出了五人的相貌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轻扯焦宛儿衣袖，等五人上了楼，低声道：“是太白三英！”焦宛儿大惊，低声道：“杀我爸爸的奸贼？他们做了太监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跟咱们一样，乔装改扮的，上去！”两人紧跟在太白三英之后，一路上楼，守卫的太监只道他们是一路，也不查问。到得楼上，前面两名太监领着太白三英走进一间房里去了。袁承志与焦宛儿不便再跟，候在门外，隐隐约约只听得那提灯的太监说道：“请在这里……曹公公马上……”

其余的话听不清楚。两名太监随即退了出来，下楼去了。

袁承志一拉焦宛儿的手，走进房去，只见四壁图书，原来是间书房。太白三英坐在一旁椅子，见进来两名太监，也不在

---

---

意。袁承志和焦宛儿径自向前。焦宛儿冷笑道：“史叔叔，黎叔叔，我爹爹请三位去吃饭。”太白三英陡然见到焦宛儿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

黎刚立即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爹爹不是死了么？”

焦宛儿道：“不错，他请三位叔叔去吃饭！”史秉文眉头一皱，擦的一声，长刀出鞘。袁承志一跃而出，双手疾伸，一手一个，抓住史氏兄弟的后领提了起来，同时左脚飞出。踢在黎刚后心胛骨下三寸“凤尾穴”上。史秉光反手一拳，袁承志毫不理会，任他打在自己胸口，双手轻轻一合，史氏兄弟两头相碰，都撞晕了过去。焦宛儿还没看清楚怎的，太白三英都已人事不知。她拔出蛾眉钢刺，猛向史秉光胸口戳去。袁承志伸手拿住她的手腕，低声道：“有人。”

---

---

只听楼梯上脚步声响，袁承志提起史氏兄弟，放在书架之后，再转身提了黎刚，和焦宛儿都躲在书架背后，刚刚藏好，几个人走进室来。

一人说道：“请各位在这里等一下，曹公公马上就来。”一个娇媚的女子声音道：“辛苦你啦！”袁承志和焦宛儿听出是五毒教主何铁手的声音，双手互相一捏。过了片刻，又进来几人，与何铁手等互道寒暄。袁承志寻思：“衢州石梁派的温氏四老也来了。原来宛儿昨晚瞧见的四个老头子，竟便是他们，怪不得仙都派抵挡不住。他们来干甚么？”众人客套未毕，曹化淳和几名武林好手已走进室来。只听曹化淳给各人引见，竟有方岩的吕七先生在内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温方施害死青弟的母亲，给我打中穴道，无人相救，多半已成废人，温氏的五行阵是施展不出了。但加上五毒教的高手和其他人众，我一人万万抵敌不过。”

---

---

只听曹化淳道：“太白三英呢？”一名太监答道：“史爷他们已来过啦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曹化淳派人出去找寻，几批太监找了好久回来，都说不见三人踪影。余人悄悄议论，显然都不耐烦了。曹化淳道：“咱们不等了，他们自己弃了立功良机，也怨不得旁人。”只听众人挪动椅子之声，想是大家坐近了听他说话。

只听他道：“闯贼攻破潼关，兵部尚书孙传庭殉难。”众人噫哦连声，甚是震动。曹化淳道：“咱们如不快想法子，贼兵指日迫近京师。要是皇上再不借兵灭寇，大明数百年的基业，都要断送在他手里。咱们以国家为重，只得另立明君，维持社稷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那就立诚王爷了。”曹化淳道：“不错，今日要借重各位，为新君效劳。一切大事，有兄弟承当。立了大

---



---

功，却是大家的。”见众人并无异议，当下分派职司。

只听他说道：“再过一个时辰，温家四位老先生带领得力弟兄，在皇上寝宫外四周埋伏，阻拦旁人入内。何教主的手下伏在书房外面，由诚王爷入内进谏。”

吕七先生道：“周大将军统率京营兵马，他是忠于今上的吧？要不要先除了去，以免不测？”曹化淳笑道：“周大将军跟傅尚书那两个家伙，早给我略施小计除去了。何教主，你说给他听吧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曹公公要拥诚王登基，早知周大将军跟傅尚书是两个大患，因此命小妹连日派人去户部偷盗库银。皇帝爱斤斤计较，最受不了这些小事。今日下午已下旨把周傅二人革职拿问了。”众人压低了嗓子，一阵嘻笑，都称赞曹化淳神机妙算。

袁承志这时方才明白，原来那些红衣

---

---

童子偷盗库银，不是为了钱财，实是一个通敌祸国的大阴谋，可叹崇祯自以为精明，落入圈套之中尚自不觉。

曹化淳道：“各位且去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兄弟再来奉请。”

吕七先生与温氏四老等告辞了出去。何铁手留在最后，将到门口时，忽道：“太白三英为甚么不来？莫非是去向皇帝告密？”

曹化淳道：“究竟何教主心思周密。这件事咱们索性瞒过了他们。不过太白三英是满清九王的心腹，最近还立了一件大功，要说背叛九王，那倒决不至于。”何铁手道：“甚么大功？”曹化淳道：“他们盗了仙都派一个姓闵的一柄匕首，去刺杀了金龙帮的帮主，这么一来，武林人物势必大相残杀。咱们将来避去金陵，那就舒服得多啦。”

---

---

焦宛儿早有九成料定是太白三英害她父亲，这时更无怀疑。袁承志怕她伤痛气恼之际发出声响，何铁手耳目灵敏，一点儿细微动静都瞒她不过，忙伸手轻轻按住焦宛儿的嘴。

只听何铁手笑道：“公公在宫廷之内，对江湖上的事情却这般清楚，真是难得。”曹化淳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朝廷里的事我见得多了，哪一个不是贪图功名利禄，反复无常？哪一个讲甚么仁义道德？还是江湖上的朋友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

兄弟这次图谋大事，不敢跟朝廷大臣商议，却来礼聘各位拔刀相助，便是这个道理……”两人说着话走出了书房。

袁承志知道事在紧急，可是该当怎么办却打不定主意，一时国难家仇，百感交集。

---

---

焦宛儿低声问道：“这三个奸贼怎样处置？小妹可要杀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但不要见血，以免给人发觉。”捧起史秉光的脑袋，指着他两边“太阳穴”道：“你会使‘钟鼓齐鸣’这一招么？”焦宛儿点点头。袁承志道：“拇指节骨向外，这样握拳，对啦，发招！”焦宛儿应声出拳、噗的一声，双拳同时击在史秉光两边“太阳穴”上。史秉光一声没哼，登时气绝。她如法施为，又将史秉文和黎刚两人打死，这时大仇得报，想起父亲，不禁伏在袁承志肩头吞声哭泣。袁承志低声道：“咱们快出去，瞧那何铁手到哪里去。”焦宛儿拿得起放得下，立时收泪，随着袁承志走出书房。

只见曹化淳和何铁手在前面岔道上已经分路，两名太监手提纱灯，引着何铁手一行人向西走去。袁承志和焦宛儿身穿太监服色，就是遇到人也自无妨，于是远远

---

---

跟着何铁手，穿过几处庭院，望着她走进一座屋子里去了。

两人跟着进去，一进门，便听得东厢房中有人大叫：“何铁手你这毒丫头，你还不放我出去？”声音清脆，却不是青青是谁？

袁承志一听之下，惊喜交集，再也顾不得别的，直闯进去，只见青青卧在床上，两名小太监在旁煎药添香。袁承志伸手点了两名太监的穴道。青青方才认出，心中大喜，颤声叫道：“大哥！”袁承志走到床边，问道：“你的伤怎样？”青青道：“还好！”见焦宛儿站在袁承志后面，问道：“你也来了？”

焦宛儿道：“嗯，夏姑娘原来也在这里，那真好极了。袁相公急得甚么似的。”

---

---

青青哼了一声没回答，忽道：“那何铁手就会过来啦，大哥，你给我好好打她一顿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他们另有奸谋，我还是暂不露面为妙。”急道：“青弟，眼下暂时不能跟她动手。你引她说话，问明白她劫你到宫里来干甚么？”青青奇道：“甚么宫里？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原来你还不知道这是皇宫。”只听房外脚步声近，不及细说，提起两名太监塞入橱中，见四下再无藏身之所，门外的人便要进来，只得拉了焦宛儿钻入了床底。

青青一怔之间，何铁手与何红药已跨进门来。何铁手笑道：“夏公子，你好些了吗？咦，服侍你的人哪里去啦，这些家伙就知道偷懒。”青青道：“是我叫他们滚出去的，谁要他们服侍？”何铁手不以

---

---

为忤，笑道：“真是孩子脾气。”走近药罐，说道：“啊，药煎好啦！”拿起一块丝棉蒙在一只银碗上，然后把药倒在碗里，药渣都被丝棉滤去。何铁手笑道：“这药治伤，最是灵验不过。你放心，药里要是有毒，银碗就会变黑。”

青青起初见到袁承志，本是满怀欢悦，但随即见到焦宛儿，已很有些不快，后来见两人手拉手的躲入床底，神态似乎颇为亲密，一时满心愤怒，骂道：“你们鬼鬼祟祟的，当我不知道么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鬼鬼祟祟甚么啊？”

青青叫道：“你们欺侮我，欺侮我这没爹没娘的苦命人！没良心的短命鬼！”

袁承志一怔：“她在骂谁呀？”焦宛儿女孩儿心思细密，早已瞧出青青有疑己之意，这时听她指桑骂槐，不由得十分气苦，不觉身子发颤。袁承志随即懂得了她

---

---

的心意，苦于无从解释，只得轻拍她肩膀，示意安慰。

何铁手哪知其中曲折，笑道：“别发脾气啦，待会我就送你回家。”青青怒道：“谁要你送，难道我自己就认不得路？”

何铁手只是娇笑。

老乞丐何红药忽然阴森森地道：“小子，你既落入我们手里，哪能再让你好好回去？你爹爹在哪里，生你出来的那个贱货在哪里？”

青青本就在大发脾气，听她侮辱自己的母亲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伸手拿起床头小几上的那碗药，劈脸向她掷去。何红药侧身一躲，当的一声，药碗撞在墙上，但脸上还是热辣辣的溅上了许多药汁。她怒声喝道：“浑小子，你不要命了！”

---



---

袁承志在床底下凝神察看，见何红药双足一登，作势要跃起扑向青青，也在床底蓄势待发，只待何红药跃近施展毒手，立即先攻她下盘。忽地白影一晃，何铁手的双足已拦在何红药与卧床之间。

只听何铁手说道：“姑姑，我答应了那姓袁的，要送这小子回去，不能失信于人。”何红药冷笑道：“为甚么？”何铁手道：“咱们这许多人给点了穴，非那姓袁的施救不可。”

何红药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好，不弄死这小子便是，但总得让他先吃点苦头。喂，姓夏的小子，你瞧我美不美？”青青忽地“啊”的一声，叫了出来，声中满含惊怖，想是何红药丑恶的脸上更做出可怕的神情，直伸到她面前。

何铁手道：“姑姑，你又何必吓他？”

---

---

”语音中颇有不满之意。何红药哼了一声道：“是了，这小子生得俊，你护着他了。”

何铁手怒道：“你说甚么话？”何红药道：“年轻姑娘的心事，当我不知道么？我自己也年轻过的。你瞧，你瞧，这是从前的我！”

只听一阵窸窣之声，似是从衣袋里取出了甚么东西。何铁手与青青都轻轻惊呼一声：“啊！”又是诧异，又是赞叹。何红药苦笑道：“你们很奇怪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哈哈，从前我也美过来的呀！”用力一掷，一件东西丢在地下，原来是一幅画在粗蚕丝绢上的肖像。

袁承志从床底下望出来，见那肖像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，双颊晕红，穿着摆夷人花花绿绿的装束，头缠白布，相貌俊美，但说这便是何红药那丑老婆子当年的

---

---

传神写照，可就难以令人相信了。

只听何红药道：“我为甚么弄得这样丑八怪似的？为甚么？为甚么？……都是为了你那丧尽了良心的爹爹哪。”青青道：“咦，我爹爹跟你有甚么干系？他是好人，决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！”何红药怒道：“你这小子那时还没出世，怎会知道？要是他有良心，没对我不起，我怎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怎会有你这小鬼生到世界上来？”

青青道：“你越说越希奇古怪啦！你们五毒教在云南，我爹爹妈妈是在浙江结的亲，道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，跟你又怎么拉扯得上了？”

何红药大怒，挥拳向她脸上打去。何铁手伸手格开，劝道：“姑姑别发脾气，有话慢慢说。”何红药喝道：“你爹爹就是给金蛇郎君活活气死的，现在反而出力

---

---

回护这小子，羞也不羞？”何铁手怒道：

“谁回护他了？你若伤了他，便是害了咱们教里四十多人的性命。我见你是长辈，让你三分。但如你犯了教规，我可也不能容情。”

何红药见她摆出教主的身份，气焰顿煞，颓然坐在椅上，两手捧头，过了良久，低声问青青道：“你妈妈呢？你妈妈定是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、狐狸精，这才将你爹迷住了，是不是？”她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做过许许多多梦，梦到你的妈妈，可是她相貌总是模模糊糊的，瞧不清楚……我真想见见她……”

青青叹道：“我妈死了。”何红药一惊，道：“死了？”青青道：“死了！怎么样？你很开心，是不是？”何红药声音凄厉，尖声道：“我逼问他你妈妈住在甚么地方，不管怎样，他总是不肯说，原来已经死了。当真是老天爷没眼，我这仇是

---

---

不能报的了。这次放你回去，你这小子总有再落到我手里的时候……你妈妈是不是很像你呀？”青青恼她出言无礼，翻了个身，脸向里床，不再理会。

何红药道：“教主，要让那姓袁的先治好咱们的人，再放这小子。”何铁手道：“那还用说？”何红药忽然俯下身来，袁承志和焦宛儿都吃了一惊，然见她并不往床底下瞧，只伸指在床前地板上画了几个字。袁承志一看，见是：“下一年毒蛛蛊”六字。何铁手随即伸脚在地板上一拖，擦去了灰尘中的字迹，道：“好吧，就是这样。”

袁承志寻思：“那是甚么意思？…嗯，是了，她们在释放青弟之前，先给她服下毒蛛蛊，毒性在一年之后方才发作，那时无药可解，她们就算报了仇。哼，好狠毒的人，天幸教我暗中瞧见。要是我不在床底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不禁冷汗直冒。

---

---

何红药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。袁承志见她双足正要跨出门限，忽然迟疑了一下，回身说道：“你是不是真的听我话？”

何铁手道：“当然，不过……不过咱们不能失信于人啊。”何红药怒道：“我早知你看中了他，压根儿就没存心给你爹爹报仇。”气冲冲的回转，坐在椅上，室中登时寂静无声。袁承志和焦宛儿更是不敢喘一口大气。

青青忽在床上猛捶一记，叫道：“你们还不出来么，干甚么呀？”

焦宛儿大惊，便要窜出，袁承志忙拉住她手臂，只听何铁手柔声安慰道：“你安心睡一会儿，天亮了就送你回去。”青青哼了一声，握拳在床板上蓬蓬乱敲，灰尘纷纷落下。袁承志险些打出喷嚏，努力

---

---

调匀呼吸，这才忍住。

青青心想：“那何铁手和老乞丐又打你不过，何必躲着？你二人在床底下到底在干甚么？”她哪知袁承志得悉弑帝另立的奸谋，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，实是非同小可，因此坚忍不出。

何红药对何铁手道：“你是教主，教里大事自是由你执掌。

教祖的金钩既然传了给你，你便有生杀大权。可是我遇到的惨事，还不能教你惊心么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姑姑遇到了一个负心汉子，就当天下男人个个是薄幸郎。”何红药道：“哼，男人之中，有甚么好人了？何况这人是金蛇郎君的儿子啊！你瞧他这模样儿，跟那个家伙真没甚么分别，谁说他的心又会跟老子不同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他爹爹跟他一样俊秀么？怪不得姑姑这般倾心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听何铁手的语气，显然对青青颇为钟情，这人绝顶武功，又是一教之主，竟然不辨男女，倒也好笑。

何红药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你是执迷不悟的了。我把我的事源源本本说给你听。是福是祸，由你自决吧！”何铁手道：“好，我最爱听姑姑说故事。给他听去了不妨么？”何红药道：“让他知道了他老子的坏事，死了也好瞑目。”青青叫道：“你瞎造谣言！我爹爹是大英雄大豪杰，怎会做甚么坏事？我不听！我不听！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姑姑，他不爱听，怎么办？”何红药道：“我是说给你听。他爱不爱听，理他呢。”

青青用被蒙住了头，可是终于禁不住好奇心起，拉开被子一角，听何红药叙述金蛇郎君当年的故事。

---



---

只听她说道：“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我还没你现今年纪大。你爹爹刚接任做教主，他派我做万妙山庄的庄主，经管那边的蛇窟。这天闲着无事，我一个人到后山去捉鸟儿玩。”何铁手插口道：“姑姑，你做了庄主，还捉鸟儿玩吗？”

何红药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说过了，那时候我还年轻得很，差不多是个小孩子。我捉到两只翠鸟，心里很是高兴。回来的时候，经过蛇窟旁边，忽听得树丛里嗖嗖声响，知道有蛇逃走了，忙遁声追过去。果见一条五花在向外游走。我很奇怪，咱们蛇窟里的蛇养得很驯，从来不去逃，这条五花到外面去干甚么？我也不去捉拿，一路跟着。只见那五花到了树丛后面，径向一个人游过去，我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干甚么？”何红药咬牙

---

---

切齿的道：“那便是前生的冤孽了。他是我命里的魔头。”何铁手道：“是那金蛇郎君么？”

何红药道：“那时我也不如他是谁，只见他眉清目秀，是个长得很俊的少年。手里拿着一束点着火的引蛇香艾。原来五花是闻到香气，给他引出来的。他见了我，向我笑了笑。”

何铁手笑道：“姑姑那时候长得很美，他一定着了迷。”

何红药呸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和你说正经的，谁跟你闹着玩？”

我当时见他是生人，怕他给蛇咬了，忙道：‘喂，这蛇有毒。’

你别动，我来捉！’他又笑了笑，从背上拿下一只木箱，放在地下，箱子角儿

---

---

上有根细绳缚着一只活蛤蟆，一跳一跳的。那五花当然想去吃蛤蟆啦，慢慢的游上了木箱，正想伸头去咬，那少年一拉绳子，箱子盖翻了下去。五花一滑，想稳住身子，那少年左手一探，两根手指已钳住了五花的头颈。我见他手法虽跟咱们不同，但手指所钳的部位不差分毫，五花服服帖帖的动弹不得，这一来，知道他是行家，就放了心。”

何铁手笑道：“啧啧啧，姑姑刚见了人家的面，就这样关心。”

青青插口道：“喂，你别打岔成不成？听她说呀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你说不爱听呀！”青青道：“我忽然爱听了，可不可以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好吧，我不打岔啦！”

何红药横了她一眼，说道：“那时我又起了疑心，这人是谁呢？怎敢这生大

---

---

胆？到这里来捉我们的蛇？难道不知五毒教的威名吗？又见他右手拿出一根短短的铁棒，伸到五花口边。五花便一口咬住。我走近细看，原来铁棒中间是空的，五花口里的毒液不住流出来，都给铁管子盛住了。我这才知道，哼，原来他是偷蛇毒来着。怪不得这几天来，蛇窟里许多蛇儿不吃东西，又瘦又懒。我叫了起来：‘喂，快放下！’同时取出伏蛇管来，嘘溜溜的一吹。他听得声音古怪，抬头一看，那五花头颈一扭，就在他手指上咬了一口。他忙把五花丢开，想打开木箱拿解药。我说：‘你好大胆子！’，抢上前去。哪知他武功好得出奇，只轻轻一带，我就摔了一交……”青青插嘴道：“当然啦，你怎能是他对手？”

何红药白眼一翻，道：“可是我们的五花毒性何等厉害，他来不及取解药，便已伤口毒发，昏了过去。我走近去看，忽然心里不忍起来，心想这般年纪轻轻的便

---

---

送了性命，太可惜了，而且又是这么一身武功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于是你就将他救了回去，把他偷偷的藏着，拿药给他解了毒，等他伤好，你就爱上他了？”

何红药叹道：“不等他伤好，我已经把心许给他了。那时教里的师兄弟们个个对我好，但不知怎的，我都没把他们瞧在眼里，对这人却是神魂颠倒，不由自主。过了三天，那人身上的毒退了，我问他到这里来干甚么。他说我救了他性命，甚么事也不能瞒我。他说他姓夏，身上负了血海深仇，对头功夫既强，又是人多势众，报仇没把握，听说五毒教精研毒药，天下首屈一指，因此赶到云南来，想求教五毒教的功夫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袁承志和青青方才明白，原来金蛇郎君和五毒教是如此这般才打起交道来的，而他所以要取毒药，自然旨在对付石梁温家。

---

---

只听何红药又道：“他说，他暗里窥探了许久，学到了些炼制毒药的门道，便来偷我们蛇窟里毒蛇的毒液，要炼在暗器上去对付仇人。又过了两天，他伤势慢慢好了，谢了我要走。我心里很舍不得，拿了两大瓶毒蛇的毒液给他。他就给我画了这幅肖像。我问他报仇的事还有甚么为难，要不要我帮他。他笑笑，说我功夫还差得远，帮不了忙。我叫他报了仇之后再来看我，他点头答应了。我问他甚么时候来。他说那就难说了，他要报大仇，还少了一件利刃，听说峨嵋派有一柄镇山之宝的宝剑，须得先到四川峨嵋山去盗剑。但不知是否真有此剑，就算有，甚么时候能盗到，也说不上来。”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心想：“金蛇郎君做事当真不顾一切，为了报仇，甚么事都干。”

---

---

何红药叹道：“那时候我迷迷糊糊的，只想要他多陪我些日子。我好似发了疯，甚么事都不怕，明知是最不该的事，却忍不住要去做。我觉得为了他而去冒险，越是危险，心里越快活，就是为他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唉，那时候我真像给鬼迷住了一样。我对他说，我知道有一柄宝剑，锋利无比，甚么兵器碰到了立刻就断。他欢喜得跳起来，忙问在甚么地方。

我说，那就是我们五毒教代代相传的金蛇剑！”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心头一震，不由得伸手一摸贴身藏着的金蛇剑，心想：“难道这剑竟是五毒教的？”

何红药续道：“我对他说，这剑是我们教里的三宝之一，藏在大理县灵蛇山的毒龙洞里，那是我教五大分舵之一的所在，洞外把守得甚是严密。他求我领他去

---

---

偷出来。他说只借用一下，报了大仇之后一定归还。他不断的相求，我心肠软了，于是去偷了哥哥的令牌，带他到毒龙洞去。看守的人见到令牌，又见我带着他，便放我们进去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姑姑，你难道敢穿了衣服进毒龙洞？”何红药道：“我自然不敢……”青青插口问道：“为甚么不敢穿了衣服进那个……那个毒龙洞？”

何红药哼了一声不答。何铁手道：“夏公子，那毒龙洞里养着成千成万条鹤顶毒蛇，进洞之人只要身上有一处蛇药不抹到，给鹤顶蛇咬上一口，如何得了？这些毒蛇异种异质，咬上了三步毙命，最是厉害不过。因此进洞之人必须脱去衣衫，全身抹上蛇药。”青青道：“哦，你们五毒教的事当真……当真……”

何红药道：“当真甚么？若不是这

---



---

样，又怎进得毒龙洞？

于是我脱去衣服，全身抹上蛇药，叫他也搽蛇药。他背上擦不到处，我帮他搽抹。唉，两个少年男女，身上没了衣服，在山洞中你帮我搽药，我帮你搽药，最后还有甚么好事做出来？

何况我早已对他倾心，就这么胡里胡涂的把身子交了给他。”

青青听得双颊如火，忽地想起床底下的二人，当即手脚在床板上乱捶乱打。何铁手笑道：“夏公子，你干甚么？”青青怒道：“我恨他们好不怕丑。”

何红药幽幽叹道：“你说我不怕丑，那也不错，我们夷家女子，本来没你们汉人这许多臭规矩。唉，后来我就推开内洞石门，带了他进去。这金蛇剑和其余两宝放在石龙的口里，他飞身跃上石龙，就拿

---

---

到了那把剑。哪知他存心不良，把其余两宝都拿了下来。那便是二十四枚金蛇锥和那张藏宝地图了。”她说到这里，闭目沉思往事，停了片刻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见他把三宝都拿了下来，就知事情不妙，定要他把金蛇锥和地图放回龙口。”

青青早知那便是建文皇帝的藏宝之图，故意问道：“甚么地图？我爹爹一心只想报仇，要你们五毒教的旧地图来有甚么用？”

何红药道：“我也不知是甚么地图。这是本教几十年来传下来的宝物。哼，这人就是不存好心。他也不答我的话，只是望着我笑，忽然过来抱住了我。后来，我也就不问他甚么了。他说报仇之后，一定归还三宝。他去了之后，我天天想念着他，两年来竟没半点讯息。后来忽然江湖上传言，说江南出了一个怪侠，使一把怪

---

---

剑，善用金锥伤人，得了个绰号叫作‘金蛇郎君’。我知道定然是他，心里挂着他不知报了大仇没有。过不多久，教主起了疑心，终于查到三宝失落，要我自己了断，终于落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青青道：“为甚么是这个样子？”何红药含怒不答。

何铁手低声道：“那时我爹爹当教主，虽是自己亲妹子犯了这事，可也无法回护。姑姑依着教里的规矩，身入蛇窟，受万蛇咬啮之灾。她脸上变成这个样子，那是给蛇咬的。”青青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心中对这个老乞丐顿感歉仄。说道：“这……”

这可真对你不住了。我先前实在不知道……”何红药横了她一眼，哼了一声。

何铁手又道：“她养好伤后，便出外

---

---

求乞，依我们教规，犯了重罪之人，三十年之内必须乞讨活命，不许偷盗一文一饭，也不许收受武林同道的周济。”

青青低声对何红药道：“要是我爹爹真的这般害了你，那确是他不好。”

何红药鼻中一哼，说道：“我给成千成万条蛇咬成这个样子，被罚讨饭三十年，那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那日我带他去毒龙洞，这结果早就想到了，也不能说是他害我的。他对我不起，却是他对我负心薄幸。那时我还真一往情深，一路乞讨，到江南去找他，到了浙江境内，就听到他在衢州杀人报仇的事。我想跟他会面，但他神出鬼没，始终没能会着。

等到在金华见到他时，他已给人抓住了。你知道抓他的人是谁？”

何铁手道：“是衢州的仇家么？”何

---

---

红药道：“正是。就是刚才你见到的温家那几个老头子。”何铁手和青青同时“啊”

的一声。何铁手是想不到温氏四老竟与此事会有牵连，青青是听到外公们来到北京而感惊诧。

何红药道：“我几次想下毒害死敌人。但这些人早就在防他下毒，茶水饮食，甚么都要他先试过，这一来我就没法下手。他们押着他一路往北，后来才知是要逼他交出那张地图来。有一次，我终于找到机会，跟他说了几句话。他说身上的筋脉都给敌人挑断了，已成废人，对头武功高强，凭我一人决计抵敌不了，眼下只有一线生机，他正骗他们上华山去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他到华山去干甚么？”  
何红药道：“他说天下只有一人能够救他，那便是华山派掌门人神剑仙猿穆人

---

---

清。”

袁承志在床底听着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对金蛇郎君的所作所为，不知是痛恨、是惋惜、还是怜悯？这时听到师父的名字，更是凝神倾听。

青青听何红药提到了袁承志的师父，也更留上了神，只听她接着道：“我问他穆人清是甚么人，他说那是天下拳剑无双的一位高人侠士。他虽从未见过，但素知这人正直仗义，若是见到他如此受人折磨，定会出手相救。他说温氏五老的五行阵法厉害，又有崆峒派道人相助，除了这姓穆的，别人也打他们不退。他叫我快去华山，向穆大侠哭诉相求。我答允了，心中打定主意，要是穆大侠袖手不理，我就在他面前横剑自刎，宁可自己死了，也总要救他出来。敌人转眼便回，不能跟他多说话，我抱住了他，想亲亲他的脸便走

---

---

了。哪知一挨近身，忽然闻到他胸口微有女人香气，伸手到他衣内一摸，掏出来一只绣得很精致的香荷包，里面放着一束女人的头发，一枚小小的金钗，我气得全身颤抖，问他是谁给的。他不肯说。我说要是不说，我就不去求穆大侠。他闭嘴不理，神气很是高傲。你瞧，你瞧，这小子的神气，就跟他老子当年一模一样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声音忽转惨厉，一手指着青青，停了一阵，又道：“我还想逼他，看守他的人却回来了。我实在气苦之极。

我为他受了这般苦楚，他却撇下了我，另外有了情人。

“等那一伙人上了华山，我也不去找甚么穆大侠，暗中给看守他的人下毒，心想就算连那负心汉一起毒死，也不理会了，终于弄死了两个道士。那几个姓温的

---

---

全没想到暗里有人算计，一疏神，我就将他救了出来，连金蛇剑、金蛇锥都一起盗到了手。我将他藏在一个山洞里。温家几兄弟遍找不见，互相疑心，自伙儿吵了一阵，再大举搜山。这可就得罪了穆大侠。他暗中施展绝技，将他们都吓下了华山，自己跟着也下山去了。

“这天晚上，我要那负心汉说出他情人的姓名来。他知道一经吐露，我定会去害死他的心上人。他武功已失，又不能赶去保护，因此始终闭口不答。我恨极了，一连三天，每天早晨，中午、晚上，都用刺荆狠狠鞭他一顿……”

青青叫了起来：“你这恶婆娘，这般折磨我爹爹！”

何红药冷笑道：“这是他自作自受。我越打得厉害，他笑得越响。他说倒也不因为我的脸给蛇咬坏了，这才不爱我。他

---



---

从来就没真心喜欢我过，毒龙洞中的事，在他不过逢场作戏，他生平不知玩过多少女人，可是真正放在心坎儿里的，只是他未婚妻一个。他说他未婚妻又美貌又温柔，又天真，比我可好上一百倍了，他说一句，我抽他一鞭；我抽一鞭，他就夸那个贱女人一句。打到后来，他全身没一块完整皮肉了，还是笑着夸个不停。

“到第三天上，我们两人都饿得没力气了。我出去采果子吃，回来时他却守在洞口，说道只要我踏进洞门一步，就是一剑。他虽失了武功，但有金蛇宝剑在手，我也不敢进去。我对他说，只要他说出那女子的姓名住所，我就饶了他对我的负心薄幸，他虽是个废人，我还是会好好的服侍他一生。他哈哈大笑，说他爱那女子胜过爱自己的性命。好吧，我们两人就这么耗着。我有东西吃，他却挨饿硬挺。”

何铁手黯然道：“姑姑，你就这样弄

---

---

死了他？”何红药道：“哼，才没这么容易让他死呢。过了几天，他饿得全身脱力，我走进洞去，将他双足打折了。”

青青惊叫一声，跳起来要打，却被何铁手伸手轻轻按住了肩头，动弹不得。何铁手劝道：“别生气，听姑姑说完吧。”

何红药道：“这华山绝顶险峻异常，他双足坏了之后，必定不能下去，我就下山去打听他情人的讯息。我要抓住这贱人，把她的脸弄得比我还要丑，然后带去给他瞧瞧，看他还能不能再夸她赞她。

“我寻访了半年多，没得到一点讯息，担心那姓穆的回山撞见了，那可要糟。那天我见那姓穆的暗中显功，驱逐石梁派的人，本领真是深不可测，要是那负心贼求他相助，我再上华山，可就讨不了便宜。待得我回到华山，哪知他已不知去向。我在山顶到处找遍了，没一点踪迹，

---

---

不知是那姓穆的救了他呢，还是去了别的地方。十多年来，江湖上不再听到他的信息。我走遍天南地北，也不知这没良心的坏蛋是死是活。”

袁承志听她满腔怨毒的说到这里，方才恍然大悟：金蛇郎君所以自行封闭在这山洞之中，定是知道冤家魔头必会重来，他武功全失，无法抵敌，想到负人不义，又耻于向人求救，于是入洞自杀。

忽听得何红药厉声对青青道：“哼，原来他还留下了你这孽种。你妈妈呢？她姓甚么？叫甚么？住在哪里？你不说出来，我先剜去你的眼睛。”

青青笑道：“哈哈，你凶，你凶！我爹爹说得不错，我妈妈比你好一百倍也不止，好一千倍，一万倍……”何红药怒不可遏，双手一探，十爪向青青脸上抓来。

---

---

青青急往被里一缩，将被子蒙住了头。何铁手忙伸手挡住何红药。

何红药怒道：“你要他说出他父母的所在，我就饶了他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姑姑，咱们有大事在身，你却总是为了私怨，到处招惹。仙都派的事，不也是你搞的么？”

何红药道：“哼，那黄木贼道跟人瞎吹，说他认得金蛇郎君，偏巧让我听见了，当然要逼问他那负心贼的下落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你关了黄木这些年，给他上了这许多毒刑，他始终不说，多半是真的不知。多结仇家也是无用。”

袁承志和焦宛儿暗暗点头，心想仙都派跟五毒教的梁子原来由此而结，那么黄木道人并没有死，只不过给他们扣住了。

---

---

何红药叫道：“那姓袁的小子拿着咱们的金蛇剑，又用金蛇锥打咱们的狗子，那地图想必也落入了他手里。你身为教主，怎地不想法子？”何铁手道：“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姑姑，你出去休息一会儿吧。”何红药站起身来，厉声说道：“我一切全跟你说了。用不用我的计策，给不给我出气。全凭你吧！”

何铁手笑了笑，并不答话。何红药道：“你出来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”何铁手道：“在这里说也一样。”何红药道：“不，咱们出去。”

袁承志见两人走出房去，步声渐远，忙钻了出来，低声道：“青弟，咱们走吧。”

青青怒目望着焦宛儿，见她头发蓬松，脸上又沾了不少灰尘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两人躲着干甚么？”焦宛儿一呆，

---

---

双颊飞红，说不出话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快起身。她们不安好心，要想法儿害你呀。”

青青道：“害死了最好，我不走。”袁承志急道：“有甚么事，回去慢慢儿再说不好么？怎么这个时候瞎捣乱。”青青怒道：“我偏偏要捣乱。”袁承志心想这人不可理喻，情势已急，稍再耽搁，不是无法脱身，便是皇帝身边发生大事，忙道：“青弟，你怎么啦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伸手去拉她。

青青一瞥眼间，见到焦宛儿忸怩腼腆的神色，想像适才她和袁承志在床底下躲了这么久，不知是如何亲热，又想自己不在袁承志身边之时，两人又不知如何卿卿我我，越想越恼，左手握住他手，右手狠狠抓了一把。袁承志全没提防，手背上登时被抓出四条血痕，忙挣脱了手，愕然

---

---

道：“你胡闹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我就是  
要胡闹！”说着把棉被在头上一兜。袁承  
志又气又急，只是跺脚。

焦宛儿急道：“袁相公，你守着夏姑  
娘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。”袁承志奇道：  
“这时候你又去哪里？”焦宛儿不答，推  
开窗户，跃了出去。

袁承志坐在床边，隔被轻推青青的身  
子。青青翻了个身，脸孔朝里。这一来，  
可真把他闹得无法可施，又不敢走开，只  
怕何铁手她们回来下蛊放毒。正待好言相  
劝，突然门口脚步声响，他纵身上梁，横  
卧在屋顶梁上。只见何铁手重又进来，关  
上门闩，慢慢走到床边。

袁承志扣住两枚金蛇锥。只要她有加  
害之意，立即发锥救人。何铁手凝望着青  
青的背影，低声道：“夏相公，我有句话  
要跟你说。”青青回过头来。

---

---

何铁手道：“我姑姑对你爹爹如此一往情深，你说她是下贱之人么？”青青万万想不到她问的是这一句话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一往情深，怎么会是下贱？”提高了声音道：“负心薄幸，那才下贱。”

何铁手不知她这话是故意说给袁承志听的，心中大喜，登时容光焕发，轻声说道：“你爹爹跟我姑姑无缘，那也怪他不得。他宁死也不肯说出你妈妈的所在，拚着性命来保护她，实是情深义重。”青青道：“可惜世上像我爹爹那样的人很少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要是有这样的人，宁可不要自己的性命，也要维护你，你又怎样？”青青道：“我可没这般福气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我从前不懂，姑姑为甚么会如此情痴，见了一个男子就这般颠

---



---

倒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好吧，我不要你甚么，你记得我也好，忘了我也好。”掉头便走出门去。

青青坐在床上怔怔发呆，不明白她是甚么意思。

袁承志飘然下地，笑道：“傻姑娘，她爱上你啦。”青青道：“甚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她当你是男人呢。”

青青回想何铁手这几日对自己的神情说话，果然是含情脉脉的模样。原来她一见倾心，神智胡涂了。那何红药则是满腔怨毒，怒气冲天。这两个女子本来都见多识广，但一个钟情，一个怀恨，竟都似瞎了眼一般，再也没留神自己是女扮男装，不觉好笑，问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娶了这位五毒夫人算啦！”

青青正待回答，窗格一响，焦宛儿跃

---

---

了进来，后面跟着罗立如，青青脸色一沉，笑容顿敛。焦宛儿向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，承蒙你鼎力相助，我大仇已报，明儿一早，我就回金陵去啦。我爹爹在日，对你十分钦佩。你又传了罗师哥独臂刀法，就如是他师父一般。我们俩有一件事求你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不忙，咱们先出宫去再说。”

焦宛儿道：“不。我要请你作主，将我许配给罗师哥。”她此言一出，袁承志和青青固然吃了一惊，罗立如更是惊愕异常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师……师妹，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焦宛儿道：“你不喜欢我么？”罗立如满脸胀得通红，只是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青青心花怒放，疑忌尽消，笑道：“好呀，恭喜两位啦。”

袁承志知道焦宛儿是为了表明与自己

---

---

清白无他，才不惜提出要下嫁这个独臂师哥，那全是要去青青疑心、以报自己恩德之意，不禁好生感激。青青这时也已明白了她的用意，颇为内愧，拉着焦宛儿的手道：“妹子，我对你无礼，你别见怪。”

焦宛儿道：“我哪里会怪姊姊？”想起刚才所受的委屈，不觉凄然下泪。青青也陪着她哭了起来。

忽然门外脚步声又起，这次有七八个人。袁承志一打手势，罗立如纵过去推开了窗格。

只听何铁手在门外喝道：“到底谁是教主？”何红药道：“你不依教规行事，咱们拜过教祖，只有另立教主。”一个男人声音说道：“那小子是本教大仇人，教主你何必尽护着他？”

让那姓袁的先救治了咱们兄弟，咱们

---

---

再还他一个姓夏的死小子。你只答应还人，可没说死的活的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我就是不许你们进去，谁敢过来？”另一个男子声音说道：“咱们先料理了那小子，再来算自己的帐。”脚步声响，奔向门边。

忽听得惨叫一声，一人倒在地下，想是被何铁手伤了。

袁承志挥手要三人赶快出宫。罗立如当先跃出窗去。焦宛儿和青青也跟着跃出。

这时门外兵刃相交，五毒教的教众竟自内叛，和教主斗了起来。斗不多时，蓬的一声，有人踢开房门，抢了进来。袁承志身形一晃，已窜出窗外。那人只见到袁承志的背影，叫道：“快来，快来！那小子跑啦！”何铁手也是一惊，当即罢手不斗，奔进房来，只见窗户大开，床上已

---

---

空，当即跟着出窗，只见一个人影窜入了前面树丛，忙跟踪过去。她想追上去护送青青出宫，以免遭到自己手下的毒手，又或是为宫中侍卫所伤。五毒教众跟着追来。众人追得虽紧，但均默不作声，生怕禁宫之内，惊动了旁人。

袁承志见何铁手等紧追不舍，心想青青等这时尚未远去，于是不即不离的引着众人追逐自己，在御花园中兜了几个圈子，算来估计青青等三人已经出宫，眼见前面有座宫殿，当下直窜入内。一踏进门，便觉阵阵花香，顺手推开了一扇门，躲在门后。

他定神瞧这屋子时，不由得耳根一热。原来房里锦帟绣被，珠帘软帐，鹅黄色的地毯上织着大朵红色玫瑰，窗边桌上放着女子用的梳妆物品，到处是精巧的摆设，看来是皇帝一名嫔妃的寝宫，心想在这里可不大妥当，正要退出，忽听门外脚

---

---

步细碎，传来几个少女的笑语之声。寻思：如这时闯出，正好遇上，声张起来，宫中大乱，曹化淳的奸谋势必延搁，不免另有花样，当下闪身隐在一座画着美人牡丹图的屏风之后。

房门开处，听声音是四名宫女引着一名女子进来。一名宫女道：“殿下是安息呢，还是再瞧一会书？”袁承志心道：“原来是公主的寝宫。这就快点儿睡吧，别瞧甚么劳甚子的书啦！”

那公主嗯了一声，坐在榻上，声音中透着十分娇慵。一名宫女道：“烧上些儿香吧？”公主又嗯了一声。过不多时，青烟细细，甜香幽幽，袁承志只觉眼饧骨倦，颇有困意。

那公主道：“把我的画笔拿出来，你们都出去吧。”袁承志微觉讶异：“怎么这声音好熟？”暗暗着急，心想她画起画

---

---

来，谁知要画上多少时候。

众宫女摆好丹青画具，向公主道了晚安，行礼退出房去。

这时房中寂静无声，只是偶有香炉中檀香轻轻的拆裂之音，袁承志更加不敢动弹。只听那公主长叹一声，低声吟道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？

“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

“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。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”

袁承志听她声音娇柔宛转，自是一个年纪极轻的少女，他虽不懂这首古诗的原意，但听到“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”那一句，也知是相思之词，同时越加觉得她语

---

---

音熟悉，寻思半晌，不觉好笑：“我是江湖草莽，生平没进过京师，又怎会见过金枝玉叶的公主？总是她口音跟我相识之人有些近似罢啦！”

这时那公主已走近案边，只听纸声窸窣，调朱研青，作起画来。

袁承志老大纳闷，细看房中，房门斜对公主，已经掩上，窗前珠帘低垂，除了硬闯，决计走不出去。过了良久，只听公主伸了个懒腰，低声自言自语：“再画两三天，这画就可完工啦。我天天这般神魂颠倒的想着你，你也有一时片刻的挂念着我么？”说着站了起来，把画放在椅上，把椅子搬到床前，轻声道：“你在这里陪着我！”宽衣解带，上床安睡。

袁承志好奇心起，想瞧瞧公主的意中人是何生模样，探头一望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---



---

原来画中肖像竟然似足了他自己，再定神细看，只见画中人身穿沔阳青长衫，系一条小缸青腰带，凝目微笑，浓眉大眼，下巴尖削，可不是自己是谁？只不过画中人却比自己俊美了几分，自己原来的江湖草莽之气，竟给改成了玉面朱唇的俊朗风采，但容貌毕竟无异，腰间所悬的弯身蛇剑，金光灿然，更是天下只此一剑，更无第二口。他万料不到公主所画之像便是自己，不由得惊诧百端，不禁轻轻“咦”了一声。

那公主听得身后有人，伸手拔下头上玉簪，也不回身，顺手往声音来处掷出。袁承志只听一声劲风，玉簪已到面门，当即伸手捏住。那公主转过身来。两人一朝相，都惊得呆了。

原来公主非别，竟然便是程青竹的小徒阿九。那日袁承志虽发觉她有皇宫侍卫

---

---

随从保护，料知必非常人，却哪想到竟是公主？

阿九乍见袁承志，霎时间脸上全无血色，身子颤动，伸手扶住椅背，似欲晕倒，随即一阵红云，罩上双颊，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袁相公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袁承志行了一礼道：“小人罪该万死，闯入公主殿下寝宫。”阿九脸上又是一红，道：“请坐下说话。”忽地惊觉长衣已经脱下，忙拉过披上。

门外宫女轻轻弹门，说道：“殿下叫人吗？”阿九忙道：“没……没有，我看书呢。你们都去睡吧，不用在这里侍候！”

宫女道：“是。公主请早安息吧。”

---

---

阿九向袁承志打个手势，嫣然一笑，见他目不转瞬的望着画像，不禁大羞，忙抢过去把椅子推在一旁。一时之间，两人谁也说不出甚么话来，四目交投，阿九低下头去。

过了一会，袁承志低声道：“你识得五毒教的人么？”阿九点头道：“曹公公说，李闯派了许多刺客来京师扰乱，因此他请了一批武林好手，进宫护驾，五毒教也在其内。听说他们的教主何铁手武功甚是了得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您师父程老夫子给他们打伤了，殿下可知道么？”阿九面色一变，道：“甚么？他们为甚么伤我师父？他受的伤厉害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大致不碍事了。”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夜深不便多谈，我们住在正条子胡同，明儿殿下能不能驾临，来瞧瞧您师父？”

阿九道：“好的。”微一沉吟，脸上又是红了，说道：“你冒险进宫来瞧我，

---

---

我……我是很感激的……”神情腼腆，声音越说越低：“你既然见到我画你的肖像，我的……心事……你……你自然也明白了……”说到最后这句时，声细如蚊，已几不可闻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糟糕，她画我肖像，看来对我生了爱慕之意，这时更误会我入宫来是瞧她，这可得分说明白。”只听她又道：“自从那日在山东道上见面，你阻挡褚红柳，令他不能伤我，我就常常念着你的恩德……你瞧这肖像画得还像么？”

袁承志点头道：“殿下，我进宫来是……”阿九拦住他的话头，柔声道：“你别叫我殿下，我也不叫你袁相公。你初次识得我时，我是阿九，那么我永远就是阿九。我听青姊姊叫你大哥，心里常想，哪一天我也能叫你大哥，那才好呢。我一生下来，钦天监正给我算命，说我要是在皇宫里娇生惯养，必定夭折，因此父皇才

---

---

许我到外面乱闯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怪不得你跟着程老夫子学功夫，又随着他在江湖上行走。”阿九道：“我在外面见识多了，知道老百姓实在苦得很。我虽常把宫里的金银拿出去施舍，又哪里救得了这许多。”袁承志听她体念民间疾苦，说道：“那你该劝劝皇上，请他多行仁政。老百姓衣暖食足，天下自然太平了。”阿九叹道：“父皇肯听人家话，早就好啦。他就是给奸臣蒙蔽，还自以为是。他老是说文武百官不肯出力，流寇杀得太少。我跟他说明：流寇就是百姓，只要有饭吃，日子过得下去，流寇就变成了好百姓，否则好百姓也给逼成了流寇。我说：‘父皇，你总不能把天下百姓尽数杀了！’他听我这么说，登时大发脾气，说：‘人人都反我，连我的亲生女儿也反我！’我便不敢再说了，唉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你见得事多，见识反比皇上明白……”寻思：“要不要把曹化淳的奸谋

---

---

对她说？”

阿九忽问：“程老夫子说过我的事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没有，他说曾立过重誓，不能泄漏你的身世。我当时只道牵连到江湖上的恩怨隐秘，说甚么也想不到你竟是公主。”阿九道：“程师父本是父皇的侍卫。我小时候贪玩，曾跟他学武。他不知怎的犯了罪，父皇叫人绑了要杀，我半夜里悄悄去放了他。

后来我出宫打猎，又跟他相遇，那时他已做了青竹帮的帮主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心想：“那日程老夫子说他行刺皇帝被擒，得人相救。原来是她救的。”阿九问道：“不知他怎么又跟五毒教的人结仇？”

袁承志正想说：“五毒教想害你爹爹，必是探知了程老夫子跟你的渊源，怕

---

---

他坏了大事，因此要先除了他。”猛抬头见红烛短了一大截，心想时机急迫，怎地跟她说了这许多话，忙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别的话，明天再说吧。”

阿九脸一红，低下头来缓缓点了一点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人急速拍门，几个人同声叫道：“殿下请开门。”

##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入名都

---

---

阿九吃了一惊，颤声问道：“甚么事？”一名宫女叫道：“殿下，你没事么？”阿九道：“我睡啦，有甚么事？”那宫女道：“有人见到刺客混进了咱们寝宫来。”阿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甚么刺客？”另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殿下，让奴婢们进来瞧瞧吧！”

袁承志在阿九耳边低声道：“何铁手！”阿九高声道：“若有刺客，我还能这么安安稳稳的么？快走，别在这里胡闹！”

门外众人听公主发了脾气，不敢再说。

袁承志轻轻走到窗边，揭开窗帘一角，便想窜出房去，手一动，一阵火光耀眼，窗外竟守着十多名手执火把的太监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我要闯出，有谁能挡？但这一来可污了公主的名声，万万使不得。”

---



---

”当即退回来轻声对阿九说了。

阿九秀眉一蹙，低声道：“不怕，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好啦。”

袁承志只得又坐了下来。

过不多时，又有人拍门。阿九厉声道：“干甚么？”这次回答的竟是曹化淳的声音，说道：“皇上听说有刺客进宫，很不放心，命奴婢来向殿下问安。”阿九道：“不敢劳动曹公公。”

你请回吧，我这里没事。”曹化淳道：“殿下是万金之体，还是让奴婢进来查察一下为是。”阿九知道袁承志进来时定然给人瞧见了，是以他们坚要查看，恨极了曹化淳多管闲事，却哪想得到他今晚竟要举事加害皇帝。曹化淳知道公主身有武功，又结识江湖人物，听何铁手报知有人逃入公主寝宫，生怕是公主约来的帮

---

---

手，因此非查究个明白不可。

曹化淳在宫中极有权势，公主也违抗他不得，当下微一沉吟，向袁承志打了个手势，命他上床钻入被中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除下鞋子，揣入怀中，上床卧倒，拉了绣被盖在身上，只觉一阵甜香，直钻入鼻端。

房外曹化淳又在不断催促。阿九道：“好啦，你们来瞧吧！”

除下外衣，走过去拨开门闩，随即一个箭步跳上床去，抢起被子盖在身上。

袁承志突觉阿九睡在身旁，衣服贴着衣服，脚下肌肤一碰，只觉一阵温软柔腻，心中一阵荡漾，但知曹化淳与何铁手等已然进房，不敢动弹，只感到阿九的身子微微发颤。

---

---

阿九装着睡眠惺忪，打个哈欠，说道：“曹公公，多谢你费心。”

曹化淳在房中四下打量，不见有何异状。

何铁手假作不小心，把手帕掉在地下，俯身去拾，往床底一张。阿九笑道：“床底下也查过了，我没藏着刺客吧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殿下明鉴，曹公公是怕殿下受了惊吓。”她转头见到袁承志的肖像，心中一怔，忙转过头来，两道眼光凝视着阿九一张明艳的脸蛋，目光中尽是不怀好意的嘲弄嬉笑。阿九本就满脸红晕，给她瞧得不敢抬起头来。

曹化淳道：“殿下这里平安无事，皇上就放心了。我们到别的地方查查去。”对四名宫女道：“在这里陪伴殿下，不许片刻离开。就是殿下有命，也不可偷懒出去，知道么？”四名宫女俯身道：“听公

---

---

公吩咐。”曹化淳与何铁手及其余宫女行礼请安，辞出寝宫。

阿九道：“放下帐子，我要睡啦！”两名宫女过来轻轻放下纱帐，在炉中加了些檀香，剔亮红烛，互相偎依着坐在房角。

阿九又是喜悦，又是害羞，不意之间，竟与日夕相思的意中人同床合衾，不由得如痴如迷，眼见几缕檀香的青烟在纱帐外袅袅飘过，她一颗心便也如青烟一般在空中飘荡不定。

她不敢转动身躯，心中只是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还是我又做梦了？”过了良久，只听袁承志低声道：“怎么办？我得想法出去！”

阿九嗯了一声，闻到他身上男子的气息，不觉一股喜意，直甜入心中，轻轻往

---

---

他身边靠去，蓦地左臂与左腿上碰到一件冰凉之物，吃了一惊，伸手摸去，竟是一柄脱鞘的宝剑横放在两人之间，忙低声问道：“这是甚么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说了你别见怪。”阿九道：“谁来怪你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无意中闯进你的寝宫，又被逼得同衾合枕，实是为势所迫，我可不是轻薄无礼之人。”阿九道：“谁怪你了呀！”

把剑拿开，别割着我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虽以礼自持，可是跟你这样的美貌姑娘同卧一床，只怕把持不住……”阿九低声笑道：“因此你用剑隔在中间……傻……傻大哥！”

两人生怕被帐外宫女听见，都把头钻在被中悄声说话。

袁承志只觉阿九吹气如兰，她几丝柔

---

---

发掠在自己脸上，心中一荡，暗暗自警：

“青弟对你如此情意，怎可别有邪念？赶快得找些正经大事来说。”忙问：“诚王爷是甚么人？”阿九道：“是我叔父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就是了。他们要拥他登基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阿九惊道：“甚么？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曹化淳跟满洲的睿亲王私通，想借清兵来打闯军。”阿九怒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满清人有甚么好？还不是想咱们大明江山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是啊，皇上不答应，曹化淳他们就想拥诚王登位……”阿九道：“不错，诚王爷昏庸糊涂，定会答应借兵除贼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只怕他们今晚就要举事。”阿九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今晚？那可危急得很了。咱们快去禀告父皇。”

袁承志闭目不语，心下踌躇。崇祯是他杀父仇人，十多年来，无一日不在想亲

---

---

手杀了，以报血海沉冤，这时皇宫忽起内变，自己不费举手之劳，便可眼见仇人毕命，本是大快心怀之事；但如曹化淳等奸谋成功，借清兵入关，闯王义举势必大受挫折。要是清兵长驱直入，闯王抵挡不住，岂非神州沉沦，黄帝子孙都陷于胡虏之手？

阿九在他肩头轻轻推了一把，说道：“你想甚么呀？咱们可得抢在头里，扑灭奸人逆谋。”袁承志仍是沉吟未决。阿九悄声道：“只要你不忘记我，我……我总是……你的……咱们将来……还有这样的時候。”说着慢慢将头靠过去，左颊碰到了他右颊。

袁承志凜然一震，心想：“原来她疑我贪恋温柔，不肯起来。好吧，先去瞧瞧情势再说。”悄声道：“你把宫女点了穴道，用被子蒙住她们的眼，咱们好出去。”阿九道：“点在哪里呀？我不会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无奈，只得拉住她的右手，引着她摸到自己胸前第十一根肋骨之端，拿着她的手时，只觉滑腻温软，犹如无骨，说道：“这是章门穴，你用指节在这部位敲击一下，她们就不能动了。可别太使劲，免得伤了性命。”

阿九挂念父皇身处危境，疾忙揭帐下床。四名宫女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殿下要甚么？”阿九走到锦帷之后，把宫女一个个分别叫过去，依袁承志所授之法，打中了各人穴道。最后一个敲击部位不准，竟呀的一声叫了出来。阿九一手蒙住她口，摸准了穴道再打下去，这才将她点晕。她从锦帷后面出来，袁承志已穿上鞋子下床。两人揭开窗帘，见窗外无人，一齐跃出。

阿九道：“你跟我来！”领着袁承志径往乾清宫。将近宫门时，遥见前面影影

---



---

绰绰，约有数百人聚集。阿九惊道：“逆贼已围了父皇寝宫，快去！”两人发足急奔。

跑出十余丈，一名太监迎了上来，见是长平公主，吃了一惊，但见她只带着一名随从，也不在意，躬身道：“殿下还不安息么？”

袁承志和阿九见乾清宫前后站满了太监侍卫，个个手执兵刃，知道事已危急。阿九喝道：“让开！”右手一振，推开那名太监，直闯过去。守在宫门外的几名侍卫待要阻拦，都被袁承志推开。众侍卫不敢动武，急忙报知曹化淳。

曹化淳策划拥立诚王，自己却不敢出面，只偷偷在外指挥，听说长平公主进了乾清宫，心想谅她一个少女也碍不了大事，传令众侍卫加紧防守。

---

---

阿九带着袁承志，径奔崇祯平时批阅奏章的书房。

来到房外，只见房门口围着十多名太监侍卫，满地鲜血，躺着七八具尸首，想是忠于皇帝的侍卫被格杀而死。众人见到公主，一呆之下，阿九已拉着袁承志的手奔入书房。一名侍卫喝道：“停步！”举刀向袁承志右臂砍去。袁承志侧身略避，挥掌拍在他胸口，那侍卫直跌出去，袁承志已带上书房房门。

只见室中烛光明亮，十多人站着。阿九叫了一声：“父皇！”

向一个身穿黄袍、头戴黑缎软帽的人奔去。袁承志打量这人，见他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，面目清秀，脸上神色惊怒交集，心想：“这便是我的杀父仇人崇祯皇帝了。”

---

---

阿九尚未奔近皇帝身边，已有两名锦衣卫卫士挥刀拦住。

崇祯忽见女儿到来，说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快出去。”

一个三十来岁、满脸浓须的胖子说道：“贼兵已破潼关，指日就到京师。你到这时候还是不肯借兵灭寇，是何居心？你定要将我大明天下双手奉送给闯贼，是不是？”

阿九怒道：“叔叔，你胆敢对皇上无礼！”袁承志心知这就是图谋篡位的诚王了。

只听那胖子笑道：“无礼？他要断送太祖皇帝传下来的江山，咱们姓朱的个个容他不得。”嚓的一声，将佩剑抽出一半，怒目挺眉，厉声喝道：“到底怎样？一言而决！”

---

---

崇祯叹了口气道：“朕无德无能，致使天下大乱。贼兵来京固然社稷倾覆，借兵胡虏，也势必危害国家。朕一死以谢国人，原不足惜，只是祖宗的江山基业，就此拱手让人了……”

诚王拔剑出鞘，逼近一步，喝道：“那么你立刻下诏，禅位让贤罢！”崇祯身子发颤，喝道：“你要弑君篡位么？”

诚王一使眼色，一名锦衣卫卫士拔出长刀，叫道：“昏君无道，人人得而诛之！”

袁承志听了他口音，心中一凛，烛下看得明白，原来这人正是安大娘的丈夫安剑清。

阿九怒叱一声，抢起椅子，挡在父皇身前，接连架过安剑清砍来的三刀。诚王

---

---

带来的众侍卫纷纷拥上。袁承志见阿九支持不住，抢入人圈，左臂起处，将两名侍卫震出丈余，右手将金蛇剑递给阿九，自己站在崇祯身旁保护。十多名锦衣卫抢上来要杀皇帝，都被他挥拳踢足，打得筋折骨断。阿九宝剑在手，精神一振，数招间已削断安剑清的长刀。

诚王眼见大事已成，哪知长平公主忽然到来，还带来一个如此武艺高强之人护驾，大叫：“外面的人，快来！”

何铁手、何红药、吕七先生及温氏四老应声而入，突然见到袁承志，无不大惊失色。温方达眼中如要喷火，高声叫道：“先料理这小子！”四兄弟围了上去。

阿九退到父亲身边，仗着宝剑犀利，敌刃当者立断，诚王手下人众一时倒也不敢攻近。但她见敌人愈来愈多。袁承志被对方五六名好手绊住，缓不出手来相助，

---

---

情势十分危急，正心慌间，忽见一个面容丑恶、乞丐装束的老妇目露凶光，举起双手，露出尖利的十爪，喝道：“把金蛇剑还来！”

袁承志这时已打定主意，事有轻重缓急，眼前无论如何要先救皇帝，使得勾引清兵入关的阴谋不能得逞，待闯王进京之后，再来手刃崇祯以报父仇，这是先国后家、先公后私的大义。但温氏四老武功本已十分高强，再加上吕七先生与何铁手，登时自顾不暇，百忙中见阿九头发散乱，宝剑狂舞，渐渐抵挡不住何红药的狠攻，突然灵机一动，闪得几闪，避开了吕七先生当头砸下的烟袋和温方山横扫过来的钢杖，窜到何铁手跟前。

何铁手笑道：“我们以多攻少，对不住啦！”说着顺手一钩。袁承志侧头避过，喝道：“你几十个教徒不要命了么？”何铁手一怔，跃出圈子，袁承志跟着上

---

---

前。

温方达双戟疾刺他后心。袁承志对何铁手道：“你给我挡住他们！”何铁手道：“甚么？”袁承志闪避温氏四老与吕七先生的兵刃，叫道：“你想不想见我那姓夏的兄弟？”何铁手自从见了青青那俊美的模样，已然情痴颠倒，难以自己，忽然间听到这句话，心中怦怦乱跳，紧急中不暇细想，回身转臂，左手铁钩猛向温方悟划去。

温方悟怎料得到她会陡然倒戈，大惊之下，皮鞭倒卷，来挡她铁钩。但何铁手出招何等狠辣，又是攻其无备，只一钩，已在温方悟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。钩上喂有剧毒，片刻之间，温方悟脸色惨白，左臂麻痹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右手不住揉搓双眼，大叫：“我瞧不见啦……我……我中了毒！”温氏三老手足关心，不暇攻敌，疾忙抢上去扶持。

---

---

袁承志登时缓出手来，见何铁手钩上之毒如此厉害，也不觉心惊，一转头见阿九气喘连连，拚命抵挡何红药和安剑清的夹攻，眼见难支，当下斜飞而前，捉住何红药的背心，将她直掣了出去。安剑清一呆，被阿九一剑刺中左腿，跌倒在地。

那边何铁手已和吕七先生交上了手，吕七先生见到温方悟中毒的惨状，越打越是气馁，提起烟管猛挥三下，跃出圈子，叫道：“老夫失陪了！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吕七先生，再会，再会！”

这时温方悟毒发，已昏了过去。温氏三老不由得心惊肉跳，一声暗号，温方义抱起五弟，温方达、温方山一个开路，一个断后，冲出书房。何铁手追了出去，从怀里取出一包东西，叫道：“这是解药，接着。”温方山转身接住。何铁手一笑回入。

---



---

这一来攻守登时异势。袁承志和阿九把锦衣卫打得七零八落，四散奔逃。

殿门开处，曹化淳突然领了一批京营亲兵冲了进来。袁承志见敌人势众，叫道：“阿九、何教主，咱们保护皇帝冲出去。”阿九与何铁手答应了。三人往崇祯身周一站，正待向前夺路，曹化淳忽然叫道：“大胆奸贼，竟敢惊动御驾，快给我杀！”众亲兵即与锦衣卫交起手来。诚王惊得呆了，叫道：“曹公公……你……你不是和我……”一言未毕，曹化淳一剑已在他胸口对穿而过。这一来不但众锦衣卫大惊失色，袁承志、何铁手、阿九三人更是奇怪，只有崇祯在心中暗赞曹化淳忠义。

原来曹化淳在外探听消息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弑君奸谋不成，情急智生，便去率领京营的守备亲兵，进乾清宫来救驾。

---

---

锦衣卫见曹化淳变计，都抛下了兵器。曹化淳连叫：“拿下去，拿下去！”众亲兵将锦衣卫拿下。一出殿门，曹化淳叫道：“砍了！”霎时之间，参与逆谋的人都被杀得干干净净，那正是他杀人灭口的毒计。

何铁手见局势已定，笑道：“袁相公，明日我在宣武门外大树下等你！”说着携了何红药的手，转身而出。

崇祯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他想酬谢护驾之功，何铁手哪里理会，径自出宫去了。

崇祯回过头来，见女儿身上溅满了鲜血，却笑吟吟的望着袁承志，这才惊魂略定，坐回椅中，问阿九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功劳不小，朕……朕必有重赏。”他

---

---

料想袁承志必定会跪下磕头，哪知袁承志昂然不理。阿九扯扯他的衣裾，低声道：“快谢恩！”

袁承志望着崇祯，想起父亲舍命卫国，立下大功，却被这皇帝凌迟而死，心中悲愤痛恨之极，细看这杀父仇人时，只见他两边脸颊都凹陷进去，须边已有不少白发，眼中满是红丝，神色甚是憔悴。此时夺位的奸谋已然平定，首恶已除，但崇祯脸上只是显得烦躁不安，殊无欢愉之色。袁承志心想：“他做皇帝只是受罪，心里一点也不快活！”

崇祯却哪里知道袁承志心中这许多念头，温言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在哪里当差？”他见袁承志穿着太监服色，还道他是一名小监。

袁承志定了定神，凛然道：“我姓袁，是故兵部尚书、蓟辽督师袁崇焕之

---

---

子！”崇祯一呆，似乎没听清楚他的话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先父有大功于国，却被皇上处死。”崇祯默然半晌，叹道：“现今我也颇为后悔了。”隔了片刻道：“你要甚么赏赐？”

阿九大喜，轻轻扯一扯袁承志的衣裾，示意要他乘机向皇上求为驸马。

袁承志愤然道：“我是为了国家而救你，要甚么赏赐？嗯，是了，皇上既已后悔，求皇上下诏，洗雪先父的大冤。”

崇祯性子刚愎，要他公然认错，可比甚么都难，听了这话，沉吟不语。

这时曹化淳又进来恭问圣安，奏称所有叛逆已全部处斩，已派人去捉拿逆首诚王的家属。崇祯点点头道：“好，究竟是你忠心。”

---

---

曹化淳见了袁承志，心中鹮突：“这人明明是满清九王的使者，怎地反来坏我大事？”

袁承志待要揭穿曹化淳的逆谋，转念一想，闯王义军日内就到京师，任由这奸恶小人在宫中当权，对义军正是大吉大利，当下也不理会皇帝，向阿九道：“这剑还给我吧。我要去了！”

阿九大急，顾不得父皇与曹化淳都在身边，冲口而出道：“你几时再来瞧我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殿下保重。”伸出手要去拿剑。阿九手一缩，道：“这剑暂且放在我这里，下次见面再还你。”说着凝视着袁承志的脸，眼光中的含意甚是明显：“你要早些来，我日日夜夜在盼望着。”

袁承志见崇祯与曹化淳都脸露诧异之色，不便多说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出去。

---

---

阿九追到殿门之外，低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永不负你。”袁承志心想眼下不是解释之时，也非细谈之地，说道：“天下将有大变，身居深宫，不如远涉江湖，你要记得我这句话。”他知闯王即将进京，兵荒马乱之际，皇宫实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是以要她出宫避祸。

哪知阿九深情款款，会错了他的意思，低下了头，柔声道：“不错，我宁愿随你在江湖上四处为家，远胜在宫里享福。你下次来时，咱们……咱们仔细商量吧！”

袁承志轻叹一声，不再多说，挥手道别，越墙出宫。只见到处火把照耀，号令传呼，正在大捕逆党从属。

他挂念青青，急奔回到正条子胡同，见青青、焦宛儿、罗立如三人已安然回来，这才放心。他一晚劳顿，回房倒头便

---

---

睡。

醒来时已是巳牌时分，出得厅来，见水云、闵子华率领着十六名仙都弟子在厅上相候。原来他们得悉袁承志府上遭五毒教偷袭，是以过来相助。袁承志道了劳，告知黄木道人多半尚在人间。仙都众人大喜。

袁承志请他们在宅中守护着伤者，径出宣武门来，行不多时，远远望见何铁手站在树下。

她笑盈盈的迎上来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我昨晚玉成你的美事，够不够朋友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昨晚形势极是危急，幸得何教主仗义相助，这才没闹成大乱子。兄弟实是感激不尽。”

何铁手笑道：“袁相公真是艳福不浅，有这样一位花容月貌的公主垂青相

---

---

爱，将来封了驸马爷，还认得我们这种江湖朋友么？”袁承志正色道：“何教主别开玩笑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啊哟，还赖哩！她这样含情脉脉的望着你，谁瞧不出来呢？再说，你要是不爱她，怎会把金蛇剑给她？又这么拚命的去救她父皇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那是为了国家大义。”

何铁手抿嘴笑道：“是啊，跟人家同床合被，你怜我爱，那也是为了国家大义。嘻嘻！”袁承志登时满脸通红，手足失措，道：“甚……甚么？你怎么……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公主被子里明明藏着一人，我们这些江湖上混的人，难道会瞎了眼么？嘻嘻，我正想抖了出来，幸好眼睛一晃，见到袁相公的肖像。这个交情，岂可不放？”袁承志心想原来是那幅肖像没收好，以致给她瞧了出来；转念之间，又暗叫惭愧，若不是那幅肖像，何铁手揭开被来，那是更加糟糕了。

---



---

何铁手见他脸上一直红到了耳根子里，知他面嫩，换过话题，问道：“夏相公已平安回去了吧？”袁承志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就去给贵教的朋友们解穴吧。”

何铁手在前领路，继续向西，一路上称赞阿九美丽绝伦，生平从所未见，又说瞧不出一位金枝玉叶的妙龄公主，竟然是一身武功，那定然是袁承志亲手教的了，明师手下出高徒，当然如此，何况这位明师对高徒又是加意的另眼相看。袁承志任她嘻嘻哈哈的啰唆不休，并不置答。行了五里多路，来到一座古刹华严寺前。

寺外有五毒教的教众守卫，见到袁承志时都怒目而视。袁承志也不理会，进寺后见大雄宝殿上铺了草席，被他打伤的教徒一排排的躺着。袁承志逐一给各人解开穴道，朗声说道：“兄弟与各位本无冤仇，由于小小误会，以致得罪。这里向各位赔罪了。”说着团团作了一揖。众人掉

---

---

头不理，既不还礼，亦不答话。

袁承志心想礼数已到，也不多说，转身出来，一回头，忽见一双毒眼恶狠狠的凝视着何铁手。这人隐身殿隅暗处，身形一时瞧不清楚，只见到双眼碧油油的放光。袁承志一惊，心想这眼光中充满了怨毒愤激，此人是谁？凝目再瞧，那人已闪身入内，身形一动，立即认出原来是老乞丐何红药。

何铁手相送出寺。袁承志见她脸色有异，与适才言笑晏晏的神情大不相同，颇为疑惑。两人在寺门外行礼而别。

袁承志从来路回去，走出里许，越想疑心越甚，寻思莫非他们另有奸计？只怕各人穴道解开之后，死心不息，再来骚扰，不如先探到对方图谋，以便先有防备。当下折向南行，远远走到华严寺之后，四望无人，从后墙跃了进去，忽听得

---

---

噓溜溜哨声大作。

他知道这是五毒教聚众集会的讯号，于是在一株大树后隐匿片刻，估量教众都已会集，然后悄悄掩到大雄宝殿之后，只听得殿里传出一阵激烈的争辩之声。

他贴耳在门缝上倾听，何红药声音尖锐，齐云璈嗓门粗大，两人你唱我和，数说何铁手的罪愆。一个说她贪恋情欲，忘了教中深仇，反与本教为敌；另一个说她与敌联手，坏了拥立新君、乘机光大本教的大事。

何铁手微微冷笑，听二人说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你们要待怎样？”众人登时默不作声。

隔了好一会，何红药忽道：“另立教主！”

---

---

何铁手凛然道：“咱们数百年来教规，只有老教主过世之后，才能另立新教主。那么你是要我死了？”众人沉默不语。

何铁手道：“谁想当新教主？”她连问三声，教众无人回答。何铁手冷笑道：“哪一个自量胜得了我的，出来抢教主罢！”

袁承志右目贴到门缝上往里张望，见何铁手一人坐在椅上，数十名教众都站得远远地，显是对她颇为忌惮。袁承志心想：“五毒教这些人，我每个都交过手，没一人及得上她一半本事。但单凭武力压人，只怕这教主也做不长久。”眼见五毒教内哄，并非图谋向他与青青寻仇，也就不必理会，正待抽身出寺，忽了开来，果然犹如剪刀模样，只是剪刀内弯，更像一把钳子。

---

---

何铁手微微冷笑，坐在椅中不动。何红药纵身上前，吞吞两声，剪子已连夹两下。她忌惮何铁手武功厉害，一击不中，立即跃开。何铁手端坐椅中，只在何红药攻上来时略加闪避，却不还击。袁承志正感奇怪，目光一斜，见数十名教众各执兵刃，渐渐逼拢，才知何铁手守紧门户，防范众人围攻。他因门缝狭窄，只见得到殿中的一条地方，想来教众已在四面八方围住了她。

众人僵持片刻，谁也不敢躁进。何红药叫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，怕甚么？大伙儿上呀！”她巨剪一挥，众人呐喊上前。何铁手倏地跃起，只听得乒乓声响，坐椅已被数件兵刃击得粉碎。两名教众接连惨叫，中钩受伤。大殿上尘土飞扬，何铁手一个白影在人群中纵横来去，登时斗得猛恶已极。

袁承志察看殿中众人相斗情状，诸教

---

---

众除何红药之外都曾被她点了穴道，委顿多时，这时穴道甫解，个个经脉未畅，行动窒滞。何铁手若要脱身而出，该当并不为难，然而她竟不冲出，似想以武力压服教众，惩治叛首。

再拆数十招，忽见人群中一人行动诡异。这人虽也随众攻打，但脚步迟缓，手中捧着一件甚么东西，慢慢向何铁手逼近。袁承志看仔细时，原来此人正是锦衣毒丐齐云璈。蓦地里只听他大叫一声，双手一送，一缕黄光向何铁手掷去。

何铁手侧身闪开，哪知这件暗器古怪之极，竟能在空中转弯追逐。其时数件兵刃又同时攻到，何铁手尖叫一声，已为暗器所中。这时袁承志也已看得清楚，这件活暗器便是那条小金蛇。何铁手身子一晃，疾忙伸手扯脱咬住肩头的金蛇，摔在地下，狠狠两钩，杀了两名教众。何红药大叫：“这贱婢给金蛇咬中啦。大伙儿拌

---

---

住她，毒性就要发作啦！”

何铁手跌跌撞撞，冲向后殿。她虽中毒，威势犹在，教众一时都不敢冒险阻拦。何红药纵身上前，双剪如风，径往她脑后夹去。何铁手一低头，还了一钩。潘秀达与岑其斯已拦住她去路。何铁手右肘在腰旁轻按，“含沙射影”的毒针激射而出。潘秀达闪避不遑，未及叫喊，已然毙命。何铁手肩上毒发，神智昏迷，铁钩乱舞，使出来已不成家数。

袁承志眼见她转瞬之间，便要死于这批阴狠毒辣的教众之手，心想昨晚在宫中问她要不要见青弟，实是有意相欺，虽说事急行权，毕竟不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径，不免心有歉意，她眼下所以众叛亲离，实因我昨晚那句话而起，此时亲眼见到，岂可袖手不理？忽地跃出，大叫：“大家住手！”

---

---

教众见他突然出现，无不大惊，一齐退开。

何铁手这时已更加糊涂，挥钩向袁承志迎面划来。袁承志一侧身，左手伸出，反拿她手腕。哪知她武功深湛，进退趋避之际已成自然，虽然眼前金星乱舞，但手腕一碰到袁承志的手指，左臂立沉，铁钩倒竖，一招“黄蜂刺”向上疾刺，仍是既狠且准。袁承志一拿不中，叫道：“我来救你！”何铁手倘若不闻，双钩如狂风骤雨般攻来。袁承志解拆数招，右脚在她小腿一勾，何铁手扑地倒下，突然睁眼，惊叫道：“袁相公，我死了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出去！”拉住她手臂提了起来。

诸教众本在旁观两人相斗，见袁承志扶着她急奔而出，发一声喊，纷纷拥上。

袁承志转身叫道：“谁敢上来！”教

---



---

众个个是惊弓之鸟，不知谁先发喊，忽地一窝蜂的转身逃入殿内，砰的一声，关上了殿门。

袁承志见他们对自己怕成这个样子，不觉好笑，俯身看何铁手时，见她左肩高肿，雪白的面颊上已罩上了一层黑气，知她中毒已深，但想她日夕与毒物为伍，抗力甚强，总还能支持一会，于是抱起她奔回寓所。

众人见他忽然擒了何铁手而来，都感惊奇。青青嗔道：“你抱着她干么？还不放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快拿冰蟾救她。”焦宛儿扶着何铁手走进内室施救。水云等却甚是气恼，亦觉不解。袁承志把前因后果说了，并道：“令师黄木道人的事，等她醒转后，自当查问明白。”仙都弟子一齐拜谢。

过了一顿饭时分，焦宛儿出来说道：

---

---

“她毒气慢慢退了，但仍是昏迷不醒。”  
袁承志道：“你给她服些解毒药，让她睡一会儿吧。”

焦宛儿应了，正要进去，罗立如从外面匆匆奔进，叫道：“袁相公，大喜大喜！”青青笑道：“你才大喜呀！”罗立如道：“闯王大军打下了宁武关。”众人一齐欢呼起来。

袁承志问道：“讯息是否确实？”罗立如道：“我们帮里的张兄弟本来奉命去追寻……寻这位闵二爷的，恰好遇上闯军攻关，攻守双方打得甚是惨烈，走不过去。后来他眼见明军大败，守城的总兵周遇吉也给杀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好极了，义军不日就来京师，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。”

此后数日之中，袁承志自朝至晚，十分忙碌，会见京中各路豪杰，分派部署，

---

---

只待义军兵临城下，举事响应。

这天出外议事回来，焦宛儿说道：“袁相公，那何教主仍是昏迷不醒。”袁承志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已经有许多天啦，怎么还不好？”忙随着焦宛儿入内探望，只见何铁手面色憔悴，脸无血色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袁承志沉思片刻，忽地叫道：“啊哟！”焦宛儿道：“怎么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常人中毒之后，毒气退尽，自然慢慢康复。但她从小玩弄毒物，平时多半又服用甚么古怪药料，寻常毒物伤她不得，然而一旦中毒，却最是厉害不过。我连日忙碌，竟没想到这层。”焦宛儿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袁承志踌躇道：“除非把那冰蟾给她服了，或许还可有救……不过我们靠此至宝解毒，要是再受五毒教的伤害，只有束手待毙了。”焦宛儿也

---

---

感好生为难。

袁承志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此人虽然跟咱们无亲无故，但如此眼睁睁的见她送命，终是不忍，给她服了再说。”焦宛儿觉得此事甚险，颇为不安，但袁承志既如此吩咐，自当遵从，于是研碎冰蟾，用酒调了，给她服下去。过不到一顿饭时分，何铁手脸色由青转白，呼吸也已不再气若游丝，慢慢粗重起来。

袁承志知道她这条命是救回来了，退了出去。洪胜海正在找他，一见到，忙道：“袁相公，五毒教找上门来啦！”袁承志眉头一皱，问道：“有多少人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有一个人已到了门外，不知后面还有多少。”

袁承志寻思：“五毒教中除何教主一人之外，余下的武功均不如何高强，只是阴狠毒辣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们本来见了

---

---

我就望风而逃，现下居然找上门来，定是有恃无恐。那冰蟾至宝又给何铁手服了，要是有谁再中了毒，那是无可救治的了。”对洪胜海道：“你去叫大伙儿都聚集大厅，不得我号令，谁也不许出战。”洪胜海应声去了。

袁承志快步出堂，抢出门去，只见一个人赤了上身，下身穿着一条破裤，双手按地，头下脚上的倒立在门口。袁承志见过五毒教教众的许多怪模样，这时也不以为异，眼光往下望时，见是锦衣毒丐齐云璈。只见他肩头、背上、双臂一共插了九柄明晃晃的尺来长尖刀，每把刀都深入肉里，却无鲜血流出。这时锦衣毒丐却成了烂裤毒丐了。”

袁承志严加防范，不知他使何妖法，喝问：“你来干甚么？”

齐云璈不答，大声念道：“九刀穿

---

---

洞，为奴尽忠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我跟贵教以后各走各路。你们别来纠缠，我也不与你们为难。

你快走吧！”齐云璈犹如中邪着魔一般，不住的念：“九刀穿洞，为奴尽忠！”袁承志仔细再看，见每把刀的刀柄上都缚着一件毒物，有的是蝎子，有的是蜈蚣，都在蠕蠕而动。

这时洪胜海已邀集众人，聚在厅中，他独自出来察看。袁承志使了个眼色，洪胜海会意，听清楚了齐云璈的话，返奔入内，与焦宛儿一同来到何铁手室中，问道：“何教主，‘九刀穿洞，为奴尽忠’，那是甚么意思？”

何铁手服了冰蟾之后，神智渐复，听得洪胜海的话，忙即坐起，问道：“谁来了？”洪胜海道：“一个上身不穿衣服的叫化子。”何铁手道：“好。你这位姑

---

---

娘，请你扶我出去。”焦宛儿见她重病初有起色，不宜便即起床，正想劝阻，何铁手摆摆手命洪胜海出房，坐起身来，慢慢穿上长衣。焦宛儿道：“你不能出去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你扶我一把。”焦宛儿伸手相扶。

何铁手右手一翻，已拿住了她手腕。焦宛儿吃了一惊，手上登如套了一只钢箍，身不由主的随她走到门口，不由得又是害怕，又是钦佩。

何铁手跨出大门，喝道：“你瞧瞧，我不是好好活着么？”

齐云璈脸现喜色，双手一挺，在空中翻了个筋斗，仍然头下脚上的倒立。

何铁手道：“你又为甚么来了？你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也决不会后悔。”齐云璈道：“教主明鉴，小的罪该万死，伤了教

---

---

主尊体，多蒙三祖七子保佑，教主无恙。”

何铁手喝道：“你只道用金蛇伤了我，我势必丧命，按本教规矩，你便是教主了，是不是？”齐云璈道：“小的该受万蛇噬身大罪，只求教主开恩宽赦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好啦，你去吧！”齐云璈双臂一屈一伸，额角不住碰在地上行礼，砰砰有声。何铁手道：“你为甚么来谢罪？”齐云璈道：“小的不敢相瞒教主。照教中规矩，原该由小的继任教主，但那老乞丐与小的相争，小的敌他不过……”何铁手道：“我早知道你不安好心，现今既已对我归服尽忠，便饶你一命。”说着俯身在他肩头拔起一刀。齐云璈大喜，行了一礼，翻身直立，大踏步去了。

何铁手扶着焦宛儿回到厅中，众人都对刚才的怪事不明所以。何铁手笑道：“

---



---

他给逼到了穷途末路，在教里已容身不得，才来求我。”青青道：“这些刀子干甚么呀？”

何铁手把刀上缚着的一只蝎子取了下来，拿手帕包了几重，放入怀中，笑道：

“这是我们的邪法，各位不要见笑。九柄刀上都有虫豸的剧毒，每一条虫毒性不同，以毒攻毒，只有用原来虫豸的毒汁，再和上别的药材，方能治好。我每天给他拔一柄刀，刀上毒虫就由我收了起来，以后每年端午，他体内毒发，我就给他服一剂解药。”青青点头道：“这样他永远做你的奴仆，不敢起反叛之心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夏相公料得不错。”

青青又问：“那么他自己把刀拔下来不成么？”何铁手道：“那些刀是他自己插上去的。他来求我拔，就是向我归顺。他曾用金蛇伤我，如不用这九刀大法，知道我决不能饶赦。”青青道：“干么不一

---

---

次给他拔下来？他身上还有八柄刀，岂不是还得痛上八天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这人可恶，就是要他多吃点苦头！”顿了一顿，微笑道：“要是夏相公饶了他，明儿我就一齐拔了。”青青道：“由得你吧。我也不可怜这种恶人！”

水云待她们谈得告了一个段落，站起身来，举手为礼，说道：“何教主，我们师父的事，请您瞧在袁相公份上，明白赐告。”此言一出，仙都众弟子都站起身来。

何铁手冷笑道：“袁相公于我有恩，跟你们仙都派可没干系。我身子还没复原，你们是不是要乘人之危？我何铁手也不在乎。”她如此横蛮无礼，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。

袁承志向水云等一使眼色，说道：“何教主身子不适，咱们慢慢再谈。”何铁

---

---

手哼了一声，扶着焦宛儿进房去了。仙都诸弟子气势汹汹，七嘴八舌的议论。袁承志道：“这事交在兄弟身上。黄木道长的下落，我负责打探出来便是。”仙都诸人这才平息。

次日齐云璈又来，何铁手给他拔了一刀，接连数日都是如此。

这数日中，闯军捷报犹如流水价报来：明军总兵姜玮投降，闯军克大同；总兵王承胤、监军太监杜勋投降，闯军克宣府；总兵唐通、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，闯军克居庸。

那大同、宣府、居庸，都是京师外围要塞，向来驻有重兵防守。每一名总兵均统带精兵数万。崇祯不信武将，每军都派有亲信太监监军，权力在总兵之上。但闯军一到，监军太监和总兵官一齐投降。重镇要地，闯军都是不费一兵一卒而下。

---

---

数日之间，明军土崩瓦解，北京城中，乱成一片。

这一日讯息传来，闯军已克昌平，北京城外京营三大营一齐溃散，眼见闯军已可唾手而取北京。

又过数天，齐云璈身上只余下一柄毒刀未拔，中午时分，来到门外。洪胜海稟报进去。这时何铁手已毒清痊愈，众人想看齐云璈身上毒刀拔除之后，何铁手如何对他，都跟她走出大门。何铁手转头对青青笑道：“夏相公，这人虽然本性恶劣，但武功却强，我送给你做奴仆好不好？你有解药在手，他终身不敢违背你半句话。”

青青愠道：“我一个女孩儿家，要这臭男人跟在身旁干甚么？”

---

---

何铁手大吃一惊，自识青青以来，见她始终穿着男装，越瞧越是心爱，竟没瞧出她是女子所扮。旁人明知何铁手误会，但都怕她狠毒厉害，谁也不敢稍露口风。袁承志连日忙于迎接闯军的大事，全没想到此节。以致何铁手一直蒙在鼓里，这时听青青一说，呆了半晌，问道：“甚……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我不要。”何铁手颤声道：“你说甚么女孩儿家？”

焦宛儿退开两步，低声道：“何教主，这位是夏姑娘啊。”

她从小爱穿男装，别说你认不出来，我们大家初次见到，也总当是一位相公。”

何铁手眼前一花，头脑中一阵晕眩，定神细看，见青青面色白腻，双眉弯弯，确是一个美貌女子，不禁又气又恨，心想：“我怎么如此糊涂，竟为一个女子而

---

---

叛教？弄得身败名裂，我……我也不要活了。”她性子刚硬，心中越气，脸上越是露出笑容，小嘴一张，左颊露出一个酒窝，说道：“我真是糊涂啦！”走下阶石，俯身去拔齐云璈背上最后一柄毒刀。但饶是她要强好胜，终究倏遭大变，心神不定，不由得双足发软，身子一下摇晃。

焦宛儿正要上前相扶，突然路旁一声厉叫，一人蓦地窜将出来，纵到齐云璈身后，一弯腰，又纵了开去。只听齐云璈狂喊一声，俯伏在地，背后那柄尺来长的毒刀已深入背心，直没至刀柄。这一下犹如晴空霹雳，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，虽有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、哑巴等许多高手在旁，但没一个来得及施救。

众人齐声惊呼，看那突施毒手的人时，正是老乞丐何红药。却见她啊啊怪叫，左手挥舞，双足乱跳，却总是摔不开咬在她手背上的一条小金蛇。齐云璈抬头

---

---

叫道：“好，好！”身子一阵扭动，垂首而死。众人瞧着何红药，只见她脸上尽是怖惧之色，一张本就满是伤疤的脸，更加令人不忍多瞧一眼。

她右手几番伸出，想去拉扯金蛇，刚要碰到时又即缩回，似乎一碰金蛇的身子便有大祸临头一般。

何铁手只是嘻嘻而笑，袖手不语。何红药白眼一翻，忽地从怀里摸出一柄利刃，刀光一闪，嚓一声，已把自己左手砍下，急速撕下衣襟包住伤口，狂奔而去。

众人见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都呆住了说不出话来。

何铁手弯下腰去，在齐云璈身上摸出一个铁筒，罩在金蛇身上，左手铁钩在何红药的断手上一划，切下金蛇咬住的手背肉，连肉和蛇倒在筒里，盖上塞子。

---

---

袁承志问道：“这金蛇是哪里来的？”何铁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姓齐的虽然求我收留，但总不放心，怕我见害，因此在第九柄刀旁暗藏金蛇。倘若我给他拔刀，那就罢了，如有加害之意，他便以金蛇反击。哼哼，哪知姑姑却放他不过。总算她心狠得下，切下了自己的手，再迟片刻，就不可救了。”

青青道：“你的左手，也是这样割断的么？”何铁手横了她一眼，并不回答，忽地掩面奔入。青青碰了一个钉子，气道：“这人也真怪。”

焦宛儿脸现忧色，低声道：“我去陪陪她，别出甚么乱子。”

入内片刻，随即匆匆出来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何教主关在房里，我叫她总是不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让她休息一会吧。”

---



---

焦宛儿道：“不，我瞧情形不对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瞧瞧她去。”

三人来到何铁手房外，焦宛儿伸手拍门，里面寂无回音。

焦宛儿绕到窗口，往里一张，突然大叫：“不好啦，袁相公，快来！”她语声甫毕，双掌已推开木窗，飞身入去。袁承志和青青跟着跃进。只见何铁手解开衣襟，跪在一尊小小的木雕像面前，右手拿住金蛇，正要放到自己喉头。袁承志右手疾挥，嗤的一声，一枚铜钱破空而去，打入金蛇口中。何铁手一惊，放下金蛇，伏在桌上大哭起来。

青青抢过铁管，把金蛇收入，柔声道：“干么要自寻短见？”

你教中那些家伙不听你话，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好么？”何铁手只是哭泣。袁承

---

---

志劝道：“何教主，五毒教本是害人邪教。你弃邪归正，跟五毒教一刀两断，那是何等美事，又何必伤心？”

这时程青竹等闻声，也都过来劝慰。

何铁手愧恨难当，本想一死了之，但在生命关头突然得人相救，这求死的念头便即消了，双眸仰视，精光四射，笑道：“袁相公，你如肯答应一件事，我就不死啦。”

青青心想：“这人片刻之前正要自杀，哭了一场，忽然又笑，她要大哥甚么呢？啊哟不对，莫非是看中了他！”忙问：“你要他答应甚么？”何铁手道：“袁相公你先说肯不肯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不知何教主要兄弟办甚么事。”他也起了疑心，不即答应。

何铁手向青青、焦宛儿一笑，忽地在

---

---

袁承志面前跪下，连连磕头。袁承志大惊，忙作揖还礼，说道：“快别这样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你不收我做徒弟，我就赖着不起来啦。”

青青心头大宽，笑道：“何教主这么厉害的功夫，谁能做你师父啊？”何铁手道：“师父，你不收我这徒弟，我在这里跪一辈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出师门不到一年，怎能授徒？何教主如不嫌我本领低微，咱们可以互相切磋，研讨武艺。拜师之说，再也休提。”何铁手直挺挺的跪着，只是不肯起身。

袁承志伸手相扶。何铁手手肘一缩，笑道：“我手上有毒！”乌光一闪，铁钩往他手掌上钩去。

袁承志双手并不退避，反而前伸，在间不容发之际，已抢在头里，在她手肘上一托，何铁手身不由自主的腾空而起。

---

---

但她武功也真了得，在空中含胸缩腰，陡然间身子向后退开两尺，落下地来，仍是跪着。旁观众人见两人各自露了一手上乘武功，不自禁的齐声喝彩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何教主休息一会儿吧，我要出去会客。”说着转身出门。何铁手大急，叫道：“你当真不肯收我为徒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兄弟不敢当。”何铁手道：“好！夏姑娘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，有人半夜里把图画放在床边。”她一知青青是女子，立时察觉她对袁承志钟情甚深，而袁承志对青青的神态也是非同寻常，便想到床边肖像之事大是奇货可居。

青青愕然不解。袁承志却已满脸通红，心想这何铁手无法无天，甚么事都做得出，自己与阿九的事本来问心无愧，但青年男女深夜同睡一床，这事给她传扬开来，不但青青生气，也败坏了自己和阿九

---

---

的名声，不由得心中大急，连连搓手。

何铁手笑道：“师父，还是答应了好。”袁承志无奈，支吾道：“唔，唔。”何铁手大喜，说道：“好呀，你答应了。”双膝一挺，身子轻轻落在他面前，盈盈拜倒，行起大礼来。袁承志为势所迫，只得还了半礼。众人纷纷过来道贺。

青青满腹疑窦，问何铁手道：“你讲甚么故事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我们教里有门邪法，只要画了一个人的肖像放在床边，向着肖像磕头，行起法来，那人就会心痛头痛，一连三个月不会好。先前师父不肯收我，我就吓他要行此法。”青青觉此话难信，却也无可相驳。

袁承志听何铁手撒谎，这才放心，心想：“天下拜师也没这般要胁的。如她心术不改，决不传她武艺。”当下正色道：“其实我并无本领收徒传艺，既然你一番

---

---

诚意，咱们暂且挂了这个名，等我禀明师父，他老人家答允之后，我才能传你华山派本门武功。”何铁手眉花眼笑，没口子的答应。

青青道：“何教主……”何铁手道：“你不能再叫我作教主啦。师父，请您给我改个名儿。”袁承志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读书不多，想不出甚么好名字。就叫‘惕守’如何？惕是警惕着别做坏事，守是严守规矩、正正派派的意思。”何铁手喜道：“好好，夏师叔，你就叫我惕守吧。”青青道：“你年纪比我大，本领又比我高，怎么叫我师叔？”何惕守在她耳边悄声道：“现下叫你师叔，过些日子叫你师母呢！”

青青双颊晕红，芳心窃喜，正要啐她，忽听得水云与闵子华两人来到房外。众人走了出去。袁承志道：“黄木道长的下落，你对两位说了吧。”何惕守微微一

---

---

笑，道：“他是在云南大……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猛听得轰天价一声巨响，只震得门窗齐动。众人只觉脚下地面也都摇动，无不惊讶，但听得响声接连不断，却又不是焦雷霹雳。程青竹道：“那是炮声。”

众人涌到厅上。洪胜海从大门口直冲进来，叫道：“闯王大军到啦！”只听炮声不绝，遥望城外火光烛天，杀声大震，闯王义军已攻到了北京城外。

袁承志对水云道：“道长，她已拜我为师。尊师的事，咱们慢一步再说……”，何惕守道：“黄木道长被我姑姑关在云南大理灵蛇山毒龙洞里。你们拿这个去放他出来吧。”说着拿出一个乌黑的蛇形铁哨来。水云与闵子华听说师父无恙，大喜过望，连忙谢过，接了哨子。何惕守道：“这是我的令符。”

---

---

你们马上赶去，只要抢在头里，云南教众还不知我已叛教，见了这个令符，自会放尊师出来。”水云与闵子华匆匆去了。

两人走了不久，北京城里各路豪杰齐来听袁承志号令。袁承志事先早有布置，谁放火，谁接应，已分派得井井有条。

闯军如何攻城，明军如何守御，各处探子不住报来。过得一会，一名汉子送了一封信来，是李岩命人混进城来递送的，原来他统军已到城外。袁承志大喜，当即派人四出行事。

黄昏间，各人已将歌谣到处传播，只听西城众闲人与小儿们唱了起来：“朝求升，暮求合，近来贫汉难存活，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小都欢悦！”又听东城的闲汉们唱道：“吃他娘，着他娘，吃着不

---



---

尽有闯王，不当差，不纳粮！”城中官兵早已大乱，各自打算如何逃命，又有谁去理会？听着这些歌谣，更是人心惶惶。

次日是三月十八，袁承志与青青、何惕守、程青竹、沙天广等化装明兵，齐到城头眺望，只见义军都穿黑衣黑甲，数十万人犹如乌云蔽野，不见尽处。炮火羽箭，不住往城上射来。守军阵势早乱，哪里抵敌得住？

忽然间大风陡起，黄沙蔽天，日色昏暗，雷声震动，大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。城上城下，众兵将衣履尽湿。

青青等见到这般天地大变的情状，不禁心中均感栗栗。

袁承志等回下城来，指挥人众，在城中四下里放火，截杀官兵。各处街巷中的流氓棍徒便乘机劫掠，哭声叫声，此起彼

---

---

落。

群雄正自大呼酣斗，忽见一队官兵拥着一个锦衣太监，呼喝而来。袁承志于火光中远远望见正是曹化淳，心头一喜，叫道：“跟我来，拿下这奸贼。”铁罗汉与何惕守当先开路，直冲过去，官兵哪里阻拦得住？曹化淳见势头不对，拨转马头想逃。袁承志一跃而前，扯住他的脚一拉，提下马来，喝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曹化淳道：“皇……皇上……命个人督……督战彰义门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到彰义门去。”

群雄拥着曹化淳直上城头，遥遥望见城外一面大旗迎风飘扬，旗下一人头戴毡笠，跨着乌驳马往来驰骋指挥，威风凛凛，正是闯王李自成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快开城门，迎接闯王！”说着手上一用劲，曹化淳痛得险些

---

---

晕了过去。他命悬人手，哪敢违抗？何况眼见大势已去，反想迎接新主，重图富贵，当即传下令来，彰义门大开。城外闯军欢声雷动，直冲进来。成千成万身披黑甲的兵将涌入城门。袁承志站在城头向下望去，见闯军便如一条大黑龙蜿蜒而进北京，威不可当。

袁承志率领众人，随着败兵退进了内城。内城守兵尚众，加上从外城溃退进来的败兵，重重叠叠，挤满了城头。这时天色已晚，外城闯军鸣金休息。袁承志等在乱军中也退回居所。城边钲鼓声、呐喊声乱成一片。统兵的将官有的逃跑，有的在城头督战，谁也顾不到他们这一伙人。

群雄退回正条子胡同，换下身上血衣，饱餐已毕，站在屋顶瞭望，只见城内处处火光。

袁承志喜道：“内城明日清晨必破。”

---

---

闯王治国，大公无私，从此天下百姓，可以过吃饱着暖的太平日子。今晚是我手刃仇人的时候了。”

众人知他要去刺杀崇祯为父报仇，都愿随同入宫。袁承志道：“各位辛苦了一日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明晨尚有许多大事要办。兵荒马乱之际，皇宫戒备必疏，刺杀昏君只是一举手之劳，还是兄弟一个去办罢。”各人心想他绝世武功，现下皇帝的侍卫只怕都已逃光，要去刺杀这个孤家寡人，实是不费吹灰之力，俱都遵从。

袁承志要青青点起香烛，写了“先君故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”的灵牌，安排了灵位，只待割了崇祯的头来祭了父亲，然后把首级拿到城头，登高一呼，内城守军自然溃败。他带了一个革囊，以备盛放崇祯的首级，腰间藏了一柄尺来长的尖刀，径向皇宫奔去。

---

---

一路火光烛天，溃兵败将，到处在乘乱抢掠。袁承志正行之间，只见七八名官兵拖了几名大哭大叫的妇女走过，想起阿九孤身一个少女，不知如何自处，又想到她对自己的一番情意，诚挚深切，令人心感，但此生却已无可报答，突然之间，内心涌起一阵惆怅，一阵酸楚。他直入宫门，守门的卫兵宫监早已逃得不知去向。眼见皇宫中冷清清的一片，不觉一惊：“崇祯要是藏匿起来，不知去向，那可功亏一篑了。”

当下直奔乾清宫。

来到门外，只听得一个女人声音哭泣甚哀。袁承志闪在门边，往里一张，心头大喜，原来崇祯正坐在椅上。一个穿皇后装束的女人站着，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“十六年来，陛下不肯听臣妾一句话。今日到此田地，得与陛下同死社稷，亦无所憾。”崇祯俯首垂泪。皇后哭了一阵，掩

---

---

面奔出。

袁承志正要抢进去动手，忽然殿旁人影一闪，一个少女提剑跃到崇祯面前，叫道：“父皇，时势紧迫，赶快出宫吧。”

正是长平公主阿九。她转头对一名太监道：“王公公，你好好服侍陛下。”那太监名叫王承恩，垂泪道：“是，公主殿下一起走吧。”阿九道：“不，我还要在宫里耽一会儿。”王承恩道：“内城转眼就破，殿下留在宫里很是危险。”阿九道：“我要等一个人。”

崇祯变色道：“你要等袁崇焕的儿子？”阿九脸上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是，儿臣今日和陛下告别了。”崇祯道：“你等他干甚么？”阿九道：“他答应过我，一定会来的。”崇祯道：“把剑给我。”接过阿九手中那柄金蛇宝剑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孩儿，你为甚么生在我家里……”

---

---

忽地手起剑落，乌光一闪，宝剑向她头顶直劈下去。

阿九惊叫一声，身子一晃。袁承志大吃一惊，万想不到崇祯竟会对亲生女儿忽下毒手。他与两人隔得尚远，陡见形势危急，忙飞身扑上相救，跃到半路，阿九已经跌倒。

崇祯提剑正待再砍，袁承志已然抢到，左手探出，在他右腕上力拍，崇祯哪里还握得住剑，金蛇剑直飞上去。袁承志左手翻转，已抓住崇祯手腕，右手接住落下来的宝剑，回头看阿九时，只见她昏倒在血泊之中，左臂已被砍断。

袁承志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狠心毒辣的昏君，竟是甚么人都杀，既害我父亲，又杀你自己女儿。我今日取你性命！”

崇祯见到是他，叹道：“你动手吧！”

---

---

”说罢闭目待死。两名内监抢上来想救，被袁承志一脚一个，踢得直飞出去。袁承志举起剑来，正要往崇祯头上砍落。阿九恰好睁开眼睛，当即奋力跃起，挡到崇祯身前，叫道：“你别杀我父皇，求你……”脸上满是哀恳的脸色，望着袁承志，一语未毕，又已晕了过去。

袁承志见她断臂处血如泉涌，大为不忍，左手一推，崇祯仰天一交直跌出去。他俯身扶起阿九，点了她左肩和背心各处通血脉的穴道，血流稍缓，从怀里掏出金创药敷在伤口，撕下衣裾扎住。阿九慢慢醒转。

王承恩等数名太监扶起崇祯，下殿趋出。袁承志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放下阿九。要待追赶。阿九右手搂住他脖子，哭叫：“别伤我父皇！”

袁承志转念一想，城破在即，料来崇

---



---

桢也逃不了性命，虽非亲自手刃，父仇总是报了，也免得伤阿九之心，当下点头道：“好！”阿九心头一宽，又晕了过去。

袁承志见各处大乱，心想她身受重伤，无人照料，势必丧命，只有将她救回自己住处再说。当下抱起了她，出宫时已交三更，抬头见火光照得半天通红，到处是哭声喊声。

到得正条子胡同，众人正坐着等候。青青见他又抱了一个女子回来，先已不悦，走近一看，竟是阿九，板起脸问道：“皇帝的首级呢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没杀他。焦姑娘，请你费心照料她。”焦宛儿答应了，把阿九抱进内室。

青青又问：“干么不杀？”袁承志略一迟疑，向内一指，道：“她求我不杀！”青青怒道：“她，她是谁？你干么这样

---

---

听她话？”

袁承志尚未回答，何惕守道：“唉，可惜，可惜！这位美公主怎会断了一条手臂？师父，她画的那幅肖像呢？有没带出来？”

袁承志连使眼色，何惕守还想说下去，见袁承志与青青两人脸色都很严重，便住口不说了。

青青问道：“甚么公主？甚么肖像？”何惕守笑道：“这位公主会画画，我见过她画的自己一幅小照，画得真好。”青青横了她一眼道：“是么？”转身入内去了。何惕守对袁承志道：“师父，我帮你救公主去。”说着奔了进去。

注：曹化淳欲立诚王为帝，并非史实，纯系小说作者之杜撰穿插，《明史》中亦无诚王其人。其他与崇祯有关之叙

---

---

述，则大致根据史书所载。

##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

袁承志回房假寐片刻。天将明时，洪胜海匆匆走进房来，叫道：“相公，沙寨主拿住了太监王相尧，已率人打开了宣武门！”袁承志一跃而起，问道：“义军进城了么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刘宗敏将军已带队进来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极了，咱们快去迎接。”

---

---

两人走到厅上。何惕守道：“师父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她们。”袁承志点了点头。这时程青竹、沙天广与铁罗汉出外未归，袁承志带领哑巴、胡桂南、洪胜海，四人往大明门来。

只见阴云四合，白雪微飘，街道上溃兵败卒，四散奔逃。

有人大呼而过：“正阳门，齐化门，东直门都打开啦！”走了一阵，败兵渐少。众百姓在门上贴了“永昌元年大顺王万万岁”的黄纸，门口摆了香案，有的还在门口放了酒浆劳军。袁承志对胡桂南道：“人心如此，闯王哪得不成大事？”

又走一阵，前面号角齐鸣，数百人快步过来，当先正是沙天广与铁罗汉。两人率领北京城内的豪杰截杀明兵，见了袁承志都大声欢呼起来。铁罗汉叫道：“闯王就要来啦！”一言方毕，前面数骑急奔而

---

---

至。一名大汉举着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“大顺制将军李”六个大字。李岩身穿青衫，纵马驰来。

袁承志大喜，叫道：“大哥！”跃到马前。

李岩一怔，当即翻身下马，喜道：“兄弟，你破城之功，甚是不小！”袁承志道：“闯王大军到处，明兵望风而降，小弟有何功劳？”两人执手说了几句话，以前在圣峰嶂见过的刘芳亮、田见秀等人一时俱到。众人执手言欢。

突然号角声响，众军大呼：“大王到啦，大王到啦！”

袁承志等闪在一旁，只见精骑百余前导，李自成毡笠缥衣，乘乌驳马疾驰而来。

---

---

李岩过去低语几句。李自成笑道：“好极了！袁兄弟过来。”

李岩招招手，袁承志走到两人马前。李自成笑道：“袁兄弟，你立了大功！你没马么？”说着一跃下地，把坐骑的马缰交给了他。袁承志连忙拜谢。

李自成走上城头，眼望城外，但见成千成万部将士卒正从各处城门入城，当此之时，不由得志得意满。闯军见到大王，四下里欢声雷动。

李自成从箭袋里取出三支箭来，扳下了箭簇，弯弓搭箭，将三箭射下城去，大声说道：“众将官兵士听着，入城之后，有人妄自杀伤百姓、奸淫掳掠的，一概斩首，决不宽容！”城下十余万兵将齐声大呼：“遵奉大王号令！大王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---

---

袁承志仰望李自成神威凛凛的模样，心下钦佩之极，忍不住也高声大叫：“大王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李自成下得城头，换了一匹马，在众人拥卫下走向承天门。他转头对袁承志笑道：“你是承父之志，我是承天！”弯弓搭箭，嗖的一声，羽箭飞出，正中“天”字之下。他膂力强劲，这一箭直插入城墙，众人又是一阵欢呼。

来到德胜门时，太监王德化率领了三百余名内监伏地迎接。李自成投鞭大笑，对袁承志道：“你去年在陕西见到我时，可想到会有今日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大王克成大业，天下百姓早都知道了。只是万想不到会如此之快。”李自成拊掌大笑。

忽有一人疾奔而来，向李自成报道：“大王，有一个太监说，见到崇祯逃到煤山那边去了。”李自成转头对袁承志道：

---

---

“你快带人去拿来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是！”手一摆，率领了胡桂南等人驰向煤山。

那煤山只是个小丘，众人上得山来，不禁一惊。只见大树下吊着两人，随风摇晃。一人披发遮面，身穿白夹短蓝衣，玄色镶边，白绵绸背心，白绌裤，左脚赤裸，右脚着了绫袜与红色方头鞋。袁承志拨开他头发一看，竟然便是崇祯皇帝。

他衣前用血写着几行字道：“朕登极十七年，致敌入内地四次，逆贼直逼京师，虽朕薄德匪躬，上干天咎，然皆诸臣之误朕也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去朕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，勿伤百姓一人。”

袁承志拿了这张血诏，颇感怅惘，二十年来大仇今日得报，本是喜事，但见仇人如此凄惨下场，不禁惻然久之，心想：“你话倒说得漂亮，甚么勿伤百姓一人。”

---



---

要是你早知爱惜百姓，不是逼得天下饥民无路可走，又怎会到今日这步田地。”

洪胜海道：“袁相公，那边吊死的是个太监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皇帝死时只有一个太监相陪，真叫做众叛亲离了。把尸首抬了去，别让人侵侮。”洪胜海应了。袁承志驰回禀报。

这时李自成已进皇宫。守门的闯军认得袁承志，引他进宫。只见李自成坐在龙椅之上，身旁站着十几名部将从官，一个衣冠不整的少年站在殿下。

李自成见袁承志进来，叫道：“好！皇帝呢，带他上来吧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崇祯自缢死了。”李自成一呆，接过崇祯的遗诏观看。

旁立的少年忽然伏地大哭，几乎昏厥

---

---

了过去。李自成道：“那是太子！”袁承志扶了他起来。李自成问道：“你家为甚么会失天下，你知道么？”太子哭道：“只因误用奸臣温体仁、周延儒等人。”李自成笑道：“原来小小孩童，倒也明白。”随即正色道：“我跟你讲，你父皇又糊涂又忍心，害得天下百姓好苦。你父皇今日吊死，固然很惨，但他在位一十七年，天下百姓被逼得吊死的又不知有几千几万，那可更惨得多了。”太子俯首不语，过了一会道：“那你快杀我吧。”袁承志见他倔强，不禁为他担心。

李自成道：“你还是孩子，并没犯罪，我哪会乱杀人。”太子道：“那么我求你几件事。”李自成道：“你说来听听。”太子道：“求你不要惊动我祖宗陵墓，好好葬我父皇母后。”李自成道：“当然，那何必要你求我？”太子道：“还求你别杀百姓。”李自成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孩子不懂事。我就是老百姓！是我们百

---

---

姓攻破你的京城，你懂了么？”

太子道：“那么你是不杀百姓的了？”李自成倏地解开自己上身衣服，只见他胸前肩头斑斑驳驳，都是鞭笞的伤痕，众人不禁骇然。李自成道：“我本是好好的百姓，给贪官污吏这一顿打，才忍无可忍，起来造反。哼，你父子俩假仁假义，说甚么爱惜百姓。我军中上上下下，哪一个不吃过你们的苦头？”

太子默然低头。李自成穿回衣服，道：“你下去吧。念你是先皇的太子，我封你一个王，让你知道我们老百姓不念旧恶。封你甚么王？嗯，你父亲把江山送在我手里，就封你为宋王吧。”

太监曹化淳站在一旁，说道：“快向陛下磕头谢恩。”太子怒目而视，忽地回手一掌，啪地一声，曹化淳面颊上登时起了五个手指印。

---

---

李自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，这种不忠不义的奸贼，打得好。来呀，带下去砍了！”曹化淳吓得脸如土色，咕咚一声，跪在地下连磕响头，额角上血都碰了出来。李自成一脚把他踢了个筋斗，喝道：“滚出去，以后你再敢见我的面，把你剁了！”太子随后昂首走出。

李自成对袁承志道：“这小子倒倔强。我喜欢有骨气的孩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是。”

丞相牛金星道：“主上大事已定。明朝人心尽失，但死灰复燃，却也不可防。这孩子十分倔强，决计不肯归顺圣朝，只怕有人会借用他的名头作乱。不如除了，以免后患。”李自成踌躇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这件事你去办了吧。”转头对身后的矮子军师宋献策道：“听说皇帝还有个公主，却不知在哪里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接口道：“皇帝把她砍去了一条臂膀，是我接了公主在家里养伤。待她伤愈，再带她来叩见大王。”李自成笑道：“好好！你功劳不小，我正想不出该赏你甚么，这公主就赏了你吧。”袁承志窘道：“不，不，那……倒是那个太子，还求大王饶了他性命。”牛金星笑道：“袁兄弟，害甚么臊？究竟是英雄出在少年。刘将军他们功劳虽大，大王也只赏他们几名宫娥呢。你驸马爷还没做，倒爱惜起小舅子来啦。”

袁承志听他话中有刺，颇为不快，心想：“太子这小小孩童，何必杀他？”

李自成道：“袁兄弟，我部下武官，分为九品。刘宗敏是一品权将军，你义兄李岩是二品制将军。我封你为三品果毅将军吧。”袁承志躬身道：“多谢大王。袁承志誓死为大王效力，不愿为官。”

---

---

牛金星微笑道：“袁兄弟是七省武林盟主，是不是嫌这三品将军职位太低了呢？大王一统天下，率土之民，莫非王臣。

甚么七省盟主、八省盟主这些私相授受的名号，自今而后，都是要严加禁止的了。”

李自成听他言语太重，拍拍袁承志的肩头，微笑道：“你还年轻得很，功劳虽是不小，终究随我时日还短，以后升迁，还怕没机会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属下决非为了职位高低，实因草莽匹夫，做不来官。”李自成呵呵大笑，朗声道：“我难道不是草莽匹夫了？连皇帝都要做呢。”袁承志不便再说，辞了出去。

当下回正条子胡同来，一进胡同，就听得兵刃相交、呼喝斥骂之声，随见数十

---

---

名闯军手执兵刃，急奔出来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许多闯军在这里干甚么？”加快脚步，走到门口，只见何惕守挥钩乱杀，把十多名困在屋里逃不出来的闯军打得东奔西窜。袁承志叫道：“住手，住手！都是自己人！”何惕守叫了声：“师父。”闪在一旁。

众闯军忽见有路可逃，蜂涌而出。一名军官奔到袁承志跟前，一呆之下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不也是我们大王手下的吗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正是。大家误会，老兄莫怪。”那军官愤愤的道：“误会！哼，你瞧，你徒儿杀了我们这许多弟兄。”说着一指地下的七八具尸首。

铁罗汉奔了出来，骂道：“入你娘的！你们一进屋来，伸手就抢东西，又不交金银，就放火烧屋子。见到何姑娘美

---

---

貌，登时动手动脚，说她是奸细，要带走了。混帐王八蛋，你们跟明朝的官兵有甚么分别了？”说着一拳挥出，砰的一声，把那军官打得直飞出去。

袁承志走进厅中。程青竹、胡桂南等人都气愤愤的述说市上所见，说道闯军入城之后，占住民房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。袁承志心下吃惊，说道：“如此做法，民心大失。我亲眼见到大王在城头射了三箭，严禁杀人掳掠，定是大王尚不知情。我这就去禀报，请他下令禁止。”程青竹劝道：“盟主，闯王部下有许多本是盗贼出身，来到这帝王之都，花花世界，哪有不放肆一番的？且过得几天，再向大王进言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不成，过得几天，北京城里老百姓都给他们害苦了。救民如救火，怎能等得？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外面喊声大震。袁承志等吃了一惊，奔到门外，只见无数人马

---



---

拥在正条子胡同出口。先前给铁罗汉打走的那军官骑在马上，手执大刀，叫道：“袁承志，权将军叫你去说话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当真是权将军吩咐吗？”另一名军官取出一支令箭，道：“有权将军的令箭在此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若不去，伤了兄弟间的和气。见到权将军，正可劝他约束部属，不可胡作非为。”便点头道：“好！我同你去便是。”那军官喝道：“绑了！”便有七八名士兵拥上前来，取出绳索要绑。袁承志微微一笑，也不抵拒，反手在背后，任由绑缚。铁罗汉、沙天广等齐声呼喝：“谁敢动手？”冲上去便要打人。袁承志叫道：“大家不可动粗，我见了权将军自有分辩。”

那军官指着何惕守道：“这人是崇祯皇帝的公主，断了一只手的。权将军指明要这人，把她带了去。”众军士便向何惕

---

---

守奔来。

何惕守金钩一划，阻住众军士近前，笑问：“权将军要我去干甚么？”那军官道：“打破北京，权将军功劳第一。崇祯的公主，自然归权将军所有。快乖乖的来吧，以后一生富贵，包你享用不尽。”何惕守笑道：“那倒妙得很。要是我不肯跟你去呢？”那军官喝道：“哪有这么多啰唆的？带了去！”何惕守叫道：“师父，那个权将军要抢我去做小老婆呢。你说我去是不去？”

袁承志倒是难以回答。但见几名士卒拥上去向何惕守便拉。何惕守只是格格娇笑，并不动手，突然之间，拉她的士卒仰天便倒，稍一扭动，便均毙命。原来何惕守衣衫之上，尽是剧毒。那军官大惊之下，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。前明余孽，抗拒义军，杀啊！”刀枪纷举，向铁罗汉等人头上砍落。

---

---

群雄到此地步，岂有束手待毙之理？抢过刀枪，反杀过去，一阵格斗，闯军官兵乱成一团，拥在胡同中进退不得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你们去回报权将军，大家同到大王跟前，分辩是非曲直。”双臂一振，绑在他手腕上的绳索登时断了，纵身而起，双手抓住两名军官，扯下马来，叫道：“当官的留着，士兵都回营去。”众兵见长官被擒，不敢再斗，推推拥拥的走了。

袁承志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命胡桂南和洪胜海押了两名军官，去见李自成。

进得宫来，只见殿上设了盛宴，李自成正在大宴诸将，丝竹盈耳，酒肉流水价送将上来。李自成已喝得微醺，见到袁承志，喜道：“好，袁承志，你也过来喝一杯！”袁承志躬身道：“是！”走近去接

---

---

过李自成手中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坐在李自成左侧的一名将军霍地站起身来，喝道：“袁承志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仗了谁的势力，敢杀我部属？”袁承志见这人满脸浓髯，神态粗豪，想来便是权将军刘宗敏了，说道：“这位是权将军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大王不过封了你一个小果毅将军，你就不把我权将军瞧在眼里了，竟敢杀我部下！”

说着伸手抓住刀柄，将刀拔出一半，啪地一声，又送刀入鞘。

霎时之间，殿上数百人寂静无声。

袁承志道：“大王入城之时曾有号令，有谁杀伤百姓，奸淫掳掠，一概斩首。在下见到本军兄弟正在虐杀百姓，这才出手阻止，实非有意得罪，还请权将军见谅。”

---

---

刘宗敏冷笑道：“这天下是大王的天下，是我们老兄弟出死入生、从刀山枪林里打出来的天下。我们会打江山，难道不会坐江山么？你来讨好百姓，收罗人心，到底是甚么居心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大王刚才说过，他自己也就是百姓。”刘宗敏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大王打江山的时候是百姓。今日得了天下，坐了龙廷，便是真命天子了，难道还是老百姓吗？你这小子胡说八道。”袁承志默然不语。

李自成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大家自己兄弟，别为这些小事伤了和气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个干一杯。宗敏，我知你只因袁承志得了公主，为此吃醋。皇宫里美女要多少有多少，待会你自己去拣便是。”刘宗敏道：“大王，崇祯的公主却只有一个。”李自成向袁承志笑道：“他定要你

---

---

的公主，你就瞧在我面上，让了给他罢。你们一殿为臣，和气要紧。”

袁承志一听，不由得愕然，心中茫然若失，手一松，酒杯掉在地下，登成碎片。李自成怒道：“你就算不肯，也不用向我发脾气。”袁承志一惊，忙躬身道：“属下不敢。”

忽听得丝竹声响，几名军官拥着一个女子走上殿来。那女子向李自成盈盈拜倒，拜毕站起，烛光映到她脸上，众人都不约而同的“哦”了一声。

袁承志自练了混元功后，精神极是把持得定，虽与阿九同衾共枕，亦无非礼之行，但此刻一见这女子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：“天下竟有这等美貌的女子！”

那女子目光流转，从众人脸上掠过，每个人和她眼波一触，都如全身浸在暖洋

---

---

洋的温水中一般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。

只听她莺声呖语的说道：“贱妾陈圆圆拜见大王，愿大王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。”

李自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美貌的娘儿！”刘宗敏道：“大王，那崇祯的公主，小将也不要了。你把这娘儿赐了给我罢。”

牛金星道：“刘将军，这陈圆圆是镇守山海关总兵官吴三桂的爱妾，号称天下第一美人。大王特地召来的，怎能给你？”刘宗敏听得是李自成自己要，不敢再说，目不转睛的瞪视着陈圆圆，骨都一声，吞了一大口馋涎。

皇极殿上一时寂静无声，忽然间当啷一声，有人手中酒杯落地，接着又是当啷、当啷两响，又有人酒杯落地。适才袁

---

---

承志的酒杯掉在地下，李自成甚是恼怒，此刻人人瞧着陈圆圆的丽容媚态，竟是谁也没留神到别的。

忽然间坐在下首的一名小将口中发出呵呵低声，爬在地下，便去抱陈圆圆的腿。陈圆圆一声尖叫，避了开去。那边一名将军叫道：“好热，好热！”嗤的一声，撕开了自己衣衫。

又有一名将官叫道：“美人儿，你喝了我手里这杯酒，我就死也甘心！”举着酒杯，凑到陈圆圆唇边。

一时人心浮动，满殿身经百战的悍将都为陈圆圆的美色所迷。

袁承志只看得暗暗摇头，便欲出殿，忽听得李岩大声喝道：“大王驾前，众兄弟不得无礼。”一名将军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伸一个小指头儿，摸一摸美人儿

---



---

的雪白脸蛋，那也不打紧吧！”说着伸出手指，一步一步的向陈圆圆走去。

李自成喝道：“把美人儿送到后宫去。宋献策，你带兵看守。”宋献策答应了，领着陈圆圆入内。

数十名军官一齐蜂涌过去，争着要多看一眼，直到陈圆圆的后影也瞧不见了，才恋恋不舍的慢慢归座。一人举鼻狂嗅，说道：“美人儿的香气，闻一闻也是前世修来的。”一人说道：“这不是人，是狐狸精变的，大王不可收用。”另一人道：“就算是吃人妖魔，我只要抱她一抱，立刻给她吃了，那也快活得很。”

李自成一口一口喝酒，脸上神色显是乐不可支，对众将官的丑态全没放在心上。

李岩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大王，吴三

---

---

桂拥兵山海关，有精兵四万，又有辽民八万，都是精悍善战。大王既已派人招降，他的小妾，还是放还他府中，以安其心为是。”刘宗敏冷笑道：“吴三桂四万兵马，有个屁用？北京城里崇祯十多万官兵，遇上了咱们，还不是希哩花啦的一古脑儿都垮了。”李自成点头道：“吴三桂小事一桩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他若投降，那是识好歹的，否则的活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吴三桂难道比孙传庭、周遇吉还厉害么？”

李岩道：“大王虽已得了北京，但江南未定……”李自成挥手道：“大家喝酒，大家喝酒！此刻不是说国家大事的时候。”

李岩只得道：“是。”退了下去，坐在袁承志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一切小心，须防权将军对你不利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

---

---

只见李自成喝了几杯酒，大声道：“大伙儿散了罢，哈哈，哈哈！”飞起一脚，踢翻了桌子，转身而入。众将一哄而散。

袁承志随着李岩出殿，在宫门外遇到胡桂南和洪胜海，吩咐将两名军官放了。

四人刚转过一条街，便见数十名闯军正在一所大宅中掳掠，拖了两名年轻妇女出来。两名女子只是哭叫，挣扎着不肯走。李岩大怒，喝令部属上前拿问。众闯军见是制将军到来，发一声喊，抛下妇女财物便逃走了。

一路行去，只听得到处都是军士呼喝嬉笑、百姓哭喊哀呼之声。大街小巷，闯军士卒奔驰来去，有的背负财物，有的抱了妇女公然而行。李岩见禁不胜禁，拿不胜拿，只有浩叹。

---

---

袁承志本来一心想望李自成得了天下之后，从此喜见升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但眼见今日李自成和刘宗敏的言行，又见到满城士卒大掠的惨况，比之崇祯在位，又好得了甚么？满腔热望，登时化为乌有。

再走得几步，只见地下躺着几具尸首，两具女尸全身赤裸。众尸身上伤口中兀自流血未止。袁承志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握住李岩的手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说闯王为民伸冤，为……为百姓出气，就是这样么？”说着突然坐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

李岩也是悲愤不已，说道：“我这就去求见大王，请他非立即下令禁止掳掠不可。”拉起袁承志，回到皇宫，向卫士说有急事求见闯王。”

卫士禀报进去，过了一会，出来说道：“制将军，大王已经睡了，谁也不敢

---

---

惊动。请将军明天来吧。”李岩道：“我跟随大王多年，有事求见，大王深更半夜也必接见。你再去禀报罢。”那卫士又进去半晌，出来时满脸惊惶之色，颤声道：“大王大发脾气，说小人若是再去啰唆，立刻砍了我的脑袋。”

李岩道：“好，我便在这里等着，等大王醒了之后再见。”对袁承志道：“兄弟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在这里陪伴大哥。”要胡桂南、洪胜海二人先回，以免青青等挂念。

两人等到天色大明，才见一名卫士从内宫出来，说道：“大王召见。”两人跟着他来到一间房中，那卫士便出去了。直等了两个多时辰，眼见午时已过，李自成始终不出来。两人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都是十分焦急。

眼见日头偏西，已到未时，忽见宋猷

---

---

策推门进来，说道：“李将军，袁将军，两位怎么在这里？”李岩道：“我们求见大王，卫士说道大王召见。可是从清早直等到这时候，大王始终没出来。”宋献策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今日上午，大王召集诸将集议，却让两位在这里苦等。”李岩惊道：“却是如何？”

宋献策道：“牛金星那厮不断在大王跟前说你的坏话，也说我的坏话。”李岩怒道：“你我二人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有甚么坏话好说？”

宋献策道：“大王在河南之时，人心不附，那时我想了个计议出来，造了一句讖语，说是‘十八孩儿主神器’，叫人到处传播。十八孩儿，拚起来是个‘李’字，便是说大王应有天下。愚夫愚妇听到了，以为大王天命攸归，大家都来归附，咱们的声势登时大了起来。李将军可还记得么？”李岩道：“怎不记得？我作儿

---

---

歌，你作讖语，动摇明朝的人心，可也有些功劳啊。”宋献策摇头道：“牛金星对大王进谗，说那句‘十八孩儿主神器’，不是指大王，而是指你李将军！”

李岩心头大震，当即站起。他知自来帝皇最忌之事，莫过于有人觊觎他的宝座。历朝开国英主所以屠戮功臣，如汉高祖、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将杀得七零八落，便是怕他们谋朝篡位，李自成要是信了这句话，那可糟了，不由得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

宋献策道：“大王英明，未必就信了，制将军也不用担心。

不过今日诸将大会，会中刘将军、张将军、谷将军、罗将军他们，众口一辞的都说制将军自鸣清高，瞧不起友军，说他们部属借住民房，跟老百姓借几两银子，跟大娘闺女们说几句话，制将军的部下就

---

---

去呼喝干涉。牛金星却道，制将军这不是自鸣清高，而是收罗人心，胸怀大志。”

李岩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脸色发白，腾的一声，重重坐在椅中。

宋献策道：“我为制将军分辩得几句，众将就大骂我宋矮子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最会胡说八道。我气不过，就出来了，听宫门口卫士说，两位将军在此，因此过来瞧瞧。大王此刻心中不快，两位不必等候了。”

李岩拱手道：“多承宋军师见爱，兄弟感激不尽。”宋献策叹道：“咱们虽然打下了北京，可是江南未平，吴三桂未降，满洲鞑子虎视眈眈，更是一大隐忧。但今日诸将大会，除了编排制将军的不是之外，就是商量如何拷掠明朝投降的大官富户，要他们献出金银财宝。唉，成大事的人，眼界也未免太小了啊。”三人相对

---



---

叹息，出宫而别。

袁承志听了宋猷策一番话，见他虽然身高不满三尺，形若猓猴，容貌丑陋，说话却是极有见识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位宋军师实是个人才。”李岩道：“他足智多谋，很了不起。只是大王爱听牛金星的话，不肯重用宋军师。其实大王许多攻城掠地的方略，都是出于宋军师的主意。”

两人默默无言的携手同行，走了数百步。

李岩道：“兄弟，大王虽已有疑我之意，但为臣尽忠，为友尽义。我终不能眼见大王大业败坏，闭口不言。你却不用在朝中受气了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正是。兄弟是做不来官的。大哥当日曾说，大功告成之后，你我隐居山林，饮酒长谈为乐。何不就此辞官

---

---

告退，也免得成了旁人眼中之钉？”李岩道：“大王眼前尚有许多大事要办，总须平了江南，一统天下之后，我才能归隐。大王昔年待我甚厚，眼见他前途危难重重，正是我尽心竭力、以死相报之时。小人流言，我也不放在心上。”

两人又携手走了一阵，只见西北角上火光冲天而起，料是闯军又在焚烧民居。李岩与袁承志这几天来见得多了，相对摇头叹息。暮霭苍茫之中，忽听得前面小巷中有人咿咿呀呀的拉着胡琴，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唱了起来，听他唱道：“无官方是一身轻，伴君伴虎自古云。归家便是三生幸，鸟尽弓藏走狗烹……”

只见巷子中走出一个年老盲者，缓步而行，自拉自唱，接着唱道：“子胥功高吴王忌，文种灭吴身首分。可惜了淮阴命，空留下武穆名。大功谁及徐将军？神机妙算刘伯温，算不到：大明天子坐龙

---

---

廷，文武功臣命归阴。因此上，急回头死里逃生；因此上，急回头死里逃生……”

李岩听到这里，大有感触，寻思：“明朝开国功臣，徐达、刘基等人尽为太祖害死。这瞎子也知已经改朝换代，否则怎敢唱这曲子？”瞧这盲人衣衫褴褛，是个卖唱的，但当此人人难以自保之际，哪一个有心绪来出钱听曲？只听他接着唱道：“君王下旨拿功臣，剑拥兵围，绳缠索绑，肉颤心惊。恨不能，得便处投河跳井；悔不及，起初时诈死埋名。今日的一缕英魂，昨日的万里长城……”

他一面唱，一面漫步走过李岩与袁承志身边，转入了另一条小巷之中，歌声渐渐远去，说不尽的凄惶苍凉。

袁承志心情郁郁，回到住处，只见大厅中坐着一人。那人一见袁承志，便奔到厅口，叫道：“小师叔，你回来啦。”那

---

---

人粗衣草履，背插长刀，正是崔秋山之侄崔希敏。袁承志喜道：“你也来了。有甚么事？”崔希敏从身边取出一封信来，双手呈上。

袁承志见封皮上写着“字谕诸弟子”字样，认得是师父笔迹，先作了一揖，然后恭恭敬敬的接过来，抽出信纸，见信上写道：“吾华山派历来门规，不得在朝居官任职。今闯王大业克就，吾派弟子功成身退，其于四月月圆之夕，齐集华山之巅。”

下面签着个“清”字。

袁承志道：“啊，距会期已不到一月，咱们就得动身。”崔希敏道：“正是，我叔叔、安大娘、小慧也都要去呢。”

袁承志入内对众人说了，却不见青

---

---

青，问焦宛儿道：“夏姑娘呢？”焦宛儿道：“好一会没见她啦，我去瞧瞧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去叫她。”走到青青房外，在门上用手指弹了几下，说道：“青弟，是我。”房内并无声息，候了片刻，又轻轻拍门，仍无回音。

袁承志把门一推，房门并未上闩，往里张望，只见房内空无所有，进得房去，不禁一呆，原来她衣囊、长剑等物都已不见，连她母亲的骨灰罐也带走了，看来似已远行。袁承志大急，在各处翻寻，在她枕下找到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既有金枝玉叶，何必要我寻常百姓？”

袁承志望着字条呆呆的出了一会神，心中千头万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自思：“我待她一片真心诚意，她总是小心眼儿，处处疑我。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，但求心之所安。我们每日在刀山枪林中出死入生，又怎能顾得到种种嫌疑？青弟，

---

---

青弟，你实在太不知我的心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不禁一阵心酸，又想：“她上次负气出走，险些儿失闪在洋兵手里，这时候兵荒马乱，却又不知到了哪里？”

他呆呆坐在床上，大为沮丧。焦宛儿轻轻走进房来，见他犹如失魂落魄一般，不觉吃惊。众人得知讯息后，都涌进房来，七嘴八舌，有的劝慰，有的出主意。

焦宛儿年纪虽小，对事情却最把持得定，当下说道：“袁相公，你急也无用。夏姑娘一身武艺，有谁敢欺侮她？这样罢，你会期已近，还是和哑巴叔叔、何姊姊等一起上华山去。

程伯伯和我留在这里看护阿九妹子。沙叔叔、铁老师、胡叔叔和我们金龙帮的，大伙儿出去找夏姑娘，再传出江湖令牌，命七省豪杰帮同寻访。找到之后，立即陪她上华山来相会。”

---

---

袁承志连连点头，道：“焦姑娘的主意很高，就这么办。”

程老夫子和焦姑娘最好陪同公主出京远避，留在京中可不大稳便。惕守还没正式入我门中，待我稟明师父之后再说。这一次不必同上华山了。”何惕守眼睛一溜，正想求恳，忽想青青也曾有疑己之意，和袁承志同行只怕不甚妥当，当下微微一笑，也就不言语了，寻思：“你不让我去华山，我偏偏自己来。”她做惯了邪教教主，近来虽已大为收敛，毕竟野性未除，也不理袁承志的吩咐，只管筹划自行上华山拜见祖师的事。

袁承志安排已毕，次日向闯王与义兄李岩辞别。李自成眼见留他不住，便赏赐了许多大内珍宝。袁承志要待推辞，李岩连使眼色，袁承志只得谢过受了。

---

---

李岩送出宫门，叹道：“兄弟，你功成身退，那是最好不过……”说着神色黯然。

袁承志道：“大哥你多多保重。如有危难，小弟虽在万里之外，一得讯息，也必星夜赶来。”两人洒泪而别。

当日下午，袁承志与哑巴、崔秋山、崔希敏、安大娘、安小慧、洪胜海六人取道向西，往华山进发。各人乘坐的都是骏马，脚程极快，不多时已到了宛平。

众人进饭店打尖，用完饭正要上马，洪胜海瞥眼间忽见墙角里有一只蝎子、一条蜈蚣，都用铁钉钉在墙脚。他微觉奇怪，轻扯袁承志的衣服。袁承志凝眼一看，点了点头，心想这必与五毒教有关，可惜何惕守没同来，不知这两个记号是甚么意思。

---



---

洪胜海借故与店小二攀谈了几句，淡淡的道：“那墙脚下的两件毒物，倒有些古怪。”店小二笑道：“要不是我收了银子，真要把这两样鬼东西丢了。烦死人！”他一面说一面扳手指，笑道：“两天不到，问起这劳甚子的，连你达官爷不知是第几位了。”洪胜海忙问：“是谁钉的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便是那个老乞丐啊！”洪胜海向袁承志望了一眼，问道：“是哪些人问过呢？”说着拿了块碎银子塞在店小二手里。

店小二口中推辞，伸手接了银子，笑道：“不是叫化丐头，就是光棍混混儿，哪知道你达官爷也问这个……嘿嘿，可叫你老人家破费啦。”

袁承志插口道：“那老乞丐钉毒物之时，还有谁在一旁吗？”店小二道：“那天的事也真透着希奇，先是一个青年标致相公独个儿来喝酒……”袁承志急问：“

---

---

多大年纪？怎等打扮？”店小二道：“瞧模样儿比你相公还小着几岁，生得这么俊，我还道是唱小旦的戏子儿呢，后来见他腰里带着把宝剑，那可就不知是甚么路数了。他好似家里死了人似的，愁眉苦脸，喝喝酒，眼圈儿就红了，真叫人瞧着心里直疼……”众人知道这必是青青无疑。崔希敏怒道：“你别口里不干不净的。”店小二吓了一跳，抹了抹桌子，道：“爷们要上道了么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店小二望了崔希敏一眼，说道：“那青年相公喝了一会酒，忽然楼梯上脚步响，上来了一位老爷子，别瞧他头发胡子白得银子一般，可真透着精神，手里提着一根龙头拐杖，腾的一声，往地下一登，桌上的碗儿盏儿便都跳了起来。”

袁承志心中大急：“温方山那老儿和她遇上了，青弟怎能逃出他的毒手？”

---

---

店小二又道：“那老爷子坐了下来，要了酒菜。他刚坐定，又上来一位老爷子。那真叫古怪，前前后后一共来了四个，都是白头发、白胡子、红脸孔，倒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般，要找这四个一模一样的老爷子，那真是不容易得紧了。这四人有的拿着一对短戟，有的拿着一根皮鞭。他们谁也不望谁，各自开了一张桌子，四个老儿把那位年轻相公围在中间。

我越瞧越透着邪门，再过一会儿，那老乞丐就来啦。掌柜的要赶她出去，哪知当地一声，嘿，你道甚么？”崔希敏忙问：“甚么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这叫做财神爷爷着烂衫，人不可以貌相。

当的一声，她抛了一大锭银子在柜上，向着那四个老头和那相公一指，叫道：‘这几位吃的，都算在我帐上！’你

---

---

老，你可见过这样阔绰的叫化婆么？”

袁承志越听越急，心想：“温氏四老已经难敌，再遇上何红药，可如何得了？”

店小二越说兴致越好，口沫横飞的道：“哪知他们理也不理，自顾自的饮酒。那老乞丐恼了，叫了一声，一张手，一道白光，直往那拿拐杖的老儿射去。”崔希敏道：“你别瞎扯啦，难道她还真会放飞剑不成？”店小二急道：“我干么瞎扯？”

虽然不是飞剑，可也是几成儿不离。只见那老儿伸出筷子，叮叮当当一阵响，筷子上套了明晃晃的一串。我偷偷瞥过去一张，嘿，你道是甚么？”崔希敏道：“甚么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原来是一串指甲套子，都教那老儿用筷子套住啦。我刚喝得一声彩，只听得波的一声，你道是甚么？”

---

---

”崔希敏道：“甚么？”

店小二拉着他走到一张桌子旁，道：“你瞧。”

只见那桌子有个小孔，店小二拿起一根筷子插入小孔，刚刚合式，说道：“那老儿提起筷子，就插进了桌面。这手功夫可不含糊吧？我是不会，可不知你老人家会不会。”崔希敏道：“我不会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原来你老人家也不会，那也不要紧。

老乞丐知道敌他不过，一声不吭，怪眼一翻，就奔了出去。后来那青年相公跟着四个老头子一起走了。原来他们是一路，摆好了阵势对付那叫化婆的。”

袁承志问道：“他们向哪里去的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向西南，去良乡。五个人走了不多会儿，叫化婆又回转来，在墙边钉

---

---

了这两件怪东西，给了我一块银子，叫我好好侍候这两只毒虫，别让人动了。这几日四下大乱，我们掌柜的说要收铺几日，别做生意。老板娘一定不肯，这才开市，倒让我赚了一笔外快……”他还在唠唠叨叨地说下去，袁承志已抢出门去，跃上马背，叫道：“快追！”

青青自见袁承志把阿九抱回家里，越想越是不对，阿九容貌美丽，己所不及，何况她是公主，自己却是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女，跟她天差地远，袁承志自是非移情别爱不可。若不是爱上了她，怎会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回到了家里，在众人之前兀自舍不得放手？后来又听人说道，李自成将阿九赐了给袁承志，权将军刘宗敏吃醋，两个人险些儿便在金殿上争风打架，说到动武打架，又有谁打得过他？自然是他争赢了。

崇祯是他的杀父大仇，他念念不忘的

---

---

要报仇，可是阿九只说得一句要他别杀她爹爹，他立刻就乖乖的听话。“我的言语，他几时这么听从了？只有他来骂我，那才是常事。”思前想后，终于硬起心肠离京，心里伤痛异常，决意把母亲骨灰带到华山之巅与父亲骸骨合葬，然后在父母尸骨之旁图个自尽，想到孑然一身，个郎薄幸，落得如此下场，不禁自伤自怜。

这日在宛平打尖，竟不意与温氏四老及何红药相遇。温方山露了一手内功，何红药自知不敌，径自退开。青青已抱必死之心，倒也并不惊惧，怕的是四老当场把她处死，那么母亲的遗志就不能奉行了，当下念头一转，计谋已生，走到温方达跟前，施了一礼，叫声：“大爷爷！”然后逐一向其余三老见礼。

温氏四老见她坦然不惧，倒也颇出意外。

---

---

青青笑问：“四位爷爷去哪里？”温方达道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青青道：“我跟那姓袁的朋友约好了，在这里会面，哪知他到这时候还没来。”

四老听得袁承志要来，人人都是心头大震，哪敢再有片刻停留？温方义喝道：“跟我们去。”青青假意道：“我要等人呢。”温方义手一伸，已隔衣叩住她手腕，拉出店门，两人共乘一骑。四老尽往荒僻无人之处驰去，眼见离城已远，这才跳下马来。

温方义把青青一摔，推在地下，骂道：“无耻小贱人，今日教你撞在我们手里。”

青青哭道：“四位爷爷，我做错了甚么？你们饶了我，我以后都听你们的话。”

---



---

”温方义骂道：“你还想活命？”擦的一声，拔出一柄匕首。青青哭道：“二爷爷，你要杀我么？”温方悟道：“你这叫是该死！”青青道：“三爷爷，我妈是你亲生女儿，我求你一件事。”温方山铁青着脸，说道：“要活命那是休想！”

青青哭道：“我死之后，求你送个信给我那姓袁的朋友，叫他独个儿去找宝贝吧，别等我了。”

四老一听到“找宝贝”三字，心中一震，齐声问道：“甚么？”青青哭道：“我反正是死，这秘密是不能说的。我只求你们送这封信去。”说着从衫上撕下一块衣角，又从怀里针线包内取出一根针来，刺破手指，点了鲜血，在衣角上写起来。

四老不住问她找甚么宝贝，她只是不理，写好之后，交给温方山道：“三爷爷，你也不用见他，托人捎去宛平城里刚

---

---

才咱们相会的那处酒楼，这就得啦！”她虽是做作，但想起袁承志无良心，又不禁流下泪来。

四老见了她伤心欲绝的神情，确非作伪，一齐围观，只见衣角上写道：“今生不能再见，我父重宝，均赠予你，请自往挖取，不必等我。青妹泣白。”

温方义喝道：“甚么宝贝？难道你真知道藏宝的所在？”青青哭道：“我甚么都不知道，反正我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”

温方悟道：“呸，压根儿就没甚么宝贝。你那死鬼父亲骗了我们一场，现在你又想来搞鬼。”

青青垂头不语，暗暗伸手入怀，解开了一对玉蝶的丝绦。

---

---

这本是铁箱中之物，当售宝变钱之时，她见这对玉蝶精致灵动，就取来系在身上，那是纪念她与袁承志共同得宝之意，十箱珍宝不计其数，也不少了这对小小玉蝶。她突然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这信送不送也由你们了，这就杀了我吧！”只听叮叮两声清脆之音，一对玉蝶落在地下。青青俯身要拾，温方悟已抢先捡了起来。四老数十年为盗，岂有不识宝货之理？见玉蝶如此珍贵，眼都红了。四人心中突突乱跳，齐声喝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青青只是不语。温方山道：“你好好说出来，或者就饶了你一条小命。”

青青道：“就是那批珍宝里的。我和袁大哥照着爹爹留下来的那张地图，挖到了十只铁箱，里面都是珍奇宝物。东西实在太多，带不了，我只捡了这对玉蝶来玩。我们说好，这次要去全都挖了出来，

---

---

哪知你们……”说着又哭了起来。

四老走到一旁，低声商议。温方达道：“看来宝藏之事倒是不假。”温方义道：“逼她领路去取。”三老都点了点头。温方山道：“先骗她说饶命不杀，等找到宝贝，再来好好整治这小贱人。”温方悟道：“我有个主意：咱们掘出了珍宝，就把这小贱人埋在宝窟之中，等那姓袁的小畜生来掘宝，一掘掘到这个死宝贝，岂不是好？”三老同声大笑，都说：“五弟这主意最高。”

四人商议已毕，兴高采烈的回来威逼青青。青青起先假意不肯，后来装作实在受逼不过，只得说出藏宝之地是在华山之巅。她是要四老带她去华山，找到父亲埋骨的所在，趁他们在荒山中乱挖乱掘之时，自己便可把母亲骨灰和父亲的骸骨合葬一起，然后横剑自刎。哪知她这句谎话一说，四老却更深信不疑。当年温氏五老

---

---

擒住金蛇郎君，他也是将他们带上华山。宝贝虽没找到，金蛇郎君又突然失踪，但他们脑海之中，却已深印了宝物必在华山的念头。当日张春九和那秃头所以上华山来搜索，也是因此。

当下四老带了青青，连日马不停蹄的赶路，只怕袁承志追到，那时非但宝物得不到手，连四条老命也还难保。

这天来到山西界内，五人奔驰了一日，已是颇为疲累，在一家客店中歇了。温方义人最粗壮，食量最大，一叠声的急叫：“炒菜、筛酒，赶面条儿！”等店伙端了饭菜上来，他就和往常一般，抢先稀里呼噜的吃了起来。三老和青青正要跟着动筷，温方义忽从面汤中挑起一物，惊叫一声，登时直僵僵的不动了。四人大惊，看他所挑起的，赫然是一只极大的黑色蜘蛛。温方达一摸兄弟的手，已无脉搏，脸色发黑，鼻孔里也没气了。

---

---

温方悟惊怒交集，抓起店小二往地下猛力一摔，喀喇两声，店小二腿骨立断，晕死了过去。温方山抢出去，一把抓住掌柜的胸口，用筷子挟起蜘蛛，喝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财害命，这是甚么？”那掌柜吓得魂飞天外，连声道：“小店……小店是七十多年的老店，厨房又是干净不过，怎……怎么有这……这东西……”温方山左手在他面颊上一捏，那掌柜下颏跌下，再也合不拢口。温方山手一伸，把蜘蛛塞入了他的口里，片刻之间，那掌柜便即毙命。这时店中已经大乱，温方达右手拿住青青手腕，防她逃走，左手抱起兄弟尸身。方山、方悟两人乒乒乓乓一阵乱打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住客和店伙打死了七八个，随即在客店中放起火来。旁人见他们逞凶，哪敢过来？

三老将温方义的尸身带到野外葬了，又是悲痛，又是忿怒，猜不透一只蜘蛛怎

---

---

会如此剧毒。青青见过五毒教的伎俩，寻思：“原来那老乞丐暗中蹑上我们啦。”

次日四人在客店吃饭，逼着店伙先尝几口，等他无事，这才放胆吃喝。

行了数日，一晚客店中忽然人声嘈杂，有人大呼偷马。温方悟起身查看，将到马厩时，黑暗中忽然嗤的一声，一股水箭迎面射来。他急缩身闪避，已然不及，登时喷得满脸都是，只觉奇腥刺鼻，知道不妙。他眼睛已经睁不开来，听声辨形，长鞭挥出，把偷施暗袭之人打得背脊折断。另一人喝道：“老儿还要逞凶！”举斧劈来。温方悟长鞭倒转，将那人连人带斧卷起，用力一挥，那人一头撞在墙上，脑浆迸裂。

温方达、温方山以为区区几个毛贼，兄弟必可料理得了，待得听见温方悟吼叫连连，忙抢出去看时，只见他双手在自己

---

---

脸上乱抓乱挖，才知不妙。温方达一把将他抱住。温方山纵身出外查看敌踪，一无所见，回进店房时，见兄长抱住了五弟的身体大哭，原来温方悟已然气绝而亡，须眉脸颊，俱已中毒溃烂。

温方达泣道：“二十年前，那金蛇恶贼从我们手里逃了出去，那时他筋脉已断，成为废人，身边毒药也早给我们搜出，可是崆峒派的两位道兄却身中剧毒而亡，莫非当时就是五毒教救了他……”温方山道：“不错，原来五毒教暗中在跟咱们作对。这次大家同受曹化淳之聘，图谋大事，眼见已然成功，那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突然反脸，以致功败垂成。直到现在，我仍不知是甚么缘故。”温方达沉思片刻，忽地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金蛇恶贼所用毒药如此厉害，看来他就是五毒教的？”温方山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必是如此。”

---



---

两人想到当年金蛇郎君来石梁报仇的狠毒，不觉栗栗危惧，当下把温方悟的尸身埋葬了，商量了半天，决心先上华山，掘到宝藏之后，再找五毒教报仇，只是害怕他们暗中加害，不但饮食特别小心，晚上连客店也不敢住了。

这天两兄弟带了青青，宿在一座古庙的破殿之中。温方达年纪虽老，仍具神力，搬了两只大石臼，一只撑住前门，一只撑住后门，方才安心睡觉。睡到中夜，佛像之后忽然悉悉数声，两人登时醒觉，只当是老鼠，也不以为意。

温方山朦胧间正要再睡，忽然鼻管中钻入一缕异香，顿觉身心舒泰，快美异常，全身飘飘荡荡的似乎神游太虚，置身极乐。他心神一荡，立即醒悟，大叫一声，跳了起来。

温方达虽然事起仓卒，但究是数十年

---

---

的老江湖，见机极快，拉住青青的手，提着她跃上了供桌。星光熹微下，只见温方山手舞钢杖，使得呼呼风响，蓦地里震天价一声巨响，佛像被钢杖打去了一截。佛像后面跃出两名黄衣童子，一人使刀向温方山攻去，另一人手执喷筒，又要喷射毒雾。温方达手一扬，波波两声，两支袖箭当场把两名童子穿胸钉死。温方山并不住手，仍在乱舞乱打。

温方达叫道：“三弟，没敌人啦！”温方山竟是充耳不闻，他神智已为毒雾所迷，钢杖越使越急。温方达瞧出不对，抢上去要夺他兵刃。温方山把钢杖舞成一团银光，急切间哪里抢得入去？突然间温方山大叫一声，杖柄倒转，杖顶龙头撞在自己胸前，鲜血直喷，双脚一挺，眼见活不了。

青青见三位爷爷数日之内都被五毒教害死，温方山是她亲外公，向来待她比别

---

---

的四位爷爷都好些，这时不禁洒了几点眼泪。温方达一声不响，把温方山的尸身抱出去葬了，在坟前拜了几拜，对青青道：“走吧！”青青不敢违拗，只得陪着他连夜赶路。

温方达一路防备更加周密。入陕西境后，曾有一名红衣童子挨近他身边，被他手起一掌，登时震破了天灵盖。青青见了，他铁青了脸，越来越是乖戾，连话也不敢多说一句。

这日快到华山脚下，两人赶了半天路，很是口渴，在一座凉亭中歇足饮水，让马匹凉一凉汗。只见一名乡农走进亭来，打着陕西土腔问道：“这位是温老爷子吧？”温方达喝道：“你要干甚么？”那乡农道：“刚才有人给了我两吊钱，叫我送信来给你。”温方达道：“那人呢？”乡农道：“他已骑马走了。”

---

---

温方达怕有诡计，命青青取信拆开，见无异状，才接过信笺，只见共有三页，第一页上写道：“温老大：你三个兄弟因何而死，欲知详情，可看下页。”温方达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！”

忙展第二页观看，几页信纸急切间却揭不开来。他伸手入嘴，沾了些唾液，翻开第二页来，见笺上写道：“你死期也已到了，如果不信，再看第三页。”温方达愈怒，随手又在嘴中一湿，揭开第三页，只见笺上画了一条大蜈蚣，一个骷髅头，再无字迹。气恼中把纸笺往地下一掷，忽觉右手食指与舌头上似乎微微麻木，定神一想，不觉冷汗直冒。

原来三张纸笺上均浸了剧毒汁液，纸笺稍稍粘住，笺上写了激人愤怒的言辞，使人狂怒之际不加提防，以手指沾湿唾液，就此把剧毒带入口中。这是五毒教下毒的三十六大法之一。金蛇郎君当年从何

---

---

红药处学得，用在假秘笈之上，张春九即因此而中毒毙命。

温方达惊惶中抬起头来，见那乡农已奔出数十步。他恼怒已极，赶出亭来，只觉头脑一阵晕眩，情知不妙，待要镇慑心神，更是头痛欲裂，当下奋起神威，飞戟直往那乡农后心掷去。那人正是五毒教徒，只道已然得手，哪知短戟掷来，如风似电，狂叫一声，铁戟穿胸而过，身子竟被钉在地下。温方达惨笑数声，往后便倒。

青青叫道：“大爷爷，你怎么啦！”俯身去看。温方达左手一伸，忽地挺戟往她胸口刺到。青青万想不到他临死时还要下此毒手，只觉眼前银光闪耀，戟尖已刺到胸口，这时退避已经不及，只有闭目待死。忽听当的一声，脚背上一阵剧痛，睁眼看时，短戟已被人打落在地，戟柄撞中了自己脚背。

---

---

她转身要看是谁出手相救，突觉背心已被人牢牢揪住，动弹不得。那人取出皮索，将她双手反背缚住，这才转到她的面前，正是五毒教的老乞丐何红药。

青青一股凉气从丹田中直冒上来，心想落入这恶人手里，死得不知将如何惨酷，倒是给大爷爷一戟刺死痛快得多了。

何红药阴恻恻的笑道：“你要我一刀杀了你呢，还是喜欢给一千条无毒小蛇来咬你七七四十九天才死？”青青闭目不答。何红药道：“你带我去找你那负心的父亲，就不让你零碎受苦。”

青青心想：“反正我是要去找爹爹的埋骨之地，就让她带我去好了。”说道：“我也正要去寻爹爹，你和我一同去吧。”

---

---

何红药见她答应得爽快，不禁起了疑心，但想金蛇郎君已成废人，武功全失，也不怕他怎的，冷笑道：“好，你带路。”

青青道：“放开我，让我先葬了大爷爷。”

何红药道：“放开你？哼！”拾起温方达的短戟，在路旁掘了个大坑，把温方达和那名五毒教徒两人的尸身都投在坑里，盖上了泥土，一面掩埋，一面喃喃咒骂：“你父亲虽是坏蛋，可是我不许别人折辱他。这四个老头儿弄得他死不死、活不活的，我早就要找他们的晦气了。直到今日，方泄了心头之恨。怎么你又叫他们做爷爷？”

青青不答，心想：“我一说，你又要骂我妈妈。”

---

---

这天两人走了四五十里，在半山腰里歇了。何红药晚上用皮索把青青双足牢牢缚住，防她逃走。次日一早，天刚微明，何红药解开青青脚上皮索，两人又再上山。山路愈来愈陡，到后来须得手足并用，攀藤附葛，方能上去。何红药左手已断，无法拉扯青青，于是解去她手上皮索，要她走在前头，自己在后监视。青青从未来过华山，反须何红药指点路径。

当晚两人在一棵大树下歇宿。青青身处荒山，命悬敌手，眼见明月在天，耳听猿啼于谷，思潮起伏，又悲又怕，哪里还睡得着？

次晨又行，直至第三天傍晚，才上华山绝顶。青青听袁承志详细说过父亲埋骨之所四周的景物，这时抬头望见峭壁，见石壁旁孤松怪石，流泉飞瀑，正和袁承志所说的一模一样，不禁一阵心酸，流下泪来。

---



---

何红药厉声道：“他躲在哪里？”青青向峭壁一指道：“那石壁上有一个洞，爹爹就住在这里面。”何红药侧头想了一会，记得当年金蛇郎君藏身之处确是在此左近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好，咱们上去见他。”青青见她神色甚是可怖，虽然自己死志已决，却也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两人绕道盘向峭壁顶上，走出数十步，忽听得转角处传来笑语之声。

何红药拉着青青往草丛里一缩，右手五根带着钢套的指甲抵住她咽喉，低声喝道：“不许作声！”从草丛中望出去，只见一个老道和一个中年人谈笑而来。

青青认得是木桑道人和袁承志的大师兄铜笔铁算盘黄真，这两人武功都远胜何红药，但自己只要一动，五枚毒指甲不免立时嵌入喉头，只听黄真笑道：“师父他

---

---

老人家这几天就快上山啦。小师弟总也是日内便到。道长不愁没下棋的对手。”木桑笑道：“要不是贪下棋，你们华山派聚会，我老道巴巴的赶来干么呀？凑热闹么？”两人一路说笑，逐渐远去。

何红药深知华山派的厉害，听说他们要在此聚会，心想险地不可多耽，当下伏低身子，慢慢爬到峭壁之侧，从背囊里取出绳索，一端缚住了一棵老树，另一端缚着自己和青青，缓缓缒下。青青忽然见到峭壁上的洞穴，叫道：“是这里了！”

何红药心中突突乱跳，数十年来，长日凝思，深宵梦回，无一刻不是想到与这负心人重行会面的情景，或许，要狠狠折磨他一番，再将他打死，又或许，竟会硬不起心肠而饶了他，内心深处，实盼他能回心转意，又和自己重圆旧梦，即使他要狠狠的鞭打自己一顿出气，那也由得他，这时相见在即，只觉身子发颤，手心里都

---

---

是冷汗。

她右手乱挖乱撬，把洞穴周围的砖石青草拨开。何红药命青青先进洞去，掌心中扣了剧毒钢套，谨防金蛇郎君突袭。

青青进洞之后，早已泪如雨下，越向内走，越是哭得抽抽噎噎。进不数步，洞内已是一团漆黑。何红药打亮火折，点燃了绳索，命青青拿在手里，照亮路径。青青一呆，心想：“烧了绳索，怎生回上去？我反正是死在这里陪爹爹妈妈的了，难道她也不回去？”

何红药愈向内走，愈觉山洞不是有人居住的模样，疑心大盛，突然一把叉住青青的脖子，喝道：“你对老娘捣鬼，可教你不得好死！”

蓦地里寒风飒然袭体，火光颤动，来到了空廓之处，有如一间石室。何红药心

---

---

中一震，举起绳索四下照看，只见四壁刻着无数武功图形，一行字写道：“重宝秘术，付与有缘，入我来，遇祸莫怨。”金蛇郎君和她虽然相处时日不多，但给她绘过肖像，题过字，他的笔迹早已深印心里，这四行字果然是他手笔，只是文字在壁，人却不见，不觉心痛如绞，高声叫道：“雪宜，你出来！我决不伤你。”这一声叫喊，只震得泥尘四下扑疏疏的乱落。

她回头厉声问青青道：“他哪里去了？”青青哭着往地下一指，道：“他在这里！”何红药眼前一黑，伸手抓住青青手腕，险些儿晕倒，嘶哑了嗓子问道：“甚么？”

青青道：“爹爹葬在这里。”何红药道：“哦……原来……他……他已经死了。”这时再也支持不住，腾的一声，跌坐在金蛇郎君平昔打坐的那块岩石上，右

---

---

手抚住了头，心中悲苦之极，数十年蕴积的怨毒一时尽解，旧时的柔情蜜意陡然间又回到了心头，低声道：“你出去吧，我饶了你啦！”

青青见她如此悲苦，不觉怜惜之情油然而生，想起爹爹对她不起，袁承志也是这般负心，两人实是同病相怜，忽然扑过去抱住了她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何红药道：“快出去，绳子再烧一阵，你永远回不上去了。”

青青道：“你呢？”何红药道：“我在这里陪你爹爹！”青青道：“我也不上去了。”何红药陷入沉思，对青青不再理会，忽然伸手在地下如痴如狂般挖了起来。

青青惊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何红药凄然道：“我想了他二十年，人见不到，见

---

---

见他的骨头也是好的。”青青见她神色大变，心中又惊又怕。

何红药一只右掌犹如一把铁锹，不住在泥土中掏挖，挖了好一阵，坑中已露出一堆骨殖，正是袁承志当年所葬的金蛇郎君骸骨。青青扑在父亲的遗骨上，纵声痛哭。

何红药再挖一阵，倏地在土坑中捧起一个骷髅头来，抱在怀里，又哭又亲，叫道：“夏郎，夏郎，我来瞧你啦！”一会又低低的唱歌，唱的是摆夷小曲，青青一句不懂。

何红药闹了一阵，把骷髅凑到嘴边狂吻；突然惊呼，只觉面颊上被尖利之物刺了一下。她把骷髅往外一挪，在火光下细看时，只见骷髅的牙齿中牢牢咬着一根小小金钗。金钗极短，初时竟没瞧见。何红药伸手去拔，竟拔不下来，想是金蛇郎君

---

---

临死时用力咬住，直到肌肉烂完，金钗仍然咬在嘴里。何红药伸指插到骷髅口中用力扳动，骷髅牙齿脱落，金钗跌在地下。她捡了起来，拭去尘土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厉声问道：“你妈妈名叫‘温仪’？”青青点了点头。

何红药悲怒交集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好，好，你临死还是记着那个贱婢，把她的钗子咬在口里！”望着金钗上刻着的“温仪”两字，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突然把钗子放入口里，乱咬乱嚼，只刺得满口都是鲜血。

青青见她如疯似狂，神智已乱，心想两人毕命之期便在眼前，从背囊中取出母亲的骨灰坛，解开坛上缚着的牛皮，倒转坛子，把骨灰缓缓倾入坑中。何红药呆了一呆，喝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青青不答，倒完骨灰后，把泥土扒着掩上，心中默默祷祝：“爹娘在天之灵有知，女儿已完成

---

---

了你们合葬的心愿。”

何红药夺过灰坛一瞧，恍然而悟，叫道：“这是你母亲的骨灰？”青青缓缓点了点头。何红药反手一掌，青青身子一缩，没能避开，这一掌正打在她肩头之上，一个踉跄，险些儿跌倒。何红药狂叫：“不许你们合葬，不许你们合葬！”用手乱扒，但骨灰已与泥土混合在一起，再也分拆不开。她妒念如炽，把骸骨从坑中捡了出来，叫道：“我把你烧成灰，烧成灰，撒在华山脚下，教你四散飞扬，四散飞扬！永远不能跟那贱婢相聚！”

青青大急，抢上争夺，拆不数招，便给打倒在地。何红药脱下外衣铺在地下，把骸骨堆在衣上，用火点燃衣服。她左肘抵住青青，不让她动弹，右掌拨火使旺，片刻之间，骸骨已经燃着，石洞中浓烟弥漫。

---



---

何红药哈哈大笑，忽然鼻孔中钻进一股异味，惊愕之下，登时省悟，大叫：“夏郎，你好毒呀！”

青青也觉一股异香猛扑鼻端，正诧异间，突觉头脑一阵晕眩，只见何红药扑在燃着的骸骨堆上，猛力吸气，乱叫：“好，好，我本来要跟你死在一起。那最好，好极了！”陡然抬起头来，凝望青青，脸色恐怖之极。

青青大叫一声，往外逃出，奔出数丈，神智逐渐胡涂，腿脚酸软，跌倒在地。

袁承志在饭店中见到何红药钉在墙角的记号，知她召集教众，大举追击，同时青青又落在温氏四老手里，不论哪一边得胜，青青都是无幸，焦急万分，立即纵骑疾驰，沿路寻访。不久查知温氏四老中已有三人中毒而死，这一来更是挂虑，当真

---

---

是日里食不甘味，晚间睡不安枕，幸喜这一批人的踪迹是向华山而去，倒也不致因追踪而误了会期。

赶到华山脚下时，洪胜海在凉亭边发现有一片泥土颇有异状，用兵刃撬土，挖出来的赫然是温方达和另一人的尸首。

袁承志道：“青弟必已落入五毒教手里，咱们快上山。”安大娘安慰他道：“这时正是华山派的会期，穆老师父就算还没到，只要黄师兄、归师兄哪一位到了，定会出手相救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五毒教胆敢闯上华山，必是有备而来，可别让师侄们遭了毒手。”崔希敏道：“连祖师爷也到了，怕他们怎的？大家快上山啊！”

众人把马匹寄存在乡人家里，急赶上山。快到山顶时，忽听得嗤嗤嗤一阵响，数粒暗器划过天空。袁承志喜道：“木桑道长在上面，他在招呼咱们了。”当即从

---

---

衣囊里摸出三枚铜钱，向天猛掷，只见三颗黄点消失在云气之中，悠然而逝，隔了好一阵方才落下。崔希敏赞道：“小师叔，这一下劲道好足！”

袁承志正要跃出去接还铜钱，突然山腰中掷出一个黑黝黝的算盘，飞将上去兜住了三枚铜钱，这才落下。一人从树后窜出，接住算盘，乞擦乞擦的摇晃，大笑而来，正是铜笔铁算盘黄真，笑道：“师弟，你好阔气，铜钱银子也随手乱掷，这可不是挥金如土吗？我们生意人瞧着可着实肉痛。做生意的钱一入手，可不能还你了。”

崔希敏大叫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先到啦！”抢上去咚咚咚的磕了三个响头。他也不理会是何处地方，心中高兴，这几个头磕得加倍用力，站起来时，额角已给岩石撞肿了高高一块。安小慧又是怜惜，又是气恼，不住低声埋怨。崔希敏只是傻

---

---

笑。

袁承志等也都上去见了礼。各人互道别来情事。袁承志悬念青青，正想询问大师哥有没见到她踪迹，忽然间树丛里扑出两头猩猩，一齐紧紧搂住了袁承志。崔希敏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！”伸拳便打。袁承志笑道：“大威，小乖，你们好！”伸手轻轻格开崔希敏打来的一拳。两头猩猩突然吱吱乱叫，放开了袁承志，猛往山壁上窜去。崔希敏道：“是小师叔养的吗？糟糕，猩猩生气了！”眼见两头猩猩越爬越高，身形渐小。

袁承志心道：“大威、小乖定是藏着甚么好东西，见我回来，要取出来给我。”望了一阵，忽见峭壁上冒出阵阵烟来，那处所正是埋葬金蛇郎君的洞穴，不觉一惊，又见两头猩猩在高处指手划脚，大打手势，似在招呼自己过去。

---

---

安小慧也看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两头猩猩在叫你呢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不错！”向哑巴打了几下手势，哑巴点头会意，奔向石室取了火把长索，与众人绕道上了峭壁之顶。

袁承志道：“洞里的路径只有我熟。我一个人进去吧。”在衣上撕下两片小布，塞住鼻孔，点燃火把，缒绳下去。两头猩猩在峭壁上乱叫乱跳，搔头挖耳，似乎十分焦急。

袁承志刚到洞口，便见一阵浓烟冒出，当下屏除呼吸，直冲进去，奔至狭道，只见一人横卧在地，凑近一看，竟是青青。

这一下惊喜交集，忙摸她口鼻，呼吸已甚为微弱。眼见内洞微有火光，尚有一人躺在那里，正是何红药，还想入去相救，突然间一个踉跄，胸口作恶，头脑晕

---

---

眩，登时便要昏倒，知道烟雾中含有剧毒，忙弯身抱起青青，奔出洞来，抓住绳子。

哑巴和洪胜海一齐用力，把两人吊将上来。袁承志见四周已无毒烟，才深深吸了两口气，忽觉肚里难受之极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在半空中大呕起来。

众人在峭壁上甚是担忧，只怕他中了瘴气毒雾，一个失手，两人都跌入深谷之中。哑巴和洪胜海战战兢兢的向上提拉，崔秋山、崔希敏叔侄在旁护持。

眼见拉着两人将到山顶，突然峭壁洞穴内震天价一阵巨响，烟雾弥漫，山石横飞。众人都大吃一惊。洪胜海一吓之下，双手松了绳索。幸得哑巴耳聋，并未听见，兼之神力惊人，双手交互拉扯，将二人提了上来。

---

---

袁承志脚一着地，立足不稳，登时软倒。木桑忙给两人推宫过气。这时峭壁中爆炸声一阵接着一阵，不知山洞之中怎会藏着这许多火药，又不知谁在内中捣鬼，各人面面相觑，茫然不解。过了一会，袁承志悠然醒来，调匀呼吸，只觉倦乏万分，连说：“好险！”又过一阵，青青也醒来了，见了袁承志，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众人见两人醒转，这才放心。

过了良久，爆炸声全然停息，崔希敏自告奋勇，要下去查看。崔秋山把绳索牢牢系在他腰上，缓缓缒了下去。崔希敏见洞口已被炸出来的碎石巨岩封住，再也无法入洞，只得回上。青青神智渐复，断断续续的把洞中情由说了。”

木桑叹道：“当年我见金蛇郎君在铁匣中藏箭，已惊诧他心计之工，哪知还远不止此。这炸药如此威猛，相较之下，铁匣藏箭可说是微不足道了。”

---

---

黄真道：“他竟会在自己骸骨之中种下毒药，这又有谁能想得到？”崔希敏睁大了一双圆圆的眼睛，问道：“师父，他在骸骨中种毒？他人已死了，变成了枯骨，怎么还能在自己骨头中下毒？”黄真笑骂：“好，等你老人家升天归位之后，你倒在自己的傻骨头里，放点儿毒药瞧瞧！”众人都哄笑起来。

崔希敏撅起了嘴唇；道：“人家不知道才问呢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金蛇郎君夏老师是个极精干计算之人，他自知一生结仇太多，死后说不定会有人损毁他的遗体。他善于用毒，临终之时，必定服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剧毒药剂。”

崔希敏一拍大腿，恍然大悟，叫道：“我知道啦，要是有人烧他遗骨，烧出来

---



---

的毒烟就能害死人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道：

“那么洞里怎么又会爆炸？难道他还吃了炸药，让炸药钻入骸骨？”安小慧怕人笑他，忙道：“炸药必是预先埋在炕中的。”

袁承志黯然点头，叹道：“青弟的母亲遗命要和丈夫合葬，现在两人虽然尸骨化灰，但终于合葬在一起了。”崔希敏伸出了舌头，不住惊叹：“这人好厉害，死了几十年之后，还能对付去害他的人。活着之时，那还了得？那五毒教的恶婆也是死有应得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她虽然怨毒太过，但一往情深，也是个苦命之人。”

安小慧抚摸着两头猩猩头顶，说道：“要不是大威和小乖发现得早，再慢一步，不但青姊姊救不出来，只怕承志大哥也会给炸在山洞之中。”众人都说的确好险，幸亏畜生的知觉灵敏，远远的就察觉有异。众人一路谈论适才的险事，一路上

---

---

山。安大娘和安小慧扶青青走进石室，给她洗脸换衣，扶上床去休息。

青青中毒甚深，木桑道人虽给她服了解毒灵丹，但因金蛇郎君所用的毒药得自五毒教秘方，寻常解药见不了功。她睡了一晚之后，次日脸上布满黑气，病势更见沉重，有时神智糊涂起来，又哭又闹，昏迷中只骂袁承志负心无义，喜新弃旧。

众人见袁承志一副尴尬模样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担心，怕他为难，都悄悄退了出去。袁承志柔声安慰，坚称矢志靡他，决不移爱旁人。青青脸上一阵红一阵黑，不住呕吐黑水。袁承志到了这个地步，也是束手无策，只有在卧榻旁垂泪的份儿。

众人在外面纷纷议论，有的说金蛇郎君用心狠毒，自受其报，反而害了自己的女儿；有的说青青这样一个好姑娘，虽然爱使小性子，心地却好，若是就此不治，

---

---

实在教人难过。众人唉声叹气，愀然不乐。

将到黄昏，两头猩猩先叫了起来，外面一阵人声喧扰，原来是归辛树夫妇领着梅剑和、刘培生、孙仲君等六名弟子到了。归二娘抱着儿子归钟，小孩儿笑得傻里傻气的，身子可大好了。她听说青青中毒，忙把儿子未服完的茯苓首乌丸拿出来给她服下。青青安静了一阵，沉沉睡去。

天黑后，黄真的大弟子领着八名师弟、两个儿子到了山上。他先向木桑道人行礼，然后叩见师父、二师叔、二师娘。

他见袁承志年纪甚轻，自己大儿子还大过他，要跪下向他磕头，实在有点不愿，叫了一声“师叔！”不禁有点迟疑。

袁承志见这师侄四十多岁年纪，虎背熊腰，筋骨似铁，站着几乎高过自己一个

---

---

头，先暗暗喝了一声彩，心想大师哥如此英雄，确要这样威风的人物才能做他掌门弟子，崔希敏人既莽撞，武功又差，和这位师侄可差得远了，见他作势要跪，忙伸手拦住，向黄真其余八名弟子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大家别多礼啦！”崔希敏在一旁介绍，说道：“我这位大师兄姓冯名难敌，江湖上人称八面威风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冯兄定是得着大师哥真传了。”

黄真眼见冯难敌不肯对小师叔下跪，心想他已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也就不加勉强。他向来滑稽玩世，于这些礼数也并不考究，当下笑道：“师父算盘精，教出来的徒儿也就爱占便宜，向小师叔磕几个头，可就太吃亏了。”

冯难敌给师父说得不好意思，便要向袁承志跪倒。袁承志急忙拦住。冯难敌当下命大儿子冯不破、二儿子冯不摧向木桑道人与归、袁两位师叔祖、以及梅剑和等

---

---

师叔依次拜见了。

冯不破今年二十三岁，冯不摧二十一岁，两人在甘凉一带仗着父亲的名头，武林中个个让他哥儿俩三分。他二人手下也确有点真功夫，这时候见袁承志不过二十岁左右，居然长着自己两辈，心中好不服气，又见他红肿了双眼，出来见客时泪痕未干，心想此人不知甚么事吃了亏，这般哭哭啼啼的，脓包之极，英雄好汉打落了牙齿和血吞，哪有受了人欺侮便哭的？对他更加瞧不在眼里。他二人和归辛树门下的弟子个个交好，知道就中孙仲君最是心傲好胜，武功也强。当晚哥儿俩偷偷商议，要挑拨孙师姑去和这小师叔祖比试一场，叫他出一个丑，万一给父亲或师祖知道了，也怪不到兄弟俩头上。

第二天两兄弟一早起来，溜到外面去找孙仲君，迎面撞见八师叔石骏。他也是年少好事之人，武功和冯氏兄弟在伯仲

---

---

之间，喝道：“喂，你们哥儿俩探头探脑的找甚么？”冯不摧笑道：“我们在找孙师姑呢，听说她在山东干掉了不少渤海派的人，要请她说来听听。”石骏喜道：“好啊，刚才我见她在山那边，正跟梅师哥练武呢。”

三人兴冲冲的赶往山后。冯氏兄弟心中盘算，用甚么话来挑动孙仲君去找那袁小师叔祖比武。冯不摧悄声道：“要是孙师姑还在练剑，咱们就说是那姓袁的说的，这一路、那一路都使得不对。”冯不破笑着点头。

刚转到山后，忽听得孙仲君正在厉声叫骂，这一下大出三人意外，忙拔足赶去，只见孙仲君挺着单钩，正在追逐一人。

注：李自成攻破北京事迹，当时文士笔录见闻而流传后世者甚多。诸书作者对

---

---

李自成无不极为仇视，文中自多夸张及诬蔑，未可尽信。但闯军初时纪律严明，进北京后便即腐败，当属事实，否则不致成功后便即一败涂地。以下所录为《明季北略》一书中若干记载：（文中所谓“贼”指闯军而言，可见作者极有偏见。）

○昧爽，阴云四合，城外烟焰障天，微雨不绝，雾迷，俄微雪，城陷。或谓先有人伏内，通太监曹化淳弟曹二公内应开门；一云：太监王相尧率内兵千人出迎贼。

贼将刘宗敏整军入，军中甚肃。……太监曹化淳同兵部尚书张缙彦开彰义门迎贼。……大抵京城之陷，多由奸人内应耳。……已而贼大呼开门者不杀，于是士民各执香立门，贼过，伏迎，门上俱粘“顺民”，大书“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”。

---

---

○贼尽放马兵入城，乱入人家。诸将军望高门大第，即入据之。刘宗敏据田宏第，李牟据周奎第。

○掌书宫人杜氏、陈氏、窦氏为自成所取，而窦氏尤宠，号窦妃。又有张氏，亦嬖之。自成集宫女分赐随来诸贼，每贼各三十人。牛金星、宋献策等亦各数人。

○四月初一日，宋献策云：“天象惨列，日色无光，亟宜停刑。”初七日，自成过宗敏第，见庭院夹三百多人，哀号半绝。自成云：“天象示警，宋军师言当省刑，宜酌放之。”此中缙绅十一，余皆杂流武弁及效劳办事人。释千余人，然死者过半矣。

○贼初入城，不甚杀戮。数日后大肆杀戮……贼兵满路，手携麻索，见面稍魁肥，即疑有财，系颈征贿。有中途借贷而释者，亦有押至其家，任其拣择而后释

---



---

者。若缚至刘宗敏伪府便无生理。

○贼初入城时，先假张杀戮之禁，如有淫掠民间者，立行凌迟。假将犯罪之寇杀死四人，分为五段，据称以淫杀之故也。民间误信，遂安心开店市，嘻嘻自若……

四五日后恣行杀掠。先令十家一保，如有一家逃亡，十家同斩。十家之内有富户者，闯贼自行点取籍没，其中下之家，听各贼分掠。又民间马骡铜器，俱责令输营，于是满城百姓，家家倾竭。

○贼兵初入人家，曰借锅爨。少焉，曰借床眠。顷之，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。藏匿者，押男子，遍搜，不得不止。爱则置楼马上。有一贼挟三四人者，又有身搂一人而余马挟带二三人者。不从则死，从而不当意者亦死。一人而不堪众戮者亦死。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

---

---

人。降官妻妾，俱不能免。……贼将各踞巨室。

籍没子女为乐，而士兵充塞巷陌，以搜马搜铜为名，沿门淫掠。稍违者，兵加其颈。门卫甚严，即欲脱免，不可得也。不顾青天白日，恣行淫戏。

○贼无他伎俩，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客商，四处传布，说贼“不杀人，不爱财。不奸淫，不抢掠，平买平卖，蠲免钱粮，且将官家银钱分赈穷民，颇爱斯文秀才，迎者先赏银币，嗣即考校，一等作府，二等作县。”

……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；无知穷民皆望得钱；拖欠钱粮者皆望蠲免。真保间民谣有“开了大门迎闯王，闯王来时不纳粮”等语，因此贼计得售。

○贼兵入城者四十余万，各肆掳掠。

---

---

自成或禁止，辄哗曰：“皇帝让汝做，金银妇女不让我辈耶？”

##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

那人是个三十余岁的男子，神色愤激，一面“贼婆娘，恶贱人”的破口乱骂，一面持刀狠斗。这人武功不及孙仲君，打一阵，逃一阵，可是并不奔逃下山，只要稍见空隙，又回身拚命猛砍狠杀。冯不摧道：“咱们上去截住这小子，别让他跑了！”石骏道：“孙师姊不爱别人帮手，这小子她对付得了。”

---

---

只听那人狂叫：“你杀了我妻子和三个儿女，那也罢了，怎么连我七十多岁的老娘也都害了？”孙仲君脸上犹如罩了一层严霜，喝道：“你这种无耻狂徒，家里人再多些，也一起杀了！”两人愈斗愈烈。

冯不破忽道：“孙师姑怎么不用剑？这单钩使来好像很不顺手。”石骏也见到她兵刃甚不合用，倒转自己长剑，柄前刃内叫道：“孙师姊，接剑！”长剑向孙仲君掷去。

忽地一人从旁边树丛中跃出，伸手在半路上将剑接了过去。三人吃了一惊，见那人轻身功夫迅速美妙，站定身子后，看清楚原来是归氏门下的没影子梅剑和。石骏叫了声：“梅师哥！”梅剑和点了点头，将剑掷还给他，说道：“孙师妹另练兵刃，她不用剑！”石骏“哦”了一声，

---

---

他不知孙仲君因滥伤无辜，已被穆老祖禁止用剑。

石骏再看相斗的两人时，那男子虽然情急拚命，毕竟武功逊了一筹，渐渐刀法散乱。斗到酣处，孙仲君飞起左足，正中他右手手腕，他手中单刀直飞起来。孙仲君钩尖已抵在他胸前，待要向前刺出，梅剑和急叫：“住手！”孙仲君一怔，那人急向旁闪，向山下逃去。梅剑和笑道：“饶了他吧，好让师祖夸奖你一番。”孙仲君微微一笑。

不料那人逃出数十步，指着孙仲君又是“贼婆娘，臭贱人”的毒骂起来。这一来，连梅剑和、石骏等人都动了怒。冯不摧喝道：“甚么东西，到华山来撒野！”提起铁鞭追了下去。

孙仲君更是怒火大炽，叫道：“不杀这畜生誓不为人，宁可再给师祖削掉一根

---

---

指头！”挺钩又追。梅剑和怕她再又杀人受责，心想先抓住那家伙饱打一顿，让师妹出了这口恶气，也就是了，当下斜刺里兜截出去。他轻身功夫远胜诸人，片刻之间，已抄在那人头里。

那人见势头不对，忽地折向左边岔路。石骏与冯氏兄弟暗器纷纷出手。冯不破一枚飞蝗石向他后心掷去。那人身手也甚矫健，听风辨器，往右避让，但嗤的一声，后胯上终于中了石骏的袖箭，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。

梅剑和抢上前去，伸手按下，突然间身旁风声响处，那人忽地腾身飞出。梅剑和大吃一惊，急忙身子一缩，这才看明白，原来那人是被人用数十条绳索缠住，扯了过去。

这时孙仲君等人也已赶到，只见出手相救的竟是个美貌女子。但见她一身雪白

---

---

衣衫，长发垂肩，赤着双足，手腕上足踝上都戴了黄金镯子，打扮非汉非夷，笑吟吟的站着，右手皎白如雪，握着一束非丝非革的数十条绳索。身后站着一个妙龄少女，全身裹在一袭白狐裘之中，头上也戴了白狐皮帽子。虽是眉目如画，清丽绝伦，但容色甚是憔悴。

这两人正是何惕守和阿九。

袁承志等离京次日，胡桂南便即查访到宛平饭店中温氏四老和何红药、青青等人之事，回来向大家说起。

何惕守知道在墙角钉以毒物，是五毒教召集人众应援的讯号，只怕青青遭了毒手，须得立即赶去相救，何况袁承志曾嘱咐要携同阿九离京避难，只是她不愿和程青竹等人偕行，和阿九一商量，阿九愿意随她前去救人。当晚两人留了封信，悄然出京。

---

---

何惕守想雇辆骡车给阿九乘坐，但兵荒马乱之际，再也没车夫做这生意。何惕守见到有人乘车出京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乘客赶下车来，强迫车夫驾车西行。阿九虽然身受重伤，但何惕守是江湖大行家，出得门来处处都占便宜，一路上却也未受风霜之苦。何惕守颇识医药，更当她是小妹子般呵护服侍，阿九的臂伤在途中逐渐痊愈。健骡轻车，到了华山脚下。何惕守将阿九负在背上，展开轻功，走得又快又稳。

上得山来，正逢洪胜海被暗器打倒，何惕守便挥出软红蛛索相救。

梅剑和与孙仲君等不知洪胜海已跟随袁承志，更不知何惕守是何等样人，眼见她怪模怪样，显是妖邪一流，忽上华山来放肆捣乱，都是甚为恼怒。孙仲君喝道：“你们是甚么路道？都是渤海派的么？”

---



---

何惕守笑道：“姊姊高姓大名？不知这位朋友甚么地方得罪了姊姊，小妹给两位说和成么？”孙仲君听她说话娇声嗲气，显非端人，骂道：“你是甚么邪教妖人？可知道这是甚么地方？”何惕守笑笑不答。

洪胜海道：“何姑娘，这贼婆最是狠毒，叫做飞天魔女。我老婆和三个儿女，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，都是给她下毒手杀死的！”说时咬牙切齿，眼中如要喷出火来。

梅剑和自从那次在袁承志手下受了一次重大教训之后，傲慢之性已大为收敛，且知师祖今日必到，不愿多惹事端，朗声说道：“你们快下山去吧，别在这里啰唆。”冯不摧叫道：“我师叔的话你们听见了么？快走快走！”抢到阿九的身旁，作势要赶。

阿九右手拄着一根青竹杖，向他森然

---

---

一望。她出身帝皇之家，自幼儿颐指气使惯了的，神色间自然而然有一股尊贵气度。冯不摧不禁一凛，随即大怒，喝道：

“你们来作死！”伸手便向阿九推去。阿九受程青竹的点拨教导，武功已颇有根底，当即青竹杖一划一勾。冯不摧全没防备，哪想到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出手如此之快，一个立足不稳，扑地倒了。他武功本也不弱于阿九，只是出其不意，才着了道儿，背脊刚一着地，立即挺身跳起，少年人最是要强好胜，这一下脸上如何挂得住？铁鞭一举，扑上去就要厮拚。

何惕守笑道：“各位是华山派的吧？咱们都是自己人呀！”

冯不破喝道：“谁跟你这妖女是自己人了？”

梅剑和在江湖上阅历久了，见多识广，见何惕守刚才挥索相救洪胜海，手法

---

---

不俗，决非没来历之人，当下向冯氏兄弟使个眼色，问何惕守道：“尊师是哪一位？”

何惕守笑道：“我师父姓袁，名叫袁承志，好像是华山派门下。也不知是真的，还是冒充的。”梅剑和与孙仲君对望了一眼，将信将疑。石骏笑道：“袁师叔自己还是小孩子，本门功夫不知已学会了三套没有，怎么会收徒弟？”

何惕守道：“是么？那可真的有点儿希奇古怪了，说不定我那小师父是个冒牌货，嘻嘻！对啦！我瞧你这位小兄弟的武功，就比我那小师父高得多了。”

孙仲君在袁承志手里吃过大亏，后来被师祖责罚，削去手指，推本溯源，可说都因他而起，一想到这个小师叔就恨得牙痒痒地，只是一来他本领高强，辈份又尊，二来他救过师父爱子的性命，师父师

---

---

母提到他时总是感激万分，自己只好心里恼恨而已，这时听何惕守自称是袁承志的徒弟，不觉怒火直冒上来，叫道：“你如是华山派弟子，怎么跟这种无耻狂徒在一起？”何惕守微笑道：“他是我师父的长随，不见得有甚么无耻啊。胜海，你怎么对这位姑娘无耻了？当真无耻得很么？唉，我可不知道你这么不怕难为情。”说着抿嘴而笑。

孙仲君更是大怒，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们几人在山后争斗口角，声音传了出去，不久冯难敌、刘培生等诸弟子都陆续赶到。

冯不破道：“爹，这个女人说她是姓袁的小……小师叔祖的弟子。”冯难敌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他们在吵甚么？”冯不破抢着把刚才的事说了。华山派第三代弟

---

---

子之中，冯难敌年纪最大，入门最早，江湖上威名又盛，隐然是诸弟子的领袖，听了儿子的话后，转头问孙仲君道：“孙师妹，这人怎么得罪你了？”

孙仲君脸上微微一红，梅剑和道：“这狂徒有个把兄，也不自己照照镜子，居然不识好歹，老了脸皮来向孙师妹求亲，给孙师妹骂回去了……”洪胜海插口道：

“答不答允在她，可是干么把我义兄两只耳朵都削了去……”冯难敌双眼一瞪，喝道：“谁问你了？”

梅剑和指着洪胜海道：“哪知这狂徒约了许多帮手，乘孙师妹落了单，竟把她绑架了去，幸好我师娘连夜赶到，才把她救出来。”冯难敌眸子一翻，精光四射，喝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你还想纠缠不清？”

洪胜海凛然不惧，说道：“她杀了我

---

---

义兄，还不够么？”

何惕守道：“掳人逼亲，确是他们不好。不过这位孙姊姊既已将他义兄杀死，也已出了气，何况又没拜堂成亲，没短了甚么啊。再说，人家瞧中你孙姊姊，是说你美得天仙一般，怎么人家偏偏又瞧不中我呢？孙姊姊以怨报德，找上他家里去，杀了他一家五口，这不是辣手了点儿吗？杀人虽然好玩，总得拣有武功的人来杀。他的七十岁老母好像没甚么武功，也没犯甚么罪，最多不过是生了个儿子有点儿无耻。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，更不知是犯了甚么弥天大罪？杀这些人，不知是不是华山派的规矩？”

众人一听，觉得孙仲君滥伤无辜，已犯了本派大戒，都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冯难敌对洪胜海道：“起因总是你自己不好！现今人已杀了，又待怎样？”

---

---

何惕守道：“我本来也挺爱滥杀好人的，自从拜了袁承志这个小师父之后，他说了一大堆啰里啰唆的华山派门规，说甚么千万不可滥杀无辜。可是我瞧孙姊姊胡乱杀人，不也半点没事么？我这可有点糊涂了。待我见过小孩子师父，请他示下吧。”

刘培生道：“袁师叔他们正忙着，怕没空。”梅剑和道：“师父呢？”刘培生道：“师父、师娘、师伯、师叔四位，还有木桑老道长，正在商量救治那个姑娘。”冯难敌道：“既然这样，先把这人捆起来，待会儿再向师父、师叔请示。”冯不破、冯不摧齐声答应，上前就要拿人。

何惕守见这一干人毫不将自己放在眼里，她是独霸一方、做惯了教主的，这如何忍得？笑吟吟道：“要缚人吗？我这里有绳子！”提起一束软红蛛索，伸出手去。冯不摧横她一眼道：“谁要你的！”

---

---

径自走向洪胜海身边。

两兄弟刚要动手，忽听身旁噗哧一笑，脚上同时一紧，身子突然临空而起，犹如腾云驾雾般直飞出去。两人吓得魂飞天外，身在半空，恍惚听得何惕守娇媚的声音笑道：“啊哟，对不住啦！快使‘鲤鱼翻身’！”冯不破依言一招“鲤鱼翻身”，双脚落地，怔怔的站着。冯不摧年幼倔强，偏不依言，想使一招“飞瀑流泉”，斜刺里跃出去站住，露个姿势美妙的身段，哪知下堕之势快捷异常，腰间刚使出力量，已然腾的一声，坐在地下，不由得又羞又疼，一张脸直红到了脖子里去。

冯难敌见爱子受欺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妖女，先前自称是本门弟子，我们还信了你三分。可是你这手下贱功夫，怎会是本门中的？你过来！”他不暇解开衣扣，左手在衣襟上一拉，噗噗噗数

---



---

声，一排衣扣登时扯断，一件长衣甩了下来，露出青布紧身衣裤，神态威壮，犹如一座铁塔。

何惕守笑道：“您这位师兄要跟小妹过几招，是不是？那好呀，同门师兄妹比划比划，倒也不错，且看我那小孩子师父教的玩艺儿成不成。咱们打甚么赌啊？”

冯难敌虽见她刚才出手迅捷，但自恃深得师门绝艺真传，威镇西凉，哪把这少女放在心上，但见她一副娇怯怯的模样，怒气渐息，善念顿生，朗声道：“我们这些人还好说话，待会归二娘出来，她嫉恶如仇，见了你这种妖人一定放不过。还是快快走吧！”何惕守笑道：“你又不是我的小孩子师父，凭甚么叫我走？”

冯不摧刚才胡里糊涂连摔两交，羞恨难当，和哥哥一使眼色，叫道：“咱们来真的，别使诡计弄鬼！”两兄弟各举铁

---

---

鞭，又扑上来。何惕守笑道：“好，我就站着不动，也不还手，怎么样？”把软红蛛索往腰间一缠，双手拢在袖里。

冯氏兄弟双鞭齐下，见她不闪不避，铁鞭将及她顶门时，不约而同的倏地收回。两人幼受庭训，虽然年少卤莽，却从来不敢无故伤人。冯不摧道：“快取兵刃出来！”

何惕守道：“我是你哥儿俩的师姑，跟你们怎能动兵刃？”

你们要商量于我，这就上罢！只要我有一只脚挪动半步，或者我的手伸出了袖子，都算我输了，好不好呢？”冯不破道：“我兄弟失手伤你，那可怨怪不得！”何惕守笑道：“进招吧，小伙子啰里啰唆的不爽快。”冯不破脸上一红，一鞭“敬德卸甲”，斜砸下来，何惕守身子微侧，铁鞭砸空。冯不摧恨她摔了自己一

---

---

交，更是使足全力，铁鞭向她肩头扫去，哪知鞭梢刚到，对手早已避过。何惕守双足牢牢钉在地上，身子却东侧西避，在铁鞭影里犹如花枝乱颤。冯氏兄弟双鞭越使越急，何惕守仍然嬉笑自若，双鞭始终打不到她衣襟一角。

华山派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这个女子是何路道，她自称是本门弟子，但身法武功，哪有半点华山派的影子，武功却又如此精强。

三人再拆数十招，冯氏兄弟一声呼哨，双鞭着地扫去，均想你脚步如真不移，那又如何抵挡？何惕守笑道：“小心啦！”

身子一弯，左肘在冯不破身上一推，右肘在冯不摧背上一撞。

两兄弟只感全身一阵酸麻，双鞭落

---

---

地，踉踉跄跄的跌了开去。

冯难敌低声道：“梅师弟，这女人古怪，我先上去试试！”

梅剑和点点头。冯难敌纵身跃出，叫道：“我来领教。”

何惕守见他脚步凝重，知他武功造诣甚深，脸上仍然笑咪咪的露出一个酒涡，心中却严加戒备，笑道：“我接不住时，你可别笑话。”冯难敌道：“好说，赐招吧！”身子微微一弓，右拳左掌，合着一揖，拳风凌厉，正是“破玉拳”的起手式。

何惕守衿衽万福，还了一礼，轻轻把这一招挡回去。

冯难敌心中暗叫：“好本事！”正要跟着进招，忽听得山腰里传来一阵呼喝叫

---

---

喊之声，有人争斗追逐，便向何惕守望了一眼。何惕守笑道：“你疑心我带了帮手么？咱们先瞧个清楚再比划，你说好么？”

冯难敌听呼喝声越来越近，中间夹着一个女子的急怒叫骂，点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

众人奔到崖边，向下看时，只见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正在向山上急奔，四条大汉手执兵刃在后追赶。那女子见山顶有人，精神一振，急速奔上，远远望见冯难敌魁伟的身躯，叫道：“八面威风，快救我！”冯难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啊，是红娘子！”奔上相迎。

红娘子脸上全是鲜血。这时再也支持不住，晕倒在地。跟着四人赶上山来，也不理会众人，恶狠狠的就要抢上擒拿。冯难敌左臂一伸，伸掌往为首一人推去，喝

---

---

道：“朋友，放明白些！这是甚么地方？”那人伸掌相抵，双掌相交，啪的一声，各自震开数步，那人的武功倒也颇为了得。两人互相打量一眼，均有惊疑之意。那人喝道：“奉大顺皇帝座下权将军号令，捉拿叛逆李岩之妻，你何敢阻拦？”

何惕守知道李岩是师父的义兄，心想这红衣女子既是李岩之妻，我如何不救，挺身而出，笑道：“李岩将军是大大的英雄豪杰，天下谁不知闻？各位别难为这位娘子吧！”

那人神色倨傲，自恃武艺高强，在刘宗敏手下颇有权势，哪去理会何惕守一个小女子，当下也不答话，左手一摆，命三名助手上来捆人。

何惕守笑道：“好，你们不要命啦！”右手在腰间机括上一按，“含沙射影”的毒针激射而出。那三人武功虽非寻常，

---

---

却怎能防这门神不知鬼不觉的暗器，当先一人登时脸上被七八枚毒针打了进去，叫也不叫一声，立时毙命。其余三人脸色惨变，齐声喝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何惕守左手铁钩本来缩在长袖之内，与冯氏兄弟动手时一直隐藏不露，这时长袖轻挥，露出铁钩，为首那人吓得脸白如纸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是五……五……何……何……”何惕守微微一笑，右手金钩又是一晃。三人魂不附体，回头就逃。一人过于害怕，在崖边一个失足，骨碌碌的直滚下去。

冯难敌等都是十分惊奇，心想这三条大汉怎会对她怕得这样厉害，她适才杀了那人，又不知使的是甚么古怪法门。

冯难敌扶起了红娘子，正要询问，突见山崖边转出一个身材高瘦的道人，高声喝道：“华山派的人，都在这里么？”这一喝声如洪钟，只震得山谷鸣响。

---

---

众人见这道人身上道袍葛中夹丝，灿烂华贵，道冠上镶着一块晶莹白玉，光华四射，背负长剑，飘飘然有出尘之概，约莫四五十岁年纪，一身清气，显是一位得道高人。

冯难敌上前抱拳行礼，说道：“请教道长法号，可是敝派祖师的朋友么？”

那道人并不还礼，右手拂尘一挥，向众人打量了几眼，问道：“是华山派的？”冯难敌道：“正是。道长有何见教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嗯，穆人清来了么？”冯难敌听他随口呼叫祖师名讳，似是极熟的朋友，更加不敢怠慢，说道：“祖师还未驾临。”

那道人微微一笑，拂尘向孙仲君、何惕守、阿九三人一指，说道：“穆老猴儿倒收了不少美貌女徒，艳福不浅。喂，你

---



---

们三人过来给我瞧瞧！”众人听他出言不逊，都吃了一惊。

孙仲君怒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”那道人笑道：“好吧，你跟道爷回去，我慢慢说给你知道。”孙仲君见他神态轻薄，登时大怒，走上一步，喝道：“甚么东西，敢在这里撒野！”那道人笑嘻嘻的在她脸上摸了一把，拿回来在鼻端上嗅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好香！”他左手这么一伸一缩，似乎并不如何迅速，孙仲君竟没能避开。她心中怒极，顺手挺钩刺去。那道人右手轻挡，反过手来已抓住她手腕。

孙仲君脉门被他扣住，登觉全身酸软，使不出半点力气。

那道人一把将她搂在怀里，又在脸颊上亲了一下，赞道：“这女娃子不坏！”

冯难敌、梅剑和、刘培生等个个惊怒

---

---

失色，一齐冲上。

那道人拔起身子，斗然退开数步。众人见他左手仍然搂住孙仲君不放，但一跃一落，比寻常单独一人还要灵便潇洒，不由得尽皆骇然，但见孙仲君被他抱住了动弹不得，明知不敌，也不能袖手不理，各人拔出兵刃，扑了上去。

那道人微微一笑，右手翻到肩头，突然间青光耀眼，背上的长剑已拔在手里。

梅剑和对孙仲君最为关心，首先仗剑疾攻。他见了那道人长剑的模样，知是一柄利器，不敢正面相碰，刷刷刷连刺三剑，都是寻瑕抵隙而入。去年他在南京和袁承志比剑，一连几柄剑尽被震断，才知本门武功精奥异常，自己只是得了一点皮毛而已，不由得狂傲之气顿减，再向师父讨教剑法，半年中足不出户，苦心研习，果然剑法大进，适才这三剑是他生平绝

---

---

学，迅捷悍狠，已得华山派剑法的精要。

那道人赞道：“不坏！”语声未毕，当的一声，已将梅剑和的长剑削为两截。

梅剑和吓了一跳，依照武学惯例，立即要将断剑向敌人掷去，以防对方乘势猛攻，然后避开，再筹御敌之策，但他怕误伤师妹，不敢掷剑，剑断即退，饶是他轻身功夫异常了得，嗤的一声，头顶束发的布带已被割断。这数招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，梅剑和心惊胆战之际，冯难敌、刘培生、石骏、冯不破、冯不摧，以及黄真的四弟子、六弟子一齐攻上，刀枪剑戟，同时并举，只刘培生是空手使拳。

那道人长剑使了开来，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有的兵刃被截，有的连人带刀给他一脚踢飞，只剩下冯难敌与刘培生两个武功最高的勉力支撑。梅剑和从地下捡起一柄剑抢上夹攻。那道人左手仍是搂

---

---

着孙仲君，右手长剑敌住二人，笑嘻嘻地浑不在意，抽空还在孙仲君脸颊一吻，只把孙仲君气得几欲晕去。

拆了数招，那道人忽地将长剑抛向空中。刘培生一怔，不知他使甚么奇特招数。梅剑和急叫：“小心！”只听蓬的一声，刘培生胸口已中了一拳，退出数步，坐倒在地。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自以为拳法了得，我用兵器伤你，谅你不服！”顺手接住空中落下来的宝剑，当啷一响，又把梅剑和的剑削断，弯过手臂右肘推出，正撞在冯难敌的左肋之上。冯难敌只觉奇痛入骨，眼前金星乱冒，腾腾腾连退数步。

那道人将华山众弟子打得一败涂地，无人敢再上来，昂然四顾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穆自夸拳剑天下无双，教出来的弟子却这般不成器！你们师祖问起，就说玉真子来拜访过了，见他徒弟教得不好，带了三个女徒儿去代他教导。三年之后，

---

---

我教厌了，自会送还！”顺手向后一挥，眼珠也没转上一转，便已将长剑插入了背上的剑鞘，单是这手功夫，便已说得上惊世骇俗。他仍是搂着孙仲君，走向何惕守，笑道：“你也跟我去！”

何惕守自知抵敌不过，对洪胜海道：“快去请师父。”等洪胜海转身走开，那道人也已走到跟前。何惕守笑道：“道长，你功夫真俊。您道号是甚么呀？”

那道人见她笑吟吟的毫不畏惧，倒大出意料之外，见她容貌娇媚，双足如雪，言笑之间尤其动人心魄，不由得骨头也酥了，又走上一步，笑道：“我叫玉真子，你这孩子叫甚么名字？你说我功夫好，那么跟我回去，我慢慢教你好不好？”

何惕守笑道：“你不骗人？咱们说过了的话，可不许不算。”玉真子笑道：“谁来骗你，走吧！”伸手便来拉她的手。

---

---

何惕守退了一步，笑道：“慢着，等我师父来了，先问问他行不行。”玉真子道：“哼，跟着你师父，就算学得本领跟他一样，又有甚么用？这样的饭桶师父，还是别理会了吧，哈哈！”何惕守道：“我师父本领大得很呢，要是知道我跟你走了，他要不依的。”

冯难敌等见孙仲君给那道人搂在怀里动弹不得，那妖女却跟他眉花眼笑的打情骂俏，个个气得怒火填膺。梅剑和叫道：“好贼道，跟你拚了。”提剑又上。

玉真子头也不回，对何惕守道：“我再露一手功夫给你瞧瞧。看是你师父高明呢，还是我厉害。”一面说，一面闪避梅剑和的来剑，说道：“像他这般的剑法，在你们华山派里总也算是少有的高手了，然而碰到了我，哼哼！你数着，从一数到十，我一只空手就把他剑夺下来。”梅剑

---

---

和见他如此轻视自己，更是气恼，一柄剑越加使得凌厉迅捷。

何惕守笑道：“从一数到十么？好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……”突然一口气不停，快速异常的数下去。玉真子笑道：“小妮子真坏，瞧真了！”梅剑和挺剑刺出，突见敌人身子略侧，长臂直伸，双指已指及自己两眼，相距不过数寸，不由得大惊，左手疾忙上格。玉真子手臂早已缩回，手肘顺势在他腕上一撞。梅剑和手指一麻，长剑脱手，已被玉真子快如闪电般夺了过去，那时何惕守还只数到“九”字。

玉真子哈哈大笑，左手持剑，右手食中两指夹住剑尖，向下一扳，喀的一声，剑尖登时拗了下来。只听得喀喀喀响声不绝，一柄长剑已被拗成一寸寸的废铁。

玉真子把剩下的数寸剑柄往地下一

---

---

掷，一声长啸，伸手来又拉何惕守的手腕。何惕守一直以缓兵之计跟他拖延，但袁承志始终不到，这时无可再拖，左手轻抬，让他握住。玉真子满拟抓到一只温香软玉的纤纤柔荑，突觉握到一件坚硬冰冷之物，吃了一惊，疾忙放手，眼前金光闪动，金钩的钩尖已划向眉心。

何惕守这一下发难又快又准，玉真子纵然武功卓绝，也险些中钩，危急中脑袋向后疾挺，风声飒然，钩尖从鼻端擦了过去，只觉一股腥气直冲鼻孔，原来钩上喂了剧毒。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娇滴滴的姑娘出手竟会如此毒辣，而华山派门人兵器上又竟会喂毒，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微微一怔，对方铁钩又到，瞬息之间，铁钩连进四招。

玉真子手中没有兵器，左臂又抱着人，一时被她攻得手忙脚乱，发劲把孙仲君向前一推，纵开三步，拔出长剑，哈哈

---



---

笑道：“瞧你不出，居然还有两下子。好好好，咱们再来。”

何惕守适才出敌不意，攻其无备，才占了上风，要讲真打，原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但实逼处此，不能不挺身相斗，当下笑道：“你可不能跟我当真的，咱们闹着玩儿。”

玉真子已知这女子外貌娇媚，言语可喜，出手却是毫不容情，但自恃武功天下无敌，也不在意，说道：“你输了可得跟我回去。”何惕守笑道：“你输了呢？我可不要你跟着。”双钩霍霍，疾攻而上。玉真子不敢大意，见招拆招，当即斗在一起。

梅剑和抢上去扶起孙仲君。众人先前见何惕守打倒冯氏兄弟，还道两个少年学艺未精，这时见她力敌恶道，身法轻灵，招法怪异，双钩化成了一道黄光，一条黑

---

---

气，奋力抵住玉真子的长剑，都不禁暗暗咋舌。各人待要上前相助，但见二人斗得如此激烈，进退趋避，兵刃劈风，迅捷绝伦，自忖武艺远远不及，都不敢插手。

两人斗到酣处，招术越来越快，突然间叮的一声，金钩被玉真子宝剑削去了一截。何惕守袖子一挥，袖口中飞出一枚暗器，波的一响，在玉真子面前散开，化成一团粉红色的烟雾。这时晨曦初上，照射之下，更是美艳无比。

玉真子斜刺里跃开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是五毒邪教的么？怎地混在这里？”一阵风来，石骏和冯不摧两人站在下风，顿觉头脑晕眩，昏倒在地。

何惕守笑道：“我现今改邪归正啦，入了华山派的门墙。你也改邪归正，拜我为师，好不好呢？我说小道士啊，你还是快磕头罢！”

---

---

玉真子运掌成风，呼呼两声，掌风推开面前绛雾，跟着一掌，排山倒海般打了过来。何惕守见他剑法精妙，岂知掌力同样厉害，腕底一翻，已将蝎尾鞭拿在手中，侧身避开掌力，鞭梢往他手腕上卷去。

玉真子心想，今日上得山来，原是要以孤身单剑挑了华山派，哪知正主儿未见，便让这女孩子接了这许多招去，这次再不容她拆上三招之外，看准鞭梢来势，倏地伸出左手，食中两指已将蝎尾鞭牢牢钳住。他指上戴有钢套，不怕鞭上毒刺。

何惕守一带没带动，对方长剑已递了过来，疾忙撤鞭，笑道：“我输了，这就拜你为师罢！”说着盈盈拜倒。玉真子呵呵大笑，把蝎尾鞭往地下一掷，突然眼前青光闪耀，心知不妙，袍袖急拂，倏地跃起，一阵细微的钢针，嗤嗤嗤的都打进了

---

---

草里。

何惕守在拜倒时潜发“含沙射影”的暗器，这一下变起俄顷，事先毫无半点征兆，本来非中不可，哪知玉真子武技过人，在间不容发之际竟尔避了开去，只是生死也只相差一线。他惊怒交集，身在半空，便即前扑，如苍鹰般向何惕守扑击下来。

阿九在旁观战，时时刻刻提心吊胆，为何惕守担心，苦于自己臂伤未愈，武功又太差，不能出手相助，眼见玉真子来势猛恶，当即一扬手，两支青竹镖向他激射过去，叫道：“接着！”把金蛇剑向何惕守掷去。玉真子长袖一拂，反带竹镖射向何惕守。

何惕守避掌、接剑、砸镖、进招，四件事一气呵成，转瞬间又与敌人交上了手。这时她手中拿的是一把砍金断玉的宝

---

---

剑，右手剑，左手钩，兵刃上大占便宜。

玉真子久战不下，心中焦躁，当即左手拔出拂尘助攻，这一来兵刃中有刚有柔，威势大振。何惕守用剑本不擅长，左手铁钩尚可勉强支撑，右手的金蛇剑却逐渐被他克制住了。

众人见形势危急，不约而同的都拥上相助。只听拂尘刷的一声，刘培生肩头剧痛入骨。原来他拂尘丝中夹有金线，再加上浑厚内力，要是换了武功稍差之人，这一下当场就得给他扫倒。梅剑和向孙仲君道：“快去请师父、师娘、师伯、师叔来。”他见玉真子武功之高，生平罕见，只怕要数名高手合力，才制得住他。

孙仲君应声转身，忽然大喜叫道：“道长，快来，快来。”

众人斗得正紧，不暇回头，只听一个

---

---

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好呀，是你来啦！”

玉真子刷刷数剑，把众人逼开，跳出圈子，冷然道：“师哥，您好呀。”

众人这才回过身来，只见木桑道人握了一只棋盘，两囊棋子，站在后面。

众弟子知道木桑道人是师祖的好友，武功与师祖在伯仲之间，有他出手，多厉害的对头也讨不了好去，但听玉真子竟叫他做师哥，又都十分惊奇。

木桑铁青了脸，森然问道：“你到这里来干甚么？”玉真子笑道：“我来找人，要跟华山派一个姓袁的少年算一笔帐，乘便还要收三个女徒弟。”

木桑皱了眉头道：“十多年来，脾气竟是一点不改么？快快下山去吧。”玉真子哼了一声道：“当年师父也不管我，倒

---

---

要师哥费起心来啦！”木桑道：“你自己想想，这些年来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。我早就想到西藏来找你……”玉真子笑道：“那好呀，咱哥儿俩很久没见面了。”木桑道：“今日我最后劝你一次，你再怙恶不悛，可莫怪做师兄的无情。”

玉真子冷笑道：“我一人一剑横行天下，从来没人对我有半句无礼之言。”木桑道：“华山派跟你河水不犯井水，你把他们门下弟子伤成这样。穆师兄回来，教我如何交代？”

玉真子嘿嘿一阵冷笑，说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谁不知我跟你早已情断义绝。穆人清浪得虚名，旁人怕他，我玉真子既有胆子上得华山，就没把这神剑鬼剑的老猴儿放在心上。谁说华山派跟我河水不犯井水了？我又没得罪穆老猴儿，他干么派人到盛京去跟我捣蛋？”

---

---

木桑不知袁承志跟他在沈阳曾交过一番手，当下也不多问，叹了一口气，提起棋盘，说道：“咱两人终于又要动手，这一次你可别指望我再饶你了。上吧！”玉真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要跟我动手，哼，这是甚么？”伸手入怀，摸出一柄小小铁剑，高举过头。

木桑向铁剑凝视半晌，脸上登时变色，颤声道：“好好，不枉你在西藏这些年，果然得到了。”玉真子厉声喝道：“木桑道人，见了师门铁剑还不下跪？”

木桑放下棋盘棋子，恭恭敬敬的向玉真子拜倒磕头。

众弟子本拟木桑到来之后收伏恶道，哪知反而向他磕头礼拜，个个惊讶失望。

玉真子冷笑道：“你数次折辱于我。先前我还当你是师兄，每次让你。如今却

---



---

又如何？”木桑俯首不答。玉真子左掌一起，呼的一声，带着一股劲风直劈下来。木桑既不还手，亦不闪避，运气于背，拚力抵拒，蓬的一声，只打得衣衫破裂，片片飞舞。他身子一晃，仍然跪着。玉真子铁青了脸，又是一掌，打在木桑肩头，这一掌却无半点声息，衣衫也未破裂，岂知这一掌内劲奇大，更不好受。木桑身子向前一俯，一大口鲜血喷射在山石之上。玉真子全然无动于中，提起手掌，径向他头顶拍下。

众人暗叫不好，这一掌下去，木桑必然丧命，各人暗器纷纷出手，齐往玉真子打去。玉真子手掌犹如一把铁扇，连连挥动，将暗器一一拨落，随即又提起掌来。

阿九和木桑站得最近，见他须发如银，却如此受欺，激动了侠义心肠，和身纵上，右臂抱住了木桑头颈，以自己身子护住他顶门。

---

---

玉真子一呆，凝掌不落，突然身后一声咳嗽，转出一个儒装打扮的老人来。

何惕守见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忽然在阿九身旁出现，身法之快，从所未见，只道敌人又来了高手，生怕阿九受害，跃起身子，右掌往那老人打去，喝道：“滚开！”

那老人左臂一振，何惕守只觉一股巨大之极的力道涌到，再也立足不定，接连退出数步，这才凝力站定，惊惧交集之际，待要发射暗器，却见华山派弟子个个拜倒行礼，齐叫：“师祖”。原来竟是神剑仙猿穆人清到了。何惕守又惊又羞，暗叫“糟糕”，这一下对师祖如此无礼，只怕再也入不了华山派之门，一时不知是否也该跪倒。

这时木桑已站起退开，左手扶在阿九

---

---

肩头，努力调匀呼吸，但仍是不住喷血。

穆人清向玉真子道：“这位定是玉真道长了，对自己师兄也能下如此毒手。好好好，我这几根老骨头陪道长过招吧！”

玉真子笑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人家常问我：‘玉真道长，穆人清自称天下拳剑无双，跟你相比，到底谁高谁低？’我总是说：‘不知道，几时有空，得跟穆人清比划比划。’自今而后，到底当世谁是武功第一，那就分出来了。”

众弟子见师祖亲自要和恶道动手，个个又惊又喜，他们大都从未见过师祖的武功，心想这真是生艰难遇的良机。

刘培生却想师祖年迈，武学修为虽高，只怕精神气力不如这正当盛年的恶道，忙奔回去请师父师娘。一进石屋，只见袁承志泪痕满面，站在床前，师伯、师

---

---

父、师娘，以及洪胜海、哑巴等都是脸色惨然，师娘更不断的在流泪。刘培生吃了一惊，走近看时，见青青双目深陷，脸色黝黑，出气多进气少，眼见是不成的了。外面闹得天翻地覆，他们却始终留在屋内，原来是青青病危，不能分出身来察看。刘培生低声道：“师父，那恶道厉害得紧，师祖亲自下场了。”

归辛树见刘培生神态严重，知道对手大是劲敌，心中悬念师父，当即奔出。黄真对归二娘和袁承志道：“咱们都去。”

袁承志俯身抱起青青，和众人一齐快步出来。

众人来到后山，只见穆人清手持长剑，玉真子右手宝剑，左手拂尘，远远的相向而立，正要交手。袁承志一见此人，正是去年秋天在盛京两度交手的玉真子，第一次自己给他点中了三指，第二次自己

---

---

打了他一拳一掌，踢了他一脚，但两次较量均是情景特异，不能说分了胜败，当即大叫：“师父，弟子来对付他！”

穆人清和玉真子都知对方是武林大高手，这一战只要稍有疏虞，一世英名固然付于流水，连性命也难于保全，这时都是全神贯注，对袁承志的喊声竟如未闻。

袁承志把青青往何惕守手里一放，刚说得一声：“你瞧着她。”只见玉真子拂尘一摆，倏地往穆人清左肩挥来。他知道这两个高手一交上了手，就绝难拆解得开，自古道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岂可让师父亲自对敌？双足一登，如巨鹫般向玉真子扑去。他是这副心思，黄真和归辛树也是这么想，三人不约而同，齐向玉真子攻到。

玉真子拂尘收转，倒退两步，只听得风声飒然，一人从头顶跃过。他头颈一

---

---

缩，突感顶心生凉，头顶道冠竟被人抓了去。他心中大怒，长剑一招“龙卷暴伸”，疾向敌人左臂削去。这一招毒极险极，袁承志在空中闪避不及，手臂急缩，嗤的一声，一只袖子已被剑割下，衣袖是柔软之物，在空中毫不受力，但竟被宝剑割断，可见他这柄剑不但利到极处，而且内劲功力也着实惊人。袁承志一落下地，师兄弟三人并列在师父身前。

众人见两人刚才交了这一招，当时迅速之极，兔起鹘落，一闪已过，待得回想适才情景，无不捏了一把冷汗。玉真子只要避得慢了一瞬，头盖已被袁承志掌力震破，而袁承志的手臂如不是退缩如电，也已被利刃切断。

玉真子仗着师传绝艺，在西藏又得异遇，近年来武功大进，自信天下无人能敌，纵然师兄木桑道人，也已不及自己，虽然素知穆人清威名，但想他年迈力衰，

---

---

只要守紧门户，与他久战对耗，时候一长，必可占他上风，哪知突然间竟遇高手偷袭，定神一瞧，见对方正是去年在盛京将自己打得重伤的袁承志，那日害得自己一丝不挂、仰天翻倒在皇太极与数百名布库武士之前，出丑之甚，无逾于此，当晚皇太极“无疾而终”，九王爷竟说是自己怪模怪样，气死了皇上，还要拿他治罪，当时重伤之下无力抵抗，只得设法逃走，这时仇人相见，不由得怒气不可抑制，大叫：“袁承志，我今日正来找你，快过来纳命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此刻倒已穿上了衣衫，咱们好好的来打一架。”

何惕守把金蛇剑交给阿九，说道：“你去给他。”阿九提剑走到袁承志面前。袁承志斗然见到了她，不觉一怔。阿九低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语音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袁承志接过宝剑，阿九倏地退开。

---

---

这时浓雾初散，红日满山。众人团团围了一个大圈子。穆人清在一旁给木桑推拿治伤。黄真和归辛树一个拿着铜笔铁算盘，一个提着点穴钢抓，站在内圈掠阵。

玉真子咬牙切齿的问道：“那个小偷儿呢？教他一块出来领死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他偷人的衣衫去啦！”乌光闪处，金蛇剑已点向他面门。玉真子佛尘一挡，左手剑将要递出，蓦见对方兵刃已如闪电般收回，剑尖已罩住了自己胸口五处大穴，只要自己长剑刺出，敌剑立即乘虚而入。他身子一晃，向左急闪。袁承志知道他这一下守中带攻，只待金蛇剑刺出，他就会疾攻自己右侧，当下横过宝剑，先护自身。他知对方极强，务当遵照师训，先立于不败之地，以求敌之可胜。

高手比剑，情势又自不同，两人任何部位一动，对方便知用意所在。旁观众人中武功较浅的，见两人双目互视，身法呆

---



---

滞，出招似乎十分松懈，岂知胜负决于瞬息，生命悬于一发，比之狂呼酣战，实又凶险得多。

孙仲君恨极玉真子刚才侮辱自己，气愤难当，见两人凝神相斗，挺起单钩，想抢上去刺这恶道一钩。梅剑和见她举钩上前，吓了一跳，忙伸手拉住，低声道：“你要命么？干甚么？”孙仲君怒道：“别管我。我跟贼道拚了。”梅剑和道：“贼道已知小师叔的厉害，正用最上乘剑法护住了全身，你上去是白送性命。”孙仲君用力甩脱他手，叫道：“我不管，我去帮师叔。”她以前恼恨袁承志，从来不提“师叔”两字，这时见他与恶道为敌，竟然于顷刻间宿怨尽消。梅剑和道：“那你发一件暗器试试！”孙仲君取出金镖，运劲往玉真子背后掷去。玉真子全神凝视袁承志的剑尖，金镖飞来，犹如未觉。孙仲君正喜得手，突听当的一声，梅剑和失声大叫：“不好！”抱住她身子往下便倒。

---

---

孙仲君刚扑下地，只见刚才发出的金镖镖尖已射向自己胸前，全没看清那恶道如何会把镖激打回来，其时已不及闪避抵挡，只有睁目待死，便在这一刹那间，白影一晃，一只纤纤素手忽地伸了过来，双指夹住镖后红布，拉住了金镖。梅剑和与孙仲君心中卜卜乱跳，跳起身来，才知救她性命的原来是何惕守，不禁又是感激，又是惭愧，同时点头示谢。

这时袁承志和玉真子剑法忽变，两人都是以快打快，全力抢攻。但见袁承志将一柄金蛇剑使将开来，八成是华山正宗剑法，偶尔夹着一两下诡异招式，于堂堂之阵中奇兵突出，连穆人清竟然也觉眼界大开，只看得不住点头。木桑脸露微笑，喃喃道：“好棋，好棋，妙着横生！”黄真、归辛树、归二娘心下钦佩。其余华山派弟子自冯难敌以下无不眼花缭乱，挤舌不下。斗到分际，两人都使出“神行百

---

---

变”功夫来。玉真子在盛京见袁承志会这门轻功，自必是木桑的传人，他虽是华山门下，但自也算是铁剑门人，此番来到华山，原是想恃铁剑而取他性命，以雪去年的奇耻大辱。两人环绕转折，斗了数十合，玉真子忽地跳开，取出小铁剑一扬，喝道：“你既是铁剑门弟子，见了铁剑还不跪下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是华山派门下。”玉真子喝道：“你如不是木桑的弟子，怎会懂得神行百变功夫？你是他弟子，自然是铁剑门中人了。铁剑在我手中，快跪下听由处分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快跪下，听我处分！”玉真子转头问木桑道：“他的神行百变轻功，难道不是你传授的么？”木桑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是我亲授的。”玉真子知道师兄从来不打诳语，心中大奇，微一沉吟，进身出招，两人又斗在一起。

---

---

袁承志攻守进拒，心中琢磨他刚才的几句话，忽然想起：“木桑道长从前传我技艺，只当是在围棋上输了而给的彩头，决不许我叫他师父。后来这神行百变轻功又命青弟转授。原来其中另有深意，倒并非全是滑稽古怪。”

他想到青青，情切关心，不由得转头向她一望，只见她倚在一块大石之旁，口中含了一块朱红色的药饼，何惕守正在割破她手腕放血解毒。这一下当真是喜从天降，心想：“她中了五毒教的剧毒，惕守自然知道解法，这一来可有救了。”

但高手比武，哪容得心有旁骛？他突然大喜，心神不专，左肩侧动微慢，玉真子好不容易得到这个空隙，立即乘机直上，刷的一剑，正刺在他左肋。众人齐声惊呼，岂知玉真子一惊更甚，原来这一剑竟然刺不进去，被他身子反弹了出来。

---

---

玉真子当年跟木桑动手，也曾忽使怪招，一剑刺中了师兄，却被刀剑不入的金丝背心反弹出来，以致反为所制。木桑瞧在同门情谊，这才饶了他。此刻旧事重演，玉真子急怒交进，情知又是木桑捣鬼，暗想这少年武功奇高，不在我下，现下我刺他不伤，岂不成了有败无胜的局面，想到此处，不觉出了一身冷汗。

青青神智初复，忽见袁承志中剑，怒道：“你刺我大哥！”

从怀里掏出铁管，拔去塞子，奋力向玉真子一抖。小金蛇激射而出，张嘴往玉真子咬去。

玉真子急忙低头闪避，哪知小金蛇具有灵性，在空中往下一冲，又往他头上咬来。要是换了旁人，小金蛇这一冲一咬绝难避过，但玉真子何等功夫，拂尘一抖，已卷住金蛇，心知如再运劲掷出金蛇，对

---

---

手定会乘虚攻进，百忙中连拂尘带蛇往地下一抛，纵出数步。

袁承志久战不下，正想不出用何种剑法胜他，这时忽见金蛇，心念一动，想起当日蛇丐雪地相斗，那小蛇灵动巧妙的身法，跟金蛇郎君所传的一套剑法颇有暗合之处，当下不及细想，身随剑走，绵绵而上。

玉真子见他身法奇诡，已全非铁剑门的“神行百变”功夫，大惊之下，拚力抗拒，但对方剑招身法，生平从所未见，怪招如剥茧抽丝，永无止歇，惊惶中只得连连倒退。

袁承志见他步法微乱，大喝一声，猛攻数招，金蛇剑使出一招“金蛇万道”，这招剑法虽是一招，其中便如有千百招同时发出一般。玉真子瞧不清敌招来路，只得疾退闪避。袁承志乘势而上，金蛇剑自

---

---

左而右的掠去。玉真子大骇，急忙低头相避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头发已被削去了一截。袁承志左掌随出，结结实实的打在他胸前。

这一掌却是华山派本门嫡传的混元掌功夫。玉真子口喷鲜血，向后便跌，突觉颈上一痛，却是被他摔在地下的金蛇牢牢咬住了。他内功深厚，受了袁承志这掌只是重伤，尚不致命，但金蛇奇毒，又咬住后颈的“天柱穴”要穴，片刻之间，全身发黑而死。

众弟子见袁承志打败劲敌，无不钦佩万分。冯难敌上前拜倒，说道：“袁师叔，请恕弟子昨日无礼。”袁承志已累得全身大汗淋漓，急忙扶起，却将汗水滴了冯难敌满头。孙仲君拾起几块大石，砸在玉真子尸身之上，转头说道：“多谢袁师叔给我出气。”

---

---

木桑连连叹息，命哑巴将玉真子收殓安葬，手抚铁剑，说出一段往事。

原来玉真子和他当年同门学艺，他们这一派称为铁剑门，开山祖师所用的铁剑代代相传，称为“掌门之宝”。有一年他们师父在西藏逝世，铁剑从此不知下落。

玉真子初时勤于学武，为人正派，不料师父一死，没人管束，结交损友，竟如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自幼出家，不近女色，这时却奸盗滥杀，无恶不作。他武艺又高，竟没人奈何得了他。木桑和他闹了一场，斗了两次，师兄师弟划地绝交。

玉真子斗不过师兄，远去西藏，一面勤练武功，一面寻访铁剑，后来终于被他找到。按照他们门中规矩，见铁剑如见祖师，掌执铁剑的就是本门掌门人，只要是本门中人，谁都得听他号令处分。木桑在南京与袁承志相见之时，已听得讯息，说

---



---

玉真子已在西藏找到了铁剑，知道此事为祸不少，决意赶去，设法暗中夺将过来。哪知他西行不久，便在黄山遇上一个围棋好手，一弈之下，木桑全军尽没。他越输越是不服，缠上了连奕数月，那高棋之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假意输了两局，木桑才放他脱身。这么一来，便将这件大事给耽搁了。

穆人清听了这番话，不禁喟然而叹，转头问红娘子道：“他们干么追你啊？”

红娘子扑地跪倒，哭道：“请穆老爷子救我丈夫性命。”

袁承志听了这话，大吃一惊，忙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嫂嫂请起。大哥怎么了？”

红娘子道：“吴三桂勾结满清鞑子，攻进了山海关。闯王接战不利，带队退出

---

---

北京，现今是在西安。不料丞相牛金星和权将军刘宗敏向闯王挑拨是非，诬陷李将军图谋自立，闯王便要逮拿李将军治罪。我逃出来求救，那刘宗敏一路派人追我……”

众人听说清兵进关，北京失陷，都如突然间晴天打了一个霹雳。

袁承志心中大急，叫道：“咱们快去救，迟一步只怕来不及了！”但转念一想，这次师父召集门人聚会华山，必有要事相商，这如何是好？望着师父，不由得心乱如麻。他年纪轻，阅历少，原无多大应变之能，乍逢难事，一时间徬徨失措。

穆人清道：“各人已经到齐，咱们便尽快把事情办了罢！”

说着请出风师祖遗容，摆了香案，点上香烛。众弟子一一跪下。何惕守缩在一

---

---

角，偷眼望着袁承志。

穆人清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坚要入我门中，其实以你武功，早已够得纵横江湖了。适才我在树后瞧你跟玉真子相斗。

若不是你，我这些徒孙个个非倒大霉不可。你叫我滚蛋，哈哈，我偏偏不滚，这一推手，你只跌出四步，便即站稳。我门中除了三个亲传弟子，还没第四人有这功力呢。好好好，你也跪下吧！”何惕守大喜，跟在袁承志之后，向风师祖遗容磕头，心想：“这位祖师爷说话有趣，倒很慈和。”

行礼已毕，穆人清站在正中，朗声说道：“我年事已高，不能再理世事俗务。华山派门户事宜，从今日起由大弟子黄真执掌。”

黄真悚然一惊，忙道：“弟子武功远

---

---

不及二师弟、三师弟……”穆人清道：“掌握门户，但求督责诸弟子严守戒律，行侠仗义。你好好做吧！”黄真不敢再辞，重行磕拜祖师和师父，受了掌门的符印。本门弟子参见掌门。

袁承志见大事已了，悬念义兄，便欲要下山，对青青道：“青弟，你在这里休养，我救义兄后即来瞧你。”青青不答，只是瞧着阿九，心中气愤，眼圈一红，流下泪来。

阿九突然走到她跟前，黯然说道：“青姊姊，你不再恨我了吧？”伸手拉下皮帽，露出一个光头。原来她父丧国亡，又从何惕守口中得知了袁承志对青青的一片情意，心灰意懒，在半路上悄悄自行削发，出家为尼。众人见她如此，都大感意外。青青更是心中惭愧。袁承志心神大乱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待要说几句话相慰，却又有甚么话好说？

---

---

木桑忽道：“老道以师门多故，心有顾忌，因此一生未收门人。现下我门户已清，这位姑娘适才救我性命，如不嫌弃，授你几手功夫如何？”阿九脸露喜色，过去盈盈拜倒。后来她尽得木桑绝艺，成为清初一代大侠，日后康熙初年的奇人韦小宝（见《鹿鼎记》）、雍正年间的著名英侠甘凤池、白泰官、吕四娘等人都出自她的门下。

袁承志向师父和掌门大师兄禀告要去相救李岩。穆人清沉吟道：“李将军为奸人中伤，致闯王有相疑之意，这事若是处理不善，不但得罪了闯王，伤了咱们多年相交的义气，而且引起闯军内部不和，有误大业。吴三桂引满清兵入关，闯王正处逆境。你和李将军虽然交情极好，诸事须当以大局为重。”黄真道：“师弟万事保重。咱们做生意……”，说别这里，突然住口，想起已做了掌门人，不能随口再说

---

---

笑话，一时颇觉不惯。

袁承志躬身应命，于是陪同红娘子，率领何惕守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告辞。青青坚欲同去，说道在道养伤，过得几天，也就好了。何惕守知她兀自不放心，一力撙掇，说她余毒未清，只有自己继续治疗，方能痊愈。袁承志也只得允了。崔秋山、崔希敏叔侄，安大娘、安小慧母女也求偕行。

袁承志走到阿九面前，说道：“阿九妹子，你……你一切保重。”阿九垂下了头不语，过了良久，轻轻的道：“我是出家人了，法名叫作‘九难’。”过了一会，又轻轻的道：“你也一切保重！”

袁承志一行十人离了华山，疾趋西安。各人为救李岩，日夜不停，加急赶路。

---

---

这一日将到渭南，忽听得吆喝喧哗，千余名闯军赶了一大队民伕，正向西行。民伕个个挑了重担，走得气喘吁吁。众军士手持皮鞭，不住喝骂催赶，便如赶牲口相似。一名年老民伕脚步蹒跚，扑地倒了，担子散开，滚出许多金银器皿、妇女饰物。一名小军官大怒，狠狠一脚，踢得那民伕口喷鲜血。

青青看得极是气愤，说道：“这么欺侮老百姓，还算是义军？”

何惕守道：“这些金银财宝，还不是从百姓家里抢来的。”她说得声音较响，几名闯军听见了，恶狠狠的回头喝骂。一名军士道：“这些人是奸细，都拿下了。”十余名军士大声欢呼，便来拉扯青青、何惕守、安大娘、安小慧、红娘子五个女子。

红娘子正满腔悲愤，拔刀便砍翻了两

---

---

名军士。袁承志叫道：“大伙儿快走罢！”在马上俯身提起众军士乱掷，带领众人走了。闯军不肯舍了金银来追，只是在后高声叫骂。

红娘子气忿忿的道：“咱们的军队一进了北京，军纪大坏，只顾得掳劫财物，强抢民女。比之明朝，又好得了甚么？”崔秋山摇头道：“闯王怎不管管，也真奇怪。”红娘子冷笑道：“他自己便抢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又怎管得了部下？吴三桂本来已经投降，大事已定，听得爱妾给闯王抢了去，这才一怒而勾引鞑子兵入关。鞑子兵和吴三桂联军打进来。闯王带兵出去交锋，两军在一片石大战。我军比敌兵多了好几倍，可是大家记挂着抢来的财宝妇女，不肯拚命，这一仗若是不输，那真是没天理了。”

行不多时，只见路旁有个老妇人在放声痛哭，身旁有四具尸首，一男一女，还

---



---

有两个小孩，身上伤口中兀自流血不止，显是被杀不久。只听那老妇哭叫：“李公子，你这大骗子，你说甚么‘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小都欢悦’，我们一家开门拜闯王，闯王手下的土匪贼强盗，却来强奸我媳妇，杀了我儿子孙儿！我一家大小都在这里，李公子，你来瞧瞧，是不是大小都欢悦啊！我拜了六十年菩萨。观音菩萨，你保佑我老太婆好得很啊！观音菩萨，你不肯保佑人，你跟闯王的土匪贼强盗是一伙！”袁承志等不忍多听，料想前面大路上惨事尚多，当下绕小道而行。

赶了一会路，眼见离渭南已经不远，忽听得兵刃撞击，有人交锋。众人拍马上前，只见二十余名闯军围住了三人砍杀。

三人中只有一人会武，左支右绌，甚是狼狈。

众闯军大叫：“杀奸细啊，奸细身上

---

---

金银甚多，哪一个先立功的，多分一份。”崔希敏怒道：“甚么多分一份？这不是强盗恶贼么？”疾冲而前，拔刀向闯军砍去。哑巴、洪胜海、崔秋山三人跟着上前，将二十余名闯军都赶开了。

只见三人都已带伤，那会武的投刀于地，躬身拜谢，突然向崔秋山凝视片刻，说道：“尊驾可是姓崔么？”崔秋山道：“正是。尊兄高姓，不知如何识得在下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杨鹏举，这位是张朝唐张公子。十多年前，我们三人曾在广东圣峰嶂祭奠袁督师，曾见崔大侠大献身手，擒获奸细。虽然事隔多年，但崔大侠的拳法掌法，小人看了之后，牢牢不忘。”

崔秋山喜道：“原来是‘山宗’的朋友，你们快来见过袁公子吧。”

张朝唐和杨鹏举上前拜见袁承志，说起自己并非袁督师的旧部，只是曾随孙仲

---

---

寿、应松等人上过圣峰嶂。袁承志道：“啊，是了。那日张公子为先父写过一篇祭文。‘黄龙未捣，武穆蒙冤；汉祚待复，诸葛星殒’，这十六字赞语，先父九泉之下，也感光宠。”张朝唐想不到自己当日情急之下所写的这十六个字，袁承志居然还记在心中，也自喜欢。

袁承志问起为闯军围攻的情由。张朝唐道：“小人远在海外浮泥国，一个多月前，听得海客说起，闯王李自成义军声势大振，所到之处，势如破竹，指日攻克北京，中华从此太平。小人不胜雀跃，禀明家父，随同这位杨兄，携了一名从仆，启程重来故国，要见见太平盛世的风光。唉，哪知来到北直隶境内，却听说闯王得了北京之后，登位称帝，又给满清兵打了出来，逃到了西安，满清兵一路追来。我们三人也只得西上避难。哪想到今日在这里遇见闯军，竟说我们是奸细，要搜查全身。我们也任由搜查，这些军士见到我们

---

---

携带的路费，便即眼红，不由分说，举刀便砍。若不是众位相救，我们三人早已成为刀下之鬼了。唉，太平盛世，太平盛世！”

说着苦笑摇头。

袁承志心下不安，说道：“此去一路之上，只怕仍然不大太平。三位且随我们同往西安，再定行止如何？”张朝唐和杨鹏举齐声称谢。那童儿张康此刻已然成人，负起了包裹，说道：“十多年前，我们第一次回到中国，官兵说我们是强盗，要谋财害命。这一次再来中国，义军说我们是奸细，仍是要谋财害命。我说公子爷，下一次我们可别再来了罢。”张朝唐道：“中国还是好人多，咱们可又不是逢凶化吉了吗？”

次日众人纵马疾驰，赶到西安城东的坝桥。只见一队队闯军排好了阵势，与对

---

---

面大队闯军对峙，双方弯弓搭箭，战事一触即发。袁承志大惊，心想：“怎么自己人打了起来？”

只听得一名军官大声叫道：“万岁爷有旨，只拿叛逆李岩一人，余人无干，快快散去，若是违抗旨意，一概格杀不论。”

袁承志心中一喜：“大哥未遭毒手。咱们可没来迟了。”忙挥手命众人转身，绕过两军，从侧翼远远兜了两个圈子，走向李岩所属的部队。统带前哨的军官见到李夫人到来，忙引导众人去中军大帐。

来到帐外，只听得一阵阵丝竹声传了出来，众人都感奇怪。红娘子与袁承志并肩进帐，却见帐中大张筵席，数百名军官席地而坐，李岩独自坐在居中一席，正自举杯饮酒。

---

---

他忽见妻子和袁承志到来，又惊又喜，抢步上前，左手拉住妻子，右手携了袁承志的手，笑道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老天毕竟待我不薄。”让二人分坐左右，又命部属另开一席，接待崔秋山、安大娘、青青、何惕守等人就坐。

袁承志见李岩好整以暇，不由得大为放心，数日来的担忧，登时一扫而空，向红娘子望了一眼，微微而笑，心道：“你可吓得我好厉害！”

李岩站起身来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都是我的好兄弟，好朋友。这些年来咱们出生入死，甘苦与共，只盼从今而后，大业告成，天下太平。哪知道万岁爷听信了奸人的谗言。说甚么‘十八孩儿主神器’那句话，是我李某人要做皇帝。刚才万岁爷下了旨意，赐李某人的死，哈哈，这件事真不知从何说起？”

---

---

众将站起身来，纷纷道：“这是奸人假传圣旨。万岁爷素来信任将军。将军不必理会。咱们齐去西安城里，面见万岁爷分辩是非便了。”各人神色愤慨，有的说李将军立下大功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哪有造反之理；有的说本军纪律严明，爱民如子，引起了友军的嫉忌；更有的说万岁爷若是不听分辩，大伙儿带队去自己干自己的，反正现下闯军胡作非为，大失民心，跟着万岁爷也没甚么好结果了。

李岩取出一张黄纸来，微笑道：“这是万岁爷的亲笔，写着：‘制将军李岩造反，要自立为帝，大逆不道。着即正法，速速不误。’这不是旁人假传圣旨，就算见了万岁爷，也分辩不出的。”众将奋臂大呼：“愿随将军，决一死战！”一名将官说道：“万岁爷已派了左营、前营、后营，把咱们三面围住了，那不是要杀李将军一人，是要杀咱们全军。”众将叫道：“万岁逼咱们造反，那就真的反了罢！”

---

---

李岩叫道：“大家坐下，我自有主张，万岁爷待我不薄，‘造反’二字，万万不可提起。来，喝酒！”众将素知他足智多谋，见他如此镇定，料想必有奇策应变，于是逐一坐下，交头接耳，低声议论。

李岩斟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人生数十年，宛如春梦一场。”

将酒一干而尽，左手拍桌，忽然大声唱起歌来：“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小都欢悦，管教大小都……”那正是他当年所作的歌谣，流传天下，大助李自成取得民心归顺。只听他唱到那“都”字时，突然无声，身子缓缓俯在桌上，再也不动了。

红娘子和袁承志吃了一惊，忙去相扶，却见李岩已然气绝。原来他左手暗藏

---



---

匕首，已一刀刺在自己心窝之中。

红娘子笑道：“好，好！”拔出腰刀，自刎而死。

袁承志近在身旁，若要阻拦，原可救得，只是他悲痛交集，一时自己也想一死了之，竟无相救之意。霎时之间，耳边似乎响起了当日在北京城中与李岩一同听到的那老盲人的歌声：“今日的一缕英魂，昨日的万里长城……”

众将见主帅夫妇齐死，营中登时大乱，须臾之间，数万官兵散得干干净净。

袁承志心中悲痛，意兴萧索。这日张朝唐和他谈起淳泥国民风淳朴，安静太平，说道：“中原大乱，公子心绪不佳，何不到淳泥国去散散心？”袁承志心想寄人篱下，也无意趣，忽然想起那西洋军官所赠的一张海岛图，于是取了出来，询问

---

---

此是何地。张朝唐道：“那是在淳泥国左近的一座大岛屿，眼下为红毛国海盗盘踞，骚扰海客。”

袁承志一听之下，神游海外，壮志顿兴，不禁拍案长啸，说道：“咱们就去将红毛海盗驱走，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罢。”当下率领青青、何惕守、哑巴、崔希敏等人，再召集孙仲寿等“山宗”旧人、孟伯飞父子、罗立如、焦宛儿、程青竹、沙天广、胡桂南、铁罗汉等豪杰，得了张朝唐、杨鹏举等人之助，远征异域，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。正是：万里霜烟回绿鬓，十年兵甲误苍生。

(全书完)

---

---

## 袁崇焕评传

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：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，并不是小说。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。

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，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。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。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。

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、所作的诗句、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，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、

---

---

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。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，他有巨大的勇气，和敌人作战的勇气，道德上的勇气。他冲天的干劲，执拗的蛮劲，刚烈的狠劲，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，加倍的显得突出。

袁崇焕，字元素，号自如。“焕”，是火光，是明亮显赫、光彩辉煌；“素”是直率的质朴，是自然的本性。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，我行我素的性格，挥洒自如的作风，的确是人如其名。这样的性格，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。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，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。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，而是时势。虽然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，时势也就是命运。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，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，但每一场战斗，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。

---

---

希腊史诗《伊里亚特》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，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，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，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，感到非常难过，“那不公平！那不公平！”过了许多岁月，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、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，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。

历史家评论袁崇焕，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、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、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。近十多年来，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，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，因此对历史、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，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，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。

整体说来，清朝比明朝好得多。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，他们的总平

---

---

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，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，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，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。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，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。所以袁崇焕的功业，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。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。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，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，但荆轲、屈原、蔺相如、廉颇、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，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。

《碧血剑》中的袁承志，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。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，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，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。

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，大才豪气，笼盖当世，即使他的缺点，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。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，有更多的英雄气概。

---

---

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、精刚无俦的宝剑。当清和升平的时日，悬在壁上，不免会中夜自啸，跃出剑匣。在天昏地暗的乱世，则屠龙杀虎之后，终于寸寸断折。

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，任何人都是不幸的。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，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：崇祯、清太祖努尔哈赤、清太宗皇太极（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，那么是惟一的例外）、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、朝鲜国王李佑；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（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，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，命运都没甚么分别，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，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，例如秦桧）；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，领不到粮饷的兵卒，生命朝不保夕的“流寇”，饥饿流离的百姓，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：杨涟、熊廷弼、孙承宗、

---

---

李自成、袁崇焕。

在那个时代中，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。在山东的大饥荒中，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，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。那是小人物的悲剧，他们心中的悲痛，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。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，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，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。英雄的尊严与伟烈，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，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。

一

这个不幸的时代，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。

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，是三卷注释本①。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，第一卷的柱子，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，第

---



---

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，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。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，如何一步步的发展。

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。

明朝的覆灭，开始于神宗②。

神宗年号万历，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，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。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，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。他死时五十八岁，本来并不算老，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，成祖六十五岁，世宗六十岁。可是神宗未老先衰，后来更抽上了鸦片。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，却毒害了他的精神。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，但匪夷所思的懒惰，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。

然而万历初年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。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

---

---

器及其他手工艺品，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：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，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。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，精巧雅致，洵为罕见的杰作。因为万历最初十年，张居正当国，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。

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，一切听母亲的话。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，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，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，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。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，张居正是大学士，名义是首辅，等于是宰相。

从万历元年到十年，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、戚继光、王崇古，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，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。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，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。国家富强，

---

---

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，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。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。清丈全国田亩面积，使得税收公平，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。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，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，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，免税三年。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，严厉惩办贪污。

在那时候，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、最富强的国家。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，无不欣慕向往。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、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，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<sup>③</sup>，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。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。要在六年之后，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；再过三十八年，英国的清教徒才乘“五月花号”到达美洲；再过六十一年，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。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

---

---

岁，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。直到八十三年之后，伦敦还由于太污秽、太不卫生，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。在万历初年，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，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。

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，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。在十五世纪时，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棉区之一。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，农田开辟，米产大增，尤其是广东一带。因为推广种植水稻，水田中大量养鱼，疟蚊大减④，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，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。

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，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，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、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。

---

---

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，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。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，将他家产充公，家属充军，将他长子逼得自杀。

神宗是相当聪明的。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，隋炀帝、宋徽宗、李后主，都是文采斐然。明神宗的聪明之上，所附加的不是文采，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，不可思议的贪婪。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，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，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，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，中国历史上不乏“主昏于上，政清于下”的先例。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，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，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。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，相信也必绝后。

做了皇帝，要甚么有甚么，但神宗所

---

---

要的，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。如果他不是皇帝，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，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。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，有的胡闹荒唐，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。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，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。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。

皇帝贪钱，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。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，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，称为“内库”。他加紧征收商税，那是本来有的，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，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。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
大批没有受过教育、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，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，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。只要“矿税使”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，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。这些太监无恶不

---

---

作，随带大批流氓恶棍，到处敲诈勒索，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、住宅、商店、作坊、田地，说地下有矿藏，要交矿税⑥。结果天下骚动，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。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，自然就强横不法，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。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、商税，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，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，打死指挥，诬陷总兵官犯法。神宗很懒，甚么奏章都不理会，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，御用税监呈报上来，他立刻批准。

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。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，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，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，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。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，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。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，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，又比这数字大得多。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

---

---

计，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、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、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、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。

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。

在他二十八岁那年，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：一年之间，臣只见到天颜两次，偶然提出一些建议，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，皇上完全不理。

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，到万历四十二年，首辅叶向高奏称：六部尚书中，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，全国的巡抚、巡按御史、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。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，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，京城里怨声载道，大祸已在眼前，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，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。神宗抽饱了鸦片，已经火气全无。这

---



---

样的奏章，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、成祖、末代的思宗手里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。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，给大臣讥讽几句、甚至骂上一顿，都无所谓。

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人上奏，说皇上这样搞法，势必民穷财尽，天下大乱⑨；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(10)；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，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，又有谁来给你看守(11)？有的指责说，皇上欺骗百姓，不免类似桀纣昏君(12)；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，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(13)；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(14)。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，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，而是大家都骂，那也是空前绝后、令人难以想象的事。然而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。正史上的记载，往往说“疏入，上怒，留中不报”。留中，就是不批复。或许他懒得连

---

---

罚人也不想罚了，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。但直到他死，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。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，又一再增加田赋。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（内库），政府的公家库房（外库）却总是不够，结果是内库太实，外库太虚(15)。

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，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。

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，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。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，御史翟凤羽（注：应为“翀”字）中的奏章中说：皇上不见廷臣，已有二十五年了。

①Edward Gibbon: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,The Heritage Press,New York.（注：原来全为全角英文字母：E d w a r d G i b b o n : T h e D e c l i n e a n d F a l l o f t

---

---

h e R o m a n E m p i r e , T h e H  
e r i t a g e P r e s s , N e w Y o  
r k . )

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。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：“故论考谓：明之亡实亡于神宗。”赵翼《廿二史答（注：就为“劄”字）记·万历中矿税之害》：“论者谓明之亡，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。”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：“明之亡非亡于流寇，而亡于神宗之荒唐，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，大臣志在禄位金钱，百官专务钻营阿谀。及思宗即位，逆阉虽诛，而天下之势，已如河决不可复塞，鱼烂不可复收矣。而又苛察太甚，人怀自免之心。小民疾苦而无告，故相聚为盗，闯贼乘之，而明社遂屋。呜呼！有天下者，可不知所戒惧哉？”

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，如G.Pereira,G.da Gruz,M.de Rade（

---

---

注：G. P e r e i r a , G. d a G r u z , M. d e R a d e )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。他们拿中国的道路、城市、土地、卫生、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，认为中国好得多。见A.P.Newton,ed.,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;C.R.Boxer,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(注：A. P. N e w t o n , e d . , T r a v e l a n d T r a v e l l e r s o f t h e M i d d l e A g e s ; C. R. B o x e r , S o u t h C h i n a i n t h e 1 6 t h C e n t u r y ) 等书。直到一七九八年，马尔塞斯在《人口论第一篇》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。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，认为举世出无其右。参阅L.J.Gallagher,S.J.tr.,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. (注：L. J. G a l l a g h e r , S. J. t r . , C h i n a i n t h e S i x - t e e n t h C e n t u

---

---

r y . )

④Wolfram Eberhard:A History of China,p.249. (注: W o l f r a m E b e r h a r d : A H i s t o r y o f C h i n a , p . 2 4 9 . )

⑤朱东润《张居正大传》：“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，充满偏执和高傲……到了神宗，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，增加新的成分。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。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，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，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、一石、又硬、又好的小麦。成日的精神，集中在这一点上面。……明朝底皇帝，只有神宗嗜利，出于天性，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。”（三一七页）但说小农嗜利，似乎不大妥当。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，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，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，不能说是嗜利。

---

---

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，在 L.Carrington Goodrich,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（注：L . C a r r i n g t o n G o o d r i c h , A S h o r t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C h i n e s e P e o p l e）中，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，即使矿场已经停闭，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。p.199.（注：p . 1 9 9 . ）

⑦据张居正奏疏《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》：万历五年，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，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。

⑧叶向高奏：“中外离心，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，祸机不测，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。帷幄不得关其忠，六曹不得举其职。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，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。臣恐自古圣帝明王，无此法也。”

---

⑨二十七年，吏部侍郎冯琦奏：“自矿税使出，民苦更甚。加以水旱蝗灾，流离载道，畿辅近地，盗贼公行，此非细故也。中使衔命，所随奸徒千百……遂今狡猾之徒，操生死之柄……五日之内，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。奸内生奸，例外创例，不至民困财殫，激成大乱不止。伏望急图修弭，无令赤子结怨，青史贻讥。”

(10)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：“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，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，怨愤无处得伸，郁结无时可解。”

(11)凤阳巡抚李三才奏：“陛下爱珠玉，民亦慕温饱，陛下爱子孙，民亦恋妻孥。奈何崇聚财贿，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？”又言：“近日奏章，凡及矿税，悉置不省。此宗社存亡所关，一旦众叛土崩，小民皆为敌国，陛下即黄金盈箱，明

---

珠填屋，谁为守之？”

(12)给事中田大益奏：“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，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，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，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，公私骚然，脂膏殫竭，向所谓军国正用，反致缺损。……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，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，其可得乎？陛下矜奋自贤，沉迷不返，以豪党奸弁为腹心，以金钱珠玉为命脉……即令逢干剖心，皋夔进谏，亦安能解其惑哉？”又言：“陛下驱率狼虎，飞而食人……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。积金玉珠宝若泰山，不可市天下尺寸地，而失天下，又何用金玉珠宝哉？”

(13)吏部尚书李戴奏：“今三辅嗷嗷，民不聊生；草木既尽，剥及树皮；夜窃成群，兼以昼劫；道瑾（注：应为“殣”字）相望，村空无烟。……使百姓坐而待死，更何忍言？……此时赋税之役，比二

---



---

十年前不啻倍矣……指其屋而挟之曰‘彼有矿’，则家立破矣；‘彼漏税’，则橐立倾矣。以无可查稽之数，用无所顾畏之人，行无天理王法之事。”

(14)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：“天子之令，信如四时。三载前尝曰：‘朕心仁爱，自有停止之时。’今年复一年，更待何日？天子有戏言，王命委草莽。”

(15)万历四十四年，给事中熊明遇疏：“内库太实，外库太虚。”（以上⑧至(15)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《明史》或《明通鉴》。）

## 二

就在这时候，满清开始崛起。万历四十五年，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，发兵攻明，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。明兵大败，总兵官张承荫战死，万余兵将全军覆没，

---

---

举朝震骇。

四十七年，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，叶赫（满清的世仇）兵二万，朝鲜（中国的属国）兵二万，兵分四路，大举攻清。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，集中兵力，专攻西路一路。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，平时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脱去衣衫，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。出兵之时，他脱去上身衣衫，在城中游街，百姓鼓掌喝彩。

西路这一仗，称为“萨尔浒之役”，明军有火器钢炮，军火锐利得多。但杜松有勇无谋，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，却打了赤膊，露出全身伤疤，一马当先的冲锋。大概他是《三国演义》的读者，很羡慕“虎痴”许褚的勇猛。在“许褚裸衣斗马超”这回书中，描写许褚“卸了盔甲，浑身筋突，赤体提刀，翻身上马，来与马超决战。”果然威风得紧。但不知他记不

---

---

记得许褚这场狠斗，结果是“操兵大乱，许褚背中两箭”？有趣的是，小说的评注者评道：“谁叫汝赤膊？”

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，突然天昏地暗，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。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，下令众军点起火把。这一来，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，明军照亮了自身，成为清兵的箭靶子。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，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。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，身中十八箭而死，当真是“谁叫汝赤膊？”总兵官阵亡，明军大乱，六万兵全军覆没。

努尔哈赤采取了“集中主力，各个击破”的正确战略，一个战役、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。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、东路总兵官刘綎都大败阵亡，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。

---

---

刘綎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，打过缅甸、倭寇，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，大小数百战，威名震海内。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，马上轮转如飞，天下称为“刘大刀”。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。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。连杜松、刘綎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，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，提到满清“辫子兵”时不免谈虎色变。

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，而胜败的关键在于：第一、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，完全不懂军事。第二、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，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，军队久无训练，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。

杨镐全军覆没，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。

---

---

万历四十六年七月，熊廷弼刚出山海关，铁岭已经失陷，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。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。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，军队纪律荡然，士无斗志，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，以避免出战，只要听到敌军来攻，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。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。军饷本已十分微薄，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，不肯发饷③。

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，知道挨不下去了，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，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：再加田赋百分之二。连同以前两次，已共加百分之九，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，未必就拿来发军饷，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。

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，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，会商战守方略。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：“皇上有病。”吏部尚书

---

---

赵焕实在忍不住了，上奏章说：“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，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，就此令敌人退兵吗？”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、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，只是心中怀恨，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。

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，年深月久，大起氧化作用，有的黑得像漆，有的脆腐如泥土⑤，就是不肯拿出来用。但他终于死了，千千万万的银两，一两也带不去⑥。

神宗，神宗，真是“神”得很，神经得很！

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《庖言》中说：满洲人旧都北门，居住的大都是铁匠，延袤数里。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。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，头盔、面具、护臂、护手，都是

---

---

精铁所制，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。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，除了胸背有甲之外，其余部分全无保护。满洲兵冲到近处，专射明兵的脸及胁，中箭必死。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，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“北门外则铁匠居之，专治铠甲；南门外则弓人、箭人居之，专造弧矢。”

②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，陈述辽东明军情况：“残兵……身无片甲，手无寸械，随营糜饷，装死扮活，不肯出战……点册有名，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；领饷有名，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……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、及新败久废之人，一闻警报，无不心惊胆丧者……见在马一万余匹，多半瘦损，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，设法致死，备充步兵，以免出战，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。……坚甲利刃，长枪火器，丧失俱尽。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，所持箭皆无羽无镞，刀皆缺钝，枪皆顽秃。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。

---

---

又皆空头赤体，无一盔甲遮蔽。……闻风而逃，望阵而逃，惧战而逃。顷闻北关信息，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。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，臣犹可以重法绳之。今五六万人，人人要逃。虽有孙吴军令，亦难禁止。”

③万历四十八年三月，熊廷弼上奏：“四十七年十二（疑为“一”字）月赴户部，领饷二十万两，十二月领饷十万两，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，俱无发给……岂军到今日尚不饿，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，而边事到今日尚下急耶？军兵无粮，如何不卖袄裤杂物？如何不夺民间粮窖？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，马匹如何不瘦不死？而户部犹漠然不动念。”他说户部犹漠然不动念，是客气的说法，漠然不动一念的，当然是皇帝自己。

④“他日蓟门蹂躏，铁骑临郊，陛下能高拱深宫，称疾却之乎？”

---



---

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：“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，或黑如漆，或脆如土，盖为不用朽蠹之象。”

⑥大陆考古工作者发掘帝皇坟墓，偏偏拣中了神宗的“定陵”，改建为博物馆，称为“地下宫殿”。

### 三

神宗死后，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。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，历史上称为熹宗，年号天启。

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，留下的麻烦却极大，明末三大案梃击、红丸、移宫，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。众大臣分成两派，纷争不已。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，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，不论是对是错，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。

---

---

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，其实不满十五岁，还是个小孩子，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。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，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。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，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，大家私下恋爱，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，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，又不是同性恋，当时称为“对食”，意思说不能同床，只不过相对吃饭，互慰孤寂而已。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，渐渐掌握了大权。

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，最喜欢做的事，莫过于锯木、刨木、油漆而做木工，手艺高明得很。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，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。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？把手一挥，说道：“别来打扰，你瞧着办去吧。”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，越来越无法无天。

---

---

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，到后来，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。熹宗是“万岁”，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“九千岁”，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。到后来，个人崇拜更是大张旗鼓，搞得如火如荼，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。本来，人死了才入祠堂，可是他“九千岁”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，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，派武官守祠，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，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。

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，年轻时和人赌钱，大输特输，欠了赌帐还不出，给人侮辱追讨，实在吃不消了，愤而自己阉割，进宫做了太监。他不识字，但记性很好，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。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。

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，招抚难民，

---

---

整肃军纪，修治器械，把局面稳定下来。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，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。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，就不敢贸然来攻。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，不断上奏章攻击，说他胆小，不敢出战；说他无能，不能尽复失地。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，听候查办，改用袁应泰做统帅。

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，一生修堤治水，救济灾民，大有功劳。他性格宽仁，办事勤勉，打仗却完全不会。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，大喜过望，便领兵来攻。袁应泰率军应战，七万兵大溃。清兵占领沈阳，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，再攻辽阳。明兵又大败，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。

军事局势糟糕之极，朝廷束手无策，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，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，算是给他平气。可是兵部

---

---

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，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，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。

王化贞向朝廷吹牛，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。朝廷居然信了他的。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，不可进攻。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。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，一交锋全军溃没。清兵攻占坚城广宁。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，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。朝廷不分青红皂白，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。张鹤鸣免职。

到这时为止，明清交锋，已打了三场大仗。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。

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，但也不是不能打，不肯打。每一个大战役，总兵官都阵亡，副将、参将也大都阵亡。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，武器更先进得多，

---

---

有火器。三个大战役的失败，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、缺乏训练，以及主帅战略不当，指挥错误。军务废弛，士气低落，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。

以中国之大，为甚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？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：由文官指挥战役。

这个制度的根源，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。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，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，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，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，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，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，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。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，另有一样好处，太监没有儿子，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。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，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。

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，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。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、六部尚

---

---

书所下的决定，御史都可放言批评，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。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“总督”、“巡抚”，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、总指挥。

但要做到御史，通常非中进士不可。要中进士，必须读熟四书五经，书法漂亮，会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。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、考进士，读一下《儒林外史》就很清楚了。明朝派去带兵、指挥大军，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，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、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。

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，功勋卓著：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（唐伯虎一类身分），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。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（榜眼）。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他们三个是文官，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。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，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

---

---

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。然而文官会带兵，那就是危险人物。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，杀死了另外两个。

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。杨镐，万历八年进士，指挥大军，全军覆没。袁应泰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指挥大军，全军覆没。王化贞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指挥大军，全军覆没。

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背景之下，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。当然，更艰巨的，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。

背后是昏愤糊涂的皇帝、屈杀忠良的权奸、嫉功妒能的言官；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，将官不全，兵器残缺，领不到粮，领不到饷，所面对的敌人，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，四百多年中全

---



---

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。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，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，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，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。铁骑奔驰于北埕大漠，南疆高原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，震慑四邻。

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，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（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，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。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，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）。清朝的疆域比汉朝、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，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。当时外蒙古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、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。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，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。

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，打败了尼泊尔的喀喀兵，打败了蒙古

---

---

兵，打败了朝鲜兵，打败了越南兵，间接打败荷兰兵（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，攻占台湾，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），在十七世纪、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，无敌于天下。

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，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，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。努尔哈赤兴兵以来，迄此时为止，百战百胜，从未吃过一个败仗。

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，识得汉语汉文，喜读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。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，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。

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，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①，剽悍凶猛的将领，部勒严整的战士。

当时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女真不满万，

---

---

满万不可敌。”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，强悍善战，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。这时女真精兵八旗，每旗七千五百人，已有六万之众了。

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，而他却是个书生。他会做诗，字写得很好，文章有气势②，既然中了进士，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，诗云子曰背得很熟。相信他不会射箭，宁远第二次大战时，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③。

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，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，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状态。

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，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，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，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，打三场大战，胜了三场，袁崇焕的英雄气概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。

---

---

①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，个个是有名的勇将。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。

②康有为《袁督师遗集序》盛称其文字雄奇：“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，忠烈武棱，古今寡比。其遗文虽寥落，而奋扬蹈厉，鹤立虹布，犹想见鲁阳挥戈、崆峒倚剑之神采焉。”

③《明史》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，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。

#### 四

袁崇焕，广东东莞人，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。生于哪一年无法查考。

他为人慷慨，富于胆略，喜欢和人谈论军事，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，总是

---

---

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，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①。

他少年时便以“豪士”自许②，喜欢旅行。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，多次落第，每次上北京应试，总是乘机游历，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③。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，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④。

明朝制度，每三年考一次进士，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，十五结束。三月初一廷试。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。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，三月间四路丧师。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，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，心情一定很复杂。他那时在京城，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。

他中进士后，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

---

---

知县。

天启二年，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。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，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，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，很是中肯，引起了御史侯恂（才子侯方域的父亲）的注意，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，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（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）。不做地方官了，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。

明朝官制，兵部（国防部）尚书（部长）一人，左右侍郎（副部长）各一人，下面分设四个司：武选（武官人事）、职方（军政、军令）、车驾（警备、通讯、马匹）、武库（后勤、训练）。职方司等于现代的总参谋部，职方司有郎中一人、员外郎一人、主事二人。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。

---

---

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，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，满朝惊惶失措。

清兵势如破竹，锐不可当，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，四年多的时间内，覆没了明军数十万，攻占抚顺、开原、铁岭、沈阳、辽阳，直逼山海关。明军打一仗，败一仗，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，谁都不敢说。山海关一失，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。

于是北京宣布戒严，进入紧急状态。

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，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，局势越是不利，谣言越多，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。谣言满天飞，谁也无法辨别真假。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，袁崇焕骑了一匹马，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。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，大家十分惊讶，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。不久他回到北京，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

---

---

势，宣称：“只要给我兵马粮饷，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。”

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，很有胆识，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，但狂气也是十足。若在平时，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，罢他的官，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，听他说得头头是道，便升他为兵备佥事，那是都察院的官，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，派他去助守山海关。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，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。

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，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，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⑤。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。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，在袁崇焕之后到达。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，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，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、洪安澜等人。他又认为广西狼兵

---



---

雄于天下，冲锋陷阵，恬不畏死，申请于田州、泗城州、龙英州各调二千名，由他至戚慷慨知名、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。朝廷一一批准⑥。

他到山海关后，作为辽东经略（东北军区总司令）王在晋的下属，初时在关内办事。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，很是倚重，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。袁崇焕奉命之后，当夜出发，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，四更天时到达。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。袁崇焕本是书生，这一来，兵将都服了他了。

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。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，现在有了驻地，相当于宁远、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，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。宁远在最前线，前屯卫稍后。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、前屯卫，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，没有防御工

---

---

事，根本无城可守。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。

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，都集中在山海关。山海关是“天下第一关”，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，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。清兵若是来攻，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。

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，单是守御山海关，未免太过危险，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。只要一仗打败，这个大要塞就失守，敌军便攻到北京。所以在战略形势上，必须将防线向北移，越是推向北方，山海关越安全，北京也越安全。

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。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，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，根本不懂军事，眼光短浅，胆子又小，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，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，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。他一定想，

---

---

离山海关太远，逃不回来，那怎么得了？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，外围阵地太窄，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，和王在晋争论，王不采纳他的意见。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，叶也不理。

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，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，意见不蒙采纳，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。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。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。

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，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。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。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。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。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，不加采纳。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，只有六千人逃回。

---

---

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，女真人当兵打仗，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，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，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。汉人、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，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，或换耕牛一头⑦。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，都成为奴隶，固然受苦不堪，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。

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。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，认为宁远太远，守不住。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，亲自出关巡视，了解具体情况，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。

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。天启二年九月，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，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。

满桂是蒙古人，骁勇善战。从那时

---

---

起，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了。一个蒙古武将，一个广东统帅，都是十分刚硬、十分倔强的脾气。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，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。一直到死，两人仍是在争吵。但在两人的内心，却又一定是互相钦佩。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，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，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。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，亲临前敌、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。

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，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。

宁远现在叫作兴城，有铁路经过，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。地滨连山湾，与葫芦岛相距甚近。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，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。

---

---

天启三年九月，袁崇焕到达宁远。

本来，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，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的，只筑了十分之一，敷衍了事。

袁崇焕到后，当即大张旗鼓、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，立了规格：城墙高三丈二尺，城雉再高六尺，城墙墙址广三丈，派祖大寿等督工。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，善待百姓，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，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。次年完工，城高墙厚，成为关外的重镇。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。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，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，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。

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些年来，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，若是给

---

---

满洲人掳去，便成了奴隶，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，远近视为乐土，人口大增。宁远城一筑成，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。

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，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，吞没粮饷，蛮子脾气发作，当即将他杀了。但按照规定，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。孙承宗大怒，骂他越权。袁崇焕叩头谢罪。孙承宗也就算了。他后来擅杀毛文龙，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。

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，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，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。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，天启对老师很不错，立刻就批准了。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：“军饷一足，此人就要妄动了。”所以决定不让他“饷足”，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，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。孙承宗于

---

---

是进行屯田政策，由军士自耕自食，却也得到很大的成效。

天启四年，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、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。广宁即今北镇县，在锦州之北，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。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，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。但清兵没有应战。袁崇焕一军经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，从海道还宁远。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。

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，写了一首诗，题目是《偕诸将游海岛》，不说“率诸将”而说“偕诸将”，不说“巡海岛”而说“游海岛”，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。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：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，不能自由，见到大好河山，更加深了忧愁。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，满腔忠愤，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。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

---



---

的，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，不知几时方能停止？看到天上浮云，冷清清的月亮，又想到我父亲逝世，伤心得肠也要断了⑧。

短短三四年之间，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，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，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，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。

孙承宗很赏识他，尽力加以提拔。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，再升右参政。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，委任甚专。

天启五年夏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，派遣诸将分屯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、大凌河、小凌河诸要塞，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，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。

---

---

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的推进，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。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，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，以便于南下攻明、西取蒙古，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。

孙承宗有才识，有担当，有气魄，袁崇焕对他既钦佩，又有知遇的感激，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。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，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，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。他和手下将领满桂、左辅、朱梅、祖大寿、何可纲、赵率教、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，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。

可是好景不常，时局渐渐变坏。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。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，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、无知、无耻、以及无法无天。

---

---

天启五年，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，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。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、魏大中、袁化中等大臣，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。百姓大愤，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。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，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。杨涟死得最惨，土囊压身，铁钉贯耳。

不久，魏忠贤又杀熊廷弼。

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，蒙冤入狱，百姓都很同情他。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《辽东传》，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。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，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，清兵未到，先就鼠窜南逃。《辽东传》第四十八回有“冯布政父子奔逃”一节，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，可说是当时的“新闻体小说”。

---

---

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，又要讨好魏忠贤，于是买了一部《辽东传》放在衣袖里，见到熹宗后，把小说拿出来，诬告说：“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，他吹嘘自己的功劳，想要免罪。”熹宗信以为真，登时大怒。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，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，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，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，那就叫做“传首九边”，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。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。

文字狱也开始发展。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，都被加以“诽谤”罪名而处斩。

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，越多越好。孙承宗带兵十多万，粮饷很多，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“九千岁”才是。孙承宗不肯这样办，魏忠贤自然不喜

---

---

欢，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。高第一到任，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，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，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。

这战略之糊涂，真是不可理喻。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，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。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，非败不可，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。

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，对高第说：“兵法有进无退。诸城既已收复，怎可随便撤退？锦州、右屯卫一动摇，宁前就震惊，山海关也失了保障。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，一定不会有危险的。”高第不听，下令宁远、前屯卫也撤兵。

袁崇焕倔强得很，抗命不听，说道：“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，守土有责，与城共存亡，决计不撤。”

---

---

高第是胆小的书生，袁崇焕虽是他部属，但见他蛮劲发作，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，也就不敢对他怎样，只是下令将锦州、右屯、大小凌河、松山、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，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。撤退毫无秩序，军民死亡载道，哭声震野，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。

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，按照规矩，儿子必须回家守丧。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，下旨不许他回家，命他在职守制，称为“夺情”。这时袁崇焕大怒，上奏章要回家守制。朝廷不准，为了慰抚他，升他为按察使。但这样一来，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。虽然升官，也决不会开心。

可以想象得到，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，“×他妈”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。他是进士，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，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

---

---

愤？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，否则被他饱以老拳、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。

高第，字登之，万历十七年进士。他考试果然“高第登之”，但做大军统帅，却是“要地弃之”。

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，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、岘港，弃军四十万，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，可以与之“媲美”。

①关于袁崇焕的事迹，如未注明出处，主要系依据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所载。

②袁崇焕考举人时，有“秋闱赏月”诗，有句：“竹叶喜添豪士志，桂花香插少年头。”

③袁崇焕《募修罗浮诸名胜疏》：“余生平有山水之癖，即一丘一壑，俱低徊

---

---

不忍去。故十四公车，强半在外，足迹几遍宇内。”《下第》诗有云：“遇主人宁易，逢时我独难。八千怜客路，三十尚儒冠。”从东莞到北京，约八千里。

④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，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，有《话别秦六郎》诗：“海鰐波鲸夜不啾，故人谈剑剡溪头。言深夜半犹疑昼，酒冷凉生始觉秋。水国芙蓉低睡月，江湄杨柳软维舟。自怜作赋非王粲，戛玉鸣金有少游。”

⑤袁崇焕在《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》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，宣称：“他日战之不力，即斩臣于行军之前，以为轻事者戒。”最后说：“如听臣之言，行臣之忠，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。不但巩固山海，即已失之封疆，行将复之。谋定而战，臣有微长也。”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，便提出了“谋定而战”的四字要诀，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：“臣有微长

---



---

也。”

⑥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、六千名广西兵，一共大约花了二十万两银子。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，广东兵要安家、行粮、衣甲、器械等费，每人二十余两。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，所以不发安家、兵甲费用，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。

⑦详见王钟翰《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》、《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》。

⑧原诗是：“战守逶迤不自由，偏因胜地重深愁。荣华我已知庄梦，忠愤人将谓杞忧。边衅久开终是定，室戈方操几时休？片云孤月应肠断，桩树凋零又一秋。”

---

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，知道高经略无用，袁崇焕无人支持，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，兵十三万（在这几年中，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），号称二十万。二十三日攻抵宁远。

大敌终于攻来了。

朝廷荒唐，主帅荒谬，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。那怎么办？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；守城罢，宁远一城孤军，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？

在这紧急关头，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，决意抗敌。

他和大将满桂、副将左辅、朱梅，参将祖大寿、何可纲等，集将士誓死守城。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，写成文告，让将士传阅，更向士卒下拜，激以忠义。全军上

---

---

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，决心死战。

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、山海关守将杨麒，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，一概抓住斩首。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，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，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。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，职权不职权，“×他妈，顶硬上，几大就几大！”

（淞沪之战时，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，抗御日军侵略，当时“×他妈，顶硬上”的广东三字经，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。因为大家都说：广东兵一骂“×他妈！”就挺枪冲锋，向日军杀去了。）

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，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。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。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，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。

---

---

二十四日，清兵到达城下。袁崇焕初次见到“辫子兵”的威猛。

清兵都有辫子，在那时，汉人只要听到“辫子兵”三字，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，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。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，席卷而东，攻破北京，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，丝毫不落下风。但清兵突然出现，李自成军中响起“辫子兵来了！辫子兵来了！”的惊呼，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，一败涂地。李自成逃出北京，向西急窜，“大顺”朝终于覆灭。在那时候，“辫子兵”就是“无敌雄师”的代名词。

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，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。但他更加镇定，更加坚决，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，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。真所谓“无欲则刚”，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。

---

---

他是“×他妈，顶硬上”的英雄。

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，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，其他各省的都有。只因为主帅有“顶硬上”的英锐之气，部属也都跟着他“顶硬上”了。

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，而清兵有十三万。向来明清交战，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，这次却众寡易势，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。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，果然并不派兵来救。

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，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，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：“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，宁远非破不可。守城官如投降，我一定大加优待，封为大官。”袁崇焕回答说：“你突然领兵来攻，那是甚么道理？锦州与宁远

---

---

两城，你本来已经占领，又再放弃。我修筑好了来住，自然要死守，怎肯投降？你说有二十万兵，未免夸大。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，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。”②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。

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，刚到达宁远。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。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，暗暗感到奇怪。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，及报清兵攻到，袁崇焕乘轿至战楼，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，泰然自若，全无忧色。过了不久，忽听得一声大炮，声动天地。韩瑗大惊，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。袁崇焕笑道：“贼兵来了！”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，向外望去，只见清兵蔽野而来。城中却声息全无。

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，突然之间，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，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。战事越来越激烈，明军忽然

---

---

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，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，一半探出城外，大柜中伏有甲士，俯身射箭投石，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，再装矢石出去投掷。跟着地雷爆发，土石飞扬，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。

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，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，称为“铁头子”。清兵以坚车攻城，车顶以生牛皮蒙住，矢石不能伤。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，在城头轮流轰击，每一炮打出去，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。

清兵奋勇迫近，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，声音轰隆轰隆，势道惊人，撞击了很久，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。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。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，上面用木板遮住，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，车里藏了兵士，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。清兵攻进了城

---

---

墙下的死角，大炮已打他们不到。在这危急之时，守军想到了计策，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。阶石十分沉重，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，压死了不少清兵。

攻城时候经历很久，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一个凹龕，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，城上再投大石下去，就打不到了。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，眼看城破在即，满城百姓惊惶得很，都抱怨说：“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，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。”

大家正在跋徨无策之时，通判金启宗（注：应为“倥”字）（浙江人）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，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，纷纷投到城下去。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“万人敌”。当时是正月，气候酷寒，攻城清兵见到被褥，就都来抢夺，城上将火箭、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，

---



---

“万人敌”立即燃烧，烧死了无数清兵。另有一种“万人敌”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，外面围以木框，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，泥团不断旋转喷火，烧死敌兵。那位通判在赶制“万人敌”之时，火药碰到火星，不幸被烧死了⑤。

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，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，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，连受了两次伤。部将劝他保重。他厉声道：“宁远虽只区区一城，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。宁远要是不守，数年之后，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。我若胆小怕死，就算侥幸保得一命，又有甚么乐趣？”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。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，人人奋勇，终于堵上了缺口⑥。

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，袁崇焕督将士死战。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。血战三日，清兵损失惨重，终于不得不下令退

---

---

兵。

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，即满洲人称为“牛录额真”的。清兵退去后，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缢到城下，拾到了十余万支箭。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。这时点查火药库，火药也用尽了，局面真是危险得很。

敌军解围而去之后，百姓感到安全了，满城大哭，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。为甚么要“满城大哭”？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，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？

第二天早晨，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。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，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，对他说：“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，今日败于小子之手，只怕是天意了。”努尔哈赤已受重伤，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，约期再战。

---

---

所谓“约期再战”，只是掩饰面子的话。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，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。

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，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。据我猜想，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。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，在宁远海外，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，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，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。寒冬之际，海面结了厚冰，变成了陆地，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，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，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，结果全军覆没，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。这几千名广东海军，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。

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：“我自二十五岁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？”心中十分恼

---

---

怒。此后伤势一直未愈，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，派人去召大福晋（正妃）来，同回沈阳，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暖鸡堡逝世，年六十八岁。

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。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。

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，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，打了胜仗之后，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，颇有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、谈笑用兵的气派；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，乘舆坐椅，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。韦睿身子瘦弱，但战无不胜，敌军畏之如虎，称为“韦虎”。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，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，只得以“蛮子”姿态来死拚。

①见李光涛《清入关前之真象》。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，不知李先生有何根

---

---

据。

②《清太祖实录》卷十。

③据日人稻叶君山《清朝全史》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。

④据《肱天颂笔》。

⑤据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。

⑥据梁启超《袁崇焕传》。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，“崇焕复开垒袭击，追北三十余里，清军大乱，死者逾万人。”与其他资料不符，今不取。

⑦袁崇焕《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》：“慨自战守乖方，屡失疆土，天子赫然震怒，调南北水陆舟师，谓尔乘船如马，遂调之来为进取也。据尔等间关远至，岂不

---

---

欲灭此朝食，一航而金复归，再航而黄龙扫哉？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。沍寒之月，冰结舟胶，窘尔之所长，乌得不及于难？说者谓谋之不臧。不臧固不臧矣，然排山倒海之势，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，即臧可奈何？而尔等计无复之，愤然以死，略无芥蒂，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，加一等也。人之罪至死而免，人之品至死而定。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，请命于天子，谅为之恤，所以不没汝等者，良有在也。吁嗟，巨浪茫茫，空山寂寂，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，望故乡以何日？即转劫而无期，苒苒游魂，何不相结为厉，歼仇泄愤？在生之志，借死以伸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也，尔其勉之。不腆之奠，涕与俱之。尚飨。”

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，广州府部·祠庙考》中，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，“天启七年，奉敕建，为辽将死事陈策，在教场尾。”陈策不知怎样在辽西牺

---

---

牲，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。天启七年的冬天，袁崇焕已回东莞，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，由皇帝下敕建造，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。

⑧清人所修的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中说：“我大清举兵所向，无不摧破。诸将罔敢议战守。议战守自崇焕始。”

## 六

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，百官惊惶之极。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，人人束手无策，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，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。后来得到捷报，朝野自然喜出望外，谢天谢地。

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，以王之臣代。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。那是正四品

---

---

的官。

三月，复设辽东巡抚，由袁崇焕升任。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，开始对他提防，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。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，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。特务干预军事，后果一定极差，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，但抗议无效，特务太监非来不可。朝廷为了安抚他，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（正三品，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）的头衔，并赏银币，子孙世袭锦衣千户。

在这时候，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，发生了激烈冲突，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。

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，但性格很不同<sup>①</sup>。满桂是蒙古人，非常的戆直，简直有些傻里傻气。赵率教却十分的

---



---

机灵精乖，相信他一定会讨好上司，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、王在晋、孙承宗、高第、以至袁崇焕，个个都很喜欢他（在《碧血剑》小说里，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）。

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，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，派了一名都司、四名守备带兵来援。当时大敌压境，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，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，满桂大大不高兴，不许援兵进城，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。等到宁远解围，赵率教想分功。满桂不许，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，太没有义气。两人为此大吵。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，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，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，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。

冲突转移到了袁、满二人之间，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，于是袁崇焕要求将

---

---

满桂调走②。

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，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，便依从了。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。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，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，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。袁崇焕坚决不接受。朝廷无法，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，保留左都督原官，派在国防机构办事。

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，冲动起来，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。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，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。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，坏了大事，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：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，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。经略的官比巡抚大，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。

---

---

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，冷静下来之后，知道是自己的不对，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。朝廷当然批准，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，赐尚方剑。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，等于现在的政委；满桂是武将，是部队司令。武将受文官指挥。

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，否则二次宁远大战，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。

在这时候，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，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，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。其中主张：一、用辽人守辽土；二、屯田，以辽土养军队；三、以守为主，等待机会再出击。他最担心的事，是立了功劳之后，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，散布谣言，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。

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，野战不利，只有用己之长，所以提出了战术的

---

---

基本原则：“兵不利野战，只有凭坚城、用大炮一策。”

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，作为主帅，自然深感棘手。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那是无可奈何的；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，更是无可奈何，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。

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，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。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。当年冬天，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、纪用，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，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。

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，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、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。刘、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，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，后来宁

---

---

锦大战，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，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，都勇敢得很。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，也变得忠勇起来。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，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。

①《明史·满桂传》：“桂椎鲁甚，然忠勇绝伦，不好声色，与士卒同甘苦。”

《明史·赵率教传》：“率教为将廉勇，待士有恩，勤身奉公，劳而不懈，与满桂并称良将。二人既歿，益无能办东事者。”

②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“意气骄矜，谩骂僚属，恐坏封疆大计，乞移之别镇，以关外事权归率教。”

③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引述他的奏章：“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。用辽人守辽土，且守且战，且筑且屯。屯种所入，可渐减海运。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，乘间击瑕以为用。战虽不足，守则有余。守既有

---

---

余，战无不足。顾勇猛图敌，敌必仇，奋迅立功，众必忌。任劳则必召怨，蒙罪始可有功。怨不深则劳不著，罪不大则功不成。谤书盈筐，毁言日至，自古已然，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。”

## 七

努尔哈赤死后，第八子皇太极接位。

皇太极的智谋武略，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，本身的才干见识，不在刘邦、刘秀、李世民、朱元璋之下。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，由于种族偏见，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。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、豁达大度、高瞻远瞩、明断果决，自唐太宗以后，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。

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，这个老将终于死了，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

---

---

物。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，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。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。皇太极接位之时，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。努尔哈赤新死，满洲内部人心动荡。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，行的是集体领导制，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。在经济上，因为与明朝开战，人参、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。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，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，生产力相当低。但军队大加扩充，这时已达十五万人，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，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，辽东发生饥荒②。如向关内侵略，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。

在这时候，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：侵略朝鲜。

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，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。在外交上，朝鲜采取的是“事大（对明）交邻（对日本、满清）”政

---

---

策。明清交战时，朝鲜出兵助明，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，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。皇太极进攻朝鲜，可以解决经济上、战略上的双重困难，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，巩固权位。

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。

训练一支既能守，又能战，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，需要相当时间。

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，山海关外四城，纵深约二百里，广约四十里，屯兵六万余人，粮饷全靠关内支给。后来在孙承宗、袁崇焕主持下，恢复锦州、中屯、大凌河诸城，国防前线向北推展，屯田数千顷，兵士足食。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，尽弃锦州诸城，宁远没有了外卫，也没有了粮源。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，朝廷对

---



---

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。袁崇焕做辽东巡抚，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、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，然后屯田耕种。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，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，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。

所以明清双方，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，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。明方是练兵、筑城、屯田，清方是进攻朝鲜，巩固统治。在这样的局势下，具备了议和的条件。

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，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，收复全部辽东失地。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，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，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，双方和平共处，进行贸易。

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。明方那时的人口，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，实际上远不止此数，当时男丁要被政

---

---

府征去义务劳动，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，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。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，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。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。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。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。满清所占的土地，只是今日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的一部份，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。明方火器犀利，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。

清方的长处，主要只是“明朝本身的腐败”，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。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，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。持久的缠斗下去，满清势必难以支持。

袁崇焕宁远大捷，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，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。然而在政治上，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

---

---

奋作用，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。经此一役之后，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。宁远城头的大炮，轰碎了“女真满万不可敌”的神话⑤。

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，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。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，类似童仆奴隶。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，自卑感很深。宁远之战，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。

明朝是自己覆灭的，并非给满清所打垮。

满清与明军交战，始终强调“七大恨”，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，逼得他们忍无可忍，才起兵反抗⑥。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

---

---

位。“七大恨”的基本思想，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，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，没有公平处理，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。例如第五大恨的“老女事件”，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，但二十年后，这个三十六岁的“老女”改嫁给蒙古王子，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，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。

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，清方总是建议谈和。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，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，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，让他们能永久保有，就已心满意足了。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，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。明朝的态度是这样：“你们是朝廷的部属，只能服从命令，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？”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，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、巩固防御。

---

---

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。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。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。满洲人信佛教，尊崇喇嘛，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，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，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，作初步的和平试探。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“议和”两字，所以报告朝廷时，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，以决定对之征讨呢，还是招安⑦。这种夸大的说法，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。

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，袁崇焕这出“柴桑口卧龙吊丧”，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？他将计就计，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，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，致书袁崇焕，表示了和平的意向。其中说：“你停息干戈，派李喇嘛来吊丧，并贺新君登位。你既以礼来，我也当

---

---

以礼往，所以派官来道谢。至于和议一事，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，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，请你转呈，但迄今没有答复。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，愿意和平，应当以诚信为先。”

书信中将金国（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“金”，后来才改为“大清”。⑧）与中国平头并列。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，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，如将来信转呈，必定要碰大钉子，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，便告知使者说，此信格式不合，碍难入奏，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。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，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，又再退回。皇太极第三次改写，自处于较低地位，袁崇焕才收了信。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。

第二年正月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），皇太极再遣前使，致书袁崇焕求和，信中说：“两国所以构兵，在于以前明朝派到

---

---

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，自高自大，欺压弱小部族，我们忍无可忍，才起兵反抗。”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，然后提议讲和。讲和要送礼，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，银百万两、缎百万匹、布千万匹。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，金国送礼：东珠十颗，貂皮千张、人参千斤。中国送礼：金一万两、银十万两、缎十万匹、布三十万匹。两国缔结和约后，就对天发誓，永远信守。

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，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，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。

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，等候批复，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，随同明方使者，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；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，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，他的回信内容雄辩，文采焕发，说道：过去的纠纷，

---

---

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，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，再要追究是非，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，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。你十年苦战，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，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。为了你们用兵，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？仵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？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，还说甚么财物？你的仇怨早都雪了，早已志得意满。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，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。今后若要修好，那么请问：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？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？只有盼你仁明慈惠、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。你所要求的财物，以中国物资的丰富，本来不会小气，只是过去没有成例，多取也不合天意，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。和谈正在进行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？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。希望你撤兵，以证明你的盛德。

---



---

李喇嘛的信中说：袁巡抚是活佛出世，对于是非道理，心下十分分明，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，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，佛说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”。

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：过去的怨仇，当然是算了，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？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，都已安定，这是天意，如果重行归还，那既违反天意，又对不起人民。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，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，现在已讲和了。说到“言不由衷”，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，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，收纳我方逃亡，部队逼近我边界，修筑城堡？其实是你才“言不由衷”，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。至于所要求的“初和之礼”，金银等可以减半，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。我方也以东珠、人参、狐皮、貂皮等物还赠，表示双方完全公平。既和之后，双方互赠仍如前议。如果同意，希望办得越快

---

---

越好。

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，皇太极提议：“天”字最高，明朝皇帝低“天”一字，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，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。

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，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；又说：你劝我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”，这话很对，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？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，岂不甚善？

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，抗议他修筑塔山、大凌河、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，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，并提议划定疆界。

平心而论，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，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，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，金国也难免气愤。金国的经济要求，虽说是双方互赠，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

---

---

便宜。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、人参、貂皮等物，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，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、十万两银子，等于是无偿赠与。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（明初等于四两，后来金贵银贱），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，代价低廉之至。熊廷弼守辽之时，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。如果有了十年和平，大加整编军队，再出兵挑战，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。

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，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，希望和议尽快办理，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。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，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。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，便提一次和平要求。

当时议和的障碍，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。

---

---

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，一提到与金人议和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，人人都怕做秦桧。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：赞成和金人议和，就是大汉奸秦桧。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“条件反射”。

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，朝臣都不附和。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，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。

其实，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。

在南宋时，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，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。但在明朝天启年间，金人只占领了辽东，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，暂时议和，影响甚小。

南宋之时，岳飞、韩世忠、刘鑑、张

---

---

俊、吴璘、吴玠等大将，都是兵精能战，金人后方不稳，形势上利于北伐，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。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，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。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，不易搬动，只能用于守城，不能用于运动战。

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，宋金议和，宋方绝对屈辱，每年片面进贡金帛，并非双方互赠。宋朝皇帝对金称臣<sup>(10)</sup>。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，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。皇太极一再表示，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，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级就满足了<sup>(11)</sup>。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，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<sup>(12)</sup>。

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，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，不称金国，而称“大清”，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<sup>(13)</sup>。

---

---

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，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，谈判全无结果。

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，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。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，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，非常方便的就将“议和”、“投降”、“汉奸”三件事联系在一起。

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，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，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。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，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。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（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，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），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，大破突厥。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。主流思想是：“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，是

---

---

汉奸。”

其实，同是议和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，决不能一概而论。基本关键在于：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？还是暂时妥协、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、得到最后胜利？议和停战只是策略，决不等于投降。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，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、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，既无决战的刚勇，也无等待的韧力。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，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“汉奸思想”。

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，对于自身非常不利，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，只是以大局为重<sup>(14)</sup>。以他如此刚烈之人，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，给人骂“汉奸”，那是最痛苦的事。比较起来，死守宁远、抗拒大敌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，最多打不过，一死殉国便是，那是心安理得的。但要负担“历史罪人、民族罪

---

---

人、名教罪人”的责任，可艰巨得多了。越是不自私的人，越是刚强的人，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。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，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，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，如张巡睢阳死守，颜杲卿常山骂贼，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。对于性格柔和的人，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，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，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。主张议和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、违反举国舆论、违反朝廷决策、更违反自己的性格。上下古今，一切都反，连自己都反。

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，是“宁为直折剑、犹胜曲全钩”的刚士，是行事不顾一切、“几大就几大”的蛮子，可是他终于决定：“忍辱负重”。

在他那个时代，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。连袁崇焕自己在内，都相

---



---

信“国人皆曰可杀”多半便是“可杀”。那是一个非此即彼、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，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。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，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。东汉和明末，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。岁寒坚节，冰雪清操，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，与“忠”、“孝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。他很爱交朋友，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。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，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。

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，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，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，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。

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，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。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。松山、锦州失

---

---

守。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、张献忠等民军。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，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。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，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，便纷纷上奏，反对和议。崇祯矢口不认，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，你们反对甚么？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，总是郑重警诫：这是天大机密，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。

该年八月，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，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。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，不在家，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。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《塘报》（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，称为《塘报》），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。这样一来，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，群臣拿到了证据，登时哗然，立刻上奏章反对。

---

---

皇帝再也无法抵赖，恼怒之极，下诏要陈新甲解释，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，罪大恶极之至。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，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。崇祯更失面子，老羞成怒，下旨：陈新甲着即斩决。理由是流寇破城，害死皇帝的亲藩，兵部尚书应负全责。

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，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，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，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，最后消息泄漏，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。从这件事中，可以见到当时对“议和”是如何的忌讳，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。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，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。

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。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“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，虽有千万人反对，我还是干了”那种浩然之气

---

---

(15)。

诸葛亮出师北伐，天下皆称其忠。岳飞苦战抗敌，天下皆知其勇。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，虽然，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，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，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。

袁崇焕有一句诗：“心苦后人知”。当真是英雄寂寞，壮士悲歌。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，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。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，想到他的耿耿之怀，悠悠之心，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，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，深刻的凄怆意。

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，朝政越来越腐败，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，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。关外酷寒的天气，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

---

---

很难抵受。在这期间，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，临别时问他：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，还是回乡以求平安？他写了一首诗回答：我和你曾同生共死，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？又何必问安危去留？我在这里奋不顾身，本来不是为了富贵。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，请你转告：边界还没有平靖，我只有感到惭愧，当然要继续干下去(16)。

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。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。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，后来也告辞回乡。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，写了两首诗给他，说：边疆需要人守御，升平还没有得到，我早已决心报国，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(17)。

①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  
(注：A b a h a i)，法国学者格奥赛  
(René Grousset) (注：R e n é G r o u

---

---

s s e t ) 在《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》一书中有“一六四四年的大变”一章，其中说：“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，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，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结合起来。”

②清《太宗实录卷三》：天聪元年，“时国中大饥，斗米价银八两，人有相食者。国中银两虽多，无外贸易，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。良马，银三百两。牛一，银百两。蟒缎一，银百五十两。布匹一，银九两。盗贼繁兴，偷窃牛马，或行劫杀。于是诸臣入奏曰：盗贼若不按律严惩，恐不能止息。上恻然，谕曰：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，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。缉获者，鞭而释之可也。遂下令，是岁讞狱，姑从宽典。仍大发帑金，散赈饥民。”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，与崇祯督促部将“限期破贼、杀贼立功”的政策恰正相反。

③何柄棣：The Ladder of Success in

---

---

Imperial China,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, 1368-1911 (注: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,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, 1368—1911) 一书中, 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, 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。

④王钟翰:《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》一文中, 根据朝鲜《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》的资料, 认为一六二一年时, 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, 再加上妇女老少, “全人数当在四、五十万左右。”

⑤《天聪实录稿》元年三月初二日, “秀才岳起鸾曰: 我国宜与明朝讲和。若不讲和, 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。”《明清史料》甲编, 天聪二年八月“事局未定”奏疏: “南朝虽师老财匮, 然以天下之全力, 毕注于一隅之间, 盖犹裕如也。”《

---

---

东华录》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，“大臣同谋倡逃”。《明清史料》乙编载，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，袁崇焕塘报：“一日之内，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。”

⑥“七大恨”：一、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；二、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；三、越界出兵，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；四、明人越界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，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，以资报复；五、明朝造成老女改嫁；六、移置界碑，抢夺金国的人参、貂皮；七、听信叶赫，写信来辱骂侮辱。

⑦“观其向背离合之意，以定征讨抚定之计。”见《两朝从信录》。

⑧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“金”，史上称为“后金”，以与宋朝时的“金”有所分别。到天聪十年（明崇祯九年）才改为“大清”。所以本文中的满清，其实

---



---

都应称“金”。“满洲”的名称，也要到改了“大清”的国号之后才出现，以前称“建州”或“女真”。多数学者认为，“满洲”是文殊菩萨的“文殊、曼殊”的音转。为了便于读者，本文中不将“金、清”“建洲、满洲”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。

⑨《太宗实录稿》：天聪七年十月，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：“天予我有数之兵，若稍亏损，何以前图？”

(10)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。十二年正月，宋金和议达成，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，表中说：“臣构言：既蒙恩造，许备藩方，世世子孙，谨守臣节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，遣使称贺不绝。岁贡银二十五万两，绢二十五万匹。”

(11)《太宗实录》卷十二，天聪六年六月，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，信中说：

---

---

“和事既成，自当逊尔大国，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。”

(12)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（根据原信）：“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”。（后来乾隆时修订《太宗实录》觉得语气太卑，才改为《皇帝致书袁巡抚》，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，决不可能有“皇帝”的称呼。）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：“辽东提督部院，致书于汗帐下：再辱书教，知汗渐欲恭顺天朝，息兵戈以休养部落，即此一念好生，天自鉴之，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，尚无量也。”

(13)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（那时袁崇焕已死），曾说：“尔国君臣，惟以宋朝故事为鉴，亦无一言复我。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，朕亦非金之子孙。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天时人心，各有不同。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，何不能因时制宜乎？”其实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

---

---

的子孙，他为了求和，连祖宗也不认了。

(14)他后来在写给崇禎的奏章中说：“诸有利于封疆者，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”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：“举世皆巧人，而袁公一大痴汉也。唯其痴，故举世最爱者钱，袁公不知爱也。唯其痴，故举世最惜者死，袁公不知怕也。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，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。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。”所谓“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”，就是与金人议和。

(15)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：“昔者曾子谓子襄曰：‘……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’”

(16)袁崇焕《边中送别》：“五载离家别路悠，送君寒浸宝刀头。欲知肺腑同生死，何用安危问去留？策杖只因图雪耻，横戈原不为封侯。故园亲侣如相问，愧我

---

---

边尘尚未收。”

(17)袁崇焕《山海关送季弟南还》：“公车犹记昔年情，万里从我塞上征。牧圉此时犹捍御，驰驱何日慰升平？由来友爱钟吾辈，肯把须眉负此生？去住安危俱莫问，燕然曾勒古人名。”“弟兄于汝倍关情，此日临歧感慨生。磊落丈夫谁好剑？牢骚男子尔能兵。才堪逐电三驱捷，身上飞鹏一羽轻。行矣乡邦重努力，莫耽疏懒堕时名。”其中“磊落丈夫谁好剑？牢骚男子尔能兵”两句，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，就诗而论，也是豪迈的好诗。

## 八

在这段时期中，皇太极进攻朝鲜，打了几个胜仗后，朝鲜投降，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，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、金钱和物品的供应。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：割地、擒毛文龙、派兵一万助攻中

---

---

国。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，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，朝鲜改守中立，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。

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，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、中左、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，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，另派赵率教、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，进兵三岔河，牵制清军，作朝鲜的声援。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，赵率教等领兵而回，并未和清军接触。

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，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，时间越久，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，于是决定“以战求和”，对宁远发动攻击。

天启七年五月，皇太极亲率两黄旗、两白旗精兵，进攻辽西诸城堡，攻陷明方大凌河、小凌河两个要塞，随即进攻宁远

---

---

的外围要塞锦州。

五月十一，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，四面合围。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，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，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，那自是缓兵之计，以待救兵。皇太极不中计，攻城愈急。

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，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，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。这时天热，海上不结冰，水师用得着了。

赵率教是陕西人，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。努尔哈赤攻辽阳时，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（参谋长）。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，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，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糊涂。清军攻破辽阳，袁应泰殉难，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，论法当斩，不知如何得以幸免，想来是贿赂了上官。后来王化贞大

---

---

败，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，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，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，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，他便不敢再进。努尔哈赤攻宁远，赵率教在前屯卫，距离很近，自己不亲去赴援，后来宁远大捷，他却想分功，以致给满桂痛骂，酿成了很大风波。

和满桂冲突时，袁崇焕相当支持他。赵率教感恩图报，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，到锦州大战时，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。他和前锋总兵左辅、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，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，胜了三场，小战二十五场，也是每战都胜。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，二十四天之中，无日不战，战况的激烈，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。六月初四那天，皇太极增兵猛攻。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，又放火炮、火弹和矢石，清兵受创极重。攻到天明时，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，只得退兵，退到小凌河扎营，等候各路兵马集中

---

---

整编。

赵率教转怯为勇，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，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，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，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，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。他这个重大转变，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。

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，转而去攻宁远。

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，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。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，就勒兵不攻。皇太极对诸将说：“先汗攻宁远不克，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，若再攻不下宁远，我可要声名扫地了。”于是下令总攻，击破城下明军骑兵，直薄城壁。

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，袁崇焕部的战

---



---

斗力已有增强，敢于到城外决战了。上次要清军退后，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，可见不敢开城门。

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，城墙下环列枪炮。皇太极佯败，想引明军来攻，然后伏兵齐起。但明军没有上当，守垒不追。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。

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，大声呼叫。满桂战于城外。祖大寿、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。双方死伤均重，满桂身中数箭。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，于是退入城中据守。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，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。

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，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，杀伤清兵不少。明方的报告说，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，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，又杀固山（领七千五百

---

---

人) 四人、牛录(领三百人) 三十余名。这报告失之夸大，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。但清方纪录中也说：济尔哈朗贝勒、萨哈廉贝勒、大将瓦克达、阿格等均受伤。

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，只得退兵，再攻锦州南面，亦不能拔，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，将领觉多拜山、巴希等阵亡。七月，清兵败回沈阳。

这一役明朝称为“宁锦大捷”，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。

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，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<sup>①</sup>。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，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，可见光明磊落，大公无私。

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，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，相隔一年零四

---

---

个月。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，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，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，固守在清军的后路，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之忧，不敢久攻宁远。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，再攻宁远，气势已挫。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。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，局面当然更有改进。

这一仗大捷，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，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。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。传教士波尔、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，有机可乘，便发动澳门的葡人，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。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。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，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。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。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，称为“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”，还派官祭炮，请将军发威破敌。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，才因投降

---

---

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。

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。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、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。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。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、宁远，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。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，袁崇焕如果不附和，立刻就会罢官，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，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。

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。所以虽有宁锦大捷，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，只升官一级。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，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，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，也因此而封了伯爵。魏忠贤是太监，没有儿子，只好大封他侄儿，封他侄儿的儿子。

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劾袁崇

---

---

焕，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“暮气”。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只得自称有病，请求辞职。魏忠贤立刻批准，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。

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，当然是大喜若狂，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“暮气”两字，恐怕大喜之余，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？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“暮气沉沉”，却不知谁才是“朝气蓬勃”？

袁崇焕离开宁远时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可想而知。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，方当壮盛的英年，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。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，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，更是忿忿不平。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，诗中说：我们慷慨同仇，间关百战，功劳不小，皇上的恩遇也重。但我的苦心，却只有后人知道了。建功立业固然很好，回家休养也是不错。对于我的去留，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。这首诗显得很

---

---

有气度③。

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，还是十分感激的。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，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，短短的五年半之间，几乎年年升官，中间还跳级，直升到“巡抚辽东、兵部右侍郎、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”，实在算是飞黄腾达。他自觉升官太快，曾上疏辞谢。他说在诸同年中，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，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，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。皇帝批复说：你接连三次谦辞，品德很好，但你功劳大，升官是应该的④。

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，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，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。他心中明白，天启是个昏君，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。

他到了广州，去光孝寺游览，踏足佛地，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，和环境大不

---

---

调和⑥，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。英雄豪杰，一往无悔，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，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。

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：“十年来，尽天下之兵，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，即臣去年，亦自城上而下攻。自今始一刀一枪，下而拚命，不顾夷之凶狠剽悍。臣复凭堞大呼，分路进追。诸军忿恨，誓一战以挫此贼。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。”

②马耳丁的《鞑靼战记》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，又说：“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，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（指满清）作战大胜。”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，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。

据冯承钧译、沙不列撰：《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》：崇祯三年，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、大炮十尊

---

---

入境效力。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，厚赂朝臣，加以阻挠。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。《碧血剑》小说略取其意。

③袁崇焕《南还别陈翼所总戎》：“慷慨同仇日，间关百战时，功高明主眷，心苦后人知。麋鹿还山便，麒麟绘阁宜。去留都莫讶，秋草正离离。”其中“功高明主眷”这一句，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。天启决不是明主，天下皆知，自己功高如此，结果却得了这样的“眷”，这位“明主”，真是“明”得很了。

④袁崇焕《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》中说：“且武人奔竞，少竖立便欲厚迁，稍不合辄思激去，要挟朝廷，开衅同类，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，臣最疾之。臣今日不自处于恬，何以消诸将之竞？况臣原无富贵之心，又皇上所鉴也。”对这个辞赏的奏章，朝廷的批答是：“

---



---

奉圣旨：袁崇焕存城功高，加恩示酬，原不为过；乃三疏控辞，愈征克让。还着遵旨祇承。该部知道。”

⑤袁崇焕《归庾岭》：“功名劳十载，心迹渐依违。忍说还山是？难言出塞非。主恩天地重，臣遇古今稀。数卷封章外，浑然旧日归。”

⑥袁崇焕《遇诃林寺口占》：“四十年来过半身，望中祇树隔红尘。如今着足空王地，多了从前学杀人。”

## 九

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（他初做皇帝时，爱和小太监捉迷藏），做了几年木工（不是做皇帝），天启七年八月，在二十三岁上死了。

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，有些后妃怀了

---

---

孕，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，所以没有儿子。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，年号崇祯。

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。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，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。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，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，然后逼得他自杀。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。

魏忠贤死后，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“逆党”，或杀头，或充军，或免职，人心大快，在“宁锦大捷”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。

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，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。天启七年十一月，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、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。崇祯元年四月，再升他为兵部尚书、兼右副都御史、督师蓟辽、兼督登

---

---

莱天津军务。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，所辖的军区，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（河北）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，成为抗清总司令。不过蓟州、天津、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，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。

明末军制，在外带兵的文臣，头衔最高的是督师，通常以木学士兼任，宰相出外带兵，才称督师；其次是总督或经略，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；更其次是巡抚；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。袁崇焕不是大学士，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。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。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。

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里，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。

---

---

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，和袁同科中进士，陈是探花。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，因而被罢官。袁陈两人同乡同年，又志同道合，交情自然非同寻常。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，做到礼部侍郎，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，战败被俘，不降而死，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。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，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。

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，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。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，图中一帆远行，岸上有妇女三人、小孩一人相送。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：“肤公雅奏”，“肤公”即“肤功”，祝贺他“克奏肤功”的意思。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，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。这幅画本来有上款，后来袁崇焕被处死，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，多次易手流转，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。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

---

---

子，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。原图目前是在香港。

“肤公雅奏图”上的题诗，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，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、燕然勒石，麟阁题名等等。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“谈锋”、“高谈”、“笑谈”①。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，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。

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，其中有和尚三人，有几个是袁的幕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、赤松子、圯上、素书的典故，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。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，随即退隐，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。在这次饯别宴中，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“功成身退”，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，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。

---

---

七月，袁崇焕到达北京，崇祯③召见于平台，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。

崇祯见到袁崇焕后，先大加慰劳，然后说道：“建部跳梁，已有十年了，国土沦陷，辽民涂炭。卿万里赴召，忠勇可嘉，所有平辽方略，可具实奏来！”

袁崇焕奏道：“所有方略，都已写在奏章里。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，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，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，全辽可以恢复。”

崇祯道：“五年复辽，便是方略，朕不吝封侯之赏。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！卿子孙亦受其福。”袁崇焕谢恩归班。崇祯暂退少憩。

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，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。袁崇焕道：“我这样说，是想要宽慰皇上。”许誉卿已服

---

---

侍崇祯将近一年，明白皇帝的个性，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。许誉卿于是提醒他：“皇上是英明得很的，岂可随便奏对？到五年期满，那时你还没有平辽，那怎么得了？”袁崇焕一听之下，爽然自失，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。

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、恢复全辽，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，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，就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，就随口安慰。

过了一会，皇帝又出来。袁崇焕于是又奏道：“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，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。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，日夜忧心，臣又怎敢说难？这五年之中，必须事事应手，首先是钱粮。”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，必须着力措办，不可令得关辽

---

---

军中钱粮不足。

袁崇焕又请器械，说：“建州准备充分，器械犀利，马匹壮健，久经训练。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，也须精利。”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：“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，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，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，就可追究查办。”

袁崇焕又奏：“五年之中，变化很大。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。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，不应当任用的，不可随便派下来。”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、兵部尚书王在晋，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。

袁崇焕又奏：“以臣的力量，制全辽是有余的，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，那就不足了。臣一出京城，与皇上就隔得很远，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有的。这些人即

---



---

使敬惧皇上的法度，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，但不免会大发议论，扰乱臣的方略。”崇祯站起身来，倾听他的说话，听了很久，说道：“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，不必谦逊，朕自有主持。”

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，请给袁崇焕大权，赐给他尚方宝剑，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，以统一事权。崇祯认为对极。应予照办。谈完大事后，赐袁崇焕酒饌。

袁崇焕辞出之后，上了一道奏章，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：“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”——明代兵制，一方有事，从各方调兵前往。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，四川、湖广、浙江均有。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，战斗力既不强，又怕冷，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，便遣回家乡，另调新兵前来。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，他们为了保

---

---

护家乡，抗敌勇敢，又习于寒冷气候。训练一支精兵，必须兵将相习，非长期熏陶不为功，不能今天调来，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。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，逐步扩大防守地域，既省粮饷，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。

“守为正着，战为奇着，和为旁。”——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，这是先天的限制，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，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。所以要舍己之短，用己所长，守坚城而用大炮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、攻敌不意之时，才和清兵打野战。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、加强城防，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。

“法在渐不在骤，在实不在虚”——执行上述方策之时，不可求急功近利，必须稳扎稳打，脚踏实地，慢慢的推进。绝

---

---

对不可冒险轻进，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

这三个基本战略，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。明军三次大败，都败于野战，以致全军覆没；宁远两次大捷，都在于守坚城、用大炮。

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，就可逐步扭转形势，转守为攻。但他担心两件事。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，二是敌人挑拨离间，散布谣言。因此在上任之初，对此特别强调。他声明在先，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，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。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，干事不依常规，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，面面俱圆，那可不行。总而言之：“我不顾自己性命，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，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。”

崇祯接到这道奏章，再加奖勉，赐他

---

---

蟒袍、玉带与银币。袁崇焕领了银币，但以未立功勋，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，上疏辞谢了。

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，对他言听计从，信任之专，恩遇之隆，实是罕见。但不幸得很，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，一句句无不料中，终于被处极刑。这使我想起了文征明的一首词来。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，书中言辞亲切无比，有感而作了一首“满江红”，其中有一句：“慨当初倚飞何重？后来何酷？”崇祯对待袁崇焕，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，后来何酷。

其间的分别是，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，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。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，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，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，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，更令后人深深叹息。

---

---

①陈子壮：“曾闻缓带高谈日，黄石兵筹在握奇。”梁国栋：“笑倚戎车克壮猷，关前氛祲仗谁收？忻看化日回春日，再上邢州护锦州。”傅于亮：“天山自昔凭三箭，辽左而今仗一夫。秉钺纷纷论制胜，笑谈尊俎似君无？”邓桢：“冠加荐角峨应甚，赐有龙文许自专（指尚方剑）。借箸独当天下计，折冲随运掌中权。”邝瑞露：“行矣莫忘黄石语，麒麟回首即江湖。”“供帐夜悬南海月，谈锋春落大江潮。”“衣布尚怜天下士，高歌谁是眼中人？”邝瑞露即邝湛若，广东名士，南海人，后助守广州，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。

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：“游仙黄石空余愿”。自注：“袁再起督师，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、赤松为言，疑有所讽，惜袁不悟。”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；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，袁崇

---

---

焕根本没有机会“功成”，自然谈不上“身退”。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，即使是功成了，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，势必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、思宗、庄烈帝、怀宗、毅宗，或崇祯皇帝。本文以他年号称呼，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，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、清高宗为乾隆。

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，根据李逊之所著《三朝野记》与文秉所著《烈皇小识》两书，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，也根据这两书所载。李逊之的父亲李应癘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。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，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。文震孟最出名的事，是在天启年间上奏，直指皇帝诸事不理，犹如“傀儡登场”，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。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，到宫中演给熹宗看，熹宗看得大乐。魏忠贤

---

---

便说：“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，那就是这样子了。”熹宗当然大怒，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。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，他们记载朝中大事，应该相当可靠。

⑤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中引述他的奏章：“恢复之计，不外臣昔年‘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；守为正着，战为奇着，和为旁着’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，在实不在虚。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，与为人用之人，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，信而勿疑？盖驭边臣与廷臣异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，但当论成败之大局，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。事任既重，为怨实多，诸有利于封疆者，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况图敌之急，敌亦从而间之，是以为边臣甚难。陛下爱臣知臣，臣何必过疑惧？但中有所危，不敢不告。”

---

袁崇焕还没有到任，宁远已发生了兵变。

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，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、湖北的湖广兵。兵卒把巡抚毕自肃、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。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，相差还是很多，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，兵士才不吵了。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，上吊自杀。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，拖欠四个月，叫他们如何过日子？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。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，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，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。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，守城有功，因兵变而自杀，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。

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，惩罚了几名军官，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，当时是都司；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

---



---

的中军，将兵变平定了。

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，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。如果这时清军来攻，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？局势实在危险之至。袁崇焕有甚么法子？只有不断的上奏章，向北京请饷。

崇祯的性格之中，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。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，增加赋税，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。

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，崇祯对诸臣说：“袁崇焕在朕前，以五年复辽、及清慎为己任，这缺饷事，须讲求长策。”又说：“关兵动辄鼓噪，吝边效尤，如何得了？”

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：“军士要挟，不单单是为了少饷，一定另有隐情。”

---

---

古人虽罗雀掘鼠，而军心不变。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崇祯道：“正如此说。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。今虽缺饷，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？”

“罗雀掘鼠”这四个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。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，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。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，相貌十分漂亮，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，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，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，可惜人品太差，在《明史》中被列入《奸臣传》。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，他后来做首辅，也做了些好事的，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。周延儒之奸，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。但“逢主之恶”当然也就是奸。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。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，相貌相当不漂亮①，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。

“罗雀掘鼠”是唐张巡的典故。张巡

---

---

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，苦守日久，军中无食，只得张网捉雀、掘穴捕鼠来充饥，但仍是死守不屈。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，受到敌人包围，只得苦挨，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？

周延儒乘机中伤，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。他提到袁崇焕以“清慎为己任”，似乎对他的“清”也有了怀疑。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：“他自称是清官，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？”

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，连疏请饷。十月初二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，说道：“崇焕先前说道‘安抚锦州，兵变可弥’，现在却说‘军欲鼓噪，求发内帑’，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？卿等奏来。”

“内帑”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。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，国库里实在没有钱，

---

---

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。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，似乎隐含威胁，崇祯自然更加生气。

哪知百官众口一辞，都请皇上发内帑。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，只有陆续筹措发给。崇祯说：“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，兵卒自不敢叛，不忍叛；不敢叛者畏其威，不忍叛者怀其德，如何有鼓噪之事？”

“罗雀掘鼠”和“家人父子”这两句话，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。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，吵了起来。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，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。他似乎认为，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，没有粮饷，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。俗语都说：“皇帝不差饿兵。”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。

---

---

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，又乘机中伤，说道：“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。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，急则治标，只好发给他。然而决非长策，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。”崇祯大为赞成：“此说良是。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，各处边防军都学样，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？”崇祯越说越怒，又是忧形于色，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，谁也不敢说话②。

袁崇焕请发内帑，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、不怕开罪皇帝、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。本来，他只须申请发饷，至于钱从何处来，根本不是他的责任。国库无钱，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，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。以袁崇焕的才智，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，但他爱惜兵士，得罪皇帝也不管了。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，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，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。

---

---

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，皇太极见劲敌既去，立刻肆无忌惮，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。

袁崇焕回任之后，宁远、锦州、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，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，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，用以拖延时间。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，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。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，是要他先除去帝号，恢复称“汗”。皇太极居然答允，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，表示正式承认他“汗”的地位。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，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。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，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，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，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。

皇太极一直到死，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，又托朝鲜居间斡旋，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。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

---

---

标，都是“以战求和”④。他清楚的认识  
到，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，明朝的政治  
只要稍上轨道，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。  
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，不会纺织，主  
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。皇太极写给崇祯的  
信，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。

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  
厉害得多，对满清始终坚持“不承认政  
策”，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，决不  
与它打任何交道⑦。

为了与满清作战，万历末年已加重了  
对民间的搜括，天启时再加，到崇祯手里  
更大加而特加，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  
两，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，一年之中单是  
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（万历初年全国岁出  
不过四百万两左右），国家财政和全国经  
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。明末民变四  
起，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  
军费开支⑧。

---

---

敌人提出和平建议，是不是可以接受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：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，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？还是敌人因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？

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，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。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？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？

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，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、造成社会混乱、损害作战努力、破坏联盟关系、影响政府声誉？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？

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？还是双方平等，或利害参半，甚至对我方有利？

---



---

如果是前者，当然应当断然拒绝；若是后者，就可考虑接受，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。在当时的局势下，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。不论从政略、战略、经济、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，都应与满清议和。

拒绝和满清议和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。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，处理得十分精明，于是臣下大捧他为“英主”。他从此就飘飘然了，真的以“英主”自居，认为“英主”决不能和叛逆的“建州卫”妥协。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，“建州卫”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，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。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，那是另一回事，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。

he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。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，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。

---

---

坚持政治原则，本来不错。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。完全忽视实际情形，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，和“英主”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

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，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，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。但崇祯却认为是和“叛徒”私自议和，有辱国体，心中极不满意，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，隐忍不发，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。

①《明史·钱龙锡传》：“龙锡奏辩，言：‘崇焕陛见时，臣见其貌寝，退谓同官：此人恐不胜任。’”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，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，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？

②《烈皇小识》：“时天威震迅，忧

---

---

形于色。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，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。”

③关于这场交涉，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，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，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，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法记载，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。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，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：“逮至朕躬，实欲罢兵戈，享太平，故屡屡差人讲说。无奈天启、崇祯二帝渺我益甚，逼令退地，且教削去帝（号），及禁用国宝。朕以为天与土地，何敢轻与？其帝号国宝，一一遵依，易汗请印，委曲至此，仍复不允。”

④《明清史料》丙编，皇太极谕诸将士：“尔诸将士临阵，各自奋勇前往，何必争取衣物？纵得些破坏衣物，尚不能资一年之用。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，敌人力不能支，非与我国讲和，必是败于我们。”

---

---

那时穿吃自然长远，早早解盔卸甲，共享太平，岂不美哉？”

⑤《天聪实录稿》，七年九月十四日，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：“贵国断市，不过以我国无衣，因欲困我。我与贵国未市之前，岂曾赤身裸体耶？即飞禽走兽，亦自各有羽毛……满洲、蒙古固以抢掠为生，贵国固以自守为素。”

⑥《天聪实录稿》六年六月，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：“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：小国起兵，原非自不知足，希图大位，而起此念也。只因边官作践太甚，小国恼恨，又不得上达……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，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，因而生疑，所以不敢详陈也。小国下情，皇上若欲垂听，差一好人来，俾小国尽为申奏。若谓业已讲和，何必又提恼恨，惟任皇帝之命而已。夫小国之人，和好告成时，得些财物，打猎放鹰，便是快乐处。谨奏。”

---

---

”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。

⑦崇祯五年，宣府巡抚沈桀和清军立约互不侵犯，崇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查办，沈桀下狱。此后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，任何人不得与满清有片纸只字的交通。

⑧《明史·食货志》：“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，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？”

## 十一

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，从“请发内帑事件”开始。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，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，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，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，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，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。崇祯又不敢惩罚

---

---

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。这“不敢”两字之中，自然隐伏了“将来和你算帐”的心理因素。

该年闰四月，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，那是从一品，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。到了下个月，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，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。

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。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（公元一六二九），那是己巳年。早了一百八十年（一四四九），同样是己巳年，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。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，皇帝被蒙古人掳去，于谦击退外敌，安定了国家。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，于做总督，袁做督师，地位相等①。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，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。

---

---

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“杭铁头”之称，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“苏空头”相对而言，很少去当兵打仗的。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、守御北边，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，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。

毛文龙所以投军，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。毛文龙喜欢下围棋，常通宵下棋，爱说：“杀得北斗归南。”捧他场的人，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，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事，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，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。又有一个传说：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，睡在于庙（于谦的庙，在杭州与岳庙并称）里祈梦，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：“欲效淮阴，老了一半。好个田横，无人作伴。”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“应验”了：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，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；田横在岛上自杀时，有五百士自刎而殉，毛文龙在

---

---

岛上被杀，死的只他一人。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。于谦见识何等超卓，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、田横相比？

毛文龙到北京后，得他舅舅推荐，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，后来在袁应泰、王化贞两人手下，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。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，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。辽东失陷后，他带了一批部队，在沿海各岛和辽东、朝鲜边区混来混去，打打游击。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，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，势力渐渐扩充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，带领了九十八人，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②，俘虏了清军守将。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，王化贞大为高兴，极力推荐，升他的官，驻在镇江城。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，镇江城就失去了。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，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。

---



---

皮岛在鸭绿江口，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，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，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、铁山③。当时朝鲜的义州、安州、铁山一带，因为邻近中国，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，喧宾夺主，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，朝鲜人只十分之三。皮岛横约八十里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。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，再招纳汉人，声势渐盛。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，叫作东江镇，升毛文龙为总兵。

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，还未建功。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，只有毛文龙一军，所以他名气相当大。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：国家只要有二个毛文龙，努尔哈赤可擒，辽地可复。他这道奏章，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，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。毛文龙不断升官，升到左都督，挂将军印，赐尚方剑。天启皇

---

---

帝提到他时称为“毛帅”，不叫名字。

天启四年五月，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、越长白山，攻入满清东部，被守将击败，全军覆没；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，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，两次都丧师败归。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，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，不失为有牵制作用。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，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，应当说勇气可嘉。

天启七年正月，清兵征朝鲜，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，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。毛文龙大败，逃上了皮岛。

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，虽然屡战屡败，却也能屡败屡战。上了皮岛之后，有了大海的阻隔，清军没有水师，安全感大增，加之又上了年纪，很快就腐化起来④。

---

---

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，在皮岛大做生意，征收商船通行税，那便是海上买路钱，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，又向朝鲜要粮食，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，要收保护费。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。他升官发财之后，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。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，战马三千余匹，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，作为皮岛的外围，宁锦大战之时，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，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，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。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，但因管他不着，无可奈何。

天启年间，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、大臣，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。天启五年，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，认为他无用，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。魏忠贤极力袒毛，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，将他杀了。这样一来，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

---

---

上了毛文龙。

崇祯接位后，毛文龙作风不改。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，要派人去核数查帐。毛文龙多方推托，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。

袁崇焕的新任命，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。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，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。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，全部调去宁远。这些主张，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，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。

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，要杀毛文龙。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。袁在北京时，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，当时袁对钱龙锡说，要恢复辽东，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。

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。崇祯二年

---

---

五月二十二日，袁崇焕离宁远，去和毛文龙会谈，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，这小岛叫做岛山⑤。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，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，海程大致相等，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，也可说是中立地带。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，他是不肯来的。袁崇焕如去皮岛，却又是身入险地。

袁崇焕除座船外，带船三十八艘，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，射程远的五六里，近的三四里。二十六日到双岛，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。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，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。袁崇焕带众将上山，到龙王庙去拜龙王，对众将训话：“本朝开国，中山王徐达、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、采石矶大战，后来一直打到漠北，水战固然胜，马步战也胜，才能驱逐胡元，统一中国。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，满清鞑子不下海，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？所

---

---

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。”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。

六月初一，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，与袁互相交拜。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。在船中吃过，袁崇焕和他谈话，说道：“辽东海外，只有我和贵镇二人，务必同心共济，方能成功。我历险来此，旨在商议进取。军国大事，在此一举。我有一个良方，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。”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。初二袁崇焕上岛，犒赏毛的部属，和毛又密谈到三更。初三日又再谈，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，粮饷由宁远转发，改编部队，连谈三日三夜，毛文龙始终不同意，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，劝他辞职回乡。毛文龙说：“辞职回乡这件事，我一直是在盼望的。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，解决了满洲之后，可顺势袭取朝鲜了。”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，更是不满⑥。酒散后，袁传副

---

---

将汪翥上船密议，五更方毕。通宵部署，要杀毛文龙了。

初四日，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，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，兵每名数钱，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。同时和毛划分职权，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，旅顺以西由袁指挥。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，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，减少了提防警惕。

初五日，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。相见后，袁崇焕说：“我明天要回宁远了。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，请受我一拜。”说着下拜，毛文龙跪下还礼。大家上山后，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。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，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。

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，

---

---

居然大多数姓毛。袁崇焕觉得奇怪。毛文龙说：“他们都是我的义孙。”⑦袁崇焕笑了起来，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：“你们在海外辛苦，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，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，想起来令人痛心。请大家受我一拜，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，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。”当即下拜。众将磕头答礼，甚是感动。

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，毛文龙抗辩。袁崇焕不客气了，斥责道：“本部院披肝沥胆，与你说了三日，只道你回头是岸，也还不迟。哪晓得你狼子野心，总是一片欺诳到底。你目中没有本部院，那也罢了。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，国法岂容得你？”命人除下他衣冠，绑了起来。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，自称无罪有功。

袁崇焕厉声道：“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，瞧我不起。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

---



---

人。你说没有罪么？你犯了十二大罪，我数给你听：“一、明朝的制度，大将在外，必由文臣监督，你专制一方，军马钱粮不肯受核。二、杀戮降人难民，谎报冒功，说杀的是清兵。三、宣称如果南下，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。四、每岁饷银数十万，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，侵盗军粮。五、在皮岛开马市，擅自与外国贸易。六、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，擅自封官。七、败退时剽掠商船。八、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，部下效尤。九、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，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，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。十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，拜魏忠贤为义父，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。十一、铁山一仗，大败丧师，却报称有功。十二、设立军区已达八年，不能恢复寸土，观望养敌。”

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，毛文龙魂不附体，只有叩头求饶。

---

---

袁崇焕问毛的部将：“毛文龙该斩么？”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。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，但也辛苦出力。袁崇焕叱道：“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，现今官居极品，满门封荫，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，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？”

于是向着北京叩头，宣称：“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，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，也一概处决。臣如不能成功，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！”请出尚方剑来，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，向毛文龙部属谕示：“只诛毛文龙一人，其余各人一概无罪。”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。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，次日开吊拜奠，说：“昨日斩你，是为了朝廷大法。今日祭你，是为了僚友私情。”

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，派毛文龙的儿

---

---

子毛承祿、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，犒赏军士，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。回宁远后上奏禀报，最后说：毛文龙是大将，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。臣犯了死罪，谨候皇上惩处。

崇祯得讯，大吃一惊，非常不以为然。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，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，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，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，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，以安袁崇焕之心。

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，奏请增加饷银。但查核部队实数，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。崇祯见兵员少了，饷银反增，颇为怀疑，但都一一批准。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，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，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。

毛文龙在皮岛，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，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、滥杀难

---

---

民冒功、侵吞军粮、军纪不肃，的确有罪。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，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。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，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，部将如不听指挥，立即可以诛杀。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，也不是反叛作乱。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。

毛文龙在皮岛，毕竟曾屡次出兵，骚扰满清后方，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，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。

这十二条罪状中，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。毛文龙说取登州、南京如反掌，只不过一时夸口，并非真的要造反；向外国买马，当是军中需要；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，部将喜欢姓毛，旨在拍主帅的马屁，也没有甚么大不了；不能恢复寸土，只能说他无能，却非有罪，要打败清兵，恢复失地，谈何容易？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，更难以加他罪名。天启年

---

---

间，魏忠贤权势熏天，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、塑像而向他跪拜。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。时势所然，人人难免。

毛文龙死后，部将心中不服，颇有逐渐叛去的，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。这三人投降满清，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，后来都封王。清初四大降王，除吴三桂外，其余孔、耿、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。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⑧。

对于“杀毛事件”，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。一般朝臣认为，毛文龙即使有罪，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，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。皇帝的统治手段，主要只是赏与罚。袁崇焕擅杀大将，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。

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，过

---

---

分的横蛮。将毛文龙逮捕，押解北京，交由皇帝去处置，才是合理的方式。当时小说盛行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。一部是四十回的《辽海丹忠录》，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，大捧向乡毛帅。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《铁冠图》（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），以毛文龙为主角。

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“杀毛事件”抨击甚烈。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，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。《明季北略》甚至说：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，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。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。

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，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。其次，文人带兵，一定熟读孙子兵法，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、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，对于“将在军，君

---

---

命有所不受”的军法观念，一定印象十分深刻。那时候宁远、锦州、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，如不整饬军纪，根本不能打仗。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，还是忍不住要杀毛，推想起来，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。最后，毛文龙接近魏忠贤，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，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。

①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，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。见吴晗：《明代的军兵》。

②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，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。

③皮岛在朝鲜写作楸岛。这个“楸”字，汉文音“驾”，但朝鲜人读作P i 音，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。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，地理弄错了。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

---

---

间，离皮岛约一百海里。皮岛是朝鲜地方，海洋岛是中国地方。

④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：毛文龙每天吃五餐，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，宠妾八九人，珠翠满身，侍女甚多。

⑤一般书籍（包括《明史》）上记载，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。《荆驼逸史》中辑有《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》一文，采用的是日记体，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，逐日记录海程、所经岛屿、风势、船只、兵员、官员姓名等等，十分详尽，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。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，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，只记两人“二更后方散”、“密语三更方散”，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，却不记密语内容，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，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。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，离旅顺陆路十八里，水路四

---



---

十里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，中间隔了松木岛、猪岛、蛇岛、虾蟆岛等许多岛屿。我比较各种资料，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。

⑥《始末记》记载当时情形说：“酒叙至终，（袁）方有傲状，毛帅有不悦意态。”

⑦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、耿精忠、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，那时叫做毛有德、毛精忠、毛可喜。

⑧梁启超在《袁崇焕传》中说：“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。毛文龙不死，安知其不执梃（注：原字实在是打不出来，应该在“困”字部首下加一走之儿，俗称走之底。原处处理为空）为诸降王长？”意思说，毛文龙如果不死，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。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。

---

---

## 十二

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。袁崇焕再上奏章，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，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，从此变为“大盗”。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，才发一次欠饷，而发了欠饷之后，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，这样下去，永远是“欠饷——兵变——发饷——杀官——欠饷”的循环①。这道奏章，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。

崇祯二年春，袁崇焕上奏，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，已不足虑，但蓟门单弱，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。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，懦弱而不懂军事。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，第一道奏章上去，朝廷没有多加理会，他再上第二道、第三道。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，但始终迁延不行。拖到十月，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

---

---

犯，正在袁崇焕料中。首当其冲的，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。

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，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，好好修筑了长城，设立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太原（统偏头、宁武、雁门三关）、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九大边防军区，那便是所谓“九边”。东起鸭绿江，西至酒泉，绵延数千里中，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。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，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。

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，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，将都城迁了过去。在中国整个地形上，北京偏于东北，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。最不利的是，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，敌军一攻破长城，快马奔驰半天，就兵临北京城下。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，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，不敢深入中原，一旦有

---

---

变，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。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。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，建都北京便于进攻，后来兵力衰弱，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。本来，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，僵持一段时期之后，终究是非进则退③。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，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，根本战略完全错误。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，主要是在文治教化，征战本非所长④，如果基本战略一错，局势就难以收拾了。

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，集兵十余万，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，攻打不进，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，绕道西路进攻。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：“明朝若是肯和，我们采参开矿，与他们交易，换来布匹，大家共享太平，岂不极好？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，明朝总是不允，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。”十月初五，抵达喀喇沁的青城。这

---

---

条路很远，行军不便，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，不少人便主张退兵，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，认为：深入敌境，劳师袭远，如果粮匱马疲，又怎么回得去？纵使攻进了长城，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，我们便众寡不敌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，恐无归路。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、吉林一带。从山海关进攻北京，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，如果打不胜，退回去就是了。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，当时运输工具简陋，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。那时代善四十九岁，是皇太极的二哥，莽古尔泰四十三岁，是皇太极的五哥，两人比较老成持重。

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（当时三十八岁，排行第八）的进军主张。岳托是代善的儿子，当时年龄不详，相信最多三十岁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，三十四岁，都是勇气十足。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，直开到深夜，在皇太

---

---

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。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，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，不准吃明人的熟食，以防下毒，不准酗酒，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，不可落单，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。皇太极爱读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次出师，很有邓艾伐蜀、深入险地的意味⑤。

自青城行了四天，到老河，兵分三路，皇太极命岳托、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；七哥阿巴泰、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；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。三路先后攻克，进入长城，进迫遵化。

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，立即兵分两路，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。他自己率同祖大寿、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。沿途所经抚宁、永平、迁安、丰润、玉田诸地，

---

---

都留兵布防，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。

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，听得袁崇焕来援，自然是喜从天降，大大嘉奖，发内帑劳军（这次是心甘情愿了），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。

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，每一仗都胜。清军半夜里退兵。

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。赵率教急驰西援，到达三屯营时，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，不让他部队进城。赵率教无奈，只得领兵向西迎敌，在遵化城外大战，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，赵率教中箭阵亡。遵化陷落，巡抚王元雅自杀。

清军越三河，略顺义，至通州，渡河，进军牧马厂，兵势如风，攻向北京。

---

---

大同总兵满桂、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，都被击溃。满、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。

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、遵化陷落的消息，既伤心爱将之死，又知局面严重，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，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。

袁崇焕一到，崇祯立即召见，大加慰劳，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，赐御饌和貂裘。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。他解去衣服，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，崇祯大为赞叹。袁崇焕以士马疲劳，要求入城休息。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，不许他部队入城。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，崇祯也不准，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。

清兵东攻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，都是大惊失色，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。

---



---

二十日，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。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、谈笑用兵了，他穿了甲冑，亲自上阵督战。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，恶斗八小时，胜负不决。

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。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，但见清兵冲突而西，从城上望下来，如黑云万朵，挟迅风而驰，须臾已过。一场激战，满桂受伤，血染征袍，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。清兵威猛如此，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，但炮术奇差，炮弹打入满桂军中，杀伤了不少士卒。

主战场是在广渠门。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（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），清兵终于不支败退，退了十余里。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。这场血战，清军劲旅阿巴泰、阿济格、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。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。

---

---

这一役之后，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。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。皇太极说：“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，为了救儿子，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，然而并不是胆怯。我怎么可能定我亲哥哥的罪？”便宽宥了他⑧。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。

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：“十五年来，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。”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，驻兵在海子、采圉之间。

袁崇焕来援北京时，因十万火急，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，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，广渠门这场大战，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，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。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，奋勇抗敌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，心中先已怯了，斗志不坚。

---

---

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，在军事上并不可取，尤其在京城外打仗，更不能贪图侥幸。他对部属说：“按照兵法，侥幸得胜，比打败仗还要不好。”因为碰运气而打胜，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，一败就不可收拾。但如谋定而后战，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，即使败了一仗，也无大患。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，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。袁崇焕说，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、初四可到。一等大军到达，就可和清兵决战。

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，主张立刻攻城。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，不肯攻城，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。

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，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。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，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，明军胜少败多。在京城外决战，在明方是太过冒险，万一（其实不是万一，而是极有可

---

---

能)袁军溃败，甚至全军覆没，北京立刻失陷，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。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，作为赌注。但多过了一天，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。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：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，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，焚烧清兵粮草，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，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，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。简单说来，就是“坚壁清野”。

在任何地方打仗，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。在京城抗敌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。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。

时间一久，清军身在险地，军心必然动摇，困在北京郊外，进是进不得，退又退不了，变成了瓮中之鳖。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，只待援军云集，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。两军交战，胜败之分全在乎一

---

---

股气势。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，但眼见必胜，兵将都想立功，自然不会一触即溃。三个月、四个月的打下来，清兵非覆没不可。

在这其间，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、沈阳。清兵倾巢而出，本部全然空虚。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。取得辽沈后，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，清兵哪里还有斗志？

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。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，立刻就会全军急退，冲出长城，如果退得早，退得快，明军尚未合围，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。但西路沿途追击，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，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，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。

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。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：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

---

---

有利的阵地；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，我以逸待劳；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，应当持重不战，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，便乘机进击⑨。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，突然之间都出现了。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，以他的大才，当然能善于利用，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，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。

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。苏军一面扼守坚城，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，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。经此役后，德军就此一蹶不振。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，基本原则也不过是“守坚城，抄后路，聚歼之”九字而已。

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、毫无韧力的青年，那时还没满十九岁，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，登时便不耐烦起来，不住的催他出战。袁崇焕一再说，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，现在只有九千骑兵，和敌兵十

---

---

余万决战，难求必胜。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：“你不肯出战，到底是甚么居心？想篡位么？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？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，到底有甚么密谋？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？”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，敌军兵临城下，又惊又怕之际，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。

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，另有侯世禄部一军，两路部队人数不多，战斗力也不强，如派去和清兵交锋，一战即溃，反而扰乱全军军心，影响京师城防。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，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，如果给清兵攻占，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，以作蓟州的后应，目的是牵制清军，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。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“京营”，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，精锐之极，可是这时久未训练，早已无用<sup>(10)</sup>，

---

---

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。

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，更加忧虑重重。总之，他见清兵来攻，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，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。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。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，所发生的作用，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。

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，溃败之后，心中不忿，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。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，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，大家听信了谣言，说袁崇焕不肯出战，别有用心。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，目的在“胁和”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。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，骂他们是“汉奸兵”。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。

---



---

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，实在是很可怕的，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。第一次宁远大战，清兵猛攻，眼见城破在即，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，清兵退后，便即大哭拜谢。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，合群的动物（如老鼠）在遇到危难时，往往会撕杀同类，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。

就在这时候，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，一个叫杨春，一个叫王成德。皇太极心生一计，派了副将高鸿中、参将鲍承先、宁完我、巴克甚、达海等人监守。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，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？其中当然有计。高、鲍、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。到得晚上，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，大声“耳语”，互相说道：“这次撤兵，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，那是皇上的妙计。你不见到么？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，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，参

---

---

见皇上，商量了好久，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。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，大事不久就可成功。”

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，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十一月三十日，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，让杨春逃回北京。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(11)。

第二天，十二月初一，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宫，问不了几句，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，囚入御牢。

祖大寿眼见之下，吓得手足无措，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，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。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，说袁崇焕谋叛，只罪一人，与众将士无涉。众兵将在城下大哭。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，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(12)。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，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，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

---

---

说他们是“汉奸兵”，当然也就掉头而回。

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，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，却是第一次发生。

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，不理北京的防务，这一下可急起来了，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，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。袁崇焕心中不服，不肯写，说道：“皇上如有诏书，要我写信，我当然奉旨。再说，我本来是督师，祖大寿听我命令。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，就算写了信，祖大寿也不会重视。”但崇祯不肯低头，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，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。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：“你的忠心和大功，天下皆知。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，终须以国家为重。”袁崇焕想到了“以国家为重”五字，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

---

---

气，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，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。

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，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。追到军前，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，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，已把崇祯当敌人了。送信的人大叫：“我奉袁督师之命，送信来给祖总兵，不是朝廷的追兵。”祖大寿骑在马上，等他过来。使者递过信去。祖大寿读了信后，下马捧信大哭，一军都大哭。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，他母亲又很勇敢，儿子行军打仗，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。这时她劝儿子说：“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，咱们才反出关来，谢天谢地，原来督师并没有死。你打几个胜仗，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，皇上就会答允。现今这样反了出去，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。”

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，当即回师入关，和清兵接战，收复了永平、遵化一

---

---

带。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(13)。

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，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，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。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，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。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，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，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。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，武经略是满桂。

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，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，皇太极大喜，立即自良乡回军，至芦沟桥，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，迫近北京永定门。

申甫的所谓“车营”，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。申甫本来是个和尚，异想天开的“发明”了许多新式武器，包括独轮火车、兽车、木制西式枪炮等等，自吹效力宏大。崇祯信以为真，

---

---

立即升他为副总兵，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，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。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，认为决不可用，崇祯不听。皇太极回师攻来时，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，一触即溃，木制大炮自行爆炸，和尚发明家阵亡。

满桂身经百战，深知应当持重，不可冒险求战，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，若不出战，势必与袁崇焕一样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得与总兵孙祖寿、麻登云、黑云龙等集骑兵、步兵四万列阵。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，拿了明军旗帜，黎明时分突然攻近。明军不分友敌，登时大乱，满桂、孙祖寿都战死，黑云龙、麻登云被擒。京师大震。

这时祖大寿、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，又还兵来救。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，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，于是并不进攻北京，写了两封议和的信，放在

---

---

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，取道冷口而还辽东。

当清兵围城时，崇祯的张皇失措，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，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。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，下狱。王洽相貌堂堂，魁梧威猛，当时是很出名的。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，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，说他像个“门神”。当时北京人私下说，门神一年一换，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。果然不到过年，门神就除下来了。围城时一切混乱，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，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。崇祯又“发觉”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，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，其实，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，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，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。三个郎中两个年老、一个体弱，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。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，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

---

---

攻破，崇祯将他处死，更是不在话下。

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，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，大可发挥威力。袁崇焕一下狱，各路兵马军心大乱，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，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，成为“流寇”的骨干。“流寇”本来都是饥民，只会抢粮，不会打仗，这些溃兵一加入，有了军事上的领导，情形完全不同了。“流寇”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，就从那时开始。

①《明清史料》甲编，崇祯二年五月，袁崇焕奏：“今各边兵饷，历过未给二百余万。凡请饷之疏，俱未蒙温谕，而索饷兵哗，则重处任事之臣。一番共哗，一番发给，一番逮治。哗则饷，不哗则不得饷。去年之宁远，今年之遵化，谓哗不由饷乎？近各镇多以哗矣。哗不胜哗，诛不胜诛，外防虏讐，内防兵溃。如秦之大盗，哗兵为倡，可鉴也。”

---



---

②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·建都》：“北都之亡忽焉，其故何也？曰：亡之道不一，而建都失算，所以不可救也……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，而英宗狩于土木，武宗困于阳和，景泰初京城受围，嘉靖二十八年受围，四十三年边人阑入。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，上下精神毙于寇至，日以失天下为事，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？”

C.P.Fitzgerald:China,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(注：C . P . F i t z g e r a l d : C h i n a , A S h o r t C u l t u r a l H i s t o r y ) (中国文化简史)：“首都的地位，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，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。”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，见P.463-464 (注：P . 4 6 3 — 4 6 4 ) 。

③Arnold Toynbee:A Study of History (注：A r n o l d T o y n b e e : A

---

---

S t u d y o f H i s t o r y ) (历史研究) 的引论中说: “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, 如果不再推移, 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, 时间过去, 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。”

④Bertrand Russell:The Problem of China (注: B e r t r a n d R u s s e l l : T h e P r o b l e m o f C h i n a ) (中国问题): “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, 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; 相反的, 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, 在大多数时间中, 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。”

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, 此行是“渡陈仓、阴平之道, (定) 破釜沉舟之计。”

⑥《崇祯长编》, 十一月十五日兵部

---

---

有疏云：“畿东州县，风鹤相惊，人无固志。自督师提兵入援，分派驻防，遂屹然无恙。”得旨：“谕兵部：袁崇焕入关赴援，驻师丰润，与蓟军东西犄角，朕甚嘉慰。即传谕崇焕，多方筹划，计出万全，速建奇功，以膺懋赏。”又谕：“各路援兵，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。”崇祯这道上谕中，“计出万全”与“速建奇功”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。

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，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。据朝鲜《仁祖实录》卷二十二：“（袁）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……由间路驰进北京，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。贼直到沙窝门。袁军门、祖总兵等，自午至酉，魔战十数合，至于中箭，幸而得捷，贼退兵三十里。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，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。”

⑧《清史稿·阿巴泰传》。

---

---

⑨《孙子》：“故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。”“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。”“故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。”

(10)《崇祯长编》二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：“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，与臣同阅火器，见城楼所积者，有其具而不知其名，有其名而不知其用，询之将领，皆各茫然，问之士卒，百无一识。有其器而不能用，与无器同；无其器以乘城，与无城同。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？”明军守城，主要是靠火器，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，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。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，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。

(11)据王氏《东华录》天聪三年所载。又据《崇祯长编》二年十二月甲子：“大清兵驻南海子，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、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，口称：‘我是万岁’

---

---

爷养马的官儿。’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。”

(12)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，祖大寿疏言：“比因袁崇焕被拿，宣读圣谕，三军放声大哭，臣用好言慰止，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，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，奈讹言日炽，兵心已伤。初三日，夜哨见海子外营火，发兵夜击，本欲拚命一战，期建奇功，以释内外之疑，不料兵忽东奔……”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，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，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。

(13)袁崇焕狱中写信、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《剖肝录》。永平即今卢龙县，当时为府治。

### 十三

袁崇焕蒙冤下狱，朝中群臣大都知他

---

---

冤枉。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、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。总兵祖大寿上书，愿削职为民，为皇帝死战尽力，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“罪”。袁崇焕的部属何之璧率同全家四十余口，到宫外申请，愿意全家入狱，代替袁崇焕出来。崇祯一概不准。

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，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，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，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，何况这“群英会蒋干中计”的故事，人人皆知。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，太也可羞。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：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，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，送信去给清军。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。崇祯命诸大臣会审，不料到第二天辰刻，诸大臣会齐审讯，锦衣卫报称：七名奸细都逃走了。众大臣相顾愕然，心中自然雪亮，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。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，放走这七

---

---

名“奸细”，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。猜想起来，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，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，但不知如何，部署无法周密，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。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，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。

对于这件事，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。崇祯难以辩驳，只得敷衍他说，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，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，还准备升他的官。崇祯这个答复，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。

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、军政，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。职方司郎中（司长）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，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。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，一是“叛逆”，二是“擅主和议”。所谓叛逆，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，去敌所忌。袁崇焕擅

---

---

杀毛文龙，手续上固有错误，可是毛死之后，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，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，就算当真杀错，责任也是在皇帝了，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。

嘉靖年间，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：在徐阶的主持下，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、严世蕃父子。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，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，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，但如说我害死沈炼、杨继盛，我父子就难逃一死。三法司听到了，果然中计，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。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，说道：“这道奏章一上去，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。”三法司忙问原因。徐阶解释理由：杀沈杨二人，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，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，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。皇上怎肯认错？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，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。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，于是胡乱加了一个“私通倭寇”的罪名，就此杀了

---



---

严世蕃。

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，竟是完全不顾。

至于“擅主和议”，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，并非“擅缔和约”。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，崇祯如果认为他“擅主和议”是过失，当时就应加以惩处，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，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，又赐给他蟒袍、玉带和银币。又升又赏，“擅主和议”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。

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，为袁崇焕呼冤，愿以身代。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，极力安抚祖大寿，劝他立功，同时上书崇祯，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“过”。崇祯不予理睬。

---

---

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，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。这样的事，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，也足以轰传天下。

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，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，到后来终于见到了，他对袁钦佩已极，便投在袁部下办事，拜袁为老师。袁被捕后，程本直上书皇帝，列举种种事实，为袁崇焕辩白，请求释放，让他带兵卫国。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，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。崇祯大怒，将他下狱，后来终于将他杀了，完成他的志愿。

大学士韩（打不出来，左右结构，左边“火”，右边“广”）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，是袁名义上的老师，因此而被迫辞职。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，因而削职下狱。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，因此

---

---

而罢官充军。

当时朝臣之中，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，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，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。

温体仁是浙江乌程（吴兴）人，在《明史》中列于《奸臣传》。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，一心要为毛报仇。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，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，又曾在辽东共事。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，得罪过他。他心中记恨，既想报仇，又要讨好皇帝。

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，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，清兵攻到，焚烧劫掠，众太监损失很大，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。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，每年饷金数十万，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，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

---

---

的用事太监。毛文龙一死，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。

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、袁弘勋、史范土等人，也主张杀袁崇焕，他们却另有私心。当袁崇焕下狱之时，首辅是钱龙锡，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，但一向对袁很支持。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。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“逆案”，高捷、史（注：上下结构，上面一个“范”，下面一个“土”）等案中有名，只不过罪名不重，还是有官做。钱龙锡是办理“逆案”的主要人物之一。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“新逆案”，把钱龙锡攀进在内。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，钱并不反对，只劝他慎重处理。“新逆案”一成，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，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。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，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，定了死罪，后来减为充军。

---

---

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，军纪不佳，在城外扰民，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，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。

个人的私怨、妒忌、党派冲突、谣言，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，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，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。谢尚政是东莞人，武举，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、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，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“死士”，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。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。袁杀毛文龙，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。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，便授意谢尚政诬告，答应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。谢尚政利欲熏心，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。

以袁崇焕知人之明，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。要了解一个人，那是多么的困

---

---

难！袁崇焕对崇祯的糊涂与奸臣的诬陷，或许并不痛恨，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，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，一定是耿耿于怀吧？或许，他也曾想到了，就算是岳飞，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，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。只是王贵诬告，是由于秦桧、张俊的威迫，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，比较起来，谢尚政又卑鄙些。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，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，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，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，谢也因此革职。

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，是胡里糊涂的所谓“谋叛”。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。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，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，终于也不提了。本来定的处刑是“夷三族”，要将袁崇焕全家、母亲的全家、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。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：“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，只不过清兵围城，皇

---

---

上震怒。我在兵部做郎中，已换了六位尚书，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。你做兵部尚书，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？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，造成了先例，清兵若是再来，梁尚书，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。”

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，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，改为袁崇焕凌迟，七十几岁的母亲、弟弟、妻子，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。母家、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。

“凌迟”规定要割一千刀，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，否则刽子手有罪，那就是所谓“千刀万剐”。所以骂人“杀千刀”是最恶毒的咒骂。

袁崇焕被绑上刑场，刽子手还没有动手，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，直咬到了内脏。刽子手依照规定，一

---

---

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。众百姓围在旁边，纷纷叫骂，出钱买他的肉，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，买到后咬一口，骂一声：“汉奸！”⑤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，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。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，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？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？又或许，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？

从长远来说，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，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，盲目而冲动的群众，可以和暴君一样的糊涂，一样的残酷。但隔得远了一些，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，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，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，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，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，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。

---



---

袁崇焕死后，骸骨弃在地下，无人敢去收葬。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，顺德马江人，半夜里去偷了骸骨，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。隔一道城墙，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、城壕之中，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。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，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。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。

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，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。非常奇怪的是，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。直到民国五年，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，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。

程本直、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。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。袁崇焕的死法，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、失却了理性之后，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。袁崇焕是一团火一

---

---

样的人，在他周围，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、邪恶的火焰、狂暴的火焰。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，都是猛烈地闪亮的。

袁崇焕死后，旧部祖大寿、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、宁远、大凌河要塞，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崇祯四年八月，皇太极以倾国之师，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，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。副将何可纲不降，被杀。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，但一到锦州，立即就守城，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。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，攻锦州、攻宁远，都无功而退。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，清兵大军再围锦州，整整围攻一年，到第二年三月，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，祖大寿粮尽援绝，又再投降。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，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，大概是学了《三国演义》中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宗旨，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。比

---

---

之满桂、赵率教、何可纲、孙祖寿等人，祖大寿有所不如，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。

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。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，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，都是袁崇焕的部属。当明清之际，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。吴三桂、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、左良玉、曹文诏、曹变蛟、黄得功、刘泽清等都是。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，有的为明朝战死，都是极有将才之人，麾下都是悍卒健士。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，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。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，最多不过是“抱头痛哭为红颜”而已，根本没有机会让他“冲冠一怒”，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。

袁崇焕无罪被杀，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。从那时开始，明朝才

---

---

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。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，满清开始自行铸炮。辽东将士都说：“袁督师这样忠勇，还不能免，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？”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，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。

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，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，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，他也不是韩信、岳飞、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。他行事操切，性格中有重大缺点，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，一往无前的豪情，激励了所有的将士，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。他是一团熊熊烈火，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，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，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。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“痴心人”，是“泼胆汉”，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(10)。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(11)。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，日日夜夜不得

---

---

平安。官居一品，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，只因这十年之中，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。

司马迁在《留侯世家》中说，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，但见到他的图形，容貌却如美女一般。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，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，但洵洵儒雅，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。

①钱家修《白冤疏》：“嗟嗟！锦衣何地？奸细何人？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？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？总欲杀一崇焕，故不惜互为陷阱。”其中又说：“方天启年间，诸阳失卫，山海孤寒。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，身家不顾？独崇焕以八闽小吏，报效而东，履历风霜，备尝险阻，上无父母，下乏妻孥，夜静胡笳，征人泪落。焕独何心，亦堪此哉？毋亦君父之

---

---

难，有不得不然者耳。”崇祯批答：“批览卿奏，具见忠爱。袁崇焕鞫问明白，即着前去边塞立功，另议擢用。”

②袁崇焕下狱后，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，请求赐谥恤恤。崇祯不准，说毛之死是“罪有应得”，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。见程本直：《漩声》。

③程本直《白冤疏》中说：“总之，崇焕恃恩太过，任事太烦，而抱心太热，平日任劳任怨，既所不辞，今日来谤来疑，宜其自取。独念崇焕就执，将士惊惶，彻夜号啼，莫知所处，而城头炮石，乱打多兵，骂詈之言，骇人听闻，遂以万余精锐，一溃而散。”最后说：“臣于崇焕，门生也。生平意气豪杰相许。崇焕冤死，义不独生。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，俾与崇焕骈斩于市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，不失忠。臣为义气纲常士，不失义。臣与崇

---

---

焕虽蒙冤地下，含笑有余荣矣。”

④朝廷抄袁崇焕的家，家里穷得很，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。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，后来改充军到贵州，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。《明史》说袁崇焕没有子孙。近人叶恭绰则说：“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。”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，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，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，因而编入汉军旗籍。袁崇焕的冤狱，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。《明史》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，其中《袁崇焕传》中，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，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。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，才读到《明史》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，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，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，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，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，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。

---

---

⑤见《明季北略》。

⑥清人所修的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说：“遂磔崇焕于市……天下冤之。”朝鲜《仁祖实录》八年二月丁丑载：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，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“耳语”，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，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。这样的国家机密，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，故意让他听到？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，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，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，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：“此必行间之言也。”直到一百年之后，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，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（见朝鲜《英宗实录》六年十一月辛未，即雍正八年，公元一七三〇年）。

⑦民国五年，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，他佩服袁崇焕，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。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余氏子孙，叫做

---



---

余洪。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。

⑧杨士聪《五堂荟记》卷二：“袁既被执，辽东兵溃数多，皆言：‘以督师之忠，尚不能自免，我辈在此何为？’……封疆之事，自此不可问矣。”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：“自崇焕死，边事益无人，明亡征决矣。”

⑨《明清史料》丙编，辽将自称“在此立功何用”，故“北去胡”而投降满清，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：“南朝主昏臣奸，陷害忠良。”

(10)程本直《漩声》：“掀翻两直隶，踏遍一十三省，求其浑身担荷、彻里承当如袁公者，正恐不可再得也。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。”

(11)程本直《漩声》中引袁崇焕的话说：“子何人哉？十年以来，父母不得以

---

---

为子，妻孥不得以为夫，手足不得以为兄弟，交游不得以为朋友，予何人哉？直谓之曰：‘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’可也。”

## 十四

崇祯所以杀袁崇焕，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。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，可说他只是愚蠢。《三国演义》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，听信蒋干的密报，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，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，曹操登时就省悟了，自言自语：“我中计了！”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。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，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，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。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，要他再去守辽，因此有“守辽非蛮子不可”的话，从宫中传到外朝来①。既然有这样的话，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。他称袁崇焕为“蛮子”，那是既

---

---

讨厌他的倔强，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。

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？显然，崇祯不肯认错，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。杀袁崇焕，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，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。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！

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？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，威胁北京，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，在此以前，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。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。在此以前，他不是不忍杀，而是不敢杀。

崇祯在位十七年，换了五十个大学士（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），十四个兵部尚书（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，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）。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，除袁崇焕外还有十

---

---

人，杀死巡抚十一人、逼死一人。十四个兵部尚书中，王洽下狱死，张凤翼、梁廷栋服毒死，杨嗣昌自缢死，陈新甲斩首，傅宗龙、张国维革职下狱，王在晋、熊明遇革职查办。可见处死大臣，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。这些兵部尚书中，有些昏愤糊涂，有些却也忠耿干练，例如傅宗龙，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，崇祯就大为生气，责备他道：“你是兵部尚书，只须管军事好了，这些陈腔滥调，说它干甚么？”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，关了两年。

崇祯传下来的笔迹，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，以及“九思”两个大字。“九思”出于《论语》。孔子说：君子有九种考虑：看的时候，考虑看明白了没有；听的时候，考虑听清楚了没有；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？态度庄重么？说话诚恳老实么？工作严肃认真么？遇到疑难，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；要发怒了，

---

---

考虑有没有后患；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，考虑是不是该得。这就是所谓“九思”②。此人大书“九思”，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。倒是在死后，得了个“思宗”的谥法，总算有了一思。

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，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。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，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，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，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。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，知道这出戏叫作《明末遗恨》。哥哥对我说，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。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。

一九五〇年秋天，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，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，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，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，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，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，尽管这人卑鄙狠毒，却也不免

---

---

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。

他孤独得很，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，因为他任何人都都不相信。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，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，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，君臣相对而泣，束手无策。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“文臣个个可杀”六个字，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，当即抹去。他在自杀之前，用血写了一道诏书，留在宫中，对李自成说，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，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，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。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，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。

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，依恋乳娘，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，精神上倒很平安。崇祯却只是烦躁、忧虑、疑惑、跋扈，做十七年皇帝，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。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，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。

---

---

##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！

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，他连魏忠贤都没有。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，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，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，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，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。他没有真正的爱好。他不好色，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，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。

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，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，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，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。由于他的自杀，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。只因他不好酒色，勤于政事，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。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糊涂，只不过受到欺蒙，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④。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，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（难道他十

---

---

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？），只因他说过“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皆亡国之臣”，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，责任是在群臣身上。其实他说这样的话，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。他拥有绝对的权力，却将中兴之臣、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、罢的罢，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，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。

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、最腐败、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，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。明朝当然应该亡，对于中国人民，清朝比明朝好得多。

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，却不能说是错了。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，是外国，清兵将汉人数十万、数十万的俘虏去，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。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，总是烧杀劫掠、极残酷的虐待汉人。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

---



---

明朝，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，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。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，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。清朝比明朝好，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，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。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。

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，大家就只好碰运气。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，遇上了崇祯。崇祯运气不好，做上了皇帝。他仓皇出宫那一晚，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，凄然说道：“你为甚么生在我家？”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。他的性格、才能、年龄，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。归根结底，是专制制度害了他，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。

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，万

---

---

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，最后被送入戒毒所。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。崇祯做甚么好呢？他残忍嗜杀，暴躁多疑，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，在现代社会中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，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，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（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），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，他不能做猎人，因为完全缺乏耐心。

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，袁崇焕如果不死，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。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只要崇祯是皇帝，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，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，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。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，权力在皇帝手里。

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，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，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，诞生了孙中山先生。他向

---

---

中国人指明：必须由见识高明、才能卓越、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。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，变成专横独断、欺压人民时，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。

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，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，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。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。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，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，这愿望经常落空。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，是中国人的不幸。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，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。

在袁崇焕的时代，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，保卫人民；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，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，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。在每一个时代中，我们总见

---

---

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，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，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，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，袁崇焕当然小得多，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，尽力而为。时代不断在变迁，道德观念、历史观点、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，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，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，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。

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，令我们感谢；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，令我们惊叹。然而袁崇焕“亡命徒”式的努力和苦心，他极度悲惨的遭遇，这个生死以之的“痴心人”，这个无法无天的“泼胆汉”，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。

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，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。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，袁崇焕提出“五年平辽”的诺言，杀

---

---

机就已经伏下了。以后他请内帑、主和议、杀毛文龙，悲剧一步步的展开，杀机一层层的加深，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。在这悲剧的高潮中，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；袁部苦战得胜，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，是第二个波浪；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；终于，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。至于后来的凌迟，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。

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，崇祯最终还是因别的事件、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。

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：在永平、滦州、迁安、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，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，满城都是鲜血，满地都是尸首⑦……

---

---

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，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，骑在马上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。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，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，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，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……

在陕西，灾荒正在大流行。树皮草根都吃完了，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，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，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，呼叫：“爸爸，妈妈！”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。到第二天，这些孩子都死了。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。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，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？但如带回家去，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……

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，只有怪天。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，这时反正要死了，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、下油锅也不管了，他们破口大骂老天

---

---

爷，有气无力的咒骂，终于倒在地下，再也起不来(10)……

在北京城的深宫里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。他又是焦急，又是害怕，不断的问太监：“袁蛮子写了信没有？怎么还不写好？这家伙跟我过不去，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。你们再去催，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！”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，眼中布满了红丝，不断的说：“杀了他！杀了他！”……

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，砚台里会结冰吧？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？会因愤怒而颤抖吗？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？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？

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，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。祖大寿读信之后，伏地大哭。讯息传了开去：“督师有

---

---

信来！”

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。数万名间关百战、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，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，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。战马悲嘶，朔风呼啸，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，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、铁甲上……

①见余大成《剖肝录》。

②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’”

崇祯死后，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，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，有毅宗、庄烈帝、怀帝、愍帝、思宗等谥。思宗的“思”字，不是美谥，《逸周书》的谥法解中

---



---

说：“道德纯一曰思，大省（即“眚”，灾害的意思）兆民曰思，追悔前过曰思，外内思索曰思。”

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，叫作《九思》，是哀悼屈原的，共有九章：逢尤、怨上、疾世、悯上、遭厄、悼乱、伤时、哀岁、守志。所说的悼乱伤时，疾世哀岁，逢尤遭厄，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。但崇祯写这《九思》二字时，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《九思》。

③崇祯遗诏：“朕自登极十七年，上邀天罪，致虏陷地三次，逆贼直逼京师，皆诸臣误朕也。任尔分裂朕尸，可将文武尽皆杀死，勿坏陵寝，勿伤我百姓一人。”这道遗诏，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。

④“君非甚閹（注：就为“閹”，外框是“门”字头），孤立而炀蔽恒多；臣

---

---

尽行私，比党而公忠绝少。”

⑤梁启超在《袁崇焕传》的题目上，加了“明季第一重要人物”的形容词，传中说：广东崎岖岭表，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，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，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，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，成为王阳明的先驱，而“以一身之言动、进退、生死，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”，只有袁崇焕一人。（其实，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，也应当提洪秀全。）又说：

“故袁督师一日不去，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。”康有为在《袁督师遗集序》中说：“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，天下震动，鬼神号泣，明社遂屋，余祸烈烈，波荡至今。呜呼，天下才臣名将多矣，谗死亦至伙，而惻惻于人心，震惕于敌国，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，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，则岂惟杜邮、钟室、凉风、金牌之凄感也。……假若间不

---

---

行而能尽其才，明或不亡。”他认为白起、韩信、斛律光、岳飞四人被谗而死，虽令人感叹，但于国家存亡无关，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。

李济深《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》：“论明清间事者，金以为督师不死，满清不能入主中原。”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：“史笔只今重论定，好申正气息群纷。”注云：“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，证明袁如不死，满洲不能坐大，即未必克入主中原，故袁死所关之重，有同岳飞于宋。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。”

⑥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（anti-climax）（注：a n t i - c l i m a x），通常译作“反高潮”，似不甚贴切。

⑦《清史列传》卷三：“岳托（满清大将，代善之子，皇太极的侄儿）曰：辽

---

---

东以久不降，故诛之。杀永平人，乃贝勒阿敏所为……六年正月，（岳托）奏言：前克辽东、广宁，汉人拒命者诛之，复屠永平、滦州汉人。”

⑧满清每次出兵，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。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，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（《碧血剑》中提到的那一次）“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。”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，《太宗实录》卷六：“上因问达海（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）等：‘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？’对曰：‘此行俘获人口，较前甚多！’上曰：‘金银币帛，虽多得不足喜，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！’”

⑨《陕西通志》，崇祯二年马懋才《备陈灾变疏》：“殆年终而树皮尽矣，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……安塞城西，有粪场一处，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，有涕泣

---

---

者，有叫号者，有呼其父母者，有食其粪者。”

(10)萧一山《清代通史》卷上：“崇祯间有民谣曰：‘老天爷，你年纪大，耳又聋来眼又花。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，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。老天爷，你年纪大。你不会作天，你塌了罢！’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，非人民痛苦至极者，宁忍出此？”

清远附言：本文内容太长（近八万字），如果不是真的想了解更多故事背景的话是不大会看的，而看也可能多数仅会大致了解一下。您所看到的这个是来自《碧血剑》中的电子版本，我只跳着快速过了一遍，做了校正其中少数乱码、与原文不符的段落编排方式、漏掉的大段落间的空行，以及一些有的连G B K字库中都没有的字等。能如此做，主要是得宜于原始版本的质量挺好（就我所了解的。而若是要从头到尾甚至还对着书来过一遍，则太

---

---

耗时费力了），我也可以省功。

## 后记

《碧血剑》是我的第二部小说，作于一九五六年。

《碧血剑》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，其次是金蛇郎君，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。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。不过袁崇焕也没有写好，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《袁崇焕评传》作为补充。

《碧血剑》曾作了两次颇大修改，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。修订的心力，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。

《袁崇焕评传》是我一个新的尝试，

---

---

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，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。这篇“评传”的主要创见，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，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，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。这一点，前人从未指出过。

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，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，数量十分有限。出自《太宗实录》、《崇祯长编》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，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，或许会有谬误。这篇文字如果有甚么意义，恐怕是在于它的“可读性”。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，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。现在的面目，比之在《明报》上所发表的初稿《广东英雄袁蛮子》，文字上要顺畅了些。

一九七五·六

---

---

---